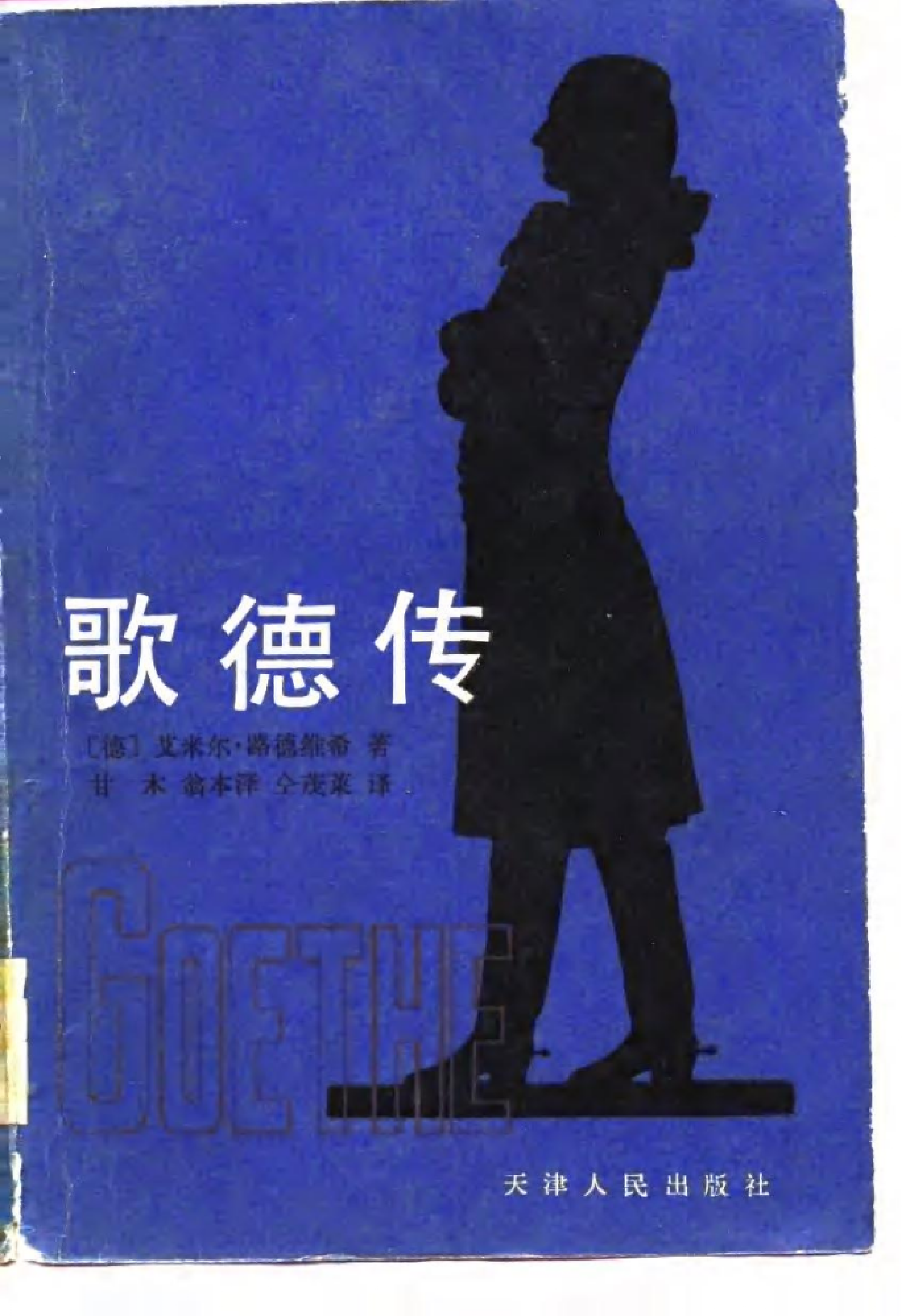

歌德传
[德] 艾米尔·路德维希 著
甘 木 翁本泽 仝茂莱 译
GOETHE
天津人民出版社



歌德传

〔德〕艾米尔·路德维希 著
甘 木 翁本泽 仝茂森 译

[illegible]民出版社

GOETHE

GESCHICHTE EINES MENSCHEN

VON

EMIL LUDWIG

本书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节译本第13版译出。俄译者为E·扎克斯。

歌德传

(德)艾米尔·路德维希 著

甘木 翁本泽 仝茂森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9 7/8 插页 3 字数447,000

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

统一书号：11072·112

定 价：1.83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文学传记，描述的是世界大文豪歌德八十年生活与创作的漫漫长途。

传记生动地展示了歌德的两极性性格：天才与魔鬼、浮土德与靡非斯特、革新与保守、高傲与委琐、慷慨与悭吝、严肃与放荡……这一些对立着的东西交织在一起，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歌德的个性就在其中鲜明地突现出来。

被称为“诗国的王者”、“奥林匹斯山的宙斯”的歌德，生前就享有世界性的声誉。传记对歌德与席勒、海涅、拜伦、贝多芬、拿破仑、叔本华……这些世界名人的交往（其中包括文字交往）有着信实而又饶有情趣的记述。

《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浮土德》这两部脍炙人口、传诵千古的名著，它们的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它们的现实基础又是什么？它们与作者的生平际遇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这本书提供了生动的答案。



歌德的母亲



歌德的父亲



五十岁时的歌德



六十岁时的歌德



八十二岁时的歌德

目　次

第　一　卷

天才与魔鬼

“你的全部理想
并不妨碍我
成为公正、善良
和凶恶的人，
象大自然本身那样。”



第一章　洛可可艺术

莱比锡大学生。——与画家埃席尔的友谊。——温克尔曼、莱辛、维兰。——《恋人的脾气》。——三首颂诗。——与皇室侍从长别里什的友谊。——凯特卿·申柯普。——幸福、嫉妒。——致别里什的信。——咯血。——与弗里德里卡·埃席尔的友谊。——第一次逃跑。——回返故乡。——父亲、母亲、妹妹柯尔涅丽娅。——在克莱丁伯格的影响下。——又患重病。——危险期。——化学实验。——《共谋罪犯们》。——致凯特卿的最后几封信。

在德雷斯登一条街上的一家小服饰商店里，站着一名十六岁的大学生，他俯身在柜台上，认真挑选着扑粉和扎头发的绦带。他的目光偶然落在一面镶在雅致的镀金镜框里的镜子上，从镜子里看到了一双仔细端详着他的黑眼睛，一只微微弯曲的鼻子——那是高大脑门的支柱——和一张美妙的、含着讽刺性的微笑的嘴。

大学生的头微微向左一偏，对着镜子照了照鬓角上扑着粉的一绺卷发，又整了整花边褶皱，用手指擦亮坎肩上闪闪发光的钮扣。做完这些事情之后，青年人终于又扭过头对着柜台。

他一手叉腰，一手摆弄着剑柄，显出一副孤芳自赏、沾沾

自喜的样子。

又过了几分钟，这位少爷才离开小店。在门口，他碰上一个朋友。

他自信而又傲慢，见解高超得与年龄很不相称，这一切使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是的，他似乎否定世界上的一切——艺术呀、宇宙呀、上帝呀，都不在话下。

两个朋友逍遥自在地漫步在这个古老城市的街头。这里的许多房屋是模仿凡尔赛的风格建筑的。少女们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向我们这两位朋友看上一眼，——有的显得懒洋洋的，有的是挑衅式的，不过都没有任何意义。她们立即毫无例外地成为两位雅人的嘲笑对象。其实，嘲笑对象包括一切的一切：教授们——他们的外表、习气、训导，日耳曼民族的神圣帝国，以至国王腓特烈二世。

年轻人扭曲的嘴唇带着一种过早出现的厚颜无耻，早熟的诡谲，泼辣的俏皮，似乎在华丽的花边衣领下面，跳动着的是一颗老人的心。

这个机智俏皮的年轻人，内心充溢着神秘的情欲，善于把自己的愿望写进诗里。但是，他的诗似乎恪守着严格的格律和韵脚，这些格律和韵脚犹如束胸带一样束住小姐们的酥胸，——这些诗也正是献给一位束胸的小姐的。

“我该怎么对您谈谈我们的歌德呢？”这位大学生的同学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仍然是目空一切的幻想家……您要是看见他那副样子啊！……那您一定会恼怒得发疯，或者笑得前仰后合……我们这位傲慢者又如此喜欢打扮，奢华的服饰带着一种怪诞的色彩，使得他总是显得与众不同……不过，不仅在我们中间，而且在任何场合，他总是显得那么可笑，而不是

令人愉快。再加上他还在那里傻里傻气地做手势，看见他不会不笑破肚皮的。他走路的姿势也是四不象。不管我们怎么说“他的行为实在太愚蠢，他却对我们的劝告置若罔闻。”

“那还用说！我们已经成熟了嘛，”大学生想道。“什么叫经验？难道我们十五岁的时候，没有从头到尾阅读过爱比克泰德[①]的全部著作？难道我们在年满十六岁的那天，没有在诗歌中，在致友人的纪念册里，表达出世界的全部智慧？”

> 我们的世界如此美妙，
> 好得实在不能再好：
> 这里有大学生的小房间，
> 这里有罪犯的囚牢，
> 这里有芭蕾舞剧，
> 这里有硕士应考，
> 这里有诗人的头，
> 这里有稀世珍宝，
> 这里有圆形钱币。
> 我们的世界谁都不妨来瞧瞧。

不过，这个法兰克福[②]出生的少年不得不赶紧学点东西。就风格的优雅而言，这座帝国城市远远落后于跟当地法兰西殖民区亦步亦趋的大学城莱比锡。

啊，谈起购买时装，他花起路易多尔[③]来如同流水一般，

---

① 爱比克泰德（约66—？）——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
② 全称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③ 法国十七和十八世纪的金币。

虽然关怀备至的父亲在家里已经替他把衣柜都装满了。

家里？是的，那地方，严重的小市民习气占着主导地位。只知道一味叫你用功读书，积蓄钱财。开口理性，闭口理性，而对于优雅的风格却无人过问。

然而，辉煌的法兰西是我们多好的榜样啊！那里的学者决无寒酸气。伟大的伏尔泰有自己的亭台楼阁。难道访问过他在费恩的辽阔领地的人们没有介绍过这些情况？伏尔泰就别提啦！就连我们这位笃信上帝的维兰①，也跟位尊爵显的人们交往呢！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能当上教授吗？也许能当上吧！当上教授就有了可靠的地位和职称、只要一当上教授，以后一切就如鱼得水，连讲话也显得神气。而如果当上文学家，那我们就让作品既有严肃的内容、又有迷人的形式。你们看，这么许多人匆匆忙忙的上教堂。难道世界上还有这么许多傻子？他，歌德，即使生活在法兰克福，也是“既不冷漠，也不狂热”。最重要的——对于宗教要敬而远之。一切都该如此。不过，现在该怎么办呢？

大学生面露矜持的微笑，去听德国法律课。气氛是否太紧张？已经讲到什么地方啦？啊，正在讲诉审法院的法官，院长和陪审员。教授先生把课本上写得清清楚楚的东西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讲！说句实在话，上课时最有趣的东西莫过于练习本里的空白，可以在上面胡乱地画极其枯燥乏味的讲解中提到的那些大人先生。下课铃响了。终于可以伸伸懒腰、活动活动，可以到另一个教室里去——听物理学！也许，这堂课会生动一

① 维兰（1733—1813）——德国启蒙运动时期作家。

些吧？

“我犹豫不决，”歌德在给朋友的信上写道。“我要不要和你们在一起？要不要去听音乐会？实在不知道。最好扔骰子玩儿。唉，我可没有骰子！我走了。别了。不，且慢，我要留下来。明天也不能去：我要上课，上完课要探亲访友，晚上要外出作客……请您想象一下在枝头跳来跳去自由自在的小鸟。我很象它……

“参加社交活动和音乐会，看喜剧，作客，吃晚饭，逛马路。在当前这一季节，凡是我能去的地方，我都要去。哈，这可真令人陶醉，不过却要付出很大的开支。”

这位衣冠楚楚的人是谁？——教授夫人们往往提出这样的疑问。近来他常常在我们的客厅里朗诵超时髦的诗，——和他的坎肩一样令人费解的诗。他的派头象天生的王子，然而他充其量只不过是帝国破落官员的儿子，他自己也还不到十七岁。据说，他的祖父是个裁缝师！他是个可爱的孩子吗？也许是！不知什么缘故，他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时倒也相当可爱。不过，他对大人们却表现得很傲慢，和他的年龄完全不相称。他好象在写作？不错，他在“模仿维兰”，在练习词令呢。妙极啦！不过，他最好还是打牌。他好象在追求勃列特柯普的小女孩？那还用说？他始终在追求年龄比他大的姑娘。不过，这也同我们的年轻一代一样嘛！您说，这个穿着灰色服装到处招摇过市的怪人到底是什么人？

又过了一段时间，来比锡的居民已经不邀请这位青年大学生了。“除了这一切之外，”歌德在信中写道，“当地上流社会不能容忍我还有一个原因。我的高超的兴趣和理解力，远远

超过当地的花花公子。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指出他们的见解是何等愚蠢。”

但，不仅来比锡的气氛对青年大学生的性格有影响。某位贵族在自己的信里头一回提到歌德的名字。一些陌生的年轻人给这位贵族寄去一些封假推荐信，热烈地央求于他，于是他就白白地接受他们为自己俱乐部的成员。——在这封信里，歌德被认定是一个轻浮的青年和说话随便的人。

我们的大学生对自己的同学表现得专横武断、咄咄逼人、毫不客气。他叫一个同学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第二个同学，写信给第三个同学，指示他了解一下第四个同学对他的看法，把第五个同学叫来，听他的训斥，又不让对方走进房间，自己坐下来给第六个同学写信。

他从来不问任何人的生活情况。但是当朋友中有人不向他报告他的女友的健康状况，他就立即对对方加以指责。

少年歌德在给妹妹柯尔涅丽娅的家信上最为坦率。她只比他小一岁，也是那样聪明：蔑视社会，宽容豁达。

“今天是你的生日，”哥哥在信上写道。“照理应该寄几首诗向你表示祝贺，但是我没有时间，也无处可写。你以后给我来信时，一定要在纸上留下空白，我可以直接拿它写回信，或者写几句评语。首先我要求你跳好舞，学会打最简单的纸牌，并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三点要求从象我这样严格的道德家方面提出来，一定使你感到非常奇怪，更何况，这几点我自己完全不具备。”接着，这位“严格的道德家”就用打字机打好信，急忙找自己的情人去了，他对她的打扮是最了解不过的。他就这样胡乱地打发时间。

难道这位兴趣多样化的少年不愿控制自己，着手干一番事

业？难道他没有任何爱好？有，而且他对它比对大学的课程更认真。只有它才能给他以诱惑。这就是造型艺术。此外，还有诗歌。有时，他大清早到美术学院里去，在那里画了起来，象童年时代常常做的那样。歌德一进教室，就不再嘲笑和教训周围的人，一头扎进书本里去。

他禀有画写生画的才能，这方面的课程，一学就会。他的导师马上看中了他。这对于歌德是意义最重大的事。甚至事隔多年，当他获得巨大成就和具有巨大影响之后，他也总是让那些一见面就喜欢上他的人包围住自己。

美术教授埃席尔① ——是个温文尔雅的人，长着一副温柔的、女性般的脸庞。他马上就顺利地征服了这个放荡不羁的青年。埃席尔对他从来是既不夸奖，也不责骂，始终循循善诱地鼓励他工作。

只有埃席尔立即发觉，在他这个学生的小丑式的举止后面，隐藏着极大的才华。要教导他，就需要有高超的智慧。他不妨碍他全面发展，让他涉猎各种艺术形式；亲自打发他去向版画师求教。歌德先学铜版雕刻，然后在木板上烙画。当这个学生在场时，埃席尔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老师，他好象是一个看门人，站在艺术王国的大门口，满面笑容地看着歌德从画油画转向写诗或编写歌曲，在这些歌曲中，他歌颂图画上所表现的事物。这位画家恬淡的性格使他的青年学生和他及他的家庭接近起来。埃席尔给他开辟了一条伟大的温克尔曼② 已经走过

---

① 埃席尔（1717—1799）——画家，来比锡绘画学院院长，古典艺术的捍卫者，对青年歌德有很大影响。——编者

② 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考古学和古代艺术史的创始人。他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挖掘了很多古物，因遭强盗袭击而牺牲。

的道路，——古希腊罗马艺术的道路。

当时文化界人士的目光都注视着意大利。埃席尔向自己的学生讲解，在南方形成并臻于完美境界的古希腊罗马艺术，现在也应当成为北方各国的楷模。希腊艺术的美初次呈现在青年歌德面前。但他把新的印象密藏在内心深处，因为他似乎觉得这样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歌德的生活好象一棵树。凡是站立在这个年轮已经有十八圈的树干面前的人，立刻就会感到，根据自然规律，他在需要的时候，随时会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土壤，水份，风，雷雨，应有尽有。

一个消息突然传遍德国：在意大利居住多年的温克尔曼回到了祖国。来比锡大学生们准备为这位大师举行欢迎会。可是突然又传来另一个消息：温克尔曼匆匆忙忙离开德国，在途中，在的里亚斯特[①]，被杀害了。十八岁的歌德似乎觉得，意大利在他面前关上了大门。

温克尔曼不会再来了……但，莱辛[②]也许会来到来比锡，来到这个精神中心？歌德刚刚在业余剧场排演了他的喜剧。也许，莱辛会收这个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当学生？

莱辛真的来了。"但是，"歌德后来作了这样的回忆，"我们忽然打开这样的主意，不但不去谋求和他见面，甚至还故意回避他所到过的地方。这一无法补偿的愚蠢带来了惩罚……"歌德就这样永远没有见莱辛一面，事隔十四年之后，当他终于打定主意去拜访这位伟大的启蒙运动家时，对方刚刚去世。

---

① 意大利自由港。

② 莱辛（1729—1781）——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和剧作家。

当时，在来比锡，歌德还不能理解莱辛，也不能理解使莱辛受到鼓舞的莎士比亚。因此，当埃席尔在剧院新幕布上绘画，在古希腊罗马诗人旁边画上进入文艺殿堂的莎士比亚时，十八岁的歌德却坐在他的身边，对自己的朋友和老师朗诵起刚刚出版的作品——维兰的《缪斯之歌》来，这决不是偶然的。

维兰……他象北极星一样，一直在诗国的天空中放射着光芒。同时代人好象着了魔一样，在他那轻如绒毛的诗歌前面顶礼膜拜。从小就善于模仿的青年，仿效自己心爱的诗人，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歌德轻松地创作优雅而又肤浅的诗。灵活的诗句，自然而然地与乐曲合拍。他极其轻松地使用格律，写了一些长长的韵文信，韵律多种多样。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便调皮地模仿妇女、特别是女艺人的讲话和姿态，现在，他用英语给这个朋友写打油诗，给另一个朋友的用的是法语，又给某人译出那种献给女人的意大利短诗，还给第三个朋友抄写诸神的风流故事。不过他自己却蔑视写这样的诗。难怪在他把自己的全部作品寄给妹妹的时候，坚决要求她不让任何人摘抄，他自己也讽刺自己的那些小玩艺儿。

那么，他是批判地对待自己，并且嘲笑自己的诗吗？唔，并非常常如此。谁要是嘲笑它，就准得倒楣。他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创作了田园诗剧《恋人的脾气》，不断地加工誊抄。但是当一位朋友拿它跟另一部当时已经出名的作品作比较时，歌德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既然他的创作有点象别人的作品，他就打算把准备演出的剧本付之一炬。

真的，这些歌和田园诗剧好象瓷器玩具，在烈火熊熊的炉子里不能焚烧它们，因此，才涂上漆，盖上玻璃罩，免得被风吹动。

在这些被初生的岩层所掀起的汹涌的浪涛中间，突然耸立起三座威严的峭壁——三首颂诗（另外还有若干封写给朋友的信）。仿佛平地一声霹雳，从前被古怪的风度、怪癖和可笑的行为遮蔽着的这个青年的天才的本性，突然间显露出来。因为当他“还昏昏沉沉，局限于消极地观察艺术和自然”的时候，在他心灵的遥远的“外省”已经升起风暴。这种形体不明、方向凌乱的风暴越升越高，终于化作这些还不算定形的诗。

由于内心充溢着前所未有的激情，歌德进行了大规模的构思，接二连三地写出作品。却没有一部作品是写完了的。他觉得洛可可艺术①已经在田园诗作中用尽了，而要创造新的艺术，时间还没有到来，于是他就把写好的一切付之一炬，只剩下为众人所忘却的《巴尔塔萨》的一个小片断。

远方出现一些模糊的侧影。是的，他的确具有诗人的某些气质，他激动地写诗给妹妹，但诗写得并不高明。“请你们不要打扰我。如果我有才华，我一定能成为诗人，即令没有任何人的开导；如果没有才华，那么任何督促对我也无济于事。我写完了《巴尔塔萨》，但我不得不说，它也象那些作品一样——规模宏大，但却是出自我这侏儒般无力的手。”不久他又说：“我过着这样的日子，几乎没有心爱的姑娘，几乎没有朋友，几乎没有幸福。再往前跨一步，我将变成完全不幸的人。”

然而他是有朋友并且有心爱的姑娘的。

---

① 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统治时期（1715—1774）所崇尚的艺术。其特征是：具有纤细、轻巧、华丽和繁琐的装饰性，喜用C形、S形和漩涡形的曲线和轻淡柔和的色彩。

歌德为他写颂诗、为他写调子低沉的怪信的那位朋友是谁？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穷人，伯爵儿子的家庭教师。他已经快三十了，大鼻子，脸孔瘦削，衣冠整洁，自命不凡，常常穿着皮鞋，戴着帽子，佩着剑，活象一位法国老人。这就是别里什①，对于当代诗人，他一概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然而却承认歌德的诗，在向作者作了唯一的许诺——不把这些诗拿去出版——之后，他不断地工工整整地把它们抄写下来。我们的怪人就是这样和这个比他大十岁的怪人一道消磨时间。

忽然间一个传闻闹得满城风雨：歌德写诗颂扬某面包师，为了他的荣誉贬低某位教授。敌视歌德的人们迁怒于别里什，逼他离开来比锡。所幸，他很快就在德沙乌公爵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位置，他长期居住在公爵的宫殿里，写了一部浪漫主义歌剧，编纂了一部打猎用语词典，在自己的窗口栽植了天竺牡丹。过了许多年之后，他还是用从前那种讽刺口气迎接青年时代的朋友。老人对歌德的创作和名声保持冷淡的态度。根据别里什临终前的遗愿，那三首他从前亲手抄写的颂诗被放进他的棺材。

欢乐的诗到哪里去了？韵律的光辉又在哪里？哪儿去找那些优雅的俏皮话？那奇妙的半遮半露的肉欲感又怎么无迹可寻？

这些诗，包含着日薄西山的暮年和刺痛失去一切者的心的痛苦。这些诗，沸腾着浑沌和对自由的不可遏止的向往。自由奔放的韵律迸发出阴郁的激情、破坏力和哀歌式的沉思。那陌生的河岸仅仅在远方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歌德日记体的书信

---

① 别里什（1738—1809）——歌德的朋友。 ——编者

中，他向想象中的朋友倾吐衷肠，那初初萌发的爱情，终于从沉睡的心里冲出来了。因为歌德在爱。

他梦寐以求的那位可爱的女子究竟是谁呢？也许是三十岁的上流社会的美人，善于征服虚荣心很强的男人的富有诱惑力的女子？或者是女艺术家，是使诗人为之倾倒的缪斯？还是引诱少年的漂亮的卖俏女人？

都不是，是凯特卿·申柯普，一个小饭馆老板的女儿。她高高的个子，圆脸蛋，样子并不漂亮，但温存亲切，虽然已长到二十岁，却完全不懂得卖弄风情；她通事理，明是非，可文化程度并不算高。这正是青年歌德所喜爱的那种女子。征服他的心的很少是美，更不是智慧，却经常是温柔。

不过，有一次，他的确发了狂。这还是在法兰克福的事情。当时，这位少年人与甘泪卿的初恋悲喜剧式地被拆散了。是的，他的发狂只不过是出于少年的执拗。这一切是在他还不大懂事的时候发生的。他和那个姑娘的关系完全是纯洁无瑕的。如今这种爱情在他的内心里只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一碰触它，他就感到十分痛苦。

而这一位，不管怎么说，是小饭馆老板的女儿。帝国高级文官的儿子① 不得不经受高傲和爱情之间的严峻斗争。他衣冠楚楚，出入于上流社会，向小姐们献殷勤，竭力分散与他交往的人们的好奇心和注意力，掩盖自己常去小饭馆的真情。他还完全受着等级观念的支配，并没有很快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情感。“我的爱情有什么可指责的？……等级有什么意义？人们发明的那些可怜的打扮，只不过是为了装饰那些完全不配打扮

① 歌德的父亲是法兰克福市参议员。

的人；还有金钱——在意中人眼里，财产同样是微不足道的。我爱上出身微贱的贫穷姑娘，同她一起尝到初恋的幸福。不，我不应该用情人的可怜礼物献给我心爱的姑娘，只应该以我的性格，只应该以我的心来征服她。”

他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追求着她的爱情。诚然，这其中有着青年人的厚颜无耻，但也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尊重女性。他生来就是为她们效劳的。

不论在那一次的爱情波折中，歌德始终是被损害的人。他从来不是手段高超的诱惑者，不是夸耀自己胜利的好色之徒，而始终是请求者和感激者，往往在徒劳地追求女子，却又不是获得女子爱情的幸福者。直到歌德产生作无限的自我献身的愿望时，他那永不熄灭的对爱情的渴望，他那善于和周围世界中的事物和现象溶成一片的能力，才能进入他爱情的稗史，载入他心灵的史册。

一看到这位少女，歌德早年的怀疑主义便黯然失色，但一个根本性的同时也是悲剧性的问题也就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一次又一次地他将向自己提出这同一个问题，直到他八十二岁时，才让自己那位百岁的浮士德得出一个残忍的结论：“……我用享受扑灭自己的情欲！……”

青年歌德……既感情丰富又十分理智，既疯狂又智慧超群，既凶恶阴险又幼稚天真，既过于自信又逆来顺受。在他身上有着多么错综复杂而又不可遏止的情感！

就这样，他在嫉妒与屈服的漩涡中度过了这年秋天。

歌德逃避现实，逃避他朝夕追求的那一刹那，是从他才只十八岁的时候就开始的。不久，他和自己的恋人吵了一场，无意识地挽救了创作所需要的自由。他原来坚决想和凯特卿结

婚。她父亲和她那位出生于法兰克福的母亲，都很喜欢这个青年。他也带着天生的对秩序和稳定生活的喜爱的眼光，对待这个家和这份产业，对待啤酒间和纸牌桌，——总而言之，他喜爱心爱姑娘周围的一切，并且一心想成为她的丈夫。

很明显，居留来比锡的最后一个冬天，歌德与这个整整追求了两年的姑娘同居了。他对朋友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往往是含糊其词，或者极力回避，然而这一对恋人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

歌德的精神安定下来了，他搞业余演出，从事绘画，常常外出作客，——可是突然间，他对自己的朋友作了如下令人惊奇的表白：

“告诉你，别里什，我不能也不愿抛弃这个姑娘。永远不会。然而我毕竟还是要走，我一定要离开这里。但是她不会是不幸的。不，她一定会幸福……然而我毕竟是残酷的。我不给她留下任何希望……如果她遇到和她相称的人，如果没有我她也能过幸福的生活，我该多么高兴……”而当姑娘根据他的愿望许给另一个人时，他完全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我的热情在不断上升着，”歌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但已经无可挽回了。我真的失去了她……我长期克制着自己健全的天性，直到这种天性中隐秘而特殊的机制衍化为革命的计谋，我才算得了救。”

不幸的事情是突然发生的。

在致别里什的那封信写完后两个月，半夜里歌德因为咽喉出血，醒了过来。刚刚叫醒隔壁邻居，就失去了知觉。一连好几个星期他卧床不起。直到半年之后，危险期才算过去。歌德起初以为自己害的是肺痨，后来又认为是咽喉炎、肠炎。医生

们作出的诊断确实是自相矛盾。但重要的是这一点：对于他的精神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场病，是狂热生活造成的结果，而内心的不安又是促进这种生活的因素。

当他卧病在床的时候，一个女人来安慰他，这就是那位其貌不扬、年纪已经不轻的弗里德里卡·埃席尔，画家的女儿。他在许多方面信任她，后来还长期给她写信。眼下，他衰弱不堪，第一次避开心爱的女人。这种逃避将来他还会反复许多次。

离开来比锡的前一天，歌德是在埃席尔家度过的，在那里，他想得很多很多……他是在自己的生日那天离开来比锡的，——他满十九岁了。是啊，他离开了来比锡，在这里待了整整三年，没有好好念过书，却懂得了许多事情。他坐轿式驿车回家，一个偶然碰到的旅伴——陌生军官，打量着他，一针见血地说："看样子您对美丽的田野并不是没有感情。不过您有病。我敢打赌，十对一，"他取出十个三马克银币，"某位少女使您告退还乡。"

脸色苍白的少年微微一笑："不，大尉先生，请您收起这十枚三马克银币。您是饱经世故的人，何必白白浪费钱财呢！"

病人回到阴沉的家里。他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回家了。怨天尤人的父亲伤心地等待着他。父亲早年遭受过失望和丧子的痛苦。他接连死了四个孩子，现在只剩下两个——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个阴郁的老人把自己漫无节制的虚荣心集中在儿子身上。他亲自尽心地教育和开导天资聪慧的孩子。儿子的成就成为他毕生的唯一目的。

父亲生来就是愤世者吗？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是自豪。没

有满足的虚荣心成为他一切痛苦的根源。

三十年前，卡斯巴尔·歌德，这个女装裁缝师的儿子，十分傲慢地对待自己的同胞，这一来就永远堵塞了那条通向自己朝思暮想的国家参议院席位的道路。他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没有到任何地方去供职，靠所得遗产的利息过活，这笔遗产是他的卓有远见的父亲化了九牛二虎之力积累起来的。这笔遗产规定作这样的用途：使他的继承人能够获得最渊博的知识。正因为如此，远在十八世纪初，歌德的父亲就长期游历南欧和北欧诸国，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后来他也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的。他填鸭式地给孩子灌输大量的知识，使少年歌德有可能不是成为"万金油"博士，就是成为知识渊博的天才。

老人和家庭教师教会他三种活语言和两种死语言，教他弹旧式大钢琴和拉大提琴，绘铅笔画和油画，读世界史和艺术史，还教他打牌、骑马、击剑、跳舞。这个孩子还研究城市和国家的特权，观赏画家和珠宝匠怎样工作，每天晚上上剧院，了解舞台和后台的一切。就连写诗也是父亲教会他的。

他的父亲就站在从宽敞的前厅通往楼上的楼梯上，一看见自己的被抚养者——脸色苍白、身体虚弱而又狂放不羁的大学生，那副严峻的面容就变得阴沉起来。儿子萎靡不振地、淡漠地迈着缓慢的步子朝他走了过去。

是的，这个家庭缺少和谐的气氛，这个青年不能改变它。反倒会使那种常有的不和谐的气氛加剧。

母亲——她正站在爱唠叨的老人身边——才三十八岁。眼巴巴地指望着儿子归来，指望他能驱散笼罩在家里的寂寞。父亲一心只关心儿子的幸福，很少体贴自己性情开朗的妻子。吝

啬和多疑左右着这个无所事事、性情孤僻的老人的心情。他越是年老，病态的面容就更加明显，不安的心情也就更加折磨着他。

这个孤单的人在中年娶了法兰克福市长的年轻女儿之后，已经许多年过去了。他之所以与她结合，是出于想要和汉堡参议院建立关系的强烈欲望，而他的岳父德克斯托尔，这个学者名门的后裔之所以把女儿嫁给他，显然是受到裁缝师儿子手中金钱的诱惑。这个功名心切的中年人越是容易从他花钱买到的帝国高级文官爵位中得到好处，他就越是与年轻的妻子疏远。她那天生的乐天精神使他无比恼怒。他和岳父的关系也很快恶化了。情况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七年战争[1]时，他责备老丈人，仿佛是后者把城市出卖给法国人似的，歌德的父亲和外祖父之间的争执如何告终，从这一冲突的某位目击者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德克斯托尔用刀刺歌德，后者也拔出了长剑。"

后来，到了年迈的时候，歌德写了一首欢乐的小诗，在这首诗中，他列举了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品德。他继承了父亲的怀疑、热情和虚荣，继承了母亲的开朗、豁达和富于幻想。他的气质中的光明和黑暗的两个方面——这组成他生活的幸福与痛苦的神秘的混合物——是从彼此间差异如此之大的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不过天才从来不是各种不同素质的混合物。"精神永远是独立的。"——歌德在年老的时候这样说。如果要衡量父亲给他种下了知识种子的分量，那么儿子的成长毕竟主要要归功于老子。而且在最近这七年中，父亲的辨别力，他的积极支持，使青年歌德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母亲的影响还不如姐

---

① 1756年，俄国、法国、瑞典、奥地利、西班牙、萨克森结成军事联盟、反对普鲁士的扩张，联盟国与普鲁士之间发生的战争，于1763年结束，历时七年，故名"七年战争"。

姐的影响，在童年时代，歌德觉得和她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他没有向她学到什么东西，也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什么知识。

现在母亲希望儿子是排解家庭纠纷和寂寞的人。妹妹的这种期望更加强烈。她的心情也很沉重。三年来，她饱尝了许多痛苦，成了父亲那教育狂热的唯一牺牲品，而哥哥则在信上向她发泄自己的高傲。她和母亲本来就格格不入。不过，柯尔涅丽娅也许已经患着精神病。

兄妹俩的性格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他们的外貌也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往往把他们当作双胞胎。哥哥的兴趣爱好影响了柯尔涅丽娅，使她具有了男性的特点，并且与人们格格不入。她粗蠢笨拙，肤色难看。肉欲感——这是歌德在创作中和在待人的关系上最有吸引力的东西。妹妹的病态使她完全缺乏这种肉欲感，这正是影响柯尔涅丽娅的爱情、婚姻和生活的原因。

这一对兄妹还从来没有象此刻——十九岁的病人与意兴萧索的十八岁姑娘见面时问好——这样相象过。没有人追求柯尔涅丽娅，这是她和她的女友们的最大区别。她用最残忍的方式把自己的冷酷发泄在父亲身上。

这位饱经风霜的青年回到了这个乌云密布的环境之中。“显而易见，我的处境比我所想的还要坏。”——歌德作了这样的描述，因为在家人会面时出现了悲剧式的场面。

久而久之，这一点总算习惯成自然了。三个年轻人开始自由自在起来。他们不去计较老头的唠叨。大学生向女士们讲来比锡的情景，他的心一直还留在那边。起初他渴望离开那个城市，如今它却成了他那颗神秘的心所热烈向往的地方。不过，过不多久，他和来比锡的联系就中断了。只有埃席尔一家仍旧

是这位文雅的大学生的朋友。法兰克福的一切都不合他的心意，包括柯尔涅丽娅的那些朋友。他不露声色地收集着在来比锡写的诗歌，并用化名加以发表。不过他事先就看不起自己的这个小册子。他写出一个独幕剧的初稿，开始打算把它叫做《来比锡喜剧》，后来又把它改为《共谋罪犯们》。这是一个古怪而令人不解、很象悲剧的喜剧。

歌德的病没有痊愈，它还常常发作。喉咙还在痛。他扎着头，穿着睡衣，坐在自己阁楼住室的安乐椅上看书。这是什么古老的巨著？是巴拉赛尔苏斯① 的著作？这个炼丹术士的著作是怎样到达我们这位好嘲笑人的怀疑主义者手里的？由于身心受着折磨、歌德对海恩胡蒂② 学说发生了兴趣，因此，当克莱丁伯格小姐，一位贵族老处女，歌德夫人的女朋友，用种种办法使这位青年相信自己的信仰时，她就轻而易举地把他引进她朋友的圈子。彬彬有礼的青年耐心地倾听她的训诫，尽管内心里感到可笑。他渐渐觉得，他和上帝之间建立了“最友好的关系”。“学得了知识，我甚至自信，在某些方面他比我落后得多了，我有权大胆地认为，我也有可以宽恕他的地方。”

这位心眼不多，然而心地纯洁、温柔而又刚毅的女士，设置种种圈套，千方百计让伏尔泰的信徒加入他们一伙，当然不会有多大作用，但是，正如歌德以后所说的那样，她的纯洁和绝妙的和谐，却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开始听取她的朋友和医生

① 巴拉赛尔苏斯（1493—1541）——瑞士医学家，化学家。他把人体的生活活动看作是一个化学过程，提倡将化学应用到医学上来，在实践中采用过许多新的药物，如用汞剂治疗梅毒等。

② 一种创立于1736年的宗教团体。海恩胡蒂主义者从事传教和教育活动，利用这种活动来宣传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思想。 ——编者

的言论。在谈论超验的①问题时，医生让青年重视通阴术②方面的书籍，注意炼丹术士的药剂，并且解释它的药用性质。十九岁的青年读了许多书。这种神秘主义的著作，他怎么会不看呢？

这个善于思考的病人完全没有预感到自己这一行动的意义，他在努力寻求通向阴间领域的道路，与其说是为了拯救灵魂，不如说是为了获得知识。

他努力阅读老神秘主义者的作品。施韦顿波尔格③初次使他超越神话的冥幻世界。不过，他不打算信仰它们。恰恰相反，他不是暗中赞许这些书籍的神秘性，而是在作者认为对暂时还不明白的部分要作解释的地方，加上自己的注解。歌德在有关的书页上标上号码，顽强地循着"神秘主义的足迹"走去，并且费尽心思地猜测"晦涩之处"。

到了十二月，歌德又病倒了，而且还病得这样重，他绝望地觉得——已经听到死神的脚步声。任何药物也无济于事。他的性命系于千钧一发之际，父母要求信仰神秘主义的医生使用魔力的万应药剂，但却遭到后者的拒绝，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大家的不安。可是到了半夜，医生突然回到自己家里，取来一小瓶不知是一种什么盐的结晶体，给病人服用，立即药到病除，出现了转机。歌德在逐渐痊愈。"我简直无法表达，从此我对这位医生的信仰是如何增强的。"

但最重要的——随着健康状况的好转，歌德的精神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正如他在晚年回忆时所说，这一场病完全使他变

---

① 这是康德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一个术语，指超出经验认识范围的东西。

② 迷信者鼓吹的一种与阴间交往的方法。

③ 施韦顿波尔格（1688—1772）——瑞典作家兼神秘主义者，研究过哲学、数学、博物学和神学。

成了另一个人，“我显得精神抖擞，因为感到内心自由而欢欣鼓舞，尽管长期的身体衰弱还在威胁着我。”

“我在患病期间学到了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学到过的许多东西……”危险期一过，歌德就写信给自己的女友。“我们——人——是奇怪的动物。出入于愉快的社交界时，过去我对什么都不满；现在，当我被众人遗弃的时候，我倒感到安宁，愉快……我作了许多画，写了许多童话，觉得满足。”

难道歌德这么早就写作了吗？他不是要先安下心来，适应环境，并暗暗相信自己吗？

他裹上脚，坐在写字台旁，画着房间、家具和前来探望他的人以及他们向他讲述的一切，当他们谈起那些城市新闻的时候。

由于受到好奇心的驱使，他暗暗砌了一个带蒸发槽的小炉灶，试图用玻璃烧瓶晶化药用盐。他终于取得了一种透明的液体。“凡是能够有所创造，并亲眼看到这种创造成果的人，不会指责相信‘土族元素效能’的人们，”——到了晚年，歌德作了这样描述。在精神受折磨的基础上发生的疾病，给十九岁的歌德奠定了浮士德的炼丹术同时又是现代化学——他过了数十年后才开始从事的科学——的基础。

现在，当他逐渐复原的时候，内心中产生了渴求知识的欲望。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加选择地阅读一切作品：“马尼里[1]和伏尔泰，普罗彼尔茨[2]和昆体良[3]。歌德在童年时代，

---

① 马尼里（？—纪元前66）——罗马政论家。

——编者

② 普罗彼尔茨（约纪元前49—15）——罗马诗人，悲歌作者。

——编者

③ 昆体良（35—118）——罗马教育家兼文学批评家。

——编者

有家庭教师带领他；而在来比锡，却没有任何人引导他前进。如今这位伟大而博学多才的人正在展现于他面前的无限广阔的天地里驰骋。

这一年他几乎没有写作。这是他思想深处正在酝酿新的作品的一种最可靠的迹象。他把最初写的那些书信和诗歌都付之一炬。"诗再不会涌流出来了。"——歌德自己这样认为。在寻找知识的新的历程中，他由写诗过渡到搞文艺批评。在他的内心深处，理智与想象，冷静的洞察力与热烈的感情，好象两股合力在搏斗。在大自然还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居于主导地位时，他就已经明白，他是多么需要倾向于大自然。他抨击风靡一时的黩武歌曲。那么，纯朴的农村风景画又怎样呢？这是"人工的描绘，因为作者先生从来没有见过大自然。反来复去就是那么几种表现手法，再加上一点可怜的修饰，如此而已。""它适合于描绘世外桃源，但是，众所周知，林神生在香桃木丛中，而不是在德国的橡树丛里。这种描绘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虚假……这些先生希望外国的服装能拯救他们！既然剧本本身是低劣的，难道演员华丽的服饰就能使它高雅？"

来比锡已经不知在远远的什么地方，它被逐渐遗忘了。只有埃席尔仿佛是耸立在忧郁的浪涛中的一个岛屿。只有凯特卿仍旧活在歌德的心里。甜蜜的、恼人的回忆，初恋的余味——再过许多年，他仍会感觉到它。"对于我，您永远是迷人的少女，即令当您成为迷人的妇人的时候。我，我永远是歌德。您知道这句话的意义。当我喊自己名字的时候，我就在倾吐自己最深挚的真情。"

第二章 普罗米修斯

在斯特拉斯堡。——康复。——锻炼神经。——结识赫尔德尔。——荷马。——狂飙突进。——德国建筑学。——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莎士比亚。——泛神论。——莪相。——弗里德里克·布里昂。——辛辛盖姆。——诗。——第二次逃跑。——授予学位。——离开斯特拉斯堡。——第二次回法兰克福。——初版《葛兹》。——与麦尔格的友谊。——《葛兹》问世。——致赫尔德尔的信。——旅行。——《旅行者》。

“你尽管扩展你帐幕的地盘，扩大你住所的顶盖，不要小手小脚，——放出长线，相信你的长矛，因为你要向左右扩张。”来到斯特拉斯堡的当天，歌德在费里马克特的小房间里安顿下来之后，就胡乱翻开母亲送给他的新祈祷书，读起先知杰赛雅的言行录来了，以上就是其中的一段。它深深地感动了他。预感带着巨大的力量控制住他。

歌德仍然面黄肌瘦，但内心里已经滋生出新的蓬勃的朝气。春天来了……

“不，趁我们还年轻，”歌德在致友人的信上写道，“我们不该奉行中庸之道……我们要竭尽全力观察周围的事物，并

把一切深深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之中。我们要十分专心致志，决不能碌碌无为地过上哪怕一天。我们还一无所有，但我们已经有获得一切的愿望！而最主要的——我们永远不会停滞不前，除非疲惫不堪的精神和身体迫使我们这么做……”

当时斯特拉斯堡处于法国的统治之下，它的居民被称为“Sujets allemands du Roi de France”——“法国皇帝的德国臣民”。

这里的人们比来比锡更热衷于效仿法国。正因为如此，卓有远见的父亲才为自己的后代选定这所大学。因为有朝一日儿子成为法学博士，他就可以前往巴黎，去瞻仰世界的太阳。当然，按照父亲的想法，最好是去意大利，但在我们那个时代，只有与法国人交往，才能成为上流社会的人。到那时候，这个年轻人就能在故乡城市出人头地。不言而喻，他的儿子会当上世袭贵族……只要能到达上流社会的彼岸，他自己也就可以跨进这个社会里了。但是能达到吗？就在这一次？

青年歌德还是那样古怪。他和从前一样喜欢孤独，根本不愿去巴结有地位的人，阴郁的性格促使青年歌德还受着来比锡上流社会的影响。现在却促使他嘲笑起自己的诗来了。

到达斯特拉斯堡之后，充满青年人自负心理的歌德鄙视勉强获得的一切。他放弃自己的趣味爱好，指责旧文化使他走进死胡同。从旁一看，这位唯美主义的青年文学家在对法国精神表示愤慨。但实际上，他是在斥责自己，斥责自己昨天的趣味爱好。

不过，被自尊心刺伤的一切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他从小就掌握法语，由于模仿各阶层的特殊语言，他的发音显得不准。他如此频繁地模仿仆人、司阍、演员、天主教神甫，如今斯特

拉斯堡人就以他讲平民的特殊语言来取笑他，情况完全和在来比锡一样，——那里取笑的是他那法兰克福土音。受到侮辱的这位傲慢者下定决心不再学法语。从今以后他要顽强而严肃地学好国语。作为德国人的歌德需要到法国国土上呆一段时间，这就使他终于悟出自己是德国人。

在斯特拉斯堡，他过的远非那种大学生的生活。名士派吓跑了这个市民后裔，这个年轻而又孤癖的怪人。不过，对于上流社会的成见已渐渐消失。他年满二十岁了。现在已经不反对玩牌，学会打惠斯特①和辟开②。然而，即令是在交游变得比较广泛的情况下，他仍旧十分珍惜自己的自由。

从这以后直到晚年，歌德一直过着双重性的生活——一方面交往于上流社会，另一方面却又极端孤僻。他对周围的人表现得城府极深，只让人家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极其肤浅的认识。他继承了父亲的严肃、母亲的乐观。因此，周围的人摸不透他到底是孤僻还是饶有风趣。

在斯特拉斯堡，歌德重又使自己的性格带上自然色彩，从而使自己心灵美好的一面获得解放，也解放了自己的天才。健康也迅速得到恢复。他下定决心尽可能进一步锻炼自己：让自己的神经变得坚强，摆脱头晕现象，好使自己对噪音、反常现象和痛苦不致有明显的反应。他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当一位鼓手迎着晚霞不住地敲鼓的时候，他就行进在他身边，还去爬大教堂的塔顶，晚间去坟地上转悠，早晨去解剖所。他坚持进行这样的锻炼，直到看到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任何事情都不

---

① 一种四人成局的牌戏。

② 旧时代的一种牌戏。

会使他失去镇定为止。

这年夏天就在这种无系统的锻炼中度过了。歌德常常去作远距离的散步，常常骑马。既不工作，又不写诗，也不作画，信也写得比往年少。只保留下若干篇类似日记的草稿，——这就是那些进行着高度紧张的思索的日子的见证，他把自己的那颗期待着什么的心都浸沉在这种思索中了。

“昨天我们骑了整整一天的马，才刚刚到达洛林山……我向右面扫了一眼，看见的是碧绿的原野和白浪滚滚的河流。在我的左方上空有一片黑压压的阴影，它是丛生着山毛榉的高山投出来的影子……我的内心深处也和四周笼罩着的气氛一样宁静。啊，多么幸福，当我们的心里感到轻松自由的时候！勇敢精神驱使我们迎着障碍和危险前进……只有在巨大的劳动中才能获得巨大的欢乐，也许，在这里，我对爱情有不同的见解。人们说，爱情会使一个人变得勇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当我们的心非常温柔的时候，它是软弱无力的。当它如此激烈地在我们胸中跳动的时候，我们觉得呼吸困难，我们想要抑制眼泪，它却老是涌上眼眶，一种无法形容的快感笼罩住我们全身，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变得何等软弱啊，就是一串花也可以把我们捆绑起来！我在讲着‘爱情’，但心里却在想着我们的心灵所感受到的涟漪，当它似乎向前流动的时候，实际上却丝毫未动……美永远是不可思议的。它宛如平地突起的奇峰，当我们欣赏伟大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它就耸立在我们面前。与此同时，也投下模糊的，没有固定外形的有亮光的影子。”

但光有感受，对歌德说来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心渴望着有个人能成为他的朋友……

九月的一天，歌德跑进饭店，在楼梯上遇见一个陌生的青年牧师。陌生人披着绸斗篷，下摆撩起，塞进衣袋，扑了粉的头发卷成一绺，盘在后脑勺上。歌德马上猜到这个服装古怪、举止潇洒的教士就是赫尔德尔①。他立即向这位年轻的知名人士作了自我介绍，通报了暂时还默默无闻的自己的姓名，请求对方允许他前去拜访。赫尔德尔很有礼貌地答应了。但他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位大学生正是要去拜访他？因为大学生已经在餐桌上听到《危险的森林》的作者是到斯特拉斯堡找眼科医生求医来的。

这么说，这位青年文学家是赫尔德尔创作的崇拜者吗？完全不是！就在一年前，这位青年作家还作了这样的描述，说什么严厉的征服者莱辛无疑在赫尔德尔的《危险的森林》里伐倒了不少树木。

不久歌德就去拜访赫尔德尔，立即博得对方的信任。于是接着又接二连三地前去拜访……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常常在眼科诊所的狭小、黑暗的病室里见面，他们之间好象根本不可能产生关系上的平等。把他们连结起来的与其说是友谊，毋宁说是师生关系——求教。

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按照对立法则才互相产生吸引力的。

一个是渴望参加社会活动，但身体有病，不能自主，无限孤单，因而对意外地碰到一个如此聪明的学生感到幸福；另一个却完全不是任何时候都喜爱学习。真的，他还从来没有找到过真正的老师，所以眼下才如饥似渴地把这位新朋友所能给予他的一切都接受下来。

---

① 赫尔德尔（1744—1808）——德国卓越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狂飙突进运动”的领导者。——编者

昏暗的病室里，清晰地出现了一个扎上一只眼睛的侧象：刚毅的面容，微微翘起的鼻子，一张对于一个思想家说来显得太醒目的嘴。这就是赫尔德尔。这个当皇太子教师的二十六岁的青年，既是教师又是传教士，已经获得很大的荣誉，是他首先发现了各个不同民族的艺术之间的相互联系。现在他被幽禁在阴暗的房间里，等待恢复健康。他有着天才的智慧和一双大眼睛。这个出生在被上帝遗弃的一个普鲁士村庄里乡村教师家的穷孩子，对自己的要求是无止境的。他最初的几本著作用笔名出版。作品有了名气，他仍旧否认自己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但在内心深处却渴望成名。

赫尔德尔生性易怒，疾病使他的神经变得更加过敏。这位哲学家给自己的未婚妻写了一封充满痛苦的信。担心自己会一辈子成为残废人。模糊的未来和贫寒的物质生活使他感到不安。

现在他面前坐着客人——一位过于谦逊的青年。他的目光一直盯着赫尔德尔，过分的凝视似乎使他显得迟钝。这位青年大学生，外表并不十分出色，中等身材，体格很好，衣服讲究，头发梳得很光滑。他的头很好看，可惜的是，一只过大的鼻子损害了它的美，但器宇不凡的嘴和宽大明朗的脑门，使他的脸显得非常讨人欢喜。最出色的还是那双黑眼睛：富于幻想，炯炯有神，充满着思想、求知欲和热情。这双眼睛整整八十年内一直在展示着这颗伟大心灵的活动，即使在他企图掩饰它的时候，也仍然如此。

赫尔德尔马上发现，这个大学生是理想的学生。因为赫尔德尔的伟大艺术的出众之处就在于他那演说家的天赋，——这几年内，赫尔德尔要发表自己的见解，进行说教，说服歌德，

引导歌德；歌德则要发展自己的写作艺术。“在斯特拉斯堡，”后来赫尔德尔回忆道，“歌德开始阅读荷马的著作，荷马笔下的英雄立即象浪游的、自由自在的巨人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诚然，赫尔德尔认为，这个青年人还缺少苦难的磨炼，缺少斗争，缺少学习。因为赫尔德尔在二十岁就已经博学多才，所以，在教导歌德的时候，赫尔德尔立即对歌德冷嘲热讽，这就损害了天赋的智慧。

昨天赫尔德尔写打油诗嘲笑歌德的名字，今天又嘲笑他的风流轶事，明天还将否定这个青年表现出来的过分的敏感。他觉得自己征服了歌德，想使对方毫无保留地服从自己。然而歌德对他并不让步。他这个自傲、固执、神经质的人，在日益接近这位勤勉的教师。他感到赫尔德尔身上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象靡非斯特一样。赫尔德尔身上确实有许多靡非斯特的特点，尽管他根本不是靡非斯特。

歌德不但勤奋地向赫尔德尔学习新美学，还学习它的道德原理。

赫尔德尔的那部主要著作快写完了。这是在迄今还神秘莫解的基础上写成的精神史。在阅读尚未发表的论述语言起源的手稿时，学生从中了解到的不仅仅是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史。赫尔德尔用洛可可艺术向学生证明，诗歌是大自然和各民族的禀赋，它不能成为作为遗产而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成为狭隘的知识界的财产。

在论证这一点的时候，赫尔德尔把勤奋的学生引向诗歌的起源。他促使他从荷马作品和圣经中看到场景——牧人、战士和猎人创造的寓言和民歌——的连续序列。他促使歌德翻译原著，使他讨厌一切现代人，首先是亲爱者和作家们，而只把克

罗卜史托克[1]一人当作例外。最后，他向他阐明莎士比亚作品的完美。就这样，在他们交往的头几个星期里，赫尔德尔巩固了这个小伙伴（后者暗中用“天才”的概念衡量了自己和自己未来的创作）的信念，它已经在歌德身上产生。只有那种摆脱巴黎——阿提喀[2]清规戒律后所获得的自由，只有民间传说，才能赋予现在产生的戏剧以形式和内容。

在这里，在这间病室里，赫尔德尔对歌德所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赫尔德尔的笔迹也具有“魔力”。歌德舍不得撕碎他亲手书写的一小片纸和一个信封。但骄傲和自尊感很快就促使这个青年回到自己活动的环境中去。

他的学生生活即将永远结束。

以厌世者闻名、善于冷嘲热讽的老师，把自己最大的宝物——刚刚完成的手稿信托给自己的学生。学生倾听着，沉默着，却向老师隐瞒自己的新作品，这就是他刚动手写的《葛兹》和《浮士德》，尽管这些作品的产生应该间接归功于那位老师。歌德十分尊敬赫尔德尔，他心里明白，他从对方那里获得的一切，其实是他自己所已经掌握的。在时尚的积雪复盖下，歌德内心深处已经出现创作的萌芽，正待破土而出。

赫尔德尔向歌德介绍卢梭，说他一心只想把社会回复到自然状态。但这只有助于歌德理解自身模糊的意向。赫尔德尔倾向于某位反对仿古的英国人，而后者所反对的正是温克尔曼所提倡的。这个英国人赞扬荷马和莎士比亚，并且认为他自己能

---

① 克罗卜史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狂飙运动先驱者之一。

② 阿提喀是古希腊的一个地区，雅典的所在地。 ——编者

揭示莪相[1]诗歌的起源。但在歌德的想象中首先出现的是迷雾濛濛的北方自然界的图景，而南方的阳光却早已迸发出光芒。

赫尔德尔帮助他了解色诺芬[2]和柏拉图，歌德本来对别人的榜样就很善于效仿。有可能时，他还善于利用它们。

不过，他的思想毕竟还杂乱无章。他只是个诗人，完全不是研究家，因而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给美学下出这样的定义："美是永远无法解释的。"

的确，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最重要的发明——回复到自然状态——完全不属于他个人，而属于整整一代。从狂飙式的否定，从大声的呼喊"不！"开始了被诗人克林格尔[3]称之为"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只有一个"不！"。这其实是反对流行的作风，而不是反对现象的实质。参加这一新运动的主要是作家。正因为如此，它首先形成的是文学斗争。直到很久以后它的社会基础才趋于巩固。

自然，而不是矫揉造作；人民的语言，而不是亚历山大式的诗[4]，再加上我们在其中生长并包围着我们的自然界，这个二十岁左右的德国人不但寻求通向自然化的道路，而且寻求通向真正民族化的道路。歌德以出乎意外的欢欣心情，注视着从前使坚定不移的古典主义者感到羞耻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他带着青年人的高傲心情，无情地踩着洛可可式的花瓣，多年来

---

① 传说中的主人公。后人编的《莪相选集》对浪漫主义产生前的欧洲诗学有很大影响。 ——编者

②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5或354）：古希腊雅典城邦的贵族奴隶主、军人、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

③ 克林格尔（1752——1831）——德国剧作家、诗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即以他的剧本《狂飙突进》而得名。

④ 指古典诗。

它一直挡住他通向真正艺术创作的道路。

《论德国建筑学》一文，歌德是用颂诗的体裁写成的。

“当我在你的坟墓周围徘徊的时候，高尚的爱尔文①，”他向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建筑师表述自己的思想，“我在寻找墓碑，你的同胞谁也不能加以指点，我深感悲伤……

“……我头一回走向大教堂，什么是好风格，它那通行的理论又是什么，一下子在我脑子里变得豁然开朗……

“但对于天才来说，原则比其他范例更有害。在他之前，各个魔法师只是沉缅于个别部位，而他是在自己的心灵里把这些个别部位联结成一个整体的第一人。”

“一切属于天才！”——这就是青年歌德的座右铭。

内心中充溢着激情，他拜倒在来比锡时期曾被他否定过的那位诗人面前。现在，他身上的这股力量与其说来源于荷马，不如说来源于莎士比亚。青年觉得自己“原来是个天生的瞎子，由于接触到神奇的人而突然重见光明，第一次闯进辽阔的旷野，第一次觉得自己有手有脚”。仿如透过了几个世纪的闪电一样，这位诗人真正理解了那位遥远时代的诗人。令人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纪念日歌德所讲的话中，对这位英国诗人的崇拜交织着骄傲的自我意识。歌德觉得，他在对朋友们讲莎士比亚的时候，实际上谈的是自己。他的话变成了热情洋溢的、韵律化的表白。

“诸位先生，生命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实在太短暂了……因为，即令有谁在自己的生活途程中一时获得幸福，到头来还

① 爱尔文（卒于1318年）——1284年起主持建筑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在歌德时代被认为是这座教堂主要的建筑师。——编者

是要完蛋……并且被认为毫不足道。是的，毫不足道！就拿我来说吧，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并且只有通过自己来认识一切。凡是有天赋的人，他在生命的历程上大踏步迈进的时候，都会这样大声呼叫……莎士比亚，我的朋友，如果你还活在我们中间，我就永远站立在你身边。如果你是奥列斯特①，我多么想演一演配角皮拉达！”

在天才对天才的表白中，他的心就这样初次飞上云天，时间在向他预示，在他身上存在着并且必然会表现出某种崇高的东西来。

歌德交往的那些青年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谦虚，一个个都那么得意忘形，人人都想获取桂冠，但谁也没有象歌德那样，行动如此果敢，尽管他还不曾取得什么出色的成就。

他天真得简直忘乎所以，把自己放在与爱尔文和莎士比亚并列的地位，得出一个相当冒险的公式：“被我们如此崇敬的功勋的基础，是由我们自己奠定的。”

《论德国建筑学》写完了的时候，歌德又欣喜若狂地对自己说：

“你真幸运，青年人，生来就有敏锐的视力，能够看清一切……再现形形色色的形象！……这以后，你那坚强的神经将带着无畏的力量，也带着激情和痛苦，在你的笔尖下跳动，到那时候，天上的美、神和人的媒介者，就会接待他，因为他比普罗米修斯更快地把永生的幸福从天上带到人间。”

歌德已经二十一岁。童年时代在他身上所灌输的一切逐渐

---

① 希腊史诗中亚伽门农王和克里特姆内斯特拉所生之子。当他母亲杀死他父亲后，他曾为父报仇。奥列斯特与皮拉达相友善，他们的名字成为“莫逆之交”的代名词。——编者

消失。消失了的还有那宗教信仰的残余。

新的心情促使他写了一首带着多神教色彩的诗。

另外的一首诗反映出他新的泛神论的信仰：

一切都在欢呼，
一切都在歌唱！
大地繁花似锦，天空布满红光！
枝头的每一片叶子
在不住地簌簌作响，
从林中永不停息的
是那鸟儿欢乐的啼啭。
快把这种欢乐
装满你的胸怀！
看吧！听吧！
呼吸吧！生活有多么美满！

“整个自然界——就是十分和谐的旋律，”——这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歌德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中的一句话。“我欢乐，我幸福，而我的全部欢乐——就存在于对我所没有的东西和我所不知道的事物的热烈向往之中。”

他欣喜若狂地翻译莪相的作品。人们现在都迷上了古希腊行吟诗人的诗，陶醉于这些诗句，又用这些诗句使他人陶醉。从前受到普遍尊敬的“社交界”，如今分裂成许多不同的小团体。一个青年团体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由于感觉到自己和狄德罗笔下的人物十分相似，他们常常一边喝酒，一边按照德国的风俗唱歌。

一个“富有独创性的大胆的时代”开始了。人人只信赖自己

的力量，并且无限制地扩大它。“天才们”甚至为自己发明特殊式样的服装。竟有那样的人，根据歌德的服装来论述他的进步性。“他的天才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才戴着破旧的帽子，不修边幅，穿着按照自己的兴趣缝制的古怪服装。漫游于田野、高山和峡谷之间，总是独自一人，走的是人迹罕至的小径。眼光，步伐，谈话，手杖——一切都说明他是一个不同凡俗的人。”斯特拉斯堡一位教授说过，歌德的种种行为，使他得到“学识浅薄的俏皮者和狂妄的渎神者”的名声。最后，又有一个人证明说，有一次他和歌德站在城门口，歌德在路灯下面朗读荷马和莪相的著作，“完全陷入欣喜若狂的状态之中，用先知的话作预言”。

歌德给那些不带偏见的陌生人究竟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这一点扬格·什基林格[①]说得再好不过。

有一次，扬格·什基林格头一回下小饭馆，看到一个年轻人，他“身材匀称，眼睛又大又亮，额头显得那么高贵”，非常潇洒地走进房间里来。“喏，这个人看起来仪表堂堂。”——他的一位朋友这样说道，而他自己也表示同意，尽管他曾经想过，一个不相识者的在场总会使他感到不太愉快。这个人还真是非常难以接近，举止行动又过份放荡不羁。

二十一岁的歌德，经常出入社交场合，跳舞，寻找友谊，渴望刺激。而那笼罩着他的灵魂的黑暗却总是在窥伺着他，一个声音提醒他，朋友们绝对不会自愿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他的。

---

① 扬格·什基林格（1740—1817）——医生，歌德的朋友，写过一部很有趣的自传。

——编者

“我爱朋友们，象爱自己的情人一样……我们都是这样一些吝啬鬼，恨不能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据为己有……我们自己欺骗自己，却又不敢把这一点诉诸公众，还做出一副受到别人欺骗的样子。”

多么沉重而又多么成熟的话语！这封信（它的草稿如今落入我们手里）没有寄出去，又说明他有多么聪明……歌德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又总是那么孤僻。

只有对女人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他所给予她们的总是比从她们那里得到的要多。几个月来他又恋爱上了。但爱情中没有那种成为他这段时期生活特征的狂热性。

田园诗式的爱情……这一年歌德在生活上经历了不少震荡，但他的爱情却显得那么平静，就仿佛这种爱情与生活上的震荡毫无联系。

没有诗，没有信，没有目击者的叙述，甚至也没有歌德在其中讴歌自己的爱情的那种诗情浓郁的自白——一切可以证明他的热情的东西都不存在。三个女人构成了他的青春时代，她们中间并没有弗里德里卡。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年内她是照耀着他的一颗柔情脉脉的明星，并且象一首不朽的短诗一样，永远保留在他的创作之中。

歌德远不是象他后来所描写的那样，带着那种文学家的风采走进那位泽津根伊姆牧师家中的。

他当时虽未读过那本《威克菲牧师》①，但他对牧师女儿的爱情的艺术源泉总还是存在的。他在这些单纯的人们中扮演

① 英国作家哥尔斯密斯（1728—77）所写的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小说充满田园诗的情调，描写的是一种大自然怀抱中的生活。 ——编者

了一个神秘的外来人的角色，这个人有着丰富的精神趣味，力图在艺术、大自然和爱情中寻找一切纯真的东西。尽管他受文学的熏陶很深，还是一下子让那位邂逅相遇的金发女郎给吸引住了。

有一回，他骑马去往一个多山地带，看到一位农家装束的姑娘，一下子就被她的魅力迷住了。"她走着，看上去那么苗条，轻盈得象空气一样，两根盘在那个无比精妙的小脑袋上的浅褐色的大辫子把她的双肩衬托得那么纤弱。姑娘的那双快乐的蓝眼睛顾盼生辉。"

这时候的歌德倾慕着一切浑然天成的东西，倾慕着大自然。很快他就着手来搜集那些阿尔萨斯老农妇所咏唱的古老的民歌。弗里德里卡不会用钢琴给自己伴奏，不会演唱罗曼斯，这一点倒使他喜欢。而当她漫步田野的时候，唱出来的那些民歌却是那么迷人。

这一来歌德在泽津格伊姆呆了好多日子。他象通常一样，只要爱上一个女人，那么她的一切以及她周围的一切——双亲、姐妹、屋宅、树林、家畜都深深吸引着他。

"我在城郊住了一些日子，周围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人，"回家以后，他给某夫人写道，"这个家庭的女儿们非常迷人，地方是那么好，天空是那么宁静——这一切在我的心中唤醒了那沉睡着的感情，也促使我回想起我所爱着的一切。只有那种为我们所追怀并且促使我们忘却自己的狂暴的幸福，才能用阴影遮蔽我们对心爱的人的回忆。而当我们完全恢复自持、安静下来、浸沉在爱情的纯洁的欢乐之中的时候，那为另一种类型的感情所破坏不了的友谊又会突然间在我们心中活跃起来。"

弗里德里卡是这样一种女人，她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最能

充分显示出她们的优越性。当她沿着山间小径向上攀登的时候，歌德作为一个画家，非常欣赏她，并且满怀喜悦之情把她画了下来。“她那明朗的快乐和天真，她那对自身尊严感的充分意识，她那乐观和明智——所有这些看来不相调和的天性，都荟萃于她一己之身”，使她显得特别动人。回到城里后，她给他写信，她那美丽而纤巧的笔体也使他感到喜欢。“和弗里德里卡在一起，我感到无比幸福、快乐，也变得机智、大胆而又健谈。与此同时，一种依恋和尊敬的感情又对我有所遏制。”他把自己的诗送给她。居留斯特拉斯堡十八个月，保存下来的诗一共十六首（丢失了很多），八首是献给弗里德里卡的，他把其中的两首编入选集。获得世界声誉的则只有一首。这是第一首由歌德写出来的歌德体的诗。从它开始，一种新的抒情诗、一种新的德国语言、一种新的文学诞生了。

这些诗描写了诗人真正的爱情生活，而被它们所揭开的则是歌德一辈子都要戴着的那个假面具。他这么做，使自己的创作蒙受损失，却保全了女人。

歌德在泽津格伊姆住了很久。田园诗式的生活在延续下去。这种生活中也出现了一种苦味。“我周围的一切并不显得十分快乐，”五月间他给一些朋友写道，“那个婴孩的病一直不好，这就给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您给我寄两盒甜饼干来，那末我就有可能起码甜一甜自己的嘴，至于笑脸我们已经很久都看不到了。星期一那天是三一节[①]，我跟那位做姐姐的跳舞，从下午两点一直跳到夜间十二点……跳舞时我感到身心俱溶。哦，如果只有我能够说——我是幸福的，谁还能比

---

① 复活节五十天后的一个节日。

我更幸福！但谁又敢说：我，是最不幸的？——只有埃德加尔会这么说。我的脑袋象暴风雨临近前的风信标，风从四面八方朝我吹来。再见。请爱着我。”又过了些日子：“世界是这样美好！这样美好！就看我们会不会享受这种美！有时候我会因为这种美，生这个世界的气，有时候又为自己的今天感到高兴，欢度自己的幸福时光……我究竟是回来还是不回来？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明确的，只有等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时再说。下开了雨——街道上、灵魂里都在下……华丽的词句现在我编造起来很困难，只能一个劲儿地标上句号。而姑娘们是既不标逗号，也不标句号的；这不奇怪，从她们那里我传染上了姑娘的习气……这一来我倒很好地掌握住了希腊文……已经差不多可以离开逐行译注的外语读本来读荷马的作品。除此以外，四个星期我就变得老了一些。您知道，这段时间对我说来就算够长的了——倒不是因为我做了许多事，而是因为许多事我不得不做。”

七月底：“真的，我该回来了。我非常、非常想这么做。而这么做就会违背周围人的愿望。我的灵魂显得非常奇特。瞧！迷人不过的地方，爱着我的人们，一帮真心诚意的朋友。‘莫非你童年时代的全部幻想都已经实现了？’——我问自己，当我把满含喜悦的目光投往这绵延到地平线的幸福之乡的时候。难道这就是你所幻想的那些菲亚[1]的花园？是的，是它们，是它们！我的朋友，我感觉出这一点，但我也同样感觉出，我们所期望的东西一旦到手，再想变得更幸福一点就是不可能的了。命运总要给我们获得的任何幸福加上一点苦味！我

[1] 西欧神话中的仙女，她们带给人们的有的是福、有的是祸。

的朋友！要想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变成一个阴郁的人，需要有非常大的勇气！”

通过这封信可以看清楚一切：弗里德里卡的沉重心情、她的亲人们的目光——他们不是发怒，而是无声的央求，——以及那位忍不住要从爱人身边逃跑的年轻人的惆怅，激动和悔恨。这里既有浮士德，又有靡非斯特。歌德该怎么办？他逃跑了。

已经骑上了马，他才把手伸给她。“她的眼里满含泪水，而我的灵魂却显得那么龌龊。”他只是在信中才向她告别，她也用信来回答他。这封信“撕碎了我的心”，因为“它是在那抵得上她整整一生的关键时刻写出来的”。

需要解释一下促使这位引诱者逃跑的原因吗？他必须这么做！这就够了。

“整夜我都在幻想，清晨，幻想促使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我满心以为自己是在那个房间里……心里又觉得不那么快乐。我实在太冷静，总觉得自己是在追逐着一些幽灵。反正一到明天早晨七点钟，我的马儿就该备上鞍子——到那时候就该分手了！”

他由于急不可耐，浑身是在怎样地颤抖着，眼睛里又是怎样地迸发出火星！他又怎么会这样快地忘掉那位姑娘！过了两年，他把自己的《葛兹》寄给布里昂的姐妹们，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竟厚颜无耻地写道：“可怜的弗里德里卡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安慰了，当她知道人们把她那个负心人毒死了以后。”是的，那支配着诗人的爱情的规律又一次得到证实。那些他所占有不了的女人把年轻的歌德变成了诗人；而一个轻易委身于他的姑娘，却立刻被他抛弃。

许多年过去了。她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在经历了长久的

漂泊和苦难之后，弗里德里卡终于在一个远房亲戚那里找到一个栖身之所。岁月在这个安静的住所里悄然逝去，而她也终于在六十岁的那年悄然离开人间。当她行将跨入死的门槛的时候，她终于看到她那爱情映在《诗与真》中的反光。

就在这段时间，当他心摧肠断，躲开自己的爱情的时候，他也躲开了自己的学业。课程从形式上结束了。系主任把那篇贯串着干巴巴的弗里德里赫式的逻辑的毕业论文还给了他，冷冷地夸奖了他几句，允许它出版，于是歌德告别了斯特拉斯堡。

他又回到家中……

他出现在这里，身上带着当时那些天才们的风韵。三年前，他回到家中的时候多病，苍白，虚弱不堪。如今他在肉体上是健康的，但神经过度疲劳，精神上的健康无从谈起。不光是这样，他这次回来不单是一个人，身边还带着一个弹竖琴的小孩子，这使得做父母的惊诧不已。头一天，歌德在美因兹碰见了这个孩子，立刻喜欢上他，于是决定帮助他，不让他再在集市上漂泊。上一回歌德回到家中的时候，心灵受着束缚，智力却那么活跃。如今他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对一切的普遍性的热忱几乎成为他身上的一种规律性的东西。他看上去整个就是青春和勇敢的体现——坦率，平易近人，一下子就能得到朋友和追随者。周围总是有着一大帮人，而当没有交谈者的时候他就自己跟自己悄悄说开了话。

是的，他，这个有才能的帝国高等文官的儿子，又回到了法兰克福。又回到了监狱里。这一回是永远的了。当他过二十二岁生日的那一天，递上呈文，请求接纳他加入律师界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他应该做一个为不自由者积极效劳的公民。

而这个自由的小市民城市他从来就不喜欢。但从表面上看，我们的这位市民后裔怎么也不会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性。他成了一家重新公开发行的报纸的合作者，立刻表现出了自己在政治信仰上的特点。

“如果我们在地球上找到一处可以让我们安居乐业的地方，一块可以养活我们自己的耕地，一所可以栖身的住宅，难道这里不就是我们的祖国？……难道成千上万的人不是只要获得一份不大的权利就会感到幸福？为什么还要徒然地去追求那些不属于我们或者不可能属于我们的东西？……罗马式的爱国主义！愿主保佑我们摆脱它吧，就象摆脱一个凶恶的庞然大物一样！在那里，我们不会找到一把可以憩坐的椅子和一张可供躺卧的眠床。”

谁在说话？准是个老头。错了，这些话发自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的口中。而在灵魂深处，在模糊意向的密室之中，一颗不安定的心正驰突于渴望安定和渴望风雨之间。在这个殷实富足而又枯燥乏味的父亲的家中，他感到憋气，仿佛根本没法冲向广大的世界中去似的。他总觉得，自己的胸口压住什么东西，不能自由地呼吸，也不能任自己的幻想驰骋翱翔。

“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实在无聊，我们的全部活动只能集中在自己身上。我跟自己在纸上战斗。法兰克福不过是一个可以在其中舒适地孵雏的鸟巢。”

在这些被他瞒过父母、熟人，委任人的讽刺性的涂鸦之作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是什么带给那个他从小就住在里面的阁楼式住室以生气？

瞧，原来这里有着正在塑造形象的普罗米修斯，这些形象呈现在他内心的视野之中，他幻想着，让它们获得生机。这就

是他，歌德，预感到的自己的那些创造物，尽管它们还没有最终被塑造出来。他却一直相信，它们在他心中会逐渐成熟的。

“既然我预感到的东西有这么多，既然有这么多东西不时浮现在我眼前，既然我可以希冀，既然美与崇高越来越多地活在我的情感之中，我就可以只说、只写、只去完成美好的东西，我根本不怀疑这一点！”我们不由地想起一个八岁小孩的絮语，他用规矩的笔体写出给爷爷、奶奶的新年贺词。“我的文笔将来一定好得不能再好。”——他向他们做出这样的许诺。

他渴望崇高，他在为自己的创作寻找一个用意志、智慧和力量武装起来的人的形象。为了寻找英雄，他把目光转向凯撒、苏格拉底和普罗米修斯，接着又转向葛兹和穆罕默德……

仿佛是预见或者预先猜测到自己未来的命运，仿佛是在考验着自己是否具有先知和半神的力量，歌德在传说和历史中的伟大形象中间流连忘返。而住屋、城市和时间却只能把他束缚在一个狭窄的小天地里。

暂时，他所写出来的全部东西还只是一些片断。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了他写作《葛兹》的契机。有一回，他读《葛兹·封·伯里兴根传》，（这位葛兹是生活在伟大的农民战争时代的一个骑士），接着就给妹妹为这位葛兹的所做所为编造各种细节。突然间，他觉得，有一种东西吸引着他，迫使他把它们写在纸上。

清晨，没有列提纲、也没有拟计划，他就写出了好几场，晚间又把它们读给柯尔涅丽娅听。她很喜欢，不过又担心他没有那份耐心把剧本写完。妹妹的不信任对歌德说来成了一种鞭策。他把剧本继续写下去。尽管他知道，如果他打交道的对象

不是剧本，而是姑娘，就不会有那么多使他苦恼的怀疑，也不会写出那么多种异文。他管这个剧本叫做“出人意表”的情热。过了六个星期，手稿写出来了。歌德说，这只是第一稿，还需要作重大的修改。但从这时候起他的创作个性也就明显地呈现出来。他把《葛兹》称做他迢迢征途上的一块路标，“也许，在这条路上我要作一些长时间的休憩”。这句话倒是异常准确地道破了歌德的工作方式。

歌德经常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并非定稿，意识到它们只是到达定稿的一个梯级。同时，他也经常意识到有必要使它们一步步趋于完美。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六十卷作品集中有着那么多经过反复加工的东西，并且还有着更多的片断。

过了半年，歌德又重新抄起《葛兹》来，修改、加工、润色，补充一些新的场面，直到它完全变成一部新作品时为止。即令是这样，他仍然把它看成一个有待于进行彻底加工的雏型。

歌德把《葛兹》一共写了三次。最后一版问世时又经过了整整半个世纪。在作者生前，《葛兹》使他获得的赞扬，超过他其它所有的剧本。

但它是否就算是他的主要作品呢？这个剧本里从他个人体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对于歌德的全部作品说来，个人体验是一种奇异的法则。

也许，成功的原因是洋溢在剧本中的那种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或者是充斥在骑士葛兹身上的那种富有进取精神的基督徒情感？

不，这幅色调鲜明的图画之所以在歌德作品的长廊中占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不是因为他后来就不能再创造出类似的东

西，而是因为他迅速而自觉地摒弃了它。

这个剧本的主要人物，比之歌德笔下其他一些未完成的人物来，对他来讲要显得更陌生。不管是瓦尔塔萨尔、凯撒，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所有这些人物，当他居留斯特拉斯堡期间，就盘旋在他的脑际——也许，还要更早点。刻划这些具有神秘的或者反道德的天性的人物成为歌德艺术上的一种擅长，而类似葛兹的那种性格只是用来和他们作对照。

古代文献《葛兹·封·伯里兴根》之所以吸引歌德，首先在于它的单纯以及作者的那种枯燥的直线式的叙述。在于它的那种“德国味儿”和对当时时代的理解，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于那种对法律和阶级优越感的摆脱以及对其他人满怀着的热爱之忱。

但酷似歌德本人的不是葛兹，而是他的敌人。

歌德的精神在维伊斯林根身上实现着，在弗朗茨身上燃烧着，在阿杰妮格伊德身上辉耀着。维伊斯林根，这个心地善良但又意志软弱的人，和后一段时期定型了的歌德十分相象，经常出现在他后期作品，特别是《克拉维歌》① 中。

但他又是在哪里看到自己的那个勇敢而又不讲道德的阿杰妮格伊德的肖像的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歌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正象在自己的男主人公身上一样，歌德也经常在自己的女主人公身上表现自己，甚至表现得非常有力。后来他自己承认，在写作这个剧本期间，他爱上了这个女恶棍阿杰妮格伊德。在他的心目中，她取代了葛兹。

而剧本中那些善良的女人——伊丽莎白和玛丽娅——却显

① 这个剧本歌德写成于1774年，情节取自法国著名的剧作家博马舍平生中的一些奇遇。 ——编者

得那么缺乏个性！

原来阿杰妮格伊德和法兰茨的人物原型就是他本人。他那种对生活和权力的火一般的渴望燃烧在那个女人阿杰妮格伊德身上。而他那种想占有和奴役女人的青年人的幻想又在那个孩子弗兰茨身上体现得那么鲜明。"一千年——抵不上这一夜！"——弗兰茨躺在阿杰妮格伊德怀里时候，这样喊道。

后来，总共只有一次，歌德把历史情节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可现在他才二十三岁。让他毫无热情地来描写历史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太自我中心。但对他说来，即令是在他青年或暮年时代，《葛兹》都不算是历史剧。它只是一股冷却了的岩浆、一块从那燃烧在年轻的歌德心中的自由感和天性中迸发出来的情欲的漂石。只是在这个剧本里他才模仿莎士比亚。而它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部《戏剧化了的葛兹·封·伯里兴根传》。

歌德写《葛兹》完全抛弃了那些"巴黎式"的准则。比之他那位英国老师①来，他更多地改变情节发生于其中的地点。尽管如此，类似围城的那些场面仍然完全保留了文献的那种色彩。

剧本中，多情善感代替了莎士比亚式的准确。水代替了坚固的水晶。色彩斑斓，却又着笔无力。作为一种场景和情感体验的链条，剧情展开得缺乏起伏。葛兹——这根作者手中唯一的主线鲜明地贯串在各个场面之中。

歌德已经掌握住的丰富的语言宝藏，只是到了最后一场才被使用出来。剧本的语言还不象这一时期他的诗、他的信以及那首《建筑颂》中所使用的语言那样大胆，那样有气魄。

---

① 指莎士比亚。

歌德作为赫尔德尔的学生，对人民语言所包含着的力量满怀敬意。当然，这还完全谈不到了解人民，同时，也永远不会象马丁·路德那样了解得那么深刻。中世纪文献中所使用的骑士语言较之当代农民语言来对歌德有更大的吸引力。

剧本终于写出来了。抑制住内心中的胆怯，歌德把它寄给了赫尔德尔。后者不喜欢它。把作者骂了一通，说莎士比亚终于把他毁了。过了两个月，歌德对自己的才能和自己的作品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这个剧本给他留下的看法比之赫尔德尔的来还要糟。“它彻头彻尾是一种臆造，这使我非常伤心。《爱米雷·加洛蒂》①同样也是臆造出来的……因此我不喜欢这个剧本，尽管它是一个杰作，尤其是对我而言。”

初版《葛兹》的作者年龄才二十三岁。回到家中后，他或者是在上流社会厮混，或者沉溺在完全的孤独中。但即令是在寂静中，那种暴风雨般的感情也在带着一股特殊的力量折磨着他。在自己的家中歌德感到不自由。他那种种怪癖，他那深夜出游的习惯惹恼了父亲。

年轻人写诗在亲人们看来完全是一种旨在反对市民社会的荒唐行为。母亲感到自己有一种不愉快的责任来弥平家庭的裂痕。父亲感到失望。他看到，律师长袍对儿子很合适。后者穿上它显得既庄重又得体。但作为一种受人尊敬的象征，它对他说来简直毫无意义。父亲为儿子做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一个最阔绰的人也未必能象他那样慷慨大方。回到法兰克福的头九个月，年轻的歌德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七百盾。

儿子在文学上的第一次成功急剧地改变了全家人的看法。

---

① 莱辛于1772年写成的悲剧，剧中揭露了德国大公们及其幸臣们犯下的罪行。 ——编者

骄傲而又陷入失望之中的老人渴望着自己的后裔能够得到尊敬、荣誉和社会的承认——哪怕是通过诗得到的也行。

这个暗达世情，上了岁数的怪人把自己的全部虚荣心都调动起来，好帮助儿子出人头地。但年轻的歌德另外还有一个朋友，看来比父亲还机巧。他就是麦尔格①，一个上流社会中的人。这个人习惯于把自己的时间分用于文学爱好和商务事业之上，善于把周围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些锋芒毕露的天才们身上并且把那种高昂的情绪引导到他所需要的方向去。很多年后，歌德承认，没有一个人能象麦尔格那样给予他那么多的影响。

又是那么一个怪人（只是年龄比他大），又是那么一个细高挑，尖鼻头和那么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目光也是那么专注、看上去那么有生气。麦尔格三十出头。上流社会的事他非常熟悉，为人坚决、果断、机伶，文学趣味相当高，是个天生的批评家和典型的出版商。但能够和他交往的只是那些不害怕他那锐利词锋的人。从天性上看，麦尔格高尚、纯洁而又可靠，但他又痛恨整个上流社会。看一看他的侧影，我们就仿如看到了靡非斯特。正象人们所知晓的那样，浮士德总是要寻找靡非斯特。更不消说寻找他的是一个从天性上看还不止是浮士德的人。从纯实用的观点出发，麦尔格劝歌德出版自己的诗。尽管就在不久以前，靠出版诗来挣稿酬还被人们看作与买卖宗教职位同一性质的行为。但克罗卜史托克②几乎是在昨天卖出自己的作品，并且使那些等着效法他的榜样的年轻诗人无所顾忌。

① 麦尔格（1741—1791）——“狂飙突进”时期德国的一位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

——编者

② 克罗卜史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著有长诗《米西亚达》（四卷）。

年轻人甚至把市民们呼吸着的空气都当作攻击对象。他们满怀对生活的渴望，不是象市民们那样来生活，而是让生活变得更自由、更宽阔。

歌德不是一下子就把自己全部的诗都付诸出版的；这位市民的儿子下定决心，要求社会为他的智慧、才能和劳动付出报酬。六十年的创作长途使歌德成了一位稿酬最高的德国作家，可说来奇怪：诗人生前，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作品获得成功。

麦尔格的精明强干促使歌德对《葛兹》重新进行加工。麦尔格付的是排版费，歌德掏的是纸钱。还有一种情况加强了歌德出版自己作品的满足感。小时候，由于父亲的坚持，歌德总是把自己所作的作文恭整地誊抄一遍，并且装订成册。长大后他还经常怀着满意的心情回忆这些"纯洁的篇页"。杂乱的剧本草稿渐渐地变成整齐的清样。朋友们终于最后把这位不知名的作者的作品分头寄了出去。

剧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读者先睹为快，很快出了第二版。祝贺信向作者雪片般飞来。但书的售价偏低了些，歌德不知道怎样来偿付那笔数目相当可观的纸钱。麦尔格满怀希望。一切看来顺利。而歌德直到老年的时候，才象一个大批发商一样，谈起自己最初的那宗商业买卖，并且用一个讽刺性的结语结束自己的叙述："从这一切之中我一无所获。"

《葛兹》所取得的喧嚣一时的成功，看来不过是一种误会。

年轻人认为，歌德在自己的剧本中讴歌那奔放不羁的热情。老头子们反对的则是对暴力统治的歌颂。某些人猜测，作者是个哲学家，要求他给剧本写一个富有科学性的引言。歌德本人则促进了这些误会，作为一个天性平和的人，他不知为什么突然声言，他的作品应该具有特殊的通俗性，能够在士兵中

间广为流传。但，这个剧本对他说来很快就退居次要地位。第二版印出来的时候，前言部分没有任何改动。“这部作品是一种尝试，因此就让它保持原来的样子吧……。如果将来什么时候我再写出一个德国剧本（虽然我很怀疑我未必还写这种东西），到那时，所有真正的鉴赏家将会看到，我前进得有多远。”

歌德征服了一帮年轻的文学家，这些人在夸奖他的时候是毫不吝啬的。他想保持住他们对他的好感，但又感到，从他们的夸奖中所得到的那种空虚的满足有多危险。当他和他们闲谈并且听着他们谈话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在磨平自己性格的棱角。这一来他就躲开那些小团体和俱乐部，仍然象从前那样只围着赫尔德尔转，象从前那样只听他一个人的话。

环境把他们分离开来。但某种本能在暗示歌德，哪怕是凭借书信的帮助，也可以把这位不好交的朋友吸引到自己身边来。“赫尔德尔，赫尔德尔，请对待我一如既往吧！如果我命中注定要成为您的星辰，我会自愿而忠实地做到这一点。我将象忠实的月亮那样，围着地球转。真的，您会用您的全部身心感觉出这一点，七星之中我更愿成为那颗最后也是最小的水星，和您一道围着太阳旋转，而不想成为那伴随着土星的五星中的头一颗。再见了，我亲爱的人，我不留您。雅各曾经和天使战斗过①。哪怕让我变成个残废也行！”

---

① 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三十章，标题是《雅各与天使摔跤而胜之》，全文如下：“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雅博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人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罢。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人较力，都得了胜。”

在把初版《葛兹》寄给赫尔德尔的时候，歌德向对方承认，他把自己灵魂的最美好的力量放进这个剧本中去了。但又补充说，只有赫尔德尔才能用自己的评价使他正视自己的产物。赫尔德尔于是来读这个剧本。“等待着您的是那天国般的欢乐的时辰，”他给自己的未婚妻写道，“这个剧本里有着德国式的力量，深邃和真理，尽管某些地方它出自作家的臆造。”接着，代替复信，赫尔德尔又给作者本人寄去讽刺诗。该怎样理解赫尔德尔呢？“我象爱自己的灵魂那样爱着歌德，”他对未婚妻说，“但我该不该，能不能向他证明这一点？”

赫尔德尔的未婚妻卡罗莉娜·弗拉克丝兰德在城外进野餐时经常碰见歌德。她不厌其烦地向自己的未婚夫断言，歌德是个可爱而又快乐的孩子，是个心地善良的流浪汉，爱跟孩子们一道玩耍。此外，他还经常出入于社交界，骑马，击剑，并且在二十三岁那年追随时尚，学习着一门艺术。一天清晨，他从床上跳了起来，嘴里念着克罗卜史托克的诗句，跑到冰上去，躲开众人，开始滑起冰来。这门艺术成了他充实精神的一种手段。因为当他飞快地滑冰的时候，他就好象在未来中飞翔，而在这种飞翔中，那盘旋在他脑海里的思想很快就趋于成熟。

只有在漫游时他才能获得完全的自我恢复。他常常一个人踯躅在森林里、群山间，有时是在雨中，有时是在深夜。这是一种歌德式的狂飙突进。

有一回，他迎着暴风雨，朝前走去，热情奔放地咏唱着自己的歌曲：

天才，你在把谁培养？

不管是风雨雷电，
都不会让心灵感到恐慌。
天才，你在把谁培养？
这骤雨，
这冰雹。
在响应歌声的召唤。
你遨游云霄，
象云雀一样。

在那宛如别里什①的颂歌一样的行吟诗人式的长诗中，在暴风雨的颂歌中，歌德呼唤着缪斯们和哈丽们②，感到自己和大自然联系得那么紧密。

① 别里什（1738—1809）——歌德的朋友。

——编者

② 希腊神话中象征快乐、优雅和美丽的三女神，是宙斯的三位女儿。

第三章 爱 神

访问达姆施塔特。——韦次拉尔的帝国法庭。——克斯特涅尔和耶路撒冷。——滑稽演员夏绿蒂。——双人追逐。——第三次逃跑。——马克西米利安娜·拉罗什。——又是法兰克福。——魏玛之行。——法兰克福律师。——柯尔涅丽娅出嫁。——约翰娜·法利麦尔。——《法兰克福学志》中的批评。——耶路撒冷之死。——素描。——《神、英雄和维兰》。——《普罗米修斯》。——绿蒂出嫁。——马克西米利安娜·布列丹纳。——《少年维特的烦恼》。——给克斯特涅尔夫妇的信。

向着我，
它们俯临：
那天国之唇！
在颤抖，在逼近。
我凝视，我叹息，我颤栗——
啊，多么甜美，多么甘醇！
这醉人的一吻！……

一阵轻微的叹息发自那些娴雅的太太们的胸膛。她们三五成群地聚拢在这些山毛榉树下，那位乌拉丽娅不由地红了脸，

年轻的歌德的这首诗就是献给她的。能在这郁郁葱葱的树林里守伺着春天的到来的女人，为数非常之少。她们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光荣而古老的贵族称号。不过，除开这个，她们还给自己起上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字。普西赫叶伊称呼自己为卡罗莉娜·弗拉克斯兰德，她是赫尔德尔的未婚妻。神秘主义的热浪已经从这些女神们身上消失。一种奇特的气氛笼罩着这些一心想把自己托付给某位如意郎君的姑娘们，青春已经逝去，但她们还是没能成为妇人。而我们的旅人一旦落入达姆施塔特朋友们的小圈子里，周遭的氛围既那么纯洁，又几乎带着点禁欲气味，于是他的心境也变得宁静下来。那沸腾在他内心中的暴风雨般的骚乱情绪已经被另一种感情所代替："朝雾笼罩着你那座塔，丽娜。"——青年诗人这样写道。

这些教养很高的姑娘们组成了一个令人惊奇的集团。她们散坐在一个长满青苔的山洞附近，又是朗诵、又是演讲，让一种自我牺牲的热忱折磨着自己，却又对周围的一切有着非常清醒的分析。

她们是一拨。赫尔德尔离得很远。而那个象靡非斯特一样迷上这些女人的麦尔格又远远不是个诗人，于是这帮娘子军就自然而然把她们的目标转到歌德身上。

他的心也受着情欲的折磨，但这种情欲不能由女友们引起，因为把他和她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那火辣辣的炽情，而只是对文化、惆怅和痛苦的共同感受。

这段时期的歌德，象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的兴趣动摇在带有象征意味的多神教和基督教之间。但这儿，在达姆施塔特的花园里，一座座古代的悬岩矗立在诗人面前；就仿佛在她们中间住着一位自然神——多神教的

潘[1]。

“那些神圣的神……赠给我一个欢乐的夜晚，我喝的不是酒，我的目光吸吮着的只是一个大自然……夕阳西下，暮色从东方升起，接着又用它那外衣把南方和北方都笼罩住。只有那晚霞的余光还隐约地在天际辉耀，这个迷人的时刻总是在我灵魂里激起阵阵回响。”

“神圣的神”——他写出这个词是在圣诞节前夜！但就连那个歌德与之重新热烈争论的温顺的弗罗列茵·封·克列金别尔格也劝他别使用这个词。她知道，他从来也应付不了基督教的术语。当这位固执者一边读着传教士的报告，一边向黑人们表示热烈同情，断言没有传教士他们会生活得更好的时候，弗罗列茵微笑了。他不会局囿于任何宗教。诚然，他也想依附于它，甚至参加它的一个团体，但很快他就又会冷淡下来，转向根古托夫[2]的学说。不，他不会因为不断地期待着神赐而失去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他过于活跃了。这位年轻人觉得，在他身上象在所有人身上一样，存在着象大自然一样的创造力。

哲学家、作家和医生从所有各个方面把歌德推向大自然。但支配着他的不是那种宗教祈祷式的感情，而是精力充沛的行动的渴望。因此他脱离了团体，想创造一种“可供个人使用的基督教”。他创作了一出气氛快乐的滑稽剧，剧中欧里庇得斯[3]用自己的嘴向基督教徒宣布，他“属于这样一个教派，这个教派要使所有麻疯病人，残废人和水肿病患者相信，临死前

① 希腊神话中的牲畜神。

② 这是成立于1736年的一个宗教团体，成员们利用传教和教育活动，宣传他们自己的一些宗教和神秘主义思想。

③ 欧里庇得斯（约纪元前480—406年）——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他们的心脏会变得更结实，勇气会变得更大，骨头也会变得更沉。”

这年春天，当歌德沉浸在大自然之中的时候，他的心也开始融化了，写给别人的信常常用“请您爱我”！这句话来结束。

就这样，五月末，歌德来到了这个迷人的地方。象侧幕一下子被拉开一样，群山耸立在他眼前，脚下是雾霭弥漫的山谷，太阳象凝然不动似的悬挂在古老森林的上方。歌德躺在深草里，身边是从山坡上奔泻下来的小溪，他看到的是一个“百草千花争艳斗奇的世界”。“当我感觉出，紧贴着我的心房，这个小天地是在怎样活动着的时候……我也就感觉出上帝的存在，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类型来创造我们的；我也感觉出至善者的呼吸，他散播着永恒的幸福，把我们掌握在他的手心里。我的朋友，当我的眼前暮色降临、整个世界在我身边微睡着的时候，那无垠的天穹，就化作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安卧在我的灵魂里，这时候惆怅就向我阵阵袭来，我在想：‘啊，这如此充实，如此热烈地活在你内心中的一切，如果你能把它们表现出来，如果你能把它们化作图画，它会成为你灵魂的一面镜子！’”

有时候，当他坐在桌旁，品着乡村酿造的酒，读着季布尔①的诗的时候，突然发现井边有一个女仆人，她在等着有人来帮忙把水罐托上她的头顶。歌德面带微笑，匆匆跑去帮她的忙。有时候，他跑到山岗上，和孩子们玩耍开了，给他们画像……。来了一位年轻的母亲，告诉他，她丈夫出门去了，很

---

① 季布尔（纪元前50年代—19年）——罗马诗人，著有哀歌集两卷。

久没有写信回来，歌德给了孩子一个克里泽①，离开的时候感到幸福而安详。

是的，但他究竟是在哪儿这样离群索居呢？是在阒无人迹的小溪边？还是在幽静的山村里？完全不是。他就紧挨着城市住着，就是那座肮脏而又狭小的韦次拉尔城。话又得说回来，这个城市倒挺有名，原来市中心耸立着一座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最高上诉法院大厦，全德意志的公国和自由城市在法院里派有自己的使节。

一些年轻的律师常常到这儿来镀金，但这种传统很久以来就流于形式。看来，歌德生平只进过这座法院大厦一次，目的是把自己的名字写进见习人员的花名册里。这是父亲要求他这么做的。他和那些投脾气的同行们一道下小酒馆，在那里扮演围着圆桌子饮宴作乐的骑士们。

他们所有的人都互相模仿，打趣找乐，还给歌德起了个绰号，叫"诚实的葛兹"。

不来梅的使馆人员是不会在小酒馆里露面的，而歌德也不再去法院。所以最初那段时间，他没能结识那位严肃而聪明的使馆秘书。但后者知道——肯定，是根据传闻——从福兰克福来了个年轻的博士、怪人、作家、哲学家，还是个唯美主义者。克斯特涅尔满腹狐疑，不止一次地问："是叫歌德吗？"又过了两三个星期，有一回漫步街头，克斯特涅尔碰见了这位不相识者。

草地上四脚朝天地躺着一个清癯，面容苍白的年轻人，长

① 旧德国辅币，先为银质，后为铜质，等于六十分之一盾。

脸，鼻子显得有点高，略呈鹰钩形、黑头发、黑眼睛。这位不相识者躺在树荫下面，脑袋枕在那双纤细而又不太美丽的手上，正和另外两个年轻人热烈争论着。

克斯特涅尔倾听着这番争论。原来，这都是些哲学家。一个是伊壁鸠鲁派，另一个是斯多噶派，第三个持中间立场。人们给他们作了介绍。克斯特涅尔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小心谨慎地把手伸给了歌德。这时候前者已经快三十岁了，后者才二十三岁。

两步以外还站着一位克斯特涅尔的同行——布劳恩施魏克的使馆人员；看起来，他比克斯特涅尔还要严肃。衣着古板，象个英国人。这位年轻的布劳恩施魏克人穿一身浅蓝色的燕尾服，黄坎肩，长统皮靴带着烟色翻口。他名叫耶路撒冷。歌德很少和他见面，所以对他实在是一无所知。说得更确切点，他只知道周围人们所谈论的一点——这位耶路撒冷热恋上自己的一位朋友的妻子。这位起了一个颇为神秘的名字的外交家、哲学家对现在正激烈地争论不休的歌德思想上颇为反感。回到家，他给朋友写信，提到："歌德曾经和我们同时在来比锡呆过。他是个花花公子。现在还不时地给法兰克福各家报纸写点东西。"

而眼下躺在草地上的这位年轻人很快就要让这两位外交家先生的名字永垂不朽。这两位中的一位还没有领略不朽的滋味，另一位却领略得过多了。他们中谁也没有预料到，女人和天才会用一种最神奇的方式把他们三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又见面了——这回是在舞会上。参加这次舞会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她跟这位从法兰克福来的博士跳了好多回舞。身上着一件夏天穿的普通的连衣裙，神情快

乐，舞姿轻盈。

这位出身市民家庭的姑娘浑身洋溢着健康的气息。她既没有弗里德里卡的那种牺牲精神，又没有凯特卿的那种热情。不过是一个娇媚而又聪明的姑娘。“当然，她不是什么绝世美人，”那个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就当上她的未婚夫的克斯特涅尔写道，“但她是个好姑娘。对于我说来，她的美是由她的善良和面部的迷人表情构成的。除此而外，她很聪明，禀性乐观，滑稽可笑，很有点发明能力。还有一点不该忘记：她有一颗非常美的心灵——高贵、善良，宽宏大量，富于人性。”现在正跟她跳舞的这位诗人也正是这样来描绘她的。

绿蒂·布弗——正是经常能讨得歌德欢心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年轻时他喜欢的就是苗条，轻盈而又禀性快活的姑娘。

这一来，她就很自然地不会讨得靡菲斯特[①]的喜欢。第一次见面之后，受着激动和好奇心煎熬的歌德很快就领着自己的朋友麦尔格前去见她，后者把他教训了一顿，责骂他为什么不去追求另一个女子——年轻的尤诺娜，至少她还没有许配人。

就在这个夏日的夜晚，被她完全迷住了的诗人，也在她的面前展示出自己全部同样可以迷住她的品质。难道在他身上没有那位未婚夫所缺乏的一些优点吗？比如说热情、有才气以及某种程度的异国情调。诚然，在克斯特涅尔身上也有着许多这位绿蒂的初识者所完全不具备的品质——知识的渊博，裁判案件时的稳重，公正以及把这段猝然发生的三个月的罗曼史引导到对未婚妻、对自己以及对这位新认识的朋友都无所损害的地步的巧妙的才能。

① 指麦尔格。

对于克斯特涅尔说来，最有利的莫过于善于跳出妬嫉的圈子，克服重重的阻力，成为歌德的朋友。他把对方研究到这等程度，以致能说出就我们所知对歌德的最公正的看法："歌德有着惊人的才气，是个真正的天才，也具有一个真正的人的品格。由于他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他通常只用形象和比喻来说话。并且自己也发现，被他表达的东西经常都是近似，从来没有达到准确的程度。而他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能够在考虑和表达自己的思想时做到完全准确。他在表白自己的感情时显得非常激动，却又经常能很好地控制自己。他那表现为形象的思想总是那么高尚，不带任何偏见。暴力是他所憎恶的。他非常爱孩子，和他们一玩就是很长时间。他也有一些怪脾气，待人接物的态度有时候也让人感到不痛快……对女性他特别尊重……他抵抗诱惑的能力还比较弱，但他努力按照严格的准则来约束自己。他只和为数不多的人来谈某些重要的话题；不喜欢破坏周围人的安静，也不喜欢干涉他们对事物的传统看法……他追求真理，憎恶怀疑主义……教堂他不去，授圣餐他不参加，很少祈祷，……有些话题他谈起来平心静气，有的则持完全否定态度……他相信未来，憧憬着另一种更好的生活……一句话，他是一个卓越的人。"

这封信最好不过地描绘出年轻歌德的画像（较之他的同时代人所留给我们的那些来）。同歌德一样，克斯特涅尔在描写一些发展着的事件时显得非常聪明，同时又不得不相当谨慎。克斯特涅尔总是那么忙，歌德则经常那么清闲。前者每回下班回来，总是在自己未婚妻身边碰到这位年轻人。"他爱她，尽管他是个哲学家并且对我有好感，但每回我一回来，并且感到守在未婚妻面前自己很幸福的时候，他还是显得很不自在。而

我呢，虽说我对他也很好，可还是不喜欢他目不转瞬地望着自己心爱的人和厮守着她不放的情景。于是我不得不离开他们。所幸这当口父亲回来了。我这一走也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这家人全都非常喜欢诗人，无论是当家长的父亲，还是那一大帮兄弟姐妹——他和小孩子在一起快乐地玩耍，对待少年人可十分警惕。绿蒂不得不从早忙到晚，因为她不光是未婚妻，还是家庭主妇和所有这些为数众多的弟弟、妹妹的母亲。这种田园诗式的生活使得习惯于家庭生活的舒适的诗人心向神往。它带给他以宁静和蓬勃的朝气，也为他未来的创作提供了背景。但，这个家庭中存在着的小市民的局限性遏制着诗人，使他体验不到爱情的全部风险，却又让他有可能在后来描写这种爱情时得以渲染它的全部魅力。

诗人的爱情变得越来越狂热，它已经接近自己的顶点。透过那时髦的多情善感，一场真正的惨祸正在逼近。在我们主人公心里，责任与爱情展开着一场斗争。终于，那种对意中人未婚夫的友谊占了上风，他放弃了这位姑娘，牺牲了自己。这时候一场最后的斗争又发生在他身上——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渴望与厌弃之间的斗争。

事情之所以发展成这样一种结局，完全不是歌德的本性所造成的。它取决于那个时代流行于年轻人中间的风尚。这种风尚表现为一种对凄凉处境的向往以及对莪相和莎士比亚的充满忧郁气氛的诗行的无尽无休的援引；此外“每个人都想变得象丹麦王子① 那样忧郁，尽管鬼魂并没有在他眼前出现，他也无

① 指哈姆雷特。

须为他那当国王的父亲复仇”。时间仿佛停顿了，市民阶级在无所事事中陷入昏睡，没有得到满足的热情充溢在人们的心中，要求得到一种极度的满足。

尽管年老的歌德宣称他的《维特》之所以取得世界性的声誉，是因为它是整个时代曾经沉湎于其中的那种年轻人的疯狂的产物，年轻的歌德却一点也没有被这种疯狂所触动。

他在自己的热情中陷得越深，对姑娘的依恋也就越强烈。她的友谊已经不能使他得到安慰。退出不能给他带来愉悦。他是个男子汉，需要占有一个女人。象通常一样，他所向往的与其说是这种占有，这种情欲，毋宁说是另一种平静的归宿——结婚。但姑娘是在小市民的偏见中培养起来的。四年来一直保持住对足以配得上她的克斯特涅尔的忠实。为了回答那位天才的暴风雨般的爱和沸腾着的热情，她显得过份拘谨，过份胆小了。绿蒂无力响应这心灵的召唤，也不敢让父亲的平静、家庭的荣誉和自身的命运受到威胁，因此扼杀了自己的情感。做到了自我克制，保持住了信心、乐观和精神状态的平衡，并在与歌德的交往中掌握住一个适当的分寸，看上去十分自然。

实际上，绿蒂并没有经受什么精神上的震动，在她说来也不存在什么二者必择其一的问题。象所有稳健的人一样，她受习惯和理智的支配，权衡得失，无所动摇，坚决站在克斯特涅尔这一方。这一点在克斯特涅尔本人的日记中反映得很清楚。这是那位聪明、直率而又谦逊的人的一面镜子，这个人热情地记述了一切，却又在这些写给自己看的篇页中隐瞒了自己心灵最深处的那些体验。

“八月十三日。晚间接吻的事承认了。（一整天没见歌德

来。）跟绿蒂卿[1]有一番小小的争执；转天又什么都忘了。

“十四日。晚间，散步归来，歌德走进院子，径直去找她。大家对他都很冷淡，他很快离去……

“十五日。打发他到阿特茨巴赫给连特麦伊叶尔什送杏子。他回来已是夜间十点左右，我们大家都在门旁边坐着，接受他送来的花时显得很冷淡。花就在桌子上放着。他感觉出这一点，把它们给扔了，开始闲扯起来，做了种种暗示。后来我和他一道又到大街上去散步，一直溜到深夜十二点。谈话显得非常奇怪。他很激动，谈了一些莫明其妙的废话。最后我们终于停了下来，倚在浴满月光的墙上，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十六日。绿蒂卿斥责了歌德。她向他宣布，他只能指望她的友谊；他的脸色刷地变白了，象是被宣判了死刑……晚间歌德修剪菜豆。”

那些日子里不是歌德，就是克斯特涅尔躲到格基去，避免相互见面。歌德决定逃走，好结束这一段历史，可……还是留了下来。克斯特涅尔越来越佩服绿蒂了，后者把分寸掌握得如此之好，适当保持住与自己追求者的距离。

“他完全失去了平静，”克斯特涅尔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是许多令人吃惊的场面的目击者，从那以后我对绿蒂卿的评价更高了；而他，作为一个朋友，如今对我说来也更加显得宝贵。但我更多的是可怜他，在我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斗争。他也开始明白，为了自身的平静，他不得不进行自我强制。”

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恋人从来也不会失去对自身的约

---

① 即绿蒂。

束。更明确地说，他获得它是在他经过两个月的追求，直率而又坚决地向绿蒂提出那个问题之后。而她只度过唯一的一个不眠之夜，就在他和另一个人之间选择了后者。

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天才的那种向善的意向引导着歌德走出黑暗的门槛。

不，如果那沸腾在他胸中的情感没有把胸膛撕裂，这就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一位绿蒂卿所能做到的。尽管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歌德还是从爱情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作为一个男子汉，他是被自己所爱的人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所抛弃的。但歌德带着他那恶魔般的天性中的全部力量肯定，他还要活下去——于是他逃走了。

正巧在这些日子，麦尔格约他去看望住在来因省的他们共同的朋友。多么好的一个借口！要知道，他常常对朋友们说，总有一天他会不辞而别，悄然离去。需要的只是下决心。

最后一个夜晚终于来临了。他跟那不可分离的一对一道坐着，谈话显得很安静，充满着隐秘的含意。是绿蒂开的头。他们谈到了死，谈到了在彼岸世界的相会。相互约许，如果谁头一个死，一定给活着的捎来信息，让他们知道那另一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三个人达到了完全的和谐。歌德安静地离去，连“再见”都没有说一声。

忽然间起了多大的变化！从心爱的人对他说来已经消失的那一刹那起，从他整理行装的那一夜起，他所体验到的一切都带有一种宿命的色彩。前面还有整整一段生活的途程，比起从前来痛苦还要增加一倍。歌德用自己的全部心灵体会到，已经发生的一切是不可避免的，那条由天性给他指出的路是回避不了的。到那天晚上为止，那围绕着姑娘的一切——那习惯了的

家庭环境，那恬静的景色，那他对她的崇拜以及她那快乐而平静的性格——都迫使他把它们付之忘却，他应该放弃她。

现在留下的这些封写给他们的告别信，充满着一股从强烈震撼着的心灵中挣脱出来的力量。

“他走了，克斯特涅尔，当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走了……我坚持住了，但我们间的谈话又在我心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我要是再和你们多呆上一会儿功夫，怕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现在我只剩下一个人了，明天一早我将离去。啊，我这可怜的脑袋啊……当然，我想回来，什么时候，只有天知道。绿蒂，当我听你说话的时候，你知道我感觉到些什么吗？我知道，我这是最后一次在看着你。不，不是最后一次，可反正明天一早我要走了。他走了。我再也不会回到我现在呆着的这个房间里来了；还有你，善良的父亲，你也是最后一次陪伴我。现在，我可以一个人哭了。我让你们留在幸福之中，自己也不会从你们心上被抹去。我还会和你们见面的。但不是明天，这就意味着——可能永远也不会了。告诉我们的那些孩子们：他走了。啊不，我实在写不下去了。”

清晨又写了一封：

“一切都安排好了，绿蒂，天开始亮了，还有一刻钟我就要走。一切您都知道，您知道，这些日子来我是多么幸福。如今我是找那些最迷人、最可爱的人去，可为什么我要离开您？这可是，这可是命中注定。不管是今天明天或者后天，我都不能再说那些过去常说的笑话了。祝您永远快乐，亲爱的绿蒂。您比千百个人都幸福，只是希望您不要变得冷漠。而我，亲爱的绿蒂，之所以幸福，是因为我从您的眼睛里读出来，并且自己也知道，您相信我永远也不会变心。再见了，一千次地

向您告别，歌德。”

就这样歌德第三次从自己心爱的人身边逃走，他的爱情又变成一种宿命的了，不过它已经被留在他的身后。

这次逃跑后的一个星期，歌德已经坐在来因的一所漂亮的别墅里了。在这个豪华舒适的环境里住着的是一些浪迹萍踪的上等人。

歌德成了一位聪明，敏感、机智、感染力很强的女人的座上客。别墅的女人索菲·拉罗什①过去曾经爱过维兰，不久前刚刚成为一个知名的女作家。挨在她身边站着的是她的女儿马克西米利安娜。她今年十六岁，看到她就让人想起绿蒂来。也是那种开朗的脸，也是那种发亮的皮肤，也是一对乌黑、乌黑的眼睛。只是身材略略显得矮了一点。“我们曾经体验过一种多么愉快的感觉啊，”年老的歌德，后来曾这样说道，“当新的热情开始在我们胸中萌动的时候，那旧的情愫还没有消失哩！这就好象，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月亮已经从天穹的另一个方向升了起来，在这空中两个星球的照耀下，我们能不感到欢欣愉快？”

但歌德还没来得及回到法兰克福，就又重新陷入了绿蒂的世界。首先，那次无言的告别过去十天之后，他意想不到地又遇见了克斯特涅尔，立刻扑到对方的脖子上，“差点没让对方在自己的拥抱中窒息过去”。还没等克斯特涅尔来得及离开，给他和绿蒂的信便象炸弹似的从歌德这里投掷过去。这些带着强烈的央求意味的信充满着热情和绝望，时而嘲笑、时

① 拉罗什（1731—1807）——德国女作家。书信体的家庭小说的作者。——编者

而表白对对方的崇拜。从这安全的远方，他寄出去的是绝望中的信心，渗透着情欲的回忆。他无尽无休地强求着她的爱，强求她不要忘记他。仿佛，他最珍贵的愿望就在于能让自己永远留在已经拒绝了自己的姑娘心中。

“绿蒂做梦梦见的也不是我，因为这一点我非常生她的气，我想天天都梦见她，即使这一点您不愿意……可不是，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挨着您！无论白天还是黑夜看到的都是您的幻影……

“我祈求上天赐给我象我曾在韦次拉尔度过的那些幸福的日子，但上帝是不会再把这种日子赐给我了；他就会惩罚，就知道制造一个又一个的丹塔尔①。可我还是期待着会面，哪怕一切来一个底朝天。在我还不能向绿蒂承认我已经爱上另一个人之前，我不能够见她。最好我还是别给您写信，这样还能在思想上得到平静。但您的侧像就挂在墙上，这是所能发生的事情中最坏的一件。缎带还象当初在四轮马车里一样是玫瑰色的，不过我倒是觉得从那以后它已经稍稍、稍稍褪了色。”

他向她打听那把梳子，对她来说它显得太大了一点。他要给她寄去另一把小一点的。因为“我们这些有感觉的人真够可怜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什么东西，那是您曾把它握在自己手里的，这样一来，它就会成为一种可摸触的标记，使我抚物思人……

“整整三个月来，我思念绿蒂比她思念我的时候多。我只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吕底亚国王。神让他注定在冥国永受饥渴之苦；他立在齐颈深的水中，头上悬着熟透的果子。他一想喝水，水便从他唇下边退去；一想吃果子，果子就升到他够不着的高处。“丹塔尔王的痛苦”（可望不可即的痛苦）这个成语即由此而来。

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够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

两个月过去了，他再也坚持不住了。借口办一些被他撂下来的事，他又前往韦次拉尔，在那里过了好些日子，离开的前夕，又在信中写道：

“我剥夺了自己吻她的权力，虽然她不至于拒绝我。今天一清早我差点没去找她……是的，克斯特涅尔，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昨天，我坐在沙发上，只是一个劲儿地在想，怎么上吊，真的，光是为着我的一些想法，上吊也是值得的。

“我没曾料到，他们接待我时会这么亲切。我开始变得非常平静……真的，当我在你们身边时，你们所享受的那些充满着光明的日子，是上帝赐给你们的。”

他是怎样在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热情啊！又是怎样在自己的痛苦中寻找愉悦啊！

当他被获准当着他那位朋友的面吻他的那位女友时，他头一回感到（诚然是隐约地感到）自己对生活的厌恶。不过这种厌恶感只产生于一刹那间。

一旦歌德驾驭住生命之车，他就感觉出自己身上的活力。他那八十年的生命的长途几乎都是在一道深渊的边缘上通过的，这道深渊裂得越深，挨着他越近，他就更有信心地握住手中的缰绳，把那种认为连最近的旅行目的地都达不到的想法压下去，安静地从事着日常的工作。

现在他已经成了法兰克福的一名律师，形式上把三年的漫长时间献给了这种职业，这三年多他不得不在这座亲爱的城市里度过。

歌德受理了二十八桩案件，主要是充当了法兰克福犹太人

的辩护人，四年内他所从事的律师活动不算太多。

就这样，现实感为歌德打开了一条走向这个职业的通路。而诉讼手续的墨守成规又最终使他和律师界处于格格不入的地位。

歌德的第一次发言带有一股热情的行吟诗人的气味，法庭立刻向他提出，这类发言不能被允许。忠于本能的歌德迫使这个发言抛弃那种律师之所以区别于剧作家的性质，也就是抛弃那种对原告、被告双方所持的客观态度。作为第一辩护人，歌德力图往自己的发言中放进尽可能多的热情。他捍卫那个向父亲争夺对方拥有的对工厂的无限占有权的儿子的利益。歌德的演说带有一种非常奇异的韵味，在一张纸上他写下如下的十行。

"啊，"他发出惊叹，"如果喋喋不休和自负竟能预先决定明智的法院的判决，而大胆和愚蠢竟能推翻业经得到证明的真理！……简直很难相信，对方居然敢向您提出这样的文件，它们不过是无限的仇恨和最下流的漫骂热情的产物……啊，在最无耻的谎言、最不知节制的仇恨和最肮脏的诽谤中的角逐中受孕的丑陋而发育不全的低能儿！……"

听到这番演讲，习惯于坐着听那种枯燥的文件宣读的法官们不由微笑地摇着头。对方的律师坚决驳斥了这位从大学时代就傲视一切的人的机智的废话。但歌德变得越来越激怒。在回答原告人的反驳时，他用一种戏剧性的感叹打断自己的发言。

"我不能再继续我的发言，我不能用类似这种渎神的话玷污自己的嘴……对这样的对手还能指望什么呢？……需要有一种超人的力量，才能使生下来就瞎眼的人复明，而制止住疯子

们的疯狂——这是警察的事。”

这一回是看腻了这种诗的足尖回转的法官们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做出了对双方的判决。

但对方公正地指出，对骂不是由他这一方先开始的。

歌德从来也没有按照革命的方式行动。第一次进攻之后，他很快就退回到原来的立场上，只是偶尔间用他那些意想不到的俏皮话来破坏自己辩护词的那种讲求实际的风格。

从这一场诉讼到另一场诉讼，歌德在做法上显得大有长进。诗人变成了律师。说不定这里面有他父亲的功劳？

获得帝国枢密官称号的文质彬彬的年老的法学家，已经没有权利处理实际事务了。但却在暗中用他那友谊的忠告给儿子以很多帮助，说不定还经常在监督儿子的工作。当儿子享有作家声誉的时候，父亲坚决而迅速地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这位洁身自爱、愤世嫉俗的老人坐在桌边，摆弄着文件、纸夹、眼镜、直尺，好让它们在位置上保持对称，同时和秘书一道着手参加儿子所承办的案件。他审慎地介入每一桩案件，向那位年轻的律师详细解释，事情该怎么办，使后者惊奇不已。突然，一切都豁然开朗，变得那么容易。就这样，父亲使儿子赢得时间，好让儿子得以翱翔在想象的天地之中。如果儿子想外出，他就可以干脆把全部事务交给父亲或妹夫，因为柯尔涅丽娅委身的那位什洛谢尔也是个法学家。

打从妹妹订婚后，歌德就开始妬嫉她。他把她看做自己的密友，一直习惯于和她分享自己的计划、草稿、诗、他所收到的信以及他给别人的答复。外界的变化总是会引起他那一部分显得保守的心灵的焦灼。于是他会一下子陷入忧郁之中，抱怨说，把他一个人给扔下了。尽管在童年和青年时代，妹妹只是

他的一种回声，或者只是与父亲的斗争中他的一个胆小的同盟者，可他还是希望，她永远别离开，挨在他身旁，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当他感到有什么东西需要一吐为快的时候。这一回他又变得非常妬嫉，这种妬嫉大约每隔七年有一次周期性的发作。

这一年他已经有了名气。作为一个有虚荣心的人，荣誉毕竟给他带来了安慰。是的，《葛兹》给歌德的名字增添了光彩。德国北部和维也纳都在上演这个剧本。诚然，它在舞台上并没站住脚，但作为文学作品却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一点使歌德感到高兴。他总是一开始赢得少数人的赞美——接着突然在最广大读者中获取成功。“我希望，绿蒂对我的剧本不要持冷漠态度。我已经接受了用各色各样的花花草草编成的桂冠，其中包括意大利的。我一个挨一个地试着戴它们，对着镜子，自己笑自己。”

他自己动手写评论。《法兰克福学志》这个文学狂飙突进运动的机关刊物还在《葛兹》刚问世时就刊登了歌德的批评文章。这一来，他是以一个批评家的姿态开始其文学生涯的——不，是以一个好搞批评的诗人的姿态，或者——象赫尔德尔所断言的那样——是以一个下流的年轻勋爵的公鸡式的好斗的姿态。歌德的评论文章字里行间闪耀着智慧。他那每一行讽刺性评语都包含着靡菲斯特所特别喜欢的那种恶毒的嘲弄，而在咒骂之中又包含着年轻人惊人的大胆。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所应该具备的一切，在这位疯狂的年轻人身上几乎完全不存在。有时候他把这种批评活动只当作一种不愉快的责任，有时候他抱怨说，他是命中注定，要把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时日都浪费在搞评论上。

可是，他每天都要拿起一张张洁白的纸——今天、明天、后天、天天如此……而不管他有事无事，他都不会忘记威胁那姑娘，让她相信他已经永远放弃了她。

“请告诉绿蒂，我在说服自己，好象已经有力量把她忘记。可是这一来我的旧病就又发作了，变得比原来还糟。”紧接着又是：“过去的那段生活有多么美，我只消一想起它来，内心中就充满欢欣！”他找每一个在绿蒂家里玩耍的孩子打听，他想知道韦次拉尔发生过的一切。他想了解绿蒂所了解的一切……

突然间，克斯特涅尔告诉他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一位布劳恩施魏克使馆人员因为爱情上的不幸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布劳恩施魏克使馆人员？太让人惊奇了！几个星期前——那还是十月份——他从一位使馆秘书那里获悉，好象有位叫古埃的作家开枪自杀了，当时他还写下这么一段话：“我尊敬这种行为，却又为人类哭泣……我希望，我自己别用类似这样的传闻使朋友们心情沉重。”但很快就得到证明，这个消息是假的。古埃还活着。现在终于弄清楚了。死的是耶路撒冷。这位怪人是个幻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某种程度上还是个画家、忧郁画派的风景画的搜集者。看来，这个富家子弟是既富有教养，又独立不羁？看来，他跟自己朋友的妻子真有一段罗曼史？

“可怜的、”歌德在信中写道，“不幸的孩子，散步归来，我借着月色看清楚了他的面容，对自己说：‘他恋爱上了。’绿蒂大概准记得，我当时脸上还露出微笑。

“上帝知道，孤独咬啮着他的心。我认识他已经整整七年，却很少和他交谈；临走的时候，我从他手里拿走了一本书；

一直保存着它，并且将永远怀念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可怜的孩子、孤独、结束生命……这就是歌德在获悉耶路撒冷的死讯后所体验到的一切。而他本人过去和现在就是象耶路撒冷那样活过来的。和绿蒂分手后这整整七个星期来，他的热情一直有增无已。应他的请求，克斯特涅尔在复信中详细描述了这场悲剧性的事件。歌德冷冰冰地写信告诉他——是的，这一切非常有意思。他把那封信重新誊抄了一遍，又继续写道：

“昨天我决定给绿蒂写信。可后来一想，她准会这样来答复我：已经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了吧。至于说开枪自杀暂时我还不想。

“您怎么还好好的，怎么不去自杀——谁要是在通往布弗先生的住宅的石头台阶上走上去三级，他就不会这么做，——您的信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克斯特涅尔在自己的那封长信中，描述了耶路撒冷怎样在向朋友妻子表白爱情时受到拒绝。第二天这家人家就拒绝接待他，又过了一天，人们在清晨发现了他的尸体。歌德从一开始，脑子里就没有产生过把自己的命运和耶路撒冷的命运两相比较的想法。后来尽管作了比较，内心里又非常痛苦，却按捺不住那种嘲讽之情。他是作为一个诗人来体验自己和别人的感受的。他应该把这些感受凝铸成形象。

但他觉得，他自己的性格和耶路撒冷的性格有着明显的不同。耶路撒冷在自己写的一篇论说性的文章中提到，他可鄙地成了可怜的情欲的奴隶。一旦它驾驭了他，他就毫无怨言地去供它的役使，最后结束自己生命。看来，歌德说什么也不会在自己的作品里提出类似这样的说法，他从来都在捍卫着任何激

情的表现。至于自杀的想法，在他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产生过。几个月来他总是在自己床头放一把从自己搜藏物中找出来的价格昂贵的短剑。“吹灭蜡烛之前，我总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把这把锋利的剑戳进自己的胸膛几英寸深处。可哪一回也没有能做到，最后终于自己嘲笑自己，抛掉了这种疑病式的装腔作势，决定活下去。”

活下去？怎么活？往哪儿隐藏那热情之火，那对知识的渴望以及一年前就开始折磨他的那种对教育的向往？他孤独地活着，远离开社会，理智和情感都受到强烈的震动。独自一人做了许多长途散步。他没有朋友。

冬天来了。他从外表上看显得年轻、灵活、美丽。那种最高贵的生活他也能过。啊不！他把自己的那些女友打扮好了去参加狂欢节，自己却留在家里。

“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跳舞。达尔姆什塔特城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塔里……一个奇怪的春天在等着我们。我想象不出，该怎样来解决那被我们弄糟了的一切，可又没有失去希望，剩下的都把它们托付给上帝吧……您抱怨孤独！唉，那些灵魂高贵的人的命运就是如此，他们徒然对镜叹息，镜子里反映出来的是他们自己的那个我……神圣的缪斯们，把你们那怀中的aurum potabile① 赐给我吧，我太苦闷了！哦，在沙漠里掘井和盖农家小屋有多困难？……我现在说什么话都按照我父亲的意思……暂时我还无能为力！缺口纵然极小，由七股麻搓成的缆绳纵然再结实，结果还是绷断了！”

有位朋友建议他离开这座阴暗的城市，试一试到某个村庄

① 意大利文：可以啜饮的灵感。

里去落户。歌德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我的才能和我的力量对我来说是太需要了。我很早以来就习惯于服从自己的本能。而这是不可能投合某位公爵的胃口的。眼下呢？暂时我还没有感觉到在政治上有隶属于任何人的必要。"

歌德所从事的是一种"完全失去目的和计划的工作"。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都失去了依托，就仿佛他不停地在激浪中颠簸，满怀疑虑地在期待着什么，好奇而又十分消沉地注视着前方——活脱脱象一个不幸的恋人。"我并不想很快写出什么在公众中获得成功的东西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写，就好象事件的漩涡已经许诺给我某种立得住的东西。"——歌德在第二版的《葛兹》问世时这样写道。

"我在生活中还没有扮演过任何角色，所以，那些最好的时光都被我用来描绘自己的幻想了……"——另一回他又这样写道。

幻想……有时候他用铅笔来描绘它们。踯躅街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把它当做一个预卜未来的先知一样，一下子向小河扔去。如果刀子落进水里——这就意味着，他将成为一个雕塑家，如果它卡在树丛间——这就预示着他当不成。但先知作出的预言是晦暗而不置可否的：刀子落到水面上，但柳树的枝条又托住它，不让它下沉。于是歌德画了一些素描——背景是灰濛濛的田野，画的是一些朋友们的侧像。啊不，这毕竟太不够了……于是他重又写起诗来。

其中的一幅肖像画画的是三个人——她的妹妹和她的两个女友；衣着是城市式的，这是一幅普通的学院式的肖像画。我们把画翻过来，便看到那上面的题词：

是谁防护住我，

躲开那些巨人们的盛怒？

是谁拯救了我，

逃脱开死亡和奴役？

这一切你莫非自己不能完成，

你的心莫非不是火热而又神圣？……

多么苍白无力的画面，多么热烈火炽的诗句！

但热情就是这么产生的，在漫长的岁月中它几乎成了他的一种悲剧。只是在过了三十岁后，歌德才终于明白，他身上缺乏的是那种绘画才能。而眼下他却写道："我的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今天我头一次拿起画笔来！简直无法形容当时我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宁静和虔诚的心情，又是怀着什么样的希望；我的全部命运就要在这一刹那间决定。"歌德就是如此动人心弦地着手从事绘画艺术。许多年的准备都被他用在一刹那间——他描绘着，雕塑着，把轮廓勾勒了出来。面对着那即将覆满字母的白纸，他的手从来没有颤抖过。这一回怎么颤抖起来了呢？也许，他缺乏才气？也许，他所缺乏的是绘画才能？

完全不是。他画得很有信心，扑捉住了肖像的相似点，从容落笔。真的，他的那些最好的绘画作品比起他的那些小型的轻松喜剧来毫不逊色。但无论怎么说，在他的素描画里缺乏的是激情和灵魂。

夜间醒来时，他看着的不是他那些素描画，不！在他头脑里沸腾着的是诗句。这时候他扑向那张高写字台，一任灵感的驱使，在整张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一行行诗句。有时候，一觉醒来，他就这么一直写到天亮。"随便找一个多少显得不平

常的理由就足够了，我已经为写作作好准备。”

有一天，一份维兰主编的《德意志水星》杂志落入他的手中。上面刊登有出版者本人为自己的喜剧《阿利采斯特》作辩护的文章，作者断言，他的剧本高于欧里底得斯的。文章唤醒歌德身上那种爱讽刺的天性。他坐在一个波尔冈酒酒瓶后面，写了整整一夜，速度快到只能用字首第一个字母来代表人物。《神、英雄和维兰》这首讽刺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莫非是他仇恨维兰？一点也不！他是这样细心地倾听他所反对的上一代的文学之父的意见，以致和朋友们打过赌，要听听维兰对《葛兹》这个剧本究竟是说“赞成”还是说“反对”。惹恼他的只是维兰对待希腊诸神的态度，他站出来保卫欧里庇得斯了。《神、英雄和维兰》——这是歌德写的一首天才横溢的讽刺诗。他在这里咬起人来了，却又是善意的。在牧神这个崇高的形象身上，他所讽刺性地加以摹仿的不光是维兰，而且是所有被同时代人称为“狂热派”的诗人；他还讽刺性地摹仿卢梭和他的“自然状态”。但歌德迄今所写的一切还只是一种嬉戏，一种尝试，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他自己也只是偶而间才提到它们。这只是一种他时而出于固执、时而出于嘲讽搞出来的游戏。他想让爱神对他发发慈悲，这个爱神总是翱翔在他的头顶上方，他自己感觉出这一点。

时间在流逝。绿蒂的婚期逼近了。职务上的原因使克斯特涅尔出发到汉诺威去了。歌德的妬嫉发展到了顶点，就好象他的全部思绪都跟踪着那一对恋人，就好象他那全部爱的觉醒最终将以危机的出现而得到解决。这几周他所写的信迥异于他青年时代写的所有的信。不，他不会去参加婚礼。他希望在肉体上离他们尽可能远点，而在精神上又离他们尽可能近点。在如

何评价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上，他失去了任何分寸。他看到的只是自己，看不到那一对未婚夫妇日益增长着的不安。他狂热地注视着这一对恋人精神上的任何微小活动，好象害怕他们会把他从自己的联盟中排除出去似的。因此，他预先向他们提出了无止尽的要求。婚礼的准备工作还在进行着，他命令绿蒂的弟弟每天向他报告他们家里发生的一切，为的是“防备有一天有人会偷走他们指环上最珍贵的宝石。因为为了她我将一辈子永远爱你们一家人，而你们的面孔在我看来就象上帝的圣容一样”。

但那对未婚夫妇为什么不允许他买订婚戒指呢？他说什么还是为他们订购了一对戒指。“我是你们的，”他写道，“从现在开始我既不愿看到您，也不愿看到绿蒂。你们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我将把绿蒂的侧像从我房间的墙壁上取下来，而只有当我知道，她分娩的时刻已经到来时，才会把它重新挂起来。但这一来就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时期：我爱的将不再是她，而是她的孩子，诚然，这多多少少还是因为她的缘故，但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您没有到法兰克福来，我很高兴。如果您真的来了，那我就走。”

但这对恋人突然出乎意料地向他宣布，他们已经举行完婚礼仪式，于是这位被俘虏的天才面对这种人世间的幸福只能发出充满着剧烈痛苦的叹息：“这个充满热情的星期五，我决定埋掉那块绘有基督棺木中遗体像的方布，埋掉绿蒂的侧像。可它仍然留在我的房间里，到死也留在我的身边。我踯躅在缺水的沙漠里，我的头发成了我的影子，我的血成了水井。你们的那条装饰着五光十色的旗帜、满戴着欢歌笑语的大船使我感到高兴，它已经驶入港湾……是的，无论是在地上还是在天国，

我都是您和绿蒂的朋友。”他无尽无休地给自己描绘自己那位对手的欢乐，并用一种天真而典雅的文体向对方作了这样的描述：

“所以、克斯特涅尔先生和克斯特涅尔夫人，祝你们夜安！”

“你们就请看吧，我的床榻将象沙漠一样，不会孕育出任何果实。离开绿蒂！我就是不明白，这怎么可能！不，您给说说，这究竟算什么——是英雄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对自己又满意又不满意。做到这一点对我说来并不困难，但我还是不明白，这怎么可能……看来，我们的上帝是冷酷无比的，既然他把绿蒂留给了您……我不知道，我这个傻瓜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时候，在您守在您的绿蒂身边并且压根儿不会想到我的时候，给您写上这么多。但我自愿地服从着这样一个令人反感的法则：我们躲开那些爱着我们的人，却又爱着那些躲开我们的人……”

在经过七个月的离别之后，他的每一根神经，在婚礼举行的这些日子里受到了多么强烈的震撼！信写得也不象往常所写的那样；字迹显得那么不恭整；歪歪斜斜，肯定是用颤抖着的手写出来的。又过了若干天，信上出现了这样的话：“不，您给我戴的是一副可笑的假面具，守在自己的妻子身边您在说谎，这在我看来简直显得下流了……把我叫做心怀妬嫉的人吧！……啊，克利特涅尔，如果我妬嫉的话，那只是因为您从人的意义上占有了绿蒂，因为，要想从神的意义上做到不妬嫉您，那我就该成为没有七情六欲的天使。所以说，我得告诉您，如果您脑子里产生对我的妬嫉，那我就保留把您牵上舞台的权利，而到那时候嘲笑您的就既将有犹太人，又将有基督徒

……我的帽子上将插上绿蒂当新娘时插过的花束……亲爱的克斯特涅尔，你一辈子手里拿着的都是满溢着的幸福之杯，上帝把一切幸福都赐给你了。而我，这个可怜的人，眼睛盯着的只是那荒凉的峭壁。”

这些日子里歌德紧张得浑身颤抖。他好象不断地看到心爱的人被抱在别人的怀里。

三个星期过去了。他觉得呼吸变得轻松些了，声音听起也显得更加有生气：“我那善良的灵魂赋予我一颗善于忍受一切的心……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平静……工作做得很多，也很快乐。孤独对我说来有好处。”夏天到了，有时候他还梦见她。“我就这样做着梦，”他给她写道，“讷讷不清地说着谵语，说的都是些生活中的事，就仿佛我在受理那些肮脏的案件、写剧本、小说或者干其他的事。”入秋以前他给她寄去一件宽大的罩衫。看来，这件罩衫她很快就用上了。她的产期越是逼近，他写信的调子也变得越友好。新年前夕他给自己的一位女友写道：“最近这三四个月，我成全的不止两对，也不止三对，可谁也没有通知我，她做了分娩的准备。”

这样，就在这段时间，在死去的热情的漩涡上方终于形成一个平静的水面，远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艘新的悬挂着五光十色的旗帜的大船。

也许，这位单身汉已经潜意识地允许自己把那旧的热情禁锢在心灵深处，因为这个人已经预感到新热情的临近。就是那位在歌德离开韦次拉尔期间被他看上了的姑娘，在整整一年之后到法兰克福来了。但这时候她已经是一位迷人的女人，而且变得不好理解了。

也正好是在这些日子里，歌德挣脱了长久以来保持着的禁欲生活，一边怀念绿蒂，一边把自己的情诗献给某位不知名的克里斯杰莉。同时，他满怀预感，这种预感是一个享有一定的名声，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年轻人所拥有的权力，跟一位十七岁的马克斯·拉罗什见面。

“她的未婚夫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和这种人可以和睦相处，这种人有他的可爱之处，却绝不能说精神生活丰富。因此，我极力忙于创造出一些以前还未曾有过的更好，更漂亮、更令人愉快的东西来。我的心情很好，预感到会有许多奇遇，并且已经不止一次地充分做好恋爱的准备。上帝会保佑我这样做的！”

他在思想上对一切都做好准备。一位美丽而热情的女人，刚刚成了一个渐近老境的商人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的继母，一下子落入法兰克福一个充满阴暗气氛的贵族家庭里，她所感到的绝望是完全不足奇怪的。她当然会愁闷抑郁。两个星期过后，她出乎意料地突然找歌德来了，后者把这次会面称做“自己生活中的幸福”；但他在这句话中所指的与其说是那位年轻女人，毋宁说是他对她的感情。

那位丈夫，布列丹纳先生看来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爱吃醋的人，他性格坚强，值得人尊敬，经营自己的那个大企业显得非常能干。

可是，那位靡菲斯特更知道，事情该怎样着手进行。

“歌德已经成为这家人的朋友。”——麦尔格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歌德这一回的热情炽烈而又短暂。他把她写给他的信还给了她，而她，看来，不得不把它们统统销毁。保存下来的只是

一封没有写完的信的片断："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久久地凝视着那绺头发，"他写道，一边看着她送给他的那绺黑发，"任凭自己的想象力驰骋纵横；我觉得那是我无权拥有的那些东西中的一部分。因为那些为数众多，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们中的一个已经把它们据为己有了……铁锹挖掘着大地，把那些原来掩埋在黑暗中的一切刨了出来，奉献给这个神的世界。所以我们的感恩不会受到拒绝。这就是全部我所指望于您的幸福。但愿我能幸福，象您一样……"在这个片段里，他那短暂的爱情象隐秘着的火焰一样熊熊燃烧起来，充满着情欲冲动，也充满着对人世艰难的强烈感受。"今天显得那么残酷而森冷。一切都在崩溃，在摇摇欲坠，在土崩瓦解，那位骑士先生象猪一样的粗野。"

总共不过才几个星期，一切就宣告结束。伤心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拉罗什太太在信上提到了自己女儿的婚事。

歌德狠狠地嘲讽了一通那位那么快地就愚弄了自己的爱情的家庭主妇。

布列丹纳夫妇是年初来法兰克福的，二月，做丈夫的就拒绝歌德博士去他们家。歌德想把这件事通知拉罗什夫人，并且把一切解释成为上流社会通常所谓的误会。但他知道，做母亲的是他的同盟者，所以从她那里获得了那种他已经从做女儿的那里获得了的认可："我不会忘掉您的马克斯。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永远爱她。"

做母亲的来到法兰克福；她邀请歌德去她们家。他在复信中愤怒地写道："如果您能理解我在舍弃这个家庭前所曾体验过的一切，您就不会想引诱我再回来，亲爱的妈妈。现在我很平静，请您别再剥夺我这种平静吧！"他们住在一个城内，住的

地方只隔着几条街，但从这两封信里——一封是他们邀请他去的信，另一封是他表示拒绝的信，——可以听得出曾经如此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的那远逝了的声音的回声。

难道这位小妇人不是歌德在心灵已经燃烧起热情之火时不得不加以放弃的第三个？难道他每次逃跑不是为了某个女人的名节、安全和安宁？结识女人，年轻的歌德总是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她们。但每回总是在那种自我献身的热情燃烧得最炽烈的时候躲开自己心爱的人，为的是拯救她。是的，拯救她，同时也拯救自己。

因为他的善良和天才在不为人发现地守卫着那些他渴望占有——不是刹那间，而是永远和至死不变占有的女人，它们赶走凶恶的魔鬼，不让歌德在享乐中变得庸俗。如今，当他重新陷入热恋之中，当他又一次被粗暴地从心爱的人家里赶出来的时候，当他象一个流亡者那样又因为什么原因重新回到家中顶楼上去的时候——他突然回想起自己最近这一次的别离，并且开始明白，他之所以离开，完全不仅仅是为了服从心爱的人的决定。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现在所想的正好和那位年轻的外交家、布劳恩施魏克的哲学家所想的一样，当他被心爱的人的丈夫赶出她家的时候，难道他不是在那天夜间开枪自杀的吗？耶路撒冷，今天我理解你了，我可以描写你当初所想的一切了。写！难道放在那儿的那些白纸年复一年不是把我灵魂深处的欢乐和痛苦全都吸收进去了吗？”

歌德坐到桌子旁边去，不拟提纲，不打草稿，就这样开始写起《少年维特的烦恼》来。象一个梦游病患者在梦中一样，他离开这个世界，开始写这本书，写完它整整用了一个月，因

为没来得及写完维特的那第一封信，他把自己整个儿变成一种创作意向了。

就在创作最高潮时期，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脑子里从来没有产生过通过情节写出一个完整的东西来的想法。"但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又立刻写道："这是一位可爱的年轻人的历史……在他个人的痛苦中我又附加上我自己的痛苦，这一切加在一起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东西。"

《维特》以其体验之深刻，感情之真挚，直到今天还使我们感到非常亲近，尽管产生这种感情的时代早经逝去。歌德这部作品之所以在艺术上显得更加感人，还由于他所采取的手法。看得出来，他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从麦尔格那里取回了全部他从韦次拉尔写给对方的信，以便在书中利用它们。因为书信在当时开始被作为一种文学作品保存下来，书信体的小说甫经流行。

歌德和维特的信相似到如此程度，连发信日期和信中使用的标点符号几乎都完全一致，这一来，尽管小说是在他和绿蒂分手，耶路撒冷死去——他是在经历了感情上的长期折磨并在这种感情发展到最高峰时死去的——一年半以后才写成的，但我们仍可以从小说第一卷所描写的维特的精神状态里感受到歌德本人的精神状态。从前歌德还从来没有吐露过自己的感情，象在这些短歌里一样。如今，在这部大型作品里，他赤裸裸地展示了自己，他的体验是和大自然交融成一体的，大自然是人类心灵的一面镜子。

写作《维特》时，歌德重新阅读了他写给克斯特涅尔以及对方写给他的信，其中关于耶路撒冷之死的那封信被他整段整段地引进小说之中。

小说问世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作家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不安。

“很快，我要给您送来一个跟我非常相似的朋友，我希望，您能够很好地接待他。他名叫维特，象他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也存在——不过，还是让他自己向您解释清一切吧！”

歌德和自己心爱的人分手已经两年多时间了。眼下，他看上去既年轻又健康，他给她寄去了自己的这本书。“这本书对我说来是如此宝贵，就好象它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着的东西。接受它吧，绿蒂，我在它上面印上了无数的吻，又把它包得那么严实，好让任何人都摸触不到它。哦，绿蒂！”他忘记把一张小条夹进书里，那上面写着：“我现在住在胡尔利，这里的集市闹闹嘈嘈。朋友们常来我这儿作客。过去和现在令人惊奇地混合成一体。我会变成个什么样子？爱着活人，尊敬死者。”

他的心已经飞得多么遥远？

但突然间他又承受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克斯特涅尔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他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比做阿尔别尔特，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又认为绿蒂也受到侮辱。克斯特涅尔的狭隘性一下子暴露无遗，不过，说实在的，这也不能算是他的过错。这本书所引起的轰动，预示着它将给作者带来许多不便。

歌德该怎么办？前所未闻的光荣象最初的一道道闪电一样，照亮了他的祖宅，照亮了诗人素朴的卧房。

难道他不可以向那位朋友叫喊：“你什么也不懂，这里牵涉的是艺术上的问题！”

不，他只是央求，解释并且迷惑对方：“为着我给您带来的那些极不愉快的时刻，我永远永远欠着您和您的孩子们的债——您怎么称呼我都行。我只是请求您，容忍我这一回……当

您对我不满的时候，请您记住，您的老歌德过去，现在（尤其是现在），永远是您的！”

克斯特涅尔准备和解，于是歌德的笔又在纸上飞快地舞动起来：“谢谢！哦，如果我能投在您的脖子上，扑倒在绿蒂的双脚下！……哦！你们这些不信神的人……哦，如果您能体验到千万颗心为维特所体验到的感受的百分之一的话，您就不会计较您所蒙受的损失。请您代我更加温柔地握住绿蒂的手，告诉她，千万个人都在为她的名字祝福，这就是对她所曾体验过的恐惧的一种足够的奖赏。如果您心平气和了，不再气恼我了，我可以把我收到的所有的信都寄给您看，从这些信中发出的是对维特的命运的一片叹息声……绿蒂！祝你健康。克斯特涅尔！您要爱我，别气恼我！……”

他这么写着，这么温存地向他们致意。但这种致意来自遥远的地方，他已经向前飞得很远很远，恶魔的翅膀正带着他投向新的爱情。

第四章 恶　　魔

朋友们谈维特。——克罗卜史托克。——对歌德的意见。——《克拉维歌》。——斯宾诺莎。——伟大的孤独。——《厄尔文和厄利米娜》。——《浮士德初稿》。——甘泪卿、靡菲斯特、浮士德。——与拉法捷尔的友谊。——女相面家。——法兰克福的歌德之家。——丽莉·舍涅曼。——上等生活。——给什托利别尔格伯爵夫人的信。——订婚。——《史推拉》。——《克洛季娜·德·维娜·别娜》。——决裂——第四次逃跑。——瑞士之行。——圣哥达山归来。——结识卡尔·奥古斯特。——克涅别尔。——《哀格蒙特》的前几幕。——去往魏玛。

这位可爱而热情的维特，
是我自己试探性的化身，
让他去和我的姑娘
　　　　　　一道散步，
让她在谈话时血液沸腾，
接着就该由我来关灯……

如果把这首诗接着引下去，我们就可以断言，这是一个多

么卑鄙的市井小儿闯进了维特的感情世界，撕毁他那晦暗朦胧的外衣。一个市民写出这样一种民谣体的诗，诗中居然以“健全人”的名义抗议这种眼泪汪汪的维特式的存在，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

然而，这是歌德本人为那出疯狂的歌剧《小丑的婚礼》写下的歌词。诗后来被他抽去了，但它对我们说来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佐证。从这首诗里我们比在别处任何地方都更加清楚地感觉出《维特》问世之后歌德那颗矛盾着的心灵里所进行的那种巨人式的搏战。在那些拉伯雷式的形象里他体现出自己的那种旨在反对对生活的软弱无力的否定性的巨人式的生活意志。

在自己的那种纯洁的爱情中，歌德是那样地浑然一片，那样地耽于幻想，失败居然给他带来了陶醉。如今那被年轻人在自己身上压抑了整整一年之久的生命力终于不可遏制地奔腾而出。萎靡不振已经一去不复返。

但，即令是这样，在体验了写作《维特》时的激动之后，他在情绪上还需要一个缓冲期。二十五岁的作家怀着惊恐的心情注视着那完全不是他所期冀的、将来也再不会再降临到他头上的成功。当怀疑侵袭心头的时候，歌德十分明白，把他引向这难以置信的光荣的与其说是他那忏悔本身，毋宁说这种忏悔正好出现在那轰动全德国的年轻的外交官秘密自杀事件之后。因此对于他说来，重要的是朋友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弗里茨（雅可比）生活得怎么样？他手里是否也有本《维特》？我不打算给他写信，也不打算给他寄《维特》去，因为我怕使他陷入尴尬的境地，如果他手里已经有了这本书的话。”

现在要想来援引所有朋友们在读完《维特》后写下的自己的以及自己朋友们的印象，已经很困难。他们“受到震动，他们

怅然若失……他面孔发烧，热泪盈眶，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今天夜间我在梦中看到了你，我妻子听到，我是怎样在你的怀抱中痛哭不已……如果我能够每天和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在一个碟子里吃菜，用一个杯子喝酒，挨着你一道睡在草堆里，该有多好，因为你是我唯一的人……”

对于大多数欧洲人说来，半个世纪内歌德始终不过是一位咏唱维特的诗人。小说中所反映出的那种时代的情绪在歌德本人身上很快就消失了。《维特》给作者本人带来多大益处，给他周围的人就带来同样多的坏处。所有的人都坚决地穿上蓝燕尾服和黄坎肩，所有的人都在无尽无休地哭泣，相当多的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来比锡，书还没来得及印出来就受到禁止，每个持有它的人被课以十个塔利尔① 的罚金。

在德国，《维特》被接连出了十六版，法国出版的次数还要多，书甚至远远流传到中国。有人把它改编成剧本，有人刻意模仿，出版了一些仿制品和讽刺性的摹拟之作。而在那些讽刺性的摹仿作品里，歌德象是一个流浪歌手，嘲笑的是他的冒险，而不是那些歌曲。作家尼古拉在自己的那本《少年维特之欢乐》里描写了主人公那种用灌上鸡血的手枪来自杀的失败尝试以及继之而来的维特和夏绿蒂的婚礼，歌德一开始还很欣赏书中的那些颇为吸引人的小花饰，把它们剪了下来，当天晚上非常怡然自得地夹进自己的一个歌剧剧本里。但忘却嘲笑对他来说是不可忍受的，终于他的恼怒通过三首短诗、许多封信宣泄出来，最后是用讽刺性的摹拟来回答这种摹拟性的讽刺。

甚至在事隔若干年之后，歌德一听到尼古拉的名字仍然恼

① 德国旧币名，是一种三马克银币。

怒若狂，并且宣布，这一辈子不再出版一行东西。“对我那可怜的《维特》所作的尸体检验和解剖实在让我腻味透了。不管我走到哪里，到处都碰到那种柏林恶棍，有人夸奖，有人辱骂，有人说书倒没有什么坏处，不管是哪种人都只能给我带来伤害。“围绕着《维特》腾起的一片喧嚣戕害了的不仅是欢乐，它使得歌德看清了光荣的真正的内蕴。就算你作家在这部作品里灌注了自己最隐秘、最珍贵的思想感情，但还没有等你来得及把它抛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已经带着它那全部的热情和奢望，急于只想知道一点：小说里所描写的究竟影射的是实际生活中的什么事。“好奇的公众善于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姑娘们身上发现与女主人公相似之处；而妇人们则热中于想知道，真正的绿蒂究竟影射的是她们中间的谁。这些为数众多的绿蒂给我带来无法形容的痛苦，因为所有那些只是从远处看到我的人，准都想知道哪儿住着真正的……”

到了晚年，歌德在谈到尼古拉那本书时，已经变得心平气和了，不象年轻时那样，一提到对方就愤怒不堪，当时他的一位熟人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醒对方，不要当着歌德的面提尼古拉，否则歌德会扑到他身上，象狮子一样把他撕碎。

歌德总是直接从生活中汲取自己的创作素材，但又不得不从这些作品里抹掉生活的痕迹。过了若干年后，他把一首诗当作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前言。诗中要求读者不要效仿《维特》的那种先例。岁月如流，漫长的一生度过去了，歌德再回想起自己的维特时，已经完全怀着另一种感情。当某位勋爵责备他，说他的小说招致许多青年人的死亡时，高龄的歌德冷峻而高傲地回答说：“成千上万的人都成了您的体系的牺牲品，为什么就不可以有某些人成为我的体系的牺牲品呢？”

歌德创作与生活间存在着的令人惊奇的相互关系，麦尔格比谁都理解得更早，他的观察显得非常犀利。“你的直接任务，”他说道，“在于给予现实一个诗的容貌，而其他人则努力在生活中体现出所谓的诗。”

但眼下，在《维特》问世之后，歌德不得不领略这种世界性的成功的结果 。

尽管周围人的好奇心给他带来了痛苦，尽管掌声给一个蔑视外表上的成功的人只能带来不满，但光荣这个幽灵还是升起在歌德的眼前。他那悦耳的名字传遍整个世界，引起了一片喝采声，从这种声音里他听出了对自己的崇高认可。

幸运之神从远方、从近处庇护着他，赞颂与崇拜象急雨一般倾泻在他的头上。三月份他刚刚带着无比的内心恬静放下了笔。秋天，书就已经问世了。在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中，他这样写道：“维特应该，应该活着。那怕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我也不能重新再把他领入虚无之境！”

终于获得了信心！他怀着骄傲回答了自己的那些诽谤者。他的看法使维兰本人也产生了兴趣。有一回，旅行期间，朋友们出于开玩笑，把同伙中的某位年轻人装成歌德，周围的人对这位冒充者立刻满怀敬意。“恩别克是个小城，人们打出生以后就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东西，但就连在这儿，歌德来到的消息也象风一样地很快传播开去。”

歌德已经把自己的新作品预售给柏林的书商。实际上，他通知对方的只是一个书名。那位书商说，多么任性，我居然荒唐地买了一只口袋里的猫！尽管这样，他并不后悔，干下了这种荒唐事。

是的，歌德现在已经可以允许自己任性了。在一篇关于凯

撒的通俗性的报告中，开始时他这样说道："今天我没有心思来谈凯撒。"而在会见那老一辈的最著名的作家时，他使自己处在和他们完全平等的地位。

"为什么我不来写写克罗卜史托克（这是所有这些作家中最著名的一个）？"歌德想道。"为什么不可以写活人？当然，我也可以前往死者的坟墓前去朝拜。"但大师却自己前来拜访青年诗人了。

他的光荣是如此巨大，居然赢得了那位学识渊博的人的尊敬。但这种光荣又显得如此夸张。为了获得那个人所拥有的学识，他还需要付出自己毕生的努力。

"他今年二十四岁，"他的某位同时代人写道，"是个出色的法律家，律师，古代语（特别是希腊语）的精通者，诗人，正统派分子，反正统派分子、好诙谐的人，画画得非常好，铜版画、石膏雕塑、木刻无一不精。——一句话，是个伟大的天才，但人很可怕。"女人们在评价他时显得更加狂热，家乡则让一些神话般的传说弄得满城风雨，说麦尔格正着手编一本有关歌德的流言蜚语的书，这些流言蜚语都是人们偷偷告诉他的。

一些贫苦的人找他来请求援助，一些骗子手也找他来借钱；结果弄得他身无分文。一旦享有这样的光荣，那种通常被人们所采用的悭吝的生活准则当然被他愤然拒绝。

在自己写的滑稽剧中，他让周围那些人强迫那位甘斯乌尔斯特[1]哪怕是装成一个有道德的人。就这样他开始进入自己生命中的第二十六个年头，这年头对他说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① 德国民间剧目中的人物，总是以小丑、骗子或者仆人的姿态出现。
——编者

一些当时最享盛名的相面家都曾仔细地研究过他的面部特点，描述过年轻歌德当时的智力状态和精神状态。正巧这时候画家什莫利为他画了两幅肖像，其中的一幅引得著名的相面家拉法捷尔[①]狂喜不置。

"他的智慧，"拉法捷尔喜不自胜地写道，"总是渗透着一种温暖的感情，而他的感情里又总是辉耀着一种明澈的智慧。您不妨注意一下那温暖的额头的轮廓，注意一下这疾如流星、洞察一切，满含爱意，波光流漾的眼睛，它藏匿在那微微下陷的眼睑后面并不太深，您再瞧那只富有表情的鼻子，它如此饱含诗意地俯向上嘴唇，还有那坚毅的下巴，那结实的招风耳。看到这张面孔，谁能够不说，这是个天才！"

但更加有意义的是另一个相面家齐麦尔曼[②]所作的另一种带批评性的断语，这位相面家说他见过"一张歌德最好的画像，画像上可以看到歌德那征服一切、洞穿一切、鹰鹫般的目光，那美丽、高贵而又迷人的鼻子，那富于肉感而又隐含讽刺的嘴唇，目光中流露出一种狡黠和不忠实的神情。"

歌德那充满着矛盾的天性从没有象他二十六岁那年带着如此大的力量充分显示出来。这时候他性格中极端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把天才的诗人投入了生活的战场。

歌德一身禀有两个极端：肉欲与超肉欲、反道德与信奉斯宾诺莎主义，自我中心与甘心作出最崇高的自我牺牲，平易近人与极端孤癖。

虔诚与厚颜无耻，热爱人类与消极厌世，骄傲与善良，善

---

① 拉法捷尔：（1741—1801）——瑞士作家兼神学家，《相面术》的作者。
——编者

② 齐麦尔曼——拉法捷尔的朋友，《论民族自豪感》一书的作者。
——编者

于忍耐与一触即发，多情善感与行为不端——这就是眼下的歌德。他活着，耽沉于洁身自好的沉思默想之中，而又渴望着行动。

冷静而客观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而又沉溺于自我之中，一身男子气概而又女性化得惊人。就这样，他象一个失去荫庇的漂泊者，在生活的激流中随波逐浪，而强烈的生活意向又促使他渴望有着自己的行动规范。

> 快用这种感情注满你的心灵，
> 如果你从中感觉出幸福，——
> 呼唤它，只要你愿意：
> 爱情，欢乐、上帝！
> 它没有名字！感情把一切融而为一！

只有极少数人熟悉歌德的这种两重性。那些年他的同时代人写的一些信把他的形象勾勒得更加鲜明。

“你大概崇拜歌德博士。这是一个最可怕而又最迷人的人。”（拉法捷尔）

“他浑身充满力量、强烈的感受性和丰富的想象力，总是在行动，可自己又不知道怎样行动，为什么行动——就象有一条河流把他卷着走！”（拉法捷尔）

“我常常看到他一会儿无比温和，一会儿暴怒若狂，这一切往往发生在短短的四个小时之内。”（什托利别尔格）

“奇妙无比的头脑！但我宁愿不住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如果这个城市里三分之一的居民具有象他那样的思想的话。”（达伊涅特）

“歌德在我看来是一个过份强有力的个性。您是对的，他

是显得女性化，但如果最近几年他不会彻底垮掉，我们一定能够和他接近起来。他那活跃的灵魂，里面充满着太多的东西，也许已经饱和到什么也容纳不下去的程度，只有注定走向毁灭。”（什洛谢尔）

“‘一切源出于爱。’——歌德这样说。但所有见过他的人都知道，在他的魅力后面隐藏着灵魂深处的坚毅，在他的亲切后面隐藏着孤癖和志向专一。”（齐麦尔曼）

“他善于转化为处在任何环境下的任何人，这时候他说出来的就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意见。我们真担心，他自己的火会把他自己烧成灰烬。”（帕萨凡）

“歌德活着，内心里经受着那么多的骚动不宁；一切都给他留下不寻常的印象，为自己树立敌人，和他们争论——这是他内心里的要求……和我谈起那些他加以反对的人来，他总是怀着一种很高的敬意。”（克涅别尔）

“歌德是内向的，他几乎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而想要让他按照别人们的意志行动，又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雅可比①）

歌德的创作和生活中的一些最宏伟的构思和决定都是在这段时期产生的。他天性中对立着的两极冲突已经发展到最尖锐的程度，作为天才的歌德和作为恶魔的歌德在激烈地斗争着。

“……上帝或者魔鬼……在我都是一个样……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因此在你的全部存在中我经常感觉到的既是一个永恒的兄弟、人和神，又是一个小丑或一条蛆虫。”他在剧本《克拉维歌》中谈到天才所应遵循的排他性的道德准则时这样

---

① 雅可比（1743—181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与歌德保持了终身友谊，尽管两人间也产生过争执和不和。 ——编者

写道。因此，在《浮士德初稿》（这是他居留法兰克福期间最后两年写出来的）中，歌德全力描写了良心的斗争。这时候，他开始倾倒于所有他所熟悉的哲学中最富有道德意味的斯宾诺莎学派之前。他钻研它，象是遵循着一个矛盾的法则，因为——

"……斯宾诺莎学说中全部和解式的宁静是与我那种对永恒的骚动的追求绝对冲突的……

"……正是他那种被认为与精神实体不相符合、制约着他的行动、而又经过调整的体系使得我成为他的一个热诚的学生。"

但，在作了这番表白之后，歌德很快就在舍弗特斯别里①格言录上写道："想当一个傻瓜最简单不过的方法是——求得体系的帮助。"

不过，在他倾向于斯宾诺莎的时候，与其说是倾向于体系，毋宁说是倾向于创造这种体系的人、吸引着歌德的是斯宾诺莎的个人品质，是他的书信集，是他对待家里人的态度，是他通过打官司赢得遗产的本事，是他的行军床以及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荣誉。

歌德把个性作为一切的中心，再从个性中要求行动。他的朋友拉法捷尔在他面前抱怨某位官吏。歌德立刻发了火。他希望拉法捷尔不必谦虚，把所有情况都给他写清楚，为的是"我可以用你的事业来衡量你。这样的事业抵得上几百本书。而如果对我来说时光可以逆转，我就可以和全世界和解。把所有的东西全给我写上，我恳求你！"歌德渴望行动和行动中表现出的积极性："我并不懒惰，只要我还在地球上活着，就每天给

---

① 舍弗特斯别里（1671—1713）——英国哲学家。 ——编者

地球上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土地加加工。”类似包含着这种感情的声音从他的讽刺诗和批评文章里都可以听到。但也常常有这样的时刻，他把自己的文章当作创作的代用品加以蔑视，并且喊道，“难道可以根据我们的作品来评价我们？难道我们的那些涂鸦之作，难道我们的那些写出来和印出来的东西就能代表我们的成果？”

一种行善的意向促使我们这位违反道德的人去关心孩子、朋友以至不认识的人。他寄书给绿蒂的弟弟们，与她的小妹妹产生的不和使他长久地感到痛苦。他送给某个小孩一个新式玩具。想为某位音乐家写出供谱曲用的词，好使他的作品得以演出。他让诗人克林格尔① 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强迫他接受帮助，供给他一年的生活费用。

他这么做完全不是出于对人类的纯洁的爱。蔑视和嘲笑在更大程度上是他的本性。寻找友谊和了解周围人的意向在歌德身上总是要和那种对孤独的神经质式的渴望进行斗争。只有用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他会一会儿依恋朋友，一会儿又突然回避他们；才能解释快乐和忧郁为什么会在他身上交替出现。和各种不同的人接触，他总是显得那么高尚，无所不知而又很有耐性，但谁若是想讲出自己的看法，贬低他那些俨然是绝对正确的著作，也会给他带来痛苦。

他常常在自己的房间里聚集起一帮为数不多的忠实朋友，举行富有诗意的酒宴。他们相互朗诵自己的诗，倾心交谈，纵情幻想。《维特》问世后不久，他去来因地区旅行，这期间显得无比快乐。在一个上等的社交场合，他确实在位子上坐不住

① 克林格尔（1752—183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兼剧作家。文学中的“狂飙突进”运动的名字本身就源出于他的一个剧本名。 ——编者

了，称自己是“世界的孩子”，围着桌子跳开了舞，做出各种鬼脸，吹嘘着什么。在一个经过挑选的社交圈子里，人们用皇家的礼节来接待他。但这种快乐并不是毫无波折的，而是魔鬼式的。“在社交场合，”歌德承认说，“我们常常从心灵里掏出把钥匙，把它塞在口袋里。而那些从那里又把它掏出来的人，干脆都是傻瓜……我本来可以谈很多东西，如果你不把我的信随便让任何人看的话。把我的本质暴露给一个我不曾在他面前暴露我在那些信上写的东西的十分之一的人，是我所不能忍受的。”出于那种“独立的感情”，他谢绝参加共济会分会。甚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歌德也说“人们根据我的作品，认为我是一个亲切和蔼的人，一看到我是那样冷漠，那样与人格格不入，他们常常会大失所望。”

成群结伙的人使他感到陌生。但偶尔间接触到的那些来自民间的人，又总使他感到亲切。有一次，他听了母亲和一位农妇的谈话，便把那些乡间语言中的优美词汇记了下来，后来又把它们转抄在另一本专门记载民间口语的新日记本里。“优秀的人只有在人民中间才能找到！”——在这个小本子里歌德这样写道。这个信念在有一回扑灭犹太大街的大火时又一次得到证实，当时他也参加了救火。后来，当他走进一个拥挤不堪的集市，立刻想起阿里斯多德的一句话：“人群与其说值得当生，毋宁说配得上死。”

可另一回歌德又说：“难道您可以责备人们，说他们不该反抗吗？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那些没有给他们以任何影响的人来蹂躏和压迫他们。”

这些话预示了他对二十年后使他产生兴趣的革命所持的态度。他爱人民，只是把他们作为一种概念，他研究人民中间的

个别人，至于人群，他不但不爱，反而蔑视。

“我躺着，遁脱开自己，无尽无休地询问着自己的心灵，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经受住严酷的命运在将来为我和我的亲人们准备下的一切？我能否找到一座峭壁，在那上面建造城堡，当处境艰难时可以带着我全部的财富隐遁在那里？”——诗人给自己的女友这样写道。

这位受人颂扬，娇生惯养，阔绰而又有着光辉前程的年轻人之所以转向那个永恒的犹太人的形象，决不是偶然的。在自己的那出短歌剧《厄尔文和厄利米娜》中，他让那个贫穷而又温柔的厄尔文突然说出下面这些话：

痛苦折磨着我，
使我忧心如焚，
安慰我找不到，
苦闷成了永恒！
花儿日见凋萎，
活着仿如偷生——
地狱啊在哪里？
我将永世沉沦。

平静的外表下面沸腾着诗的激情。

“您问，我幸福吗？至少在我身上还有着对欢乐和痛苦的深刻体验。除开我自己外，没有任何人能妨碍我，阻挡我，使我不安。

“但我象个小孩子一样，上帝看到这一点！”

就这样，坐在时而驰骋在山间、时而驰骋在山下的马车

上，他看到迎面飞来而又一闪而逝的事件。坐在车夫位子上的是时间，是它在驱赶着马儿。

甚至就连当时歌德写的那些信的外形上的特点（标点符号，笔道）都再再证明，他已经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尽。每回在他把手稿付排之前，还得有一些旁的人帮他工作——填上遗漏的字母，校对全文，改正正字法上的错误。一个访问过他的人这样写道：他把手稿弄得乱七八糟，扔得满屋子都是；突然间脑子里出现一个古怪想法，想把自己画的某一张素描送给某位女友，并且央求她："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好好保存它。我这个人太漫不经心，但这类东西上如果弄出一点小小的折痕也会惹得我发疯的。"歌德很久以后在《浮士德》里写到的那两个精灵完全容纳不下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那种斗争。而这种内心斗争歌德从来没有把它容纳于他的一个人物身上。没有一个歌德所塑造的形象就是他歌德本人。他总是把自己体现在两个相互对立着的、有时候甚至是女性的形象身上。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真正的解释，为什么这个从根本上说是抒情诗和史诗作者的诗人会趋向戏剧，而且永远和它难舍难分。还在年轻的时候，当内心冲突发展到尖锐化程度时，他就经常使用对白，甚至赋予那最小的讽刺性的摹拟作品以剧本的形式。

这段时期歌德之所以只写出一些小玩意儿，而象《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穆罕默德》《凯撒》这样一些作品却只能写出一些片段来，其过错决不在于任性和缺乏自我约束。

还在年轻时歌德就说过，他的作品包含着他生活中的全部欢乐和痛苦，而且——完全象靡非斯特一样——他是在利用自己的艺术，把自己那恶魔般的本性、自己的那颗灵魂转述给

周围世界。“抱怨人类的命运，我已经厌倦于这么做了，我只是在实实在在地描绘人，好让人们从他身上看到自己。如果他们看到以后感到不安，那怎么办，那就让他们去更加不安好了。”

歌德的这种二重性的分裂表现在他年轻时代的全部作品里，只是在《浮士德初稿》里，才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浮士德初稿》比《浮士德》的第一卷来得要短。丰富的思想在其中并没有压倒情节，因而看来也就更富于戏剧性。歌德在这个片断中所展示的，与其说是浮士德的悲剧，毋宁说是悲剧性的甘泪卿。主人公的独白揭示了那建立在歌德式的二重性分裂基础上的矛盾。两位主人公——靡非斯特和浮士德——都是恶魔式的人物。但只有在两个人的总体上年轻歌德的情感才能被完全地表现出来。

浮士德与靡非斯特之间的对话，——这也是沸腾在歌德内心中的对白。这一对对手中的任一个都没有被写成天真无辜，他们中的任一个也都不是恶棍。《浮士德初稿》中的靡非斯特完全不是个魔鬼。较之对手来，他只不过显得更加聪明，更加谨慎、也更加有力。头一回他和浮士德一道出现在阿乌厄尔巴赫小酒馆大学生中间，而他们之间的头一次对话则开始于大街上，当甘泪卿从旁经过的时候。靡非斯特作为一个情场老手，把所有爱情角逐中的奥秘都交给了急不耐的浮士德。浮士德在这个问题上实在是头脑简单，靡非斯特则精于此道。但很快两个人就交换了角色。

两个声音中，浮士德的和靡非斯特的声音中，究竟哪个是歌德本人的？他们之间的每一场对话都只不过是切成片断的独白。浮士德和靡非斯特之间的真正的谈话是歌德直到二十五年

后才写出来的。但歌德的那种在无为和渴望行动之间的徘徊动摇在这个《浮士德初稿》宏伟的起首部分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

“我莫非是神？”浮士德问道。“我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光明，那么高尚……”但浮士德所向之祈求的大地的精灵却拒绝了他，浮士德于是在绝望中说道：“我这个神一样的人，却不为你所亲近。”

但这颗分裂了的灵魂终于得到挽救。“您在那里，您这个赐给生命以幸福源泉的大自然的乳头？”——浮士德问道。呈露在年轻歌德面前的大自然已经成为他的信仰中心，成为他的北极星。

“为什么大自然总是那么美好？”歌德在自己的一篇批评文章里这样问道，“是的，总是那样美好，比一切都美，比一切都重要。也许，是因为大自然处在不停的运动中，总是在不断地创造？而大理石，尽管看上去那么鲜活，却永远是块死物。”

“春日的轻风又重新吹拂在我的灵魂之中，”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写道，“我希望，从我狭窄的喉管里还能冲出一首首新的歌曲。”

歌德已经走过了二十六个年头的生命的途程。离开法兰克福他无处可去。但他的生活是如此复杂，“以致在我的那些新的思想感情中从来找不到任何缺点。”——他给一位远方的朋友这样写道。是的，友谊、爱情、了解——这就是歌德那颗孤独而又骚动不宁的灵魂所经常追求的东西。他带着殷切的希望，想从文学家们那里获得同情。

他和文学界的联系，还从来没有象他居留法兰克福期间那

样密切。一旦让他走进广大世界，他只会对它感到格格不入。他和作家的关系却处得最为和谐。不过，即使到了晚年，他总那么强调，他对作家们才能的信任常常被当作对这些作家本人的偏爱，这一点没少给他带来痛苦。

他的许多作家-朋友们模仿着他，跟在他后亦步亦趋；这就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歌德逐渐疏远他们，其中甚至包括他和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突然产生的那些人。的确，年轻的克林格尔尊敬他，同时也妒嫉他。棱茨[1]对他是又爱又恨。这两个人都比歌德年轻得多，两个人也都非常有才气。

歌德和雅可比也合不来。跟赫尔德尔关系更是越来越紧张，整整两年他们没有见过面、通过信，最后是赫尔德尔改变了态度。他结了婚，获得了一个享有荣誉的职位，头一个给歌德写的信（从他们在病房里开始结识起，整整五年时间过去了）。歌德很快给他回了信，信写得热烈而又惊人地疏远、真诚而又十分矜持。

使歌德的神经受到特别严峻的考验的是他的新朋友拉法捷尔。这是歌德第一次（以后次数会很不少）相信另外第一个人。看来，作为一个诗人，歌德没有什么可向拉法捷尔学习的。于是便向对方学习一种新的、特殊的、有关人的个性的科学，这门科学，只能手把手地传授。

但是这位伟大的、能够发掘人类灵魂深处秘密的相面家却完全不是个心理学家，不是熟悉人们的老手，也不是一下子能领悟一切的敏锐的观察家。在拉法捷尔的那本基本著作《相面学》的手稿里，有许多页可以明显地看出不是出自一个、而是

---

① 棱茨（1751—1792）——德国剧作家，歌德的友人，后来还曾追求过歌德的恋人弗里德里卡·勃里绨。——编者

两个作者的手迹。这一来，一切对我们都迅速地明朗化了。那匆匆写出、龙飞凤舞、看上去极不恭整的字母原来是出自那位一下子就能领悟一切的歌德之手。而围绕着这个火热的中心，拉法捷尔只是用他那手漂亮的书法写下了自己的一些聪明的注释。

拉法捷尔一向不是在幻想，就是在指摘。而歌德则总是在探索、在推导规则。前者不去研究某位历史活动家的肖像，以便解释清楚是哪些特点决定了这位历史人物建树了众所周知的功勋。相反，歌德在看到一幅他不熟悉的肖像画时，便能够了无错误地确定，它究竟画的是谁。当我们听说，他是怎样谈起一件有争议的半身像，又是怎样证明这就是荷马像时，我们就仿佛看到歌德坐在酒瓶子后面即兴发挥……

“这个人看不到，听不见，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打听。那凝聚在他头脑里的全部思想都汇集在这里，汇集在这有着个不深的凹裆的额头上，它是记忆的府邸。他面孔上的全部肌肉都向上抻着，为的是把那些生动的形象通过它们引向下面的那张嘴……在这里一切都是生动的，一切都获得了生命，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是的，这就是荷马！这就是那个头颅，其中有着如许多的位置，安置着如许多的雄伟的神和英雄……这儿是奥林普山，俨如第二个阿特拉斯①，你瞧他有一只多么净洁而高贵的鼻子……这双深陷下去的瞎眼睛，这注视着自己内心的目光显示出那种紧张的内在生活，完成了对这位诗人之父的形象的塑造……还有这张对一切表示顺从的嘴……象孩子似地絮语连绵，说的都是些童真未凿、天真可爱的话……

①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他奉宙斯的命令，用头和双手支撑着天空。

这个人长眠了，热情偃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存在，而这个充满着他的全部存在的世界则既是他的内容，又是给予他的奖赏。”

拉法捷尔当歌德的老师为时很短。前者在宗教信仰上的虔诚很快就激怒了后者。还在他们结识初期，歌德就在写给对方的一封信里写下了普普通通的几个字：“我不是基督徒。”而拉法捷尔立刻就通知对方，自己是个无神论者。终于他们决定在写作上合作。

歌德把所有业务活动都引为己任。与出版商通信，给版画、侧像和肖像画作诠注，这一切都由他操持。接着他又搞出一套给学术著作画插图的方案。拉法捷尔对什么都满口答应，什么又都完成不了。最后，由于他的漫不经心，歌德写的一些最精采的篇章都失落了。甚至连歌德本人的名字也差点从书里给抹去。

那些人类之友和行家里手们来到法兰克福的歌德之家，带着一种好奇的心情打量着他的房间。他们希望能看到一点什么能引起轰动的东西。这里年轻的儿子统治着一切。有时候十分亲切，有时候又十分恼怒地邀请父亲的朋友和家里的朋友一道进餐。这时候阿伊叶夫人（什托利别尔格伯爵一家这样来称呼歌德的母亲）就给打发到地窖里去取陈年老酒。

这所古老的住宅是歌德的避风港。有一次，就在歌德过着最漫不经心的生活的那一周内，他患上了喉卡他。在床上一直躺到十点左右，“目的只是为了恢复一下那被可咀咒的日常生活的喧嚣忙碌所破坏了的家庭舒适感。父亲和母亲来到我床前；我们开始争论，但显得非常心平气和。我喝了点茶，觉得好受多了；这里，在四堵墙壁之中，我又重新感觉到，自己是

有家的。”难道他会不感到惋惜？妹妹已经离开这里。父亲家的屋顶对于柯尔涅丽娅那个不协调的灵魂说来已经显得局促难忍。但在他那个同样不轻松的丈夫已经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职位的巴敦小城里，她是否就会感到比较轻松愉快呢？

到了老年，歌德在回忆和妹妹的友谊时这样写道："她活泼、安详、有时甚至有点大胆……在这种兄妹间关系的和谐中她愿终此一生。"歌德认为，比起一个家庭中的母亲来，她更适于当女修道院的院长。但父母的冷酷和那年轻人死乞白赖的追求迫使她终于选择了这条对自己说来意味着毁灭的道路。在自己的日记中，柯尔涅丽娅徒然努力"扼杀自己对夫妇间的爱的崇高理想……但难道我可以指望得到某种类似幸福的东西吗？因为我已经完全失去足以唤起温柔感情的魅力。"

柯尔涅丽娅二十三岁，她丈夫什洛谢尔则已经是个三十四岁的人了。他父亲也是法兰克福的一位帝国顾问官，歌德把他称作自己的对蹠者。丈夫的追求肉欲和他性格上的阴冷对柯尔涅丽娅说来是一种压力，她象一朵花一样地凋萎了。

歌德离开来比锡，已经整整七年。他已经享有盛名。于是美也第一次朝他微笑——这是一种轻浮而又令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的美。它从金色的镜框里朝着他微笑，于是，盲目的他便抛撇下恶魔为他安排的洞穴，迎着自由飞去。歌德的那颗忧郁的心相信，在她，在那位丽莉身上他会找到一种使他感到无比轻松的东西。身材苗条、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姑娘在他看来简直是个迷人精。"迷人精"这个词充斥在他十个月内写给他所迷恋的那位姑娘的无数封信和许多首诗中。他把丽莉形容得象天使一样地美。甚至在事隔五十年之后他还认为，他一生中只爱她一个人。

这一年歌德头一回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法兰克福上流社会中。溜冰场、狂欢节、舞场，所到之处歌德在那帮贵胄子弟和英国青年中间总是显得出人头地。他总是把自己放在和他们相平等的地位。但他们完全不把他看成自己圈子里的人，他也从来不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吸引他进入到他们圈子里去的与其说是阶级自豪感，毋宁说是好奇心。在他们眼里，他在极大程度上是个报纸上所宣扬的天才的怪物，至于是不是帝国顾问的儿子那倒无所谓。因此，对他那些破坏上流社会礼节的行动，他们都能加以原谅，他可以在一个朋友的陪同下突然走进按照洛可可式的风格布置起来的沙龙客厅，走进某位法兰克福银行家的住宅。

“已经迟了……，来的人很多，房间中央放着一架旧式小钢琴；这个家庭里的那位唯一的女儿立刻坐到钢琴跟前去，开始非常熟练而愉快地弹奏起来。我站在钢琴的另一面，可以很清楚地看清她那身姿和她的整个面孔。姑娘的神态里还保留着某种童稚的东西。演奏时动作显得轻巧而自然。弹完一首奏鸣曲，她朝我走了过来。我们默默地打了个招呼，接着四重奏就开始了……我发现，她看我时神情那么专注，就好象看着玻璃橱窗里的陈列品似的。”

他头一回就是这样见到的丽莉·舍涅曼，他自己也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把这个场面写进《诗与真》中去。他真的是看上头一眼就被完全俘虏了。带着古典式的天真，也带着肉欲要求，他恨不得囫囵个儿地把她吞下去。只是到了后来他才细加端详，看出她高身材、浅黄头发、蓝眼珠、神采奕奕。再往后才又注意到她那发式、衣着、扇子，她那坐骑、马车，她家的花园、露台——所有这一切把她衬托得无比迷人。最初那些时

刻，在他眼里，她简直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

啊！终于出现了！这就是他在女人身上所梦寐以求的东西——忠贞不渝、美丽迷人、夺人心魂，这就是他的庇荫、家庭和婚姻归宿。看来，一切都在这里给他准备好了。她，他的这位女同乡，既待字闺中，又家道殷实。他那种遁脱不安、获得荫庇的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有可能得到满足了。十七岁美人迷人的魅力、她的神采、她的富有以及他那种建立家庭、摆脱内在的紧张状态的不自觉的意向——这一切都在把这位年轻人引向丽莉。他准备投身于无所顾忌的狂欢节式的旋风之中，走进这个自由城市的富有的资产阶级社交圈子里，当一个绅士，也当一名爱情的奴隶。下面是他的一些比日记更加雄辩的流水帐："鲜花、画、马、金制的小心心，八盒锡兵、退掉的一匹马、一百支荷兰羽笔、假发、鲜花、佩剑装饰、刷洗过的皮手套、铜盾牌、一洛特①画画用的意大利白粉、银扣舌头、半英磅铅砂，半英磅火药，发网、鲜花、威尼斯假面、一副白手套、三十二枚克罗卜史托克先生的铜质印鉴，一英磅糖果、裁缝工钱、鲜花……"

这就是歌德在上流社会唯一的一次罗曼史中所用过的道具，这场罗曼史带给他以幸福，也逼得他发狂，使他毕生难忘。但即令在那个时候他也不去模仿那些年轻的情人。那些优雅的钱袋拥有者排斥他；他立刻并且了无错误地感觉出那个真正的世界和虚假的世界之间的区别。

这年冬天，他头一回应邀参加公爵举行的宴会。他的举止无可指摘。"歌德的话说得很多，很好，很特别，很富有独创

① 重量单位，相当于12.8克。

性又很天真。他非常有趣，非常快乐，”麦林根公爵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他有着自己完全特殊的风度。思想和看法也是独特的……他用他那感情的柔和和表情的细腻赢得所有人的惊叹。”

生活在故乡那些富有的市民阶层之中，歌德知道，他们在暗暗地嘲弄着他，而他也同样蔑视他们，并且把自己装成一个直爽人的样子。“歌德很快乐，”某位画家写道，“他常去参加舞会，跳舞跳到发狂的程度。眼睛盯着那漂亮的地板，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好舞伴，——这在他从前是没曾有过的。这还不说……有时候在谈话谈得活跃的时候，他忽然一跃而起，走开去，再不见回来……在那些人们穿着节日盛装的场合，他偏偏相反，穿一身最普通的家常衣服……”

这种外表的形式上的抗议只是用来表现那内在的抗议。歌德总是把那些可爱的女人和他们的周围环境联系在一起来认识。这位天才的市民后裔内心中充满痛苦。他奋起抗议，他对自己出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固执地使用了否决权。可他又不得不承认，正是在这个圈子里，丽莉才变得更加迷人。

半年时间在不可忍受的痛苦中度过了，歌德对那种市民环境的不信任看来是完全公正的。这是一种奇特而深刻的不信任。它产生于他被她的形象所完全迷住的时候，它也使他的感情蒙上了阴影。这种不信任甚至贯穿在他献给丽莉的那三首歌里。歌子是轻盈的，象她的那双纤足。新的爱情，新的生活，他兀立着，带着恐惧，环顾四周。

歌德很了解自己。他不单感觉到自己的心处在何等的狂热之中，也用自己那种明澈的、冷静的、洞穿一切的目光看出来，他将不得不扮演一种什么样的二重性的角色。当他爱着丽莉的

时候，他又以纯然不同的另一种方式，——就好象他不是置身于这个地球之上，而是站在另一个遥远的星球上，爱着一个年轻的贵妇，他熟悉她只是通过她写给她兄弟的那些信。年轻的伯爵夫人奥古斯特·什托利别尔格，歌德从未见过。但从她的那些信中，他立刻看到了一颗非常亲近的灵魂。在他那骚动着的内心里，他把自己青春时代那些最隐秘的信函都寄给了她。她在那个古老的北日耳曼庄园里离他越远，他就把自己寄给她的那些话更加坦率地对自己谈了又谈，就好象只有这样，只有两地相处，两相分离，他才觉得自己更加保险，才能从现实给他带来的全部绝望中挣脱出来。他在远处某个地方用颤抖的手盖了一座孤单单的城堡，躲在它里面来摆脱心灵的不安，剩下的又只是他那种水月镜花式的幻想……。

奥古斯特理解这种通信有多么不同寻常，她用一种合乎节拍的感情制止住自己，始终没有和歌德见面。他们的通信也中断了。直到垂暮之年两个人才又交换两封使人惊奇不置的信。就这样，歌德毕生没有见过什托利别尔格伯爵夫人。但他把他给她的信称做日记，因为正象维特一样，他在这些信中，自己向自己倾吐了自己全部的内心骚动。

"假如您能想象得到歌德穿着一身节日服装，打扮得十分漂亮，在舞会上那豪华的壁灯和枝形吊灯的灯光照耀下，只是由于一双美丽的眼睛的吸引，坐在围着许多人的牌桌旁边；假如您能想象得到歌德在那股不停的娱乐的旋风席卷下从客人中间飞往音乐会，又从音乐会飞往舞会，带着他的全部轻浮和狂热，追逐一个娇小的长着淡黄头发的女郎，只有到那个时候您才会看到那个真正的过着自由自在的饱暖生活的歌德，他不久前还用他那喁喁细语向您倾吐自己阴暗的感情，这个歌德，他

已经没有力量再给您写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忘记您，因为有您的存在，他就会感到自己的存在简直是不可忍受的。但还有另一个歌德，他穿一身灰法兰绒燕尾服，围一条深褐色的丝围巾，蹬一双同样颜色的鞋在到处游荡，他从二月刺面的寒风中已经感觉出春天的临近；这个歌德，那可爱的广大世界重又向他敞开胸怀；这个歌德，他劳动着，挣扎着，活了下来，陷入沉思默想之中。很快，如果还有力量，他就打算把自己青年时代的那些纯洁无邪的感情写进短诗之中，把生活中的那种不可缺少的调料写进剧本之中，至于自己的朋友、自己心爱的地方以及自己那个可爱的家庭的日常生活，他将用粉笔描绘在一张灰纸上……因为他总是在工作，就好象在沿着台阶拾级而上，越走越高；因为他压根儿不准备紧跟在理想后面飞翔。不，他一边战斗，一边玩耍，想使自己的感情得到发展，使自己的才能变成一种技艺。这个歌德的最高幸福就在于他能和自己时代中的最优秀的人们一道生活……”

“早晨，我一回到家，就想给您写信。但能说些什么呢，既然我不能把我身上发生过的一切向您谈出来。但愿您将来对我更亲切一些，我是多么希望看到您的眼睛，在您的怀抱里获得憩息！伟大的上帝啊，人类的心究竟是什么样的！祝您夜安。我以为，写完这封信我会轻松点的——没那么回事！我的脑子实在太累了。”

“已经又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既那么舒畅，又那么难受，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活着，总觉得，象是已经上了天堂……谢谢你，因为你给我写了你自己，写了你的生活。多么真实！简直是我所完全想象不到的。哦，只要我能够做到！爱我吧……现在祝你夜安，该停止这种寒热病的发作了！而如

果你在痛苦着，给我来信，我愿和你分担一切。哦，别把我抛进愁苦之中，它已经在等着我，如果我离开你，离开所有我亲爱的人们的话！求求你，惦记着我，用你的话来表示对我的惦记，从我自己身上拯救我！……”

又过了一段时间，歌德订了婚。他的愿望实现了，但这件事也吓坏了他，父亲特别不满意。他当然想有个儿媳妇，但看来不是这种上流社会的女人。还需要在住宅之外加盖一套寝室。未婚夫妇的双亲是互相认识的，但怎么也不能亲近起来。这里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原因：舍涅曼一家属于改革派教会，歌德一家则是路德教徒。阿伊叶夫人当然希望，家里能有一个新女儿，有一回儿子在阁楼上那个旧的摇篮旁边碰上了她。两个人都竭力掩饰内心中的惶惑，故意争论开这么一个问题，对于婴儿说来究竟什么更舒服一点——是摇篮还是筐？

在这样一个有着爱唠叨，好挑眼的公公以及精明强干，因为工作过度现在一心想享福和得到安宁的婆婆的家庭里，丽莉又怎么能使自己沉醉于那些上流社会的娱乐之中呢？那个当未婚夫的奔走于两下之间，安慰不满者，谄媚双亲和朋友们。

他作为律师，勋章获得者以及受人巴结的鼎鼎大名的人物——如今却得服从丽莉的意愿。美人暂时还是冷若冰霜的，而一旦她开始卖起俏来，那时候这位情感炽烈的人，这位做丈夫的对这种游戏——这是下流教育造成的结果——的反应就要象挨上皮鞭一样了。他心情沉重。于是便努力从创作中去寻求排遣。但看来，《史推拉》①之所以不算太成功，就因为他在写它的时候，完全让热情控制住了，而不象当初他写《维特》

① 歌德写成于1776年的一出喜剧。 ——编者

时那样，热情已经逝去。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原因还在于天才和魔鬼联结在一起，想从它们的分离中获得拯救完全做不到。尽管这样，《史推拉》燃烧着不灭的火焰，它有权被称做“为恋人们写的剧本”。除开这个，根据丽莉的愿望，歌德写完了，接着又改写了歌剧《厄尔文和厄利米娜》。厄利米娜说出了所有他希望从丽莉嘴里听到的话，而他自己则被描绘成俨然具有天使的容貌。

诗人把对丽莉的那些熟人们的不满完全发泄在另一个歌剧《克洛季娜·德·维娜·别娜》之中。“我实在再忍受不了您那个市民环境了！”剧本中那位高贵的强盗——确切点说，是歌德本人说道。“我想工作，可我得当仆人。我想快活，可我还得当仆人。难道所有那些想使自己得到点什么东西的人，不该跑到人们的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去吗？”

但在这些争吵的间隙期间又有着多少轻松而欢乐的时刻啊！她的拥抱又给他带来几多幸福！“她象天使一样地美丽，我已经四天没有见到她了！……昨天我们一道骑马。你不妨看她一眼，她的骑姿多么象亚马林女人①啊…………我的内心里充满着一种新的奇异的感情。过三小时我希望还能看到丽莉。”

谁也不清楚，这对恋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也许，她从前就是他的情人，但时间不长。在一些更加详尽的传记性札记里有着一些更加晚近的记述。“发表演说。奇遇丽莉。热恋。奥芬巴赫② 大街。”

接着出现了决裂——但还不是彻底的。

---

① 据南美洲的传说，在现在的亚马林河流域有过一个女人国。

② 奥芬巴赫（1819—1880年）——法国作曲家法兰西古典小歌剧巨匠。

“亲爱的兄长，在我身上也发生了曾经在你身上发生过的事，”他给赫尔德尔写道，“不久前我差点驶进家庭幸福的港口，踏上痛苦与欢乐的坚实的土壤，可突然间连我自己也莫明其妙，就又被扔进茫茫的大海。”

从女人身边逃跑，这在歌德说来已经是第四次……但还没等他来得及跑开，他就感觉到何等自由！他把自己比做挣脱锁链的熊，急急溜走的猫。他立刻不再感觉到那根他想用来束缚自己的细细的金链条。他去往南方。尽管他还在爱着丽莉，但已经感觉到，自己自由了。“我简直已经腾入空中，好几天来做的事情就是：吃、喝、睡、游泳、骑马游玩。”带着这种情绪，他前往妹妹家中。他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暗淡了。难道柯尔涅丽娅的出嫁竟成了这样一种巨大的不幸？一见到她，他就确信什洛谢尔在信中如此信赖他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我的爱情引起了她的厌恶。”

柯尔涅丽娅的丈夫早晨去机关办公，午饭后在花园里有一通忙碌，干上点车工活儿，接着又去办公室，办公之余学上一小时希腊语，夜晚和妻子一道度过。柯尔涅丽娅抱怨说，她不想操持家务，这是她所忍受不了的。她声泪俱下地恳求哥哥别和丽莉结婚，并且永远不和任何人结婚。她要求他答应这件事。但他并没有做出许诺。

两兄妹见面后又过了一年，柯尔涅丽娅分娩了，但她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孩子激怒了她，她把他送给了陌生人。精神病的迹象已经暴露出来。人们试着给她进行治疗。她变得好了一些。但时间极短。很快她就离开了人世。

见面后没过几天，为妹妹满怀不安的哥哥便扔下她，到瑞士去了。但离开丽莉越远，他就越加渴望再重新享受那享受惯

了的和她亲近时的甜蜜。尽管这样，他还是从自己的旅行中获得了满足，找到了需要找的人，搜集了各色各样的标本，积累了无数的资料，德意志、瑞典接壤处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足迹，他们经常游泳一直游到夜间十二点，喝得醉咕噜咚，还没完没了地制定计划。

生活在一片喧哗中过得有多快！绿蒂、那个三年前被他如此热爱、整个世界都被她那火焰的回光所照亮的女人以及另外一个已经被他付之忘却的女友，——两个人对于他那新的爱情来说，都不过是一种陪衬。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他和一位朋友登上了圣哥达山的顶峰。两个人在山口休息，歌德趣味盎然地画开了画，虽然画得不算精彩，他画自己、朋友、群峰和山谷，这山谷隐现在一座陡峻的悬崖后面，向南成了一个缓坡。

意大利展延在他们的脚下。意大利，这是老父亲总想打发儿子去的地方。一位修道院院长，朝他走了过来。统共还不到几天，这位僧侣曾匍伏在米兰大教堂玫瑰色大理石的祭坛前。旅人劝说歌德也效法自己的榜样。在那一望无际的蓝色的大海中他们也看到了一些林木葱茏的岛屿。但歌德犹豫不定，他眺望着南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命令那位朋友收拾行囊，自己一个人留在山岩上。

后面是德国，还是那个老样子。他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这位神甫几天前呆过的那个国度。

最后他站起身来，朝着那位僧侣深深地一鞠躬，默默无言地掉转身，回北方去了。

没等他来得及回到法兰克福，没等他满怀喜悦拥抱那位微笑着迎接自己乖僻的未婚夫的姑娘，他已经懊悔开自己的这种

不幸的归来了。这位两面的雅努斯[①]内心中充满着骚动，怀疑和对孤独的渴望。他请求什托利别尔格伯爵夫人给他一个庇荫所。“我多么希望在您的心中憩息片刻！这之前，我是注定还要长期流浪！啊，我的永恒的向往、痛苦中的希望！我总是经常受女人的骗……”

秋天来了。集市开始了。法克兰福聚拢了丽莉父亲的一些事务上的朋友，他们挤满了屋子，对待丽莉象对待老相识一样，公然宣布对她的权利。他们中间谁也不认真看待那位奇怪的未婚夫。“这些人中间有的长得很漂亮，具有一般家道殷实者的癖性。可是那些上了岁数的先生可委实叫人无法忍受。他们象好心的叔叔，可又总是那么爱动手动脚，偷着跑到她跟前拥抱她，不但用最令人厌恶的方式抚摸她，还要求吻她。她无法拒绝，只好把面颊伸给他们。他们谈的只是野餐、舞会和晚间散步，嘲笑那个可笑的未婚夫——一句话，他们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使一个得不到安慰的恋人的心陷入苦闷。不过，我们总算摆脱了这种痛苦。她甚至在回忆中都几乎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这位八旬老者在事隔半个世纪之后这样写道。

但有时候，被征服了的他也会踯躅在爱情的花园里。去看望心爱的人的亲属，和他们谈话有时语含讽刺，有时心平气和：“我给你们送来了干酪，亲爱的夫人，它已经给送进地窖，可得快吃！地窖可是跟我一模一样；它见不着太阳，就象我见不着丽莉一样，我们这两个年轻人真是又结实，又可爱……昨天我心情很坏，到丽莉那儿去了一个小时，人们根本就不需要我，我的心差点都碎了，很快就离开。”

给一位女友的信是这样写的：“我刚从奥芬巴赫大街回

① 罗马神话中司门户、出入之神。他有两张脸，一张朝前，一张冲后。

来，那儿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的心真正成了一只袜子，人家把它一会儿往左，一会往右随便翻转。请吧！请吧！请代我在集市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代丽莉买的东西，小玩物，小装饰品，要最时髦的，最招人喜欢的。您可要知道，所有的一切连同我的爱情都是附加品。我们之间关系很紧张，妈妈就更甭说了！……请写清楚，一共要多少钱！……”

给什托利别尔格伯爵夫人他这样写道：“您不会知道，我忙的是什么：为下星期二的舞会准备假面……我参加假面舞会的服装是一种古德意志样式……哦不，假面具已经不需要了，丽莉不去参加舞会……今天是九月十六号，夜里我做了好几场噩梦。……太阳升起来了，我立刻从床上一跃而起，在房间里来回乱跑，想使自己的心安静下来，终于觉得自己轻松了点，也有了信心，我会得到拯救，会给自己找到出路……我们还将会是幸福的……我这就去赫芬巴赫，通知丽莉今天不看剧了，明天去听音乐会……十七日，奥芬巴赫。这一天过得很正常，也有点麻木，起床后，觉得心情不坏，写了一会儿我的那个《浮士德》，闲溜了好几个小时，跟我的姑娘在一起亲热了一阵……她真是一个神奇的造物……我总觉得自己象个吞了毒饵的老鼠，从一个洞里窜到另一个洞里，舐着水……心里火烧火燎的，实在没法忍受。今天是星期天，丽莉该到这儿来了。

“这一个小时，可以说，我体验了一种毕生以来最崇高，最神奇的感情！……我透过滚热的泪珠看着月亮，看着这个可爱的世界，周围的一切好象都充满感情。”

“九月十八日……难道我这颗饱尝欢乐和痛苦的心终于获

得了一个人所能企冀的使人心醉神迷的幸福，而不再战栗，不再徘徊于天堂和地狱之间？今天吃完午饭我看到了丽莉……因为实在没有一句话可以和她谈，所以一直哑默无声。唉，多么想从这样状况中摆脱出来……但是那种一闪而过的念头仍然使我感到战栗，要是她真的和我视同陌路，我可就失去了一切的希望……激浪！狂风！我被抛过来，抛过去，只有紧紧抓住舵轮，好使自己不至于搁浅。可还是搁浅了，我没有力量离开我的姑娘——今天我的心里重又充满了她……我这个可怜人徘徊歧路，怅然若失。晚间八点，刚看完剧，我就赶紧换了换衣服，去参加舞会……我觉得，庇荫已经从我心上消失，消失。”

在自己整个漫长的一生中，歌德没有写出一部文献，其中如此宏亮地响彻着那发自他灵魂深处的对白式的声音。这封信是一面镜子，反映出诗人的内心斗争。对于后代来说，它象《维特》和《塔索》一样重要。

回忆所涉及到的这些日子对于歌德的一生来说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诗人不光是沉醉在和那位十七岁的美人的肉欲性的欢乐之中。他也在《浮士德》上面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并且在情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刻，翻译所罗门王的《歌中之歌》，给丽莉的信语调变得更加坚决了，里面充满着男性的固执。时间带来了变化，就象承宣官从大世界中来，一位使者出现在他面前。

“在舞会上一直呆到早晨六点钟，总共才跳了两次美女艾舞，给心爱的姑娘介绍了一帮人，她咳嗽得厉害。如果我能生动地把一切向你描述的话——不，你会受不了的，我也一样，如果她在日常爱好中表现出的天性不逼使我们吞下忘却的苦果的话……吃了点东西，略略张罗点事，便穿上衣服，去见麦林

格公爵，然后乘车出城，去看戏，跟丽莉只说了七个字。瞧，我现在在这儿，打算今天把自己打扮得尽可能漂亮点。我在等着裁缝给我送新外衣来。料子是我在里昂订购的，灰颜色，带着蓝边。我等得很不耐烦，比等那些有教养的熟人心里还急，已经得到通知，就在今天这个钟点，她要来看我……我的理发师给我理发也是整整用上一个钟点；可他刚一走，我又把他的劳动成果毁掉，打发人去找另一位，现在正等着，他这就来。我们有过一次狂饮，简直到了发疯的程度。我甚至连笔都拿不起来了。昨天着实过得痛快。”

痛快？对于裁缝和理发师他哪来那么多的关心。这类事在任何一封信中也从来没有过任何暗示。这封信甚至还是用半讽刺的语调写出来的。狂饮？至于那个麦林根公爵，是跟买东西、散步一道提及的，显得那么冷漠，象是顺便提提似的。他的生活中莫非已经开始了一个新时期？是的，他自己是这样感觉的，同一页纸上他这样继续写道：“十月八日。很久没有写东西了。我现在是一会儿热得要死，一会儿冷得厉害。我在等魏玛公爵。”完全是副爵爷的口吻，完全象在小说里一样。

一天黄昏，一位不相识者走近他那半明不暗的房间，自我介绍，说自己是魏玛宫廷的使者。从那天到现在已经过了快一年时间。他称呼自己为克涅别尔①，过了些日子又来找歌德，说是要陪后者一道去见他那位住在旅馆里的君主。十八岁的孩子卡尔·奥古斯特②刚刚执掌政权。一走进旅馆房间，诗人便

---

① 克涅别尔（1744—1834）——法学家和军官，魏玛公国内侍官，歌德的朋友。 ——编者

② 卡尔·奥古斯特（1757—1828）——魏玛和艾泽纳赫大公。 ——编者

向那位公爵深深地一鞠躬，然后抬起头来——两个人的目光立刻交会在一起。它们的主人看来象是在交换角色。公爵的眼睛里充满着好奇，而诗人则用眼睛审视着对方。静默。诗人的桌子上不是放着已经准备好的爱国主义作品吗？凭着周旋于上流社会的经验，诗人机智地谈起国家大事，一下子赢得这位天真的年轻君主的好感。

魏玛公爵的宫廷侍从克涅别利上校，很快成了歌德的朋友。但歌德给克涅别利的信，一开始与其说是充满了感情，不如说是充满了问题。宫廷的气氛对他说来并不习惯，但他完全不是一个象他扮演得如此成功的那种耽于幻想的诗人。歌德的眼睛一下子就盯住那在别人花园里长熟了的果实。也许公爵和克涅别利这回到卡尔斯鲁厄来，是因为公爵的未婚妻在这里等着他？可这儿分明是住着什洛谢尔。歌德在给克涅别利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如果可能，请打听一下，宫廷对什洛谢尔是个什么看法。"——并且请求对方为他说几句好话。

"您还爱我吗？来信请更多地谈谈您自己。谈谈亲爱的公爵。请提醒他，让他怀着爱想到我。"

可这种突然出现的相互间的爱的迹象不管是在他们相会于法兰克福旅馆的时候，还是后来在美因兹都看不出来。歌德之所以写到爱，不过是为了防备万一……。

歌德第三次会见公爵是在巴敦封侯的宫廷内。在那里他被介绍给对方年轻的未婚妻。这位年轻人对一切都喜欢。非常高兴地邀请他去魏玛。在巴敦，歌德是头一回置身宫廷，"作为一个新手他显得非常有礼貌。诚然，要求他做到的是既自然，又庄重。"他一下子就把那位年轻的君主揣磨透了。从自己的全部作品里，他单单挑出那部歌剧《克洛季娜》来献给卡尔·

奥古斯特。他之所以这么做，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对于前者说来这正合适：轻快、略微带点市俗气，浪漫主义味道十足，还有几个当强盗的主人们。

歌德从前就和贵族们打过交道，与公爵们交往还从来没有过。和贵族阶层过从甚密，或者比方说娶上个贵族女子，这在当初，对他这个市民后裔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她是古斯特卿，还是天使，”他给她的兄弟，什托利别尔格写道，“让鬼把她的那个伯爵夫人的国家封号取走！……”

而现在，当歌德的精神危机发展到顶点，当他一心只想从丽莉身边跑开，他又第四次和公爵见面。后者又坚决邀请他去魏玛。

这对歌德说来不啻是在迷雾中听到号角声。一切都在推着他从法兰克福逃跑，这已经是他年轻时代第五次逃跑了。

难道说他该注定老死在这个古老而拥挤的城市里，永远就当一个律师？永远住在那座带着尖屋顶的住宅里？并且一切就只是为着丽莉？只是为着永远占有这金头发，蓝眼睛和那浑身散发出来的新鲜气味？

歌德迅速作出了决定。“也许，”他匆匆地给麦尔格写道，“那儿也会有不少好东西——完整的和不完整的，就让上帝帮助我们吧！……如果可能，借给我十个加洛林①，并且尽快把它们捎来。”

公爵和他的未婚妻已经走了。约好了派马车和宫廷侍从来接歌德。歌德收拾停当，和所有人告了别，换上旅行服装，但马车没有来。父亲作为一个帝国城市的公民，对公爵的那副派

---

① 加洛林是八一十世纪间统治法兰西，日耳曼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王朝名。此处系币名。

头打心眼儿里不喜欢。获得受人尊敬的地位是可以的，不过只能在法兰克福。于是对公爵的马车稍微嘲笑了几句，想一步一步对儿子施加压力。他建议儿子去意大利，开导说，这样的旅行比之坐上那辆不曾到来的马车，去往那座边远的默默无闻的小城市，对于艺术说来要有益得多，也许是该听从双亲的劝告吧？他开始觉得自己非常不自在。那帮可爱的朋友得意地微笑着，于是，一到黄昏，他只好裹上外衣，象个陌生人一样，在故乡城市的街头踯躅。对丽莉，他不想把一切彻底解释清楚。也不再去她那儿了。只是不时偷偷地从她窗前走过。他听到她的声音——她在唱他写的歌子，他隔着窗帘，看得到她那苗条的身影。他走回家，脑子里仍然萦回着她的倩影。他坐下来，开始写作——写的是《哀格蒙特》的头几场。他把它们读给父亲听，又离开家，接着又回转来。他是不是觉得神不守舍？难道他没有感觉出来，这二十天来，那维系他和故乡城市的一切都已经断裂了？而现在他只能在这个地方悄悄地溜来溜去，象一个被放逐者，象一个幽灵！他坐在“壁炉旁，炉子里那奇妙的火在熊熊燃烧，身子底下那只低矮的转椅紧挨着一张儿童用的小桌子”，这时，他突然想起诗人别尔格尔① 来。早就该给他写信了。而写这封信的时候却是“在我度过我一生中最漫不经心，头绪纷烦、完整有力而又空虚荒谬的九个月之后。是幸福，也许是不幸，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而它在即将进入新的七五年的时候奉赠给我的只有人类天性可以感受得了的全部矛盾。什么事会在我身上发生，只有上帝知道！也许一切会变得更加令人不安，更加头绪纷繁．到那时候，我就会怀着满

---

① 别尔格尔（1747—1794）——著名的德国诗人，“狂飙突进”运动的参加者。

意的心情回想起我给您写信的此时此刻。钟已经敲了六下。今天是星期三。一七七五年十月十八日”。

他觉得，他现在是站在十字路口。对他说来，到来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费尽思量。但就象他不知道派来接他的马车从什么地方来一样，他也不知道，明天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过，他还是满怀希望，勇敢地承受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他相信，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但马车还是没来，一个人前往魏玛总是不方便。父亲还在继续阻拦他，意大利在雾霭迷蒙的远方向他招手——歌德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他迎着马车的方向前往南方。到达海德尔堡后，为了防备万一，他给驿站留了话，如果马车来了……。马车真的来了，礼貌周全的宫内大臣一再请求原谅，把客人安顿在马车里，后者立刻用铅笔给一位朋友写信，字迹看起来那么潦草：“……夜。哦，我的不可摸触、无法思议的祖邦，我漂浮在你那神圣华美、广袤无际的海洋上。哦，兄弟，震撼着我的是那些可以理解却又不绝如缕的情感……浴沐在尘埃之中，我耻于躺下，弗里茨！蛆虫在蠕动着，我用我的心向你起誓！这全都是孩子们的窃窃私语。这是维特和他所有的兄弟起而反对我的灵魂的秘密供词！”

在礼貌周全的宫内大臣的陪同下，歌德来到了魏玛。

第五章 创 造 力

在魏玛。——“天之骄子”。——“德·普列齐尔先生”。——维兰承认来到者。——在带花园的小屋里。——赫尔德尔应邀去魏玛。——三等文官。——和弗里茨的冲突。——柯尔涅丽娅之死。——采矿工场的主持人。——国防大臣。——建立公爵联盟的计划。——路易莎公爵夫人。——花园与住宅。——夏绿蒂·封·施太因。——《哥哥和妹妹》。——给封·施太因夫人的信。——科罗娜·什列捷尔。——初版本《伊菲格尼》。——《情欲的凯旋》——画家。——哈次山之游。——棱茨和克林格尔来到魏玛。——重游瑞士。——和大公一道回法兰克福。——从圣哥达山二次归来。

“我的生活过得象滑雪一样，疾速，快乐，带着响声，自上而下。上帝知道，在经历了这种考验之后指定给我的究竟是什么。但考验扩大了我的生活范围，一切都将很好。制定建设性的计划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我从早到晚都周旋于繁忙的职务和各种娱乐之中……我在这里就象生活在亲人们中间一样，公爵对于我来说一天天地显得更加宝贵，我和他越来越亲近。

“的确，我是在纵饮作乐……说不定，你很快就会听到，

我能为剧院写出即兴作品来。而那种悲喜参半的滑稽剧我写起来也不算坏。”

看来，隐藏在这些话（它们摘自歌德到达魏玛后最初几个月所写的信中）后面的东西完全不象他的同时代人所认为的那样可怕。

新的魏玛公爵——全德国都这么说，这么写——让疯狂的歌德住进自己的宫廷。他们从窗口把碟子径直扔到街上。他们命令在冰上凿出窟窿，新年时在湖里游泳。他们有共同的艾费勃[1]和共同的情人，撇下可怜而年轻的公爵夫人孤零零坐在家里伤心哭泣。

一位小市民终于找到一种理由，来证明他所怀有的不信任的二重性，这种不信任一是针对君王，二是针对天才。当青年歌德的朋友们纷纷来到魏玛，全德国很快流传开一个讽刺性的新字眼——“天之骄子”。

好景不长，歌德的那种快乐生活没有延续三个月。所有的人都厌倦于那疯狂的滑雪、狩猎，厌倦于鞭子的响声、狂饮和讽刺性的摹拟之作，也厌倦于和农家姑娘调情。快活的宫中高级侍从，掀下晚餐席上的桌布，扬长而去。接着大家玩开了“金银绦”，一个内侍官喊道：“跑起来！快点！要不你们就抽打不着你们的公爵了！”

十八岁的公爵，禀有一种火山一样的气质，娶上个懦怯的姑娘，却让一个二十六岁的诗人吸引过去了。这个诗人的两本书就灌得他如醉如痴。

歌德那雄健的德国语言，那看待事物的敏锐的目光，那与

[1] 古希腊受军训并在哲学或其他学校学习的18—20岁的青年人。

生俱来的勇敢，那笼罩在名字之上，实际上完全不是他所固有的浪漫主义——这一切都吸引着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反对那些他刚刚从其中摆脱出来的教养和传统。骚动的本能使他依恋着那位年轻的市民，尽管从本性上说，他可能是胆小的。他害怕和那些在刚刚被他继承过来的宫廷中任职的老内侍发生冲突。

冲突并不存在。诚然，有位出身古老贵族家族的大臣为自己不再是艺术问题上的仲裁者而感到屈辱，到处都能听到饱含妒嫉的低语，但所有人——宫廷里的、贵族阶层中的、社会上的——在这位新贵面前都毫不犹豫地摘掉帽子。在相互发泄对那些“天之骄子”的不满之前，先得小心地关上门。不，难道这位年轻的绅士不是个倖臣？难道这种状况会延续很长时间？社会舆论一定会把公爵和诗人亘隔开来。话又说回来，他非常可爱。很快妇人们私下间就相互承认，这个野人——关于他在提林根森林中干的蠢事和他的酗酒行为，她们在自己的女客厅里津津乐道——对于魏玛来讲，怎么说也算一个真正的收获！他总是那么彬彬有礼，总是那么机智，诚然，有时候也会疯疯颠颠，但即令是在那种时候，他也不会失去分寸。

终于，在他们身边出现了那位温文尔雅的“德·普列齐尔先生”。舞会和假面舞会举行得更经常了。所有的男子一无例外地穿上了维特式的服装，如果谁没钱为自己缝制合乎时尚的服装，那么，代替制服，大公就无偿地发给他这身装备。宫廷内的谈话中出现了新的话题。难道还有谁能象那位诗人那样，凭着记忆列举那写在新的《缪斯选集》，（这部选集如今在茶桌边已经被人传来传去）中的一切？难道还有谁善于用任何格律来写讽刺诗，在场的人和不在场的人都能成为他的讽刺

对象？

首相也在茶桌边坐着。“很好，”他想，“就让诗人永远把君主吸引住好了。君主总有自己的事情要干，他总不能带着自己的那种年轻人的荒唐来管理国家。这个诗人，看起来对事业一点也不感兴趣。眼下，当他走运的时候，他很快就忘记了，他当初是个律师。只要别闯进我的天地就行，宫廷里爱怎么寻欢作乐随你们的便。当初跟维兰也是闹成这个样子。可是，维兰到底又说些什么呢？这个年轻人刚刚还在攻击他哩……”

维兰好多年来就是这个城市和宫廷的精神首领，实际上，危险也在威胁着他。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是唯一对正在成长中的公爵施加极大影响的人，但他也在寻欢作乐，而且装得比谁都更擅长，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他就象一个年老色衰的情妇一样，懂得在类似这样的环境里最聪明的办法是——给受宠的新人鼓掌。

这一点，对他说来并不难。维兰对诗具有极细腻的感觉。很早，从远处他就感觉出来：这个新诗人——比所有诗人都更加强有力。

维兰是生活中的真正的艺术家。在无望的斗争里，在生活中，在诗歌领域内他都不倾向于耍狡猾手段。他是伊壁鸠鲁的学生。没等歌德来到，他就抄起那把他掌握得如此娴熟的诗琴，开始讴歌起这位新星来。

在自己主办的《水星》杂志最近一期上，他发表了《献给歌德的颂歌》。就让德国的文学家们都知道，经过长期而熟练的航行才到达这个幸福的港口的维兰，在与那位年轻的对手争夺公爵的宠爱时，决不是个失败者。但他知道，他的智慧传扬全德，

因此决定赋予自己的那些彬彬有礼的诗以一种隐约可辨的怀疑主义气味。

维兰不仅预见到，在这个宫里等待着歌德的是什么样的命运，还在相当程度上猜透了对方的性格，一下子给一些最著名的文学家写了六封信。信中使用了他自己经常加以嘲笑的那种最狂热的语气。是的，他迷上了歌德，尊敬他，爱他，把他当做自己已经变得成熟的儿子。聪明的维兰要求朋友们销毁过去他写给对方的信，信中提到了歌德的全部愚蠢。可是话又说回来，尽管许多年来他和歌德一直生活在友谊之中，却始终没有把这首吹捧性的颂诗收进自己的选集中去！

凭借自己姓名和年龄的威信，维兰暂时让歌德在魏玛的地位合法化。维兰四十二岁，在这帮年轻人的圈子里他算最大。御马司总管封·施太因四十岁，他妻子三十三岁，克涅别利三十二，公爵的母亲三十六，公爵和公爵夫人二十还不到，歌德在年龄上处于某种中间地位，他在精神上比这个圈子里的所有人成熟得多，他的智慧更是远远超过他们。

难道在这个聪明的宫廷里竟没有人发现，这个年轻的宠臣不仅把周围的人们，而且把魏玛所有的事情都了解得很清楚了？他已经注意到某种比起魏玛来大得不可比拟的东西？难道疯狂的歌德真的是个疯子？

不，这种使一个市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的生活方式突然变得使他反感起来。歌德撇下了公爵和宫廷。他是十月初来到魏玛的，到圣诞节就已经和一些朋友们逃到山里去了。他精神抖擞，十分快活地从自己隐遁处给公爵写信：交替地提到所有人。他梦见一次幸福的行军。同伙中有个人害上严重的相思病。他亲自派人到一个牧师那里去找荷马，对方给了他一本圣

经。他打开一看，有处地方原来是《以撒》中的一段："你来瞧瞧，上帝毁掉这个国家中的一切，赶走了居民——酒没有了，枝条枯萎了，那些快快活活的人们如今都发出痛苦的呻吟……谁也不想再喝什么东西，最好的饮料都变成苦的了。"

歌德接着写道："冰鞋还忘掉了，我跺着脚，直骂街，整整四个小时，噘着嘴，站在窗户旁边。"

后来，他们交换了服装。他穿上那件带红领子的蓝外套，看上去象个真正吊儿郎当的人。"再一次祝您夜安！"

微笑，词令
显然宠坏了你……
大理石的大厅内
灯火辉煌，
珠光宝气……
你的安宁——就存在于
象你灵魂那样的纯洁朴实里。

应当谨慎，好让公爵什么也感觉不出来——他会无尽无休地读着这些充满机智的句子，并且暗自羡慕，我要和他们在一起多好！——就这样，我们的这位教师躲在山里面，透过假面具和微笑，十分谨慎地低声地向自己年轻的学生提出训导和指示。

眼下他一个人凝视着冬日的天空，寻找那颗渐渐隐没的晨星，把它作为自己徽章的标志。而"在我头脑里、心灵中，排遣不开的始终是这么一个可诅咒的想法：留在魏玛还是离开？"

一个半月时间过去了，歌德做出了决定。只对麦尔格一个人

谈出自己所以留在魏玛的原因："我决定以最直接的方式参与一切宫廷的和政治的事务，"他给那位"人类之友"这样写道，"看样子，我已经离不开这儿了。我的地位十分有利。不管怎么说，魏玛和艾泽纳赫两个公国——这反正是我可以在上面尝试着发挥我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的舞台。所以我不必匆忙。自由和闲暇——这是两个主要条件，没有它们我是不会同意担任新的职务的，话又说回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看清楚那过眼烟云的富贵荣华的全部虚妄。"

当然，这个寡廉鲜耻的纲领他是专门为靡非斯特抛出来的，但也可以说抛出它们的是靡非斯特。而在给家里人的信中他用的完全是另一种调子。

"也许，我会在这儿呆下去，并且尽可能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就让我在这儿呆上一年吧，这总比我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要好……不管怎么说，两个公国都在我的支配之下。"

公爵用尽一切办法想把他留下来：送给他郊外别墅；给他父母写信；不顾大多数僧侣的反对，邀请具有自由思想的牧师赫尔德尔前来担任魏玛教区的主教。歌德在来到魏玛四个月之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已经参预了宫廷生活，现在想参预政权，不过得一步一步地走。"

看来，又是靡非斯特在公开自己的那些最隐秘的计划？但仅仅是靡非斯特吗？关于这个计划浮士德又说了些什么呢？

哦，浮士德很清楚，为什么他要拒绝。他完全没有在自己的成功中陶醉，而是为自己的创举斗争。他渴望着伟大的事业。歌德了解公爵，尽管他爱他并且准备为他服务，但还是很清楚那等待着他的危险。他决定冒一下险。是的，他想把这个小君主造就成个大人物。他想赋予这个小国家以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光

辉。他想只是以精神的名义去干那些人们为着阶级利益而干的事。

歌德渴望着巨大的功业，他想影响周围世界，他想不知疲倦地进行战斗——不是跟过去那些看不到的幽灵，而是和真实的人们。“我应该每天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我应该贡献出自己全部心灵和智慧的力量，以便和那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势力斗争，表现出爱和恨，诡谲和强力。”歌德在旅途中某个地方写了自己的《旅人的夜歌》。

你在高山之巅，
俯视人间的痛苦
（快给双倍的受苦者
送来双倍的慰抚！）

胸中时而痛苦，时而狂喜，
我已疲于这永恒的交替，
衷心渴望的和平啊，
快来我这里，来我这里！

在魏玛，只有一个人明白，歌德想的是什么。“但是，唉，”三个月后维兰给拉尔杰尔写道，“他还能够再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不能啦，这位大智大慧的人倒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如果他不陷于那种混乱之中的话。从那种混乱里，不管他有多坚强的意志，多大的力量，他是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一个哪怕是多少还可以容忍的社会来的。难道当时我不是还不到三十八岁吗？当我沉溺在醉人的幻想（说得更确切点，是巫术式的诱惑）之中，一心想在来到宫廷之后能够完成许多伟大

而又善良、具有千古不朽的意义的功业的时候……如果冷静地观察一下，我不是正在走向一种危险的，毫无希望的冒险吗？歌德统共才二十六岁。当他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巨大的力量之后，他又怎能抵挡得住这更大的诱惑呢？……

“咱们不妨瞧着吧！如果没有他，这儿说不定还不至于每况愈下，说不定还会做出一些什么好事来呢……这就叫做得不偿失……他的处境在我看来很象玩一种纸牌赌博。公爵手里攥着银行，歌德下赌注。他接连下了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总是押在一张纸牌上。有时候已经输了，可他还是一个劲儿地下。因为他需要那张唯一的王牌……终于他捞回了本。”

维兰想用这一点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尽管“歌德是个诗人，但至少近年内对世界说来，已经显得意志消沉，因为他已经半途而废，再没有写出什么来，既然他已经走上新的道路，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他是不会安静的，作为一个大臣，他想让自己象作为一个作家那样伟大。”

维兰先知般地预见到歌德将要走的道路和将会得到的结果。在当时所有那些看法中，还没有一种能够被证明比他的看法更加深刻。

魏玛是用一种十分庸俗的观点来看待业经发生的一切的。公爵刚一颁布命令吸收歌德参加自己的枢密会议，也就是中枢领导机构，两派势力立刻在魏玛形成。少数派由那些坚定地站在这位庞臣一边的内侍官和新制度的坚决维护者组成。参加另一派的则是贵族称号和传统的严厉的保卫者，他们谴责这位市民和略识门径者对他们小天地的入侵。这一派的首领是首相弗里茨。他是摄政时期公爵的忠实仆人，这一来也就不好让他退职。守寡的老公爵夫人安娜·安玛丽娅鼓励儿子亲近歌德，儿

子想和朋友一道共同管理国家，把枢密会议中最后一个位子给了他，又给他一个枢密顾问官的官衔和一千二百塔涅尔的年俸，这种做法也使她高兴。

只有弗里茨一个人对歌德的任命提出抗议。他给公爵写道："……因此我不能参加成员中有刚刚提到的这位歌德博士的会议。既然我不能指望为着您的利益，也为着我自己的荣誉在上述会议为您服务，我请求殿下解除我目前担任的职务……我将退职。"

公爵坚决站在自己朋友这一边。"那种不支持我把歌德博士（虽然他不是贵族、教授，高级侍从和五等文官）吸收到我那最重要的会议中来的社会舆论，肯定不会改变任何东西。社会根据偏见来做判断，而我辛劳国事却不是为了荣誉……是为了对上帝和自己的良心负责……歌德是个高尚的人，他有着一颗无比善良、无比敏感的心……"弗里茨留了下来，和歌德一道共事了十年。

诗人毫不动摇地接受了对自己的任命。他迈出了极重要的一步，怀着极大的决心。在这之前他让大门一直开着。三个月来他徘徊犹豫，站在门坎上等待。现在他把这座门砰地一声关上，抛掉那留在大门外边的一切。永远不再是那个来自法兰克福的年轻人、文坛领袖、年轻姑娘的迷恋者、许多朋友的朋友，甚至也不再是个儿子和哥哥。才只不过是半年以前，他把自己的那些热情洋溢的日记寄给了什托利别尔格伯爵夫人。如今在严肃的沉默中他和她告了别，又向自己的妹妹提出了许多问题。妹妹向他请求帮助，她告诉他她的病况才不过是这些日子的事。歌德让她去找自己的一位新女友。一年之内他给柯尔涅丽娅只写了唯一的一封信。

患上精神病的柯尔涅丽娅已经两年没有见到哥哥。她终于死了。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极度悲痛的日子。我的心充满着痛苦和幻想。"他甚至都没有给跟他友好多年的妹夫写去一句表示吊念的话。歌德不能长久地陷入悲哀之中。

他给父母写的信也是既礼貌周全，又陌生冷淡，事务性的委托充斥全篇，用词准确，却很少看出有什么快乐的痕迹。居留魏玛头一个十年期间，歌德一共写了两千封信，其中恐怕未必有十封是写给阿伊叶夫人的。当老公爵夫人表示希望他母亲能到魏玛来的时候，歌德断然加以拒绝。

就这样，歌德告别了青春，并把这种告别写进自己的诗里。他是在新生活的门坎上写他的那首格调崇高的寓意诗《航海》的。朋友们坐在港湾里，等待着他们的那位朋友航行归来。为他的航行收获事先感到高兴。突然间风暴袭来，危险在等待着航海者，朋友们站在岸上，怀着恐惧，向他呼喊：

"雨暴风狂！幸福变成虚妄！
莫非我们的朋友将注定灭亡？
啊！上帝！他为什么贸然远航？"
……

他站在舵轮旁凝然不动；
风和浪戏耍着小船，
却戏耍不了他那男子汉的心。
他威严地逼视慌乱了的黑暗。
毁灭或得救，他全托付给——
自己那巨人般的力量。

威严地？不！在歌德那巨人式的灵魂面前敞开着的，完全不是那扇通往和平和权力的大门。

他是那样一个时代的人，那时候，普鲁士的腓特烈、奥地利的约瑟夫、法兰西的路易代表着整个欧洲，如果魏玛公国和艾泽纳赫公国在歌德眼里看来也俨然成了宇宙的一部分，而且他想治理好它们，那又算得上什么英明？在那个小国家的枢密会议里，歌德是七个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甚至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职务范围．他唯一的使命是依靠公爵，反对那些年老而又固执的官吏，至于制定对外政策，歌德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参与。吸引他那活跃着的智慧的只是那些具体的、可触摸的东西，只是那个劳动的世界。他想调整，加工，改善这个公国内业经形成的一切，哪怕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他也希望履行自己的职责，尽可能紧密地和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联系在一起。

在歌德从事国务活动的头四年期间，他的确经常而且到处给国家带来裨益。伊麦利纳乌的采矿业已经被废弃了四十多年，魏玛王朝的一个长久以来的愿望是使这个矿的生产能够得到恢复，歌德为这件事而奋斗。他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班子——矿业部，并且亲自领导它。过了三年，又让他监督新兵招募和粮秣、武器供应工作，还委托他主管交通建设。到三十岁那年，他已经当上了国防大臣和公共事务大臣。他把这些重任都勇敢地承担下来，因为他坚信：“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障碍。”

他确确实实是在发挥作用，不是在“沿袭”这种意义上，而是在革新这个范围内！

他的足迹遍及整个萨克森，完成了无数次职务性的旅行。歌德到处看到，他那些发展国家经济的思想已经付诸实行，这

些思想一视同仁地既涉及一座被抛弃的农舍，又涉及整个公国。“这些思想是如此简单，真的，要想掌握它们，并不需要作什么长途旅行。我们坐在自己家里就可以把一切看得了如指掌。”

阿波利德突然发生了一场火灾。在这段期间，一些村庄也常常烧成灰烬。歌德风驰电掣般地赶往出事地点，“大火烧了整整一天，一切都在沸腾着，燃烧着……我的思想，我的计划以及我的生命好象也同时沸腾起来。没死之前，我们都在活着，而在我们死后活着的是另一些人……我那些关于成立防火组织的想法又一次被现实所确认。这里特别牵涉到居民。对待他们就象对待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好象玩纸牌，参加赌博的人的眼睛都集中在几张正在玩着的牌上。公爵在这一点上最终不得不相信我。火与烟烤灼着我的眼睛，脚掌感到疼痛。真的，慢慢地，不幸也会变得平淡无奇，就象壁炉里的火一样。但不管怎么说，我不会抛弃自己的想法，不管怎么说，我也将和某位大使战斗，哪怕在这场战斗中自己的大腿脱骱。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和多少个敌人作战，为的是在生活中实现一种最微小的改革。啊，无所不见的众神，祈求你们，在看到我的智力、我的斗争和我的痛苦时不要加以嘲笑！万不得已时可以露出微笑，却要帮助于我。”

过了三年，在当上国防大臣之后，歌德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与军事委员会的关系上发生了一些新的不愉快。”“一月五日：我在操持军务。”“十三日：军事委员会归我主持。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我的理智坚定、安详而又敏锐。最近这些日子都忙于这件事了。操持它，却又抱着一切都会很好的奢望。我自信，我能表现出耐心，事务的负担有益于心灵。一旦

摆脱它，心灵就会觉得自由，并且懂得怎样享受生活的乐趣。再没有比这更加遗憾的事了，如果一个有价值的人习惯于无所事事；如果那种最优秀的才能只能引起他的反感……”

歌德逐渐地，缺乏任何体系地形成了自己的活动风格。他判断国内情况只根据亲眼看到的东西。因此他能在枢密会议上提出对新的工场、手工业章程草案的否定性的看法。他无尽无休地在国内旅行，力求更加详细地研究这个国家和它的居民。对刑法他也产生了兴趣，而研究军事又促使他转向研究政策上的问题。就这样，歌德在这个小国家里所承担的职责对他说来，成了一座通往国家管理这个重大艺术领域的桥梁。歌德学会掌握了这种艺术。当那个不把歌德看在眼里的“老弗里茨”在自己的一本晚年著作中攻击《葛兹》的时候，这位大臣没有向他提出反驳。但当国王要求在魏玛招募新兵时，这位诗人-大臣却攻击国王。不幸的是，卡尔·奥古斯特，这位士兵-公爵决定允许自己的楷模，那位士兵-国王①在自己公国内实行招募。这时候歌德便写了一封演说式的长信，信中提醒自己的君主考虑这一步骤在维也纳给自己带来的政治后果。

最后出于一些纯实践性的考虑，歌德产生了一种想法——建立一个旨在对抗两个敌对着的大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中德意志君主联盟。

只有一回，在他日记中响起了一声呐喊。这事发生在瓦尔特堡。当时他一个人沉溺在关于花园、寂静和与世隔绝的幻想之中。他在这里躲开所有的人（包括朋友在内）。突然间，在他的日记中赫然出现一个呐喊式的字眼：统治！但这声呐喊刚

---

① 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

一响起，随即倏然消失了。

歌德从来不会做作，特别是在宫廷里，即令是在他一个人能够左右朝政的活动初期。“需要的不过是保持原样，这里现在的政策就是如此。”——他在给赫尔德尔的信中语含讽刺地写道。但笼罩着魏玛上流社会的那种装腔作势、自视甚高的风气从一开始就削弱了他的作用。宫廷很快就习惯于歌德，歌德也习惯于这个宫廷；而当那种装腔作势的时髦风气过去之后，他竟然说，他早就高度评价贵族风度的优越性。偶而间，人们甚至还称他为老古板。

使歌德感到特别宽慰的是，公爵在阒无人迹的地方狩猎、游历、滑雪的热情并没有减退。这位君主甚至认为，在远离首都的地方来管理自己的国家要更好一些。“这已经是第三个星期，”这位大臣先生给自己的一位朋友这样写道，“我生活在森林、山洞、河流、槲树林、瀑布和地下精灵之间，神的奇妙的世界使我感到陶醉。”

魏玛的内侍官们背地里嘲笑诗人，一个夏日的黄昏，后者在季弗尔特[①]大声朗诵自己的短诗和叙事诗。市民们生活得如此闭塞，从来也不会允许他们进入贵族的天地。他们当然就更不会信任这个居然钻进宫廷里来的暴发户。但难道他是钻到这来的吗？

歌德是个熟练的导演，他非常善于把上流社会的生活和艺术连接在一起，这一点甚至让那些娇宠坏了的内侍官们都感到奇怪。有那么一天，他邀请公爵夫人和她的朋友们到他那座带花园的小别墅去。奴仆们给他们送上陈年的“约翰内斯堡[②]”

① 魏玛郊外公爵的离宫和花园所在的一个村落。 ——编者

② 酒名。

他给他们朗读自己的诗歌新作。门静静地打开了，在那种伦勃朗式的幽暗中，一条小河的河岸在闪着白光。内侍官们陷入狂喜之中。但他灵魂深处的感情是不是宫廷式的呢？瞧，他把自己整个地呈露在我们面前了："晚饭后来了一通公爵式的胡闹。搞了个园中狩猎。又举行了一次夜间舞会。我已经没有力量感受大自然的美……去往季弗尔特；这些人，没有一个让我看着顺眼的，我回转家来……什么都引起我的反感。我可怜那些内侍官们；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没有变成长尾蜥蜴和癞蛤蟆。萨克森的公爵们——他们总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个房间里——不是一些太有意思的交谈者。只有我们的公爵还处在发育成长过程中，其他的早都变成木偶了，剩下的只是怎么给他们涂上点颜色。"

来到魏玛后的头一年，歌德在自己的花园里设置了一个"心灵上的不幸者，患病者，苦恼者的庇荫所"。两年时间过去了，内侍官们开始抱怨说，诗人并不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交谈者。秋天，公爵夫妇回城来了。歌德把一切都准备停当，迎接他们的来临。但接着又痛苦地发现，"他总算从对那些地板、火炉、楼梯、台阶的操心中解脱出来，当一切还没有从头开始的时候。"

但诗人为之忍受这种生活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公爵究竟是个什么人？

猎取野禽和野猪，在空荡荡的田野里过夜，和乡村姑娘一道宴饮作乐——这就是那位年轻的公爵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的事情，因为他怎么也无法实现自己的那个最狂热的理想——发动战争。而歌德既不是猎手，又不是酒徒。他只是在最初一段时间参加公爵的那种纵饮狂欢。几个月一过，他再参加狩猎，

与其说象个射手，不如说象个艺术家。

但他还是想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位公爵。有时候甚至直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我应该给您念一条训诫，”歌德给卡尔·奥古斯特写道，“路上我反复考虑您在类似的场合表现出来的过份的激昂。真的，如果您行事不公，那就毫无必要来耗费您的以及您的亲近的人们的精力，那么做没有什么好处。”在那长时间的谈话中，歌德大概几百次地给他念一些训诫。他常常在公爵的寝宫里过夜，头两年两人几乎天天见面。

在自己的日记里，歌德称公爵为先生，有时候又称他为朱比特。

有位山区顾问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述了歌德头些年在魏玛的情况。回忆录的作者当时还是个年轻人，有时候也参加当初的那些狂饮。“一切，”他写道，“不管怎么说，看起来都那么自然。”年轻人开始也想不顾一切地放荡起来。但这当口歌德低声对他说：“您得远远地躲开他们，如果他们想揍您，您也不妨用拳头稍稍地回敬他们。”

看来，也许还是聪明的麦尔格在两年后发自魏玛的一封信中表达了歌德本人的思想：“歌德爱公爵，超过我们中间的任何人，也许，这是因为他需要任何人，也不象需要公爵那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将永远保持下去。”

上流社会不满诗人。歌德默默忍受着那先是从魏玛传出去，然后又象蜘蛛网一样扩散到全德国的嘲笑，但突然间一个他所尊敬的人站出来反对他。克罗卜史托克本人给他写来了一封信，要求他别再煽动卡尔·奥古斯特那种疯狂的热情。歌德陷入狂怒之中，他立刻给这位两年前还被他称做父亲的大师写了回信：“亲爱的克罗卜史托克，请救救我们吧，别让我们将

来再收到这种信。它们毫无益处，只能毒化我们的情绪。请您相信，我没有这样的时间来答复象您这样的信和象您这样的警告！”克罗卜史托克读完这封回信后，把它转给自己的一位学生看，说道：“从现在起我蔑视歌德。”并且写信告诉对方，和他永远绝交。

与此同时，歌德也在教导公爵蔑视政权的外部形式，而重视它的内容。在他们合写的一封信中，公爵嘲笑了“高贵的枢密会议”；另一封信里，还插进去他们写的诗。

接着，歌德写了自己的那首《一位君王的祈祷》。这首诗显然是献给公爵的：

我是大地的主人，
爱着我的是我的大臣。
我是大地的主人，
我爱我的大臣，又统治着他们。
啊，伟大的上帝，快这样做吧，
让我把统治和爱荟萃于一身！

当周围的一切喧嚣沸腾着的时候，歌德却想从上流社会，从自己的影响中遁脱出来，回到寂静中，回到自我约束、自我深化的状态里去。他离开了，躲进自己的花园里。

城门外有一座古老的房子，统共才四个房间，离宫廷不远，却远远地离开那嚣杂的宫廷生活。

朴素而不起眼的外观，
小房从屋顶下往外张望。

小房周围是一个大花园，花园后面又伸展着一座公园。几

乎整整七年，这儿成了歌德的庇荫所，也正是在这几年里，诗人从事着最繁忙、最多种多样的活动，他那精神上的成长也趋于完成。他在许多方面应该感谢这座花园。他向它奉献出自己的爱，而它则赐给他以幸福。

难道多年以来他不就幻想着抛撇开城市狭窄的街道，回到大地的怀抱中去吗？如今他把自己韶光中这最美好的一部分奉献给它.他想学会自己动手让自己的花园变得花木葱茏。这件事对他来说是新鲜的，就象他所做的所有其它事情一样。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歌德有时候整天忙于收拾自己的花园，培植花木，拟定各种不同的改建和重建计划。“象从前一样日子过得非常有意义。”——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诚然，在提林根，在他看来一切显得更加寒酸。他回忆起美因地区和来因地区来，就象回忆起南方一样，轻声抱怨说，这儿春天显得太短，而冬天又太严酷。在来因地区没有这种干旱，也没有这种严寒。他在法兰克福订购了柳树和葡萄枝条，在来比锡集市顺便订购了斯维津鲍尔格的《天国哲学》以及列伊哈尔特的《萨克森选帝侯征收的消费税》、《花园之宝》。

黑夜对他说来几乎整个是在跳舞、闲谈、骑马中度过的，清晨他却在孤独中醒来。浸沉在崇高的宁静之中。

不管在生活中的哪一段时期，歌德都从来不在夜间工作。甚至到老年，当他审查自己的纪念像的草图时，还请求在其中添加一个灯盏，用来象征他的勤奋，其实他总是只在早晨，只在那“一天中的精华时刻[①]”写作。他是多么喜欢清晨时光给他带来的旺盛精力啊，这段时光他总是在花园里度过。这位

① 此处是意译，直译应为：从一天中取出练乳（其它的让它们凝成干酪）的时刻。

宫廷里的新宠为自己的庇荫所——花园所感到的骄傲要胜过所有宫廷里的盛宴和镶木地板上的狂舞。

晚间，他回到家里，长久地寻找火镰，对着宫廷燃起灯火，“我所寻找的不过是一星火光，但我知道，公爵会非常满意地和我交换位置。”五月之夜，他裹上外套，躺在凉台上；雷雨中他竟没有醒来，大自然对他显得那么仁慈。

他在流经墙外的一条小河里沐浴，十一月份在黄昏后，十二月份在清晨，一月份则用雪洗脸——为的是让那“苦巴巴的被束缚住的精神振奋起来”。歌德不喝咖啡，酒喝得也很少，因为他想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歌德提到自己瘦弱的身体，他的仆人确信，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自己的主人用手举起来。歌德把假发连同那洛可可式的发型一古脑儿扔掉，一任自己的头发自由地披散着。

追随着他，所有的人都和扑着香粉的假发告别。

这些年，歌德吸引住了所有的人，这一点在他看来，是有好处的——养蜂，种植果树，就连他手写的情书也带着一股树脂气味。他在信中告诉情人说，现在再消灭毛虫已经为时过晚了——“一切都被一小时，一小时地延搁下去。诗人加情人——便成了坏主人。”有一回，在自己的日记中，他就记下了一天内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悄悄地在山环水绕的花园里掘土。”二十六日——又是：“我在栽树，就象以色列的儿子们在树约言牌[1]一样”。

[1] 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等章。摩西领着族人出埃及、过红海，来到西奈山，上帝向他们显圣。“……不久，摩西带着亚伦、拿答、亚比卢和七十个以色列长老再次去见耶和华。他把他们留在半山腰，独自一人登上山顶，在山上逗留了四十个昼夜。耶和华交给他两块石牌，牌上刻有十条诫命……没过多久，耶和华吩咐摩西凿出两块石牌，他打算重新再把十条诫命刻在上面……上帝不仅重复了十条诫命，还把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律法和教规的汇集本交给了摩西。”——编者

实在说，他的生活不带任何浪漫主义色彩。作为一个年龄在二三十岁之间的人，他不过是在那里克制着自己的欲望罢了。这里，置身于大自然和无言的寂静之中，他就能专心从事有益的智力活动。生活和大自然，歌德如今已经不是带着诗意，而是更多地从实用的观点来看待它们。

这个大千世界中的小天地，已经成了歌德研究自己的国家的一个模型，而完善国家生活则被他引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但是，他的活动往往不是向横处，而是向深处开拓。"限制着自己，使自己的需要就局限在一两件东西上，挚爱着它们，依恋着它们，从不同角度揣磨着它们，和它们融成一体——我们就是这样出脱成一个诗人、艺术家和人的。"歌德的那个巨大无比的灵魂，仿佛害怕和空间融而为一，在寻找着支撑点。宏伟的精神企图用一种实际活动的狭窄的框框限制住自己。诗人开始研究的已经不光是经济学上的问题，整个魏玛国的经济必须安排好。他本人也要变得节俭起来。从前他几乎总是缺钱花，不是找麦尔格就是找雅可比借钱，如今他自己给自己订出了花钱的计划。歌德一心惦着无论如何也要让魏玛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有一回，视察归来，歌德在一条瀑布旁边流连忘返，倾听着水妖们的歌唱。"在这首歌子里我听出一些奇妙的诗句来，可就是未必能把它们记住。"——他这样写道。就在这时，当他还在回忆时，歌德就用一种学究式的准确指出，他那本书信-日记体的小册子究竟按照一个什么样的顺序来出。"一开始，一——六页是日记，接着是诗，再往下是对峡谷风景的描写。"就连歌德的创作构思有时候也贯串着一种实用的观点。

那些记载着他关于小事情的大想法的纸页很快变成了一千

七百封书信和札记。整整十年来它们被保留在一个女人的锦匣里。歌德从来没有崇拜过任何人，象崇拜这个女人一样。她的灵魂是一个硕大无比的杯子，从那里面他那心灵之泉清澈无比地流泻出来。但这个女人只爱“歌德”这个概念，并不爱他本人。而他爱的也不是这个活女人，而只是她那理想的形象 这一点可以说明那蕴含在他们的相互吸引中的全部美好的，有益的东西。整整十年，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城市里，往来出入于同一个小圈子里，被偏见和阴谋所包围。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分离过，却又经常生活在分离之中。由此产生了绝望和痛苦．这种痛苦他们相互体验得如此之深。他们的罗曼史——不是一部幸福史，外加上一个悲剧的结尾；而是一部漫长的、变化不定的、充满着成百个崇高瞬间和成千个痛苦时刻的历史。

小巧玲珑、别有风致的夏绿蒂·封·施太因从来也不能说长得有多美。但是，她那椭圆形的小脸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歌德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三十二岁。柔弱、多病、神经质，看上去简直不能生育。后来她变成一个健康的、生机蓬勃的妇人，在他们相识的那一年，她仍然显得那么忧郁、爱沉思。她身上的一切都具有吸引力——那开朗的天性、那温柔而悲哀的声音、那从痛苦中脱颖出来的善良，那严肃中蕴含着的纯朴，还有那无可挑剔的举止。她以她那风度上的洒脱和自然而闻名于宫廷，“当你看到，她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贵族式的完美跳舞的时候，”夏绿蒂的一位朋友写道，“你会觉得，中天夜月的幽辉，渗透着天国的宁静，在笼罩着她的灵魂。”

夏绿蒂有一张美丽的、轮廓分明的嘴，一副薄嘴唇和一双意大利式的大眼睛。这双眼睛看上去很有点象歌德的那双，不

同的是后者闪闪发光，洞穿一切、疾如闪电；前者则象一星微火，在匀稳地燃烧着。这火从来不会烧得很旺，却也不会熄灭。夏绿蒂既不象歌德这样情欲旺盛，也不象他妹妹那样缺乏情欲。她那些最好的画像勾勒出一个在爱情上绝望却又并不对爱情产生反感的妇人的形象。尽管如此，当年的夏绿蒂远不是默默地习惯于自己心灵的痛苦。作为一个以自己的乖僻著称的宫廷怪物和极端严厉、城府很深的上流社会伪君子的女儿，夏绿蒂·封·施太因是在一个阴森而古板的家庭里长大的。生性懦怯而又害了六年病的姑娘终于当上了腓特烈二世的侄女、某位公爵夫人的宫廷女官，在这个动荡不定、风雨飘摇的宫廷里过着一种难堪而无味的生活。那位女主宰者比夏绿蒂大不了多少，却已经成了寡妇。七年战争中，她惶惶不安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她自己的吉凶未卜的命运直接联系着这场战争。

夏绿蒂最后总算有了个归宿。嫁给了一个她所完全陌生的、粗俗的、迟钝的、好脾气的壮汉——御马司总管封·施太因。这一年，十六岁的歌德刚扔下课桌，夏绿蒂则已经二十三岁，并且生了头生子。八年期间她又养了七个孩子。频繁的生育彻底夺去了她的精力。八个孩子中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儿子。当歌德头一回走进夏绿蒂家门的时候，她的小儿子弗里茨已经三岁。出嫁后这整整十年，夏绿蒂生活得非常孤独——夏天住在远离魏玛的自己的一个小庄园里，有时候也去接受矿泉疗法。除开丈夫，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接近过她。

歌德唤醒了她。在他的剧本《哥哥和妹妹》中人们读到的那封信里回荡着夏绿蒂轻柔的声音。这种生命的觉醒有多么甜美，尽管它几乎是违背她的意志的！“我重又爱上了世界，而我曾如此远离过它！我爱上它是由于您。我的心在责备着

我。我感到，我在给您、也给我自己准备着痛苦。只是在半年前我还渴望着死，现在我已经不想它了。”

有一回——这是在他们初次见面的前几个月，有人让歌德看一个陌生女人的侧像。他当时就写道：“看到世界反映在这个灵魂之中，实在是太好了！”就象是受到天启一样，他又补充了一句：“她用罗网征服了我！”这是六月间的事。到十二月，他终于在公爵的陪同下，头一回走进夏绿蒂·封·施太因的沙龙。

统共还没过几天，歌德前往来比锡，在这里立刻发疯一般地爱上了女歌手科罗娜·什列捷尔。还在八月份他就动手写一个模仿薄伽丘的剧本，打算赋予女主角以丽莉的一些特点。这一回他决定往这个形象里注入哪怕是“几滴”科罗娜的气质。

但这一点也不妨碍这位不安静的诗人向他热爱着的那唯一的一个人倾吐自己的爱情。“你是所有女人中唯一能把爱情带进我的心中、赐给我以幸福的人……你是唯一我可以爱得如此热烈的人，这种爱不会带给我以痛苦，尽管我生活在永恒的恐惧之中……在你身上，我得到了一个姐妹。想着我，把你的手贴在自己的唇上……夜安……假面舞会上，我又只看到你的那双眼睛。”这封信写成于相识后两个月的一个深夜。

往后的那些信中，这位恋人的痴迷劲儿和内心骚动在一个劲儿地增长着：

“你是唯一的女性……你自己希望我幸福，如果我对别的女人的爱胜过你的话，我该是多么幸福，又该是多么不幸！……弗里茨（她那三岁的儿子）在我们这儿……我无数次地吻他。晚安，我的天使，我看到了你那优美的睡姿……什列捷尔是个天使。要是上帝赐给我这样一个妻子，我就会让你们安宁

的，但她不够象你……我们不会相互间为着对方让自己成为某个人，我们过多地让一个人为着另一个……我不想看到你，只是因为——你全明白——我有着一颗心。我所能说的全都是些蠢话。我是在无限遥远的地方看着你，就好象你看着某颗星星一样！想着我……

“我今天不想见到你们，昨天你们的在场给我留下这样一种奇异的印象，以至于我自己都弄不清楚，这究竟是幸福还是痛苦……你是圣洁的，但我又不能把你尊奉为圣者。留给我的只是：用我不想折磨自己的想法来无尽无休地折磨自己……但对于你们来说，我的爱情不过是绵长而忧郁的沉思默想。就让它往后这么保持下去吧。”

在所有这些断断续续的字句里，听到的只是一个声音——歌德的声音。但我们清楚地感觉出来两个人之间所进行的斗争。

她，作为一个比对方年龄更大，更有经验的女人，希望把这位年轻而热情的男子保持在亲密友谊的范围之内。于是诗人——这个亲爱的、卓有声望的、充满着火与魅力的人，象孩子一样央求着、浑身燃烧着强烈的情欲。他又一次站立在关闭着的大门前，或者更加可怕的是，站立在半闭着的大门前。莫非过了整整十年之后，——那时，那个精力旺盛的凯特卿倦于同那位疯狂的大学生作爱情上的斗争，迫使他采取了他原来曾加以否定的立场；莫非过了四年之后，——那时，那位富于理智的绿蒂为着自己的老保护者拒绝于他；莫非刚刚过了还不到几个月，——那时，那位无比纤巧，体态轻盈的丽莉用她的眼神和扇子勾引得他神魂颠倒；莫非这又是第四回重复那些已经重复了三次的命运？

究竟是什么阻碍着那位被热恋着的女人成为歌德的情妇呢？难道诗人还配不上她？“看来，”夏绿蒂向自己一位当医生的朋友承认道，“堕落了的天使，要比其他天使更聪明……他要让我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他只要来到这儿，就围着我不停地转，毫不让步。但暂时我还只能称他为我的圣者。”

也许，夏绿蒂爱着自己的丈夫？不，他对她说来是格格不入的，孩子们也一样。她对大儿子显得那么冷淡，以致他把她当做一个陌生人一样加以抱怨。她只是依恋着自己的小儿子弗里茨，因为这一点，那位新朋友对待他才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也许，她是觉得人言可畏？其实，在歌德头一次来访之后，人们反正已经给他们编造了不少谣言。再说，在魏玛的上流社会中，有第三者偷偷介入的婚姻要远比幸福的伉俪为多。父母家中的传统捆缚不住夏绿蒂。她妹妹就是刚刚嫁给一个名声很坏的男子。

三个月时间过去了。歌德只能把自己爱情的秘密寄托在诗里面：

哦，您的崇高的存在，
使我们看见了未来，
但不管它怎样把我们照耀，
爱情和幸福都无从信赖！
……

双方的幸福都得不到，
我们爱得多么轻率。
恶梦我们都怕做，

美梦想做又难再。
一方不理解另一方，
理想成为自己之所爱。
……

如今只剩下一个回忆，
活在我们骚动着的内心里。
过去——呼吸得多么自由，
眼下——只能在痛苦中窒息。
两个人生活都不充实，
最明亮的时刻感到的只是悲戚。
狡猾的厄运改变不了我们——
只有这一点才是我们的慰藉。

夏绿蒂要求于歌德的是自制，纯洁的友谊和灵魂的契合无间。但他是个青年男子，渴望着占有女人。

歌德忍受痛苦的能力从来没有象在与这个苛求的女人的关系上表现得如此充分。他最大限度地为她服务，却不能占有她。他默默地痛苦着。夏绿蒂还在一个劲儿地痛苦地抱怨："您是在责备我，说我爱您爱得忽冷忽热。"他在答复她的责备时写道："不是这么回事。所好的是，我不是每天都觉得，我爱您爱得那么热烈。当我跟您不在一起的时候，您爱的只是我在您心目中的一个概念。当您在我身边，较之您不在的时候，我爱您要爱得热烈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的爱比起您的来，要更加真实。"

她善于当着所有宫廷人员的面贬抑他，因为宫廷和灵魂在

她身上已经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今天她在他面前的行为举止看上去那么洒脱自由，到明天又会拘泥古板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果她需要作出决定，那么宫廷的意见比之朋友们的愿望来总是更被她所重视。

后来夏绿蒂从歌德那里要回自己全部的信并且把它们销毁了，她总是把自己那种天国式的感情固结在那被她如此蔑视的大地上。在她那宁谧的明智和美质的映衬下，她那心灵的魅力倒显得少了。

歌德来到魏玛已经整整两年。这一天，他写信给夏绿蒂，回顾了过去，把自己比做一株被人砍去枝条的柳树，为的是让她赐予他全部新的、更新的嫩芽。他觉得，他身上现在已经长出了一些新枝。夏绿蒂喜欢这个形象，但要她发展它，却是她所不能同意于歌德的。她写道，那棵不久前被人砍掉的树，既不会给他以浓荫，也不会给他以庇护。

收到这封信，歌德觉得自己受到了委曲。因为她对他使用了一些带侮辱性的字眼，当他一门心思为她的新房子、为她的火炉、为她的眠床操持着的时候。象通常一样，歌德爱着心爱的女人周围的一切。他对她的感情扩展到她的家庭、亲友、孩子身上。“你妹妹是个迷人精。我多么想占有这样一个造物，只爱她一个人！但我已经倦于分割我自己的这颗心。”

现在他特别想有孩子。他有好几封信都是献给“小家伙”的．他为他们制作礼物，教他们读书。弗里茨整天整天地在他花园里玩耍。歌德和孩子们一道搜集植物标本，煮鸡蛋给他们吃。在复活节那天，他和他们一道过“蛋节”，教给他们怎样在粗绳子上行走，给他们说穿魔术的秘密。当他和夏绿蒂之间头一回产生不和的时候，比什么都使他更痛苦的是，她把孩子

从房间里打发出去。

不管在公务和创作上有多么忙，歌德还是把自己年轻时代永不衰竭的柔情全部奉献给了他心爱的女人。他找她要护符，好把它砌进花园小亭的墙基里去。“如果什么时候我能够回到故乡去，”他写道，“我将祈祷上帝，求他允许我只爱一次。设若您不是这个世界的敌人，我就祈求您能够委身于我，我可爱的朋友。”

四年过去了，他却总是躲在路旁的树丛里，想看一看，她是什么时候回城。

作为一种恩典，他被允许教她读书。崇拜她，赠给她礼物。他教她听写，朗读，画画，还教她学英语和自然史。他付出了一切。而她什么也不给。也许，她那精神上的宁静对于他那二重性的、永远骚动不安的灵魂是有益的。夏绿蒂只能给他以慰抚，不能给他以鼓舞。没有任何最微小的迹象表明，她对文学艺术的看法对他哪怕是具有极微小的意义。诚然，开始的时候，她对上流社会的看法能左右他。但很快在这方面他也变得完全独立了。尽管这样，从前歌德认识的那些女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给予歌德创作想象力的影响，能象夏绿蒂·封·施太因那样大。他把自己的田园诗献给了她。而她却成了他的两个女主人公的人物原型。

至于献给夏绿蒂本人的作品——一首田园诗、几首短诗——则在他的创作中占着最不显著的地位，这确实是件令人惊奇的事，尽管有着那么多的艳遇，在自己的前半生，歌德却几乎没有写出什么情诗。寥寥几首献给弗里德里卡和丽莉的短诗比起他后半生写的那些情歌来简直算不了什么。

歌德的那种向自己的女友吐露心曲的愿望一开始是那么热烈，后来却常常冷却下来。特别是在他们相识后的第二年——这一年在他的一生中构成了整整一个时代，歌德越来越回避夏绿蒂。他们整星期、整星期地不见面。歌德对她的疏远是从他初初意识到自己精神上的成熟的时候开始的。他去往哈次山，从那里给夏绿蒂写信，说他为自己的孤独感到幸福。“这个星期，我常常滑冰，心情几乎是开朗的。我本人以及我们的事业——一切都显得美好而明确，宁静预示着智慧。我越来越远离人群，也越来越感到内心中的恬适以及生活和行动目标的明确，脑子里涌集着五光十色的快乐的画面。”

接着是许多个星期的完全的沉默。

这种疏远变得越来越频繁。他干脆说，夏绿蒂变得对他更加可爱也更加遥远了。为了回避她，他甚至到瑞士去了好几个月。

在歌德的日记中，“太阳”成了夏绿蒂·封·施太因形象的象征，尽管把她比作月亮要更加贴切得多。照耀着诗人的真正的太阳是那位美人科罗娜·什列捷尔。

歌德刚一结识上封·施太因夫人，很快就认识了这位来比锡女歌手。领他前去见她的是公爵本人，后者也在追求她。“我说什么也不能和什列捷尔断绝往来，”歌德给自己魏玛的女友写道，“这是个无比高贵而无比独特的造物。啊，要是她能和您在一起呆上半年该有多好！”往后的五年，他已经不敢向自己的那位爱妒嫉的女友作类似这样的表白了。

秋天一开始，歌德把科罗娜带到魏玛来了。在跟女演员启程回来之前，他给自己的一位朋友和她的崇拜者寄去了几封信。“得让这位安琪儿高兴！我要是能和她在一起呆上一小时

就太好了……别只顾抹眼泪！请给她买好连衣裙。”他给她捎去了二十个路易多尔，供她做衣服用，又酬谢了自己的中介人。这些信留到今天的为数不多。其中写给科罗娜的一封也没有。但即令在这些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信中，那闪电般的热情也让人能感觉出来。诗人发现他和这位女演员在相互恋慕着，给这位歌手赠送礼物，这位宫廷里的人是毫不吝啬的。“把帐单给我寄来，”他给自己的中介人写道，“我不为什列捷尔的命运担心。她的命运已经和我的结合在一起。”

从抵达魏玛的第一天起，科罗娜就成了宫廷舞台的装饰品。她看上去修长、苗条、端庄、象尤诺娜[①]一样，朴素而又迷人。皮肤白得耀眼、卷曲的长发是栗色的。这位二十岁美人的头看上去象年轻的母狮子一样。出现在化装舞会上时，她总穿一件白色短袖长衬衣，人们称她为希腊女人，缪斯。科罗娜的那双精巧无比的手的模塑品直到今天仍让我们赞赏不置。她会弹三角琴、钢琴，还会吹笛子。她那纯洁、柔和、不算响亮却又充满激情的声音听起来象发自一位祭司。他的热情有增无已。而要想登上正式剧院舞台，科罗娜未免显得过份畏怯，缺乏实践经验。她离开日常生活实在太远，从性格上看，一点不象演员，也一点不想在宫廷里抛头露面。这一来，她就很快钻进歌德的那帮亲密朋友的狭小的圈子中去。

科罗娜禀有明澈的智慧、多方面的教养、能自如地掌握三国语言，还有绘画和作曲才能。除开这些，她非常健康、适应力极强，从来不生病。科罗娜的身躯天生就是那么尽善尽美。这样一位美丽多才的女演员，怎能够不把歌德彻底征服？这样

---

① 古罗马宗教中的妇女保护神。

的女人，歌德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年轻缪斯的形象，怎能不给他以极大的魅惑？难道她不是禀有夏绿蒂所缺乏的全部品质？难道那位整整比她大上八岁①的夏绿蒂身上的许多品质她不具备？歌德将永远再不会遇上一个女子，能象她那样把艺术与美和谐地结合起来。就这样，他就象在来比锡一样，向美人展开猛烈进攻，并且征服了她。封·施太因夫人让他从自己的别墅搬出来，并且强迫他在城里等着她。十一月初，她终于回返魏玛。但与她同时，科罗娜也来了，并且立刻同歌德一道开始排练他的《共谋罪犯们》。

我们没有看到这段时间歌德写给科罗娜的信。但我们手里有着歌德的日记，它把它的作者不想说出来的一切说得非常清楚。"十一月十六日。排练。夜。科罗娜！"（标点符语的使用前所未见。）"十七日。去找米泽尔！（科罗娜）排练！……科罗娜。"十七日（代替去找"太阳"，只是说："去找施太因。在那里吃午饭。英国式的。"）还有给她的信："我应该立刻派人去找马，因为今天我又不知道，去哪儿才能摆脱不安"（写于十一月的一个白天）。他有九天没在封·施太因夫人那里露面——"因为恨整个世界，所以没有来。"再往后他给夏绿蒂的那些信同样很冷淡："唉，这两个月来，"他写道，指的是她不在的这段时间，"许多事让我极为痛心。但我还象从前一样完全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自白。但这种对那位有才气的美人产生的感情并没有给歌德带来欢欣，他在受着悔恨的折磨，用这个来对另一位女人表示忏悔，却又对她隐瞒自己的艳遇。爱妒嫉

---

① 原文如此，从上下文看，夏绿蒂比科罗娜要大上十多岁。 ——编者

的女友不让他跟自己亲近，却又禁止他亲近别的女人。她没有出席观看他那几个剧本的演出，没有看《共谋罪犯们》、《哥哥和妹妹》和《丽娜》，因为在所有这些个戏里科罗娜都和歌德一道演出。谁知道呢，也许，诗人的缪斯完全不是她夏绿蒂？于是不知不觉间，在他们的关系上形成了一种歌德所完全陌生的虚伪。因为歌德可以对数不清的事情保持沉默，却从来不会说谎。

科罗娜的名字伴随着爱情的修饰语经常出现在歌德的日记里。在他家里，她在竖琴的伴奏下唱歌，又在三角琴的伴奏下唱卢梭的歌曲和格鲁克[①]的咏叹调，歌德为她把《罗马信札》翻译成了德文，而她为他给它谱了曲。

但很快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化了。成为歌德情敌的是公爵本人。谁也弄不清楚，发生在君主、诗人和女演员三者之间、发生在君主与大臣之间、发生在朋友们之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也许，歌德由于受着良心的折磨，不能在两个女人之间作出选择，因而甚至高兴有一个情敌出现。不管怎么说，日益加深的阴郁心情把诗人和那位浑身喷发着乐观气息的科罗娜分隔得越来越远。保留下来的只有唯一的一句可以揭示三个年轻人之间的关系的话。二月份歌德在日记中写道："晚间在××那里看到了科罗娜和公爵。"另一回，全人类的大师维兰在通往某个山洞的路上碰上这三个人，他怀着狂喜的心情描绘这位美丽的女神的阿提喀[②]式的风致。而从夏天开始，科罗娜再出现

---

① 格鲁克（1714——87）——作曲家，原籍德国。

② 古希腊的一个地区，雅典所在地。

在歌德的花园里时，就有一个肥胖的、上了岁数的女友陪伴着了。

一年过去了。歌德和封·施太因产生了不和，两个人又疏远起来。整整一个月他只给她写了一封信。日记又叛卖性地道破了底蕴："死气沉沉、闭塞不堪的日子……夜间去找科罗娜。"

只有这几句惜墨如金的带佐证性的话，往他和那位他所热恋着的女友——他的心灵的朋友的关系之谜上投下了一丝微光。是啊！想把本来就没有说完的那一切说得一清二楚，本身就是一件不应该的事。

剧本《伊菲格尼在陶洛斯》是歌德在来到魏玛后的第四年写成的。它的主题在他脑子里早就酝酿成熟，那还是当他刚刚走进公爵府邸的时候。但就在当时，他开始倾倒于具有无比魅力的封·施太因夫人的脚前。伊菲格尼那种丰富的精神生活，无疑反映了夏绿蒂的精神特质，而她的外貌则反映了科罗娜的美。

在歌德写作这个剧本的那六个星期内，他那精神生活的二重性又暴露无遗。二月的一天，天色阴沉，他开始口授剧本。这一天，他散步，游泳，接到了一份关于骠骑兵逃跑的报告，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整天在写《伊菲格尼》，写得人都快变傻了。当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就绪，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把一只脚伸进诗的飞马①体侧的脚蹬里去，是很难写出什么站得住脚的

---

① 希腊神话中长有双翼的马，由被勇士碧修斯斩首的女妖米杜萨的血所变成。据后来的传说，飞马的蹄子踏出了一个诗的灵感之泉（希波克林泉），诗人可以靠这个泉水得到灵感。于是飞马的形象成了诗人灵感的象征，因而有"乘上飞马"（开始作诗）这种说法。

东西来的……我找来了一些音乐师，想让他们来镇定我的灵魂，巩固我的精神。”又过了几个星期。“那些美好的声音终于逐渐把我的灵魂从记录与文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隔壁，那个绿色的房间里，在表演着四重奏，我倾听着，悄悄地招引来一些遥远的形象。”

接连四天又重新是：委员会，军事会议、征兵、视察道路。“三月一日。给自己举办了一个晚会。写《伊菲格尼》。”“三月二日。骑马去罗特坚什捷因作公务性的视察，途中观看了马伊叶附近的隧道。”“三月三日。听最后审读。接着，悄悄地一个人在新宫里写《伊菲格尼》。五日，给克涅别利写信：“应该承认，作为一个漂泊不定的诗人，我已经精疲力尽……这里，在阿利特什捷特，也许，对什么也别抱希望。但善良的精灵常常居住在我们所意想不到的地方。”这之前还有这样的话：“眼下，在这个圈子里，我和人们住得非常近……但我几乎都没有察觉他们，因为专注的内心生活使我忘却了外在的一切……我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交谈，也听听他们究竟读的是些什么……许多东西对我说来重又变得豁然开朗……所以我希望，十一号或者十二号，当我回到家中的时候，我那个剧本可以写完。孤独——是个好东西，当你跟自己生活得很和谐，当你有着明确的任务的时候。”

第二天，他从阿波利德写信，抱怨事情忙，不安静：“剧本躺在那儿没动，糟糕透啦，塔弗里达[1]的皇帝应该高谈阔论，就好象在阿波利德织袜工人没有一点挨饿的迹象似的。”接着是一段很长的叙述，写的是阿波利德的工厂主怎样用给线纱

---

① 克里米亚半岛的古称（以塔弗尔人而得名）。——编者

过磅的办法残酷剥削纺织工人。“三月九日。晚间一个人。写完了三场。回到魏玛。给公爵和克涅别利读剧本。分抄角色台词。”又一次为征兵的事外出视察。“十七日。瓷器作坊。视察参观，回返，军事会议，枢密会议，走访公爵。”“二十七日。晚间结束《伊菲格尼》。”从小孩到大人，又从大人到小孩。这段时间心情和天气一样——明朗、良好、愉快。”“四月一日。今天是儿童节——夏天的节日。排练《伊菲格尼》，制作道具。”“六日。《伊菲格尼》开始演出。给人们（特别是那些纯洁的人们）留下的印象极深。去往军事委员会。参加会议……”

一位出席观看《伊菲格尼》演出的观众的信被保存下来。他在信中描述了演出给他留下的印象，剧中歌德饰演奥列斯特，科罗娜饰演伊菲格尼，克涅别利饰演福安特，某位亲王，后来是公爵本人饰演皮拉达。几个人打扮成法国派头，穿着古希腊式的上衣，出现在德国舞台上。

“穿着希腊式白色短袖长衫的歌德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就好象，在我们眼前出现了阿波罗本人。把肉体和精神完全融合成一体，达到如此完美的程度，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

尽管这些话是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的回忆录中引出来的，尽管它们为人们所知晓的时间要比当初写出它们的时候为迟，对我们说来，仍然显得饶有兴趣，因为它们是可以证实歌德年轻时长得象阿波罗一样美的唯一佐证，所有歌德年轻时的画像和这种描述都完全不相吻合，很明显，描述所凭借的只是诗人当时穿的那件外衣。但不管怎么说，后代们所相信的还是这种描述。传说由此产生。

给歌德赢得名声的那散文式的初版本《伊菲格尼》，被他称为“草图式的”。

后来，在意大利，他把这个剧本改写成诗剧，于是形式就显得更臻于完美。但即令是这个剧本的第一版也以其完整性而显得不同凡响，没有一场需要重新加工、重新改写。这个产生于公务旅行的间隙期的散文剧本，诗意象在蚕茧里一样蕴含着，从中可以清楚地听出那交替出现的美妙的旋律。从主要方面看（其中包括细节），《伊菲格尼》是一气呵成的；它就好象是喧嚣平庸生活中的一朵奇葩，长在土路路边的一朵孤零零的小花。

在《伊菲格尼》里，歌德作出了令人感动的努力——他想从包围着他的混乱中挣脱出来。仅仅是在一年前，他还在用一种粗俗的粉红色调来排遣那弥漫在他的作品里的情欲。由此也就产生了那出闹剧《情欲的凯旋》。

这出闹剧的主人公某公爵到处随身带着一些描绘旅途风景的写生画和一个他所特别喜欢的洋娃娃。“告诉我，”公爵问自己的亲信，“我的手枪里装上子弹了吗？”——“象往常一样，不过……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可别开枪！……”最后，洋娃娃的躯体给扎破了；里面除了糖和稻草外，还发现一本《新艾洛斯》① 和《少年维特之烦恼》。

于是公爵立刻念了两句格调崇高的诗：

赞美吧，神圣的火，

那崇高而纯洁的情感之友！

往下接着是新的疯狂，新的闹剧。但突然间响起了“预示

---

① 卢梭写的一部长篇小说。

着惊人的感情的序曲”，出现了那位地狱的园丁阿尔列金，跟在他后面的是普罗泽尔皮娜，在合唱队的伴唱下唱了一支很长的颂歌，其实是歌德为某些人的葬礼写的送葬曲。

诗人在来到魏玛后的第三年写成的这出闹剧，充分显示了他的两重性。只要他一任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自己，就立刻处在一种极度狂乱的矛盾之中。

但他也有一种镇定手段——画画。整整五年，他为了“有所排遣”，画了很多。有时候，整整一天他什么也不想。他为此感到高兴；有时候，他从早到晚画上一整天，那他就更怀着一种感激之情。但又深深感到自己的习作不够完美，并且说，画画——这是他的橡皮奶头，就象人们给婴儿的那种，嚼着它，婴儿就不再啼哭，渐渐入睡。他还以为，人们在真的喂他奶似的。这些年，每当他在宁静中诗兴发作的时候，他就拿起一支铅笔。只不过他认为与其写诗，宁可作画。这些画之为他所珍贵，就象照片之为我们所珍贵一样——它们是长途旅行的见证。但很快他就感到不满，抱怨说，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写生画家。歌德对待绘画以及对待大自然的态度鲜明地反映在他的那本《瑞士信札》中。

“只要我看到可供描写、可以入画的风景，立刻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我感到，两只脚的小指尖在颤抖，象是拚命要去亲吻大地，而我的手指头也在一阵阵抽搐，这时候我就从人群中跑开，投身于美丽的大自然。我坐在一个最不舒适的地点，想用我的目光来拥抱它，把它钻透，再把它印入脑际，这时候，我会抚摸着一片平淡无奇的树叶，它对我说来无比宝贵，因为它使我回想起我的拙作给我带来的幸福时刻。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奇特的意向？是把艺术引向自然，还是把自

然引向艺术？而既然它预示给我以幸福，我又为什么不能去得到它？”

令人惊奇的精神状态，完全象浮士德身上的那一种。这种状态这些年来使得歌德时而忧郁，时而幸福，时而又要发狂。他的几百封信就是这方面的证明。歌德想使自己变得坚定起来，但他对自己的处境却变得越来越怀疑。

上流社会的营营扰扰越来越厉害地折磨着他。他担心他会把原来用在创作上、用在生活范围内的精力全部耗尽。

他已经很少写作。看到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他有时都会感到吃惊。“在这方面，”他在给公爵的信中写道，努力使用对方的语汇，“我发现，我是过份一厢情愿地奉献出那种天国居民式的优秀才能了。看来，如果我还想写出点什么东西的话，就该更加勤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的确如此，生活在魏玛宫廷的头四年，他很少写诗。看来，他觉得，他所从事的新的活动给了他以很有益的影响。“很难说清楚，”在一次公务旅行时，歌德这样写道，“和那些从事着固定、平凡、经常而又重要的工作的人们的交往给了我的想象力以一些什么样的裨益。这就好象洗冷水浴一样，它解除那懒洋洋的日常生活给我们带来的慵怠，我们又获得一种新的力量回到生活中去了。”

可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要有那些道路修筑、新兵征募、宫廷倾轧以及灵魂拯救？为什么要学会发号施令、俯首听命？为什么要让自己陷进日常事务圈子，再没有精力写新作品？

这是因为：

“不管我目前这种处境会延续多久，我总是怀着完全满意

的心情体验着这斑驳陆离、纷纭杂沓的生活……”他还说过，生活在这个“可以最强烈地体会到满足与不满永恒交替着的”国度内，他感到幸福。

来到魏玛的第三年，他写道：“昨天晚上我曾想过，上帝大概把我看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所以才希望把它镶进这个昂贵得惊人的镜框里。”

但他并不想成为这样的图画。在他满二十七岁的时候，他不是白白地对拉法捷尔这样说过：“你的全部理想不妨碍我成为一个象大自然一样公正、善良而又凶恶的人。”

三十岁那年，他青年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两极性明显地迸发出来，他对演员伊菲兰德说道：“听听我的忠告，使您的表演带上极端化的色彩。一切最意想不到，最卑鄙、最可笑的东西您不妨都把它们演成崇高的悲剧的样子！当一个很不寻常的角色到达一个演员手里的时候，只有傻瓜才能把它演得平平庸庸！呸！呸！紧张起你的每根神经。高点！更高点！要不就留在自己的牢笼里！”

但经常还是有着这样的时刻，他感到自己很幸福。“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恋人——就是我的幸福。”有一回，写完给封·施太因夫人的一封信后，他突然与上文毫无联系地写上这么一句：“生活的幸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又过了两年，扔下公爵和一帮朋友们在艾泽纳赫酗酒打闹，歌德一个人躲进瓦尔特堡，就连很快跟踪到那儿的克涅别利也成了他的妨碍。好几个星期，歌德一个人在山上住，什么事也不干。一位闯上去见他的不相识者证实，歌德当时象个英国人那样沉默寡言、严肃、冷峻、完全陷入苦闷之中。

但歌德不得不接待另一位客人——一个途中相遇的从彼得

堡去往巴黎的旅行者。歌德深深地感觉到，和这位出身上流社会的来访者他实在无话可谈。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提到，他是生活在一种完全的沉默之中。这时候，他的一些亲近朋友给他编造了好多谣言来寻开心，完全象他当初给他们编造谣言来给自己寻开心一样。

是的，她已经二十八岁了。已经是一位享有世界荣誉的作家，当上了大臣，还是君王以及一些卓越的妇女和优秀的男子的朋友。

严寒季节，他突然去往哈次山，带着他那些冬日的消遣、娱乐、责任、计划。登上布罗肯峰的愿望，在他身上煽起一股罕见的热情。一位遇上他的守林人认为，在一年的这个季节，登上布罗肯峰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歌德被一种宗教情绪完全控制住了。

"我祈求上帝，请他既改变我这个人的心，又改变气候。一片寂静中，守林人对我说：

'现在你可以看到布罗肯峰了。'我走到窗户跟前，布罗肯峰这等清晰地呈露在我眼前，就象镜子里我自己的面孔。我的心变得非常充实，我不禁喊道：'谁说我爬不上去！……'守林人说：'我和您一道去……'这时候，我在窗玻璃上刻出一个记号——它是目睹我的欢乐的眼泪的证人。"甚至过了一年以后，他还在纪念这一天，为当时的那些征兆终于应验而高兴。

他在上流社会的事务中陷得越深，就越想躲避开它那种种阴暗面。"只要一离开自己的家，立刻就陷入牢笼中去。"——有一次开完会，歌德这样写道。

还有一回，歌德来到沸腾着战斗情绪的柏林，他感到自己在这里是完全格格不入的，祈求上帝赐给他以宁静和纯洁的思

想，因为他看到信任和坦率的嫩芽在自己身上凋萎了。“我的灵魂象一座城市，城墙很矮，城外的高山上却耸立着砦堡。我守卫着城堡，但城市无论是在平时还是战时都是守卫不住的。这时候，我就开始来巩固它……啊，一道道铁箍在箍着我这颗心！它们箍得那么紧，什么也不能透过它们流出来。世界越大，闹出来的丑剧就越叫人嗯心，我起誓，比之荒淫愚蠢的甘斯乌尔斯特来，那些把崇高和渺小混杂在一起的人要更加可恶。我满怀憎恨，却又缺乏勇气起这样的誓。”

歌德把自己的心分给了事业、孤独、女友和公爵，在其中只给欢乐留下一个很小的位置。许多人和歌德告别，因为歌德首先告别了他们。和克斯特涅尔一家的书信往来中止了，同什托利别尔格伯爵夫人精神上的联系同样也被切断了。棱茨和克林格尔，这两位歌德少年时代的朋友，跟在他后面很快来到魏玛，却又根本不是他招呼来的。他非常不乐意，让魏玛人回想他当初是个什么人。两位朋友很快就离去。

是的，歌德和人们的关系改变了。就连麦尔格也受到他的严厉斥责，因为他的行为有失检点，有可能损害歌德在魏玛为自己如此巧妙地建立起来的威望。歌德坚决禁止他写有关魏玛社会和宫廷的任何东西。但自己的那些隐秘的思想，怎么说他只能信托给麦尔格一个人。麦尔格比起过去来，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是个靡非斯特。关于他——二十八岁的歌德这样写道：“他是能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这一切是怎么做的唯一的一个人。”尽管这样，麦尔格偷偷地却又丝毫不感到屈辱地说过，歌德常常对他很严厉，冷淡，拿他当仆人看。

在宫廷和上流社会度过的漫长的二十年中，歌德又得到一个唯一的朋友——克涅别利少校，和维兰则保持着一种真诚但

又并不亲密的关系。地平线上重又出现了赫尔德尔，这是歌德自己请他到魏玛来的，他为他们一家人准备和收拾好住宅，甚至连弗拉乌·卡罗莉娜将在哪个房间里生孩子，保姆和孩子们安置在哪里，他都事先做了安排。赫尔德尔来了，很快就和宫廷以及社会打得不可开交，于是，他那位年轻的朋友不得不充当他的保护人的角色。来到魏玛后，赫尔德尔变得真正活跃起来，他在这里开始动手写自己第二部主要著作。

赫尔德尔，他的妻子卡罗莉娜，克涅别利维兰、封·施太因夫人成了歌德亲爱的听众。他给他们读自己作品中的新场面、新章节。而歌德对拉法捷尔的爱，却被不断增长着的反感所代替。当拉法捷尔想让自己这位异教徒朋友皈依正宗的时候，歌德告诉他，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面上的人。一位播种者或放荡的儿子在他看来，要比那所有七位主教以及神灯和献词显得更加神圣。他是属于那样一个七情六欲在发挥作用的世界。

歌德二十九岁那年，他又去往瑞士。这一回可不是逃跑。强烈的生活感支配着他："一种奇异的感情被我带进生命的第三十个年头！"他在日记中写道："许多看法改变了。"他知道，第四个十年——这是在两个时代的边界上垒起的一块界石。

他预感到自己要和青春告别。同时觉得，公爵已经趋于成熟。也许，那只是一种错误的判断。他认为，这年夏天他的那位朋友成熟多了。"我觉得，"他写道，"就连和科罗娜的关系也变得更好，更牢固了。"确实，八月初，美人前来找过他。"我们在一起非常好，因为两个人都处在同一种状态？我那心上人离去了，而她那位君临一切的朋友也走上新的道路。"

八月初，歌德开始来总结那行将成为过去的十八世纪：做出了分析，烧毁了稿纸，接着又心平气和地描述自己的青春。

“我安详地审视着过去的生活，审视着那骚动、纷扰和对知识的渴望，审视着自己的那个到处营营逐逐，好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的青春。一些秘密状况给我带来一种特殊的、不明确的、想象中的满足。我是怎样皮相地接触一些科学上的问题，然后又扔掉它们！那段时期我所写的一切又是渗透着一种什么样的卑下的自我满足！在所有神的和人的事业中我表现得有多么目光短浅！多少时光被我虚掷！——这时光不是用于有益的思考和创作，而是用于情感和那只能劫夺韶光的虚幻的热情。这一切带给我的裨益又是多么少！如今，生命的一半已经逝去，回头路从来就不存在。我就象一个刚从急湍中被救出来的人，如今在仁慈的太阳光下，烤晒着自己。但从七五年十月起我在上流社会度过的这一段时间我甚至都不想审视……就让那扩散到我放在自己嘴里的每一块咀嚼物上面的自我荡涤的思想，更加明亮地在我身上燃烧起来吧。”就在这些日子里，他写信回家，通知父母，他要和公爵一道来看望他们。这些信让人明显地感觉出冷淡和疏远，俨然写信的是一位贯于发号施令的统帅。

歌德的生日来到了，突然间他觉得自己“自由而快乐”。过了很短一段时间他又写道：“象奇迹一样。生日过后，我一下子被卷到当代事件最中心去了……我的心情坦荡而快乐，但粗卤行事已经不是我的习惯……接到命令，我被晋升为三等文官。各种地上的事务和不愉快的感觉象漩涡一样地缠绕着我。但写出这种隐秘的感觉不应该是我的事。”

回家——这意味着对自己青春时代的凭吊。法兰克福在他眼里显得可笑而又亲切。在给自己女友一些长信中，他描写了

出现在探望双亲的路上的那条冰川，而关于和亲人们的会见只写了寥寥数语："老朋友们和熟人们看到我非常高兴……父亲变了，更不爱说话了，记忆力也更加衰退，母亲还象从前一样精力旺盛，还是显得那么可爱。"

在斯特拉斯堡他把自己的同伴全都留下，只身骑马前往泽任格伊姆。"那位年轻的女儿当年爱我爱到我担当不起的程度……我不得不在那未必抵不上她一生的那个时刻和她分手。关于过去，她温顺地绝口不谈，只告诉我，疾病在她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她还是那样迷人，当我突然出现在她家门前时，她对我表示出的友谊显得那样真诚。她领着我把各个角落都转到了。我坐在树荫下，心情很好。一轮满月看上去那么美；我向她询问了一切。如今我可以怀着欢欣，回忆那个角落，并且可以和那位已经安于自己命运的姑娘的保护神们一道生活在世界上，这有多么幸福。"从他骑着马离开这儿到现在不才过去了八年吗？他的灵魂飞得有多远！

这次会见后他立刻前往斯特拉斯堡，去见丽莉。"我遇见了那位美丽的，正和一个生下地才七周的洋娃娃逗趣的调皮女人。她的母亲也在这儿，我向她打听了一切，所有的角落都看了看。我惊喜不置地发现，这位可爱的尤物婚后很幸福。她丈夫……看上去是个漂亮、聪明、能干的人，称得上富足，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家。和这些人在一起我显得十分平易。老朋友们和他们的命运对我来说已经显得如此遥远。就象一个从高峰上，云端间俯瞰着的国家。"

高峰上、云端间？……歌德真的很快出现在冰川上，站在它上面，陷入沉思。他的思想是有生气的，就象周围那生机洋溢的风景。他在沉思中兀立，观察着大自然，就象在观察着自

己。那位渴望着“要耍无赖”的公爵，精神上已经发展得高度匀称。两个人站在冰川上，一道往下面扔石子。

他们所走的那条路不仅通过冰川，也通过城市。当然，喧闹的人群他们是远远躲开的。这一回的旅行，他们看上去就象那些朴素的市民老乡一样。在日内瓦，三十岁的诗人头一回听到人们用异国语言夸奖他的《维特》。归途中他们访问了南德意志的一些公爵宫廷。到当时为止，歌德只了解那个诗意浓郁的魏玛宫廷。他挖空心思地嘲笑了那些储君和公主们，躲开所有新结识者。他疲惫已极。“他们所有人的生活环境实在太坏了，围着他们转的都是一些哓舌者和莽汉……接触这样一些所谓的上等人，我真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构成他们的本质。”他列了一个很长的讽刺性的内侍官（他打算用他们写一个剧本）清单，清单结尾列了一位仆人，这位仆人“比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更聪明”。

歌德头一回结识了一位见过大世面的美人。不，未必如此。难道他以前没见过她吗？就在那一天，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人们给他看封·施太因夫人的侧像，挨着这张相片，人们又放上另一张——是一位名叫勃朗科妮的不相识的女人的。当时他还在封·施太因夫人的相片下面题了一句：“罗网战胜了一切！”而在那位美人的照片下题了一句：“箭矢胜了一切！”现在他站在她面前了……看来很少有这样的欧洲女子，特别是德国女子，她们的命运指定要和歌德的命运交会在一起，能象这位地道的美人勃朗科妮一样。这位曾经爱过某位公爵的侯爵夫人，其声名远不在后来的那位加米利顿夫人①之

① 加米利顿·爱玛（1761—1815）——上流社会的女人，英国驻拿坡利使节加米利顿勋爵的妻子，是一位活跃在国际场合的女冒险家。 ——编者

下。她一下就明白了，对诗人来说她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立刻邀请他到自己身边来。一看到她，歌德便大声问道："难道她竟真的是这样地美?!这样地聪明、坦率、充满活力?!真的，看到她，人会失去理智的。"啊不！他完全不想处在她的追求者的那种毫无希望的位置，"象太阳光下面的黄油那样整年让自己拾不起个儿来。"

他离开了她。对她的一个义务听差说："您不妨想一想，这种女人会把一个男人变成个什么样子！"但歌德已经命里注定，要永远围着那他从来也不想抓住的瞬间旋转。难道勃朗科妮侯爵夫人不是从各种意义上说都要胜过夏绿蒂·封·施太因吗？难道她不是鼓励诗人和她接近吗？但他总是害怕失去自己，失去自己的个性。艺术家歌德之所以规避生活，其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此。

他重又站在圣哥达山上。重又从峭壁上眺望南方。但这一回"意大利不再向我招手。因为我知道，这种旅行不会给公爵带来好处。远远地离开家并不好，而我又想看到你们大家。这一切使得我第二次把目光从那个幸福之邦移开（但，尽可相信，不见到它，我死不瞑目），而把我的灵魂引到寒酸的屋顶下，在这里我将十分高兴地在我的壁炉旁重新看到您，飨您以热烈而可爱的……"

是的，青春之火看来已经不再燃烧。当拉法捷尔把自己的学生派来找他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所感到的是对我的接近和信任；而我很遗憾，感到的则是自己三十岁的年纪和世界名声！我距离在他身上刚刚形成和发展着的东西已经相当远。诚然，我对这个年轻人感到满意，我的灵魂离他的灵魂还很近，心却已经离得很远。那些充满我的灵魂的崇高思想对这个

年轻人说来是完全陌生的。在一个新的王国里，它们占领着它，因此我可以非常安全地下到一个山谷里去，那里蝴蝶和温柔的斑鸠正把自己的爱情奉献给朝霞。”

第六章　责　　任

疏远朋友。——《小鸟们》。——告别科罗娜。——又是、又是封·施太因夫人。——卡尔·奥古斯特的失望。——三部歌剧。——国务活动家。——议长。——弗拉乌延普兰之家。——地质学。——骨学。——在耶拿。——自然颂。——《廉·迈斯特》①。——《哀格蒙特》。——《浮士德初稿》。——给封·施太因夫人的信。——与赫尔德尔的友谊。——又是孤独。——仆人菲利普·泽伊杰利。——耶拿之行。——《人类的边界线》。——请假。——卡尔斯巴德。——第五次逃跑。

歌德三十岁那年，为了表示感恩和祈求，他在魏玛公园里树了三位神灵的纪念碑。其中立在中心位置的是提贺②——这是善与谦逊之神。她的右边是捷尔米尼③——这是明智的顾问，边境的保卫者，他手里拿的那根手杖是一条盘曲着的蛇，左边则是高擎火把、驰突向前、把其他人甩在身后的天才。

歌德已经迈入自己生命的第四个十年。他已经完全变成一

① 《维廉·迈斯特》——歌德的两部长篇小说《维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6）和《维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的简称。

② 提贺——希腊神话中司幸福与机运的女神。

③ 捷尔米尼——罗马神话中司守卫边境之神。

个上流社会的人：严肃、冷静、不抱幻想。他面带微笑，倾听着自己的对手们用各种调门赞美他的旅行。他们希望公爵回到魏玛的时候会变得安静、成熟。歌德也觉得，他那位朋友已经跨入一个新的时代。同时又毫不怀疑，这个时代统共只会持续一年时间。

歌德对自己的活动完全感到满意。"我从早到晚忙于事务。如果能更加节制，也许还做得更多更多，甚至多到叫人难以置信……有时候，我准备象波利克拉特①一样，把我心爱的宝物扔进海里。我想弄到手的一切，对我说来都如愿以偿。"

歌德还从来没有说过这样充满欢乐的话。这种欢乐在他说来不免显得过份造作，甚至流于夸张，不会持久的。果然，他的情绪突然发生了变化。

那位刚刚还朝着他微笑的提贺，突然变成长着两张脸的雅努斯。阴郁的命运之神正用那严厉无情的目光盯着歌德。一道不断变高的玻璃墙仿佛把歌德和周围的人隔了开来。"铁一样地忍耐，石头一样地坚持！"他喊道，"人们在精神上显得有多低下，而有钱人又显得有多渺小！"

对那些他为之辛勤劳动的人们的蔑视，在他，在这个用自己的行动为社会造福的人的身上不知不觉地增长着。"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将为人们建造宫殿，可是一旦着手干起来，我们所做到的，只是为他们盖牢房。"

尽管如此，他仍然充满决心，着手从事任何带创举性的事业，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看来是力所难及的。"对于我说来最复杂的是，"歌德承认道，"我对庸俗行为的全然无知。对那些

① 波利克拉特——纪元前约537—522年萨摩斯岛上的暴君。

横亘在我和可以被一个最卑微的人轻易理解、很快适应的那些现象之间的东西，我无法理解，在我面前有一道无底深渊，但应该劳动，而且要尽可能地勤奋，目的只是为了造福社会。有时候我被难以忍受的沉重的十字架坠得两腿发软，这个十字架我不得不一个人背着……”

但即令在这样的时刻他仍然觉得，他在穿过某座学校，拾级而上，一步一步往高处攀登。“一些新的秘密被我发现，等待着我的还有更多繁复多样的东西，我在锻炼自己，好让自己对一切都有所准备。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自己、为他人不得不久久地忍耐着。那目前我浸沉于其中的深邃的宁静最为我所珍惜，我已经遗世而独立。在这里，我发展成长；在这里，我取得所有他们用火与剑所夺不走的东西。”——歌德这样写道。

但他已经很久不自己动手写东西，只是口授。写信的过程使他焦躁不安，分散他的注意力。诚然，有时候他也事先拟就一份提纲。诚然，口授——诗、散文、书信都有——期间那些写出来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口语色彩。但一般地说，那些好的思想通常都是当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的时候从他头脑里产生，由他大声说出来的。他于是决定今后只作口授。

歌德对空气的新鲜程度和温度非常敏感，把自己比做一朵太阳一落就闭上花瓣的小花。“我几乎不喝酒，”歌德写道，“这一来我就可以每天更多地来观察周围的一切，更多地投身于创造性的生活。”其中，也包括公爵的生活。他重又象当初认识时那样来保护他，重又用年轻来解释他的那些粗鲁的怪癖，原谅它们。当公爵命令自己身边所有的内侍官学歌德的样子剪头发的时候，他宽厚地微笑着。当宣读枢密会议成员名单

的时候，他语含讽刺；当获悉公爵因为偶然间把一封情书送给某位大使而陷入窘境的时候，他面带微笑。公爵不在的时候，他给对方写了一封长信，开头写的是卫戍部队学校，结尾处提到公爵夫人一位怀上孕的侍女，但歌德的讽刺是善意的。其中重又盈溢着从前他曾寄托在这位君主身上的希望。他总是希望，他那位朋友学会控制自己，就象他自己已经学会做到的那样。

歌德所热烈憧憬着的那种崇高的宁谧使他离开了朋友，其中甚至包括赫尔德尔和卡罗莉娜。让他感到高兴的只有一个人，诗人几乎把这个人称做儿子。他不是公爵，不是诗人，不是教授，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乡村地主，叫巴季，这个人吸引着他，教他学会管理国家经济。

但是歌德离人们越远，对待他们就越显得亲切。他写的那些信的风格已经如此接近收信人的风格，以致从音调上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些信是写给谁的，——是勃朗科妮、拉罗什、麦尔格还是克涅别利。歌德如今越来越少地在上流社会露面，他和共济会会员建立了友谊。尽管他高傲地宣称，他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只是为了扩大交往。

歌德作为一个宫廷诗人，做了一切职责上所要求于他的事：他组织冬季狂欢节活动，几乎象写剧本一样一幕幕加以安排；他查看自己的日程表，看节日狂欢参加者们担任的角色是否全都分配完毕。一般说，他现在象履行自己的大臣职责一样来从事艺术活动：研究公爵远祖的传记资料，好用它来写剧本；从来比锡把自己的一个学生埃泽尔请来，委托他重新抄写魏玛剧院的某些舞台装置的名称；排练一个他所不喜欢的剧本《职责之外》。他自己在这个剧里扮演角色，演得极认真，所有角

色中最不起眼的那个，让他演得特别成功。

这一年的中期，他开始构思《塔索》，但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维廉·迈斯特》则几乎动都没动。但在他外出作公务旅行，骑在马背上的时候，他为自己喜爱的一章打了腹稿，又突然间流开泪。他之所以哭，是因为身边没有一个记录员，他清楚地知道，那灵感洋溢的时刻与明天早晨之间的距离就如同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一样。由于这个原因，新剧本丢了整整一场，他徒然想把它追回来。

在他沉湎于艺术之中的这段时期，他看上去神不守舍，傻头傻脑。他承认说："常常，当我骑上我那匹克列普佩尔去往办理公务的地点时，我觉得，我身子下面的母马变成了一个神奇的造物——长上翅膀，飞腾向前，把我从这儿带走。"

三十一岁那年，歌德实际上写的只是一部针对批评家和文学家的讽刺性的摹拟作品。但它是根据严格的宫廷趣味写出来的。

"我得写完《小鸟们》；"歌德写道，"它将吸引观众，让储君开心，我打算叫他在剧中担任一个重要角色，使他离开季弗尔特。"于是他开始口授剧本台词——当然，只是在星期天。完全象个职务缠身的公务员，只能在公余的闲暇时刻搞自己的创作。《小鸟们》——这是歌德最后一部讽刺性的摹拟作品，从这时候起，好几十年，他的幽默将隐藏、禁锢在幽暗的角落里。很自然的是，当这种幽默重又指向神的世界时，他就变得锋芒毕露了。

这段时间歌德头一回产生死的预感。过完生日后不几天，他在木板壁上挂着的那幅描绘提林根风景的写生画下方，题下自己那令人惊奇的诗句·

群山的峰顶，
在夜的幽暗中安寝，
寂静的山谷，
笼罩着清新的暗影；

路不扬尘，
叶不颤栗……
稍等一会儿——
你也该休息！

难道写的是无力的爱情？难道不可以把歌德的思想从不可避免的死亡上引开？

瑞士归来，他继续去找科罗娜和封·施太因夫人。但只过了一个星期，夏绿蒂的不满就开始变成对他的一种折磨。他深深地感到悲哀。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看来他是要和科罗娜永远分手。也许这是因为当时他对美、对诗，情绪上产生反感，具有演员气质的科罗娜开始使他感到格格不入。也许，加快决裂的原因在于歌德妒嫉她的过去，妒嫉公爵和其他人。但也许，这应该归咎于科罗娜对封·施太因所持的怀疑态度。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他向自己的女友宣布，他跟科罗娜决裂了。比之小心地对她隐瞒对自己和那位女演员的亲密关系来，这种宣布要显得更加坦率。

“昨天晚间，”歌德给封·施太因夫人写信，描述了自己的剧本《卡利斯托》的排练情况，“美丽的米泽利，象彗星一样，拽着我离开习惯的轨道，把我领到她家里去。排演是在一种极糟糕的情绪中进行的。”就在同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

作了完全另样的自白："晚间排练《卡利斯托》。啊，卡利斯托！啊，卡利斯托！"这里宣泄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离别的痛苦——那个被他爱上的女人就要在当天晚上和他离别了！

这天晚上——标志着他们之间关系上的危机，标志着他的那位女歌手的告别。第二天，她和一位女友一道来找歌德，在他那儿碰上了公爵。"但，我们已经不再相爱，"诗人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熔岩从外表上看，也已经凝结，这一切看来是再好不过了。不过还得十分谨慎，别再掉进裂缝里去。那里面火还在燃烧。"

又过了半年，歌德在日记中写道："科罗娜的心已经安定下来。"也许，当时，他就写了那封唯一并且保留下来的信：

"我是多么经常地拿起笔，想把一切都给你解释清楚啊！解释的话又是多么经常地涌上我的唇间……但我不想给自己辨白，不想再去触动那不该再让它发出响声的琴弦。我祈求上帝，使你无需经过任何解释就同我和解并且原谅我……如果在你面前我不感到有什么错，那只是因为这么做非常合乎人性……因为我已经在许多方面原谅你了。让我们生活在友谊之中吧。我们不可能消灭过去，但我们却可以在将来变得自由，假如我们聪明而又善良的话。我一点也不怀疑你，你也别把我从你身边推开，别把那我可以和你在一起度过的时刻变成相互间的折磨……但如果你要求更多的东西，我就准备把一切都给你谈出来……再见啦！我是多么希望我们之间那种长时间来一直不稳定的关系能够终于稳定下来！歌。

"感谢你送来的馅饼和歌曲，为了表示感谢，给你送去一只色彩斑斓的小鸟。"

这段话字里行间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压迫着他灵魂的痛苦

啊。我们仿佛看到那个三十岁的男子的那张面孔，面孔上布满忧郁和那仿如刻出来的皱纹。雕刻家克拉乌埃尔雕出五具歌德塑像，面容就是这样的。

夏天，勃朗科妮侯爵夫人到魏玛来了——很明显，目的只是为了见一见歌德。他与其说象个诗人，毋宁说象个画家那样来欣赏她的美。“只是到现在，”歌德在侯爵夫人离开后写道，“我才感觉到，您来过这儿。这就好象一个人在喝完酒后好几分钟才能品出这种酒的味道。在您光临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有着更多的眼睛、耳朵和智慧好让我多看看您，相信并且理解，就连苍天也想……创造出一个和您相似的造物来。”

很明显，侯爵夫人是努力想让他迷上自己的。因为他曾这样写过：“我对待您，就象对待一位皇后或者圣者一样。也许，这是一种疯颠，但我不希望，那种庸俗的、转瞬即逝的情欲会玷污我为自己描绘出来的形象。而上帝已经把我们从那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中拯救出来。凭借这种关系，您会把我的灵魂从我的肉体中偷走的。”

歌德想逃脱开女人肉欲上的诱惑，他希望在一种更崇高的氛围中呼吸着一种更新鲜的空气。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多么不自然的一年，停滞的一年！一个人离开上流社会，为的是把一位忧郁的宫廷里的女人变成自己的偶像，歌德愈是沉湎于实际活动中，愈是和诗歌疏远，他离夏绿蒂·封·施太因也就愈近。作为一个年龄比他大得很多、又在宫廷里度过了整整二十年漫长岁月、已经不再年轻的妇人，她如今在歌德的全部事业中都成了他的顾问。夏绿蒂·封·施太因压根儿不想成为诗人的缪斯，她也根本不想让

他回到这个或者那个诗的王国中去。她所想的只是把他尽可能牢固地留在这个大地上。夏绿蒂成了歌德天生的旅伴。渐渐地，她把歌德给予别的女人的情感都吸收到自己身上，她成为他的母亲，姐姐，最后终于成了情人。他经常都能很轻易地应付她那不稳定的情绪——送给她一把小扫帚，让她扫去对他的愠恼。夏绿蒂妒嫉他，因为他把自己的诗献给了她的那些表姐妹，他答应她今后再不这样做。他把那激动着的他的一切都倾吐给她，已经不再感到有要在她面前把它们渲染成诗的那种愿望了。正是她的离去（她正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小鸟们》第一幕会写得如此之快。"因为只要您在这儿，我就会在闲暇中感到无比愉快……常常，只要可能，我就想把刹那间激动着我的东西向您吐露出来。您要是不在，我就没人可以倾诉衷肠，不得不去另找排遣苦闷的出路。"

话又说回来，我们手里有一个材料可以证明，正是在这一年，歌德远为频繁地躲避自己的这位女友。任何时候歌德也不象当时那样，把那么多的心里话写进日记中去，就简短而言，这种日记常常让人想起日历来。而在给夏绿蒂的无数封信中，他远远不是那样披肝沥胆，相反，倒渐渐地变得内向起来，不把灵魂深处的一切向她倾吐。

又过了一年。歌德已经三十二岁。来到魏玛已经五年。一种内在的转变不知不觉地在他身上发生。他仍然爱着自己的女友，但一直围着她旋转的他那种生活方式却有了变化。这么些年来只有这个女人构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中心和内容。她应该最终属于他——一个男人。

危机从呻吟开始。那长久以来一直潜藏着的黑暗的力量头

一回冲脱出来。“我非常痛苦，”歌德给夏绿蒂写道，“是由于您今天对我说的那些话。如果当时没有公爵和我们一起爬山，我会失声痛哭的。是的。只有对自己的肉欲要求的憎恨才能使我这个不幸者找到一条减轻自己因为污辱意中人所造成的罪过的途径。就权当它是一种发作、一种恶作剧好了。要知道，我带着无数的想法变成了一个不知自身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了解自身的小孩，而我又象明亮的、吞噬一切的火一样经常钻进别人的灵魂中去。不，我安静不下来，只要您在关于我们过去的话上面不给我一个完全的答复，不在将来改变您自己的那种姐妹式的关系和对别人说来凛然不可侵犯的情感，我就只有在您最需要我的时候躲开您。实在太可怕了，我把生命中那些最美好的时刻都消耗在您身上了。只要能给您带来幸福，我会同意把我头上的头发都一根一根地扯光。多么盲目！多么冷酷无情！可怜我吧！”夏绿蒂读了这封信之后，变得张皇失措起来。柏拉图式的女友看到，整整五年她苦心建造起来的大厦眼看就要崩溃。歌德对肉欲的荡涤、对自己灵魂的荡涤，只局限在艺术这个范围。他生命中那希腊罗马式的古风起来反对他的禁欲主义了。

歌德的天性猛烈地发作起来了，他不分昼夜地向她展开冲击，而她无言地、惘然若失地站在那里。他自己也立刻脸色苍白，心慌意乱：“可怜我吧！”

又过了一些日子，歌德去往爱着公爵的维尔捷因伯爵夫人那里。从她的城堡里，他给夏绿蒂写信道：“我把自己的心比做一座被您占领了的强盗城堡。您把那帮恶徒从那里赶走，就应该想到，它矗立在那里，是为了让你能保住它。而为了保全被征服物，就只有竭诚地卫护它。您得到它不是通过暴力和狡

黠。而对一个自愿向您投降的人，您应该用最高尚的方式来对待他，为了这种信任而奖励他。”

“保住”、“竭诚地”、“卫护”、“信任”、“奖励”……

这些词在歌德嘴里成了一些新用语。但他还在加强攻击力量，赞美起另一个更加美丽也更加年轻的女人的魅力来了。他现在每小时都跟她在一起，这给了他一种反对自己的女友的武器。十一年来他还从来没有象这样对封·夏绿蒂夫人吐露心曲，还从来没有象这样让她和他一道分享他对另一个女人的赞美。城堡的女主人他很早就喜欢，但从前他只是把这种情感宣泄进自己的日记中去。如今，这位伯爵夫人对他说来成了这种爱情游戏中的一个工具。要不，他为什么要如此喋喋不休地向远方的女友承认自己在这位美妇人面前的软弱呢？

“伯爵夫人向我揭示了某些对我来说还算新概念的内涵……我经常听到‘上流社会、上等社会、社会上层’这些词，可是对我来讲，它们什么也没表示出来。伯爵夫人拥有一种经常表现在艺术方面的天才，而它却在生活的艺术方面掌握了她。我在这儿总共只能呆三天了，这三天我都用来注视着她，想再记住她的一些特点。”

三月末，他的信中开始响彻着一种新的、年轻人的调子，这调子代表着一种经过长久斗争后的胜利：“你的爱对我说来是晨昏夕暝时照耀着我的一颗星辰……我还不能对你说清楚，我自己也还不明白，你的爱是怎样在我的灵魂中掀起轩然大波的。这样的体验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过……再见，我的新星……一千次地吻弗里茨，就象吻你的灵魂一样。啊，要是我能向你说清

楚，我是怎么感谢你！祝你健康，要知道，是你使我变得无限幸福……”就这样，十天变成了永恒，有的只是狂喜和不断浮现在眼前的音容笑貌，这些是五年来不曾有过的。他感到无限幸福，满足和安详。于是又是为她买围巾，又是不断提到那位爱情的使者——弗里茨……

控制心爱的人，永远把他控制住——这是夏绿蒂掌握的一种高度的艺术！但她还是失去了他，而且正是在她认为已经把他永远征服了的时候失去了他。作为规律而存在的爱情上的正义感，使得她为自己过份长久的动摇付出了过多的代价。多年以前，当对自身心灵的纯洁的信心以及上流社会的偏见阻遏着她的时候，她能做歌德的旅伴。她善于创造一种能使歌德那个分裂为二的灵魂得到憩息的气氛。而现在她已经不再使歌德感到沉醉，只有在她那种肉体上的不可企及中还保留着魅力。委身于他的同时，她也就失去了他。到五月份，他信中的调子已经变得令人惊奇地安详："如果你能允许我说，我将永远爱你和尊敬你，该有多好！"她把自己的侧像寄给他。"不，对我说来，你不会变得比现在更加接近、更加可以触摸得到，"他表示确信，"而每一根小链条，每一根新的珠串总是给我带来欢悦。再见。当然，今天我会和你见面的。"他甚至不怕补写上下面一段话："维尔捷因把《维廉·迈斯特》还给我了，还附上一张非常可爱的小纸条。午饭前什列捷尔来了。我现在还是被女人们爱着的人，所以你也不得不爱我。"

歌德从来不称自己为"被女人们爱着的人"。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下的这种人。但这几个月来，在所有给夏绿蒂的信和纸条中已经蕴含着一个准备遗弃自己意中人的征服者的自信，因为歌德已经在通往新世纪的大门上方写下了"遗弃"这个字眼。

而在他一生中所走过的那一条条令人惊异的道路上，这个字眼将一再出现，甚至在他的晚年。而现在，在三十一到三十七岁这段时期内，这完全不是出现在维尔捷尔时期那些忧郁的夜晚中的那种遗弃。不！这是对他在魏玛过着的这种生活的一种勇敢、坚强而又安详的摒弃。头些年歌德认为，他的实际活动——只不过是未来的一种准备，只不过是他将来可以在上面大显身手的广阔的战场。后来他又认定，只有这种活动才是一个人值得承担的使命，甚至就连天才也应该为生活向他提出的任务提供服务。如今他正用崇高的劳动来完成它。与此同时，疲倦也在迅速积累着，达到了过份的程度，他想从身上甩掉职务的重担。但只是在经过六年的斗争之后，他才能真正摆脱它，获得自由。他越来越坦率地向朋友们抱怨自己处境之艰难。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象从高山顶上俯瞰着这个被他管理而又被他放弃自己权势的国家。

引起他这种情绪上的变化的外在原因是管理条件的局限性。他想利用这种条件来整顿国家事务，匡正他想加以引导的那位公爵性格上的毛病。但迟钝的上流社会对这位由于偶然原因执掌政权的天才百般阻挠。“难道我还能希冀比我现在所处的、其中隐藏着无限可能性的地位更加理想的处境吗？真的，只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原因……才能迫使我放弃我的岗位。如果我抛弃一切只是因为并不是一切都称我的心，而我的劳动果实又被人剥夺的缘故，那么，光就我个人的关系来说，这一点也是不可原谅的。请相信吧，我在工作中和职守上焕发出来的精力产生于我自愿做出一种牺牲的自觉，只要我一下令备上旅行用的马，我就会从你们那儿重新获得生活的全部欢乐和宁静。如果我的眼前没有这样一个远景，那么在那些痛苦的时刻，我就

会把自己看做只是为了活命才干活儿的农奴和雇工，许多事就会引起我强烈得多的痛苦。”

歌德就是这样批判地估计自己的处境。他已经习惯于不仅对母亲，而且对和她一道读他的信的她的一些朋友们保密，不管他写些什么，后者都会把它们乱传出去。

尽管实际活动对歌德说来变成可诅咒的了，他还是给自己揽了越来越多的事。负担加重了一倍。他成了公国议会议长，“箍在身上的铠甲变得越来越紧。”看上去象是故意似的，那位在将近八年前用宫廷马车把歌德接到魏玛来的宫廷大臣的儿子因为私自动用公款，不得不离开议长职位。所有有关改革和国家事务方面的事都堆到歌德肩上来了。

在一片羡慕之中，诗人坐上了那位被免职的宫廷要员的席位。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是个胜利者。他重又过份信赖他对他所潜心加以研究的国家和人民的了解。他重又过份低估了旧的封建管理机器的顽固性和保守性。作为议会议长，歌德不得不一身兼管着四级政府、三个地区、四个阶层的事务。它们合在一起制定法律，签署条约，确定国家预算和税收。它们全都习惯于并且决心继续这样不平等地给他们国家的公民们分配负担。歌德决定开展斗争，反对那些经纪人和贩卖土地者。他制定了一个免除土地耕作者的捐税负担的计划，因为多年来通过对各地的视察，他确信，税收制度非常不合理。但很快他就放弃努力。因为过了两年，歌德终于明白，完全靠一个人就想来战胜根深蒂固的旧秩序的代表者们是不可能的事。三十岁的时候，歌德懂得了，农民为什么贫困。三十二岁的时候，他产生一种坚定的信念：为了帮助农民，必须把大地产分成小块土地，把它们分给那为数众多的小佃农。现在他已经三十四岁，当他出

席地方自治代表会会议时，已经“变得完全心安理得”并且“摒弃了自己的那些云山雾罩、傻头傻脑的想法。可惜的是，从虚空中得到的只能是乌有。我清楚地知道，代替所有这些奔跑忙碌，应当作出些建议和决议来。应该浇自己的花园，既然我们不能让甘霖洒遍全国。”

当事情涉及到社会问题时，歌德满怀痛苦和绝望。他所取得的那些经验促使他后来蔑视人类，成为一个怀疑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诅咒威胁着我们，我们在把自己国家的膏血吸干……因此我们注定享受不到幸福的宁静……我把那件叫花子的衣服补了又补，一不留心它就从我肩膀上掉下来了。在我们的精神和政治世界下方有着一些布满地雷的人行横道，地下室和下水道，谁也没曾想过，它们相互间是怎样联结在一起的，它们的居民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一个只消多少熟悉情况的人就丝毫不会感到惊奇，如果他脚下的地面突然塌陷下去，而一些奇怪的声音突然从深渊里传出来的话。”歌德在提林根的时候，曾这样写道。八年后，巴黎爆发了那场大革命。

在《哀格蒙特》里，悲剧的主人公对奥兰斯基说道：“他（新总督）带着庞大的设想，计划以及整饬秩序、操纵一切、把一切攫为己有的想法到来，可今天遇到一个难题，明天又是另一个。”读着这段话，我们不由地想起歌德的一段自白：“我觉得自己下流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坐在国务会议的会议厅的软沙发上，听着那帮公爵们在无尽无休地进行讨论，接着又多次地回到那个可以一下子就轻易解决的问题上，我真觉得，大厅里的黑色墙壁，房梁和天花板马上就要倒下来把我压死。”

歌德详细地描写过，他是怎样浇自己的园子，又是怎样操

持自己的经济事务的。我们眼前有三封他给公爵的信。通过它们，我们知道，歌德是怎样重新领导伊麦利纳乌的采矿工作的，是怎样组织手工作坊、访问制呢手工工场，给它们捎去图案板和花纹的，又是怎样给森林贸易引进新办法、勘探矿物和水源、购置试验室设备、指示修复公爵城堡、拆除旧医院、清理桥拱、从某位亲王那里抽了二十个路易多尔的税的。他还罚一位宫廷侍从缴纳耶稣会教徒税，给一个砖厂安焙烧装置，又计算出，在收成好的情况下，通过出卖公国的粮食（当然要除开宫廷、仆役、军队所需要的）可以有多少收入。

小事情从来不会惹恼歌德——相反，所有那些无意义的会议，以及所有那些傻瓜式的文件倒能使他提神益智。为了让一个废弃了的矿井恢复生产，他可以接连操劳上好几个星期。组织了整整一个由志愿人员参加的委员会，这些人完全无偿地和他一道来实现那些计划，他还雇用了一些最熟练的矿工，在矿井开工时发表的演说中，他骄傲地提到了他的那些助手们所作的无私的堪称典范的贡献。

他在一位矿山顾问的家里度过一个幸福的日子，并且热烈地支持对方，当对方谈到，不管人们怎样给他许愿，他宁可当一个矿业人员，永远不会去当大臣的时候。

但大臣歌德却匆匆赶往耶拿去了。那儿闹开了凌汛。失火的时候歌德头一个扑向烈火。这一回他又第一个扑向洪水，在冰凌中曲曲折折地往前走去，和大自然作斗争，并在斗争中领导其他人。他感到最愉快的是和他那位朋友，地主巴季一道骑着马散心。巴季没有什么理论，但他的实践却和歌德的理论吻合在一起。利用一切偶然性的东西，利用一切手边的东西——这就是那位一切体系的反对者所信奉的头一条准则。歌德委托某

位年轻人组织一个矿物研究室，建造博物馆的计划他暂时不得不搁置在一边。当时他正主持国家财政——这一来，他也就没有权利用国家的钱来满足个人的爱好。他请求某位苏黎世的音乐家给他寄一份已经由苏黎世大学通过的数学大纲来，以便把它送给魏玛科学院。这些小事情鼓舞了他的情绪。“我应该永远保持实干精神，哪怕是在一个被人抛弃的小村子里或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要不我干脆就活不下去。”

五年前，公爵和这位以朋友和教师自许的诗人走上了共同的道路。他们制造了共同的活动计划，是那样的美、那样的罕见、那样的令人惊叹，以致歌德认为，为实现这个计划而牺牲自己一生中的许多岁月，不算是个特别昂贵的代价。

但卡尔·奥古斯特会是歌德唯一的一部绝对不成功的作品，如果歌德不把他制成一个半成品的话。

这段时间，当歌德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认真地沉湎于对神与人、世界与孤独、大自然和它的起源以及艺术的永恒性这些问题的研究之中时，公爵却撇下朋友，撇下自己的责任，撇下家庭，也撇下自己的精神本源跑开了。冬天，他忙于在山间猎野猪，招待着八十个不要脸的食客，供养着一帮根本不知道对他感恩的破落贵族，引起了那些土地受到他们践踏的农民的愤恨。公爵那种种的狩猎、出游、纵饮、风流韵事给这个小小的国家以一种日益增长着的捐税负担。

“假如，”在一次这样的狩猎之后，歌德写道，“哪怕是在一个省我们能变得富裕的话，我也会认为它是值得夸耀的。可我们现在的全部娱乐都只能是以马儿的精疲力尽、折断肋骨以及钱袋的空空如也而告结束。不，我希望我和这一切毫无关

系，要说有，那只不过是我善于从这种奢侈中拣到点东西，并且把它们塞进我那政治-道德-戏剧创作的布袋中去。”

唯一能够使卡尔·奥古斯特变得安静下来，同时又可以使他大出风头的是战争，他对它称得上是梦寐以求。所幸，暂时他还发动不了它。

歌德对战争丝毫没有公爵那样热情，越来越远地离开了对方的那个圈子。有时候他们一道去爬山，诗人痛苦地回忆起过去的那些快乐的日子，立刻返身回家，拒绝了公爵约他一道去旅行的邀请。

就连公爵的来信，歌德也淡然置之，复信里隐含着讽刺："我是怀着爱与友谊，攀向人类事业的峰顶的，而您却从对卓越事业的袖手旁观中得到一种享受。”接着，又向自己的女友解释说："公爵，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眼界非常狭窄的人。他的所有那些创举，不过是一种狂热，在他身上缺乏的是对自己思想的坚忍不拔的信念和把计划付诸实行的韧性，这种计划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大胆的，而实现它需要的则是时间。”

这个大胆的计划是改善国家的财政。歌德在自己所有那些冗长的报告中不断把它加以发展，但公爵对讨论计划采取回避的态度，看来他想用表面上的荣誉来奖励那位想做那些一个大臣所做不到的事情的朋友。歌德三十二岁寿辰的那天，公爵为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会，还从约瑟夫皇帝那里，为他讨得贵族的封号。

歌德对这一切恩宠表现得很冷淡。

从前，当他当上三等文官，进入了一个德国市民在当时所不可能进入的上流社会时，刹那间，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受到震动，并且偷偷地在日记中写道，他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内心

的激动。现在他已经是三十二岁的人了，而他进入的那个社会圈子经常给他带来的只是失望。这就是为什么这位“生来就这么怪”的歌德在接受贵族封号时既没产生任何想法，也没产生任何情绪上的愉快。整整一年内，他在那些正式信函和公文上用的还是过去的那种签名。但既然成了上流社会的人，他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徽章选择一个标记。他选择了晨星，它很早就属于这位诗人。

歌德和公爵已经不再在节日演出和颂歌中相互称颂。公爵的一举一动已经完全不考虑歌德的意见——不接受他的忠告，也不再向他发出邀请，一个人径自到瑞士去了。

歌德甚至还没有当上他的首相，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责任，而分隔他们的则是弱点。公爵对歌德的作品已经未必感兴趣，而歌德则仇恨公爵的那些野猪。在给公爵的信中歌德绝口不提自己的创作。只是有一次在一份事务性的呈文中一带而过地写上：“我已经写完了我的第五部作品《维廉·迈斯特》，现在在等着看对它的反映如何。”接着，他就不厌其烦、振振有词地要求停止那种猎野猪的活动。且别说这种狩猎给农民带来的损失，那些不知道怎样来解释自己君王这类癖好的臣民又会有什么看法呢？最后，歌德在作了长久的劝告之后，用一种半幽默的调子结束自己的进攻：“我看到，在很多方面您还是善于节制自己的，我希望，您能牺牲这种爱好，并且把这种牺牲作为送给自己亲人们的新年礼物，同时也作为对一看到那群可恶的野兽就感到惴惴不安的我的一种奖励。我珍惜的只是那块所有最可恶的民族的共同的女始祖的头颅骨，特别高兴地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这段与埃捷尔斯巴赫野猪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成了一个转换

点，从它开始，歌德与公爵之间产生了分歧。两人的友谊逐渐地变为不加掩饰的敌意。大臣与君主间的内在矛盾立刻在对外政策上反映出来。

公爵已经往位于他领地附近的军营去了三次。现在，他要求增加军事预算。

巴敦公爵、布劳恩施魏克公爵、德萨乌斯公爵和其他一些极力拉拢魏玛参加在普鲁士的庇护下、旨在反对奥地利的德国公爵联盟。从前歌德也曾有过类似的计划，现在他劝公爵对这件事要尽可能谨慎。但渴望建立战斗功勋并且终于看到这种欲望有得到满足的可能性的公爵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制订条约的谈判，同意了联盟提出的所有条件。他那过份露骨的行动引起了奥地利的怀疑。一句话，公爵拒绝歌德的忠告而我行我素，后者在一群反对者中间随机应变，企图赢得时间，并且认为老王弗里茨会象自己这样行事的。

公爵热中于战争，尚武好战在魏玛成了一种时髦。“它象癣疥一样让我们所有的大臣感到奇痒难搔，却象噩梦一样使我感到厌倦……只能指望世人的明智行为来把小人物从他们的统治者自愿依靠别人制订出来的提案中拯救出来。在这一点上，我既没有痛苦，又没有同情，也没有希望或原宥。”

歌德是对的，他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公爵则相反。公爵联盟的产生（尽管它是秘密的，并且只是一纸空文）构成了一种威胁。一弹未发，维也纳就放弃了自己的全部要求。从这以后卡尔·奥古斯特的好战精神就推动他只去玩弄政治手腕。他的眼睛总是盯在普鲁士士兵身上。因而也就比以前更快地疏远歌德。

歌德跑到住在耶拿的自己的朋友克涅别利那儿去，想从研究自然中给自己寻找解脱，请求解除他在枢密会议中哪怕是一部分的职责。他希望退职。但公爵挽留他，把他的薪俸增加到整二百塔涅尔[①]，又给他寄去六十个路易多尔，专供他作去卡尔斯巴德旅行之用。不受诱惑的歌德，象靡非斯特一样，把所有这些殷勤称做"敷衍一下良心"。但实际上，他已经放弃斗争。这一点可以从他下一段不光彩的话中得到证明。"公爵和自己的那群狗在一起很幸福。我祝他幸福。他宠坏了那帮亲信，总是到处一个劲儿地在搜罗猎犬，为了追兔子而闹得沸反盈天！而我为了保住这些兔子，几乎需要做出同等程度的努力。"因为没钱，宫里的份饭给免除了，所有人都在自己房间里吃饭。歌德抱怨饭食太差，但很快他的情况变得更糟。宫廷里出现的咄咄怪事越来越多。"我知道，为了对外保持体面，必须彻底扼杀内部的一切，这一点我完全不同意。我们总是用假面具和表面上的光彩来掩盖他人和自己的贫穷。"歌德不得不去往邻近的一个宫廷。但一想到要和两个年轻的亲王打交道，又不由地使他感到害怕。尽管如此，他仍然严格保持自己的威仪，有一回拒绝参加滑雪；只是因为给他送来的雪橇不够讲究。

三部歌剧——《渔人》、《玩笑、狡猾与复仇》和《普隆捷尔斯维列恩的集市》，以及其它一些狂欢节节目，所有这些，可以称做一位宫廷诗人半职业性的作品。读着它们的时候，我们会不由地抬起眼睛，望着在那些年雕塑出来的歌德的半身像，不知道是什么更多地引起我们的惊异——是他在这些平庸的剧本中最大限度表现出来的那种奋不顾身精神，还是这些日

① 原文如此，疑指月薪，因为歌德的年俸原来是一千二百塔涅耳。

——编者

子里他写《塔索》时表现出来的诗情洋溢的力量。

这些日子里歌德签定了自己头一个重要的合同。经过一个可信赖的人，他通知一位出版商，他不会在由他定出来的稿酬总数上向对方让步。而这个数目在当时是相当高的——两千马克。此外，那些未经发表和已经出版过的作品歌德都同样要求付给稿酬。因为象诗人所断言的那样，那些经过修改后再版的作品会“给人产生新的印象”。此外，他吩咐给他往卡尔斯巴德送一千部新版本来，供他私人分送给别人。他又找麦尔格借钱，为的是还另一笔利息变得越来越高的债。

他在金钱和一切上都节省，最节省的还是——时间。一本书他很少把它读完，除开在万不得已、非这么做不可的情况下。打个比喻，有一回在途中，他身边带着的唯一的一本书是林耐的植物树。

狄德罗的卷帙浩繁的手稿他只用六个小时就浏览了一遍。他用同样的词汇向不同的人讲述同样的知识。给朋友的信他也是口述，不再自己动手写了。途经魏玛前来拜望他的访问者，他在见面后半小时就建议他们看自己那堆骨头搜集物，弄得他们都感到乏味了，于是鞠躬告退。

他生活中的活动地点如今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也是带象征性的。从前，即令是在他当上可以荣膺“阁下”称号的顾问官时，他也是呆在自己花园里。如今议长封·歌德已经来到市中心的一座大厦里。但这种变化给他带来的不是骄傲，而是谦恭和深刻的悲哀。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尽管从外表上看他已经功成名就，但灵魂深处他还是想逃遁开去。

住在城外总算还有一点浪漫主义的、带偶然性的、可以轻

易采摘到手的东西，这位大臣总算还可以在河那边，在森林中，在星光下给自己找到一个庇荫所。现在他来到位于弗拉翁勃兰大街的那座大厦里，生活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日理万机。来到魏玛的第八年，他终于抛了锚，并且永远不打算再把这根锚拔起来。他在自己的房子里度过了整整半个世纪。最后死在这里。

租下这座房子后还不到三星期，歌德就写到，他永远不会抛下自己的花园，搬到城里去住，哪怕在那里给他准备好一套住宅。

可到头来他还是不得不和自己的花园告别。这时候，那种青年时代暴风雨般的感情沸腾在他心际，“每滴露珠在对我说：‘你想扔下我们？’这时候，我就觉得，离开我这宁静的住所我简直活不下去……我围着那被我扔下的小房子徘徊踯躅，就象那位已经无法走进自己的古老宅院的麦鲁齐娜①一样，想着那我对它什么也不了解的过去以及我对它一无所知的未来。我的损失有多大啊！……”

在歌德漫长的生涯中，他没有几个象他亲手栽植的树木那样为他所割舍不开的人。

他已经三十三岁。大厦不光是他摆出来给上流社会看的豪华的装饰品。对于他来说，它座落在一条通向科学的大道上。难道他不是在孩提时代就搜集能够到手的一切：知识、思想、物品？难道这位当年的年轻人在对堪作他人表率的自己的生活有所领悟时不曾焕发出更大的热情，来努力搜集人类活动的证

---

① 麦鲁齐娜——故事传说中的女主人公——一个美丽的人鱼公主。歌德所说的故事《新麦鲁齐娜》被收进他的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之中。——编者

明吗？如今搜集它们的已经是一个成熟了的人。在他的那些房间里逐渐积累起版画和素描，图画和书籍，侧像和半身像，更多的是石头、骨头和植物标本。看来，这位搜藏家认为自己是不朽（就这个词最根本的涵义而言）的，所以他才搜集了那么多。但应该记住，在公爵那个小小的府邸里却没有任何收藏，而耶拿大学则成立伊始。一个献身科学的人应该自觉不自觉地保证自己有可供研究的客体。

歌德是个自学者（就这个词的完全涵义来说），这在任何时候和一切方面（既在他最早时期的工作中，又在通往科学的各条大道上）都是如此。提贺——这位女神，她头一个在体系这位敌人面前开辟了思想和研究的新“省份”。

他的公务旅行带着纯实践的目的：歌德研究了那些按照他的意见应该划成许多小块，分给小佃农的大地产的情况，但那些涉及社会现象的思想也把他引向地理上的相互关系的领域内。在他眼前展现出神奇的景观。他仿佛看到大地形成的过程以及随之发生的沧桑变化和人们从它身上汲取出来的财富。歌德，无疑是个唯一的智者，观察着生命的永恒的变化，并且可以这样地说：“天体演化学以及在这个领域内的最新发现、矿物学、自然科学——这一切环绕着我，就象培根所说的那座伟大的稻草宫殿一样。”

在生活中，在创作里，歌德从来不去打断那根长链条，其中每个印象都和那些业经出现和尚未形成的印象联系在一起，那每个行为、每部作品构成了一部唯一完整而又灵活的机器。

歌德亲自参加伊利麦纳乌矿山的开采工作自然而然地把他的兴趣引向了矿物学，“群山和矿坑给我预言着许多有趣的东西。诚然，它们看上去已经不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但是，一旦登

上山顶，展现在我眼前的便是另一种类型的诗和画。”对歌德说来，这是一种新感觉。不妨设想一下，他的年纪已经不算太年轻了，可在有一次的公务旅行中，他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在陡峻的悬崖上爬来爬去，踩着自己的一位年轻伙伴的肩膀，去抚摸那介乎最初的形态——红色花岗石——和带蓝头的黑色黏土之间的那有趣的岩石纹理。同伴大声喊叫，提醒他小心一点，他却喊得更厉害："去！往前走！趁着我们还没有折断脖子，我们得把荣誉弄到手。”

歌德集矿工、矿物学家、行吟诗人和史诗作者于一己之身，他曾作过这样的自白："我担心，人们会告诉我，只有那种矛盾着的精神才能推动我从观察和描写人类的心灵——这是造物中最流荡不定、最变化无常的那一部分——转向观察那最坚实、最无法摧毁的自然之子……啊，让我这个由于人类情绪的变化无常、过去和现在受过如许多痛苦的人，能够享受到那悄悄接受着我们的、伟大的、呼之欲出的大自然所赐予的那种崇高的宁静吧。坐在那高峻而裸露的峰顶上，我可以对自己说：'你现在是处在地核最深的那一层中。你来到这里，不是沿着坚实的坟墓，而是沿着那美丽而肥沃的山谷……这样的孤独是这样一个只把自己的心扉向那最古老、最深邃、意义最重大的感情——真理敞开的人才能体验得到的。'”

观察，对于他说来就是一切。拉斐尔失去双手也会比歌德失去眼睛来得更多产些。

还有一条路引导着歌德走向科学，这条路就是绘画。那种真正的"绘画狂"不时还会在他身上有所发作。三十五岁那年，他最终放弃绘画，因为他终于明白，在这个领域他缺少的是颖

悟力。诚然，在生活中，在科学领域内，歌德习惯于耐心地建造、耐心地积累知识，但在艺术领域里，他却让诗的才华娇宠坏了。在绘画领域他也不能够迟缓地往前进。这些年歌德完全失去了诗兴，绘画对他也丝毫没有吸引力。但他还是不得不抄起画笔，把他引向这上面去的是科学。没等他在耶拿来得及学完解剖学课程，就立刻为魏玛绘画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开起专门的解剖学讲习班来了。讲习班对他说来也是一种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的练习。此外，“在始终一贯的大自然中他发现了对不始终一贯的人类的安慰。”

偶尔间，在某个星期，他偷偷地匆匆跑到耶拿去学习骨学。“算我们运气，有两个不幸者刚刚死去。于是我们就立刻帮助他们从有罪的肉体中解脱出来，把他们剥得露出了骨头。”

这位研究者手持刀子，无动于衷地站在两个死人的身旁。当他们充满着生气的时候，他爱他们；而现在，当他解析他们的时候，却显得既冷漠、又无情。这位诗人在他看着某些在他看来已经失去灵魂的人的时候，经常是这副神态。

突然，完全出乎意外，赫尔德尔从歌德那里收到一封信：“耶拿，三月二十七日夜。我所发现的——既不是金子，也不是银子，而是一种给我带来无法形容的喜悦的东西。我发现了人的颌间骨！我和洛杰尔正把人的头颅骨和动物的作比较，突然间发现了一个痕迹，一看，正是它！不过，我请求你，对谁也别说，让它暂时成为一个秘密。不过，你该为这件事感到高兴——因为我发现了使整个人类骨骼构造趋于完整的那块关键性的小骨头。瞧瞧吧，这就是它，就在原处！就是那个样子！”

歌德在三十五岁的那年有了自己的发现。在这以前，颌间

骨只被认为存在于动物身上。某些学者估计，它在人的身上也应该存在，另一些人则持否定态度；他们断定，它之不存在正是人之区别于猿猴的一种标志。

为什么歌德会发现那逃过了专家们的注意的东西呢？这是因为，作为一个略识门径者，他在研究头颅骨的时候，用的是一种新鲜的、并非先入为主的目光，他的眼睛教给他看的，完全不是体系和教师所指示他看的那种东西。歌德的眼睛本身就会思索；当诗人观察自然现象时，他看到的是现象与现象之间的联系，此现象向彼现象的过渡以及发展的渐进性。

“一道什么样的深渊，”我们从他那篇关于骨骼的论文中看到这段话，“横亘在乌龟与大象的头颅骨之间。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系列联系着二者的中间环节。那种谁也不加否认、并且作为一个完整的器官受到观察的现象，可以研究其中小小的某个部分。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大自然；我们也可以相反地支解它的灵魂已经飞走的那剩下的一部分。它已经永远不再变化，值得我们永远为之惊讶不已了。”

在这篇当时没有发表、它的副本只是在几个学者中间宣读过(因为他事先就相信，他们的评价是倾向怀疑的)的论文中，他富有预见性地对从中引出的结论缄口不提。“在构造的细节中，”歌德写道：“根本无法找到人与动物之间的任何区别。只是在自身的统一中，每个生物才是它现在的这个样子，人之所以成为人，甚至取决于他的小脚指头最后一个关节的形式和特征——这只是一个大和声中声音的细微差别，需要从共同性和整体性上加以研究，因为在个别的情况下，它只是一种死字母。”但所有这些想法，歌德对周围人是秘而不宣的。他看在头里了，所以他们不会相信他。

歌德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迈出的最初一些步伐就招致了学术界的反对。只是在事隔一个世纪之后，这种反对才转变成对歌德科学预见才能的惊异。在他本人身上，代替有着强烈求知欲的浮士德说话的是那个凶恶而又机智的靡非斯特，“我准备相信那些专家学者们凭着他们的五官所不曾加以相信的东西。现象的生动的内容很少使他们感兴趣。对于他们说来，重要的只是关于它已经说了些什么。”

最近十年内，歌德工作得更加勤奋。当在季弗尔特自然爱好者协会中出现《自然颂》的手抄本时，克涅别利断定，这部不署名的作品的作者肯定是歌德。诚然，歌德否认了自己的著作权，却又不披露作者的名字。他只承认，《颂》的作者经常和他谈论所有他感兴趣的问题，而读着这些诗行，他，歌德，陶醉于它们的轻盈流畅，这种风格是他本人作品中所不具有的。

“大自然！我们被她包围和拥抱——没有力量离开它，也没有力量更深地沉入她的体内。她不邀自来，毫无成见地吸引我们参加她的环舞，一直转到我们疲惫不堪，也跳不出她的手心……我们生活在她里面，却又感到和她陌生。她不停地和我们说话，却没有向我们谈出她的秘密。我们经常作用于她，却不具备占有她的权利。

“富有个性在她说来象是一个主要的特征，但她又不想承认任何个人。她永远建设、又永远破坏；她是个母亲，又无法接近。

“她整个地生活在自己的孩子之中。但妈妈本人——她在哪里？作为一个最伟大的艺术家，她从平凡中矗立起来，毫不做作，显得那么完美，那么真确，那么温存，又充满着那么多

复杂的对比……。

“她在演戏，看得见自己演的是什么吗？我们不清楚，她演戏是否是为着站得远远的我们……她永远在变化，一分钟也不知道安静。

“她最反复无常，那个到处看不到她的人，她在哪儿也不向他显露自己。她自爱自重，又把无数双眼睛和无数颗心吸引向自己。她繁殖自己，为的是使自己获得愉悦。她经常为自己培养新的追求者，不知餍足地委身于他们。

“她喜爱幻想。谁要是在自己或者别人身上破坏它们，她惩罚起他来象一个残忍的暴君。谁信赖地跟着她走，她把他象孩子一样紧贴着自己的心。

“她扮演的角色总是新的，因为她总是在自己的面前放置新观众。生命——是她最美丽的虚构。死亡——是创造新生命的艺术手段。

“她用黑暗笼罩着一个人，又永远驱策他奔向光明。她使他紧紧地依附于大地，又一次一次地把他举向天空……

“她允许每个孩子比她高明，也允许每个人责备她的过失，千千万万的人茫然地跟着她走去，什么也看不见。

“她用爱情之杯奖励所有艰苦备尝的人们。

“她——就是一切。自己奖励自己，自己惩罚自己，自己娱悦自己，自己折磨自己。她既粗暴又温柔，既可怕又迷人，既软弱无力又无所不能……。

“她善良。我赞美她那所有的创造物……

“她狡猾，但这是为了达到善良的目的，在那些最美好的事物中——她的狡猾谁也看不到……

“她总是那样完整，又总有那样有待于完成。

“她引我走进世界，又领我离开它。我信任她，接受她的吩咐。她不仇恨自己的造物，不是我在谈她，不，这里的一切都是真理，这里的一切都是谎言，是她自己谈的一切。一切——都是她的罪过，一切——都是她的功勋。”

贯串在这支颂歌中的不光是大自然的感情，其中更多反映出的是作者本人的个性。只有了解大自然是怎样被歌德所理解的，才能彻底理解歌德自己的本性，理解为什么即令在自己最小的作品中他也要表现自己，而且只是在自己的创造物的总和中才能表现得彻底。真的，在某些诗行中，用“歌德”这个词来代替“大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象歌德这些年来度过的这种富有诗意的生活，必然要被他用一种诗的形式来加以表现。这种形式就是长篇小说。歌德的长篇小说《维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主人公，常常透过巧妙地用栅格遮拦住的生活的栏杆，向外张望，他的内心的紧张不能在这种生活中找到缓和。这部描写维廉·迈斯特的小说，其中没有针对他的时代和他周围的人们的批评。更确切些说，这种批评有，但针对的是已经过去了的时代。不管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切和作家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有多么相似，这部作品还是更多地着重于过去，而不着眼于周围发生的一切。小说的情节更多地是建立在虚构而不是真实事件的基础之上；甚至直到老年，歌德还在抱怨他在小说中加以描写的那种可怕的孤独。

也许，可以指出作为小说中某些人物的人物原型的具体人。比如说，那位作为书中的伯爵夫人的模特儿是露易莎公爵夫人。但《维廉·迈斯特》中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弹竖琴的老人、小姑娘米尼奥娜、女演员菲利娜都是作家想象的

产物，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着的人物的画像。这里取自现实中的人物比之《维特》和《塔索》来要少得很多。

首先，《迈斯特初稿》（长篇小说的第一版人们是这样称呼的）的主人公维廉如果看来是以作家本人为原型的话，那只是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而言，绝非指他的精神素质。维廉·迈斯特尽管在思想和事业方面看上去都混乱不堪，但比起歌德本人来给我们的感觉要明朗、乐观得多。在自己的小说中，作家把这些年来自己执着的以及秘密幻想着的东西都写了进去。对于这些年来因为受限制而情绪阴沉的歌德说来，这部小说不啻是一座奇葩竞放、五彩缤纷的花园，这花园铺展在一座修道院里，修道院本身又有着通向各个角落的阴森的、带顶盖的回廊，回廊上有节奏地游荡着聚精会神、自我考验和苦役式的劳动。

就连语言、风格，就连手稿的外形都在证明，诗人这些年呼吸得有多么艰难。《迈斯特初稿》第一卷写成的时候，歌德还不到三十岁。就明快和色调鲜明而言，它比起其他后五卷来，就如同就明朗和乐观而言，歌德在魏玛的前一阶段生活比之其后一阶段生活一样。但歌德对《迈斯特初稿》进行了修改（就如同对《葛兹》和《浮士德》所做的那样），结果失去了许多宝贵的篇页。

“从本质上说，我生来就是个作家。”——歌德的惊讶显得那么天真，但他还是继续过着两重性的生活。带着深沉的悲哀，他向自己的朋友克涅别利公开了造成这种生活的原因和由它产生的后果。“狩猎构成了公爵的全部生活内容，公爵夫人只是生活在宫廷趣味之中，两个人我都很少看到。只是到现在我才重新为自己生活，并且又重新发现了自己。那种疯狂的理

想已经永远抛弃了我，它象美丽的种子成熟在我和我的朋友心中，可以钻进当地的土壤里，就象从天上降下来的宝物可以装饰人间帝王的皇冠一样。于是，我重又获得青春时代的幸福。就象生活在祖宅之中，我无法想象，怎么可以把诗和律师活动联系在一起，就象现在怎么可以把另外一个我和三等文官区分开来一样，只有靠另外这个我，那位三等文官才会生活得很好。只有在我的那些计划、构思和事业的最深处我才是忠实于自己的，并且把我那上流社会的和诗人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生活用一个肉眼看不到的结联系起来。”

发生在歌德身上的那种国务活动家和诗人之间的斗争，看来在这段时期的代表作品《塔索》里面也反映出来。

直到很久以后，歌德才把自己的主人公描述成自己创作幻想的产物。他“把作者身上的全部愚蠢都奖励给他，并且在最后给了他塔索这个名字”。

某个法国人把塔索称做更高程度上的维特。歌德喜欢这个比喻。确实，《塔索》与其说是属于那个完成它的岁数大得多的人，毋宁说是出自那个构思并开始写作这个剧本的三十二岁的人之手。

歌德开始自己的大臣活动，时间已经整整五年。他从这种活动中为自己的剧本汲取了形象。但不应该认为，仿佛他在塔索这个形象身上体现的是他自己。同等程度上，他在安东尼奥这个形象身上也找到了自己的体现。

情节发展过程中，宫廷大臣安东尼奥战胜了诗人塔索，这场胜利反映的是歌德自己与自己的斗争。我们从桑维塔娜身上认出来我们通过歌德的书信已经认识了的维尔杰因伯爵夫人。

从公爵夫人身上我们看出来的则是诗人心爱的人，封·施太因夫人连同她的一切美德的一个理想化了的肖像。不过，当歌德写这个剧本充满暴风雨般感情的最后一场时，他本人早已经平静下来。他讴歌的是那种已经逝去的不平静的时日。

幸福的平静——那是在封·施太因成为他的情妇之后才获得的。从三十二岁到三十五岁这三年时间歌德沉浸在平静之中，他们之间的爱情发展到顶峰阶段。危机过去了，热恋代替了狂乱。但，即令在他占有这个女人之后，他也没有停止崇拜她。象从前一样，他称自己为她的奴隶。使他高兴的是，叶片已经随风飞走，他可以了无障碍地看着她的窗户。他保存着她的一只手套——这是友谊的一种保证。“你的形象，你的爱情将时时、处处照耀着我，我的全部思想象灌注在亲爱的祖国身上一样，永远只灌注在你一个人身上。对于我说来，新生活开始了。现在我在用新的方式来对待人们。你的爱情——是照耀着我的生命的最辉煌的光。你的鼓舞——是给予我的最大的光荣；如果说，在周围人中间我珍惜自己的名声，那只是为了你，为了不让你为我感到羞耻。”

他迁到城里的住宅中来住了。住宅的后墙几乎紧挨着施太因的花园。歌德希望，这年冬天，他们能过得很幸福，因为“经过花园获得的幽会不是这种生活的最后一种乐趣。”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是变得亲密，封·施太因夫人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也许还在后代面前）也就越加谨慎地保持体面。当那位朋友用讽刺、愤怒、同时又极端亲密的口吻骂自己的情人，说她不该在信中称呼他为“您”时，那位用最小心的方式保存着他那全部一千七百封信和便条的夏绿蒂恰恰是把这五行给裁

掉了。

在歌德那所带花园的小房子里，封·施太因夫人招待公爵夫人进早餐。在他的宅邸里她和他一道接待客人，夏绿蒂故意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带上一层公开的性质。但这不妨碍她在想保密的时候，经过积满白雪的花园，穿过那道后门来找他，或者把自己的马车远远地停在桥上。外出时，歌德把自己办公桌的钥匙留给她。他送钱给她母亲，亲自为自己的意中人订购鞋子，给她寄衬衫去，给她的信数目也越来越多。

她越是用夫妇生活的气氛来包围他，她就越是对他的感情显得更加信任。“当然，我们是夫妇了，”歌德写道，“就是说结合在一本书里了，它的每一页都是由欢乐和爱情构成的，而构成它的书皮的则是十字架，痛苦和不幸。”他象父亲一样关怀着她的孩子们，孩子病了，他请来医生；又把小弗里茨带到自己家里去，好减轻一下这个经济上陷入窘境的家庭的负担。意中人要是不在他身边，那个有天份的孩子对他说来就成了一种保证。他和孩子一道欣赏英国版画，教他学会写刚刚时新的拉丁文字体，给他解释自己的那一套宇宙发展理论，还送他到法兰克福自己母亲那儿，让她看看那刚刚问世的气球，对待这个孩子他已经俨然是一位父亲，而且到了这种程度，甚至把自己朋友雅可比的小女儿都许配给他。父性本能在歌德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明显地在他身上表现出来。当时他就曾想，让一切都家庭化，他不仅爱自己的意中人，也爱她全家以及她所有的亲戚。

一种原始的本能总是把他推向婚姻，而另一种后天的意向又逼着他避开它。有一回复活节，一位访问者来找歌德。诗人当时正在自己的花园里和儿童们一道过节。男孩子和小姑娘们

在树丛中寻找染成红色的鸡蛋。“在这群象水银一样流来流去的快乐的孩子中间出现了穿着供骑马用的镶着金边的蓝外套的歌德。他看上去象个既慈爱又严格的父亲，赢得了孩子们的爱与尊敬。他和孩子们一直呆到太阳落山的时候。”

现在，他们既有了孩子、又有了家，经常一道出入社交场合，一道工作并且俨然成了一对夫妇，这时候，比起从前来，他们之间的摩擦也就大大减少。为了推动他工作，夏绿蒂也力图给他施加一些压力，故意对他说，她不相信他的创造构思能付诸实现。象从前一样，这有时候也会成为促使他们在内心中疏远的原因。

七月间有一天，女友的一些非常尖锐的话突然深深刺痛了他，很快她就收到一封用颤抖的手写出来的信：

“告诉我，这究竟是一种肉体上的东西，还是另一种什么，你把它藏在灵魂深处，用来屈辱自己？我不想纠缠不休，我只能说，真的，我配不上这种关系。我已经感觉出这一点。所以只好沉默。”第二天：“这么说，谢天谢地，仅仅是出于误会你才这么给我写信的。我到现在还是那样惘然若失。这就好象死：你说出那个字眼，却完全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第三天：“我直到灵魂的最深处都受到震撼……你的痛苦吓坏了我。如果你和我在一起已经不是感到那么幸福，那么今生今世我就再别指望哪怕有一小时的幸福了。”第四天：“我一个劲儿地坐着，一动不动使我感到疲倦，心里一片空虚。”第五天：“象一个遭了雷击的人，我简直觉得，我已经全身麻痹……但只消一想到这一点，恐惧就重又吞噬了我。”最后是：

“我没法安静下来，在我不再为未来感到焦虑之前。”

歌德三十二岁。他的爱情进入了第七个年头。他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和这个女人联系得有多么亲密，相互间又多么温存！但这根链条又多么轻易地就会折断……

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亲密，封·施太因夫人也就变得越妬嫉。她已经跨过最后一道界限，而女性的骄傲在她身上也觉醒过来。她已经不能容忍身边再有敌手。那位被他吸引来合作，共同把《伊菲格尼》从散文改成诗的形式的科罗娜应该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有时候他到她那儿去，后来就不得不请求原谅，为自己作辩解，并作出无数次的保证。在麦林根，他不光语含讽刺地、而且几乎是严肃地请求夏绿蒂允许他向那些公爵夫人和小姐们略献殷勤。另一次旅行期间，当他不断地向她寄去充满热恋的信，并且对构成那儿的宫殿装饰的所有迷人女子目不邪视时，夏绿蒂还是用无数有关他的忠诚的问题把他神经弄到极度紧张的地步。他痛苦不堪地抱怨她对他的极端不信任，满怀悲哀地发出深沉的叹息：

老古董，我会多么幸福，
如果自己没有罪过，
又没有娘儿们的数落。

这次旅行期间，歌德头一回感觉出夏绿蒂那种苛求的，庇护式的爱情对他说来已经成了什么样的负担。“我越来越成为失去个性、失去独立性的人。我把自己的全部弱点都坦露给你，而你对我内心中那些无力自卫的东西掩护得并不严实，你在一个劲儿地增加我的缺点。”这是一颗浴沐着爱情的心和强有力的灵魂发出的第一声有所压抑的对自由的呼唤。“不，

我的爱情，我对你的感情，这已经不是一种情欲，而是一种我把它看得比最有益的健康更加宝贵而我也不想加以疗治的病症。”对这种病的自觉在歌德身上非常缓慢地趋于成熟了。但他想学会摆脱这种病症，摆脱所有病态的东西还需要整整两年时间。

在他们相爱的最后那些年头，歌德越来越倾向于孤独。他经常长时间地留在耶拿，尽管他让夏绿蒂相信，他还是非常依恋着她，但在那里他却觉得自己“几乎置身于天国的前庭”。诚然，他还是不断地在写些充满着离情别绪的词句，但到了新年，寄给她的那封信却显得模棱两可，语意含糊：“扔下我吧，哪怕是现在我们就分手，哪怕从前从来没有过，哪怕它对我说来总是那么无法忍受……”

歌德写这些话的时候，夏绿蒂·封·施太因已经四十五岁。

歌德来魏玛初期所结交的那些朋友只剩下两个了——克涅别利和赫尔德尔。青年时代的朋友如今离他已经多么遥远！

在自己的那些私人的、金钱上的事务以及那些石头、骨头上面，歌德还象从前一样依仗着麦尔格。但当公爵决定邀请麦尔格到魏玛来时，歌德却进行劝阻。把老树移植到新土中来是不适宜的。但为什么他不想让麦尔格生活在他身边呢？莫非在他尝试着实行自我净化的年头，他是害怕和靡非斯特过份接近吗？

母亲对于歌德说来只不过存在于思想之中。自打变得痴呆的父亲死后，母亲还是振作起精神来，但儿子的信却越来越少，而且总是那么冷淡。不，儿子在信中写道，这纯粹是造谣。他一点也没有变胖，肚子也没有变大。这是非常自然的

事，一个人重任在肩，他就会变得严肃起来。如果十五年前有人向她预言他的命运，她一定会狂喜不置的。“祝您万事如意，并且爱着我。”多么冷淡、矜持而又疏远。

但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谁理解并且热爱歌德的作品？谁真正深深同情着他，并且理解为什么他在创作上会完成一个飞跃？对周围人如此慷慨的歌德，当需要人们对自己的积极的同情时，却象叫花子那样站在那里。也许只有夏绿蒂和克涅别利是他最好的听众。歌德要求克涅别利在信中尽可能详细地谈谈他对《维廉·麦斯特》的看法。“这一来我就有足够的力量继续工作下去……我珍惜每一个看法，特别是您的。”赫尔德尔刚一对他的诗发生兴趣，他就立刻非常高兴地把它们给他寄去。维兰有一对非常好的判别力极强的耳朵，但他那聪明的嘴却很少说出什么看法来。公爵作为一个听众几乎已经不复存在。而几乎经常通过邮递接到歌德作品的拉法捷尔却陷入极度的忙乱之中，在他的那些校样、基督、来访者、共济会组织以及其他等等之间疲于奔命。——关于《伊菲格尼》只给他写了三行，两年后关于《塔索》又是三行，到了最后，又过了两年，写给《维廉·迈斯特》的就只有一行了。

这就是歌德范围小得可怜的全部听众。魏玛之外他几乎跟别处任何人都不存在文学上的联系。难怪歌德要通过自己的维廉·迈斯特之口这样说道：“那些断言自己的作品只能被行家们视为稀世之作，而所有那些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又只能被他们看作门外汉的作家，只能因为自己的自视甚高而矛盾痛苦。”

居留魏玛的头七年，歌德几乎什么作品也没有出版过。他的光荣一闪而逝。只有在一些隆重的场合，他才象佩戴勋章一样，把这种光荣拿出来壮壮观瞻。歌德三十二岁寿辰一天，人

们把他当做一个有统治权的邦君和声望卓著的长者一样，为他隆重地祝寿，在季弗尔特公园里举行了一次隆盛无比而又带寓意性的演出，歌德为此给自己的女友写道："演出给人带来极大的愉快，演技非常有意思，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一切都演得很好。"那些有关他的作品的文章歌德读得非常认真。他曾谦逊地写道，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典范之作；因此一位批评家完全公正地称呼它们只是一种习作。

置身于上流社会之中，歌德感到自己越来越孤独，但他又完全不是在那里寻找孤独。相反，因公外出时，他总是利用旅行的机会结识各种各样的人。在和这些人的交往中，他努力从每个人身上汲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而繁华之地和娱乐场所从来不是他涉足的地方。观察和搜集——这是他作为作家和人类之友的双重使命。诚然，足以供他观察的世界只局限在两个提林根公国。在他说来，布劳恩施魏克就是边界；偶尔间前往来比锡或柏林，他就觉得他是来到两个遥远国度的首都。但就在这有限的空间内，他的精神在创造着整个世界。

也许，底层社会歌德接触得比一切都少。但不管是在青年时代还是在魏玛时期，这种接触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管我们怎么寻找，从歌德那里也总是找不着那些他经常通过贵族和宫廷人员之口说出的蔑视人民的话。而歌德究竟为许多年轻人做了些什么，我们还所知甚少，这些年轻人由于各种社会的或者个人的原因已经沦入社会的"底层"。

很明显，一个性格阴郁的青年——歌德管他叫克拉弗特——犯下了某种罪行。外逃期间，他从自己的隐蔽所给歌德写了封信。许多年来，歌德一直给他寄钱和衣服，写去一封封友好而热情的信。"重新坚定地站起来！我们只能活一次。我清

楚地知道，把一个陌生人的命运加在自己本来已经够重的负担上意味着什么，但您不应该毁灭。”歌德建议他去上耶拿大学、答应给他寄钱去，指出那种折磨着这位年轻的厌世者的恐惧感纯属多余。“按照您的良心的指示行事；如果我的论据还不足以打动你的心……请相信，我同意做一切只要能使您安静下来的事……行善的愿望——这是勇敢而足以引为骄傲的愿望。应该感谢命运，如果一个人的愿望哪怕有很小一部分能够得到满足。”就这样，歌德逐渐地使这些已经垮下去的人恢复了和人们的交往。

瑞士有个音乐家。歌德为他的田园诗式的乐曲写了词，并给他寄了去。现在，他建议他去维也纳。不仅给了他钱和致格鲁克的介绍信，还在信中问他，他随身需要带什么样的大氅，需要什么样货币单位的钱，要多少，还给他寄去旅行路线图。交换的条件只有一个，要音乐家充分显示他的才能。

但这一切只局限在个别人身上，当事情涉及到全德意志时，歌德所持的却是一种保守态度。这是出于他对秩序和安宁的爱好。即令是在他青年时期，在他作为一个普罗米修斯起来反对上帝的时期，他始终是一个现存国家秩序的维护者和变革的反对者。现在，作为一个大臣，他更加维护自己的这些观点。正是他的那些国务活动促使他彻底把只局限在魏玛公国狭窄范围的国家和那个无限的精神王国区别开来。大学毕业后没过十年，他就主张用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头一个耶拿大学生联合会；又发表了一些长篇演说，主张成立一些特别的惩罚性机关来消灭头一批同乡会。国务活动家应该是有权威的政权的保卫者和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者。这位青年大臣表现出来的勤奋证

明，他很好地了解未来变革的那些最初的征兆的意义。果然，没过三年，就在国境线的另一边——法国，传来了大革命的第一阵隆隆的雷声。

但是，和那些反对“叛乱”的演说相反，歌德对待人民是绝对民主的。无论如何，比当时绝大多数的德国人要民主得多。歌德所制定的农村经济的全部体系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没收地主土地，把它们分给农民。他是最早要求消灭领地所有制，把领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的人之一。但时代——换句话说，是地方自治代表会和地主们——不允许他实现自己的想法，他不得不放弃它们。

看来，他的那些创举不能指望得到公爵长久的支持。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在他们建立友谊的最初那些年，他以农民的名义提醒卡尔·奥古斯特：

应该让每个人懂得，
农夫的血——是您的资本。
比之肥壮的公马来，
您更加需要诚实的庄稼人。

在一份占了八页对开本的长篇报告中，歌德对农民的教堂忏悔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应当事先警告那些犯有过失的人，”歌德写道，“但不应该把他们排斥在宗教团体之外……对这个阶级中的人我现在是怀着多么强烈的爱啊。”他在一次公务旅行结束后又写道：“这些人被称为下贱，但对主上帝说来，他们无疑是崇高的！他们身上集中了所有的美德——朴素、直率、单纯、忠实、坚毅、有耐心、容易得到满足、稍稍一点好事就会让他们欢欣不已。”

在他任职的最后一年，有一回他找来了一个装订工人，请对方把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一卷装订一下。装订工人一边干活儿，一边给作家讲述自己的生活和财产状况。后者听着，陷入沉思。眼前出现了那位目光离不开工匠的那双疲惫的手的维廉·迈斯特。“他（装订工人）的每一个词都象金子一样沉，我想给你用上十个拉法捷尔式的叠用的同义词，好让你明白，这个人赢得了我多大的尊敬。”

歌德的仆人，菲利普·泽伊杰利——歌德把他从法兰克福带来——，比他的主人要年轻一些，十分机智、摹仿力极强。身材比歌德略矮一点，长得却和主人非常地象，举止和说话的风度也在摹仿主人。渐渐地他把自己看做歌德的合作者，和歌德争起著作权来了。歌德语言的韵调他揣摸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我们读着由歌德口授、泽伊捷利录写的许多封信的时候，光从标点符号的配置上（它们都是泽伊捷利给标上的），就能听出歌德的声音。

主人写给仆人的便条经常都是些简短的命令。但只要那些宫廷里的客人们一离开那座带花园的小房子，两个人就坐在厨房里的炉灶旁，开始闲扯起来。公务旅行期间，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长久地争论着一个问题：人民什么时候更幸福一点——是在自由的状态下还是处于服从的地位。

如今歌德已经不象从前那样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那些艰难的年代里，再没有什么比整星期地箍着他的四堵墙壁带给他以更大的压迫感了。游泳、骑马、滑雪——这一切都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消失了。只是当他终于再看到山峰时，从他嘴里才会长久地吐出誓言：

今天在那松软的斜坡上，
我又得到了我年轻时的天堂！
山岗啊，你们就是我的伊甸园；
广阔的田野每天带给我以慰安。

当他突然出现在伊利麦纳乌的时候，歌德这样说道。禁锢在职务牢笼里的歌德，已经不会再飞翔了。旅行人变成了实干家，诗人失去了往日的平易近人。“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则：带着最大的善意，对自己以及有关自己的一切保持沉默。”每周他都要举行一次例行的招待会，关于这个，他说道：“一想到我的那个茶会，我就反感。”其他时间他几乎谁也不接待。就连音乐在他家里也很少听到了，尽管来魏玛初期他会长久地听安娜·阿玛丽娅公爵夫人演奏乐曲，自己也弹维兰多夫的斯频耐琴①。剧院他也不想再去了。

他也坚决放弃了那种把魏玛变成德国精神生活中心的想法。对于这一点，他已经失去了兴致，而公爵则有的是劲头，宫廷有的是钱。他常常躲到耶拿去，在那里他可以安安静静地工作，他在魏玛拥有三十个房间，却不得不每个星期天都到耶拿去，因为宫廷里归他占有的那个房间紧挨着音乐厅，从周一到周末他住在那里，节日的音乐却把他从那里赶开。

渐渐地，诗人变成了一个孤独的怪人。维兰说过，歌德初来魏玛的那几年，显得温和而朴实。三年过后，他访问格廷根大学，当地的一些教授们迷上了他。但很快，一位专程前来访问他的人就发现，歌德为人宽厚却又沉默寡言。诗人格列伊

① 一种长方形的小型羽管键琴。

姆[1]认为，他是个冷冰冰的宫廷大臣。有一次，他在晚饭快吃完时赶到施太因家，当时在场的人都认为，这个三十五岁的人高傲沉默得令人讨厌。还有一回，宫内举行午宴，他开始大声自言自语起来，把席间的人忘得一干二净。“您现在是不是给所有的人点数？”——一位夫人问道，惊恐地用眼睛瞪着他。

歌德自己这样来总结自己的感情：“我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内部世界，那只是在我不了解它的外在形式的时候。一旦我确信，这个世界确实象我所想象的那样，它就开始让我感到反感，我也就再没有描写它的愿望。”

歌德越是变得爱发怨言，他也就越加变得消瘦。这一点可以从克拉乌埃尔雕刻的塑像中，和朋友们的书信中得到证明。瘦削的面孔上带着一副孤癖的神态，在一些陌生人看来，歌德的面孔冷漠、狡黠却又很精致。

不知不觉地，他已经过了三十七岁。突然间出现了危机。一切都在崩溃：那七年来通过惨淡经营为自己挣得的外在地位，那十年来通过精心培植为自己蓄积的内在感情。直到那最后的瞬间，歌德还那样矜持，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但突然间，一切都土崩瓦解了。

哪儿是十年来歌德所锲而不舍，梦寐以求的平静？这个想象“大自然一样既善良又邪恶”的不安静的人，究竟得到了些什么？他给自己提出的那些要求已经得到满足了吗？

歌德偷偷地用手摸索着，在《人类的边界线》里对事物达到了新的理解：

当往昔的——

---

① 格列伊姆（1719—1803）——德国诗人，写诗模仿民歌形式。

圣父，
用安详的手，
从轰响着的乌云中，
把闪电撒向——
贪婪的大地；
我吻着他那
金袍的下摆，
带着母亲怀中
婴儿的战栗……
因为死神，
和上帝，
不敢较量……
波浪把我们抬起，
波浪把我们吞噬——
于是我们在水中沉溺。

但他还是努力使自己恢复自持：

啊，上帝，伟大的上帝，
翱翔在穹远的天际！
把坚强的理智、善良的意念，
给我们留在大地，
善良的我们也会把遥远的天国
留给您自己。

如今歌德是在用双手和哲学进行较量，保卫着大自然。甚至从歌德对斯宾诺莎的理解和解释中，他那种反哲学的禀性，

也清楚地呈露出来。他确信，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他自己的观点非常接近．——在这本书里，斯宾诺莎不是在那里论证上帝的存在，他只是说，“存在——就是上帝。”“原谅我，”歌德在给雅可比的信中写道，“当事情牵涉到上帝的存在时，我宁可保持沉默。”歌德往植物和石头中去寻找神。“主用玄学来惩罚雅可比，”他说道，“相反，却把物理学赐给我，让我高兴，因为我喜爱他的造物。如果你说，对上帝只能够深信不疑，那我就要告诉你——我深信不疑的只是我亲眼看到的东西。”

歌德来到魏玛，已经整整十一年，埋首文牍之余，他怀着惊异注视着他的过去，越来越不明白：“他是怎么回事，将来究竟出脱成什么样一个人。”

这些年来，比谁都更加了解他的是克涅别利：

“我很清楚，他并不是经常那么可爱，在他身上有着一些令人嫌恶的特点。但如果把他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看——他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我向你起誓，他的方向是那么明确，他的理想是那么纯洁而又美好。人们常常虚假地评价他，而照我看，他对他自己的评价也不真实。那掩盖在面具下的美常常挑拨他。他实在是一种最神奇的混合体——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两重的天性，英雄和丑角交融在一起，而获得胜利的常常是英雄。他还显得太虚荣，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弱点，所以常常把它们给化上装，或者掩盖起来，好让陌生人不至于碰着它们……歌德是有远见的——也许，对自己的处境，他是过份有远见了，而在评断一些现象时，他又离它们过份近。这会把周围的人弄糊涂的。他看到，许多似乎觉得已经存在的东西要过若干年后才会产生，而他，相反，善于把别的一些东西从远处招呼

来，让它们接近我们。但由于那不可避免的命运，歌德的翅膀也同其他人一样，是被捆缚住的。”

但突然间，这只凶猛的、自己把自己关在笼子里的大鹏，重新舒展开自己那对被命运缚束住的大翅膀。这对于同时代人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但不是对于后代，后者手里握着资料，它们是那久远年代的证人。

三十七岁那年，歌德加快了自己生命的进程。发狂般地研究代数学，追踪水星的运行轨道，酝酿《维廉·迈斯特》第六卷的写作计划。给自己的那些情诗涂上一层迷人的色彩，然后在一些总标题下面收入自己的选集。他又修改了《维特》，并且认为，作者的行为是下流的，在写完这部长篇小说之后，竟然没有开枪自杀。他还用显微镜来研究鞭毛虫。“我的脑子里重又沸腾着那个植物的王国。一切重又冲进我的体内，折磨着我……一秒钟我也无法和它们分开。一切都在迎着我飞驰而来。如果我有时间，我将用我的余年来研究大自然所有的领域，研究它所有的方面。”

与此同时，已经有好几个月时间，他在酝酿着自己的逃跑计划。

逃跑——这是可以拯救歌德，帮助他从豪华的住宅和坚固的掩体中挣脱出来的唯一手段。还在五年前，他在绝望时就曾向夏绿蒂承认过，每次旅行期间，那个邪恶的天才，就利用他的女友不在的机会，“向我描绘我的处境中最困难的那些方面，劝告我用逃跑的方法拯救自己。”

是的，歌德渴望着的不光是自由的时间和宁静，他还渴望着和平与温暖。意大利——这是把这个疲惫不堪的人吸引过去的唯一目标。他曾两次从圣哥达山上凝望着它，又两次从峭壁

上返身回去。还在一年前，当他安排自己生活的时刻表时，就曾写过："意大利之行已经决定。"

他是从卡尔斯巴德转到那儿去的。谁也没有参与他的秘密。和他一道肩并肩生活在一起的他那位男主宰者兼朋友以及他那位女主宰者兼情人知道的只是，他将陪伴他们去卡尔斯巴德，然后还打算从那儿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就这样，歌德现在成了孤单单的一个人……

他是完全自觉地结束生命中的这一段时期的。他躲开情人，躲开那崇高的职位，也躲开公爵，是因为临近了的惨祸危险而又不可避免。歌德说什么也渴望得到自由、诗情、温暖和新的青春。卡尔·奥古斯特和封·施太因夫人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了。议会议长封·歌德向公爵请了个假，并且又在那地方呆了一段时期。象通常一样，他又在狂热而迅速地写他那些作品，准备出版选集第一卷。他写的那些信也变得越来越狂热、越来越动人，完全象他的长篇小说新的一卷中开头部分。最近以来在他和他的那位情人之间形成的疏远明显地消失了。临分别的时候，他只是隐隐约约地向她暗示自己的计划："那时候我就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和你生活在一起（就是说没有你在我身旁），我将在一种既没有姓氏、又没有地位的幸福的孤独中越来越接近大地……我已经在内心中体验过很多东西，但从来还没有如此热烈地憧憬着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个不让暴力统治着的基础上。不这样我就无法再生活在你的身边。我宁可远远地离开上流社会，到另一个我现在正朝它走去的孤独的世界中去。"写这封信的是这样一位男子，在和那位四十四岁① 的心情忧郁的妇人的关系上，他已经决定，舒缓一下自己疲

① 原文如此。 ——编者

惫不堪的神经，从那种妒嫉的、充满着肉欲的颤栗的境地中遁脱出来，走向宁谧的友谊。这是一个已经决定走向自由的人的声音。这声音响得坚决，以前还从来没有过——象哀的美敦书一样。他要去往哪儿？多长时间？这一点，歌德没有说。到九月底她才知道，信是从哪儿写给她的。

卡尔斯巴德的朋友们也不怀疑，他明天就会走。他越是把一切搞得特别神秘，自己也就越是变得神经质。他最后写的那些信，听起来完全象出自维特之手。”夜间十一点。终于，终于我准备好了，又好象什么也没有准备。因为真正说来，还有一个星期的事情要我去干，但我得走了，并且最后一次对你说：再见啦！祝你健康，我的灵魂！我是你的！歌德。”

他把自己的那颗温柔的心，全部奉献给她，为的是减轻一点这意想不到的打击给她带来的痛苦。而对自己的主宰者，他说出了全部实情：

“请原谅我，在我和您分手的时候，对我的这次国外之行，实在说得太含糊不清……您是幸福的，您在迎着一个光辉的、已经选择好的目标走去。您的家里一切都安排得很顺利，您已经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我知道，您会允许我考虑一下自己的事。”一般说来，公爵现在已经不太需要歌德。私人的事歌德已给安排得这样井井有条，简直可以安然地死去了。就这样，歌德要请一个不定期的长假，以便能享受到完全的自由，用新的印象来启迪自己的灵魂，安详地出版自己的选集。“所有这些，再加上许多别的情况迫使我躲进这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大地上的一个角落中来……祝您健康，衷心地祝您能做到这一点，请爱着我……祝您幸福，万事如意。”而在给他的那位国防大臣职位的接任者的信中，他再三嘱咐该怎样来履行自

己的职责。

歌德已经是第五次逃跑，不光是从女人那里，而且是从压迫着他的生活方式那里。只有他的仆人泽伊杰利一个人知道他的通讯地址："罗马。让·菲利普·麦列尔先生收。"



第 二 卷

大地的精灵

“人们之所以和我合不来，首先是因为我陷入迷途；其次是因为我太严肃；不管我持什么立场，到头来还是孤独。”

第七章　自　　由

罗马。——旅行。——学生。——比人更大的东西。——在西西里。——气候。——风景。——帕拉第奥。——音乐。——修改《哀格蒙特》。——《塔索》、《纳弗齐卡娅》①。——化名。——画家季什别因。——艺术史家迈耶尔②。——安热利卡·卡乌弗曼。——反基督精神。——给封·施太因夫人的信。——给卡尔·奥古斯特的信。——助手泽伊杰利。——与赫尔德尔间的友谊。——选集。——幸福的人。——罗马狂欢节。——维苏威。——重返罗马。

一个光脚，穿着拖鞋的年轻人站在窗户跟前，凉爽通风的大厅地板，是用石条镶拼起来的，这位北方人来到南方后却冻得直发抖。是的，窗外已经是春天，姑娘们手里拿着扁桃花，正沿着科尔索大街匆匆往前走去。姑娘们穿着高跟鞋，边走边笑，瞅着百叶窗刚刚打开的一个窗口。现在还很早，科尔索的

① 《纳弗齐卡娅》（1789）——歌德所写的一个剧本的片段，题材取自荷马的《奥德赛》。纳弗齐卡娅是一位美丽的皇后，奥德赛在船舶失事后被浪涛扔在一座岛上，纳弗齐卡娅和他在岸边邂逅相遇。

——编者

② 迈耶尔（1759—1832）——德国画家兼艺术史家，歌德的朋友，曾与歌德合作出版《普罗庇累恩》杂志。 ——编者

居民们都还在睡觉。他们都很有钱，也许，只不过是装成有钱的样子。也许，姑娘们之所以笑，是因为那个站在窗户跟前的人还没有梳洗，或者是因为他看她们的时候神情显得那么专注而又严肃。有意思，他有多大岁数？这些不长胡子的人有多漂亮！如果从远处看去的话，她们总是显得那么年轻。而这一位，看起来，完全不打算遮掩起自己脸上早早出现的皱纹。他是外国人，还是怎么的？那双眼睛看上去又大又黑，象罗马的庄稼人一样，还有那鼻子……再说，哪有一个罗马人早晨七点钟就站在窗户跟前的？不，这大概是个德国的穷画家。哎哟，看他瞧得那副出神劲儿！那副出神劲儿！……看起来，他这么出神地端详着，是想画谁呢。

就这样，这帮年轻的意大利姑娘不是向那位陌生人频送秋波，而是没完没了地谈论他，他呢，却越来越凝神地注视着她们，目光犀利得象是要穿透一切，把她们上下左右地打量过够。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了，——那皮肤的色泽、那椭圆的脸型、那步态、那手势，那围裙上的花朵、那包发帽的样式。哦，他还在看那匹套在装木桶的马车上腾起前蹄来的马，看木桶，看那位马车夫抽搐着的面容。他还在注意风今天是从波波洛港吹来的，而不是象最近这些日子那样——很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他陷入沉思，一会儿转过身来，脸冲着大厅，专注的目光一下子落在那盛着种子和小骨头的瓦罐上，落在一棵他小心培植起来的小杏树上。他潜心默首地研究着叶片。它们的分布状况以及它们的形式、交替等。这里隐藏着秘密。接着，他又把目光转到另一面墙上——想看一看，昨天根据维奥·阿皮奥画的那幅草稿算不算成功？一切都很正确，可就是在他的这些画

里缺乏富有个性的笔法。但为什么在季什别因的画里面这种笔法屡见不鲜呢？得赶紧工作！

他屏着气，悄悄地走进一个小房间里，那里《哀格蒙特》在等着他。每天早晨他都要为它奉献出一小时的时间。趁朋友们还没有起床，最好赶紧坐到手稿跟前去，要不一场没完没了的辩论马上就要开始。攻击起米开朗琪罗来，莫里茨什么话没说到！真的，这不……

他走进门去，停了下来。约诺① 的石膏像高高地矗立在台座上，雕像头部已经接触到那块画在墙壁上的复布。看上去"象荷马的诗歌一样不可思议"。他久久地凝视这洋溢着生命气息的塑像。接着又把目光移到她的女邻居身上。这是麦杜莎②。看起来，她浑身颤抖着，动摇在死与肉欲之间。但那种大理石的花纹藏在哪儿去了？难道他拉回到家里来的就只是这一堆石膏？在他的灵魂深处还活着一个神圣的怪人。

他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在变黄了的《哀格蒙特》的手稿前坐下。十年前的什么时候，一只年轻的手很快地写出这些篇页。还有一些，则是居留魏玛期间最初那些年写的。当年，他身不由己地搬进老家里的阁楼上去，后来又迁往林木葱笼的公爵公园内那所花园别墅中的一个绿色房间里。生活在他的眼前流荡不已，飞驰向前，无从驾驭，时而又象梦一样，流淌得那么匀稳。歌德觉得，它只是他那幻想的产物，全部是从《维廉·迈斯特》中摘取出来的。他用全力抓住这些旧的篇页，抓住自己命运中这些沉默不语而又忠实可靠的旅伴，抓住知道逝

① 古罗马宗教中最高神之一，妇女的保护神。

② 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怪中的一个。波索士斩下这个女怪的头，拿出让敌人一看，对方就会立刻变成石头。

去的一切不是梦境的这些唯一的证人。

而这个房间呢？它真的是在科尔索，在罗马吗？难道是那罗马的太阳在照着他的这些篇页？如果走出去呢？只消往左一拐，用上半小时，他就可以来到卡比托利亚。但他还是继续坐在那里，就象被钉在椅子上一样。他在构思，他在写作，因为来比锡的那位出版商已经该把第四卷发排了。而魏玛的赫尔德尔眼看着就要找他要手稿，好进行校对。

来比锡和魏玛？它们已经全不象当初那个样子。当年，在法兰克福，在奥林尼叶堑壕的阁楼里，当哀格蒙特的幽灵在他眼前出现，当草稿纸飞落到地板上，当他把最初一些构思倾注在这些纸页上时——实际上是为了什么？是为一些什么样的听众？但没等他来得及写自己的《哀格蒙特》，那位年轻的公爵就把他召往那座陌生的提林根小城中去了，而他追随着对方，放下这部手稿，早把它付之忘却。这一切现在显得多么遥远——比奥林尼叶堑壕时代还要遥远！那时候还有丽莉，那位折磨人的迷人精，他前往奥芬巴赫大街去找她，他的那些律师业务又有着父亲和妹父帮助操持。那时候还有野餐、滑冰、音乐、自由、可是魏玛呢？什么也没有。“最后的那几年，活着还不如死去！”

他们现在离得有多远啊——那位女友和那位朋友。难道他们还象从前一样惦念着他吗？难道夏绿蒂的骄傲和妒嫉不是比她的友谊和爱情更加激动着他吗？难道战争的嬉戏不是比他这个做朋友的全部训导更加能吸引那位公爵吗？“我摆脱了使我痛苦的情欲，治好了病，”歌德想道，“不等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就会彻底毁灭的，我会变得一点儿也没有用处……”自由！但难道他来到罗马只是为了享受自由吗？难道能够把他现

在体会到的感情称做享受吗？

一个寒冷的九月的早晨，歌德从卡尔斯巴德逃了出来。他甚至不是坐车来到罗马的——他是在飞。说起来，他的行程应该持续五十六天，但飞快驰行却把这个时间缩短为十六天。这一来他就只来得及参观上意大利的一半，中部更是走马观花式看了一点东西。一种排遣不开的预感驱策着他飞奔向前，好象他担心，在那最后的一分钟，人们会夺走那如此长久地浮现在他想象中的目标。

登上旅途的第一天，歌德翻过了阿尔卑斯山，穿越了特里延特，"真的，我又重新信仰起上帝来！"他喊道，"我觉得，我好象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现在正从格陵兰回来，在那里我追捕过鲨鱼。……"

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歌德满怀喜悦，好象他又第二次获得青春。在路上吃梨，和一些偶而碰上的人聊天，找每个乞丐问路——这一切有多开心！他随身带着的只有一只旅行袋和一个背囊。根据天气的变化，他一会儿穿上短上衣，一会儿又换上长襟礼服。抵达韦罗纳之后，他打扮得象个意大利市民，热心地研究起意大利小城市的居民来。渴望着沿着社会阶梯拾级而下。在维琴察，他在集市广场上和孩子们一道玩耍。他希望了解普通人民。研究他们，一直深入到他们的灵魂深处，就象当年在哈次作秘密旅行时一样。他藐视那一座座宫殿，却在集市上游来荡去，也许，他把意大利人理想化了。"不，"歌德情不自禁地叫道，"您只消看一眼这里的孩子和这里普通的人们！"他觉得，当地的气候就连对贫穷都发生有益的影响。人民的那些最严重的缺点也会赢得他的尊敬。歌德

喜欢不带仆奴到处奔跑、游玩。

歌德抵达意大利后还不到几个星期，他就已经感到他的思想变得活跃起来。当一个人总是倚仗着他人的服侍的时候，他自己就提前变得衰老。眼下他不得不自己来操持一切。"注意外汇行情，兑换，付款，自己记账，自己动手写，这段时间我所做的，正是以前我想的，希望的，思考的，命令别人做的以及口授的那一切。"

歌德在意大利住了整整两年，而头两个月他最快乐，就象一个王子瞒过了自己的侍从长，急急忙忙躲开了一心想嫁给他的公主，没等来得及上路，就遇到了来自遥远的海外异域的意中人，这位意中人正是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

歌德的意大利之游，一开始就象一种奇遇。葡萄、无花果、语言、民众、野游的学生们的表演，蓝天下温暖的秋天——这一切都带给他以娱悦。

但总共才过了一个月，歌德已经不想再换钱，花钱了。他要的是：希望、幻想、思考、命令——象从前一样。威尼斯很快使他感到厌倦。他所高兴的是，两个星期之后，他就能够离开这里。而罗马则象一块巨大的磁石，越来越强烈地吸引着他。菲腊腊、波伦亚，佛罗伦萨他都飞驶而过。旅程中的最后一个夜晚，他睡觉时都没有脱衣服。"明天晚上我就可以到达罗马了。到那时候我就再没有什么可希望的。我只希望你和为数不多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到了波波洛港，我这才相信——是的，我的确是在罗马了……就是说，我完成了法律和预言家们所要求我做的一切。而现在罗马的众神使我永远地安静下来。只是从现在起，我才开始生活……在这里，我很安静，并且将这么安静下去，也许，直到生命的尽头。"

歌德坐在包厢里，惘然若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他摆脱开那个一直纠缠着他的思想。他来到罗马，谁也不能阻挡他这么做。第二天他冷漠地在信中写道，他看到了圣彼得教堂和“那些最著名的废墟。”

“这里与我所想象的丝毫不差，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来到圣城后的最初一些日子，他这样写道。到达那不勒斯后，又补充道：“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先是知道一切，而后又创造一切的动物啊！”就有一点他不知道——他该怎样来结束自己的旅行……“我只有一次生命。我把它押在一张牌上，全部地、毫无保留地。尽管这样，我还要继续往上押。只要我的肉体和灵魂能够不会变得有害，只要我的天性、我的精神、我的幸福能够合起来克服这场危机，我将把一切能够拿出来赔偿的东西都赔偿给你。如果我毁了，那又怎么着，就让它毁了吧。反正我已经没有任何用处。”

歌德是在即将跨入他生命的第四个十年的时候来到罗马的。他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是这样一个没有称号、没有姓名、无人知晓的有学问的德国人，是这样一个没有固定职业、没有女人，没有过去的一切的神奇艺术的爱好者。他长久地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只追求着唯一一个目标——尽可能地完备自己的教育。因为，这才是他的旅行目的。歌德到意大利来完全不是为了追求享受，而是为了学习。生活在这个快乐的国度里，他几乎总是被一种肃穆的心情笼罩着。画家季什别因很好地捕捉住了这一点。在一幅大的宁静的画面上，他描绘了一个坐在废墟（废墟下面埋葬的是死去的文化）中间憩息，沉湎于对已经变成永恒的过往世纪的思索之中的旅人。只是油画的那种轻松的浪漫主义色调与歌德的性格相抵牾，因

为在三十年的过程中，他追求的是明朗和真实——不管是在艺术内还是在大自然中。他的那双眼睛从来没有象在意大利那么犀利，那么能穿透一切。这些年和其后几个十年，歌德也从来没有显得这样地缺乏诗意。

他渴望着学习，很少创作，更少去追求享乐。在那不勒斯，在这个就连那些最古板的德国人都被轻松的生活所迷住的洛可可时代的首都，歌德停了下来，“象往常一样地安静，只是在所有人都已经快发疯的时候，睁大着我的眼睛……这里所有人都象喝醉酒一样，生活过得放荡不羁。我对自己也难以了解，就好象自己变得判若两人。在这样一个广大的世界里，又处在不停的运动中，我觉得自己特别安静，也特别孤独。大街上越是熙熙攘攘，我越是变得了无热情。我是在这次旅行期间才学会旅行的。至于能否学会生活——我可不知道。那些看起来颇精于此道的人们从性格和行为上看都和我大相径庭。所以我也就没有任何权利觊觎这种类似的才能。”

来到罗马，歌德充分地表现出他那能够看清现象的本质，目光洞穿创造过程最深处的巨大才能。这里，今天在招徕人们享受，而歌德却忙于研究过去——因为今天是从过去中产生的。他对一个城市的诞生、形成和发展，群山和大田作业，圆柱柱式和马车都感兴趣。一切事物，在他眼里，都是和它们的谱系联系在一起看的。

他走进佩斯图姆的古庙里。那些截断了的圆柱仿佛在重重地压着他，但过不多久，他已经喜爱上它们，因为他的思想穿透了那些产生这种建筑物的遥远的世纪。来到威尼斯，他并没有沉湎在那种浪漫主义的喜悦之中。相反，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地理位置倒给他解释清楚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上意大利居

民的衣着在他看来远不是一种对时髦的追逐。他懂得，它产生于一种必要性，——对于那些没有过深的洁癖的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说来，它穿在身上非常舒服。

化名旅行，这使他有可能通行无阻地遍游各地，同时，也促进了他的民主主义情绪的发展。他赞美威尼斯共和国。在他看来，它是一座不是按照个别统治者的癖好，而是按照人民自己的意愿建造起来的宏伟的纪念碑。在南方，各个阶级的人们相互间自由交往。这一来，他也就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存在于那些侏儒式的日耳曼国家中的那种社会愚昧。那种吞噬着这个宗教国家——罗马的贪污风气，一般说，并没有让歌德感觉兴趣。

在旅行的各个阶段，他首先表现出自己是个热情的研究者、博物学家。踏上旅途的第三天，他就搜集到了一块嵌着碧石的石英，直到抵达勃伦纳山口一直在研究它，还把它随身带到罗马，后来又带回魏玛。歌德的注意力常常集中在那些由于风的吹拂而不断变动着形状的云块；他创造了自己的一套从根本上说不失为正确的气象理论。

歌德还认真研究生长在利多的一些多汁的海藻，也研究熔岩。他曾经说过，实际上，他应该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对大自然的观察研究。要是这样，也许，他还会有许多发现。在意大利，他对许多种植物和鱼茫然无知。他热烈向往着能够去往印度，“目的不是为了发现什么新的，而是为了用自己的观点来观察那些业经发现的东西……正如我所预言的那样，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就其种类而言，要远比北方丰富繁复得多。其中有许多，是我在自己家中只能加以想象、并且在显微镜下面寻找着的东西，如今我凭着这双肉眼就能在现实中看到它们。”

这些话仿佛点出了他旅行的主旨。“在我身上活跃着一个植物的王国。”这次逃跑的前不久，他曾经这样写过。如今，他甚至都没有做出多大努力，就发现了那些长久以来一直活跃在他想象之中的东西。开始是在帕多瓦，后来又在巴勒摩，他发现了棕榈树，根据这种树的形状，他产生了一种关于“原始植物的思想”。歌德觉得，他几乎快接近这个发展着的世界之所以会产生的秘密。“真的，它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来得简单；原始植物看起来是这样一种神奇的创造，以致大自然本身引起了我的妒嫉。掌握这个模式和这把能够揭穿奥秘的钥匙，我们就可以从无限遥远的年代开始，研究植物的发展。很明显，这个规律我们可以应用于这整个的活生生的世界。”

甚至过了十年之后，歌德还在断言，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他做出了科学发现的那一刹那间。又过了二十七年，当他早已经完成植物分类的时候，他又回忆起自己的那种感受，写下了火热的词句。“理解这个概念，提出它，最后再在自然界中有所发现——这就是那种足以引起我们甜蜜而严肃的激动的任务。”

在意大利、歌德——这个科学的各个领域中的自学者——尽其可能地到处（花园、田野、路途上）搜集植物。来到西西里，他没有去游览锡腊库扎①，只是因为要看一看田野中成熟了的黑麦，这座岛便是用黑麦来命名的。他带着一种自然科学家的快乐和大胆端详着拉斐尔的头颅骨。“结构多么美丽的一块骨头，”他喊道，“一个美丽的灵魂可以在里面很舒适地散步！”那不勒斯的朋友们请求歌德不要喝里面漂着小昆虫的那

① 西西里的古都。——编者

个杯子里的水，——他却十分安详地把它喝了。“我们喝下去的是虾和鳗。”——他安慰朋友们。这些小昆虫没给他带来什么坏处，倒是给他充了充饥。歌德对大自然就是怀着这么大的好感。不够明智的是，在眩目的太阳光下，他居然也半信半疑去张望那些半明不暗的神秘物。

歌德的反浪漫主义的、清醒的性格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与自然界的交往中。在他的书信和日记中几乎找不到意大利风景的描写。在这个德国人通常只在其中干一些他们所幻想的事情的国度里，歌德始终是一个安静而又冷静的观察者。如今他生活在蓝色的天空下，生活在提林根时期他曾向往和讴歌过的花园的阴影里，却不曾为它们写诗。

他冷静地描写意大利的自然景观，甚至在他观察喷着火的维苏威时，吸引他的也不是火山的美，而是其中的秘密。那个带着某种朦胧色彩的月亮很少出现在歌德的书信中。甚至连海看来也没怎么感动他。登上圣马克教堂的塔顶，他生平第一回看到了海，但描写的却不是它，而是轮船、礁湖和周围的群山，而研究的则是海藻和海蜗牛。头一回他从肉体上接触了海："多么崇高的活生生的存在！这样和谐、这样真实，又这样地可以摸触。”——歌德发出惊叹。

已经是太迟了，旅行结束的时候，歌德承认，来到意大利后，他简直一点不通晓它的造型艺术。他所赞美的只是绘画中的大自然的映象。

来到上意大利，歌德勤奋地研究起帕拉第奥[①]所设计的建

---

① 帕拉第奥（1508—80年）——意大利卓越的建筑师。

筑来。这些建筑物的古典精神满足了他对明朗、安详和线条准确的要求。但是在佛罗伦萨和彼卢查，他未必就研究过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术，而巴乐歌式① 则和他完全格格不入。斜塔在歌德身上所引起的反感不下于那些西西里公爵们的怪样式的建筑。他带着一种盲目的恶意揶揄着所有在他看来属于哥特式的东西。是的，现在他已经习惯于反对一切独具风格的形式。即令这样，在观察一些纪念碑的建筑样式时，他也没有放过任何看来是陌生和可恶的东西。只有一回他猝然中断了这种观察。那些地下经堂使他极端反感，他立刻就回到地面上来。

在伊利麦纳乌采石场里，歌德常常带着地质学家用的小锤子，钻入地心深处，这里，在这些基督教的大墓穴里，他感到窒息，忙着到阳光下来。但一开始，比之建筑术来，更加强烈得多地吸引着他的是雕塑。他很快就学会确定那些各色各样的古希腊雕像和刻成图画的宝石所从属的时代。

凭借着对解剖学的知识，歌德自己也热心地作起画来，画出来一些头部和躯干，迷上了一种浓涂笔法。“不，”他又重复他所喜爱的伊阿科夫的一句话，“我不会放下你的，在你还没有为我祝福的时候，甚至也在我和你作战，变成了瘸子的时候。”

二十岁的那年，当他为赫尔德尔，为他那人民-创造者的学说而战斗的时候，他也曾这样呼唤过。这些话，当他三十岁的那年在魏玛公园努力确立巩固的财政秩序时，成了他的祈祷文。现在他已经四十岁，又在祈祷上帝赐给他一只雕塑家的手。

在罗马，他第一次接触了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和一些真正的艺术。他头一回觉得在造型艺术和诗歌之间竟存在着如此紧密

① 欧洲16—18世纪盛行的一种建筑物式样。

的联系，以至于“画家”这个词在被他使用时，具有双重的涵义。

来到罗马后的第二个冬天，歌德努力想成为一个写生画家，还想发现一些绘画和雕塑的新规则，并成功地雕塑出一具相当不坏的赫克士[①]的头像。但这已经是最后一些尝试。歌德终于放弃了那种想当画家的想法，因为他是“为诗歌而诞生”的。

居留罗马期间，他用了很多时间来学习音乐：研究滑稽歌剧、多次去听西克斯丁[②]合唱团的风琴演奏和合唱。他那部《纳弗齐卡娅》的开头部分——描写舞剑姑娘的那一场——就象是为音乐而写的。一位和歌德多次交谈过的职业音乐家对歌德竟如此熟悉古代的一些作曲家感到惊奇。但歌德的戏剧爱好也在发生变化。歌剧和话剧已经使他感到乏味。只有滑稽剧还让他发生兴趣，因为其中的人物是人民。

作为诗人，歌德从意大利诗歌中汲取的营养并不算多。在这里，在那些伟大诗人的故乡，但丁、阿里奥斯托[③]、彼得拉克[④]、塔索[⑤]甚至罗马的一些诗人的作品他都不读。莎士比亚的剧本情节发生的地点，他不感兴趣。被他写进自己剧本中的那些城市的外貌，他只对它们感到失望。塔索笔下的牢房变成了马厩。塔索笔下的坟墓他看着无动于衷。就连从死掉的塔索脸上揭下来的石膏面模也引不起他的兴趣。在一封充满机智的信中，歌德断言，真正追逐着他的是劫运。在自己的虚构中，他不仅总是讴歌真实，同时也讴歌那些在他本人身上发生过的

---

① 罗马神话中赫尔克斯的名字。

② 西克斯丁教堂位于罗马梵蒂冈，建于15世纪，给这个教堂绘画的有米开兰琪罗等著名画家。

③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

④ 彼得拉克（1304—74）——意大利杰出的诗人。

⑤ 塔索（1544—1595）——意大利杰出的诗人。

东西。终于，他接到了他的选集正式问世的通知书。这就意味着，这一年他还得爱一位公爵夫人——要不他就不能把《塔索》写完，不能写出传神之笔——不这样，他也就不能动手来对付《浮士德》。

正当歌德坐在罗马城里修改自己的《哀格蒙特》的那些日子，他从报纸上获悉，布鲁塞尔发生了非常象他十年前在自己剧本中加以描写的那种骚动。

也许，当他置身在佛罗伦萨的花园中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一些时间奉献给了《塔索》，而在新的《伊菲格尼》的一些诗行中可以闻到一种他呼吸于其中的南国气息。

这一切，丝毫也不会推翻歌德创作上的一个根本法则——想象法则。象所有的大作家一样，他根本不需要亲眼看到他打算加以描写的风景、服饰。他的那部大德意志的《巫女之厨》是他在波尔格扎公园散步时写出来的，而在那不勒斯的橘树林里，他只写了唯一的一句话："米尼奥娜在这些地方感到愁闷，不是没有原因的。"

淡青色的春日的晴朝辉耀在巴勒摩的上空，歌德带着一种坚定的意向前往城市公园，一任自己的诗的幻想纵横驰骋，他在写《纳弗齐卡娅》。"但我已经记不清楚，最近这些日子一直偷偷追踪着我的另一个幽灵是怎样控制住我的。"这里，公园中，在一些亚热带的植物中间，歌德立刻开始来寻找那种他确信其存在的原始植物。他观察，比较，想找出一个理想的模式来，却终于无法找到。于是一下子，"我那全部可爱的诗的意向，变得无影无踪，阿尔西诺斯[1]的花园消失了，我的眼前

[1] 希腊史诗中淮阿科斯部族的国王，《奥德赛》中的人物之一。阿尔西诺斯曾在斯克里亚岛上热情招待海上遇难的奥德赛，并送他回祖国。

展现着另一座花园——宇宙。我们，新的一代，为什么要这样神思恍惚！为什么吸引住我们的是那些我们所不该希冀，也无力完成的任务！”

就这样，在歌德身上，学者-研究家与诗人展开了斗争。但研究家在意大利收获极大，而诗人——却少得可怜。就连那些悲歌也是他在回国之后才写出来的。罗马更多提供的是轮廓，而不是内容。歌德既没有把诗、也没有把新剧本捎回祖国。但为了结束那些老的片段（这是他诗歌创作的任务），歌德所需要的，与其说是意大利，毋宁说是精神上的解放。

一些奇异的感情攫住了歌德，当有天早晨他打开一个印刷品邮件的时候。人们给他往罗马寄来他的选集的头四卷，这是“半辈子的成果”。

现在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伊菲格尼》上面。这部脆弱的作品他得给它套上一个诗的铁箍，却又不能让它折断。有时候，在孤寂的旅途，在异国人民中间，他抓住这个剧本，就象抓住一根支柱，依靠着它，他可以回到自己的过去。他把对它的修改称做誊抄，而不是加工。他就是这样使《塔索》臻于完善的，但这完全不是由于意大利在他身上产生了影响。在那不勒斯，歌德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想把这个剧本付之一炬。但他立刻看到——而且是怀着满意的心情——，一位排字工人正从远方威胁着他。在这种威胁下，他变得心平气和起来。

对塔索形象的塑造，展示了歌德全部创作的完成过程。如果深入地观察一下这种创作过程，那么，他的大多数的作品就应该以片断的形式保存下来，因为对他说来，它们不过是一些习作。歌德只有一些为数极少的诗由于内在要求的力量的推动才得以完成，它们象是从他身上自动地流泻到纸上去的。列

奥纳多·达·芬奇的情况就是如此。列奥纳多充溢着无数的思想和计划，完成了的只是那些也许是他偶然间开始画的作品中的极少数。

歌德不止一次地准备从自己的那个塔索的恶作剧中遁脱出来。但诗人在另一个诗人身上放进去太多的自我。他已经把他抛撇不下。当他写完最初的那些朦胧不清的场面之后，又隔了七年，他把它们改写成诗的形式。游历海上、远离世界给歌德带来了闲暇和外在的缓和，这一来他就能沉湎于内心的紧张状态中，继续修改自己的剧本。

最后回到祖国时，歌德随身带回了手稿。他还在怀念着意大利，这种怀念之忱也贯串在他的剧本之中。离开了那个异国，他希望，这个剧本能帮助他留在那个国度。

两部还是在法兰克福写成的歌剧通过居留罗马期间所作的修改变得更加富有剧本味儿了。但刻意追求的人工的匀称破坏了初稿中存在着的朴素纯真。那闪耀在他那些老的滑稽短剧中的青春的激情，在歌德身上已经不复存在。

《浮士德》歌德在居留罗马期间几乎动都没动。他身上的那个善良的天才阻止他接近它。诗人幻想着回到自己的青春时代，他在欺骗自己。他觉得，满可以动手写《浮士德》，于是偷偷买来了纸，打算写一些新的场面，谁也不知道，这些场面究竟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他的确是写出了两场，但很快就把它们扔掉了。

对于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来说，上意大利是歌德可以“美美地采集一番”的地方。不过，维切涅查的面貌只是证实了他的预感——是的，这里是米尼奥娜的故乡！

两个剧本歌德只写了些片断，更确切地说，连个开头几乎

都没有。写成于意大利的《纳弗齐卡娅》中的一些场面充满着崇高的美，西西里的风景完全可以代替希腊崇高而庄严的自然景色，但把伟大的希腊史诗体现为戏剧形式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一点剧本本身作了证明。

《意大利游记》同样也只写出了个片段，而在这个片断中，日记的魅力已经消失。丰富的宝藏只存在于歌德的那些书信之中。但它们也只是提供给一些固定的——或者说，范围狭窄的——读者的。当然，它们是被文学化了。旅游的最初几个星期，歌德还记日记，这些日记只是为封·施太因夫人写的，歌德赋予它们以重大的意义。

在罗马，歌德还动手写札记。它们没有保存下来。但整个旅行期间，歌德产生一种最强烈的写作要求，想给自己的生活作出一个总结。只是依靠这种要求，他的全部作品，他的全部宏伟的自白（他这样称呼自己的作品），才能传留给我们。

歌德快四十了。他是贵族、大臣、欧洲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但除了在卡尔斯巴德呆过几个星期，他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广大的世界。他没见过巴黎、伦敦、维也纳。有一次访问柏林，也几乎没有落脚，德累斯顿他只是路过。无论是在斯特拉斯堡或者来比锡，他都不属于社会的上等阶层。法兰克福——是个市民城市。魏玛——更是个偏僻的小地方；只是从远处他才看到自己的光荣的回光。如今，他终于离开了那由德语统治着的疆土。在这个“世界城市”和“世界首都”里，作为诗人和大臣，他本可以很轻易地进入统治阶层。本可以象伏尔泰一样到处旅行。和意大利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交谈，在一个最高的精神发展水平上和他们交往；并且最终可以和他们一较短长。但类似这样的事什么也没有发生。在来罗马的途中，一位书商认出

了他，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企图让对方相信，他并不是歌德。一到罗马，他的化名很快就被揭穿，所有住在当地的德国老乡在给家里人的信中都提到这桩有趣的新闻。某些人甚至郑重其事地打算给这位德国新教徒在卡比托利亚举行戴月桂冠的仪式。但歌德不同意在类似这样的喜剧中扮演一个冒充者的角色；他感觉出来，在他的那些老乡们的打算中隐藏着一种不算严重的派系斗争。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还是称自己为画家麦列尔，这样一来他就无需乎外出访问，无需乎在上流社会露面。

可是一到西西里，歌德却怎么也躲不开这种酬酢了。在巴勒摩的一座宫殿里，他认识了一位获得马利季伊勋章的骑士。这位骑士立刻向他详细打听德国的情况，十年前前者曾访问过这个国家。同时，也问起魏玛，最后，则问起了那位当时在那里能左右朝政的人——《维特》的作者。歌德承认自己就是对方要问的人，对方大吃一惊。歌德脸上露出微笑。一向习惯于隐藏自己的想法的他，支吾搪塞地说道："哦，是的，从魏玛来到巴勒摩，我发现到处都有很大的变化。"过了些天，歌德偶尔间来到集市广场。一些老农民看到了这位德国人和他的同伴，便向他详细打听那位伟大的君王。歌德挨着他们一道坐下，谈了谈腓特烈的一些功业，就是没说，他已经死了。他不想伤他们的心……

歌德在意大利过着一种最普通的生活。离开斯特拉斯堡之后，他头一回感到自己十分健康。认为这是南方良好气候作用的结果，并且担心，回德国后，他又会重新害病。

这段时期季什别因给他画的一幅肖像画，看上去有点模拟味儿。但歌德本人却认为它是成功的。画像上歌德的那副面孔保持着一件无法解释的严肃 。

“还有，我确实非常喜欢他，”季什别因在给家里人的信中写道，“他生活得很简朴，要求我给他最普通的食物和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只能让他能够睡觉和毫无干扰地进行工作就行。他现在就在那里面坐着哩。每天早晨九点前，他写自己的那部《伊菲格尼》，希望很快把它结束，接着出去参观那些艺术杰作。他和那些大人物们不来往，除开艺术家外，谁也不接待，哪家也不去。”歌德前往威尼斯。

每到晚间，一些卡纳列托① 的学生们就坐在圣马尔克广场上的小桌子边争论不休，而卡桑诺瓦② 的某位情人正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微笑。威尼斯人完全沉醉在那种洛可可式的秋天中了。而三十七岁的歌德却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钻研一位拉丁文作者关于奥古斯都时代建筑术的著作。

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歌德画了一幅描写罗马狂欢节的画，画面看上去缺乏热情。但当他看着自己的这幅作品时，他对狂欢节的喜欢程度超过了他参加狂欢节的当初那些时候，它从他身边偷走了“整整一个美好的星期”。那时候，在罗马，狂欢节在他看来简直索然无味，他甚至永远不想再参加它。而当他终于又出现在狂欢节的街头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

歌德来到那不勒斯。当地生活的慵懒和花哨把他从那里赶走。他喜欢这种生活。但这种生活不是为他准备的。当他在那里接触到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物时，他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为什么他不能成为象他们那样的人。在一封信里他只是一闪而过地提到，他怎样从巴勒摩一位亲王那里收到一封请帖，但他既不

---

① 卡纳列托（1697—1768）——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

② 卡桑诺瓦（1725—98）——意大利冒险家。

希望和对方、也不希望和罗马社会团体有任何交往。

有一次，歌德出席了一个音乐会。人们认出他来以后，请他坐到前座上去。对这种殷勤的表示他婉言谢绝了：他原来的座位就很好，满可以听得清楚。人们在写到他时说，一般地看，他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亲切，谦逊、甚至有点胆怯。罗马的团体他只同意参加其中的一个，那就是“阿尔卡吉亚①”。这是诗歌爱好者的组织，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

这些年来，只是在这个小圈子里，歌德才显得不是那样过分孤独。在意大利——而且只是在这里——他例外地和一些画家交往。当然，只是和一些德国人。和意大利的艺术理论家谈话他也只是用德语。

和他来往最密切的是季什别因。这位画家风度洒脱自然，有教养，并且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组成了一个以歌德为中心的社交圈子。离开自己那个严肃的、官吏式的北方之家，一下子落到这个宾至如归的季什别因的家庭里，歌德感到自己内心里充满着快乐．他在南国画家们呼吸于其中的生活气氛里感到陶醉。最初一段时期的自我感觉显得无比良好。

在朋友们中间，歌德看上去是一个有教养的、平易近人的伙伴，是一个德国画家，象他们那样在工作，也象他们一样朴实。他坚决不突出自己——但这一来却赢得了一种只有他才具有的特殊的威信。他只在一点上显得比自己的伙伴们优越——善良。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善良过。没等他来得及熟悉那位年轻的艺术理论家，他就急忙给维兰写了一封长信，把这位年轻人

---

① 希腊的一个州，这里的古代居民多以牧羊为业，转义为：快乐之邦，世外桃源。

作为自己办杂志的合作者推荐给对方，——这位年轻人需要钱用。季什别因寄住在一位已经变得昏聩糊涂的老人家里。歌德把老人的一个儿子打发到魏玛去，使他在那里生活得到安排。有个叫莫里茨的精神病发作，需要卧床。歌德照拂着他，白天要来他这儿好几次，夜间也守在他身边，还找来一帮德国同乡，抓阄决定，谁值白班，谁值夜班；这样一来，整整一个半月时间，病人始终能得到看护。

但即令是在伙伴们中间，歌德也几乎总是那么爱沉思、显得那样孤独，一年后他在给家里人的信中写道：这里没有一个人他可以置腹推心，只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才认识了一个对他一生说来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人，这人就是根尼赫·迈耶尔。作为画家，这个人缺乏才气，但在艺术上却是个大行家，谦虚、忠实、是个地地道道的瑞士人。

在罗马，歌德唯一常去的地方是安热莉克·卡乌弗曼家。安热莉克是个善良的女人，也是个有才气的、精通业务的画家。在罗马挺走时，画了许多幅画。他的丈夫是个又老又吝啬的意大利人。每逢星期天，他们一道来看望歌德，欣赏他搜集到的画，然后一道去自己家吃饭。

二次去罗马，原打算呆上一个月，却整整延续了十一个月。歌德想尽可能扎实地研究一下这座城市的艺术宝藏。很快，他的生活就服从着一种严格的安排，象在魏玛一样。在他才华鼎盛的时期，他和自己的朋友们一道在西克斯丁教堂里工作，他们临摹着描绘可怕的审判的那幅壁画中处在下方位置的一些人的脑袋。八月，这里比别处任何地方都更凉爽。他们请看门人一道喝茶，和他一道分享随身带来的食物和饮料，在着手工作之前，把一切安排得更舒适一些。这位伟大的异教徒被

中午的炎热弄得疲惫不堪，终于躺在教皇的宝座上睡着了……

有时候，歌德也去城外。在那里，他显得年轻而活泼。有一回，他们成帮结伙去坎佩尼亚①，看望一位著名的古玩家兼动物画家。在一所带着一个大花园的房子里住了两星期。他们觉得简直到了疗养区，在这里歌德又恋爱上了。但已经不象青年时代那样。

在意大利住了一年多，歌德一直没有和女人作深一步的接触。他写给公爵的那些信，里面总爱谈一些自己的奇遇，却又提到了在这方面所以要进行自我抑制的种种原因。他害怕“法国式的影响”，不想跟已婚女人卷进复杂的关系中去，也不想因为这个而荒疏自己的事业。甚至在看到当时从美学和色欲角度被视为奇观的汉密尔顿②夫人的一些奇妙的画像时，歌德也只是冷漠地说道，夫人长得很好，而他的全部印象，“就只限于这一点上”。

可是在这里，在坎佩尼亚，他突然遇到了一个迷人的米兰姑娘。她的面部的某些神秘的特点、她的性格以及她的境遇都使他想起了他曾爱过的一些女人。她也属于中等阶层，他认识她也没有通过任何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一头浅褐色的秀发、一双明亮的眼睛、皮肤白皙细腻、性格开朗——这些都是他所熟悉的，“虽说不那么富有，却善于贪婪地捕捉对周围一切的印象”。尽管在这位蓝眼睛姑娘身旁还有着另一位皮肤黝黑、长得非常美的姑娘，但他，象往常一样，选择的是这一位，因为她更纤巧、更温柔、也更加光彩照人。

---

① 意大利的一个省名。那不勒斯即位于该省境内。

② 疑指拥护奴隶制，反对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美国反动政客汉密尔顿（1757—1804年）。

他差点没有成为她的父亲。应姑娘的请求，象一个中年人所应该做的那样，他是怀着一种父性的感情来教姑娘学英文的。他的献殷勤是从摘自《泰晤士报》的句子中的名词开始，再转到形容词上面去——所有这些用的都是一种富有朝气的纯教师式的语调。接着就领她到餐桌边去，她的出现，赢得了满座惊异。紧跟着他又知道，她已经是别人的一个未婚妻，于是一下子陷入绝望和恐怖之中。"就年龄和经验来说，我已经是够成熟了。这还不够令人惊奇的吗，——我发出惊呼，——如果类似维特的命运在罗马竟落到你的头上，并且扼杀了对你说来如此重要并且为你所珍惜的一切！"

又过了一段时间。姑娘被未婚夫抛弃了，她患了重病。歌德也常常打听她。后来，狂欢节期间，在马车上一闪而过地又看到过已经康复了的她。她对投去的他那充满关注的目光表示感谢。他渐渐地走远了，内心中充溢着安详和欢快的感情。

这个情节的描写出自一位老人之手。而它又是和歌德居留罗马最后几个月所体验到的那种幸福而乐观的情绪完全不相吻合的。这种情绪鲜明地贯穿在他给公爵的一封谈自己艳遇的信中，也反映在一些描述他那为时很久的爱情瓜葛的诗中。

也许，歌德对那位米兰姑娘的爱真的是柏拉图式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他还有别的爱情关系。他那些匆匆写成的情诗和悲歌是献给另一位女人的。不管怎么说，她不是诗人的幻想，不是他的"女浮士德"，而是一个在意大利属于他的女人。

不过，在这个国家，等待着他的不光是爱情上的奇遇。他的勇敢和坚定也在这里经受了残酷的考验。有一回，夏天夜间，他乘帆船从墨西拿回来。已经快到喀普利岛，突然间，船

触上靠近岸边的一块岩礁。甲板上人们慌作一团。只有歌德一个人镇定自若，劝周围的人安静下来。他作了一次真正的布道，提醒这些惊慌失措的人们回忆一下风浪中的基督，最后，迫使他们祈祷——也就是说，迫使他们安静下来。

当歌德出现在公众场合时，总是能用自己的个性给人们以巨大影响。当时，他晕船晕得也很厉害，说的又是外国话，但在生死关头，诗人在周围人眼里成了一位神职人员、教师和智者。

安慰完同伴们以后，歌德一下子半昏迷地倒在褥垫上。但他体验到一种"也许该添入那部关于太巴列湖的回忆录中去的愉快，因为在我眼前，麦里昂的那幅内容取自圣经传说的版画清晰地呈现出来"。他很快睡了过去，一种大缆碰击甲板的声音又把他吵醒了。水手们扯起了帆，一阵救命的风把船吹离岩礁。歌德本人的行为被写进他晚年才出版的最后一本札记中，但读起来仍然很有意思。他根本没有祈祷，只是号召别人这么做。很明显，在那危急关头，他回忆起童年。童年时代的感情在他身上复活了。他体验到了许多年后他让自己的那位象他一样缺乏信仰的浮士德博士在复活节之夜所体验到的一切。

这里，在意大利，歌德的那颗反基督教的心灵里又掀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轩然大波。他在参观一些地方教堂时看到，基督教的传说给一些艺术巨匠带来了什么样的损失。从济善[①]笔下的阿松达身上，他所接受的只是她那投向地面的充满人性的目光。在拉斐尔的那些位椅子上的圣母中，他只推崇《我们美

---

① 济善（1477—1576年）——意大利伟大画家，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卓越代表人物。

丽的圣母》。在波伦亚，当事情牵涉到“惹得所有人发狂的愚蠢而龌龊的情节时”，他的语调变得异乎寻常的尖锐：“不妨想一想，圣子们居然和那些死者的女儿们结婚，生下来的孩子只能是一些怪物……你能看到的只是大卸八块的尸体，断头台，剥兽场……行动一丁点儿也找不到，经常找到的只是主人公们的痛苦……不是罪犯，就是善人；不是凶手，就是白痴……”

歌德完全倾向于真实和现实。对古典主义的爱有增无已地挑动着他去反对天主教。使他高兴的是圣马尔克教堂里那些用古典手法雕刻出来的马，还没有被浇铸在枝形吊灯或十字架上。而希腊的大墓穴里没有一个身披铠甲、下跪着的骑士，期待着充满欢欣的复活。

怀着一种压迫着自己的不愉快的感情，歌德去住圣彼得教堂，教皇本人亲自主持圣体节的弥撒仪式。但还没等走进教堂，那种天主教的气氛就惹起他的反感。不，他不能接受它。“从某一点上看，这不过是唯一的一场戏。而我却想把自己打扮得老一些，好为第奥根[①]服务。这种场面怎么也引不起我的喜欢。所有把生活引向虚伪的努力在我看来都是无意义的，儿童们和淫欲之徒们所喜欢的假面舞会，甚至当我用诗人的眼睛来看它的时候，也是索然无味，一钱不值。”

在这种旷日持久的旅行期间，歌德还是不停地给公爵和夏绿蒂写信，在他写给赫尔德尔（这些年歌德只把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情绪信托给他一个人）的第一封信中，他请求朋友们对他的这次逃跑能有所谅解。

---

① 第奥根（纪元前约404—323年）——古希腊哲学家，昔尼克学派鼻祖安地善的门徒。

但那位女友是不会谅解他的，在去往罗马的为时两个月的旅途中，他只为她一个人记日记，而她却连一个字也不给他写。是的，他的那些信中只有友谊，没有温存。但，当他快到罗马的时候，感到事情不妙，开始怀念起她来。在他寄给她的一封信中的话，读起来好象摘自小说中一样："和你一道生活了九年，成为你的心爱的人——可突然间，觉得自己置身于孤独和陌生的世界之中。我知道，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我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决定，是出于一种最大限度的必要性，就让我们的生命将一道结束这唯一的想法来维系住我们吧。"

预感没有欺骗他。夏绿蒂的确什么也不曾怀疑。和他一道生活了整整十年，她甚至压根没有想到他会远遁异国……一封充满着悲愁的信满可以感动歌德。但夏绿蒂却要摆出一副受了侮辱的宫廷贵妇的姿态。她"受辱后"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挽回自己的威信，就是说要回自己的那些情书。

"莫非，这就是你对一个爱着你，而又长久地期待着从你那里得到哪怕是一个温存的字眼的朋友所能说的话？我不想告诉你，你的信撕碎了我的心。"他祈求她在她没有获悉他的死讯之前，不要打开那只盛信的箱子。"你打算沉默吗？你想从我的手里夺走你爱情的证据吗？不，你做不到这一点，不要这样残酷地折磨自己吧。我是造成这场痛苦的罪魁祸首。但，也许，你的信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它已经朝我飞来，为的是拯救我，安慰我；也许，你已经接到我的日记？请求你，跪着请求你，容许我回到你的身边，别让我永远当一个飘泊异邦的逐客。宽宏大量地宽恕我在你面前犯下的罪过吧！把我扶起来……不要认为，我已经离开你。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你，代替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知道，我曾经为生存、也为

死亡而战斗过，没有任何言语能够描述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只有毁灭才能促使我实现自我复归。”歌德就这样给自己心爱的人写了这封唯一的，充满着恋慕与炽热的感情的信。

但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形象在他的心灵里很快变得暗淡下来。这些年来，夏绿蒂没有白白赢得歌德的那种高过所有人的评价。但这一回，他很快就从强烈的内心震动中恢复过来，往后的那些信证明，他是快乐而振奋的。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自由。他应该继续往前走。而把她的那些任性的要求置之不顾。

果然，她写来的那些信的调子变得越来越友善了。但她又要求他把它们立即焚毁。歌德的信还象从前那样充满着真诚，可次数却越来越少，一切有关未来的计划他都对她加以隐瞒。来到意大利已经整整一年。前半年他给她写了九封信，后半年当他情有所属时，连一封信也没给她写。

他和公爵的关系倒是变得越来越好了。公爵终于最后走向战争。他所庆幸的是，歌德不会再对他有所妨碍。卡尔·奥古斯特站在大炮跟前，歌德则被塑像围绕着，——两个人所要走的道路泾渭分明，但距离上的遥远却使得他们在相互间问候时显得无比友好。在给公爵的信中，歌德善意地嘲讽了他们之间那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他的饶舌显得那么快乐，他描述了罗马生活那荒唐可笑的一面，也用有关罗马保卫战的一些历史回忆灌满公爵的头脑，还给他寄去古罗马日耳曼军团的士兵当年扔在这里山上的一块水桶的碎片。只有一回，他请求他别干那种迹近疯狂的蠢事，因为他怀着恐怖和愤怒刚刚获悉德国军队遭到新的失败的消息。尽管如此，整整两年，歌德一直想让公爵和宫廷相信，他任何时候都准备结束自己的休假，响应对方第一个召唤。但在意大利再住上几个月，无疑对他完成自己的

学业是非常有益的。于是他就只有从朋友们那里打听，家里情况怎样，人们的情绪如何。

公爵十分乐意无限制地延长他那位朋友的假期。诗人在异邦呆得时间越久，这位公爵就越是高兴，而诗人也就越是对他衷心感激。相距越远，友谊弥笃。他们的关系又成了艺术家和麦采纳特①之间的关系。

但和歌德保持友谊，对于卡尔·奥古斯特说来，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宫廷里谣诼纷纭，城里面荒诞不经的传闻不胫而走。那些心怀叵测者妒嫉着这位远在国外的人。头一回来到魏玛的席勒在自己的一封信中使用了一些最冷峻的用语："当他在罗马画画的时候，那些福伊特们和施米特们②正汗珠子摔成八瓣地在那里劳动着，为了履行他们的那些职责，辛苦得象驮上载的牲口。他在意大利无所事事，并且因为这种无所事事而得到一千八百塔涅尔的年俸，而他们为了获得一半的奖励，就得让自己职务上的负担加重一倍。"席勒的这封信歌德压根儿就不知道。朋友们只是转告他，在国内他被人们看做疯子。于是歌德就来反驳这些朋友的"友善"的看法，做法大体上就象索福克勒斯③在自己的《奥狄浦斯在科隆诺斯》中所描写的那种。

---

① 麦采纳特——纪元前一世纪古罗马政治家兼作家，奥古斯都皇帝最亲近的顾问之一。他曾维护一个有维琪尔，贺拉斯、普罗波士等人参加的诗人团体，既利用他们有利于帝国的创作，又给予他们以物质的援助。麦采纳特的名字成了科学和艺术的保护人的代名词。

② 福伊特和施米特疑为德国人最常用的姓名。这里大概包含有类似中国的"张三李四"的意想。

③ 索福克勒斯（约纪元前479—406年）——克希腊大剧作家。《奥狄浦斯在科隆诺斯》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魏玛发生的一切，给他讲述得更详尽，更经常的莫过于菲利普·泽尔杰利了。

这个仆人越来越成为他可以信赖的助手。他代他领钱，小心地保留在家中，还把他寄来的信转交给收信人。歌德把他简直看成自己的保护神一样。他们之间的通信已经不再带有任何官腔官调。“祝您健康，爱我并在向所有还在爱着我的人转达我的问候。”——歌德这样写道。而在他写给这位仆人的这些话里，明显地可以感觉出他身处异国所感受到的孤独以及对祖国的怀念。

泽伊杰利给自己的主人写信说，他个人认为，应该让《伊菲格尼》保持初版的那种形式。第二版在他看来是不成功的。歌德请求他再把剧本从头到尾仔细地读一遍。泽伊杰利终于相信，采用诗的形式对剧本说来确实要更好一些。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歌德答应还让《伊菲格尼》保持散文形式。

这时，仆人也在开始写作。歌德劝他不要太匆忙。让他把第二部作品写得尽可能成熟些，第一部不妨以匿名的形式发表，对于一个不成熟的作者说来，先来看看观众的反映如何还是大有裨益的。泽伊杰利开始学自然科学，歌德夸奖了他。为了赢得他的完全信任，把他放在和自己平等的位置：“我的看法和比较能力要比你强，但你观察之所得对我说来是非常有用的。”

不过，歌德给朋友和同事们的回信却越来越少，信上经常使用一种诙谐的语调。他从来既不向他们打听公爵，也不打听魏玛的生活。只有伊利麦纳乌矿山开采业的发展还能引起他真正的兴趣。

然而，在意大利，他的那座小城，特别是他的那帮朋友们

对他说来，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即。他在那帮朋友的圈子里扎得太深了，所以到头来还得回到他们那儿去。看来，往事中的一切，只是有关魏玛的记忆留存了下来。两年内他给母亲统共写了七封信，其中的六封她还没有收到，给麦尔格、什洛谢尔、克斯特涅尔和雅可比的信也是写得那么短、那么冷淡。

只有给儿童们——赫尔德尔的孩子们、弗里茨·封·施太因——的信他才写得不厌其详。他给他们讲橘树林，讲电鱼、讲坐在自己宝座上的教皇，讲这儿刚刚宰掉的一千头猪。他总是能这样适应儿童的口味，总是善于使用儿童们能接受的语言。他还向孩子的父母们打听给孩子捎些什么好，给他们寄去假面具和狂欢节服装，又要求弗里茨原谅他没有随身把他带到意大利来，答应一回来就把一切都讲给他听。但受了屈辱的夏绿蒂，已经把歌德这个义子从他家里领了回来。于是歌德只好诉诸公爵，请求他把孩子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让孩子摆脱那些坏影响，这种坏影响在个性形成时期经常很容易毁掉一个孩子。

歌德只向赫尔德尔一个人倾吐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赫尔德尔所从事的那种对真理的科学性的探索和歌德的意向形成一种对照。他需要这样一种既是学者、又是研究者（就这个词的最广阔的涵义而言）的朋友。住在这个不朽的城市之中，歌德经常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赫尔德尔的看法。他不停地向那位朋友打听，《哀格蒙特》给周围的人们留下了什么印象。他本人对《伊菲格尼》又产生了哪些奇怪的想法。来罗马的头几个月，歌德把它朗读过三次，但每一回听众的反映都很冷淡，他们期待着他能给他们一些与古典戏剧不同的东西，那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们的“古典气氛”已经让他们完全失望。而另一种

迹近公开的失望又从魏玛传到他身边来。那里，人们公开认为初版的《伊菲格尼》要更好一些。

歌德看上去更年轻、更自由，因而也更幸福了。但他依然故我。旅行、女人、活动以至学识都不能改变他。那种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两重性仍然是他天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在他要求在古典气氛中寻求安慰。在他看来，这种古典气氛依然存在于南国的现实生活之中，环绕在他的周围。

在意大利，他只给自己的《浮士德》加写了唯一一场（这也是二十五岁到五十岁间歌德为《浮士德》新写的唯一一场)。而《女巫之厨》——则完全违反意大利式的和谐，采用的是一种巴乐歌式的风格，带有一种北方的固执气。

歌德曾三次钻进维苏威山区，他不光是作为地质学家被吸引到那地方去的。歌德通过对那不勒斯的描述产生了一种想法，正是在这里，隐藏在大自然本身中的那种惊人的对立性坦露无遗。而意大利人呈示出来的则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觉得自己是夹在上帝和魔鬼之间。

在罗马，歌德读了赫尔德尔的《思想》的第二卷。作者的基本结论他是同意的。是的，人道主义看来正在全世界范围取得胜利。“不单是我一个人这样担心，到那时候，全世界会变成一座大病院，所有人都会相互成为具有仁爱精神的助理护士。”多么激动而又多么大胆的词句。它们证明，歌德从一切人身上看到道德的发轫，同时却又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歌德灵魂的两极对立最强烈的表现在写成于罗马的那段带着抒情诗韵味的浮士德的独白中。饱经世故沧桑的歌德，象是在一个山顶上稍作憩息，目光投向他走过来的那条大路。

强有力的精灵，你给了我祈求于你的一切。你的面庞，
不是徒然在火光照耀下闪现在我眼前；
你给了我那驾临一切的大自然，
我了解她，从中汲取了力量；
我不是她的客人，不是向着她的崇高投以惊诧而又冰冷的目光，——
不，快把我投进她的怀抱，
我将满怀深情，象憩息在朋友的心上。
…………
我看到我那神秘的精灵。
当圆月用它那温柔的幽光把我照耀得通体透明。
啊！多么轻盈的一群，朝着我，
从悬岩上那座灰白色的峰顶，飞来了古老的银色的阴影。
严厉的精灵也在沉思中变得无比温存。

就这样，在到达山顶，甚至精神上获得了充分的宁静之后，歌德还在继续着和自己的谈话：

人不会那么完美，如今我已看到，
极乐中我会象上帝一样崇高，
极乐中你快给我一个旅伴；
眼下对于我说来，
他是如此地必要。
…………
他在我心里唤醒，

对那最美好的形象的爱情；
我用享乐扑灭我的情欲，
这情欲啊，燃烧在我的内心。

这里浮士德所提出的问题极端深刻，从这种自白中我们可以听出来，歌德已经否定那种纯粹的和谐。他懂得，他所走着的这条由自己的女友把他引上去的道路是错误的，要不他就不会躲开她。但摆脱、精神净化以及对一切愿望和矛盾的根绝——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欺骗。“我理解那些幸福的人：他们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在天性上是最完整的。甚至就连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人都会得到幸福，并且在某一点上臻于完善。这种完善我希望并且应该达到，我也能够达到，因为至少我知道，这种完善究竟在什么地方，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在这次旅行期间，我对自己了解得很多、也很确切。”

“我也能够！”——歌德这样喊道。但如果他真的能够，他就不会回祖国去，也许，回到祖国的是另一个新人，而不是歌德。

歌德不厌其烦地强调，他在罗马重又让自己成了一个画家。这只是意味着他摒弃了上流社会的生活，而并不意味着他摒弃了科学。这里，在意大利，正象歌德所写的那样，他决定尽可能地抓住那迷人的艺术领域中的一切，并且永远把它们神圣的形象铭刻在自己心里；这一来，一回到家，他就研究开化学和力学，“因为那美好的时刻已经逝去，现在需要的是对自己的时间实行最严格的支配。”这些话鲜明地反映出，对临近了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他已经有所预感。

“对于所有人说来，我已经老了，唯独对真理例外……没有比真理更伟大的东西了；就连最微小的真理，其中也包含着伟大。我是多么高兴，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真理。”为了理解生活、世界和人们，他已经很少和过去作比较。神秘主义对他说来变得完全格格不入。他公开认定古典艺术的明确性优于勃朗伦式的激情洋溢。到达巴勒摩之后，他用化名潜入卡利奥斯特罗[①]家里，促使他采取这一步骤的完全不是围绕着那位冒险家的神秘主义的光环，而只是从对方身上撕掉那件他从来就不予置信的神秘外衣的愿望。

也许，向往真理只是业经逝去的青春的一种标志？在意大利，歌德经常强调，对于许多人说来他已经老了。他的早期作品之所以获得如此的成功，是因为它们是青春之火的产物，如今，他只剩下十年的工作时间，不会再多。作品很久以前就都已经问世，死亡已经临近，他想让自己的暮年过得更愉快一些。

在即将离开罗马的一天晚上，歌德满怀忧愁，画了一张他的未来坟墓的草图，坟墓被画在采斯季叶金字塔[②]附近。“我给它涂上阴影，如果有时间，就给你寄去。”他毫不怀疑，很快，他就注定要遇上一个女人，这女人将给他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将葬在古老的金字塔附近。

但不管歌德怎样让死的情绪笼罩住自己，在意大利，他还

---

① 卡利奥斯特罗（1743—1795）——著名的冒险家，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大廊夫塔”的称号。拥有许多的崇拜者（特别是在各个国家的王室宫廷内）。在罗马被捕后，被判终身监禁。歌德不止一次揭露过他，特别是在自己的剧本《大廊夫塔》里面。
——编者

② 位于罗马城内。
——编者

是变年轻了。当然不是象他的浮士德那样结实。因为他过去远远不是躲在石头做的修道小室里修身苦练，甚至也没有用罗马的高脚杯喝过魔汤[1]。但不管怎么说，在他那缓慢形成的性格所允许的范围内，他经历了一场复苏，几乎治好了所有那些曾经在国内折磨过他的病。在上意大利旅游期间，象当初在提林根孤零零地旅行时一样，他感到自己精神抖擞，精力充沛，充满朝气。

但结束旅行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他应该回到北方的祖国去。那种魔鬼式的悲愁立刻控制住他。“巨大的悲愁中总是埋藏着疯狂的种子。决不能让这种悲哀长久地保持和发展下去。”离别的前夕，他在安热莉克·卡乌弗曼的花园里栽了一棵意大利松，作为纪念。过了许多年后，他承认，临离开罗马的那些日子，他哭得象孩子一样。离别南方，使他痛苦，但对另一种在北方等待着他的会见的预感更加使他坐卧不宁——这是一种他所热烈向往、梦寐以求的会见。还在一年以前，歌德就曾在给自己女友的信中畏怯地表示，对于他准备回到他们身边去的人们说来，他希望他能变得稍微珍贵一点。这种怯生生的暗示以及回国后等待着他的究竟是什么的这类问题，歌德经常加以重复。他的书信里回荡着一种感人的号召：“请爱我并且等待着我，我会高高兴兴地回到您的身边的。”

一到米兰，来自北方的风就朝他阵阵吹来，告别了塑像，告别了蓝天，他向着山地驰去。寒冷对他说来象是一种预兆。昨天他还在信中开玩笑。今天在给克涅别利的信中，他的话语就充满着内心的颤抖和准确的预感：“我不知道我随身带回来

---

① 《浮士德》中浮士德与魔鬼靡非斯特订立契约后，被引进“魔女之厨”，在那里喝完魔汤后，返老还童，恢复了青春　　——编者

的东西会不会让您感到愉快。”而突然间他获悉，那个比所有人更为他所期待着的人却在旅途中和他失之交臂。赫尔德尔前往罗马去了。

这时候，歌德已经抵达德国边境，和那在南方最后度过的愉快时光匆匆告别。“如果你已到达卡斯捷利-冈多利福，”他从康斯坦察给赫尔德尔写信道，“就在那里打听一下那棵意大利松……当我渴望着见到你的时候，它就挺立在我的眼前……祝你一路平安，也祝你健康，当你在我度过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的那些地方打开我的这封信的时候。”

第八章　孤　独

重返魏玛。——在朋友的圈子里。——与封·施太因夫人决裂。——赫尔德尔之妻。——公爵夫人。——文化大臣。——席勒在魏玛。——看不见的歌德科学院。——迈耶尔成了家中的友人。——光学。——《星期五协会》。——鼎盛时期。——克利斯蒂安·乌尔皮乌斯。——《植物的变态》。——儿子。——追求真实。——新情诗。——维也纳之行。——《大廊夫脱》。——麦尔格请求援助。——探望母亲。——和雅可比一道度过的几个星期。——克利斯蒂安周围流言蜂起。——公爵。——教父。——封·施太因夫人的一桩行为。——《基多娜》。——选集。——又是《塔索》。——诗集。——《罗马悲歌》。——公众大惑不解。——有关脊椎动物颅骨结构的理论。——原始植物。——《颜色学》。——瓦利米·美因兹。——《叛乱者》。——《市民将军》。——《德国移民的故事》。

望楼上，公爵夫人在自己的小客厅里举行茶会。这是一个温暖的八月之夜。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

歌德站在桌旁。桌子上放着所有他从罗马带回来的画幅。

它们都规整地裱在硬纸板上，有的还包上了边。现在他把一张摊开的罗马的平面图放在它们上面，朝着公爵夫人弯下身去，指给她看他的居住地点。公爵夫人把这张大地图挪到眼前，仔细地端详开来。

卡尔，奥古斯特坐在安乐椅上，身子陷进去很深，人们是用这张安乐椅把他推进客厅里来的。他的脸孔上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当他驱赶着那匹疲惫不堪的马儿匆匆地想在黑夜降临前赶回家中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伤了脚。难道他今年才三十二岁？那墩实的士兵体型已经看不见了，脸也显得老了好多。君王们总是过早地开始生活，特别是当他们十八岁就掌权的时候。公爵凝视着空中，默默地抽着烟。他的母亲看起来几乎比自己的儿子还年轻。她笔直地坐在长沙发上，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身材和外貌看上去还是那么迷人。她手里拿着一幅小巧精致的画，让维兰看，后者朝她俯下身来，那只又细又长的鼻子差点没触上她那裸露着的后背，又伸出他那只充满灵感的手，指点着画上面那隐现在一排意大利松后面的洛可可式的建筑群。

左边，离桌子稍远一点，坐着卡罗莉娜·赫尔德尔。她没有发觉挨着她坐着的那位克涅别利一直保持着沉默。象通常一样，她的目光只集中在丈夫身上。他站在那里，沉湎在那本收有梵蒂冈塑像的画册之中。如果她朝他走过去的话，会不会妨碍他？——卡罗莉娜寻思着。

对面是夏绿蒂·封·施太因，她用那双细长的手，托着那已经变老却仍然显得相当美丽的头，一直沉默不语，只是偶尔冷淡而又彬彬有礼地回答一下公爵向她提出的对某些画的看法。一位宫廷高级侍从站在通往露台的门前，在向另一位三等文官

叙说着自己的君主年轻时闹出的那些荒唐不经的笑话。但那位文官几乎连笑都没笑。象当时所有那些在相互谈着和听着什么的人们一样，他的思想早已从这里远远、远远地飞开。

"真遗憾！"那位三等文官想道。"他们都在那里向往着古典主义时代，象向往失去了的天堂，却并不热心让歌德回到自己的职务上来。他对采矿业还感兴趣吗？真的，他还没等见到我，立刻就开始打听伊利麦纳乌的生产情况。但他的话说得那么短，那么断断续续，就好象他只想从我这儿索取到他所需要的资料；而从那以后，一个半月时间过去了，他就没再提一个字。而昨天，在半小时内，他又两次提到这个问题，这在他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已经晒够太阳了；看来，已经不适合干我们这种官厅差事。Enfin①，那又怎么着，也许，他现在更幸福了。"

"怎么这儿这样温文尔雅，"挨着那位三等文官的高级侍从想道，"不折不扣简直成了古代的科学院。已经整整两个星期了。总胡扯什么费季叶②，所有的人都装腔作势，好象他们在读温克尔曼的作品。难道现在到处都这样枯燥，还是我们都老了？哪怕给我们讲一个罗马笑话也行，就是不！总是那些干巴巴的、叫谁也不感兴趣的玩意儿。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到戈塔去哩。"

"哪怕统共只去两个月，这值得吗？"赫尔德尔一边翻着画册，一边想道，好象压根儿就没离开过似的。"不是所有人会允许自己一去就是两年的，这种人难道能算是幸运儿？他看到了一些令人惊奇的东西，他是带着惊奇看它们的。是啊，可谁

① 法语：归根结底，简而言之。

② 费季叶——纪元前5世纪古希腊伟大的雕刻家，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之一。

是他的向导呢？要知道，是我的《思想》在罗马到处引导着他。甚至在离得很远的地方，我也给了他一些最明确的指示。是的，象我们这样在自己心里装着整个世纪的人，本可以不去旅行。可怎么才能躲开这个洞穴呢？总主教。这远远不是我所幻想得到的东西！约翰·戈特弗利德·赫尔德尔，你那些年轻时代的理想都到哪儿去了？精神上的王者，专制君主？你充其量只不过会成为一个公爵。而歌德——是的，他是唯一被承认可以拥有帝王权柄的人。你听他那句诗：'我在享受着，重新啜饮着热情'……

"多美！简直是浮士德和靡非斯特的综合。卡罗莉娜，你怎么用那双甘泪卿式的眼睛打量我？哎，我亲爱的，一切完全不象你所觉得的那样！……"

"公爵夫人听他说话的时间可真够长的！"卡曼莉娜想道，"赫尔德尔去一趟罗马是完全必要的。这场旅行实在太抬举歌德了。只消确实知道，全部费用都由达利别尔格①担负就好了！到头来，他们该给我们增加年俸了。歌德有义务为这件事奔走，因为是他把我们引荐到这儿来的！是出于对我们的爱吗？我一直摆脱不开这样的看法：他总是只干那些对他有利的事。也许，他比赫尔德尔更富、更有才气，但不管怎么说，不会那么深刻，当然不会！至于说到光荣——瞧我们的《思想》已经誉满全德国；可他的《哀格蒙特》呢，一个人也不提它……"

"他在这里所谈的一切，完全不是他感兴趣的事，"克涅别利想道。"星期六晚上，他完全是另一副样子。那天我们一

① 达利别尔格（1750—1806）——曼海姆剧院的经理，1882年曾上演过席勒的《强盗》。——编者

道在季弗尔特公路上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摘了一朵毋忘我花，开始抚摸它，接着又把它扯碎。看了它很长一段时间，沉默不语。他从前曾经迷上我们的石头，如今又爱上植物。孤独的心灵啊，你躲开我，是因为你害怕我了解你……”

“就好象世界上没有我们似的，”安娜·阿玛丽娅公爵夫人想道，一边回忆着歌德是怎样欣喜不置地谈起波尔格札别墅（她手里正拿着它的图）的花园。“当然，我很想去意大利，但无论如何，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昨天，我们这儿总算变得凉快一点了，他又抱怨开雨水和寒冷来了。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还没有住在北极。可到底为什么他要回来呢？这些市民们，他们都是这种样的……”

“Fine mouche① ——狡猾的骗子！”维兰想道，对那些幅画视若无睹。“他总是把什么事都做得那么漂亮。可这回一回来，他立刻会发现，没有他，我们也没有荒废时间。你瞧，为了不落后于别人，他也弄了个丫头片子！据说，她 à la Juno, mais plus gentille②。在罗马的女人堆里，他就赞美丘辟特③。据说，她很年轻，长着一头栗色鬈发，还是个处女。他还需要什么？哦，还会有一场好戏，如果那位御马司打死了他！”

“象是在玻璃罩子里一样，”年轻的公爵夫人想道，眼睛盯着歌德在平面图上来回移动的那根指头。“他变得年轻了，晒黑了，显得很快乐，可怎么看也象是戴着假面具。哦，我懂了，他很不幸。”

---

① 法语：漂亮的小胡子。

② 法语：象约诺一样，但比她更温柔。

③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他倒是变年轻了！"公爵想道，他跟歌德整整聊了一个早晨。"我也总算明白了，三十几岁的男人离当老头子还远着哩。既然我们不能不工作得这么辛苦——这就是说，得有点娱乐来调剂调剂。如果我总不去，那个小丫头准跟别人胡搞上了。还有，又快要搞节目大会演了。不，等星期天再说，反正那一天我是要去的，我这只脚真见鬼！歌德会去的。现在他已经用工作太忙作借口推委着不去了。我敢打赌，他会上瘾的。不花钱去玩一趟他才乐意着哩。parbleu①，活见鬼，这个茶会得到什么时候结束！……"

"当然是一去不复返了！"封·施太因夫人想道，一面用她那双忧郁的意大利式的眼睛望着那位朋友。"一去不复返了！值得当象洛杰尔②或者耶拿某位学界名流那样发表演讲吗？人变胖了，轮廓也显得模糊不清了……那两条大腿看上去怎么又细又长！那道下巴纹多么明显啊！现在，又出现了第二道。很明显，嘴太馋了一点。再瞧那嘴的表情！没错，准让别人不知吻过多少次了……哦，夏绿蒂，为什么你没把他把得更紧一点？！为什么？！……他不光把自己束缚在爱情的痛苦中。在那里，所有女人青春的那种甜美都让他领略遍了。那又怎么着，他们能得着的只不过是他的吻。不，任何人任何时候也不会象我从第一天起占有他那样来占有他。任何人任何时候也不会象他那样地来占有我！他孤孤单单，所以才寻找享乐。那有什么，卑劣的幸福寻找起来本来很容易。逝去了，天才，我所奉献给你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可为什么我就恨不起你来呢？"

---

① 法语：当然，自然啰

② 洛杰尔（1753—1832）—德国解剖学家，大学教授。 ——编者

"我在哪儿？"歌德想道，一面还在指点着，解释着。"难道这就是我的朋友们？这就是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而我准备整晚上、整晚上向他们诉说一切的那些人？难道这就是我的观众，我的学生，我的老师，我的女主宰者和我的男主宰者？他们带着那样一种批评的眼光看着我，弄得我总想整理整理自己的上衣下摆和袜子——难道我向他们问好，朝他们伸出手去的时候，他们会不再理睬我？我不知道，我想还不至于。不过手也一定是冷冰冰的！只是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放弃的是些什么。不，我应该坚决控制住自己，别对所有这些人发火。也许，这儿的天空真的是在压迫着我？不，问题不光是天空。要说，这儿也有长着栗色鬈发的姑娘，也象罗马女人一样迷人。"

歌德回到魏玛，总共还没有多少天，事实已证明他的预感并没有欺骗他。

"你为什么要回来？"——他从朋友们的目光里读出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回来？"——他自己的那颗心也在提出问题。

没有任何人和事促使他回来。谁也没有召唤他，谁也对他不需要。但象在雾中一样，地平线上的某处出现了这个小国家的城市和管理机关，政策的制定者们和宫廷。这个小国家十二年前他只是从名称上知道它，而这个名称除开一些回忆录外，和他毫无联系。作为一个诗人和学者，他跟任何国家都不发生联系。他可以留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可以在那里占据他所喜欢的地位。为什么他还要回来呢？

我们倒可以这样说，这是因为他已经三十八岁了。在魏玛

等待着他的是荣誉、住宅和年俸。他还不得不工作。父亲的财产还没有传到他手里，他身无长物。要外出旅行，就得靠他的大臣薪俸和出版选集的稿酬。很可怀疑的是，他将来还能不能大量地写书。他已经不年轻了，他的血管里流着的不是冒险家的血液；尽管他所要供养的只是他自己，再没有别人，但他已经被自己的地位和生活方式娇宠坏了。诚然，他准备满足于罗马的阁楼或魏玛的两间斗室。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舍不下那些美丽的大房子，在那里他可以陈放他全部收藏品，也可以接待客人。诚然，旅行期间，他放弃了自己的名字，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将来用它来愉悦自己。他需要的仍然是地位、审慎、舒适和乡土气……是的，是的，是那些市俗的想法把他第二次引导到那头一次由天才所引导到的地方。

反正还不光是……不！他之所以回家，是因为他的灵魂既不是为在南方度过的那些非常轻松而又极度诙谐的日子，又不是为罗马那样的通都大邑，也不是为异国的那种沁人心脾的自由而创造的。他的灵魂需要的就是那种狭窄的生活圈子，严格规定出来的责任以及那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想加以摆脱的北国的天空。

歌德离开意大利，因为他那两极对立的天性需要的是愿望与现实之间的斗争，因为无论是靡非斯特，还是浮士德都不能忍受已经变为现实的东西。斗争的意向决定了歌德整个的生活道路。

还没等他回到国内，他就已经强烈地怀恋起他所扔下的一切。罗马对他说来越是不可企及，他就越是对它心向神往，内心深处也就越对它怀念不已。“失去了罗马式的幸福，一切对我说来都变得无所谓了。”——歌德这样来描述自己的内心状

态。在魏玛阴沉的天空下，他写出了这样的光辉诗句：

……我忘不了那北国愁惨的时光：
天空压迫着你，是那样阴郁而愁伤；
失去色彩和形象，世界是那样疲惫不堪。
只有我沿着那不祥精灵的坎坷路途，
往思想的深处越钻越深。
额头上辉映着天空最明亮的反光！

只是在时节快近秋天的时候，歌德才终于恢复自持，开始考虑该怎样建设自己的生活。首先，他需要的是一个栖身所，好陈放自己的收藏物，好使自己沉湎于自己的思想之中。其次需要的是一种不依赖于自己作品的成就的收入，需要的是和大学的接近，是听众和学生。因此，尽管他放弃自己的主要职位，尽管他远离社会，尽管他只身独处，他还是应该永远留在这里。是的，永远！因为对于象歌德这样的性格说来，要在短时间内建设好自己的生活，准备是不可能充分的。所以，理当摆脱他占有的一切职务。当然，他还是枢密会议的成员。但，还在他去意大利之前，议席上的座位多年来一直是空着的，如今早已不算数了。不过，如果他还想出席这种会议的话，他仍有获得权利的机会，甚至坐在公爵本人的席位上。看来，他是永远不会在那里出现了。但是，那种关于多年来人们一直对他虚位以待的想法，使他对自己的权力产生一种自信，而这种权力一旦真正属于他，他就如此地对它加以蔑视。

现在，他从一切职务中解脱了出来，也无需乎再对公爵、宫廷或政府机关提出任何警告了。只是偶而间那位节俭成性的财政大臣会闯到他家里来，这时候，他就得给住在那不勒斯的

公爵母亲写信，提醒对方，她的旅行游览会形成漫无节制的开支："请殿下能海涵这种包含着最良好愿望的一个前任议长的粗见。"也就是在这同一封信里，他请求公爵夫人给予他那帮居住在罗马的朋友们——德国画家以母亲般的关怀。歌德给安娜·阿玛丽娅的信冷淡到了高傲的程度。比起过去来，他和自己的君王一家子说起话来，显得更随便，也更大胆了。他们不该是浪费者，而应该是麦采纳特！

但即令是现在，他还是为宫廷做了大量的事：主持旧宫殿的翻盖工作，关心朋友们，为他们谋求差事，给自己的那位老仆人安排一个职位，使他最后获得了养老金，还领导了采矿事业。

他的正式职务是文化大臣，就是说负责领导和监督高等学校、艺术研究院和剧院。对他说来这是一个重要不过的职位。他所掌握的权力如今已经变成一种教育手段。他没能成为全德国的精神领导者，那又有什么！在一个小国范围内当这样的领导者也行！因为没等他回到魏玛，很快就已经感觉出来——文学精神已经完全变了。如今统治着这里的是另一些神。正当歌德居留罗马期间，席勒来到了魏玛。整个德国都在上演后者的剧本，而关于歌德的新版《伊菲格尼》人们却不置一词。接踵于《伊菲格尼》之后，《塔索》出版了。围绕着它依然是一片哑默。而席勒的《唐·卡洛斯》却被全世界人谈论着，其中包括魏玛公爵和他的堂兄——麦林根公爵，后者授予席勒以宫廷武官的封号。

正象歌德后来写到的那样，对于他来说，席勒的《强盗》是惹人反感的，"因为其中那种强有力而又不成熟的才能被抛入那不加遏制奔腾向前的戏剧怪论的激流中去了，这种戏剧怪论

是我所努力加以摒弃的。这部怪诞的作品所赢得的普遍性的成功，使我感到惊恐，……我准备干脆放弃写作，因为我能对什么寄托希望，好使自己所写的东西胜过这些内容新颖、形式粗野的作品呢？不妨设身处地地代我想一想！”

早先那段时期，歌德为自己构筑了一座城堡，好让自己躲进它的四壁之内，毫无阻碍地致力于创作和科学。他还给这座堡垒披上了青铜。他想把它变成任何一个敌人都不能轻易加以攻克的据点。此外，他利用自己的大臣职位，在这座城堡内部又建造一个稜堡。他下定决心不把对自己国家精神上的领导权交给席勒或者其他任何人。并且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仿佛故意似地，就在歌德刚从意大利回来后不久，代替问候，席勒发表了那篇充满正面评价的关于《哀格蒙特》的评论文章。读了它，歌德立刻提出让这位不中他的意的诗人当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职务的候选人——换句话说，把他打发走。歌德还撤换了所有观点和他格格不入的教授，而用一些拥护和推行他那关于艺术必须有崇高风格的想法的新人来代替他们。

歌德越来越感到自己在美学领域内是个学识渊博的研究者和专家，需要有和他合作的人，所以他邀请来一些作摘要学术报告的人，这些人为了面包，也为了地位，给他提供他在研究时所必需的资料。这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座落在他自己家中的无形科学院。

现在他又提出了新的口号——把魏玛公国的首都变为第二个佛罗伦萨！他需要一些能画、能写、能刻木刻、能烙画的里手。在罗马，歌德终于相信，他不是个画家，不管心情有多么沉重，他还是放弃了当画家的想法，而把那一帮罗马朋友吸引到北方来。要知道，他已经对国家财政不负责任，很容易把公

爵变成一个麦采纳特。但歌德也不想拥有财产。他所获得的成果往往丰富的不是他个人，而是宫廷、城市和科学院。他的创举耗去了这个小小的国家一百五十万巨额款项。这个总结是歌德在事隔四十年后才作出来的。

歌德在社会思想方面同样也需要有一个活动中心。由此产生了《星期五协会》。每周一次在他身边聚集起一些学者、艺术家以及一些普通的爱好者，由这些人来宣读自己的报告。在这个协会的成立大会上，歌德发表了演说，他强调，艺术家不该象普罗米修斯或皮格马列昂① 那样，在孤独中进行创造。这一来，他便从与学者的合作中获得了很大裨益。

歌德的工作精力这时候达到了顶峰。他邀请那些同事在夜间十一点或早晨六点到他这儿来谈话。他多次作演讲，接连三次朗读《浮士德》的片段。他常去耶拿。清晨和费希特、洪堡特、梅耶尔一道踏雪前往解剖所，在那里学习绷带学。白天，他外出作客，然后举行茶会。晚间，参加舞会、音乐会，不知疲倦、没完没了地谈论意大利，因为这种话题特别能吸引听众。

这一来如今倒是那些偶而间认识他的人对他的了解要超过他的那些亲近的朋友。歌德寻找着光彩照人的行动。他渴望着青春。

歌德回到魏玛已经一个月。七月的一个早晨，他去公园，一位宛如他诗中所描写的姑娘朝他走了过来，鞠了一躬，接着

---

① 塞浦路斯岛上的国王，还是个雕刻家，爱上了自己塑造出来的少女加拉捷娅的雕像。阿芙洛迪特（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应他的请求，把雕像变成了人。皮格马列昂的名字于是变成了爱上自己的创造物的人的代名词。文学艺术作品（如契维德、卢梭、肖伯纳等人的作品）中也不止一次地出现皮格马列昂这个形象。

——编者

就请求他为她哥哥奔走说情。她哥哥是个作家，因为没有工作，穷得连饭都没有吃的了。

这姑娘让他想起了两个月前被他扔下的那位罗马少女。

歌德当时已经三十九岁。克利斯蒂安·乌尔皮乌斯才二十三岁。歌德为她画的那些素描保存了下来，画上的她焕发着青春的气息。一位名叫约翰娜·叔本华的是位哲学家的妹妹，她对当时的克利斯蒂安有着一个惊人的准确的描绘，说后者很象年轻的狄奥尼斯[1]。

简直可以当她父亲的歌德，一沾上她，就象沾上了高脚酒杯一样。他之所以喝，是为了要浇灭那折磨着他的内心中的不安和骚动，至于这酒是什么个品种、什么个滋味他就不去管了，他所需要的甚至不是这个克利斯蒂安·乌尔皮乌斯，而是一个年轻而热情的女人。而这位克利斯蒂安不过是这位被判决终身监禁在北方的逐客所碰上的头一个这样的女人。

歌德会怎样对待她呢？

就是这个歌德，在威尼斯向自己的仆人大讲其帕拉第奥的意义；就是这个歌德，企图向一位小男孩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就是这个歌德，在与陌生人交往时总是保持沉默与不信任，而一旦和谁亲近起来，就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也就是这个歌德，从来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女人住在同一个屋顶下面。难道他会把第一个归他所有的她从自己的心上抹去，象一个卑鄙的花花公子一样，只是把她当做自己的泄欲工具？难道他会把她一个人撇在厨房和家庭事务之中？不，即令是多少年之后，这等事也不会发生。

---

①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最初一段时期，就连他的创作都和克利斯蒂安密切不可分。当然，她没有教育所赋予夏绿蒂的那种素养和开阔的见识，是个没有文化的人。但这一来她也就能够特别迅速地理解歌德给她讲述的一切。就连那些光学实验，歌德只要一给她解释清楚它们的本质，她也能够豁然领悟。他在自己的诗中带着一种感人的温存，回答她所提出的有关植物变态的问题。

克利斯蒂安——是他那《罗马悲歌》中的女主人公，这个诗集席勒给予的评价超过歌德迄今为止所写的全部作品。如果说，到了后来，歌德与克利斯蒂安的结合是一种不平等的结合，那么前几个十年，他和她之间的夫妇生活却是无比幸福的。歌德打年轻的时候起就想有孩子。如今他四十岁了，即令结婚的事他不去考虑，可渴望得到孩子的心情却是十分迫切的。

居留魏玛的头一个十年，歌德一直没有正式娶妻。他和那位首席宫廷女官的关系保持太久了，而他当那位美丽的女演员的情人时间又太短。可怎么说他和她们也没有生活在一个屋顶下面。现在他终于和这位姑娘结合在一起了，她是一个档案管理员的女儿，父亲死后完全失去了生计，只好到一个纸花厂去当女工。她快乐，单纯，是个好主妇。诚然，她爱逗乐，爱跳舞，但她的名誉是无可指摘的，一开始他和她邂逅于一间花园中的小屋子里。过了两天，她就带着她的母亲，一道住进他魏玛的住宅里。和她结婚并非他的初衷。但他渴望着有个庇荫所，有女人和孩子，渴望着为自己的儿子建立一个温暖的家。“我结婚了，只是没有履行宗教手续。”——歌德在庆祝自己结婚一周年时这样写道。

克利斯蒂安那快乐的天性，以至那对酒的癖好都让他想起

故乡来。整整五十年来，他徒然地想爱上提林根的风景，那些小溪和湖泊总是不能给他以满足。他不仅怀念着台伯河，也怀念着美因河和来因河。“爱我并且想着我，”当歌德有时候不得不离开家的时候，寄给他的信上总是这么写着，“我每分钟都在怀念着你，我想的只是，怎样把家务事操持得井井有条，让你高兴；因为是你把我变得这样幸福的。”

难道从前什么时候歌德读到过这样充满着怯生生的关切和温存的话语吗？信上还告诉他，孩子总是在问：“难道爸爸没从信上给我捎个吻来吗？”

不，歌德已经不再需要幻想和那种无节制的精神欲求。他在努力承认现实。他渴望着那种带着女人的强烈的生命气息的爱情。

有一天，歌德打开自己的柜子，在从意大利捎回来的拉斐尔的头盖骨下面发现了他最近写的一些情诗，它们仿佛偶然地被藏在这儿似的，歌德哑然失笑。诗是他写给克利斯蒂安的，从最初的那几首《访问》，《晨怨》开始，贯串着一个男子汉的乐观的自信，这位男子的幸福与其说来自自己所爱的人，毋宁说来自爱情本身。这些诗燃烧着震撼着他的全部身心的激情；其中有的是嬉戏，有的是爱情，却没有丝毫的神秘主义。甚至连韵都不用，只是在那里咏唱：

哦，狡猾而轻浮的孩子，
你给我说说，难道我的过错，
就在于你无情鞭挞了我，
就在于你破坏自己的许诺？

常常，他走进她的房间。她正在睡觉，于是他便写诗来讴歌睡梦中的她，又为她作画，就这样，完全出于无心，头一次他用自己的诗给自己的生活作了插图。

过了几个月，按照他的习惯，他把这个描写对象放在离自己稍远的位置，为的是能从总体上通观它，而又不失去任何一个细节。歌德追求的是古典美。意中人在他看来是这样地自然，这样地纯朴，就象他不久前在罗马、在戈拉齐认识的那些罗马女人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悲歌中她们的形象较之油画中的来已经略略有所变化，油画中，罗马背景下的浮士季娜和克利斯蒂安这两个形象已经融而为一。

夜间阿穆尔① 召我去学习别的课程；
我的心一半在学习上，却感到双倍幸福。
我能够学下去吗？如果我在凝视着，
那酥胸的突出部，一只手沿着大腿抚摸？
大理石的秘密揭开：我理解了对比法则；
抚摩、打量，眼有所见，手有所感。
白天我为心爱者化费去的一切，
夜间她会加倍地给我偿还；
啊，无数次的热吻，说不完的情话，
她沉入梦乡了——我却沉入遐想。
在爱人的怀中我不止一次诗兴发作，
轻轻地把诗的韵脚敲在她的脊背上。

① 古希腊爱神爱罗斯在诗歌中的名称。阿穆尔被描写为身背弓箭，生有双翼的孩童。

心爱的人啊，睡梦中的你呼吸多么匀稳，

而那炽热的气息又在烧炙着我的胸膛。

过了一年半，克利斯蒂安给他生了第一个孩子。头几个星期婴儿体重增加得很慢，这使父亲感到不安，而他自己又要立刻去威尼斯。他从那里给赫尔德尔写信，信中提到那位委身于他的女人给他带来的幸福。

“我为那两个被我扔在家里的人感到非常不安，我坦白地向你承认，我非常爱这个姑娘，只有分别时我才感到我对她有多么依恋。”

是的，这种热烈的依恋注定要延续上许多年。爱神统治着这个家庭。爱人的那双有力的手终于用秩序和舒适把这个对它们已经向往了二十年的人包围起来。在家庭这个小圈子里，这位正当壮年的孤独的天才找到了幸福，他终于回到地面上来了。他想让自己的家变得更牢固，也更繁衍。但就象他父亲从前那样，四个新生儿一个接一个全都夭折了。这给歌德的幸福笼罩上阴影。

现在他一个心眼儿扑在家上。“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别无所求……”他在发自威尼斯的信中写道，“到处都是卑鄙和欺骗。真的，和你们（指赫尔德尔一家）在一起吃饭，睡在心爱的人的身旁，这在我说来是愉快不过的事。如果将来您还能够爱我，如果那些为数不多的好心的人们继续对我保持忠实，如果我的孩子能够活下来并且很健康，如果那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真的，我就再不要求任何别的什么。”

直到歌德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合在一起四年，我们才头一回

听到他那直接诉诸克利斯蒂安的声音："和亲爱的人们分离，实在是最愚蠢不过的事……我亲爱的安琪儿，我整个儿是属于你的……吻我日夜思念着的孩子，也吻你身遭的一切，——还要吻我和你一道栽植的那棵蔓青。你要是现在跟我在一起多好！这儿的床总是那么又大又宽，睡在这样的床上，你不会象在家里那样直抱怨了。啊，亲爱的，没有比两个人在一起更好的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让我再把这句话重复一遍。有时候我心里在妒嫉你，怕你突然间比起我来更喜欢别人，因为我发现，许多男人比我长得更美，更讨人喜欢……但你可不该发现这一点，你只应该相信，我是最好的，我太爱你了，除开你，我谁也不喜欢……当我以前没有得到你那颗心的时候，别的什么东西还能引起我的兴趣，如今我已经赢得你的心并且非常想保住它。这一来我就整个儿都属于你了……让我们更牢固地相互占有吧，因为没有比我们更好的人啦。如果我写的什么话让你感到伤心，那就请你原谅我。你的爱对我说来无比宝贵，失去了它，我就会变得无比不幸。还得请你原谅我，如果我有那么一点妒嫉和忐忑不安的话……怎么样，连衣裙和肩巾很漂亮吗？希望你能多碰上好天气，这样你就可以更常用它们来打扮自己。"

这就是歌德向已经和他结婚五年的妻子喊出的声音，当时他的生活充满着混乱和紧张，遗留下来的全部书信中，这封信最鲜明地让人感觉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单纯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自由结婚、当上了丈夫和父亲之后的头些年，歌德生活在一个平静而又单纯的世界之中。他想通过这种生活方式找到平静并为自己的天才赢得自由。

在这所歌德还在去意大利之前就搬进来住的大房子里，如

今是一位爱操持的主妇在那里张罗忙碌着。二次出国期间，歌德命令对这座房子进行修理。很快公爵把房子和周围的空地都赠送给他，完全归他所有。歌德又在屋子里造了一座罗马样式的楼梯，这样就在宏伟堂皇的前室和低矮的房间之间形成一种不对称。这种不对称象征着他自己身上对古希腊罗马的憧憬和骚动着的德国式的灵魂之间的斗争。

住宅变得越来越舒适，也越来越宽敞，其中陈设着的收藏物也越来越丰富。这里也更加经常地接待客人。主人亲自张罗厨房和贮藏室里的事，亲自订购汉堡最新鲜的干酪和干鱼。

他现在需要的钱远远超过了他的薪俸，这些钱他还有办法弄到手。回到魏玛后，他立即建议维兰在《水星》上登载他的《意大利游记》的片段，一共可以连续登十五期。不用说，歌德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稿酬。

从剧本《大廓夫塔》中得到的另一笔稿酬歌德完全寄给了卡利奥斯特罗一家，在这个剧本里，后者恰恰是被作为一个骗子手加以揭露的。寄这份赠礼的时候，歌德还附上一封信，让那个冒险家的亲属们确信，这笔钱是卡利奥斯特罗本人寄来的。一般地说，即令是把自己关闭在家庭的小天地里，并且越来越远地离开自己青年时代的伙伴，歌德仍然继续关怀着这些朋友。

突然间，一封震撼人心的求救信寄到魏玛来，陷入极端贫困之中的麦尔格不得不求助于自己年轻时代的朋友。歌德立刻从公爵那里弄来了一张必不可少的保证书，命令法兰克福的一位银行家付给麦尔格以所需的款项。但他找不到发自内心的言语来安慰那位象溺水者一样紧紧抓住他的朋友。又过了两年，饱尝破产的痛苦和折磨的麦尔格终于开枪自杀了……。

但从歌德这里却找不到同情的表示。看来，他害怕自己哪怕是稍稍陷入他那位朋友所曾陷入其中的那种精神上的骚乱。

当然，这不意味着无动于衷。歌德从前常常拿麦尔格和靡非斯特相比；也许，在麦尔格死去之后，诗人觉得，他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跟着一道死去了。他从麦尔格的命运中看到自己命运的翻版。甚至到晚年，只要话题涉及到他那位天才的朋友，他都绝口不提这位朋友无比悲惨的死。

歌德看望母亲，还是在他三十岁的那年。再看到她的时候，他已经四十三岁。这期间，她失去了丈夫，而他却浪迹萍踪，不仅到过西西里，还到过加利齐亚。

诚然，当法兰克福受到敌人威胁的时候，歌德曾建议她到自己家里来躲避躲避。但母亲象他一样，是个无所畏惧的人，留在当地不走。于是，他又态度坚决地建议卖掉他们自己家的那所房子。她接受他的建议，迁进一所租赁的住宅。父亲一生中积攒下来的一切全部给拍卖了。就连父亲的那个很有价值的图书馆也被歌德放弃。他拒绝前去探望垂死的外甥女，尽管她写的那些信也感动了他。要知道，多年以前当柯尔涅丽娅痛苦、生病甚至奄奄一息的时候，他也没曾去看望她。

莫非他对自己的青年时代怀有越来越大的敌意？

只有一个赫尔德尔，还象从前一样为歌德所亲近。“我告诉她（克利斯蒂安），”歌德在去往威尼斯途中给赫尔德尔的信中写道，“让她在最必要的时候径直前去找你。再见！！”

是的，歌德需要忠实的朋友。魏玛人让公爵和他的宫廷人员杜绝任何冒险。这一回他们的矛头又友善地指向这位奇怪的宠臣了，而后者这些年来在行为上称得上无可指摘。

他们让他告别了总御马司的妻子，却给了他一个纸花工厂的女工！要知道这可是个丑闻！！！上流社会引为羞辱的是，它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成员竟往自己的贵家庭中领进一个年轻的女平民。

赫尔德尔建议他不要再版《罗马悲歌》。维兰给他的儿子奥古斯特送了个绰号，叫“厨娘的儿子”。歌德为了躲开这纷纭的谣诼，越来越频繁地跑到耶拿去。“这座炼狱，”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对魏玛加以讽刺，“变得越来越可怕了……”

流言蜚语给他带来许多痛苦。关于这一点，他在自己第六首悲歌中毫不掩饰地写道：

> 手里抱着娇儿，不住地吻个没完，
> 心爱的人一边诉说，眼泪止不住地流淌。
> 我是多么可耻，竟让世俗的流言，
> 当着我的面玷污她那光辉的面庞！

他已经不再工作，干拿自己的大臣年俸，不付房租，枢密会议主席那种极端繁忙的工作也被他丢在一边不管。

“这么说，他活着，就象一个食利者一样。”——那些心怀妒嫉和不怀好意者喋喋不休地说道；魏玛人没完没了地在那里飞短流长，谈着那所大宅子里发生的事。只有公爵一个人没有加入这种大合唱。他把歌德的爱情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小奥古斯特受洗的时候充当孩子的教父。也许，他觉得，歌德第二次恢复青春，踵接在他之后，使他自己年轻时代的行为合法化了，那时候正是这个歌德让他回到公爵夫人身边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公爵重又读歌德的诗，在他的团体里消磨很长时间，邀请他一道旅行的缘故。公爵对歌德的科学著作重又产生

兴趣，对它们作出的评价往往明确而公正。而他过去的那位情人甚至不拿他当朋友看待。夏绿蒂象一位真正的宫廷女官那样经受住他的新婚给她带来的打击。

一开始她一无所知，赶等知道以后，便病倒了。

“请求你，”歌德在自己给她的一封信中写道，这类信为数颇多。“重新给予我以信任，用一种自然的观点看待已经发生的一切。”作为回答，她写了剧本《基多娜》，剧中充满复仇的感情。

这时候，就象对自己的那段最长的罗曼史作上一个总结，歌德写了那首忧郁而故作冷静的题诗：

> 我曾有过比世上的一切更可爱的爱情，
> 它已经不复存在。我默默忍受自己的损失。

象是谁家的一道沉重的门砰然一声关上了，但从里面走出来的那个人完全不想走上那用悲叹铺成的道路。正好相反！他匆匆去往那刚刚由他构筑成的新巢。歌曲、悲歌、形象、阴影都没有跟在他后面来到这儿。上面引的那两句话出自一个讽刺诗人之手；诗人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沉默。这样的沉默从前还从来没有过。

他勤奋而又完全缺乏兴致地编完了自己的作品选集。原打算在罗马写完的《浮士德》第二部直到现在也只是保留着一种片断的形式。这个片断和《浮士德初稿》实在很少有什么区别。歌德只是做了一点删削，去掉了结尾，用散文形式改写了“阿乌埃尔巴霍夫小酒馆。”那个场面，又用诗的形式加写了两场。

这两场都是作为浮士德与靡非斯特之间的对话写出来的，

其中靡非斯特的调子充满着极端的怀疑主义色彩。歌德的这部主要作品的音调迥异于意大利的古典主义，诗人用取自伦勃朗的油画的浮士德的头像来装饰它的封面。

歌德也出版了自己的诗。他把这卷诗称做自己整个生活的总结。从这卷诗里人们才开始看到歌德生活道路的反映和投影。新的创作手法成为歌德的新的原则。在这之前他从自己的诗中剔除或者抹去生活细节，这一来谁也看不出这些诗究竟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它们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歌德的这种使自己的诗歌尽可能客观化的意向又和他那种自我表白的热烈要求处在十分奇异的矛盾状态中。他是这样一个人，一方面声言自己的全部创作就是一种绵延相承的自我表白；另一方面又极力在这种自我表白中抹去全部具体细节。

他现在正着手准备出自己选集的最后三卷，但这段时期在他的创作生涯中远远称不上重要。那种诗的热狂在歌德身上一次也没有发作过。他现在所写的一切不过是介于他早期创作和晚期创作之间的插曲而已。同时，这些年来他的全部生活也只不过是一种插曲或等待。尽管他目前的生活方式是完全独立的，但正象他当初是个大学生、律师、大臣或者旅行家时一样，他给自己提出的却是一些十分明确的任务。一种新的责任感压迫着他——这是一个自由的人所承担的责任感。他还不知道，这种对他来说是崭新的生活会以什么形式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他从十二月份起就着手考虑，新的一年究竟该怎样开始的缘故。需要“靠在一个什么东西上面，哪怕是强制性的。”

然而，他所写的一切毕竟是他那暴风雨般的时代的反映，有时候，是它的直接产物，有时候是它的映像。歌德改写了那部描写中世纪的长篇小说《列纳狐》。这部作品既是他经历过

革命震荡后的一种憩息，又是他学习写六脚韻诗的一种尝试。与此同时，他又写了两部直接反映革命时代的喜剧——《大廓夫塔》和《市民将军》。诚然，这两部作品都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但那第三个同样是写革命题材的剧本《叛乱者》却显得非常重要，是用最现代化的风格写成的。但它同样也没有写完。

要想写出象《伊菲格尼》那样具有崇高风格的剧本，在当时的歌德说来实在是力不从心。他既缺乏那种必要的平静，又找不到适当的演员，因此，就只能写一些蜉蝣式的喜剧，并且在自己的日记中声明，从现在起，他打算"向'风格'这个字眼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为的是让人们理解，这个字眼代表着艺术所已经达到和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为的是让人们理解，这种境界是存在着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我们理解了！这就是歌德在艺术中所努力以求的东西，而《艺术家的光荣结局》中说给一位学生听的那些话，则反映了歌德本人的信念。

不光是技巧，
手、眼……头脑才更加重要。
一个最幸运的天才，
凭着本能也不会一次，
立刻把自己的理想塑造。
艺术就是艺术！要等待，
当你的创造物还未臻成熟，
别在黑暗中徘徊。

歌德这段时期写的诗总共才二十四首，这些诗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来说甚至代表着一种革

新。诗中又重新可以找到他青年时代诗作中的新鲜气息，并且还有着新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也完全是崭新的。但许多年来一直锁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许多年……歌德创造具有新风格的作品的那种企图之所以兑现不了，首先是由于这些作品没有读者公众。如果说，这些年歌德让自己戴上石制的面具，如果说，他为了躲避时代的暴风雨而藏进家庭和科学的小天地，这一点应该归咎于公众趣味的改变。他身边所存在的，就是那种被他所蔑视的公众。

真的，难道这不是一种悲剧吗？正是现在，当他在罗马耳濡耳染，并且终于懂得，古典艺术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们是人民的创造的时候，人民却抛开了他；跟着那些新作家走去。只是在青年时期，歌德才因为感觉到自己和同时代最优秀的人们之间的联系而享受过一阵短暂的幸福。来到魏玛后，他失去了这种联系，就连他那第一版的选集也没有获得成功。时代的革命精神摈斥了那种绝对的美。时代感和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成了人们所要求的东西。这些东西他们在别的作家身上找到了。盖泽[①]的《阿尔金格洛》受到公众普遍的激赏。而在歌德的三部主要作品——《浮士德》的片段，悲剧《塔索》和《短诗集》——问世时，得到的只是一些非常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还是那些关心美学问题的专家在书信中提出的。

这是不足为奇的，如果一个人弃绝艺术，那么同时代人对他的不了解就更加促使他疏远缪斯？诗人的情绪与时代的情绪，孤独与对真理的追求——换句话说，内在的动机和外在的

---

① 盖泽（1746—1803）：德国作家，在《阿尔金格洛，又名幸福岛》中，寄托着盖泽的社会理想。

环境都在推动着歌德脱离艺术，走向大自然，理解它，渗透它。“我懂得了，今后我将要学习的，大概仅仅是这一个。”情况也确实如此，四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歌德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科学著作。

象列奥纳多·达·芬奇一样，象开普勒一样，对于歌德说来，偶然的发现比一切更重要。“这样罕见的现象发生在我身上，就象诗歌在我心灵中产生一样：不是我创造了它们，是它们创造了我。”

不管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国务活动家，歌德从来也不想确立某种牢固的法则。他只是预先感觉到，这种法则是存在着的。歌德的所有自然科学著作都是他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所得，接着又在直觉的基础上把这种观察加以深化和概括的结果。他的科学著作只是通向发现某个存在着的法则的道路上的一块纪念碑。而阻碍他本人确定这些法则的原因部份地在于当时的时代精神，部分地则在于他自己的那种强烈的感情和反哲学的天性。歌德在科学领域中的全部发现都打着他个性的烙印。甚至，他逻辑上的错误看上去也是富有成效的，错误中包含着心理学方面的真理。

“类似这样的发现，”歌德后来在谈到自己关于脊椎动物颅骨结构理论时说道，“总是存在着某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可以把它从整体上加以一般性的叙述，却又无法证明它的真实存在。”歌德从来也不想（晚年时他甚至还谈到了这一点）急于在大自然面前证明自己的正确，相反，“我在那里观察着、体验着，并且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如果有时候她十分亲近地证实了我的意见，我会十分满意。而如果她不那么做——那就意味着，她要让我去作另一个结论。目的性的问题

——为了什么的问题——是完全不科学的。提出下述问题要显得更加富有成效：为什么？用什么方式？当我问公牛的角是怎样形成的，我也就等于向自己提出公牛的整个骨骼构造问题，相应地，下述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为什么狮子不长也不可能长角。”

歌德总是那么温顺地注视着大自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发现都是带偶然性的。但这不意味着，他对待自己的科学研究持不严谨的态度。比起许多学者来，他表现出更多的审慎，从来还没有一个反对者可以在试验作得不够严谨这一点上来责备于他。相反，他总是警告自己，不要过份匆忙地去下结论。

自学者学习上的无系统性和不墨守成规，使得歌德在观察大自然时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他的那些发现，不象瓦斯哥·达·伽马[①]那样，带有既定的目的；也不象哥仑布那样，在通向目的地的路途上，用迂回的办法完成自己的发现。不，歌德象航行在大洋上的自由的航海家厄里克·雷日那样去发现新的土地。同时，他的发现又是用的另一种方式，因为他已经预感到在他的面前有着一块未经发现的新大陆。而有时候总让人觉得这位直觉上的发明家注定不会在他寻找的地方上发现他想要找到的东西。因为，他曾想寻找一种原始植物，而看来，找到它是一种不可能的事。

事情发生在帕多瓦。有一回歌德在城里漫步，看到了一棵扇形棕榈。他停了下来，好奇而又专注地打量着它，好象眼前

① 瓦斯哥·达·伽马（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路。

不是一种植物，而是一颗人心。他端详着它，就象十八年前打量斯特拉斯堡教堂的钟塔一样，当时，他觉得，他是头一回看到它，突然间却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酝酿出修建好这座未完成的建筑的全部计划。现在歌德看到的是，叶子变成了茎，茎又很象花瓣，花瓣又变成了雄蕊。于是他发现了秘密。

叶——这是植物世界的基础，也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形式！发现了这个规律，歌德于是创造了一门新科学——植物变态学。

有位研究者，也是个作家，很快通过自己的途径，得出与歌德相似的结论，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作家的名字叫埃拉齐姆·达尔文。他是那位注定要在最高科学水平上肯定歌德的发现的那位达尔文的祖父。即令是在今天，我们这些后代们也不得不叹服于歌德的那种深入现象本质的洞察力，只是经过好几代人之后，这种洞察力才被证实。我们禁不住要把歌德作为自然界中一种原始现象加以尊敬。这种原始现象他在努力到处寻找，仿佛从中看到自己的本质的反映似的。

这种现象他首先在动物界里面找到了，当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颅骨上时，他从中看到了颌间骨。歌德对自己说道，每一种形式都会发生变化，但它们都是源出于一种共同的、原始的形式。一些即令是变得不需要的器官也会以一种萎退的形式保存在机体之内。

现在，他又迷上了植物学，要在那些只被现代植物学标志出区别的现象中寻找相似的特点。歌德认为，叶之发展为植物相似于蛹之发展为蝴蝶。他的观点和现代植物学和动物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他毫不却步，相

反，往前走得更远，想在宇宙万物中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这些想法歌德很早就有了。有一回在威尼斯，他在一座座落在利达区的公墓里散步，仆人从地上捡起了一块颅骨，一边笑着，一边递给主人，以为那是某个犹太人的。但歌德立刻看出来，这不是人的颅骨，是已经绝种的绵羊颅骨。就象十年前他从人的颅骨里发现颌间骨一样，如今他又看到任何人还从来没有看到的东西。他看到颅骨是由好几片，也就是说由椎骨构成的。

这就是说，歌德认为，任何一块骨头不过是椎骨的一个部分或一个片断。这样一来，他就第一个接近比较分类学的基本思想。这还不够。很快他又得出一个结论：一个统一的种类，借助于变异，逐渐获得更高程度的发展，经历过全部有机性的创造。其中包括所有的低级和中级阶段；而我们则是站在人类这个最高阶段上来看它们，于是它们便温顺地退居次要地位。”就这样，歌德道出了达尔文主义基本思想的底蕴，比起年轻的达尔文来要早上整整七十年。

在自己的全部探索活动中，只有一次歌德犯了宿命论的错误。眼睛欺骗了他，他陷入迷误之中，并且整整四十年不能从这种迷误中摆脱出来。这件事发生在他创立自己的有关颜色的理论的时候，他采取了虚伪的立场，和牛顿展开了一场固执而又毫无成效的论战。歌德这一回在斗争中所采取的虚伪立场，对他说来变成了一种象征——他是在和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颉颃着。歌德只是在一种情况下，才在题词、书信和谈话中对那些狭隘而又自信的学者的追随们展开猛烈进攻的，那就是看来正确的不是这位天才的歌德，而是那些学者们。但不管怎么

说，歌德还是有足够的理由不信任那些象烧死异教徒的罗马教廷那样的学者们。

难道不正是他们否定他所发现的颌间骨，接着又否定他的变异理论吗？还有，难道朋友们承认他的发现吗？洪堡特的怀疑甚至促使歌德本人都怀疑起自己的达尔文主义来了。他连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的资料都感到缺乏。就这样，歌德的科学著作在自己的书桌抽屉里躺了整整三十年，直到另一个人宣布自己的发现时，他才被迫最后宣布自己在这种发现上的领先地位。

对德国的失望，对严寒的恐惧，一些偶然的原因，更主要的那种侵扰着他的内心的不安和朦胧的憧憬，驱使着他又一次漂泊异邦。四年内歌德四次离开魏玛。但正是那种驱使他离开德国的内心不安又把他赶回德国。最后一次居留威尼斯使他终于对意大利也感到一种痛苦的失望。但失望的真正原因还在于他对克利斯蒂安的怀念。

歌德的第一次意大利之行是一次逃跑，目的是为了摆脱对他说来已经成为显得腐朽了的时代的象征的、变老了的情人。他希望，在南方，青春和快乐能回到他身上来。如今，第二次来到意大利，他却深切地怀念起那位被他扔在家里的年轻而又可爱的人来了。他的目光在到处寻找那能够轻易到手的代替物。在他的诗中又出现了两个古典的形象，两位妇女——一个生活在南方，另一个生活在北方。

黄昏时他伫立海边，凝望着那色彩不断变化着的落霞。

“这国土还象从前那样美丽，我却再看不到那位浮士德娜，这个意大利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一个了！”

一道火红的光环，包围着一条航行着的船只。歌德突然间想起阿芙洛迪特来。他和他那亲爱的人以及他们的儿子都是从她喷放出的火焰中诞生出来的。

渐渐地，他的怀念变成了一种忧郁的沉思。带着一种痛苦的高傲，他注视着那些异国的人们。这些人唯一的愿望就是——吃得饱饱的，养孩子并把孩子们也喂得足足的。诗人阴郁而又失之下流地写道：

> 哦，快回家吧，为什么把地盘让给园艺师。
> 他有他自己的园地——那儿才有他的幸福和荣誉。

被怀念和情欲煎熬着的歌德，比之前一次旅居意大利时更加坚决地回避上流社会。他常常出入于青楼酒肆之中。观察，描绘或者用一种密码式的题词刻画那些卖笑的姑娘，商人和女人的征服者——诗人。他喜欢上一些小演员——这些小演员中，男孩子搞技巧运动，女孩子献舞街头，象是找寻消遣，他在诗中唱出了一种迥异于他自己的新调子：

> 我的心突然笼罩上忧郁和悲愁。
> 姑娘！快给我一杯阳光酿造的酒。

歌德一直等待着的魏玛公爵夫人来到了威尼斯。他立刻戴上一副宫廷人员的假面具。这次旅行留给他和我们的是这样一些东西：一个题词簿、一幅画着一个踩软绳的女演员的素描、再就是那块终于被他揭开谜底的绵羊的颅骨。

就在这一年，歌德不得不去往一个方向与意大利相反的地方。他陪同公爵来到西里西亚，这里正在准备着一场新的远征。但即令是在这里，在一片喧嚣嘈杂之中，歌德仍然能保

持那种精神上的集中和平静。

这就正如当他在利多发现绵羊颅骨时，大海的色彩和景观在他看来平淡无奇一样；这也正如当他置身于喧闹的勃列斯拉夫利的军营之中时，他所听到的只是那些谈论解剖学的人的声音一样。

来到位于法国境内的前线，——这时候他已经四十三岁——歌德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他来到这里纯属偶然。“不可原谅的是，我还一次没有参加过战斗。”——他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这样给公爵写道。这位无所畏惧的观察者想看一看那些不是饰满石头和树林，而是挤满撕杀着的人们的田野。说得更确切点，他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好奇，只是为了让公爵高兴。但也许，把他驱赶到这里来的是那永恒的心灵上的不安？

“我们过的是一种非常不安、非常枯燥的生活，我的生活最简单不过……我几乎不出帐篷，编辑《来因人》，写我的光学著作……看到了许多和我很少有什么共同点的人。冒险的事我不干：不会有人因为这一点来夸奖我们，而因为这一点而带来的损失却往往很大。”

军营中人们的情绪低落，晚间他给朋友们讲处境更要艰难得多的圣路易①的种种奇遇。夜间他给公爵朗读那些轻佻的法国小说。象一个名副其实的副官一样，他给一位留在家中的朋友写道：“我们亲爱的公爵很健康，朝气蓬勃，精神抖擞……他向您问好，给予您同您所建树的功勋相适应的评价。”我们象是听到歌德在那里提醒自己的君主：请赐给那位年老的爱埋

---

① 圣路易——即路易四世（1215—1270），法国国王，十字军东征时被俘，在被俘的四年中历经苦难。 ——编者

怨的人一些他想得到的恩典吧。

深夜里，歌德和一位亲王在炮垒外面的葡萄园里散步，通宵达旦地向对方阐述自己关于颜色的理论。

作为一个初次参加战争的志愿人员，歌德决定让自己经历一下战争的全部风险——他领略了枪林弹雨究竟是什么滋味，正象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他觉得，自己和周围人一样，象一块在烧得通红的炉火中开始熔化的金属，也象上次在喀普里岛海岸附近小船遇险时一样，面对着死亡，他感到很平静。至于说到战争这个问题，在十八世纪末，它还未必使歌德感到激动。

“到处都是一些不幸的死人和受伤者，美因兹上空依旧升起那辉煌的红日。”他所写的就是这一些。

甚至当那令人心情沉重的撤退开始时，歌德也只是一般地谈谈“我们”所蒙受的损失和不幸。但是，他声言，他准备信仰上帝，甚至半开玩笑地起誓，今后他再不会抱怨那空虚无聊的魏玛剧院。坐在那儿起码屋顶让人感到很结实。恐慌发生了，人们四散奔逃。歌德却坐在带行军灶的马车里，研究起物理手册来。他所以随身带着这本书，就因为可以把它随便扔掉。他所高兴的是，他总算弄到了坐骑。这一来他终于回了家！食物、眠床、秩序……歌德不由地唱起了大卫的那一首最快乐的赞美诗。

毫无疑问，激动着他的是那些被拖入战争的不幸者的际遇，而决不是那些王侯们的命运。不，那些失去了畜群、粗糙的手掌里握着的不是苏尤塔①、而是丧失任何价值的纸币的牧人才使他产生同情心。如今他感到自己越来越接近那些被战争

---

① 疑为德国古硬币名。 ——编者

害得无家可归、饱经痛苦的不幸者。他们的命运不由地使他想起古代悲剧中那些主人公的命运来。

坐在总司令部的帐篷里，歌德很快就弄清楚业经形成的形势。他无法不蔑视周围的人们。“我们时而扮演一个最大的破坏者的角色，时而又扮演一个最温和的鼓舞者的角色，我们背熟了一些响亮动听的词句，为的是在最绝望的处境下激励起人们的希望和勇气。这一来，我们就学会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假仁假义。这种假仁假义不同于教师和宫廷人员的那一种……我们按照自己的风格，在一场堪称为‘隆盛庄严的戏’中，扮演了扎克·麦兰霍利克① 的角色。”

歌德诞生在一个怀疑主义的世纪，他把发生过的一切与其说看成是悲剧，毋宁说看成是悲喜剧。因此他也就逃避给战争做总结。他不去描写发生过的一切，因为他该描写的是他所不感兴趣的，而他想写的也是他写不出来的。他和大多数的军官取得谅解，而且非常快。他们以为诗人一定是既笨拙、又娇弱。歌德的那种外表整洁、神态端正的上流社会的风度使他们感到吃惊。

只是有一回，入了迷的歌德问一些行家们该怎样来瞄准，一位从波麦拉尼亚来的老军官立刻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在场的人都显得十分惶惑，歌德的脸红了。“是的，波麦拉尼亚的先生们，”他说道，“的确，你们很直率……狠狠地给了我一顿教训。以后我怎么也不敢……”使得所有的人惊诧不已的是，歌德向侮辱他的人伸出了手。后来他常常和这位军官交谈，一年后再见到对方的时候，邀请对方在自己家里作客的次

① 莎士比亚喜剧《您是怎么喜欢上这个的》中的人物。——编者

数更勤了。甚至过了二十年，他还仍然非常友好地接待对方。

《出征法国记》和《美因兹之围》这两本书是歌德在事隔二十年之后写出来的。看来，对我们来说，它们不如那些直接描写战场的书信显得重要。在这些书信中我们一般说不会找到时代的图景，假设一些星星点点的场面不是偶而间出现在信中的话。影响着歌德的不是那些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是整个的世纪。在那些令人激动的战争年月里，歌德越来越远地逃避周围人们所极其关心的政治利益，企图把家庭作为一种荫庇。

在家庭的小天地里，在爱情和科学研究中，歌德幻想排遣开世纪的纷扰。作为一个战争的参加者，他违背了个人的意志，出现在那帮为反对革命和恢复正统主权的保皇党人之中。他不但没有前往巴黎（他原先为了去往那儿，已经找了一个团队的装订工人为他制作名片），倒是和那帮保皇大军拚命往后逃跑。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实践中是站在革命的对立立场，而忍受着无可奈何的失败的。

歌德惊恐地发现，他当初的那些预见是正确的："我痛苦地发现，枢密会议已经在毫不迟延地把战争宣布为保卫帝制的战争。这就意味着我们正成帮结伙地奔向自己的毁灭。"——在那普遍的混乱中，他给自己的一位同事这样写道。

未来象一团熊熊燃烧着的烈火，两次呈现在他眼前。第一次发生在攻占巴士底监狱的前四年，当时那本《带项链的历史》传到他的手中，让他产生了一种十分恐怖的印象，他仿佛看到了蛇发女怪① 的头颅。"一种迹象是我偶而间发现的——

① 希腊神话中三个生有翅膀和蛇发的女怪。据传说，蛇发女怪的目光具有一种魔力，能把一切生物变成石头，其中唯一未死的麦杜莎后来被珀修斯杀死。

说得更确切点，我手里有着一种直接的证据，证明一种骇人听闻的欺骗隐藏在黑暗中。相信我，我们这个社会，它的政治秩序底部埋藏着地雷，它们埋在堑壕里、地下室、地下管道……里。”

第二次发生在革命后的第四年，那时候，歌德作为一个证人，看到了人民的军队是怎样彻底击败那帮雇佣军的。

瓦利姆城下失败之后，一帮将军和普通军官夜间围坐在篝火旁。恐怖侵袭着他们，他们的一切希望都化作泡影，他们已经失去最后的勇气，相互间询问：往下怎么办？最后只能带着这个问题求助于当时在场的唯一的一位参谋部人员。不管怎么说，这个人还是个诗人、哲学家，也许从他那里还能得到一些安慰性的言词，使他们振作起来？这时候，歌德的声音在这群穿制服的人中间响起来了：

“就在这里，就在今天，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开始了，你们可以说，你们是它的见证人。”

歌德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作了准确无比的表述，他表述了这样一个思想：新事物的胜利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这种表述又是在失败的当天夜晚突然间用唯一的一句话作出来的。

但仅仅才过了一年，歌德就已经置身于胜利者的营垒之中。雅各宾党人所占据着的美因兹城被攻克了，站在这座城市一所房屋的窗前，歌德看着那些被击溃的法国人怎样在实行悲惨的撤退。他们被获准毫无阻碍地离开美因兹，撤退的时候还有《马赛曲》作伴奏。

诗人歌德看着这帮被战胜者，不由地同情开他们。“这首特别雄壮的革命的Te Deum①这一回让他们一演奏，显得悲

① 法文：弥撒曲。

悲凄凄，预示着一种不祥。他们奏得很慢，和着马儿的慢步行进的节拍。场面看起来感人、可怕而又严肃。这些人疲惫不堪，已经不年轻了。他们的面部表情是和音乐的旋律相一致的。人与音乐融成一体，朝我们逼近过来。单独地看，他们每个人看上去都象唐·吉诃德；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却构成了一个应该赢得人们高度尊敬的景观。”

这时候，靠近公爵住的帐篷的地方，一群市民正想对一个即将撤离的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动用私刑。歌德立刻威严地对着他们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没有权利因为自己所受到的屈辱而对一个人实行发泄。共和主义者不受阻拦地撤走了，裁判他们的是上帝和掌握政权的人们。就这样，歌德说服了人们。

这些法国人作为被战胜者，歌德无条件地站在他们那一方面。他是从纯人道的立场来评判他们的。而当他局囿于他那官衔和职务之中的时候，他又常常陷入矛盾之中。

就在美因兹城下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在耶拿爆发了大学生骚动。导火线是城里进驻了由五十名士兵组成的讨伐队。这一来文化大臣歌德完全失去了那种素来成为他的习性的自持。任何的不服从都必然要引起他的反感。诚然，他总是一贯主张采用最温和的感化措施。而这一回，作为一个外交家，他又充当了大学生和士兵之间的调解人。讨伐队从城中撤走。而在这场骚动期间，歌德看到了大量的“有趣的场面”，以致他取消了事先已经定下来的旅行。歌德亲眼目睹了当时发生的那些事件，他身上的恶魔越过通常所许可的一切界限。

想象把歌德带往远方。剧本《叛乱者》中，某位硕士羡慕一位刚从法国回来的伯爵夫人，——因为她有幸成为那场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的目击者，“有幸看到那个伟大民族的幸福和

激动的情景，这个民族在一刹那间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了，摆脱了枷锁”，伯爵夫人用一种怀疑主义的观点反驳了这位硕士，后者说道：“那些怀着伟大意向而犯了错误的人，他们的行动往往要比那些总是按照自己的卑微意向而行事的人更值得称道。”

对秩序的爱——这是歌德天性中的第三个基本特点——使他对那些在他看来意味着混乱和无政府的现象感到恐怖。“这就是我的天性。我宁可行事不公，也不愿忍受那种混乱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如此残酷地同他身上那个要把他引向无垠的恶魔作斗争的缘故。

如今歌德讽刺开那些无根浮萍式的幻想家了。他象靡非斯特那样挖苦所有那些“只是为了扬名于世，只是为了用某种手段千篇一律地行事”而来赞美自由和平等的人。在剧本《市民-将军》中，他狠狠地嘲笑了那个贪图教唆者的贿赂的小人，其尖锐程度不下于对另一个力图维护现存秩序、带着一种傻瓜式的热心企图揭露一些阴谋家的法官的嘲笑，剧本中只有一个“理想的”贵族是以所有争吵者的明智而又公正的调解者的姿态出现的。

“中世纪式的惩罚，”这位堪作表率的贵族说道，“只能引起邪恶。一个国家，如果那儿的君王不和自己的臣民隔绝开来，如果所有各阶层中的人都能互相尊敬……那儿就不会有党派产生。”

在讽刺诗《麦加帕尔宗的儿子们的旅行》中，歌德嘲讽了时代的狂热。他称它为“报纸式的狂热”，拿它来和那种以空气作媒介的传染病相比，警告周围人从那种使一切都变成盲目、疯狂的牺牲品的轻举妄动中摆脱出来。但他同时也嘲笑了

一个实行君主专制的岛屿，农民在岸边陡峻的悬崖上播种燕麦。这个国家奉行着一种古代的法律，按照这种法律，土地耕作者可以部分地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作为对于他们的劳动的奖赏。但严酷的刑罚又威胁着他们，不让他们把肚子吃饱。“这一来，”歌德写道，“类似这样的第二个幸福的岛屿在整个世界上都不存在。一个耕田人通常都是劳动得很卖力气，因而胃口很好，而那些胃口总是很糟的贵族却拥有一切可能去享受美味佳肴，至于至高无上的君王更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但即令是在这首讽刺诗中，歌德仍然企图给自己找到一个支撑点。后来他称这首诗是无党派性的。

但是，在革命爆发后的最初几年，当封·加盖伦[①]号召那些“德意志民族最优秀的智者们”为了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德国和那些公爵们组成精神同盟时，歌德断然表示拒绝，并且声明：“公爵们和诗人们不可能一致行动。”这种带着苦味的真理他多年来体会得太深刻了……。

一反他那所谓的“无党派性”，歌德企图用戏剧形式表现当代事件。在两个小型剧本和《德国侨民的故事》中，他想讽刺式地做到这一点。在《童话》中，他想象征性地表现出这一点；在《赫尔曼和窦绿苔》中，他想把这一点表现得恬淡闲静；而在《私生女》中，则想把它表现成悲剧式的。现在，他在写喜剧《叛乱者》——他自己承认，这是他在这个时代所宣扬的信仰的政治象征。从风格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剧本对歌德说来是新颖的。

外科医生、硕士和管理员企图把农民们推上一条用强力来

---

① 加盖伦（1766—1852）——德国反动作家兼政治活动家。 ——编者

解决他们和庄园主之间的冲突的道路，这场冲突延续多年，庄园主倚仗着帝国最高法庭而有恃无恐。但有位女庄园主是个伯爵夫人，她刚从巴黎回来，法国的革命事件促使她明白，解决所有冲突的最好办法是——宽容。“当我确信，”她对自己的一位邻人说道，“不义是在怎样一代一代地发展着，自私成了人们代代相传的遗产，而高尚的行为只能由个别人来完成；当我亲眼看到，人的品格已经堕落和降低到一种非常卑下的程度，但还断不至于完全丧失、完全毁灭的时候，我于是断然决定，坚决摒弃所有被看作不义的行为，对于那些在家庭、社会、宫廷、城市中出现的种种不义我不想再保持沉默，任何漂亮词句掩盖下的卑劣行为我再不容忍，就让人们用民主派的恶名来咒骂我吧。”

这位伯爵夫人的看法现在他是同意的。——歌德谈到这一点已经是他很老、很老的时候。而在他写自己的那个剧本的时候，这种看法完全是他自己的。“人们赠给我以封号作为奖励，这在我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但我完全相信，一场大革命的爆发，其罪过不在人民，而往往只是在政府身上。革命不可能产生，如果政府秉公执正，时刻表现出自身的敏感，也就是说及时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的处境，而不是走向反面，非让人们从下面用强力来推行这种必需的改善的话。”这种非常现实的判断表现出歌德的政治立场和他对革命时代的态度。

而对于这个时代，歌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地表现出自己天性中的二重性。在自己的作品中，他头一回谈到他自己的“两个灵魂”。又过了很长时间，通过浮士德的口，这个词汇成了了解歌德的创作和个性的一把钥匙。他头一回发现，存在着一种可以使他的这种二重天性合法化的哲学依据。这种

依据是他从康德的学说中找到的：矛盾和冲突与物质的天性不可分割，由此产生“一切存在物的永恒的对立”。

这是一条支配他本人的基本规律。十年以前他为了自我解释和了解自己，创造了塔索和安东尼奥，从那以后他已经不再和第二个自我实行对话。如今他又让那十五年前的声音重新复活，又让浮士德和靡非斯特说起话来，不同的是在那两场新的对话中出现了一种关于这些对立着的力量的最重要的解释；而在《浮士德初稿》中，除开那很短的两场，争论的只是一些耸人听闻的问题——有关甘泪卿的问题。

从戏剧的观点来看，四十岁后这十年期间，歌德写的一些剧本的场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甚至，从结构上看，它们也许都是多余的。但从它们里面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个钟摆的大幅度的摆动，其中的那个摆轴——就是诗人的灵魂。这些场面完全被歌德的感情所贯串，已经失去了任何戏剧的束缚性，浮士德可以不等别人把话说完就开始自己的独白，而靡非斯特究竟是怎样或者为什么出现在身边，谁也闹不清楚。

浮　士　德

是的，我看出来了，我在
徒然搜集人类知识的宝藏。
当我想来算算帐的时候，
从自己身上我已找不到力量，
我的价值不比一根头发丝更高，
距离永恒我依然是那么遥远。

靡非斯特

我的朋友，你对事物的习惯看法，
就象你们所有人一个样；
当生活中的全部欢乐可以到手，
不妨更精明地去打发时光。
呸，见你的鬼！难道手、脚、
脑袋、臀部不都长在你的身上？
难道我享受的权利会越来越少，
什么东西不可以供我尽情赏玩？

这几行诗彻响着一种争论式的声音，它发自四十——四十五岁之间的歌德的内心。它们可以用来解释所有那些在他的同时代人以及后代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震撼人心的场面。其中蕴含着歌德对于和谐的热烈向往。这是他的自我剖析的一个最高点。当然，也是一个转捩点。

这里彻响着一个渴望听到人类的声音的孤独者的声音。

第九章 盲 螈[1]

席勒。——《季候女神[2]》。——通信。——联盟。——歌德一生中最健康的时期。——《赫尔曼·窦绿苔》。——第二个孩子的死。——一千首双行诗。——儿子。——卡尔斯巴德。——日记。——谋职。——初版的歌德作品集。——德·斯太尔夫人——厄格洛芙施太因[3]伯爵夫人。——库伊斯特-迈耶尔。——大臣梅伊特。——与公爵的冲突。——《穆罕默德》。——修建新宫。——赫尔德尔之死。——《伊菲格尼》公演。——雅可比来访。——《浮士德》的序幕。——剧作家和指挥。——丰富多采的活动。——《温克尔曼》。——《维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叙事诗。——《浮士德》。——卡尔斯巴德。——欢乐女神与爱神。——西丽维娅·封·齐格查尔。——预定的意大利之行。——《阿米恩特》。——重病。——席勒之死。——耶拿城下之役。——进攻。——女救星克利斯蒂安。——婚礼。

① 一种两栖动物，此处喻歌德的适应能力。

② 1794—1797年由席勒担任编辑的一个文艺杂志的名称。 ——编者

③ 厄格洛芙施太因（1792—1869）——女画家，给歌德画过肖像。

华灯耀眼的大厅里，二百多名学生排成横列。他们抬着头、挺着胸、脚跟并拢，象钉在那儿似地，眼睛盯在他们那位威严而阴郁的主宰者身上。

这是符腾堡年老的公爵前来视察自己的军事学校：一帮宫廷侍从围成一个半圆形站在他身后，在低声谈论着什么。作为旁观者在场的还有这位符腾堡的欧根的表弟——年轻的魏玛公爵和他的朋友——那位诗人兼大臣。

老公爵夸奖了那些在学习上表现得最勤勉的学生，从学监手里拿来一份名单，宣读起优等生的名字来。

老公爵把奖品授给受奖学生，目光看上去与其说是和蔼，毋宁说是严厉。受奖者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君主。按照条令的规定，默默地鞠躬。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他们害怕他。

出席授奖仪式的人中间只有一个人眼睛不盯着公爵，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不知道到底把奖品授给了谁。但他本人并不反对接受奖品……他站在那里，眼睛紧紧盯住那位穿着深色上衣，远远看上去个头儿显得很高的陌生者。哦，这位年轻人是多么希望看穿那位沉默无言者的灵魂！这么说，诗人看上去就是这样围着一道荣誉的光环？为什么不显得更耀眼？为什么不显得更美？看上去怎么那样可怜、那样消瘦、就好象他的那位维特一样。

“瞧，瞧，他用他那双大眼睛审视着我……就看了那么一眼！哦，要是我能把他的目光吸引过来，要是我能投进他的怀抱，并且喊道：‘Et in Arcadia ego！①’而你，诗人，是

① 拉丁语：我出生于阿卡迪亚。

那么骄傲，不屑看我一眼，也猜测不到我在想些什么，可是当你的君王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的身子躬得有多低！又是笑，又是点头！你完全成了公爵的一个仆人，成了一个宫廷侍从……哦，我是多么恨他们所有的人！可你，却欺骗了自己的天才。你的卑微——是你那高傲的结果，你的羸瘦——是你那放荡的产物。不，你已经不再是诗人！"

"弗里德里希·席勒！"公爵看了一眼名单，大声地叫道。

年轻人不由地颤栗了一下。不知所措地朝前走去，按照规矩，吻了吻公爵长袍的衣裾，几乎没有感觉出手里接受到奖品，便象一个梦游病患者一样，回到自己的行列中去。

"书！"他后来描述道。"你把书放进我的右手，公爵！很快我就会往你的心中放进另一本会使它变得冷酷的书！原来您的奖品就是这区区的一本书？我才二十岁。可您等着吧，我会象那边的那个人一样，变成三十岁的。到那时候，人们就会给我戴上由常青树叶编成的桂冠作为奖励。就让他看看，给我戴上这顶桂冠的是我们整个民族！……"

八年过去了。一个八月的宁静的夜晚。在歌德的那个带花园的住宅里，席勒坐在桌边，桌上的高脚酒杯斟满了葡萄酒。他从符腾堡公爵的军队里跑了出来，流浪期间，总是回想着默默无言、对给他这个天才授奖的场面视若无睹的那位显得既光荣、又可怜的歌德。席勒不久前刚刚来到魏玛。这个公国中的一些优秀人物给了他以最盛情的接待。但他是个怪人，在他置身于其中的那个社交圈子里，还找不到这样一个人，能使他体验到欣羡和妒嫉、尊敬和恶意、狂喜和怀疑。歌德眼下在罗马。能够看到的只是他的宅邸和这所郊外别墅。今天是歌德的

生日，这里聚集着他的一帮朋友，他们把席勒也邀请来了。他现在正跟克涅别利碰杯，祝那位不在场的主人健康。

在魏玛，关于这位奇怪的人，他所听到的一切实在叫人惊奇不置。许多人净说他的坏话。另一些人——他们为数不多——则满腔热情地把他说得好得不能再好。

“这个人真走运！他的好运道来得那么容易，而我们这些人却不得不永远和自己的命运作斗争？他果真比我们高？不，他不过是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因而接受到一种最好的教育。他不过是比我们幸运，并且比我们整整大上十岁！”席勒就这样毫不脸红地重复着那些出现在谈话和书信中有关歌德的带着恶意的流言，这些流言来自四面八方。

又过了一年，到了七月份。歌德终于回来了。席勒的好奇发展到了顶点。“我急不可耐地想见他。死人之中很少有谁能这样吸引着我。”席勒请求朋友们“尽其所能地”转达他对歌德的“最良好的祝愿”。

“莫非他不想见我？”在极度的困惑中，席勒给自己的一位朋友写信道，“不用说，歌德会来看望我的，如果回到魏玛后，他能知道他几乎和我失之交臂的话。我们是在旅途中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又过了几个星期。是一个九月的星期天。阳光明媚。人们都争着往郊外度过这个假日。在一个有赫尔德尔、封·施太因夫人和为数众多的领主和宫廷人员参加的社交圈子里，他们终于见面了。

“我终于可以写信给你来谈谈歌德了。”席勒给自己的朋友克尔涅尔写道。“他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大大地冲淡了人们灌输给我的有关这位迷人而又漂亮的人物的那些拔高了的看

法。歌德中等身材，步态和动作都显得拘泥，面孔看上去也挺古板。只是那双眼睛却显得非常灵活、非常富于表情。看着它们，会让人们感到非常和善……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没有任何一点拘束。周围的人实在太多，所有的人因为都想和他亲近而相互妒嫉，结果弄得我没能够长时间和他单独在一起，谈话所涉及的也只是一些最一般性的题目。我很怀疑，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够在一起亲近。许多我所感兴趣或者我梦寐以求、努力以赴的东西，在他说来，已经象他那个时代一样成为过去。我觉得，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我们已经注定不会再在途中相遇……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不是属于我的，他对周围一切的看法明显地和我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时间就会证明：这一切都会发生。”

时间过去了。席勒等待着他。他徒然地希望，歌德能在那个星期天来看自己，哪怕是给他捎来一句话。席勒评论《哀格蒙特》的那篇文章——确切地说，是他反对《哀格蒙特》的那篇文章——已经付印。歌德很快就读到了这篇文章，并且从中看出自打他回到魏玛后公众情绪的反映。席勒带着一种不友好的态度观察着歌德，观察着这位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周围环境的诗的王国的僭位者。歌德为了消除混乱，使形式臻于完美，斗争了整整二十年。突然看到，他所苦心经营的那个从魔鬼撒旦的矿坑中开采金子的天才事业一下子受到人们的怀疑。这位年轻人，混乱的讴歌者，把德国人引入疯狂般的喜悦之中。即令歌德不仇恨席勒，后者的思想却不能不引起他的反感。

从十月起，整个冬天，席勒都是在挨着歌德的一座小城里度过的。

他和他近在咫尺。席勒常和歌德的朋友们交往，和克涅别

利、和莫里茨过从甚密，但歌德本人却压根儿不想和他见面。诚然，他们已经认识了，歌德却有礼貌地同时又有意识地回避着他。席勒陷入绝望。他一天天地总在希望听到歌德对他的《唐·卡洛斯》最终会说些什么。席勒的反感产生于他的一种愿望：他想知道，歌德作为诗人能对作为诗人的他自己作出评价。尽管他已经对歌德作出了评价。

但歌德却既不想说什么，也不想作出什么评价。他所想的只是让席勒赶紧离开魏玛。他甚至都不愿意听到人们哪怕是委婉地提到对方的名字。回到魏玛，歌德发现他所有朋友们都有了变化——他们显得很阴沉，又好象和他越来越疏远。他完全不希望，人们再给他树一个敌人。

歌德的创作和构思只能引起席勒的反感，而席勒的创作却引不起歌德一丝一毫的兴趣。只是为了让席勒能离开魏玛，歌德才最后为他在耶拿安排了一个教授位置。文化大臣歌德终于授予诗人席勒一个历史学教授的称号。后者不得不来到前者的家，面致谢忱。

“我到歌德那里去了一趟，”席勒写道，“在这件事上他显得精力过人，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如他所说，为了我的幸福，他可以不遗余力。”

莫非熟悉上流社会，阔达世情的席勒竟然不明白，支配着他的对手在这场赌博中这么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不，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迷惑住这位阔达世情者，而歌德是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的。整整十年，席勒一直过着一种艰难困苦、漂泊不定的生活。他已经快三十了，渴望着使自己的处境正常化，希望能够获得家庭、职位和安宁，进而最终有可能集中精力，进行创作。的确，在和连格费利德姐妹（他经常向她

们倾吐一切）的谈话中，席勒总是那么姿态高雅，看上去那么“阴郁而又豪爽”。事情对他说来显得太突然了一点。这项建议看来会被他拒绝。他珍惜他那金子一般的自由。事实上，他还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头衔和职务，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拒绝接受它。但他已经决定“抛锚”。那位“天才的”封·卡利勃夫人①已经使他感到无比厌倦，他想摆脱掉她，给自己另找一个富有的、出身贵族的未婚妻。这一来，他就需要获得金钱和地位。

出身贵族的连格费利德姐妹，他在她们两个人中间怎么也无法做出选择，却又对两者都表白了爱情。与此同时，他又同自己的一位朋友讨论了选择的另外几种可能性。订婚前的那两个月内，席勒请求克尔涅尔给他寻找合适的配偶，又让对方告诉他，在嫁妆上最低数目的化费究竟是多少。

封·施太因夫人是他的未婚妻的女友，终于，她让歌德也知道了这场婚姻。席勒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环境是歌德所极端反感的，尽管连格费利德姐妹过去和现在都崇拜歌德的天才。

席勒终于实在忍耐不住了。“这个人，这个歌德总是在我的前进道路上挡住我的道！”——席勒已经不加掩饰地在自己朋友面前大声谈出这样的看法。自尊心受到挫伤的他，狂怒中抱怨开自己的命运：别人毫不费力可以弄到手的东西在他席勒说来却不可企及。临去耶拿前，他在一封信中尽情地倾吐了他对歌德的爱和恨：“他在我身上唤醒了一种十分奇异的感情——大胆的恨和大胆的爱。这种感情，也许，就是勃鲁托斯和

---

① 卡利勃夫人（1761—1843）——席勒与歌德的女友，浪漫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作品有长篇小说《柯尔涅丽娅》。

——编者

凯歇斯对凯撒所曾体验过的①。我准备毁掉他的灵魂，可同时又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他的智慧已经最终发展成熟，他对我的评价与其说是友好的，毋宁说是敌对的。但对我说来，所有评价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符合真实，这一来所有人中只有他一个人能把这种真实提供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让他的那帮暗探们包围起我来的缘故，因为我自己是永远也不会征询他对我有什么看法的。”

席勒用这段自白暂时结束了被题名为《歌德》的那一章。

又过了一年半时间，席勒结婚了，和一家提林根的贵族结成了亲戚。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受到大学生、学者和作家们尊敬的教授。住在耶拿一所经过精心设计的自己的住宅里。他妻子还在她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认识歌德，后来又在他们的一些共同的朋友那里不时见面。如果有一回（也许是若干次）歌德来拜访席勒，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之间的那次谈话，据席勒说，很快就涉及到康德。“歌德完全不善于昧心地对任何看法随声附和。哲学在他看来带有过份的主观性。而他关于事物的概念又总是带着过份的感情，在我看来，简直成为可摸触的了。但他的精神却在影响着一切，展延向各个方向，处处都在努力创造出某种完整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歌德是个伟大的人。但他的生活称不上十分美满。他变老了，那种常常使他造孽的对女人的爱，现在看来要回过头来对他进行报复了。我担心，他会做出蠢事来，重复所有单身汉的那种共同的命运。他娶了个可爱的乌尔皮乌斯少女，她给他养了个孩子。看

① 勃鲁托斯和凯歇斯领导共和主义者反对凯撒，参与了对凯撒的暗杀。——编者

来，这个孩子他非常爱，并且让自己相信，他之所以娶这个姑娘仅仅是出于对儿子的爱。这一来他的婚事在周围的人看来就不是那么太荒唐了。”

这封信里响彻着一种新的调子。多年来，对歌德的社会地位的妒羡一直折磨着席勒，尽管他也曾完全公正地称赞过前者的才能。如今他头一次感到，他在上流社会所处的地位比起他的对手来要更加有利。

席勒的姐夫、妹夫，他的表兄、表弟、内兄、内弟都是贵族。宫廷的大门为他而开放。他本人有很高的教养，是康德的信徒，也是许多科学团体的成员。全德国剧院和出版商都把他当做追逐对象。他的身体几乎是强壮的。

而另一个让人感到奇怪的人在上流社会里却处在一种地下状态。他所研究的对象早就被我们这些哲学家当做只是在我们的概念中存在着的东西。他的剧本谁也不上演，好多年来他什么新作品也没有写出来。他变老了，快到四十岁的时候才和一个不会被任何社交团体所接纳的女子以及她生下来的私生子生活在一起，并且显然象许多其他人一样上了钩。席勒引为骄傲的是，他可以来怜悯歌德了。只有那种无法收买的天才才阻碍着他把自己放在自己的对手之上。

又过了两年，歌德——他已经完全无所事事——在自己的宫廷剧院里上演《唐·卡洛斯》，但两位作家的关系仍然显得那么冷淡。

席勒的前程显得越来越远大了。他满脑子都是富于行动气息的计划。教授职务使他感到厌倦，演讲人的地位对他又失去了吸引力。他在想，为了保证自己飞黄腾达，能不能去当王储的老师。而现在他就已经从某位伯爵和某位亲王那里得到巨大的

帮助。他的通讯网遍布各地，保证他很快就能知道，这个世界上人们正在说些什么、写些什么。他在耶拿组织了一个志同道合者小组。是的，他只是个批评家，目前，——也还只是个哲学家。二十八岁到三十七岁之间这些年他没有写出一个剧本，诗写得也很少。胸膜炎加上痉挛，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他的进取心，疾病阻碍他去接受那位有影响的出版商科塔的建议，也阻碍他把领导一家新的官方报纸引为己任。

科塔一下子就在这位诗人身上发现了从事杂志工作的巨大才能。他们一道办了一个文艺杂志。把作者们吸引向这个新刊物的不光是席勒的名字，还有高稿酬。席勒已经把费希特、年富力强的洪堡特兄弟以及其他许多人吸引到耶拿来一道工作。现在他已经撒下网，要去逮那三条最大的梭鱼——赫尔德尔、康德和歌德。以“无限尊敬他们的团体”的名义，他给他们每个人单独发出邀请。

一收到这封信，歌德就明白，继续躲避席勒，他个人所蒙受的损失要比席勒主办的杂志大得多。明智向他发出劝告，让他利用这个新讲坛。他在回信中表示乐意同这些“如此值得尊敬的人们”结成联盟；在修改自己的复信的草稿时，他让这封信逐渐带上越来越热情的调子。交换信件后的一个月，两位诗人真的在中立地带——耶拿大自然爱好者协会见面了。他们一道离开会场纯属偶然。席勒抱怨说，那种把大自然分割成最细小的部分加以研究的方法只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使得非职业家甚至在爱好者协会中也会成为逐客。和这位哲学家挨坐在一起的歌德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研究家，同意对方的看法。但又说，存在着和上述方法直接对立着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把个别现象仅仅看做整个生气勃勃的大自然的一部分。那

位哲学家于是考虑开了。从整体到局部？这个结论难道能够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吗？

这时候他们俩已经一道走近席勒的住宅。

“谈话，”歌德写道，“把我引进他的家门。我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起植物变态的本质，给他画出象征性的原始植物的图形。他怀着浓厚的兴趣听着、看着，表现出惊人的颖悟力。而当我谈完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说道：‘不，这不是经验——是思想。’我沉默了下来，感到有些遗憾，因为他用尖锐的方式道破了我们之间存在着的分歧点……往日的愤怒又萦绕在我的心头，但我克制住自己，说道：‘真的，我很高兴，自己竟然不知道这一点，我所拥有的只是思想，甚至用肉眼可以看到它们！’

“席勒比我更老练，更有上流社会的教养，为了《季候女神》的利益，他不是想排挤我，而是努力把我吸引过去，于是象一个教养有素的康德主义者那样提出他的不同看法。而我的那种固执的现实主义又提供他以口实，使争论活跃起来。我们进行着一场残酷的战斗，直到宣布和解前为止。两个人之中的每个人既不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又不认为自己是被战胜者。类似下面这样的格言使我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席勒说道：‘难道会存在一种与思想相适应的经验？因为前者的特点就在于，它永远也不会和经验相符合。’”

歌德终于扔下了席勒。七月的夜晚，他一个人踯躅街头。忽然间自言自语道：“如果席勒把我称做经验的东西视作思想，这就意味着，还存在着某种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性的媒介。”第二天清晨，他就回魏玛去了。

席勒作为一个思想家是坚定不移的。他坚持自己的信念，

毫不让步。但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他又善于用一种最彬彬有礼的方式不让歌德从自己身边逃开。难怪歌德说过，所有的人只要一接近席勒，就摆脱不开他的控制。席勒的妻子也不遗余力协助他做到这一点。意向上的无私和日常行为的精明被席勒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了。他正是用这一点征服了歌德，对于歌德说来，一个人如果善于用一种温和的感化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末，即令这个人是他的敌人，也会讨得他的喜欢。那次晚间谈话后的第二天，歌德就给席勒的《季候女神》寄去一包书稿，附带着还寄去一封信："请对我保持友好的回忆，并请相信，如有可能和您交换思想，我会感到非常高兴。"席勒随即给他回了一封信：

"……您凭的是您那可靠的直觉，其他人凭的是分析的方法，但您所拥有的比之他们孜孜以求所获得的一切，要远远显得更加完整，正因为如此，您所掌握的思想也同样是十分完整的，您的个人财富对您说来是潜在的……您的智慧已经往前走得很远，它不需要因为什么而求助于哲学，相反哲学倒是需要求教于它。很久以来，我就从远方密切注视着您的智慧的发展方向，您给自己所指定的道路使我感到无比惊异。您在寻找大自然发展的必然规律，您又是在一条最艰难的道路上寻找着……从最简单的器官到比较复杂的生物，您在一步步地向高处探索，终于到达了人——这个最复杂的、同时又是以自然界的遗传发展为前提的万物之灵……您按照大自然的面貌来塑造他，一心想深入到大自然的奥秘中去。这真是一个伟大而又勇敢的思想……

"当然，您从来也没有指望，您能在您活着的时候实现类似的目的，但您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最初的几步，那就比把别

的路走到尽头显得更有意义——您就象《伊里亚特》中的阿溪里① 一样，在非季娅和不朽之间已经做了选择。

“如果您是希腊人或者意大利人，您的道路就会显得平易得多，也许，它甚至是完全多余的。任何事物您只消看上一眼就会洞察它们的奥秘，任何一种风格您只消稍一接触就能把捉住它们的概念。但您是个德国人，您的希腊精神在固守传统的北方人看来是一种多余，您除了当一个北方的艺术家或者用想象力来弥补那在现实中失去了的东西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您应该有一条合理的道路来为自己制造一个希腊……这样一来，您就不得不再去做一件工作，因为只要您从观察转向抽象，您就不得不倒过头来把概念转为直觉，把思想转为感情，因为天才只有通过直觉和感情才能表现自己。

“瞧，我是在大致地为自己描绘出您的精神道路，至于是否准确，您比所有人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您未必清楚（因为天才对他自己说来常常总是一个最大的谜）您那哲学直觉和思辨性智慧的纯正结论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美妙的和谐……

“诚然，直觉性智慧只同个体有关系，而思辨性智慧联系的则是整个种属。但如果前者是富有独创性的，如果它能够在经验范围内发现必然性，它就总是能创造出具有整个种属的特性的个体。同样，如果思辨性智慧富有独创性，如果它能高出于经验之上，那它也不会忘记经验本身，它诚然只创造种属，但从这种种属身上可以感觉出生命和与客观现实的密切联系。

“我已经看出，代替书信，我是在给您写学术报告摘要……

---

① 荷马长诗《伊里亚特》中的英雄，其母海神为了让他能长生不死，曾抓住他的脚后跟，把他浸入斯蒂克斯河的圣水中，身体这一部分未被水浸，后果因脚后跟中箭而死。

如果在这面镜子里您所看到的不是您自己的形象，我请求您无论如何不要因为这一点而躲开我。”

席勒问歌德，可不可以在《季候女神》上发表《维廉·迈斯特》。“我的朋友们和我妻子都请求您不要忘记他们，而我作为您的最恭顺的仆人对您怀着最大的敬意。

弗·席勒”

这封信出自一位哲学家和上流社会中的人之手。从中我们看不出他是一位诗人。但正是在这封信里，歌德的创作发展得到了深刻而富有独创性的评价。这样深刻的评价歌德在以前或者今后都极少读到过。但直到席勒逝世之前，整整十一年内，尽管两人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席勒甚至想都没有想到把歌德的性格体现为艺术形象，这对一个如此深刻地善于了解别人心理的人说来是令人惊异的。很明显，席勒只赋予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它精神上的意义。因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对方。

上述的信充分表现出席勒作为一个外交家的才能。他是多么巧妙地把歌德当做一个全然不知道分析自己的天真的天才来对待，而实际上他完全知道，歌德对自己的一切都十分了解！他是多么骄傲地把对方从自己的领地中，从哲学的领地中开革出去。他是多么勇敢地宣称，歌德的意图不可能实现，因为他不是生在南方。他又是多么彬彬有礼、愿意让自己整个地供对方驱遣。是的，这封信既是一种请求服役的建议，也是一种在一个更加伟大的人物面前的屈膝礼。这位伟人的功绩已经为他所承认。他带着一种纯粹的骑士风度做到这一点，并且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他，席勒，深信自己的理智是和歌德的本能完全符合的，歌德是一个直觉上的天才，席勒的天才则表现

在思辨方面，因此，只有他席勒一个人才是生来就理解歌德的。

歌德还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居然还会有人在这封信里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他！多么勇敢，又多么具有历史意义！为了表示谢意，歌德做了一件他很少做的事——第一个说出了“友谊”这个字眼。他象一个从来不会用自己追求者表露出来的同样热情来回答对方的文雅而聪明的女人那样，接受了席勒的爱。下面这封信是令人惊奇的，简直象一种“订婚的约许”。

“在我过生日的这一天，——我已经活满四十五岁——我所收到的最愉快的礼物就是您的那封信，您在这封信中如此友好地对我过去的全部活动作了一个总结，又满怀同情地鼓舞着我更加勤奋、更加有成效地发挥我的全部力量。”

很明显，从他们进行谈话的那一天起，歌德也在对新时代进行总结。他认为，他们的生活道路“在这次意想不到的会见之后，应当汇合在一起……我一直珍视您所写过和做过的一切，高度评价其中表现出的纯正而又罕见的严肃性，如今我又可以指望从您本人那里了解您特别是近些年来的精神发展……眼下，当我们各自间解释清楚，两个人已经走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就可以更加顺畅无阻地一道工作。您的同情对我来说是一种多么巨大的鼓舞，存在着一种我能清楚地意识到而又驾驭不了的昏暗和动摇。在您帮助我克服它们之后，您自己将会看到，我们会变得多么亲近、熟悉……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去您那儿住上几天，好让我们畅述一切”。《维廉·迈斯特》他已经给了一个出版商。“祝您健康，希望您周围的人都想着我。”

席勒完全有权认为，自己成了胜利者。他用进攻赢得了歌德的信任，又想用自己的事业唤起对方的兴趣。他克服了自己

的委屈心理，歌德说过的那段关于路一道来走的话可以这样来理解：他们将一道走过全部的路程，这段路程是他们"注定要走，并且只是当同行的双方都已经各自走过旅程的大半段，有很多东西可以相互交谈的时候，才对双方大有裨益"。

席勒所要奠定的不光是一种生前的友谊，他要让这种友谊生死不渝，而歌德则把这种友谊算作他所拥有的一切中最好不过的东西。

正象那位年轻人所期望的那样，歌德满怀热爱之忱读了他的信，并且召唤对方到魏玛来。后者立刻接受了邀请。

为期两周的访问对于歌德和席勒来说成了一种双方"结婚"前各自的财产清点。接着，他们制定纲领，交换有关美学的信件，并把它们公诸于世。"现在，亲爱的，"歌德在席勒离开后写信给他道，"经过两个星期的会商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活动范围一部分完全吻合，一部分则很接近。这将给我们双方都带来很多好处。"书信来往就这样开始了。在《季候女神》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就这样开始了。一个新的党派在德国也就这样诞生了。

就这样，一个为时将近十一年，偶尔间一度中断的联盟建立起来了，联盟的一方已经四十五岁，另一方则是三十五岁。但正是在这位年轻人身上，疾病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他看上去苍白消瘦。而那位年纪大一些的倒显得结实、皮肤黝黑、看上去非常健康。席勒个头略高，瘦削、清心寡欲。歌德宽肩膀、墩实、已经开始发胖。席勒长着一副椭圆形的脸，一双变化迅速的眼睛，哥特式的额头显得又高又大，那苍白而又肉感的双唇看上去象神职人员的，那隆起的鹰钩鼻显得大胆而带有挑战性质，用它那特别有力的线条把面部热情奋发的表情充分

衬托了出来。

歌德的头部略呈正方形，眉棱上方是一个高高的额头，那只弯弯的长鼻子和席勒的鼻子相比，显出一种古典式的庄重。一对薄嘴唇紧抿着，同样显得那么安详。只是那双眼睛还象从前一样闪耀着幽暗的火光，象是要把整个世界都吞吸进去。席勒的字迹在纸上显得龙飞凤舞，歌德的字体则显得十分恭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

作为一个新邀宠的宫廷侍从和宫廷武官，席勒特别注意服装的修饰，燕尾服的料子是最上等的，他的家总是宾客盈门，又给自己添置了马车。婚后头一年，他在仆役和侍女的伴随下，前往来比锡。在那里大出风头，一身漂亮的制服，使人目眩神迷，以至那位德·斯太尔夫人在遇到这位三十八岁的宫廷侍从时，把他当成了高级军官。

歌德恰恰相反，衣着相当朴素，不戴假发，几乎不在宫廷露面，也极少出入上流社会。他离群索居，总是那么落落寡合。

比之向生活学习来，席勒更多地是向书本学习。他不常接触大自然，患着肺结核，面对着疾病的发作，生活在永恒的恐惧之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房间里，根本不进行锻炼，漫长的夏天他也是足不出户，房间里的窗户紧闭着——他在里面又是抽烟、又是咳嗽。夜间，失眠折磨着他。早晨什么事情他都干不了。午饭要拖到晚间八点才吃，遇上坏天气他只能以酒浇愁。气压越低，越适合他工作。

歌德喜欢的却是干燥的天气，他睡得很早，饭食正常，只在早晨写作，常常整星期、整星期地住在他那所带花园的小房子里，骑马、滑冰重又成为他的爱好。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他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健康。席勒呼吸着的空气，歌德把它

称为“有毒的”。有一回他走进朋友屋里，闻到一股烂苹果的气味从书桌抽屉里透出来，他不得不立刻把窗户打开，觉得在这间屋子里呆着，简直让他感到头晕。

席勒陷入无尽无休的事务之中，他病得更加频繁了，已经无法写作。歌德则善于及时地了结那些职务上的工作，好让自己一个人沉湎于幻想和形象之中。比之歌德来，席勒远远更需在事务和缪斯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他让实践的兴趣把自己完全吞没了。

当席勒和歌德缔结联盟的时候，他面临着脱离新闻界的危险。歌德总是说，席勒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编辑。许多出版商都想控制住这位天才横溢，政治上、美学上都十分敏感而又全力追求权力和财富的人。如果没有歌德，席勒也许会走上这条道路。他那些年轻时代的朋友认为，他将成为一个外交家，歌德则说，他在客厅里，在国务会议上都显得同样伟大。席勒善于为自己的杂志征集一些最好的作者，他是一个优秀的鼓动家，喜欢的是宣传鼓动。三年后当《季候女神》被逼停刊时，席勒提议最后再悄悄地刊出一些大胆的文章，好立刻招致对这家杂志的封闭。用他的话来说，宁可让自己在爆炸中毁灭，也强似让别人把自己悄悄地埋葬。不安和永恒的奔忙驱赶着席勒摆脱自己的全部职务，也摆脱那些出版商和报纸。歌德怎么也无法指望他的有效的支持。“指望席勒在具体事务上的帮助简直是不可能的。”——他这样给迈耶尔写道。席勒有着丰富无比的写作构思，但内心的不安折磨着他，使他无法把它们付诸实现。

而歌德在精神上表现出的矛盾依然是他的一个显著特点。

席勒的进取精神远非仅仅表现在对金钱的追逐上，鼓舞着他的还有对权力的欲望。也许，歌德在老年时对艾克曼[1]说的那句话，暗示的就是这一点："席勒以作为人民的真诚朋友而闻名于世，这是一种惊人的幸福，但诚如在我们中间常常说到的那样，比起我来，他在更加大得多的程度上是一个贵族，同样也在更加大得多的程度上，轻易不肯谈出自己的意见。"这是确实的。当年轻的席勒呼喊"自由"时，他首先指的是个人自由。甚至在《强盗》的新书预告和前言中，这位三十二岁的诗人也在强调，他的剧本对于国家和道德说来不会构成一种危害。而在十五年后当他获得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权利时，这种权利之所以使他感兴趣，还是由于它们符合他儿子的利益。

席勒进行创作时，他在自己眼前看到的不光是他的同时代人——他还看到了后代。批评、工作、党派间的争斗以及那些竞争、谣诼和由此引起的苦恼，弄得他穷于应付，但他和歌德间的通信依旧十分频繁。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任何一个最微小的失败都会使他感到痛苦。当他的《阿利与纳赫缪斯》得到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时候，他愤怒得血液都沸腾起来，感到受了极大的污辱，而那位早在二十年前就不想讨得德国人喜欢的歌德这时候就朝着他微笑，用自己成熟了的智慧安慰他道："一个人如果不想象福音书中那位不明智的播种者那样把种子乱撒一气，也不问它们长出来的会是什么，他就永远也不该去面对公众。"

甚至在情场上，席勒那种占有性的意向也是和歌德那种女

---

[1] 艾克曼（1792—1854）——德国作家，歌德的朋友和追随者，著有著名的《歌德谈话录》。

性式的牺牲精神完全对立的。席勒的爱情是肉欲性的，也是占有性的。歌德则在爱情上献出自己的一切。他总是只忠实于一个女人，从来不会同时爱上两个人。关于席勒，他曾说过这样一些话：当席勒的遗孀读了歌德给封·施太因夫人的那些信时，不禁吓了一跳，她被其中燃烧着的深情感动了。“不，席勒从来不会这样来爱，”她承认道。“是的，他也不能这样来爱。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的感情过份激烈。”

作为一个思想家，席勒也显得过份激烈。

还在与歌德结成联盟之前，席勒在整整三年内学习的内容除了历史外，几乎全是康德的哲学。他的全部美学观点都是从康德那里学习来的，这些观点对他的全部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席勒竭尽全力让歌德接近康德。但康德的思想歌德很少接受。不管是为了同自己内心中的骚乱作斗争或者为了剖析自己，他都不需要哲学。相反，他之所以需要哲学，只是“为了逃遁开自己，而这一来我会变得更轻松一点。我的天性象水银一样；你把它一滴滴撒开，它也会迅速而轻易地凝聚在一起”。当我们读着那些出自歌德之手、劝告我们只是在盛开的百花带给我们以愉悦的春天，才能读康德的《人类学》时，我们会受到感动，又感到有些好笑。当歌德进行创作的时候，他完全否定哲学。“它破坏诗意。因此我怎么也不能让自己局限于思辨性思维，而总是迫不及待地为每一个句子寻找视觉形象，我的心总是立刻飞向大自然。”写作期间，歌德甚至避免和席勒来往，尽管后者的见识对他说来要比所有人都更可贵。歌德写作时他的思维从来都不是抽象性的，“因为我只能在创作过程中进行思考。”

视觉上的印象对他说来就是一切。其他的感觉器官他都无力应付，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觉得的。

比之他听某位最好的历史学家讲课来，他在读杰利尼[1]的作品并用那位不同凡俗的、人的眼睛来看后者所处的时代时，觉得这个时代显得要伟大得多。他不同意这样一种心理学家，这种人把他的作品称做心灵的工具。他认为，应该把它们称做大脑内神经末梢的工具。

那席卷耶拿以至整个德国的康德热，很快就使他感到十分厌倦。什么地方时兴思辨哲学，他就竭力躲开这块地方，回到艺术中去。直到垂暮之年，他都在惋惜，席勒在哲学中陷得太深，时间也太久。

歌德在自己的日记中用了这么一句仿如陨石穿破平静的水面一样铿锵的语言来表达他与席勒之间的精神冲突："经验几乎永远是思想的拙劣模仿。"

"席勒看一个事物，"歌德这样说道，"总是只注意它的外表。至于研究它内部的渐变过程，这就不是他的事了。"

歌德用这些话十分精确地概括了席勒的伟大，同时也概括了两人之间创作风格的不同。席勒追求情节。歌德偶尔间获得它。席勒选择情节，歌德体验它。席勒迷恋于譬喻，歌德却只赋予情节以象征的意义。思辨哲学对于席勒的诗说来完全不是敌人，而是同盟者。席勒只是在幻想与思维的平衡之中才能为自己的创作汲取灵感。他自己也抱怨这一点。非常明显的是，他完全缺乏一个对于诗人说来显得最重要的第三帮手——生

---

[1] 杰利尼（1500—1571）——意大利雕刻家，他所写的那本自传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生活、习俗和人物。

活、大自然、直觉性、偶然性。说来奇怪，和人们有着如此密切交往的席勒竟会抱怨他没有机会来研究人们。

席勒对自己作为作家的本质了解得越多，他便对与之相矛盾的他的朋友的本质理解得越透。他把对方看做大自然中的一种现象。“当您写作着的时候，环绕着您的总是昏暗，光明只是照耀着您的内心。而当您开始思考的时候，那内部的光便会从您身上透出来，照耀着您和其他人周围的一切事物。”

的确，尽管歌德倾向于自我分析，但他却与席勒迥然不同，从来也不能预先说出来他想创作的是什么，因为“大自然调整了的力量”已经不能进一步归他所掌握。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内心的声音总是在命令他对周围人隐瞒自己计划。即令到了垂暮之年，他还在惋惜，有那么唯一的一次，他把自己的创作构思告诉了朋友们，并且接受朋友们的劝告，最终放弃了它。席勒正好相反，他后来写的所有的剧本，一场接着一场，都是和歌德讨论过的。

席勒写作速度很快。他拥有一种惊人的专心致志的才能。他的创作风格——大胆、有力、神速。这种风格很象骑马和玩龙勃勒①。歌德则相反，总是在那里等待着手写作的机会，在自己的诗中，他已经越来越少地象从前那样使用“工作”这个字眼，代替它的是另一个字眼——“游戏”。他的创作特性甚至通过朗读自己作品时的风度也反映出来。席勒读得狂热而激情洋溢，强调其中的对话，但他的朗读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而歌德的朗诵，象所有听过他的朗诵的人所一致公认的那样，显得很有技巧。

---

① 一种纸牌戏。

很明显，席勒的气质和才能把他推向剧院，他所写的九个剧本真正丰富了德国的戏剧创作，而歌德的那些篇幅最大的剧本只能把剧院引入歧途。只是到今天我们才开始理解蕴藏在歌德剧本中的内在的戏剧性，只是到今天它们才获得某种程度的社会公认。而席勒的剧本即令过上一百年也不会失去它们的冲击力量。它们是用纯悲剧的形式写成的。其中没有幽默的地位。那些经过他精心挑选的情节，他要把它们利用到最大限度。他笔下的每个人物，他也赋予他们以最大的表现力。他甚至带着自己所特有的全部狂热，力图让歌德的人物形象也高高耸立起来。当《哀格蒙特》终于在魏玛演出的时候，席勒要求，在被判死刑的主人公身后出现那个陶醉于自身复仇行动的阿尔巴。而在《伊菲格尼》中比一切都更加引起席勒的怀疑的是那个奥列斯特的形象。“没有福利维①就没有奥列斯特。”——席勒这样断言。

歌德则相反，不希望自己的作品给人们留下过份强烈、震撼心灵的印象。对于他说来，那些从他的《迈斯特》中引出来的绝对明确的结论较之他那部长篇小说的整个内容来，远远不是非常重要的。歌德把自己比成一个为了“调皮地把总数搞乱”，故意在长长的数学栏上犯计算错误的人。他在写剧本的时候，把那些用散文写出来的场面改成诗的（在《浮士德初稿》中，他就是这么做的），为的是让其中隐藏着的思想透过透明的复盖物而闪现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歌德的幽默感也在不断地增强着。他越来越频繁地往自己的作品中引进嬉戏性的场面。

---

① 古罗马神话中的复仇女神。

席勒的创作有点象鲁本斯①，歌德的创作则有点象伦勃朗。尽管两位诗人禀性极不相同，但他们之具有共同特点，又宛如那两位伟大的画家。正是这些共同的特点才使他们有可能亲近，有可能长期结盟。

在德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日益增长，他们却固守着自己的立场。"爱国主义，"歌德给席勒写道，"如果追逐的只是个人的利益，那它就象僧侣主义和贵族主义一样，成为一种过时的东西。"而那位全部作品的情节都是从外国历史中借用来的席勒则说："多么卑微，多么可怜的理想——如果只为一个民族而写作！"尽管他没有理由来抱怨自己的观众，但他还是断言："德国人渴望情感。这些情感愈是显得庸俗，他们也就愈是高兴接受。"

象往常一样，两位朋友持的依然不是相同而是相反的立场，两人的性格也迥然不同。

席勒致力于命令，歌德致力于感化。席勒从来也不会为对方献出一切，他只属于自己的创作。歌德则总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爱着他的人。席勒带着冷冰冰的热情锤炼着自己的作品。歌德则用一只满含爱意的手来雕塑它们。对于席勒来说，生活踵接于创作之后，因此寻欢作乐对他说来就显得那样不和谐。而对于歌德来说，诗的源泉就是生活。因此他的诗就象自己在那里繁荣滋长一样。席勒即令在他感受着的时候，也总是在思考。歌德则即令在他思考着的时候，也总是在感受。席勒栽植的是一棵已经枝繁叶茂的树，歌德则总是往泥土中播撒着种子。

---

① 鲁本斯（1577—1640）——天才的佛来米写生画家。

席勒善于带着一种与爱相等的力量来恨，象歌德一样，他总是成为自己主人公的伙伴。不同的只是，席勒的主人公是原则，而歌德的主人公则是复杂的人。正象我们社会中那些所谓的英雄一样，他们象大自然一样，既善良，又邪恶。

只有唯一的那么一次，席勒为自己勾勒了一副概括性的肖像。这发生在他写《华伦斯坦》的时候。象华伦斯坦一样，他同整个世界大声争论。而歌德在争论的时候总是那么轻声细语，争论对象又只限于同自己身上的那个恶魔。席勒在斗争，歌德在发展。

有这样一个特点，它象复盖在名贵的青铜上面的一层绿锈一样使席勒的形象蒙上一层暗淡的色调（而歌德的塑像则总是栩栩如生地要从那白色大理石的基座上挣脱出来）。席勒总是忘不了死。一个即令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人，只要把他的全部作品从头到尾读一遍，就会理解，它们的作者在和死神作残酷的斗争，他会死得很早。歌德的朋友迈耶尔有一回在魏玛公园的林荫道上碰见了席勒，跟着就在日记中写道，诗人的面孔让人想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一点不是偶然的。这次会见发生在席勒死前的好多年。

内在的狂热驱使着席勒愈来愈迅速地驰突向前。有时候又好象，他骑着一匹黑马，气喘吁吁，昼夜不停，甩开一个黑骑士。而一到早晨，就回转身来，往后看看——那位黑骑士是否追了上来？

就这样他一个劲儿地向前飞奔了好多年。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他取得最大的成功、处境最顺利的最后十年，他只有一个意向——写出更多的悲剧来。

他的那位朋友严肃而又满怀同情和悲愁的预感，注视着这

场悲剧的进行。歌德的生命绵长得可以划分成八个十年。他也生病，但往往在一场残酷而短促的疾病之后又得以痊愈。他信赖生命、摆脱悲剧，死亡不是他的敌人。从一出生起他就和它友好相处，因为他相信灵魂的再生。但在今生今世这漫长的几十年内，一种精神上的孤独感一直折磨着他，他只是到进入中年后才获得一个善于理解他的灵魂。

而席勒在这种联盟中能得的究竟是什么呢？一个朋友！

多病的躯体，脆弱的神经，生活经验的缺乏，外加上对生活的不加节制的奢求——这一切都促使他去寻求援助。这种援助除了在歌德的善良和他渊博的生活知识之中可以找到外，他还能指望别的什么人？

歌德不倦地关怀着席勒。他为他在魏玛租赁和布置了一所住宅，他代他挑选壁纸，夏天的时候就问他冬天要储备多少劈柴。他把自己的那所带花园的小房子让给他一住就是好几个月，还给他和他的妻子在宫廷中布置了一间屋子，借给他钱，把他的儿子领到自己身边来，又替他的一位内兄在宫廷里安排了一个职位。

歌德为席勒献出的不光是自己的一颗心——还有自己的智慧。他让席勒的天才从哲学的羁绊下解脱出来，就象二十九年前赫尔德尔从他身上扯去那窒息着他的洛可可式的折角高硬领子一样。

正是歌德鼓舞着席勒写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整整八年，席勒几乎只钻研那些哲学问题，创作上一事无成。而在这以前，九年内他写了六个获得辉煌成就的剧本和他全部的叙事诗。席勒的几乎全部作品都写成于这几年之中。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歌德那些与他的创作风格格格不入的作品。象他自己

所承认的那样，长篇小说《维廉·迈斯特》终于促使他放弃思辨哲学，转向生动的形象。与歌德的交谈和交换信仰激发了席勒的创作想象力。他希望通过与对方的交往汲取其创作思想的精华，并用自己的作品来丰富它们。"在您、我的灵魂里还没有栽植上新芽之前，"席勒说道："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在席勒所有的剧本中，都可以发现歌德影响的痕迹。甚至有些情节都是从歌德那里借过来的，例如，叙事诗《伊维克鹤群》中的情节、剧本《维廉·捷利》的情节（歌德本人已经开始用这个情节来写一首长诗）。歌德还用自己的实际建议来帮助席勒领导《季候女神》这家杂志。他介绍对方写一篇有关德·斯太尔夫人的赞扬性的文章，这一来就使得杂志在法国畅销。他为席勒的《阿利马纳赫缪斯》作了补写，又为它画了封面。歌德打算去意大利，席勒害怕这场分离。"您使我越来越坚决地抛弃那种离开共性、追求个性的倾向，您引导我摆脱个别和偶然，走向伟大的规律性。"

歌德首先解除的是席勒的一切顾虑，使后者的剧本得以上演。他为席勒提供了舞台，让他的所有作品，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一无例外地得到演出的机会。他是以自己的顾问和荣誉导演的身份做到这一点的。德国还没有一个剧作家，象席勒在整整这十年内这样，作品获得如此充分的演出可能性。一开始，在新的魏玛剧院里，席勒的每一个剧本总是每五天演一回，后者又缩短成每三天一次。《华伦斯坦》，《唐·卡洛斯》、《玛丽娅·斯丘阿尔特》上演的次数超过了科采普[1]那些轰动一时的剧本。

[1] 科采普（1761—1819）——德国浪漫主义剧作家，他所写的一些话剧充满着小市民的感伤气息。

又有一家重新改建的剧院要在揭幕式上演出《华伦斯坦的阵营》。席勒的那出三部剧，歌德和他讨论了一年多时间。剧中的开始曲是歌德最后写的。补写什么、删去什么、突出什么，都是两个人一道商量的。通过书信，歌德自己来分配角色，选定音乐，张罗那些缎子做的服装。而这一段时间，席勒仿佛故意似地，离开了魏玛，接着又回来了。排练继续进行。但两位诗人气质上的巨大差别也正是通过这些剧本的演出表现出来的。艺术上的利益甚至导致双方发生龃龉。目击者们证明，席勒让演员们即兴式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而歌德追求的则是戏剧形象身上的生活气息。

甚至在《华伦斯坦的阵营》举行首场演出的那一天，歌德还在给席勒的信中提到一件胸甲、一顶圆形软帽和一袭大红战袍。他还给一家中央报纸寄去长篇评论，为自己的同胞们剖析这个剧本价值之所在。最后又在席勒的那出三部剧还没有写成之前，就建议法兰克福剧院演出它们，并且要求为这出剧付出六十杜卡特①。歌德所做的这一切，为的都是这样一个艺术家，他用自己的光荣遮蔽了歌德本人的荣誉；为的都是这样一个下一辈的年轻人，他把歌德在德国文化工作方面的成果都破坏无遗。

这个给席勒带来如此巨大的幸福的联盟在他看来只有一点是对他不利的。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他感到，他只能站在并且将继续站在这第二位置上。读完《维廉·迈斯特》后，他带着明显的夸张，说道："不，简直不可能，用上这么长时间写出这样蹩脚作品来的人，居然也会感到那么大的满足。"

---

① 古代威尼斯金币名。

但歌德从席勒那里究竟得到了什么？

首先，他获得的是一种更加坚定的战士的立场。歌德引为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了个《季候女神》。多年以来他少的就是这样一个出版物。如今他总算可以把多年来锁在书桌抽屉里的许多东西拿出来付印了。他到处都看到“德国作家们那种傻瓜式的生活”，很希望把杂志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到底已经有多长时间，”歌德陷入沉思。“我不再读手稿，不再写批评文章，不再编报纸？二十年？这些年朋友都哪儿去了？麦尔格死了。什洛谢尔把自己禁锢起来。拉法捷尔变成一个偏癖症患者。只有赫尔德尔还象从前那样和我在一起。但失败和愤世嫉俗使他过早地变老了……”

《季候女神》杂志上出现了一些崭新的名字——费希特、洪堡特、什列格利①。不消说，席勒用他的文采和想象力超越了所有的人。他渴望的是公众的承认。歌德则相反，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他会失去“自由而满意地”与杂志通力合作的可能性。

《季候女神》编辑部，确实成为歌德与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会见的地点。此外，正如歌德所说的，“我们可以占据一块较大的领土，一只手抵挡住敌人，另一只手传播我们的思想，远及大自然允许我们达到的地方。”

歌德从席勒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对方身上找到的一个天才的听众。他经常需要有这样的听众，却又很难找到。即令是能找到，这位听众也不是个诗人，因此，也就不能给予歌德以创造性的影响。

---

① 什列格利（1763—1809）——浪漫主义运动的追随者，法国革命的捍卫者。

席勒是所有人中唯一的一个，只有他，在歌德身上看到了一位无与伦比的诗人，一位荷马与莎士比亚那种类型的诗人。席勒对歌德的剧本的疏远（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如果他要承认了它们，那就要对自己的剧作有所贬抑），一如他对就艺术体裁而言使他感到陌生的歌德的小说和诗的亲近。而它们又带着一股非同一般的力量在他身上唤起了对一系列美学方法上的问题的关切。和席勒交往的结果，歌德几乎已满足了自己在更高精神水平上对批评的需求。

作家的结盟进入了第三年。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达到最高潮。除了席勒，没有别的人能对歌德的作品有那么深的理解。他为它们，尤其是《维廉·迈斯特》写了许多封长信。

这一点，比一切都更加能吸引歌德，使他和席勒接近。谁也不能象席勒那样善于这样成熟地解决那些美学上的问题。三年的友谊使得歌德由衷地感谢席勒，因为他还给他以青春，又把他变成了一个诗人。不消说，把歌德变成一个诗人，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就象从前给赫尔德尔和夏绿蒂·封·施太因写信时那样，他在给席勒的信中提到自己的那些科学发现，这些发现三位朋友中任何一个人都还不能理解清楚。歌德感到自己有一种需要，让朋友们一道分享他的喜悦。席勒很快就理解了蝴蝶翅膀成长的特殊规律，歌德永远感谢他，因为这位哲学家深入到他的《颜色学》中去了。

歌德在一种麻木的状态中度过了自己的那些充满孤独和期待的岁月。如今席勒用自己那充满喜悦的号召唤醒了他。不消说，使他转向叙事诗体裁的完全不是席勒（尽管席勒认定这一点），歌德的那些最著名的叙事诗几乎是写成于二十年前。但席勒确实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歌德的那些主要作品上。他急于使

它们趋于完成。他既指出《赫尔曼与窦绿苔》技巧的圆熟和尽善尽美，又指出《维廉·迈斯特》的不成熟，对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持一种怀疑态度。

但歌德要求有一种高度理智的批评。他耐心地询问迈耶尔对《赫尔曼与窦绿苔》的看法。诚然，所有的人都赞美这首长诗。但他仍然想经历一次最高级的审判——听一听席勒的评价。这些年内《浮士德》（片断）业经问世。歌德请求席勒在不眠之夜不妨为它动一动脑子，然后象一个真正的预言家那样，详细地圆一圆这些创作之梦。

但正是在这里，席勒对歌德作品的批评与赞许之间的界线充分地显示出来。只是当事情涉及到一些次要问题时，它们才会带来一种实际效益。比方说，根据席勒的建议，歌德删去了《维廉·迈斯特》中某些冗长部分，对自己的米尼奥斯或孩子费利里斯的履历作了某些改写。但当席勒开始深入研究歌德的那些已经使作者本人感到陌生的剧本的时候，当他想回到《哀格蒙特》以至《伊菲格尼》的演出上去的时候，这一切对歌德说来，就不象《华伦斯坦》的演出对席勒说来那样的有意义了。

在与席勒的结盟中，哪些东西又使歌德感到不足呢？

首先是作为真诚友谊的证据的缺乏。歌德总是全部地奉献出自己，而席勒则总是把自己的智慧和心灵分割开来。

两位诗人的结盟进入了第三年。他们间的友谊达到最高潮，信件雪片般地飞来飞去，相互探望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但对于歌德的任何一部作品，席勒仍然没有给予决定性的影响。歌德在一些关键点上也没有接受对方的劝告。

他们之间那场最长也最有趣的谈话围绕着的还是那部《维

廉·迈斯特》。当友谊和联盟刚刚结成的时候，小说才只写了一半。设若没有席勒，它也许只保留着一个庞大的躯干。席勒迫使歌德把它写完，但看来，正是席勒所施加的影响使得小说的后几卷显得既缺乏文采，又缺乏生气。而围绕这部作品所展开的热烈争论在这部小说中则能找到直接的反映。最后一一卷中的某一章是这样开的头："有一天晚上，集合在一起的人们开始争论：小说和戏剧——究竟是哪一种体裁更为优越？"接着出现的是充满着思想的摘要，它们引自歌德与席勒间有关美学问题的相互通信。

作为剧作家的席勒，指手划脚地强调，在这部作品中哪些人物应该刻画得更鲜明些。但歌德借口这是"某种现实主义的抽搐"，不肯这么办。他在赋予自己的人物以鲜明的色彩这一点上几乎什么也没做。终于，席勒的劝告使歌德感到厌倦，他不想在《维廉·迈斯特》问世之前再让席勒看到它。而《赫尔曼与窦绿苔》和《私生女》的问世对于席勒来说更是完全出乎意料。他于是又来劝告自己的朋友重新着手写《浮士德》。但歌德却怎么也无法逼使自己打开那夹着手稿的厚纸夹。当他终于动手写《浮士德》的时候，席勒感到又是高兴，又是惊讶。

只有两部作品歌德直接受了席勒的影响，一部是改编成剧本的《葛兹》（为了追求戏剧性，这部改编后的作品失去了它的许多魅力），另一部是歌德严格地按照情节和形式的理论写出来、后来终于成为死胎的《阿希利阿德》。这段时期，歌德愈来愈频繁地在美学定理中迷失路径，在席勒身上他找到了一位他寻找了很久却又终于难以忍受的热情的美学理论家。只是又过了五年，歌德才终于失去耐性，带着突发的决心，宣告他与所有标榜拯救艺术作品的理论的决裂。但这一回席勒却又来坚

持自己的那一套哲学的能见性理论，继续断言，哲学是全部美学链条中一个主要环节。

“如果席勒不对我施加影响，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歌德到了老年还在热情奋发地问自己道。我们不妨期待着那份在与席勒结交期间应当随之出现的主要作品的清单。但歌德却说：“假如我们让《季候女神》拥有大量的稿件，那我也就不会去写《德因侨民间的谈话》，不会去翻译杰里尼的作品，也不会有那些哀歌，甚至也不会唠唠叨叨地去写那些《温和的赠辞》。”

那又怎么着！除了三四首诗外，这些作品本来可以不发表，那样一来，这些作品也就真的不会带给歌德以任何折磨。

在情绪发生了变化的时候，歌德自己也看得很清楚，比之所耗费的劳动来，收获是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我和席勒在《季候女神》上面白白耗费了多少时间！……”老人发怒了。“一回想起我们从中一无所获的全部事业来，我就不能不感到遗憾。”

特别使他感到遗憾的是那部引起最巨大的反响而又确实是由他与席勒合作写成的唯一的作品——《温和的赠辞》。

在歌德感到孤独，在他成为攻击对象、几乎被从宝座上推倒下来的那段时期，他迷上了讽刺性的摹拟作品。但他对周围环境所怀有的敌意，与其说是针对个人，毋宁说是针对抽象的性格。他从二十二岁时起，就从来没有和具体的人进行过辩论。

突然间有一天，他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不算吃亏的想法。他建议席勒在《季候女神》上开辟一个批评通信栏。但席勒立刻就改变了歌德原来的设想。他把杂志变成一个真正的战场。违反歌德的意愿，他决定既不让作家、又不让读者进入这个新阵

地，而只让出版家们自己发表意见，并且让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展最广泛的进攻。“谁想自卫，谁就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应该直接从实干，而不是从建议开头，随便人们怎样把我们看作野蛮人和粗鲁汉吧。”

歌德一步一步往后退让，终于接受了席勒的全部建议。在他看来，最适合的进攻方式是马齐亚尔① 的题词。模仿这种体裁，他扔出了大约十首双行诗。它们激励了席勒，后者立刻把它们连同自己写的六十六首双行诗一道刊印出来。一开始，歌德只打算把自己的攻击矛头对准一些政党和机关。但席勒已经在战斗中变得狂热。他攻击个人，并且是一些颇有名气者，进攻有时候是用公开的形式，有时候是戴上一副透明的假面具进行的。终于，他要求立刻宣战，这一来也就唤醒了歌德身上的恶魔。

尽管这么做和歌德的年龄、和他的情绪都不相适应，歌德仍然向席勒提供了后者所要求于他的一切，另外，他还坚持写他那个充满学究气的作品《温和的赠辞》。两位朋友写了将近一千首双行诗；其中许多是两人合写的。五百首收入他们自己的文选中，八十位作家立刻认为自己受到致命的污辱。

席勒所写的《温和的赠辞》要显得更尖锐、更机智、更刻毒些。同时也显得要更好一些。他对待公众、对待批评、对待竞争者都很认真——因为他渴望获得权力。

《温和的赠辞》产生的影响范围极广、骇人听闻。所有人都大声叫喊，说歌德把席勒引入歧途。只有他的那些亲近的朋友弄不明白，象歌德这样“行动迟缓的审慎者……怎么会让自

① 马齐亚尔（约40—102）——古罗马讽刺诗人。

己受到诱惑，干起这种年轻人的恶作剧来。所有那些受到污辱的人立刻用自己的诗来回敬，诗写得机智而又恶毒。席勒咬牙切齿：怎么他们竟敢这样来对待这两个光荣的名字！于是又立刻用一些新的《温和的赠辞》来反对这些侮辱他们的人——诗中同样充满着热情。歌德则相反，十分安详地等待着那预料中的回答。但他也很快失去了自制，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今后要审慎行事，对席勒写的那些语气过份激烈的原稿进行了删削。他打算好好地寻寻开心；干脆"让事情进行得更加轻松一点……这样我们就赢得时间。"

正当歌德准备以最富有讽刺性的语调回击所有的敌人的时候，席勒却突然宣布休战。在他身上，生活经验占了上风。热情开始偃息，他想和敌人们达成谅解，实行联合。歌德松了口气。危机过去了……

席勒对歌德的"否定性的"影响通过这件事而宣告结束。尽管席勒天才地洞察歌德的全部作品，却对对方的天性全然不理解。在他看来，一个活了四十七岁的人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个性发展，他所剩下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把自己的那个业经形成的个性体现在一个个新的形象之中。

如果对于这位善于洞察人们灵魂的行家来说，他的朋友内心中的永恒斗争都是不可窥察的，歌德该是多么孤独！如果这位同时代人中最伟大的智者都不了解他灵魂中发生的一切，谁又能把他从这种极端的孤独中引导出来？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爱人、他的女友。

就在这些年，当与席勒的亲近给歌德的思想带来有益的影响时，克利斯蒂安的忠实，她那天真而又朴素的习性，依然愉悦着他的心。

歌德和席勒肩并肩一道度过的这十年，对于克利斯蒂安来说，也是她生命中最幸福的十年。只有孩子们的死才使这种幸福蒙上一层阴影。而只是到现在，她那安详、乐观、积极进取的性格才真正地显示出来。

歌德每次一回到家，迎接他的总是那张开朗、健康、年轻的面孔。它看上去又总是那么心满意足、那么聪颖、那么善于理解人。他从她的眼睛里只能读出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该给你些什么？该为你做些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关心的只是一件事，别让日常的操劳使你的目光变得无精打彩！"

克利斯蒂安天性善良而又懂得感恩。"我祈求上帝，"她在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六年的时候写道，"请他为你给予我的全部好处而百倍慷慨地赐福于你……我将为你去感谢上苍。"

她所关心的不光是自己的姐妹兄弟，不光是席勒的孩子们，还有那些多得无法计算的默默无闻的人。克利斯蒂安从来不掩盖她出身于第三等级这一事实。在她身上不存在那些凭着一双美丽的眼睛而获得金钱和地位的"底层丫头"身上的那种鄙陋的习气。

和自己的朋友离别的时候，她总是在怀念他。也许，工作在耶拿的歌德，当他匆匆忙忙读着她下面这封信，为她那如此执着地召唤他回家的热情所感动的时候，脸上会不止一次地露出微笑：

"您的那些房间以及整个住宅已经收拾得有条不紊，它们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自己主人的归来。也许，这一回你会比往常工作得更有成效些？这里你可以躺在床上口授，象在耶拿一样。而在你自己没有召唤我的时候，我不会在早晨走进你的房间……亲爱的人，没有你，我在家里实在很不好受……明天我

要开始熨衬衣，为的是打发时光。”

他没有信来，她就连饭也吃不下去，家里人抱怨她的种种任性行为，甚至在过了十三年后，她还在日日夜夜地计算着他的归期、并且为只剩下“不到一夜时间”而高兴。有时候，她在信中提到，孩子非常想念父亲，不过，没有什么，“让他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我们确实有错，没能让他把那些短诗写完。”

读着她的这些情意绵长、动人心弦的来信，歌德总是十分激动。

他们一道去往来比锡集市，更确切点说，他乘车在头里，而让她坐上另一辆漂亮的轻便马车跟在后面；去那儿的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

席勒和所有其他的人都断言，歌德不能容忍任何人说克利斯蒂安的一句坏话。但他和她一道出现在社交场合，则是在他五十岁之后，而且不是在魏玛。象从前一样，无论是歌德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只能引起克利斯蒂安的反感，也无论是席勒，或者是洪堡特，都没曾少给她造过谣。

一个是头发斑白的上流社会中的人，一个是充满着活力和健全思想的女市民——他们两个人相互了解得又是那么深。他们在信中的对白读起来又是那么朴素、那么和谐、没有任何自命不凡的气味！克利斯蒂安总是能很快进入良好的情绪状态，歌德称她为自然界里的小精灵，自己心爱的家精，当她用来比锡的方言在信中称他为“我唯一心爱的人”，在信纸上涂鸦，并且使用了一个最可笑的隐喻来暗示她已经怀孕的时候，他的脸上不禁浮现出温柔的微笑。克里斯蒂安总是把称呼使用得糊里糊涂，不知道什么地方该写上“您”，什么地方该写上“你”，

完全象一个顾问妻子或者象绿蒂·席勒、阿马丽娅公爵夫人一样，这些人对句法和正字法都搞不清楚。歌德露出微笑。他压根儿不想找一个有教养的女人做自己的伴侣。他不需要这样的女人。再说，他本人作为一个现代德语的创造者，却直到临死之前也用不好标点符号。

今天克利斯蒂安要写些什么？为了让他开心，她还会想出什么花样来？“我感到遗憾，小说动都没动，哦，没什么，它总会动的。可别马上就陷入失望。我们会把线纺得更勤点。”多么会鼓舞人，又多么委婉地把他的工作拿来和自己的相比！也许，她这么做是无意识的？

有可能。但她善于了解那位难以接近的人。关于这一点克涅别利的妻子描述得很好，后者和克利斯蒂安一样，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恋爱之后，终于嫁给了那位有着谜一样性格的人，整整二十年间，她常来歌德家作客。“克利斯蒂安，”她在她死后写道，“禀有巨大、光辉而又自然的智慧和一种快乐的性格。她善于把朝气灌注给他，并且很好地知道，该掌握好什么样的分寸，才能给予他以友善的影响。就歌德的性格而论，他找不到比她更适合的妻子了……他常常告诉我们，当他全部身心浸沉在创作中的时候，当思想在他的脑子里变得千头万绪，他无力加以清理的时候，他就径直去找她，力求最浅近地向她讲述他要讲述的一切，使他不胜惊奇的是，她竟然用她特有的朴素的洞察力一下子捕捉住他所需要的东西，甚至在这个领域内，他也非常感谢她。”

歌德还在他开始写《赫尔曼与窦绿苔》之前，就跟克利斯蒂安谈起了这首长诗。克利斯蒂安热烈地祝祷他能把它写

成功。但忽然间，歌德命令给他往耶拿寄供旅途用的被子。这时候她就感到，他的构思没有得到预期的成功，而“这也就意味着我的祈祷这一回没能对他有所帮助”。她非常有层次地在信中给他描述了一个在剧院里胡闹的疯大学生，描述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和人物类型。有一回去参观一个城堡，她的注意力立刻集中在克拉纳赫①的一些画上——这是那儿画得最好的画。后来她读蒂克②的那部中篇小说《格诺菲娃》直到深夜，还舍不得放下，歌德完全不想使她受教育，他喜欢的是她那种浑然天成的性格。有一回——这已经是在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之后——克利斯蒂安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歌德把身子转向一位和他们一道在桌子旁边坐着的朋友，说：“我喜欢的就是她身上的这一点——你瞧，她一点也没有变，原来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不消说，克利斯蒂安的美德表现在各个方面。

她象歌德一样喜欢喝酒。开始时喝得比较少，后来，也象他一样，变得越来越多。但从来也没有人看到过，她喝酒喝得过度。上流社会不承认她，因而她就和一些演员交往。在那些年轻人举办的假面舞会上，人们每次都可以找到她。

她爱笑，也爱唱。最能吸引她的还是剧院。它代替了那个不允许她进入的社交圈子。她向剧院委员会主席歌德讲述了那儿发生的一切：哪些剧获得成功。观众们对演出有哪些反映。

克利斯蒂安行动迅速而灵活，爱骑马，老年的时候又学会了驾车．但她最爱的还是跳舞。这是唯一能够鲜明地表现她自

---

① 克拉纳赫（1472—1553）——德国伟大的写生画家。

② 蒂克（1773—1853）——德国浪漫主义作家。

己的一种爱好。任何一个舞伴对她说来都显得优美和文雅不足。她所引为无比骄傲的是，邀请她跳舞的一次会有十个人。她在舞会上跳舞跳到这种程度：一双新鞋一晚上就会跳出一个窟窿。可是家里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人们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迹象。所有人都睡得很早。早晨六点男主人已经坐下来工作，主妇则在花园里种土豆。克利斯蒂安懂得马的用处，知道怎样来卖马和买马，还在城郊弄了一块地。她给丈夫往耶拿寄啤酒、白酒和肉，他则从那里给她寄来水果。

克利斯蒂安为他弄来他所需要的书，掌管钱财，满足他的一切需要；如果星期五没有人来出席她的茶会，她就会抱怨自己白白弄来劈柴、点起壁炉，她还出售自己园地上种的芦笋和穿破了的连衣裙，旧衣服也是她自己动手缝补。

克利斯蒂安非常节俭，尽管有点虚荣、却又十分勤劳，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另一个人，看上去颇有点象歌德这段时期正在写的长篇小说《维廉·迈斯特》中的捷列莎。但谁知道呢，她也许是个甘泪卿，这一点，对她说来，还有待于证明。

尽管她看上去平淡无奇，歌德却始终对她十分依恋，几十年内一直十分温存地为她服务。尽管不象他当年为丽莉或者夏绿蒂服务那样。象席勒驱遣女人那样来驱遣她，是他所不愿做的事。面对着整个上流社会，他公开表明他和这个女人的关系。在立下遗嘱、规定儿子为继承人之后，他让她在他生前就支配他的全部财产。

他把他们两个人干脆都看做自己的孩子，他们则把他看做父亲。“你不妨想象一下，你的这两只小白兔有多么爱你。当你离开我们去往克特沙乌，我们站在道旁，看着马车怎样往山

间驰去，直到它越走越远，完全从我们视野中消失。这时候我们才开始说话，两个人都感到十分悲伤。”

哦，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是多么爱他！他于是把他们的忠实祝祷体现成情意绵长的诗。

十五年过去了。“最近如果有机会，一定把你在信上提到的那双最近跳舞时跳出个窟窿的新鞋给我寄来。我是多么希望能把你的一个什么东西紧紧地贴在我的心上。”——五十五岁的歌德这样写道，这时候他的儿子已经十五岁。

但命运女神总是不会白白地施惠于他，而不要他以自己的艰苦生活作代价的。他应该对她有所报偿。

在他们的关系确定下来五年之后，克利斯蒂安的妹妹和姑妈就搬进他的家中来住，直到她们逝世前一直没有再离开这里。她弟弟也在他们家住上很长时间。乌尔皮乌斯一家人天性安静，但这家人所禀有的一些共同的习惯、愿望和趣味爱好毕竟和歌德的格格不入。他们完全不想在他家里当厚脸皮的食客。但他们愈是想让自己成为对这个家庭有用的人，他们也就愈是给这个家庭带来喧闹。三个枯燥乏味的小市民给一个贵族之家所带来的活跃只能是不受欢迎的。他们和歌德的那种上流社会生活以及家庭生活都毫无关涉。诚然，他和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甚至没有产生任何不和。但他总还得去为她那失业的弟弟操心，写上无数封信。克利斯蒂安妹妹的情人是个年轻贵族，因为个什么原因从家里匆匆跑了出来，他父亲领地上的一位牧师来找歌德，要求歌德对这位年轻人施加影响，劝说他回家。歌德于是不得不帮助所有这些人，答复和解决他们的问题……善良的天性使得他不忍把自己伴侣的一家人从自己家里赶走。

而这一来，他们倒违背自己的意愿不自觉地把他给赶走了。歌德把自己在魏玛的那个最可爱的家留给了那些甚至和他都构不成亲属关系的小市民们，自己跑到邻近的耶拿去过单身汉的生活。他在耶拿的庇荫所由两座宫殿式的住宅组成。要把它们烧暖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有时候他只好在一位市民家里赁上一个房间，看上去成了个单身汉，却又不得不挑起一个结了婚的人的全部重担。一年之中他有四个月甚至半年时间是在耶拿度过的。而他之所以从魏玛被赶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作为一个大臣、主席和上等人所一刻也摆脱不了的那种营营扰扰。就连来到魏玛的席勒也不时地躲到耶拿来，在这里他们重又成为诗人，在这里他们的精神又得到复苏。只要歌德无意中一出现在早已经就人去屋空的那所克涅别利的老住宅里，他就觉得，他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度过这样富有成效的时光。他只让给他往这儿送十颗他收藏着的刻有图案的宝石，为的是"有点什么东西可以赏心悦目"。

晚间，他和席勒一道讨论问题或者在一帮学者和朋友的圈子里坐一坐，他管自己这种消磨时光的方法叫做编"有关菲亚[①]们的神话"。

偶而间，他也让克利斯蒂安带着孩子或者单独一个人到耶拿来。有两回他自己偷偷地在很晚的时候回到魏玛，命令别把花园里的那道后门锁上，第二天一清早就又走了，在路上总共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这件事难道不让人们想起那位王储的风流韵事来吗？后者偷偷地去找那位被严密看守着的情人，和她度过销魂的一夜。

---

① 西欧神话中的仙女，有的给人们带来幸福，有的带来的则是灾祸。

但不管怎么，他还是不得不经常躲开克利斯蒂安．他对席勒非常明确地谈到这一点："我不能脱身来耶拿，所以我家里人就还得不离开我。这叫做一劳永逸，因为我的任何一部微不足道的作品都只能在绝对的孤独中才能写出来。别说和陌生人谈话，就连逗留在我所热爱和尊敬着的人们的家里，都会使我的诗的清泉完全沿着另一条河床流去。"

他年纪越大，克利斯蒂安和儿子对他说来越变得亲近，他也就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肃地直摇脑袋。正是他，歌德，整整二十年来一直无可指摘地坚守在这个国度内，如今却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请求一位小官吏发给"乌尔皮乌斯夫人和她的儿子以旅行护照。"他们在法兰克福他母亲那里作了三天的客，而他为了他们的好，还是催促他们尽快回家。

"是啊，"歌德有时在把妻子和儿子从耶拿送走，自己又在寂静中伏案写作的时候，不禁问自己道，"说起来也真奇怪，这种短促而愉快的会见竟成了我命中注定的东西，这一点是我所没曾想到的。难道我们注定从来也不该享有那种纯真而又稍纵即逝的感情？这种感情象夏日的早晨一样不知因为什么而产生，又不知因为什么而消失。难道这种古典式的感情已经德意志化，因而变得沉重了？难道让双方勇敢地分手，各自还给对方以自己自愿放弃的自由，不是要更好一些吗？"也许，在一个秋天的日子里，当他去往瑞士，远离开女友，伫立在溪边的一棵树下，凝视着溪水，从中看到自己的爱情和命运的象征时，笼罩着他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

溪边有棵果树，果实稀稀疏疏。
枝条过早折断，这是谁的错误？

藤罗密密扎扎，死死把它箍住，
我朝果树走去，利剪倏地掏出。
刚冲藤罗下手，不由浑身颤抖。
果树一声长叹，向我苦苦哀求：
“啊，别要我的命，别去动藤罗，
快快缩回你那残酷的手。
这藤罗我和它相依为命，
枝枝节节紧连着我的心。
我能不爱它——我唯一的寄托？
它若不爱我，怎会缠住我的身？
瞧，这无数个芽，这无数个根，
它在我生命中已越扎越深。
我供给它自己所需要的营养，
它吮吸着的是我的灵魂。
我的根原本是结实而粗壮，
而如今只能把活汁输送到半身。

哪儿去了，我那巍峨的树冠？
俯向水面的树条枯萎凋残。
我却依然只爱它：这致命的衣饰，
这牢固的枷锁，这可怕的装璜……
消耗是满足，牺牲是甜蜜！
献身爱情者哪能把生命顾惜？”

这首诗——它名叫《阿明特》——道出了歌德爱情的全部本质。我们，作为后代人，实在再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

孩子的教育苦于处在两种矛盾着的因素——日常生活和艺术——的影响之间。这种矛盾之所以显得特别尖锐，是因为它正发生在奥古斯特的六——十八岁，这一受教育的关键时刻。歌德作为孩子的朋友和教育能手，曾经几乎独自一人培养了弗里茨·封·施太因，曾经为夏绿蒂·布弗的兄弟姐妹，为卡尔·奥古斯特、赫尔德尔和雅可比的孩子们做了那么多他善于做到的事，当然会自己来教育儿子。孩子小的时候，热爱自己的父亲，向他公开自己的一切，把他当做自己的朋友。小奥古斯特穿上山民服装，参加伊利麦纳乌的节日游行，晚间父亲自己动手把他抱上床去睡觉。在耶拿那所宫殿式的住宅里，孩子和一位小姑娘一道玩耍。歌德这时候便离开手稿，走近窗口，开始观看起孩子们来。他把一块馅饼掰成两半，分别拴在两根绳子上，然后把它们从窗口往院子下面送去。看到孩子们蹦蹦跳跳，努力想够着那块小礼物，他感到十分快乐。他用南瓜给他们做了一个精灵的头，小精灵的眼睛里喷着火星，还给木偶剧院画布景。象父亲从前一样，小奥古斯特在影子剧院看戏。这里既有浮士德博士，又有精灵……而最可笑、使孩子最最难忘的是——小猫滚蜡烛那个节目！……

但也许是五十岁的歌德已经显得过老了，也许是他过份专注于自己，有件事看起来十分清楚，父亲和儿子之间缺乏一种经常的接触，而这是真正的教育的一个首要条件。歌德教育孩子，显得迟了一点。

关于孩子的一些不算多的情况我们是从孩子自己写的一些信中了解到的。诚然，它们是在一位教师的口授下写成，并且带上歌德的风格。但即令是从这些信中也可以看出来，小奥古斯特是个发育健全、大胆、讲求实际而又略略有点粗鲁的小家

伙，母亲种的黄瓜长得不如他种的，他就嘲笑母亲。他还嘲笑自己的伙伴，那个总是见到什么怕什么的席勒的儿子。有一回，他买了“好多好多黄雀”，却卖去了一只珍贵的鸟——因为他不想为它去张罗饲料。他还打死过一只白鼠，杀猪时他爱听猪叫。他在花园里找到半拉银币，结果用它兑换了一文钱。语言他学起来很快，记忆力很好。当父亲给他读席勒编的新《图兰多特谜语》时，他破谜破得比歌德本人还快。

还有一个特点也是小奥古斯特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六岁时他已经拒绝去教堂，歌德为这种遗传性的异教信仰还写了一则风趣的格言。

去矿泉疗养区时，父亲总是把儿子随身带着。旅行期间禀性乐观的孩子对自己的老伙伴的影响往往比这位做父亲的对儿子的教育薰陶要大得多。孩子生来就不模仿父亲的风度，也不以他为表率。他在精神上接受到的母亲的影响要更加大得多。母亲常带他上剧院。歌德不反对这一点。孩子是在无拘无束中长大成人的。

“除了父亲的那些感情外，他还具有所有市民的美德。他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为此感到无比高兴……哦，市民社会的那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规则一开始使我们感到迷惑，把我们引入歧途，接着又比大自然本身更好地向我们提出要求！……一个人一出世就注定要生活在一个受约束的环境里。他的生活目的也注定是那么平庸、浅俗并且是事先确定的。

“……但一旦许给他以自由，他就不知道，他该想些什么，他该做些什么，身遭的那些光怪陆离的现象他究竟是该一无例外地摒弃，还是把它们的崇高性否定无遗……‘我原以

为，我可以在美洲大干一番，’洛塔里奥①说道，‘现在我象别人一样看待周围的事物，我身边的一切对我说来已经变得如此可贵。’‘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雅尔诺②反驳道，‘你从海外寄来的那封信，你在信中给我写道：“我要回来，我有自己的家，在自己的花园里，我要对家里人说：‘就是这儿了，美洲没有我呆的地方！’……”’”

就是这儿了，别处没有我呆的地方！……《学习年代》结束处列举了那些在歌德快近五十岁的时候促使他资产阶级化的原因。而在这些原因中包含着的是一个概括性的结论。“生活的目的——就在于它自身。”——歌德在信中这样给迈耶尔写道。在他把自己目前所做的和想要做的一切结合在一起加以审视之后，他开始有所褒贬，有所扬弃。上述的这句话意味着，歌德开始走向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产生于时间的漩涡之中，逐渐变成一条宽阔的河流，浮载着船只和重物，安详地经过广阔的平原。而这一来，歌德也就变成了市民。

当他还是个年轻人、陶醉于欢乐之中的时候，市民的血液使他变得清醒过来。三十五岁那年，当他陷入绝望之中的时候，市民的血液使他成为公务的奴隶。四十岁过后，又是这种血液使他成为一个安静的，不知冒险为何物的旅行者。到五十岁，他已成为一个有着妻室和无数自愿压在自己肩上的责任的地地道道的市民。你瞧他，迂腐而又认真，对世界大事漠不关心，远离开自己国家的精神中心，就这么成为了他的敌人们带着恶意称呼的那种“我们这个世纪最有教养的人”。而他的智慧又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并且在不断发展着。他的外貌也起了

① 疑为《维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人物。

② 同上。

变化，一位崇拜者找他要画像，他却不给对方寄去。这些年给他画肖像的人确实不少：布里·雅格蒙、梅耶尔·季克、巴尔札柯。画像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丰满而矮壮的人：肥肥的指头、胖胖的面孔、双下巴、眼睛下面显得浮肿，眼睛本身又显得那样聪明。这个人总是爱用一副长柄眼镜。他戴着它，已经整整十年，资产阶级习气在他身上表露得十分明显。

这就是他，这个认为在家里比什么都好的市民。他的诗《在远方，在土耳其，各族人民在厮打着》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洪堡特徒然招呼他去巴黎。他就住在这个安全可靠、把斯太尔夫人的光临当做划时代的事件的魏玛，一边赞美着新时代的摇篮，一边羡慕着在巴黎大开眼界、寻欢作乐的洪堡特和科塔，自己充其量不过是去来比锡市集走走，在那里看看伦敦的全景图。不管是在信里还是在日记中，他都不提欧洲。而在缔结来因联盟的那些日子里，歌德在日记中写道："比起罗马帝国的毁灭来，仆人和马车夫为羊群而引起的争吵更加使我们感到激动。"

这就是他，这个天生的市民，决定好好享受一下那个轻易到手、从前被他不当回事的贵族称号所带来的好处。从前他是魏玛的两个俱乐部的成员。如今他已经从市民的圈子里走了出来，却还是象从前一样不愿意介入贵族阶级的生活。但是参加他的晚会或茶会的，越来越多的是贵族阶级中的代表。公爵已经把他的那块小地产赐作他的世袭封地，好让他能成为地方自治会的成员，而地方自治会为了酬答他在大臣职位上所做的贡献，"奖给了二百塔列尔"，就好象歌德在茶会上奖赏自己的仆人一样。我们不禁想起《维廉·迈斯特》中那位美丽的精灵的一句话："那些优秀之士的弱点之所以暴露无遗，莫非是为了

让他们的那些卓越的天性丧失殆尽？”

这就是他，这个市民，比以前更加小心地关注着社会秩序。费希特的酷爱自由引起了他的愤怒；这位哲学家的思想怎么也受不到他的赞赏，他革去了前者的教授职位。

一个和自己的未婚妻一道逃出家门的奔放不羁的有才华的人跑来找歌德，请求接受他为演员。歌德命令他立刻回家，给了他路上的盘费，为他付了旅馆钱，又找那个回到魏玛来的马车夫要回他胡花在这位年轻的逃跑者身上的那笔钱——十六塔列尔十七芬尼。

这就是他，这个市民，市民精神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酷爱着所有的硬纸封面，又爱在公务旅行期间搜集资料，这些资料如今都收入别捷克尔①的旅行指南中去了。

他的日记让现代的人们感到奇怪。其中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的是一种父性的特点。

这就是他，这个饕餮的市民，日子过得很安静，吃起东西来津津有味。他已经年过四十，却嗜酒如命，一天两顿，一瓶酒喝干为止。直到临死前他都离不开杯中物，自己也承认，肉和酒几乎是他唯一下肚的东西。一位善于逢迎他的不来梅的书商寄给他一箱子好酒，为了表示感激，歌德便把自己的《魔笛》第二卷交给对方，稿酬由对方自己看着给。于是对方又给他寄来第二箱。……日记中，在诗行与记载着的日常事务之间，歌德提到了嫩芦笋，而在第二卷《书简》中，他又歌颂起醋腌黄瓜来。

这就是他，这个靠挣钱谋生的市民。他现在为数目字走的脑

① 别捷克尔（1801—59）——德国书商兼出版家，最早出版旅行指南。
——编者

子要比从前他当议长时多得多。当然，即令是现在，年龄已经过了五十，他那唯一可靠的收入还是大臣薪俸。他是这个受他关照的家庭的主人，却没有攒下什么财产。三十年来他的年俸是一千六百塔列尔。而他却想生活得很阔绰，想弄到更多供收藏用的版画、宝石和必需的实验设备。他希望自己的家能变得宾客如云(尽管人们一经分隔成单个人，就得不到他的重观)，让朋友们有安居之所，赠给他们以贵重的礼物。他甚至还去打听，“可不可以在我们那位善良的元帅夫人死去之后，弄到一辆轻便马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他还产生了一个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过的愿望，不光让自己的作品买得价钱合适，还要尽量多写一点可供出卖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诗数量相当少，而多得无法计算的却是另一些作品的原因之一。

在和那位暴发户出版商科塔签订合同的同时，他也没有和其他出版商断绝关系。席勒和歌德在《季候女神》和《普罗庇累恩》① 上发表文章，都获取稿酬，这在德国当时说来是前所未有的。歌德之所以为这些杂志翻译杰里尼的全部作品以及德·斯太尔夫人的作品片断，其原因就在于此。

快近五十岁的时候，歌德还卖给科塔一部新作品；作品里实在没有什么新鲜东西。

那首《格尔曼与多罗捷娅》歌德决定卖给出版商菲维格，让对方给自己出版文选。但这首长诗才写完三分之二，他不愿让对方看到作品的这种未完成的形式，于是菲维格就不得不买

① 歌德在1798—1800年创办的一家杂志。

了一只装在袋子里的猫——就是说，以预支的形式买了那首总共是两千行的六脚韵的长诗。

歌德在出版条件上不是直接与出版商打交道，而是通过一个作为第三者的委托人。这些条件写成文字装在一个封了口的信封里。如果出版商出的价钱低于歌德所要求的，生意就算没有做成。如果价钱出得高了——高出的这个数目还是还给出版商本人。出版商菲维格对这种做法感到惊奇，考虑了又考虑，最后愿意出一千塔列尔。居间人打开信封，读出声来："我要求付给我这首长诗一千金塔列尔。歌德。"

歌德用这样神秘的方式出卖自己的长诗，实际上是在经济上犯了一个唯一的一次错误。克利斯蒂安说服他在魏玛购置一处小小的地产，这块地产在立契约前，歌德一次没有见过。从那时起，他有时候在那儿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还修筑了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通往公园。有一次，人们甚至看到，歌德——这位大臣，学者、诗人兼怪人——是怎样在马市上买马的。很快，他就和那些佃户发生了纠纷；他撵走了一个有欺诈行为的人，又招来了一个好象是懂得种果树的农夫。过节时招待客人以及兴建啤酒厂给这位善于改善两个公国的财政状况的伟大的经济学家带来了那么多的亏空，这种亏空之所以使得我们这位市民感到特别苦恼，是因为它证明了他的经济管理完全缺乏秩序。

但，损失并没有使得歌德感到惊奇。他只要一谈到他的土地所有权就语含讽刺，甚至十分反感。每次下乡他都不是住在自己屋子里，而是住在邻居牧师家中，就好象用这一点来证明，土地所有权与他毫无关涉。

也许，他之所以购置地产，只是为了让克利斯蒂安变成一

个女地主从而保证她能够进入特权阶层。履行必要的结婚手续，这是歌德多年来一直渴望着的事。但人们在首都所玩弄的种种阴谋使得实现这种愿望变得十分困难了。

克利斯蒂安在实际事务中一向显得很机灵，五年后当她终于摆脱这种镜花水月式的希望，并且没有受到特殊损失的时候，她甚至感到高兴。到了老年，歌德面带微笑，描述了这个插曲："这件事唯一让人感到不足的是——没有得到实际利益。"但，买地产这种事歌德总是赋予它以象征意义。所有权在他说来并不需要，因为"无论从美学或经济观点来看，他都不需要土地。"

有疑义的格言无论如何不能算做典型的格言。他这段时期的全部生活就是对这种格言的一种驳斥。因为，年近五十的歌德已经不是从前那种只是一味地向上、一味地追求真理的思想家。但也还不是一个能够乐观地看待周围的一切、展翅翱翔、飞向新的自由的诗人（他很快就要成为这种诗人的）。厌世病在他身上时时发作，当他终于摆脱那些使人厌烦的访问者之后，总想在他自己身遭筑起一道高墙，把自己和周围人隔绝开来。有一回，当他向席勒倾诉自己的这些切身感受时，他向对方谈到了这种把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向周围人掩盖起来的"现实主义的奇想"。"我总爱化名旅行，穿上一身最不好的衣服，和一些相识者和不相识者谈一些不干紧要的事情，使用的语汇也是一些最平淡无奇的。我还喜欢装成一副比实际的我更加轻浮的样子，变成一个似我非我（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的人。"

就这样，歌德装成一副微不足道的样子，以求使自己在周围人之中显得安全。他又在社交界中出现了。作为一个作家和学者，比起当年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来，他显得要更加平易近

人。耶拿的教授们尊敬他，又害怕他。那些被介绍和他见面的年轻人，在描述他给他们留下的最初印象时，都觉得他使所有人都感到畏惧。一位见证人谈到他是怎样在一个学者圈子里被歌德接见的。在枝形吊灯和烛火的照耀下，歌德庄重地站在桌边，一群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瞧着他的学者围着他，排成一个半圆形。这位见证人（他就是作家让·保尔[①]）满心想尽可能详细地询问一下歌德的工作情况。但后者整个晚上看起来都是一个谜，就象坐在棋桌边上的弈者一样。于是这位年轻的男子汉和兴高采烈的怀疑主义者可以用来反对他的唯一的武器是，在把这次会见描述得很迷人的时候，喊道："他嚼得可真多！"

德·斯太尔夫人当时正在德国旅行，见到什么就写，逢人就访问，歌德一开始想躲开她，后来则表现得时而固执，时而彬彬有礼，对她的智慧满怀敬意，对她的语言则十分厌恶，就这样他把她弄得既快乐，又尴尬。后来她是凭着自己的幽默才摆脱掉这种尴尬的境地的，而当德·斯太尔夫人信赖地告诉他，他的每句话在法国都被印成文字的时候，他在选择自己的用语时变得更加矜持、更加审慎了。

可以向对方吐露心曲的朋友他几乎一个也没有了。席勒满脑子是自己的计划，又在生病，他通常都是在歌德想和他聊聊天的晚间工作。尽管如此，这些年来席勒仍然是他唯一能够谈得来的人。全部膳宿由他供应的迈耶尔如今住在他家里，结了婚，充当的已经是一个教师和报告人的角色，而不再是对话者。但歌德对他比对所有其他人更温存。迈耶尔则是唯一不想从歌德的权力和智慧中捞到好处的人。相反，他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

① 德国作家约翰·帕乌利·弗里德里 里赫捷尔（1763——1825）的化名。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他。

还有一个克涅别利。但克涅别利已经意识到，席勒早就从歌德的头脑里排挤掉自己，取代了自己。

还有一个人，在关系上不是和他变得冷淡，而是变得越来越密切，他就是福伊特。歌德从前在一帮法官中间发现了他，先是让他当大臣，后来又让他当上了魏玛公国的首相。福伊特为人高尚，无私，既能干又富有经验。他永远感激歌德，总是把自己的一颗心信托给他。“我真希望，您能够永远在我身边，”歌德给他写道，“并且总想为您做些什么……我简直不敢想象，我的生活中会没有您。”

其他人呢？那些和他共爱好、同斗争的人呢？那些在歌德居留魏玛头一个十年期间同他结伴而行的人呢？他们的爱都消失到哪里去了？这位天才的生活使朋友们感到失望。他们要求他走他们为他指定的道路。

是的，夏绿蒂的怨恨消失了。她已经快六十了，满头银发。她的儿子也已经结了婚，这一来，她连孙子都有了。她和歌德所交换的决不是礼节性的问候。靠着席勒的居中调停，她和他终于和解。从前她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他那里，让他在他身边受教育。如今他又把自己的奥古斯特送到这位老妇人身边去。不，歌德从来不否定她的精神力量！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呼吸到山间的新鲜空气，这种空气是后者所不曾呼吸过的。

接着，歌德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来重新为自己的这位女友兼敌人服务。他为弗里茨·封·施太因在公爵面前奔走说情，终于替他在普鲁士谋得一个职位，于是七年来头一回，夏绿蒂读到歌德手写的便条。

“请允许我那可怜的孩子能享有守着您、在您身边受教育

的幸福。您这样关怀着他，使我一想到这一点就非常感动。”

“我那可怜的孩子，”——夏绿蒂念出声来，她抄起羽毛笔，坐在二十年前按照歌德画的样式做成的桌子旁边，开始写道：“您是了解我这颗心的，我这样爱您的孩子，您应该把它看成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歌德读着这封信，脸上浮现出微笑。几个星期前，就在他自己那部《漫游时代》的结尾处，他让一个被遗弃者这样说道：“我们这些女人有这么一个特点：全心全意地爱着我们情人的孩子们，哪怕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的母亲，或者简直对她恨之入骨！”过了几天，歌德牵着自己七岁的儿子的手，朝夏绿蒂家走去。她坐在花园里枯树底下。歌德走进那个小门。诗人和克利斯蒂安的儿子吻了吻夏绿蒂的手。这个场面他对谁都没有提到过，倒是那位既惊讶又羞愧的夏绿蒂在给自己的一位女友的信中提到：不，就连她自己现在都不明白，她为什么长期而又失之虚伪地责备歌德！……

尽管这样，过了一年她又给席勒送去一封旨在反对歌德的抨击信。

但他仍然邀请她来自己的家，和她一起接到邀请的，还有她的侄女和其他贵妇人们。他仍然给她送水果，仍然让她看自己搜集的各种硬币；那昔日的声音仿佛又回荡在他的耳际，当他在信上这样写道：“今天早晨我真不知道敢不敢指望您用您的光临来驱散我的忧伤？”

在那场旨在反对革命的战争失败之后，公爵作为一个普鲁士将军，很快就退了职。此时此刻，他是否会回想起（是的，已经太迟了），他自己最老的朋友对他的事先的警告？也许会。但仅此一点决不会增加公爵对歌德的好感。

卡尔·奥古斯特——他的头发也开始白了——坚决地为自己的朋友开辟了一条施展才智的道路。但军事上的种种责任已经使他感到厌倦，他开始比较积极地来治理自己的国家。而这一来他也就和他的文化大臣和剧院委员会主席开始发生冲突。

歌德充分理解公爵。公爵却已经不理解歌德。但他却找到了一些特别准确的字眼来评价歌德的旅途书简："实在奇怪，"公爵在和克涅别利谈话时说，"这个人已经庄重到什么地步！"公爵对歌德作品的兴趣已经明显地消失无遗。

与这同时，卡尔·奥古斯特对自然科学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促使他和歌德重新接近起来。他们一道听报告，一道搜集收藏物。对于这位君主的那种贯串在所有问题和指令中的适当的谦虚，我们不能不提出赞扬。但他在信中已经很少使用"我亲爱的、可爱的老人"，"请爱我！"这句话几乎完全不用了。

而歌德已经使自己习惯拘泥于形式。请假他总是通过福伊特。给公爵的私人的信开头总是这么写着："敬呈殿下！"结尾则写的是"歌德谨上"。

昔日的那种两个人兄弟般地一道调皮、恶作剧、异想天开、做蠢事的时代哪儿去了？

两个人已经很少一道在公开场合出现。但对女人的兴趣仍旧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四十岁开外的人所常有的嗜好。在歌德与克利斯蒂安结合在一起很多年之后，倦于不断更换情人的公爵终于为自己建立了第二个家，所选择的对象仍然是魏玛的一个档案管理员的女儿。不久后，歌德就在卡罗莉娜·雅格曼的儿子的受洗仪式上当上了教父，正象当年公爵当了克利斯蒂安的儿子的教父一样。而卡罗莉娜是由公爵出资供

养、由歌德直接领导的宫廷剧院中的演员。这三个人加在一起所构成的情节的纠葛，是可以写成十部喜剧的。而当生活本身最后解开这些纠葛时，喜剧几乎变成了悲剧。

这一来，摩擦一下子就产生了，歌德对领导剧院感到厌倦，他要求退职。公爵加以挽留；于是歌德不得不对那位不断鼓励公爵来反对他的雅格曼实行监护。

歌德还失去了另外一位在他青年时代对他给予最有力影响的朋友——那就是赫尔德尔。实际上，他在三十年前就失去了他。赫尔德尔的那种严厉无情的批判精神总是使歌德产生反感，同时又总是吸引着他。友谊-敌意总是又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又把他们分离开来。赫尔德尔的形象在极大程度上体现了靡非斯特。但浮士德身上的那种靡非斯特的本质以及靡非斯特身上的那种浮士德的本质从来没有象在这段充满着友谊和敌意的历史上表现得这样明显。

赫尔德尔死于魏玛，当时住在耶拿的歌德竟没有回来参加他的葬礼。不管是在日记或者札记中，歌德对这件事都只字不提。赫尔德尔死后的第二天，歌德发出一封信，信中充满着对德·斯太尔夫人来访的喜悦之情。“这位夫人机智的天性，”他写道，“甚至能够驱赶死神和冬夜严寒。”只是在这几句话中，人们可以感觉出他内心中的那种他竭力对自己加以掩盖的震动，靡非斯特的悲惨而又厚颜无耻的精灵透过歌德在描写一年中令人讨厌的季节所流露出的痛苦在注视着。“我知道很清楚，亨利二世之所以要杀死德·基斯公爵，只是因为当时天气实在糟透了，我甚至羡慕在这种时候死去的赫尔德尔。”这天晚上歌德是在一帮熟人、在那些追求漂亮姑娘的小伙子们中间度过的。

二十年过去了，歌德才在《诗与真》中对他应该向之表示巨大谢意的那个人的生平作出了崇高的评价。他在那本书里描绘了这个谜一样的人的崇高精神，从而为对方建造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赫尔德尔逝世后不久，歌德又获悉了拉法捷尔的死讯，他显得十分平静。就连科罗娜·什列捷尔的死也不能使他激动。也许，就在死前的几个月，她还去参加由席勒导演的《伊菲格尼》。也许，看着那帮年轻人的表演，科罗娜回想起另一场演出，在有一个年轻而又快活的宫廷人物参加的情况下，他和她一道饰演了奥列斯特和伊菲格尼。这已经是二十三年前的事！……

当时也是春天，一切都在尽情嬉戏着，他在几个星期内写成的那支颇有才气的歌曲，刚刚写完最后一行，就拿去上演。你还记得这件事吗？奥列斯特？如今你古古板板地坐在你那主席的位置上，唯恐演出出了什么纰漏。你还记得你那只追求者的手是怎样放在她那戴着一顶桂冠的栗色鬈发上的吗？而今天他们坐在自己那空荡荡的座位上，扫视着大厅。瞧，那边——是克涅别利和他年轻的妻子。你还记得，他当时饰演的是那位行动敏捷、声音洪亮的皮拉达吗？再往那边瞧，公爵席上坐着那位主宰者——脖子很短、一动不动、激动不已。当时他是多么想能演上皮拉达这个角色——好在舞台上也不和自己的朋友分离啊。

歌德仿佛产生了幻觉。那五光十色的场面象幽灵一样从他的眼前闪过。他看到了当时的他，但这还并不是他……他看到的是目前的他……他把目光从舞台上移开，注视着幽暗的大厅，半明半暗中，他的眼前出现了那些旧日的伙伴。瞧，这是

夏绿蒂那白发纷披的头。当时她没有来——她因为科罗娜而嫉恨他。忽然间，他自己，奥列斯特一歌德，进入角色，就象当年，就象二十二年前一样，他的心灵飞向另一些人的心灵：

人们的欢呼声怎么这样悦耳，
庄严得象在教堂里一样？
男的、女的，年老的、年轻的，
一个个象不朽者那样步态安详。
哦，我知道了：这是你们！……
他们间的旧仇夙恨竟这样一扫而空？
倏忽间消失了，象过隙的阳光。……
啊，我看到了，那一帮不朽者
在用铁链紧箍住那位英雄的胸膛，
等候着他的是永恒的地狱的苦难！

有时候，一些更遥远的形象，就象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一样出现在他眼前。丽莉希望能再和自己的老朋友见面；人们非常冷淡地满足了她的这种请求。绿蒂·克斯特涅尔希望歌德能够介绍她儿子进入医学界。她如今在韦茨拉尔那儿作客，象女性们所习惯做的那样，提到了旧日的时光。“希望您一切顺利，”歌德在复信中写道，“并且希望您能够回忆起我，当您重游旧地，在那块我们曾经一道度过如许多快乐时光的地方留连忘返的时候。”难道这些话听起来还不够冷冰冰的吗？但就连这样的句子他都觉得写得太富有感情了，于是把它们从草稿中删去。过了一个月，他不得不再给她写信，这一回，刹那间，他可是一任感情驱遣着自己了：“我是多么希望和您一道重新踯躅在美丽的拉纳河河岸上！……”但很快他又在自己周

围构筑起一道防线。

还有列尔泽[1]和克林格尔！一个是可爱的孩子，一个是疯狂的少年。一个当上了七等文官，另一个也是文职人员。这两个人对歌德说来都非常有用。克林格尔现在在彼得堡任职，他帮歌德在那里结识了一位朋友，而列尔泽则从匈牙利给他寄来一些稀有矿物。

他给自己老母亲的信越来越是为了装样子；只是当她非常疼爱地接待他的奥古斯特（十五岁的小伙子总是没完没了地谈自己的祖母）的时候，这位因为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在魏玛默默地忍受了那么多的屈辱的歌德才对她显得热烈一些："我们大家都非常感激你，向你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仿佛是为了逃避外部世界，歌德让自己浸沉在各色各样的活动之中。它躲藏在它之中，就象躲藏在十道围墙里一样。从意大利回来之后，他摆脱了许多国务活动，已经很久不参加枢密会议，履行的只是文化大臣的职务。但即令是在这个职位上，事情也是够多的。生活过得不能说不紧张，他需要制服反对党的抵抗，需要管理大学，又需要不顾自己主宰者的趣味爱好去建造宫殿，还需要创立一些新的文化机关。只是那些不够细致的指示才妨碍歌德施展自己的管理才能。即令是现在，当他那年轻时代旺盛无比的精力稍见衰退的时候，他履行自己的大臣职务仍然表现得很热心。他不光是签署公文，还亲自过问全部公文的往返和着落。公文中涉及到的事是这样广泛，件件都被他记进记事本中，诸如：免除某位园丁的兵役；考虑一位小酒店的老板提出的增设弹子房的要求；提醒人们给

① 歌德年轻时的朋友，这个名字取自《葛兹·封·伯里兴根》——编者

植物园送花盆托；给那些建造宫殿的工匠、帮工、石匠们定级；代宫廷膳房为一位外国建筑师安排食谱，并且为他该享用的啤酒、面包和餐服定出等级；设计和确定一座重新开放的图书馆书架的样式和表面的光洁度；尽可能便宜地设计出一辆运送供立墓碑用的石头的马车。还要给警察总监写信，告诉对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给他那位大胆放肆的厨娘恢复工作；并且要求对方逮捕在旅行期间犯上作乱的仆人。

面对这一大堆多得无法计数的工作，歌德不禁发出叹息，写信给席勒道："从根本上说，对待我们这些诗人，就该象萨克森的公爵对待马丁·路德那样：在路上把我们抓住，监禁在山间古堡里。我就希望，今天人们能这样对待我。这一来我那一部分工作就会归圣米海依尔了。"

从意大利回来后两年，歌德受命领导剧院，一开始他对这项工作漠不关心，就象当年当国防大臣一样。他抱怨眼下这种新的"戏剧烦恼"。很快他就确信，象他这样典型的作家是很难写出那种供消遣用的剧本的。这不是他的擅长。写《市民将军》的时候，他不得不求助于第三者。但与席勒的合作唤起了他对戏剧的最浓厚的兴趣。他实现了许多戏剧方面的改革。歌德不赞成分配给演员们以一种固定类型的角色。他努力想培养出一批善于创造任何类型的形象的艺术家。因此，他往往让一个禀性热情的演员饰演恬静淡泊者这种角色，"为的是让他学会摈弃自我，进入角色"。歌德要求演员们在创造角色时不光外表上形象鲜明，还要在一个规定的历史环境中再现他们。他按照古代版画为《华伦斯坦》订制服装。排演希腊悲剧时，他让演员们研究古希腊塑像的形体，直到每根指头的姿势。他画出穆罕默德的长袍，甚至还指出镶在长袍上的金边的宽度。

他很早就拒绝演出自己的剧本。“我写的东西不适合演出。”——他这样谈到自己的作品。

但他却为全德国的戏剧界作了大量的工作。他最早开办了戏剧学院，制定了歌剧院演出的一些基本规则。在领导歌剧的排演时，歌德本人仿佛成了指挥，亲自来确定戏剧节奏——渐强的、最强的等等。他让演员反复排练每一个步态和每一个最微小的手势，要求年轻人对待自己的事业象他本人那样严肃。瞧，他坐在剧院头排一把高背椅上发号施令，有时候还走上台，教给演员们该怎样来朗读台词，他自己朗读时却带着一种不明显的乡音，就象一个在北方受教育的德国南部农民一样。周围人静默无声，聆听他的朗读。但据所有目击者的回忆，歌德对那些有经验的演员一点也不专断。“是的，不坏。尽管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和您不一样。请吧，就让到总排之前我们都再来考虑考虑。到那时候再看看，我们怎样来达到一致。”但即使在观众厅里，继热情的发言之后，歌德也会一下子突然变得冷淡下来，把周围的人都弄糊涂了，你瞧，他刚刚跟一些初跨入剧院门槛的年轻演员热烈地谈论艺术的崇高使命，突然间，又对他们说：“好吧，让我们先从步态开始。”弄得他们惊惶不置。

在那些演员们被视为吉普赛人的时代，歌德企图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他邀请那些最优秀的演员到他家中作客，使得魏玛的某些居民，以至魏玛公国以外的一些人也效法他的榜样。这当口，克利斯蒂安便成为他的最好的助手。海报上，他在演员们的名字后面既不加“先生”、又不加“夫人”，解释说，世界上“先生”有的是，艺术家却极少。当行政机关决定拨出观众厅中最逼促的座位作演员席时，他十分反感地把这种座位

称做囚笼，断然予以拒绝。当某位剧院官员以“与军官们关系暧昧”为理由决定开除一些女演员时，歌德又对这项决定断然加以否定，因为“行政机关不该去干预私人的事情”。歌德要求演员们严格遵守纪律，却又总是那么十分公正，把他们看成真正的艺术家和自己阶层中的人，对他们非常尊敬。这种尊敬竟然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他蔑视起自己的公众来。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不仅不推荐自己的剧本，甚至根本不演出它们。要想演出《伊菲格尼》、《塔索》或者《浮士德》，他既缺乏观众，又缺乏演员。在剧院的上演剧目中只保留有他的一些小型剧本：《克拉维歌》、《哥哥与妹妹》、《共谋罪犯们》；它们很少演出，一星期不超过一次，要不就干脆不上演。德国其他地方的剧院也不演他的剧本。

他虽说只是文化大臣和宫廷剧院主席，但这两个职务只是这条四处奔突的盲螈的两个方位。除开任职和写诗外，堆在歌德身上种种事务多得简直不可数计。歌德知识的渊博已经达到一种危险的程度。

“众所周知，一块石头往下坠落的距离越长，它的重力就越大。很明显，一个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就拿我的生命来说吧，表面上看，显得那样宁静，实际上，内中的一切都在疾速流荡。早年我所热爱的科学、艺术以及其它事业，象一根根的线，如今都盘错纠结在一起，我不得不紧紧依靠着秩序这种习惯性的力量，才使可怕的混乱得以避免……我的生命被卷入多得无法计数的事情中去，我无法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眼前发生的某一件事上面……生命就这样无意义地在倦怠中度过了，就象在《一千零一夜》中一样，每一个新的情节都在头一个情节

中自行编造出来……”即令从这封信的片段中，对于歌德那无比丰富的多方面的活动，也可以窥见一斑，其中包括对象骨病的看法以及有关从积冰中刨出来的一只老虎的记述。但只有在你读着歌德的那种历书体的日记时，他那平生活动的画面才能生动地呈现在你眼前。下面是他在耶拿时写的几则日记：“清晨，把《赫尔曼与窦绿苔》中的四首歌子修改定稿，重新誊抄。读《弗罗什莫伊泽列尔》①以及有关昆虫的各种著作。白天，和格一道做有关昆虫的实验。继续做伽伐尼②充电实验。公爵整天都呆在耶拿。晚间去找席勒。谈的是理智和天性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早晨整理了一首长诗，接着又解剖了一只青蛙。早晨和席勒一道在新花园里讨论那里该布置些什么。这之前，又看了一篇长诗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早晨制作颜色表。晚间吃的是牡蛎席。饭后观看《奥白龙》③中的《金婚》场面。

“给洪堡特和菲维格写信……写旅行观感，并就这一点和席勒进行商讨。去往魏玛，读书信集。结束了印度罗曼斯。读席勒的文章……晚间去见勃里斯托利勋爵。早晨研究了这位勋爵的性格。弗④和斯特⑤来访。和前者谈起有意进行的贸易，和后者谈三棱桥墩木桩上方倾斜顶盖的合理性。去找席勒，就性格问题和他作广泛的讨论。讨论席勒的罗曼斯《航海家》。也

---

① 德国著名讽刺作家和教育家格奥尔加·罗连哈根（1542—1609）著述的反对历代皇帝和教皇的讽刺作品。

② 伽伐尼（1837—1898）——意大利物理学家，电学创始人之一。他在蛙的神经肌肉组织实验中首先发现了不同质的金属接触时发生的充电现象。

③ 奥白龙系一些作家从法国古代传说中所借用的神仙王的童话形象。此外疑指韦伯所作的歌剧《奥白龙》。

④⑤ 均为人名缩写。

讨论了一部喜剧。晚间去找洛德尔。让狗把一只台球吞进肚里。一昼夜的功夫它就消化掉三分之一。清晨校读《杰里尼》最后一部分。给公爵去信。动手写关于三棱桥墩木桩上方新倾斜顶盖的文章。晚间讨论剧院事务，讨论圣彼得大教堂中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晚间去找席勒，谈论有关适合于我们个人的那种天真而又带感伤性质的长诗体裁。有信使自魏玛来。决定离去……”

夏天，歌德——他已经六十岁——在自己的那座古老的带花园的小房子里度过了几个星期的时光，拟定了下面这样一个计划：

“1）把我的小诗汇聚成集。2）为此而去研究韵律。3）仔细读读温克尔曼的来信。4）为此读一下他那些业经问世的书信和他选集的前一部分。5）读赫尔德尔那些研究当时文学的《片断》。6）借助于望远镜和月面学，研究一下月球结构。7）开始读“文哲学院①”的典籍。8）为加快宫殿的建筑速度采取一切措施。9）讨论物价。10）洪堡特寄来的那封长信，校正后收入《文选》。11）适当地观看几次爱好者小组的排演。12）适当地观看几次绘画学校的绘画展览。”

就这样，歌德管理着自己心灵的各种不同“区域”。他的后半生那些在辛劳中度过的日子使他与其说象个诗人、学者以至大臣，毋宁说更象一个组织家。他的作品中比重占得最大的如今已经是书信。每年它们都凑成厚厚的一本集子。内容是事务性的，语调是冰冷冷的，带着一种凌驾一切的口吻，有时候简直变成文牍式的，常常让人想起那种论说文或者广告式的通

① 古罗马的高等学校，亚得里安皇帝在位期间（117—138年）建立。文哲学院中教授哲学、修辞学、文法和法律。

报。歌德的秘书不得不把写给克利斯蒂安的信的内容照本宣科地写进给席勒的信中。所不同的只是这些信中的称谓和结尾。歌德几乎永远不再用“请爱我”这句话。这些信偶而间在某些地方透出几丝温存，但旋即消失；因为歌德已经找到一种表达与收信人的关系的新形式。有时候，在信的末尾，他用手写体写上这么一句话：“爱与信任。歌德。”

是的，他现在把一切都想镌刻在头脑中的东西都列成公式，又把自己的头脑比做丹瑙女儿① 的桶。

作为作家的歌德，如今他的活动与其说转向发明家方面，毋宁说转向收藏家方面。即令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也不再去研究什么新的东西，而更多的是满足于成为一个知识渊博者。

《维廉·迈斯特》——这段时期歌德的代表作品——的构思完成于更早一些时间。但小说的大部分恰恰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歌德和这部小说打交道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以致到了最后，作品开始成为他的一种压力。《迈斯特》的第二部失去了第一部中所特具的那种自由轻盈的风格，歌德本人在作品临近结束时已经变得疲惫不堪。但一反常态，他把自己的这部小说称做伟大的作品。而为《迈斯特》说过不少好话的席勒之所以称赞歌德，是因为小说结尾处严肃与诙谐就象是在阴影的嬉戏中交融成一体，唯一在作品中占着主导地位的因素是——轻松的幽默。席勒还认为，书中的严肃也只不过是一种嬉戏。嬉戏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中唯一真正的因素。痛苦在这里“只是表

---

① 希腊神话中埃哥斯王丹瑙一共有50个女儿，她们受父亲的唆使，杀死了各自的丈夫。神于是命令她们永远在冥府向无底的桶（称“丹瑙女儿的桶”）内注水。
——编者

面上的，而宁静则是唯一的真实”。席勒的这种看法异常深刻。他已经预感到，歌德身上滋长着一种新的情绪，我们很快就会确信这一点。

日见衰老的市民-作家在自己的小说中竭尽一切可能来为写成于青年时代的小说的头几卷作解释，好让其中闪耀着天才之光的直率有所冲淡。与席勒结成友谊关系后这十年来，歌德写的唯一一部意义重大的作品是《赫尔曼与窦绿苔》（这段时期，《维廉·迈斯特》与《浮士德》才刚刚脱稿）。歌德的这部田园诗的情节是从萨尔斯堡事件中吸取来的。

革命在这首长诗中只得到极微弱的反响，歌德压根儿就不想描写它。

这首长诗写作速度之快是自打《维特》写成之后歌德所未曾有过的，就其简短和完美来看也和《维特》有许多共同之处。它几乎是在九天内写成功的。而它所获得的成功也可以与《维特》相媲美，——尽管不是那么轰动一时。不过，这种成功曾引起过误会。

德国认为，它有了一首真正的史诗。确实，在这首田园诗中，歌德融汇了北方写生画的蕴蓄，小市民式的恬适以及他本人性格中固有的一些荷兰特点，姓名、风景、家具、市民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不安以及他们那种带局限性的怡然自得——这一切都在长诗中有所反映。正是这些特点吸引住了德国的小市民。长诗甫经问世，他们便带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它，比起自己的其他作品来，歌德更加津津有味也更加经常地朗诵这部作品，还不时地大受感动，并且“在自己点燃起的烈焰中溶化”。

但，看来，人民并不了解，也无法了解，关于自己这首长

诗的德国气派歌德实际上究竟想的是什么。“至于说到情节，”歌德写道，“在《赫尔曼》中，我终于迎合了我们德国人的意愿，他们无比满意。现在我在考虑，我是不是再写一个同样类型的剧本。没问题，所有的德国剧院都会上演它，所有人都会毫无例外地称颂它，哪怕作者本人对它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从这段话里可以多么清楚地听出来一个多年来不为人们所了解、但终于赢得全民族的称颂的诗人的高傲、孤独和悲哀啊！而歌德对长诗的态度表达得甚至还要更鲜明些：“如果我还年轻，”他给一位居住在巴黎的《赫尔曼与窦绿苔》的译者写道，“我一定会来访问你们，为的是更加具体地研究法国的风俗习惯，它的居民们的特点，以及他们在经受了那一场巨大的危机之后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需求。也许，到那时候，我还能写出一首与《赫尔曼与窦绿苔》相近似的长诗，并且通过尊译，对读者不是无所影响。”与此同时，《赫尔曼与窦绿苔》也被译成拉丁文。

《赫尔曼与窦绿苔》找到了一条通往读者心灵的道路，尽管它是按照那位提倡用古典形式掩盖现代内容的福斯①开的药方写成的。但不管怎么说，这部作品的韵律对于德国读者来说却永远是陌生的。这段时期歌德写了多少有价值的作品啊，这些作品不管写成歌曲或传说，由于总是用古典形式来掩盖它们，就永远只能使人民感到格格不入。

不消说，他本人也深刻地意识到并且悲哀地感受到，他为了迎合自己的古典理论所受的损失。当他躲在自己那所古老的带花园的小房子里编自己的新诗选集时，歌德引为自慰的是，他

① 福斯（1751—1826）——德国诗人，与“狂飙运动”有密切关系。他的《田园诗》带着极深刻的同情，描写被压迫农民的痛苦命运，却又把农村生活理想化。

的诗除了具有过去的那种活力和形象以外，趣味变得更广泛了，视野变得更开阔了，某种东西终于能突破时代的诗歌偏见，在象歌德的叙事诗这样的自然形式中使自己得到拯救。

终于、终于他从自己身上扔掉古典的托加①，换上了短衫！终于、终于他在自己的长诗中听到风儿是怎样在自由自在地飘荡。

难道歌德还有什么别的诗歌作品一开始就那么轻松，就那么活泼有趣吗？是的，忧郁当时袭上歌德的心头，于是，他那其它许多诗歌作品，从色调上看，便成了轻松与忧郁的一种揉合。

在自己的叙事诗中，歌德回避那些悲剧性的主题。而这段时间席勒对世界的看法越来越悲观。歌德回想过自己的那段短促的悲剧时期——回想过《维特》、《克拉维歌》、《斯捷列》——但又不想回到那个时期去。

两部作品——《浮士德》与《颜色学》——被歌德称作"死缠住不放的幽灵"，他最终需要摆脱它们。诗人也确实是靠着对自己实行强制，才完成了《浮士德》第一卷的。而他又写了整整三分之一的诗体文字，为的是补充那业经发表的部分，也就是说，一切还得从头写过，新本和旧本歌德都重新加以改写。"旧的手稿虽然还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太粗糙了，得进行改写，至于个别部分，得根据详细的提纲，分成一段一段的，编上号，逐个地重行安排。"把自己安顿舒适之后，歌德就用一种为不乏古典式的教养的艺术家所特具的轻微的讽刺精神把自己武装起来，又着手对付自己那个"原始的结构"。他认为，

---

① 古罗马的男长衣，用一块布从左肩搭过，缠在身上。

他“也许对它能够应付裕如，但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那艺术的最高要求……理性和良知象一对莽汉，开始残忍地相互厮打起来，一到晚间就又和平相处。而我所努力以求的，是作品所有各卷都写得轻松愉快、引人入胜，向思维提供营养”。

恶魔精神消失无遗，歌德开始心平气和、精神抖擞地来把那块从前曾被烧得通红的碎铁重新加以铸造。在和陌生人谈话时，他的语调也显得那么心平气和、诙谐风趣。当科塔建议他为《浮士德》订制铜版画时，歌德婉言拒绝。“我希望，魔术师本人能想法自己冲出来。”他已经习惯于让自己的作品不为德国人所理解，但又凭着自己所特有的现实主义精神，预见到《浮士德》将给予读者们的影响。

孤独的时候，他总是又是怀疑、又是苦恼，屏息无语地面对着这蛊惑了他的青春——不，蛊惑了他的一生的作品片段。他一直（特别是现在）认为，《浮士德》不光是一首具有世界意义的长诗，也是自己的生命之歌。长诗的《献词》证实了这一点，面对着自己那旧日的形象，他写道：

　　您的魔力使我飘飘悠悠，
　　我甘心痛饮您杯中之酒。

但不管是在长诗序言中诗人对出版商说了那些玩笑话，或者是在他对自己发出那种激动人心的召唤之后，他都没有作出什么重大的成就来，甚至没能把自己的作品写完。稿子被他两次搁置在一边，许多年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从五十二岁起直到七十六岁那年，歌德一直没有动过《浮士德》。笼罩在这出悲剧上的是一片寂静。这种寂静一直延续到歌德动手写《浮士德》第二卷时为止。

而从根本上看，只是那种对古典性的爱好才促使他回到自己的“野蛮的北方”，回到作品上来。说服他做到这一点的是席勒，后者在这一点上是锲而不舍，并且告诉科塔说，他已经不相信《浮士德》能够写完。

突然间，在旅途中，歌德听到了关于海伦的古代神话，立刻决定把这位美丽的海伦引进自己的悲剧中去，而她在古老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关于浮士德博士的那本书中早就出现了。

歌德一口气写了三百行描写海伦、福尔基阿德和霍尔的诗。诗不管从格调和感情上看，都是古典式的。这个片段写得那么生动，又那么成熟！就仿佛它跟那出旧悲剧毫无关涉。“我那女主人公的美丽是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以致那种把她变得丑陋的必要做法使我痛苦不堪。不，我从来不想把这个题材写成一出严肃的悲剧。”

按照歌德的看法，在南欧形成的文学样式要远远高过于北方的诗歌，显得更加优美，以致在他想把描写海伦的那个片断与自己的那个旧的浮士德世界连结在一起时，不禁把后者称做丑鬼世界。不，他实在找不着二者之间的桥梁。

没等写完自己的《海伦》，他突然患了重病。刚一痊愈，立刻找出年轻时的旧稿。他下决心要填满所有的空白，把悲剧写完。他完全象浮士德那样忙个不停。“宁可失去生命，也不愿和你分离！……”那些显得不足的场面全部写齐了。瓦连京之死、瓦普几司之夜的幕间曲，就连头一段独白与描写学生的那个场面之间的一大段空白也由他作了补充。接着，他又写完了那头一段独白、复活节的晨祷、城市附近的散步、第二段独白以及和魔鬼的对话。

两个月内，歌德——他当时刚满五十二岁——口述完《浮

士德》第一卷。这一卷写完后又被搁置了整整四年。最后，他终于决定出版——仍然用的是片断的形式。战争又使它的问世耽误了三年。看来，歌德从四十年前就开始写的这部作品象受到诅咒那样难产。

二十四个年头的湮没无闻伴随着《浮士德》。歌德直到七十六岁，这才开始动手写《浮士德》第二卷。

但不是那些新场面，也不是所有其它作品，而仅仅是田园诗《赫尔曼与窦绿苔》，使得德国还记住自己的这位半被遗忘的诗人。歌德只要一离开他那个狭小的朋友圈子，德国民族对文学的完全无知就使他感到恐怖。

"关于作家歌德，这里存在着最模糊的概念，"歌德在发自卡尔斯巴德的一封信中写道，"所有的人对他只是保持着一种往昔的回忆，至于他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人们却知道得很少。"某位某人喜欢的女士在和歌德谈话时还以为，站在她面前的是克林格尔。在那些作品被谱成曲子的德国诗人中间，歌德的名字被排到第十三位。"即令德国的边界，"他在给那位正在意大利旅行，并且对居住在那里的同乡们有所抱怨的迈耶尔的信中写道，"扩展到罗马，伴随着它的也仍然是庸俗，就象茶炊伴随着英国人一样。"

使歌德感到更加痛苦的是朋友们对他的不了解。

所有的人，几乎一无例外，都对《维廉·迈斯特》持批判态度。他们说，不该往《维廉·迈斯特》，往这座妓馆中引进一颗美丽的灵魂。而对《季候女神》上出现的妓女却不置一辞。什托利别尔格甚至很庄重地把这部小说付之一炬，却只让为他把其中有关那颗美丽的灵魂的忏悔的那一部分重新装订成册。那些熟悉歌德二十年以上的妇人们这样来解释《迈斯特》：

“只要什么地方没有出现高尚的情感，”封·施太因夫人写道，“他就立刻往这些地方多多少少抹上一把污泥，好让人类天性中那些神圣的东西荡然无存。”“怎么也弄不明白，”赫尔德尔夫人写道“他究竟保卫的是什么？真理还是谎言？……他选择的是一条过份两面派的道路。”

一群新的敌人也在折磨着他。歌德在着手写作《温和的赠辞》时显然并不谨慎。被他的诗所刺伤的人们在答诗中用“公山羊”、“牡绵羊”这样的词来回敬他，挖苦他的那个私生子。那个被从社会中放逐出去的科采布因为恼恨歌德，终于在魏玛结党来反对他。这个人提出要为席勒举行一个庆祝会，其盛大的程度足以使歌德感到受了侮辱。歌德作为一个大臣，明文禁止举行这种庆祝活动，而这么做，显然是不明智的。他的敌人们如今有权责备他，说他妒嫉对方，尽管歌德与席勒之间的联盟足以推翻类似这样的论断。有些年轻诗人赞美《迈斯特》，这一来他们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们的攻击对象，当这些心怀敌意的人一经获悉，歌德给予他们以保护，准备上演他们的剧本的时候。

于是歌德头一回独断独行地企图侵犯出版自由。他不能容忍，人们在魏玛辱骂他的统治权。当什列格列夫的剧本举行首场演出，大厅里爆发出一阵笑声时，歌德在包厢里站起身来，用一种威严的声音叫道：“不许笑！”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天，一位杂志编辑没有立刻执行歌德所提出的指示，这位大臣立刻又使两个人之间的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并且威胁说，他要上告到公爵那里。“我要求，或者是立刻解除我的职务，或者是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不成体统的事。我要求，在今天下午四点钟前，您能够向我作出解释。四点钟的时候我将向公

爵殿下报告所发生的一切。”寄给席勒的批评文章并没有登载出来。但歌德却往前走得更远。他要求维兰，希望后者对科采布关上自己杂志的大门。

不顺从的耶拿的大学生们在剧院里为席勒举行庆祝会，这一来便招致了最危险的后果。信函飞向耶拿大学的各个系，一些教授因为自己儿子的行为不检而受到申斥。歌德的专断行为引起了人们的仇恨。教授中的许多人因而转往其他学术机关，一家著名的文学报纸也迁往另一个城市去。科采布胜利了，普遍的抵制威胁着这所著名的耶拿大学。

为了击退进攻，歌德展开了最狂热的活动。他要保持住一切，也要让一切得到改正。因为他爱耶拿大学，象爱自己的孩子。将近整整四个月的时间都被他用来应付事变：他亲自去找各类专家，要求他们和他合作，自己也作出最大的努力，在迁往哈勒去的那家报纸的老地址办起了一份新的文学报。

不管外表看上去有多么亲切，比之当年日理万机的时候，歌德眼下看上去有着更多的官气，俨然摆出一副大臣面孔。但就在现在，当他早已摒弃思想的时候，他的活动却带上某种程度的思想性和超时间性，很明显，他十分希望他自己就是那些“小天地”里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说，是萨克森的大臣、德国的作家。歌德的行为中贯穿着一种市民的自尊感和天才的轻蔑感。艺术家们和作家们一般地说不能从面孔上认出他来，这一点甚至给他带来满足。格利德尔林[①]有一回在席勒那里碰见了他，竟全然没有认出来，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歌德。“从声音里歌德也不让人听出来，他身上有什么特殊

① 格利德尔林（1770——1843）——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兼作家。

的东西。”

年轻的让·波尔战战兢兢地去见歌德。他已经听说，歌德说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冷若冰霜。克涅别利和他一道等候着接见。那些画幅和塑像彻底把他吓倒了。“歌德终于走了进来——神色冷峻、说话简短、总是用一种腔调。克涅别利向他报告说，法国人进了罗马。‘嗯！’——这位上帝发出一种声音。只见他面孔上洋溢着生机与热情，眼睛放着光……最后，不光是香槟酒，还有那些关于艺术、关于公众和其他事情的谈话终于使他变得激昂起来——我们是偶而间到歌德这儿来的。他说话不象赫尔德尔那样流利、那样讲究词藻，却显得非常准确、非常平稳。他的朗诵象深沉的雷声，透过雷声又可以听到那隐约可闻的雨声。这种朗诵用什么也比拟不了！最后，歌德给我们朗读了——确切点说，是表演了——他的一首意境崇高而又未经发表的短诗。这时候，他那内心中的火穿过冰一般的外表迸射出来。他握住了那位因为狂喜而在止不住地颤抖着的让·波尔的手……我对天起誓，我们是彼此相爱的。”

哲学家叔本华的母亲也做过类似的描述。当歌德前来作客的时候，他总是那么默不作声，甚至因为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场而显得很腼腆。他看上去很严厉、穿一身整齐的黑色或深蓝色的燕尾服，头发梳得很平，并且敷上了粉。而一旦他不再感到拘束，开始说话的时候，就会一边说，一边表演。这就是为什么对歌德的看法往往总是显得那么矛盾的缘故。如果我们听到那些怀疑性的看法，这只是意味着，谈话对方不能引起他的兴趣。“歌德显得冷冰冰、干巴巴的，”勃宁塔诺夫人的一位女儿这样谈起了他，“看上去简直象个法兰克福的酒商。”与此相反，莫伊谢伊·孟德尔松的女儿谈起他时却带着一种崇敬的

心情，并且在表达这种心情时夸张到了矛盾的程度。

歌德如今更爱和那些谦虚而又勤劳的年轻人交往。他象父亲一样对待这些人，又把他们看成与自己平等的朋友，就好象和他们交往会使他变得年轻起来似的。

他干脆不让弗里茨·封·施太因离开自己的身边。

年轻的福斯有权在任何时候去见他。歌德裹着件睡衣，和他一道读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当福斯被授予博士学位时，他为他举办宴会。和他整小时、整小时地一道散步，一道讨论哲学问题。

“眼下成长和发展着的一切，对于孩子们，或者对于我本人，是否显得陌生，——这都无关紧要，因为这是生活，难道它不是吗？我现在究竟是什么，难道还需要对我加以提醒吗？”

自然与艺术不可分割的思想很早就在歌德头脑里产生。他在《普罗庇累恩》上发表了无数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这个美学观点。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观点。和那种纯反映的观点迥然不同，它的那些概念是直接从生活中汲取来的。“人什么也不会知道，什么也享受不了，如果他不去创新的话。人的本性的最深刻的特点就在于创新。”

席勒的那种投机哲学常常会把歌德吓跑。

也许，正因为如此，五十岁的诗人才会用酒宴歌的形式写出自己的哲理诗《世界的灵魂》；他在诗中阐明了自己的世界观。

你们象天国的梦

翱翔在无垠的星空，

星空啊，光华闪烁，
洒满了你们的歌声。

飞驰吧，万能的彗星，
沉向窎远的高处，
沉向太阳和行星切入
你们轨道的迷宫。

嬉戏吧，创造吧，
依偎着无形的太虚……

为了一睹光明，大地上
拥集着熙攘的人群，
幸福的田野上，你们象最初的那一对，①
赢来了几多激赏和欢欣……
那相互交换的饱含爱意的目光
熄灭了无数火一样的渴望。
就让时光可以逆转吧，
就让生命回到每个人身上。

歌德的那个基本特点——两极性在他那长达十年的市民生活中看得不那么明显了。

但它又带着一种特别的力量出现在《浮士德》的一些场面中。无怪乎席勒说过，人的天性的两面性——这是想把神灵与

---

① 疑指亚当、夏娃。 ——编者

肉体结合在人身上的一种不成功的尝试——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凭着自己的现实主义，”席勒带着其天才的洞察力补充道，“魔鬼在理智方面是显得有权威的，浮士德的权威则在心灵方面。但有时候他们两个人也会交换位置，那当口，魔鬼就会从浮士德那里把人的心灵拿过来，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一般说来，在这段时期的最后几年，靡非斯特（在《浮士德初稿》中，他从来也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总是以浮士德的平等伙伴的姿态出现）把歌德完全控制住了。在和一位年轻的历史学教授以及和席勒的谈话中，歌德总是站在靡非斯特这一方面，批评浮士德。而在这出悲剧的序幕中，就连上帝本人的存在也是有利于魔鬼的：

我对象你这样的魔鬼不带敌意……

人是脆弱的：服从着命运，

寻找的是安静，——这一来，

我要给他一个不安静的伙伴；

魔鬼，挑逗他，让他去干事情！

是的，歌德灵魂中那场暴风雨，直到这段时期快结束时才归于平静。

周围人已经很少再看到他发怒。只有那位年轻的哲学家叔本华有一回看到他怒气大发，“就连眼睛里的虹膜看上去都发白了”。

不管是在诗歌、散文或者书信中（浮士德的饱含着崇高精神的诅咒除外）都再也听不到一颗渴求着空气、自由和宇宙的灵魂的叹息。“宁可一次而永远地摒弃一切，也胜似一天天由

于疯狂而失去理智。”——歌德这样说道。比之怒火发作来，他现在更多的是陷入忧郁的沉思。他在为自己的《颜色学》整理材料时，担心自己会陷入书籍堆里，安慰自己说，做这项工作“是对智慧的一种练习，是用智慧来代替热情。”

但就在这二十年内，当他沉湎在资料堆（它们长达二十多卷）里的时候，他的胸中仍象从前一样，燃烧着一种不祥之火。“写悲剧的想法使我感到恐惧，我几乎相信，哪怕是对它的一种尝试也会把自己毁掉。”

不过，歌德这种对自己的悲剧的恐惧感，头一回产生了良好效果。他决定克服恐惧，沿着陡峻的山道，缓慢地向着安宁与精神奋发的翠峰攀去。

歌德年轻时那种危险的暴风骤雨般的时代过去了。讽刺的棱角磨钝了，幽默也变成一种善意的、市民式的了。他向自己的邻人维兰发出愉快的邀请，约对方到自己的新田庄来：“就让阿波罗和赛丽斯[1]所钟爱的兄弟抛开自己的宫殿，迈开双脚来我们寒舍，吃一道寒酸的法律学和经济学的午餐吧。”他给席勒寄去一份近周内耶拿的朋友们送给他的富有戏剧性的礼物清单——其中包括一只被截下来的腿和煮熟了的虾。席勒却怎么也决定不下来，要不要把自己的《华伦斯坦》寄给他。歌德却向席勒派去信使，说他“就是奉命无论如何要拿获皮柯乐米尼父子的那支骠骑兵队。而根据圣上旨意组成的美尔鲍明[2]委员会命令正式处决华伦斯坦。歌德与基尔姆斯[3]”。[4]歌德更

① 古意大利的女农神。

② 古希腊神话中的缪斯之一，悲剧女神。

③ 基尔姆斯（1750—1826）——魏玛剧院管理委员会的官员，歌德的助手。

④ 这整段引文是歌德在信里跟席勒开的玩笑。按《华伦斯坦》全剧分三部分，即《华伦斯坦兵营》、《皮柯乐米尼父子》、《华伦斯坦之死》。——编者

加经常地提到了上流社会的晚会，他曾为这种晚会编过不少笑话。而在自己的文章中如今他不止一次地使用“快乐”这个字眼．甚至在评论中也指出，作者应该多写一些更加快乐的东西。就连在诗中，也出现了对耶拿市民的讽刺性的摹拟。但这只是歌德在新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在这条路上居住着的是一位最初显得很粗鲁的男性爱神。《浮士德》中靡非斯特和霍尔的那些风趣、但不甚高雅的格言，无疑是在这些年里写成的，《瓦普几司之夜》里那些场面也同样如此。而献给克利斯蒂安的那些诗则充满着肉欲感，这种肉欲感自打《罗马悲歌》时代开始，变得更加成熟了。

你知道那遏制不住的爱的迷药吗？
它刺痛着你，又使你疲惫后感到振作。

这种充满肉欲的气氛既弥漫在写成于他们同居后第九个年头的那首《阿明特》中，也充斥于恢复了初稿中那些火热场面的第三版《葛兹》之内。《阿历克西斯与多娜》充满着情欲与肉感，两首伟大的叙事诗——《神与舞女》和《科林斯[①]的未婚妻》——，就象其中熊熊燃烧着的篝火一样，吸引着读者。

但歌德身上的那种幽默感和肉欲感很快就变得淡薄了。那些最宝贵、最可爱的东西永远是“不可言传的，只靠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去创造”。

这一进步表现在歌德的抒情诗里面。诗中开始出现一种散文式的幽默。接着歌声飞向高空，飞入蓝天。一种新的、明亮的幸福充满在那些短小而又快乐的诗里。他已经三十年没写它们

---

① 希腊的一个港口城市。

了。当然，就连年轻时写的那些也不如现在的这样成熟，这样饱含温情。

难道真的会
迎来春天？
太阳和地平线
会展现在眼前。
这是什么——田野、
草地或是荒原？
汹涌的急流
到处飞溅。
天空、湖上——
——一片银光，
长着金羽的鱼儿
嬉戏游玩。
云儿追逐着，
震响着翅膀，
那么清晰，那么响亮，
和谐得象音乐一样。

或者是另一首：

我怎么啦，
我的心在把什么向往？
哦，多么窒闷，多么窄小，
我的天地，我的住房！

快去那儿！
旷野里、山巅上，——
那儿和风与轻云
永远作伴。

瞧，一群黑鸟
在空中翱翔，
哦，鸟儿，我和你们——
是兄弟，是伙伴，

下面是悬岩，
下面是墙垣。
我在别处看到过它吗？
不，它在这里，这儿是它！

提贺，这位古代女神，这十年来不十分关心歌德。却为他的子孙们做了许多事情。她保留下了一页纸，作为一部他心灵的历史，它比一千部鸿篇巨著都更有价值。这页纸写成于这个十年的开头，而在歌德的那些未经发表的手稿中找到它则是在一百年之后。这页纸没有开头，没有题目，是用第三人称写成的，也许，歌德之所以这么做，是害怕向为他的口授作记录的秘书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在这页纸里，歌德对自己五十岁前的生活和活动作了一个概括。

“锲而不舍地在外表上和内心里追求一种对自我教育的富有诗意的爱好是他的生活的中心和基础。只要抓住了这一点，一切表面的矛盾就立刻会迎刃而解。但由于这种爱好永远不会改

变，为了不徒然地折磨自己，他不得不面向外部世界，就天性而言，他不爱袖手旁观，而是勇于实践，于是他便开始在实践这个领域里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对绘画艺术（他在这个领域里缺乏才气）、政治活动（他在这个领域里缺乏灵活）和科学（他在这个领域里缺乏坚毅）作出虚假的努力的原因。但既然他和这几个领域发生了联系，既然他时时、处处坚持材料与内容的现实性，坚持跟这种材料与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所以，尽管他走的那条道路是虚假的，而他所从事的活动不管从内、外两方面来看，都还是不无成效的。

"至于说到生活的实际方面，他在这方面也许还是有用的，既然他的那些活动能够带来一些具体效果，既然那些活动旨在创造某种东西，或者至少为这种创造提供某些帮助。遇到阻碍时，他表现得缺乏灵活；不是一下子让步，就是全力抵抗；不是努力忍耐，就是一下子抛弃一切。一切取决于当时左右着他的信念或情绪。

"他从不妨碍变化着的东西的变化，也不妨碍由于艺术和手工劳作的需要而产生的东西的变化。一旦人们按照自己的本能行事，而又夸耀在为追求一些既定的目的而行事时，他就把自己的眼睛转到一边去，装做没看见的样子。从那时起，他就确信，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比研究对象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研究所赖以形成的智慧；从那时起，那先前在他看来只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努力方向——诗歌，对他说来就变得更加重要、更加亲近了。

"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前两个领域，只是偶而间还在它们上面花费些功夫。

"他的性格，他那受诗意所熏陶的性格，还是由别人来加

以确定吧。遗憾的是，在涉及内容和形式的一切方面，他那诗的天性都在克服着一切艰难和阻碍，继续发展着；因此，只是到稍晚一些时间，他的行动才开始带有某种程度的自觉性质，而这时候，他那才华鼎盛的时期已经逝去。对他说来——既是对一位艺术家，又是对一个人——最具特色的特点是机警和感应力强，藉助于这二者，他能很快使周围人的情绪受到感染，后者迫使他或者从他们身边跑开，或者和他们溶成一片。”

这就是歌德的一部最简短的自传。当然，其中没有反映出四次危机，这四次危机看来正是在他那最安宁和平的市民时代带给他以震撼。

第一次危机是歌德自己引起的。他打算去意大利作一场新的旅行。和迈耶尔一道，他想写一部关于这个国家的大部头著作，全书以这个国家的土壤性质开始，而以意大利艺术的必不可少性结束。实际上，这里掩盖着另一个东西，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应该第二次躲开这种妨碍他的营营扰扰的上流社会，同时也躲开象从前的夏绿蒂那样象征着他的精神状态的女人。是的，他想第二次从魏玛逃跑，并且把迈耶尔先派去当侦察。但日复一日，几年时间过去了。战争长久地把一对朋友阻隔开来。歌德脱离政治已经到了这等程度，以至那位他头一回听到对方名字的年轻将军只是让他感到是一种威胁着要破坏一切艺术作品的暴风雨的预兆，他希望，“那幅被迈耶尔带走的图画能幸运地不要落在那位日见定型的暴君波拿巴手里”。歌德如今只用一种观点来看待全部现代历史——战争会不会把他和罗马分隔开来，或者是他终究还能不能去往哪儿？这时候，迈耶尔患了病，回自己的祖国瑞士去了。就象头一回那样，歌德通知公爵和克里斯蒂安，他打算去一趟瑞士苏

黎世湖，时间不长。

但纷至沓来的消息象从前一样使歌德徘徊于绝望和希望之间。终于，他决定走的里亚斯特和昂科纳那条路，绕过战火纷飞的波谷。但敌人已经占领了芝托瓦，这一来，那条路也给封死了。歌德的不耐烦已经发展到一种病态的程度。最后，看来是可以成行了。歌德把一切安排就绪，指定儿子为继承人，从而正式剥夺了年老的母亲对他的财产的权利，不无遗憾地烧毁了大量作为他的生活和爱情的见证的信件，然后离去，立刻感到自己陷入一种不习惯的孤独状态。“在我这样的年岁，还要漂泊异邦，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位四十八岁的市民发出叹息。

他在朝那个国家走去，旅途是这么困难，十年过去了，当时他曾风驰电掣般通过勃陀纳山口，当时他那喜悦的目光曾经带着感激停留在每一个果实、每一幅女人头巾以及每日清晨那一碧如洗的天空上，如今他和迈耶尔一道在苏黎世湖上度过好多个星期，搜集着附近地区可以搜集到的一切。两个怪人在一个偏僻的瑞士村庄里研究着什么、思索着什么，并且一个劲儿地搜集着什么。只是偶而间去看看来因河瀑布，又不知会有什么东西从心灵深处突然间迸发出来。

瞧，他又站在——这是生平最后一次了——圣哥达山上了。那横亘在两个国家之间的边界线代表着两个世界的语言和气候，它作为一种象征，使他感到激动不已。他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并且希望继续属于它们，但又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他回转身，离开了圣哥达山。

战事如今仿佛沉寂下来，他原可以顺畅无阻地往前走了——别的人都这么做了。但战争不是促使他往回走的根本性的

原因。那么歌德又是因为什么在踏上意大利的门槛时又第三次回转身呢？

这是因为他是丈夫和父亲。头一次他从夏绿蒂身边逃开，如今把她吸引回去的是克利斯蒂安。这倒不是因为他爱她爱得比以前更深，而是因为在这种爱情中他感到幸福。“如果你一定要去意大利，”克利斯蒂安给他写道，“或者长时间地去别的什么地方而又不随身带着我，那我就带着古斯德利一道，干脆住在大路上，因为我宁可餐风宿露……也不愿再长久地和你分离！”

这声音感动了白发丛生的歌德。“别提什么危险，再危险我也敢到意大利去，”他给克利斯蒂安写道“但要我远远地离开你们，我感到受不了。我是多么希望和你在一起，在我们那绿色的凹室里，晨昏夕暝，每天向你问好，从你手里接过早餐……别离——这是件可怕的事，简直跟死差不多少。”他还给席勒写信，提到如果不是“某些想法”阻挡他离开家，他会安然离去的。他当时写的那首短诗《阿明特》——就是他动摇于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一个明证。就这样，他的第一次危机过去了。

第二次很快接踵而来。二十年来歌德第一次生了病，几乎没送掉命。他把这场病称做既伟大又残酷。他患的是肾炎，这是一般爱喝酒的人常犯的病。歌德幻想着自己有一副象“倒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的俄国壮汉”那样的肾脏。不幸是逐渐落到他头上的。开始时他是在宫中着了凉，后来一直总不见好。这件事发生在一月——这是他害怕的一个月份。这以后是持续整整一个星期的高烧，由于突然失去视力而引起的恐怖感，家里人的惊慌失措，公爵的惴惴不安。克利斯蒂安听到、他在梦中朗诵诗。——大概是那首《救星下地狱》。那是他十六岁时候

写的。

但，即令是在生病期间，歌德也不中断自己的科学观察，这一回观察的是他自己：每天他口授日记，谈头一天疾病的发展情况。危机过去后的第二天，他口授道："夜间过得仍然很不安。高烧。晨八点开始入睡，一共睡了三个小时，惊厥过去了，视力恢复了三分之一……"

他要求的第一个东西是音乐。而他写的那头些封信听起来也宛如乐曲——他又重新呼吸，重新观看，并且很快摸触到那把他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千百根线。"一根也没有断，思想象很久以前一样在活动着，新的作品仿佛已经在角落里等待着了。"

瞧，它从那里走出来了。他年轻时代写的那首长诗看来注定永远只保留一个雄伟的躯干，这一回却精力充沛地活动起来，充满着新的活力。仿佛是对死亡被战胜的一种感恩性的牺牲，《浮士德》隐隐地和威胁着歌德的生命的两场疾病联结在一起了。头一场病使得十九岁的怀疑主义者接触那些神秘主义的书籍——信仰和迷信这两种因素交融成浮士德最初的形象。第二场病领着五十岁的现实主义者回过头来，让他接续浮士德的独白，这独白当初在那惊心动魄和不和谐的调子中猝然中断。没有这两场最强烈的肉体上的震动就未必能产生和完成这首宏伟的长诗。

正如克利斯蒂安所写的那样，歌德"连一个小时也没有恢复过健康"，死亡一直在威胁着他。这样的时期一直持续了四年，直到席勒逝世一周年为止……疾病通常是一个月发作一次，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每回都迫使歌德躺下。这一年，席勒也躺下了，并且再没能起来。从前，当席勒生病的时候，歌德

对他经常成为一种支持。歌德存在的本身对席勒说来就是一种生命的号召。如今两个人都病倒了，变得衰老了，心情都很阴郁。席勒说，他的器官已经从最根本上受到破坏。他们躺在或者坐在自己那个烧得很暖和的房间里，彼此间统共才两步距离。两个人习惯于相互鼓舞，如今却只能象通信人一样，相互交换便条。“好象，”歌德写道，“我的身体终于快复原了。我渴望见到您。”——“也许，”席勒回答说，“如果明天风停了，我会鼓起勇气前来看您。”

歌德的病在渐渐减轻。席勒的病却日趋恶化。在他死之前，歌德每个星期准来探望他一次。席勒打算到剧院里观看演出。歌德觉得自己很不好。他们一道去了。这一回是歌德与席勒最后诀别。过了几天，他把自己《颜色学》中的一个片断送给了他。“祝您早日康复。”——歌德这么写道。但两个人的情况却变得更坏。克利斯蒂安为歌德担心。席勒狂热地工作着——突然间失去了知觉。

他死了。谁也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歌德。迈耶尔嘴里没吐出一个字。“我看，”歌德说，“席勒的病实在是很重了。”克利斯蒂安回答说，他陷入深度的昏迷，为了再不说别的什么她装做睡了过去。清晨，歌德问：“席勒昨晚上是不是情况很不好？”克利斯蒂安抽泣起来。“他死了？”——歌德用坚决的声音问道。接着也哭了。关于席勒那寒酸的葬礼他一无所知。“我原以为，我自己完了，结果失去的是朋友，和他一道也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一半。真正地说，我应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在我这种年岁，这已经是不可能了。我过的只能是眼前的这种日子，做的只能是最不能延搁的事情。”——歌德这样写道。

但，只消他一想到，他该把什么样的敬意奉献给死者，就立刻从内心中的强烈震动中恢复自持。经过一段不长时间的意志消沉，逝去了的健康和精力又很快回到他身上。

但就在这最近几年，又爆发了一场新的危机。社会秩序遭到了破坏。眼看着成了一种威胁，要把他也压倒和埋葬。但代替这一点，歌德充满着青年人的火气。他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线如今以一种奇异的方式交织纠结在一起了。

克利斯蒂安作为爱人、母亲和家庭主妇，这些年成了他的助理护士。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慢慢发生变化。这个衰老、多病而又变得越来越孤独的人——他已经快六十了——在向一个健康、精力旺盛、刚过了四十的女人寻求支持。爱神退到后台去了，代替她的是命运之神。“为了这些年你向我表现出来的爱与忠实，我感谢你。衷心希望，你永远这么好；为了这一点我将奉献出我的一切。”——席勒死后的那年夏天，歌德这样给克利斯蒂安写道。这个春天，他是在卡尔斯巴德度过的，克利斯蒂安则是在拉伊什捷德；九月，两人回到魏玛自己家中。

但突然间恐怖笼罩住了整个国家。

节节胜利的拿破仑的军队进逼中德，好多人逃走了。歌德却原地不动，甚至连自己的那些手稿都没有运到别处去。看来，他是在想：他们不敢！在指定的时辰，象通常一样，他命令剧院开始演出。演员们不想表演——剧院几乎是空的。歌德走进自己的包厢，做了一个启幕的手势。演员们用颤抖的声音唱起一出写得很蠢的小歌剧中的咏叹调，最后台上宣布了明天演出的节目。

明天——是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日。

爆发在耶拿城下的战事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普鲁士被

击败了，和它一道遭到惨败的是这位如今又成了普鲁士将军的魏玛公爵。

歌德听到了炮声，溃逃者冲入城内，剧院变成了医疗所，法国人逼近了。晚间，没有经过战斗，他们就占领了这座没有设防的城市。谁也不知道，公爵躲到哪儿去了。老公爵夫人逃往扎耳费耳特。只有执政的公爵夫人路易莎和全权大臣歌德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是在拿生命来押宝，因为拿破仑发誓要消灭公爵，既然卡尔·奥古斯特已经逃走，逮住他的大臣当然也是一件不坏的事。

考虑了业经形成的情况，歌德派儿子和秘书带着各种酒类去迎接经过弗劳恩多尔向城内驰来的法国龙骑兵，自己则和一位敌方军官去往宫廷。无从知晓的是，那位年轻的军官有没有向歌德作自我介绍。他就是丽莉的儿子，如今在法国军队里服役。敌人任命某个曾经在耶拿学习过的当地人名叫普法利茨的当城防司令。后者给歌德送去了一张便条："我请求歌德先生不要感到不安。根据拉恩元帅的命令，同时出于对伟大歌德的尊敬，敝城防司令将采取在他权力范围内所允许的一切措施来保证歌德先生和他全家的安全。"

指定在歌德家住宿的是奥热罗元帅。但代替这位元帅冲进歌德家中的却是十六名阿尔萨斯的骑兵；他们疲惫不堪，闹闹嘈嘈，要求供给他们吃喝。除开这些人，歌德家的院子里还聚集着一些失去自己的家、象拜庙一样前来寻求自己的诗人的保护的城市居民。克利斯蒂安一刻不停地分发着食物和衣服，给他们安排住处，腾出四十张床来；桌布代替了床单。

深夜，传来了枪托撞击大门的声音。

两个武装到牙齿的步兵，所谓的"勺子近卫军"里的年轻

人，要求放他们进屋。但那些已经在屋子里安顿下来的人们压根儿不想放他们进来。两个步兵拚命要往里闯，秘书里麦尔最后开了门，递给他们吃的喝的。可他们说什么也要见见主人。到目前为止一直呆在自己房间里的歌德穿着睡衣露面了，手里拿着蜡烛，问他们需要什么。难道他们不是已经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了吗？那还要什么呢？歌德的那张令人望而生敬的面孔看来使这些年轻人也产生了敬意。他们默默地往高脚杯里斟满了酒，要求他和他们碰杯。“他满足了他们的愿望，”里麦尔写道，“立刻就离开了。”但，没等他来得及走开，那两个因为仗打多了、酒喝足了而变得醉意醺醺的步兵胡闹得更厉害了。他们要求床铺，但床已经没了，于是他们冲进歌德的房间，用武器威胁他，准备把他杀死。这两个喝醉了的步兵是直接从耶拿城下的战场上深夜来找他的。

这当口，克利斯蒂安从通向花园的台阶上飞奔过来，挡在歌德和士兵们之间。带着一股由于大难当头而产生的超自然的力量，把他们从房间里推了出去，然后拴上了门。醉鬼们骂骂咧咧，结结巴巴，跌跌撞撞地沿着这安静的住宅中意大利式的宽楼梯往下走去，一头扑在铺得很整齐、原是给元帅和他的侍从们准备的床上。天一亮，来了一位副官，立刻用马刀抽这两个醉汉，把他们轰走。

在这场为时不长的冲突期间，歌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象一个患上重病的人，而当天亮后危机过去了的时候，他又变得精力旺盛。革命的法国元帅这些日子来关心着这位德国诗人的安全，还给他送来一纸保护令，命令中提到“就伟人这个字眼的全部涵义来说，歌德是个真正的伟人。”早在威尼斯时就结识歌德，如今伴随着拿破仑南征北战的巴黎博物馆馆长德

隆①将军，前来歌德家作客，并且立刻为自己订购了歌德和席勒的画像。

但歌德关心着自己的朋友们。他往耶拿寄出一张列有十二个名字的便条，要求那边写明，这些人中间究竟有谁没有逃走。“请告诉我，我能为您做些什么，”他给迈耶尔写道，“常礼服，坎肩、衬衫——这一切我都非常乐意给您寄去。也许，您需要的是食品？”又给别的一些朋友写道：“我们活着！”他给克涅别利寄去了酒，给另一些人寄去了钱，给公爵的信写了好多封，——又立刻全都给撕了。过了若干星期才最后写了一封象很久以前那样语调自然的信，信中毫不做作，毫不拘泥地向公爵逐一提到对方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他的府邸完整无缺，公园一点也没有受到破坏（这一点对歌德说来特别重要），人们已经从最初的恐惧中恢复过来，重又变得蛮横无礼。歌德坚决要求德隆对耶拿表现出关心，因为保住了耶拿大学，那就是保全了歌德大半生心血的结晶。他所写的所有这些信的调子以及渗透于其中的情绪都是昂扬的。巴黎出现在他面前。帝国前来他家作客。情势在他看来饶有兴趣。

就象在最安宁的时刻一样，他一直在恭整地记日记。从来还没有象耶拿城发生战事期间显得那么滑稽可笑，迂腐拘泥之中又带着他那全部小资产阶级式的庄重。简直无法相信，每一篇日记的内容都是直接联系着当时发生的事件的。不妨想一想，歌德用一把大钳子夹住了历史上那白热化的时刻，为了不使它有所危害，而把它浸没在自己传记的冷水浴盆中。“十月十四日。清晨耶拿城下传来了排炮声，接着战斗就在克特沙乌发

① 德隆（1747—1825）——法国雕刻家、作家。曾伴随拿破仑远征。作品有《上，下埃及旅行记》（1802）等。

生。普鲁士人逃跑了。下午五点炮弹射穿城内住房的屋顶。六点半步兵开入城内。七点——大火、抢劫，度过了一个恐怖之夜。只是靠着勇敢和幸运，我们的房屋才被保存下来……十五日，拉恩元帅前来投宿。十六日。拉恩离去。跟在他后面来到的是奥热罗元帅。空隙时间，不安发展到顶点……和元帅共进午餐，认识了很多人。十七日。奥热罗元帅离去。十八日。德隆来了。和德隆一道去见公爵夫人。回到家中，很晚的时候又去往宫廷……十九日。举行婚礼……”

“这些日子来，”歌德给那位宫廷牧师写道：“一个很久以来就萦绕在我脑际的想法终于最后成熟了：我要完全而公开地宣布我那年轻的女友为我的妻子，她为我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这严峻的时刻她和我在一起……请把您的答复立刻让我派去的人给带回来，如果他能在您家中遇见您的话。劳驾了！歌德。”难道那位带着自己的请求飞跑着去找洛连佐教士的罗密欧[1]会显得比他更匆忙吗？也许，促成这种匆忙的是奥热罗元帅，据说，他曾建议歌德利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公爵的不在场，否则还得求得他的许可。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歌德命令在订婚戒指上刻有这样一个日期，那一天他差点没和自己的公爵，自己长期以来为之服务的国家一道死去。

耶拿战役结束后的头一个星期天，歌德和克利斯蒂安在宫廷教堂法衣圣器室里举行了婚礼，这件事发生在他们同居后的第十九年。证婚人就是他那个十七岁的儿子和儿子的教师。

歌德向自己的朋友和同僚们这样来介绍自己的妻子：“她

---

①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急急忙忙去找洛连佐教士，请求对方立即为他和他的恋人秘密举行婚礼。——编者

是我的终身伴侣。”公爵和克涅别利给他寄来了充满友谊的贺信。一些贵妇人这时候才突然发现，克利斯蒂安实在丝毫不比任何其他人差。歌德在会见一位地方贵族时说道：“我向您介绍我的妻子，并且向您证明，从她头一回踏进我家门槛的时候起，我就应该感谢她，她给我带来的只是幸福。”当一家报纸报道说，歌德在耶拿的隆隆炮声中和自己的女管家结婚时，他立刻通过正式手续把这期报纸寄给了科塔，指出其中所有类似这样的有失体统的报道。“我实在缺乏贵族气，因为我的家事居然见诸报载。但既然报纸上提到了它们，那我就认为，祖国应该十分严肃地对待我所采取的全部步骤，因为我一直过的是一种严肃的生活，现在仍然如此。”

一个女人拯救了他。而他也忠诚不渝地为女人们服务。

经常，当歌德与死神接触的时候——当她带走他的朋友们或者跟在他身后的时候，——她总是在他身上唤起一种新的生命力。瞧，现在他又立刻着手工作了：他给科塔寄去了手稿，这份手稿在他手里延宕了那么长的时间，而没有它，他的选集的最后一卷就无法付印。“犹豫不决的日子和徘徊不前的时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因为希望的实现而感到自慰。我们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实验，完成了我们想加以完成的一切。”

这是一种新的声音，难道不是吗？那疾速飞驰着的生命的火热的呼吸驱策着这位犹豫不决、行动迟缓的市民。就仿佛，歌德指的压根儿不光是自己作品的某些片断。他已经预感到，在生命的极其强烈的进攻下，自己将会创造出一些新的、强有力的作品。

长久地徘徊于高原之上的时期结束了。歌德正朝着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驰去。

第三卷

悲剧的胜利

“只有具备特殊感觉的人，才可能成为最冷静、最坚定的人。他不得不穿上坚硬的铠甲……但这副铠甲渐渐成为他的负担。”



第十章　飞　腾

出版商弗洛曼。——《潘多拉》[①]。——察哈里亚·维特[②]。——《十四行诗》。——米娜·赫茨丽帕。——《亲和力》。——卡尔斯巴德。——女性所喜爱的男子。——茜尔维娅。——战争。——贵族。——经常离家。——宾客。——策里哲尔[③]。——音乐。——贝多芬。——克莱斯特[④]。——浪漫主义者。——卡罗莉娜·雅赫曼[⑤]。——向后一瞥。——《诗与真》。——《颜色学》。——象征主义艺术家。——维兰之死。——波利吉斯托尔。——会见拿破仑。——反对战争和民族主义。——拿破仑的复灭。——在波西米亚。——中国地质。——《说不完的莎

---

① 歌德于1807年所写的剧本名。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个女人。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后，主神宙斯图谋报复，命火神赫菲斯托斯用粘土做成美女潘多拉，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米修斯做妻子。潘多拉貌美性诈，私自打开宙斯让她给厄庇米修斯的一只盒子，里面所装的疾病、疯狂、罪恶、嫉妒等祸患一齐飞出，只有希望留在盒底。人间因此充满各种灾祸。"潘多拉的盒子"常用来比喻灾祸的来源。

② 维特，察哈里亚（1768——1823）——德国浪漫主义作家。

③ 策里哲尔，卡尔·弗里德里希（1758—1832）——作曲家，柏林歌剧院经理。

④ 克莱斯特，亨利希（1777——1811）——浪漫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

⑤ 雅赫曼·卡罗莉娜（1778——1848）——魏玛大公卡尔·奥古斯特宠爱的女演员。

士比亚》。——荣誉。——维列美尔。——玛丽安娜。——《赠辞》。——弗腊格尔·封·施太因。——在海别缪尔。——玛丽安娜的歌。——第六次出逃。

一盏台灯照亮放着书和图画的桌子，灯罩是绿色的，看上去很大。坐在桌旁的人留在阴影里。只是在室内的另一头的钢琴上，有两枝蜡烛在明亮地燃烧着。金黄色的柔辉里，显现出一个少女的姿影。她使他想起谁了呢？莫非是她本人的童年？

学识渊博的耶拿出版商弗洛曼的家中弥漫着一片仁爱的气氛。在这里，他们不光谈论法国密探，谈论赔款，而且沉浸在一种崇高、安谧的和睦气氛中。桌上放着弗洛曼刚刚出版的彼得拉克[1]的诗集，尽管他那位住在魏玛的伟大的朋友和忠告人，对这些十四行诗在实际上是持反对意见的。这位朋友还是带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拿起这本小书，掀开后仔细地察看印刷和装帧，主人也趁机给他沏了一杯茶。

歌德又一次来到耶拿，惬意地住在弗洛曼家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十一月的夜晚显得越来越长，短暂的白天使他感到亮光和空气的不足。在实验室、图书馆以及散步的时候，他来不及利用这短暂的白天和老克涅别利做完所有的事。雾濛濛的清晨和傍晚，在院内自己的小房间里，只见他急速地来回走动。他在这里工作，进餐，口授文章、报告和书信。那美味的饮食、舒适的床铺、被渐见衰老的老人娇养惯了的仆役、盛大隆

① 彼得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先驱之一。他的诗，特别是抒发对美丽少女劳拉的爱慕之情的十四行诗，给欧洲诗歌艺术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

重的接见、形形色色的搜集品……，在耶拿，他连一样也没有。然而，正是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既不是在宫廷，也不是在剧院，更不是在家中，他才能安静下来，才能聚精会神。一年之中最短暂的白天——他那巨大的敌人，快些消逝吧！到那时，才能更自由地松一口气，他安静地等待着仍然还很遥远的春天。

钢琴轻轻地弹奏着乐曲。大家都静了下来，转向安乐椅。现在她要唱什么呢？《魔王》，——听了开头一段乐曲之后，歌德心中在想。悦耳的音波象疾走着的流云一样把他团团围住……从我们在季弗尔特公园演奏田园乐曲，科罗娜演唱这支歌的时候起，难道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难道彼得拉克也象我一样，从倾心于美貌少女劳拉的时候起直到现在，也总共只过了二十五年，而不是好几个世纪？在这里，姑娘象花蕾初绽一样，变得多么漂亮呵！可是在三、四年前，她还是一个穿童装裙的、高个子小女孩哩。不过，就是在当时，我觉得她已经是个轮廓初见的姑娘了，就象今天，觉得她还是个小女孩一样。一个充满着多么高尚的精神的容貌呵！总是穿着洁白的连衣裙，娇嫩苍白的脸上，一对乌黑的大眼睛富于幻想地在顾盼着，象她那神秘而低沉的歌声一样，充满忧郁和智慧。盘绕在后脑勺的辫子，那样密，那样乌黑发光，说明她在十八岁的妙龄，还没有经历过强烈的感情震荡。这清秀细巧的鼻子，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变得粗犷一点。而现在，这精美而苍白的双唇正轻轻启开，开始唱起我那些旧日的歌曲来……

少女的心灵象不透明的银子，其中的一切充溢着青春的活力和美。这一切使五十八岁的歌德在整整二十年内第一次感到那么激动。当米娜·赫茨丽帕还只十五岁的时候，她那蕴含着

庄严的温存就曾对他有所触动，而他，一位沉默的观察者，为了能看到这位少女，在她养父、养母的房间里又曾度过多少夜晚！

从战火纷飞和死神威胁着的日子来临的时候起，从拿破仑的身影在远方出现的时候起，从席勒时期的经验、理论和论战，象离奇的回忆一样，被远远地置诸脑后的时候起，——从歌德恢复健康，开始发胖的时候起，在他心里，生活和创作的愿望又隐藏起来了。而今天晚上，他觉得这位姑娘成了他青春恢复的一种征兆。

确实太迟了！他也只可能成为她的父亲。唉，他为什么要那样长久地过这种寂寞无聊的生活呢！为什么要争论，为什么要想！大家都在生活、行动、前进，而只有我们这位永远被幻想迷恋住的兄弟坐在那里，塑造过去他曾短时期占有过的美人的形象。哦，真正的厄庇米修斯①！哦，永远品尝不到的那美妙的瞬间！

他要和姑娘，和她的父母告别，决定从狂喜和危险同时在威胁着他的这间屋里逃出去，真的，他再也没来过这里。朋友们都很惊奇。他不知不觉地回到自己那间狭窄的卧室里，但不能平静下来。不断吸引他的还是自己的那个愿望。他觉得自己是个被遗弃的老人，注定会被拒绝的，而他多么想占有她呵！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第一次，在早晨，他忽然诗兴大发，豪放不减当年，几乎不经构思，几乎未作推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啊，多么幸福！那青春的时光！

---

① 参看有关“潘多拉”的那段注。——编者

醉人的欢乐，如急风骤雨，
接踵而来的是梦幻一场。
抹去吧，现实中的一切，
就让过去和未来在梦中溶成一片。

他每天早晨写作，一连整整十二天不去看他所爱慕的姑娘，写的是自己的《潘多拉》。这一构思宏伟的剧本的片断开始了歌德平生中富于音乐气息的十年。歌德的一些反映个人内心体验的新诗篇也是以它为发轫的。现在，诗意经过十五个枯涸的岁月之后，又重新变得浓郁起来。

长诗里，在那雄伟庄严的景色的背景之上，屹立起普罗米修斯、厄庇米修斯两兄弟，以及他们的孩子们。

诗人用比后来在《浮士德》里更加巨大的力量，在《潘多拉》里描述了自己强烈炽热的激情和自己被遗弃的经过。歌德认为，他的《潘多拉》是用普尚①的风格写成的。我们觉得，《潘多拉》类似伦勃朗晚期的画。

沉沉的黑夜里徐徐站起敌对着的两兄弟（歌德在自己身上永远体现着他们两个人）的身影，他们控制着画面上两部分，就象控制着他心灵的两个部分一样。那精力永远是那么旺盛、在远古时给人类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在夸耀自己的业绩：

啊，火炬——清晨的火光，前进的指路星，
从父亲手里高高升起，你庄严宣告：
白昼永存！向你致敬啊，你俨如神灵！

---

① 普尚（1594——1665）——法国著名的写生画家。

而诗人厄庇米修斯仍然在睡觉，并且梦见弗洛拉①的礼物：

花环和花绳，
想编编不成。
花儿一朵朵，
朵朵都碎落。
沃土何辽阔，
花开何灼灼。
采摘今一空，
我心怅寥廓。
百合和蔷薇，
美丽瞬间毁。
……

普罗米修斯静悄悄地走近正在睡觉的弟弟的身边：

你在睡着，我唯一的亲人！
操心、熬夜，却又不动脑筋！
我可怜你，又羡慕你：
走运和受苦，你都显得那么有耐心。

诗人本身就具有两种形象。首先，由于抑制住情欲，他在这里获得了安谧。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又是那么富于幻想！只是靠着忍耐，他那心灵的两部分才能统一起来。

但，潘多拉在哪里呢？美又在哪里呢？莫非诗人不让她从太虚幻境里出来？厄庇米修斯正睡着，在回忆昔日的爱情。

---

① 花卉及青春的女神。

“她能再一次回到他身边来吗？”——现在，这个问题也同样地在折磨着歌德。说实在的，剧本真应该叫做《潘多拉归来》。是的，诗人在对自己发誓，是的，她，潘多拉，他的爱，一定会回到他身边来的！

《塔索》之后，歌德还从来没有在感情如此炽烈、如此扣人心弦的诗中，表白自己的爱情……一个黑头发、黑眼睛、身穿洁白连衣裙的姑娘在他面前鲜艳夺目地显现出来。正在这时，仿如幻影一般，在正在熟睡着的父亲面前出现了潘多拉的女儿——厄尔波拉：

啊，从温柔那里你们要的是什么？
不安静的、爱虚荣的人们！
财富、力量、荣誉、显赫——
你们要的莫非是这些不成？

姑娘不可能给你们这一切，——
她的礼物、她的声音、
她所有的东西，都象处女一样纯洁。

在这里，他在回忆中描述娇弱的、追求崇高目的的米拉，她是多么温存而又多么胆怯啊！

但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从未有过的事。现实生活本身在敲他的门，破坏了由他那被遗弃的想法产生出来的奇异的幻想，于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男性感情在梦境中苏醒了。

十二月的一个早晨。一个长着牧神①般脸庞的青年走进歌

---

① 牧神是罗马神话中有角的人形神。

德的房间，他就是天才、而又具有双重人格的、怪诞而又具有浪漫气质的察哈里亚·维特。他的剧作传遍整个德国。这些作品引起的反响要比歌德的剧本大得多。维特具有孩子般的天性，这种天性在歌德八十年的漫长生涯中都是为他所陌生的。维特来耶拿，仅仅是为了看一眼艺术巨匠。但他也给弗洛曼带来了一封推荐信。维特的自相矛盾让歌德看起来“很有趣，甚至很惬意”。第二天傍晚，他们一起去探望朋友们了。

不安分的调皮鬼维特，朗诵起自己的诗和一些剧本的某几场。歌德津津有味地听着。对于歌德来说，察哈里亚是他研究当代青年的一个对象。他们几乎每天傍晚在弗洛曼家见面。意想不到的是，维特会即兴写十四行诗，并且能当场站在桌旁直接朗诵。在场的人渐渐受到他的感染，也开始即兴创作。

吊灯下面的空间变成了歌手们表演、比赛诗歌的舞台了。但是，在赛诗时，每个人都需要有崇拜的对象。米娜·赫茨丽帕很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偶象了。维特用十四行诗打她名字的字谜形式来表示敬意，歌颂她。

不言而喻，歌德明白，这种赛诗是一种崇拜者之间的竞赛。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醋意控制了他。当他每天在这位姑娘的房间里欢度夜晚，在诗歌、音乐中，在神奇的灯光下消磨时光的时候，几乎把他的《潘多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但，诗人已经从被遗弃的想法中挣脱出来。青春和艺术解放了他。歌德感到满意，作起十四行诗来。虽然这全部的浪漫史，正如日记所指出的那样，只延续了两个星期，但却在他前进的道路上留下一道很深的印迹。

歌德把自己身上所充溢着的情绪称为“十四行诗狂”。彼得拉克成了他的榜样。但他是带着比那位意大利诗人更加强烈

得多的感情，把自己的意中人拥入自己的怀中的（尽管只是在十四行诗里）。

我用外套把嘴巴裹住，
走的是一条陡峻的山间小路、
冬日的昏暗中，无林的平原上，
我边跑，边感到恐慌绝望。

突然走来一位天仙般的女郎，
完美得象诗中迷人的新娘，
她象阳光驱散虚伪的昏暗，
也驱散了我心头的不安。

我从她身边走过，她却不屑一顾。
我用外套更高地遮住脸庞，
感到自己已化作烈火一团。

我始终在她身后跟踪，突然间获得成功！
我再无法隐藏，赶紧把外套脱掉，
她就一下子投进我的怀抱。

有时，在这些杰作（一共十七首，标题为《十四行诗》，它们已经淹没在他那卷帙浩繁的全集之中而难以寻找了）的花环中，也流露出一种父亲般的感情：要知道她可以做他的孙女哩。诗人描绘他对姑娘多年来秘密的追求：

寻求快乐——废话少谈！

我看什么都不再带同情感，
甚至对最大的嗜好也开始冷淡：
我所唯一需要的是她的目光。

之后，他又重新沉缅于诗歌游戏之中，使得那位受他敬爱的女性，对他诗的严肃性和它的秘密含义都产生怀疑：

亲爱的！请看一看花炮匠，
他是否已经不善计量？
是在那里错误地造开炮弹① 。
但诗歌潜藏的威力要比它更大：
突然轰的一声大爆炸，
他和他的玩艺儿就全完蛋。

和维特比赛时，歌德也把她那富有情爱意味的名字拆开来②，隐藏在诗歌里，同时把她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然而，突然间，年老的歌德又遇到与他年轻时相同的命运。十二月十七日他还在自己的朋友们和那位受他敬爱的那位女性那里做客。只有克涅别尔一人知道，他明天要走。是的，他从耶拿逃走了，就象四十年前那一次一样，也象他三十年前从捷杰葛伊姆、来比锡、威茨拉尔和法兰克福等地逃走一样，而最后一次从卡尔斯巴德逃出后，他就直奔意大利去了。歌德的生活经常由这些爱情冲突组成。第二天他收拾好行李，便不辞而别地

---

① “米娜”与“炮弹”这两个词在原文中无论从拼写和发音上看，都非常相似，前面提到的“诗歌游戏”疑指此。 ——编者

② 米娜·赫茨丽帕的名字中，“赫茨丽帕”又可拆开为两个部分，“赫茨”意为“心”，“丽帕”意为“爱”。 ——编者

销声匿迹了。在一首象烈火般熊熊燃烧的诗中，他用铅笔写上这样几个字："出其不意的离别"。后来歌德把这首诗，加上一个不明确的标题《告别》，收进他的文集中去。

他这次是回家。现在我们又要回到魏玛，他又要当大臣，又要当丈夫和父亲了。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爱丽莉的秘密告诉秘书里美尔①。

可是，唉！《潘多拉》对他却显得那样地陌生，就象他过去偶然不费吹灰之力创作出来的那些诗歌一样。不过爱神在他身上已经苏醒过来，他不会很快就睡熟。

从这短暂的冬日的爱情之中，产生出来的不仅仅是剧本和十四行诗。还孕育出另一类作品——长篇小说。

在被歌德称之为"懒惰时期"的十二月的那些写作日子里，最初，他只把自己的《亲和力》构思为一部短篇小说。在《潘多拉》和《十四行诗》里，歌德把米娜·赫茨丽帕送进诗意的天堂，而与之相反，他在小说中所描写的却是她俗界的特征。

善良的弗洛曼一家，收养了牧师的女儿——孤女米娜。"她从小就很健康，但精神上的发展却很慢。不能把持久、紧张的脑力工作交给她干。在她身上，全部生活就是某种幻想的东西……她为人和善、谦虚、忠厚，关心周围人的一切需要和所有内心的愿望……"这是长篇小说《亲和力》中的奥蒂莉的肖像，不是吗？完全不！这是米娜的肖像，出自她的一个义兄的手笔。正象《维特》中的绿蒂酷似于绿蒂·布弗一样，无疑，米娜·赫茨丽帕也酷似于《亲和力》中的奥蒂莉。而小说中第二个女

① 里美尔——（1774—1845）德国哲学家和文学史家，在歌德家里做过多年的秘书和教师工作，并参与了歌德著作出版工作。

主人公夏绿蒂很多地方则是根据歌德所爱慕并且占有过的夏绿蒂的原型塑造出来的。从后一个夏绿蒂身上，整整十年内，歌德得到的时而是幸福，时而是痛苦。两个夏绿蒂身上都体现出那种聪明、淡漠、逐渐衰老的妇女所固有的素质。象夏绿蒂·封·施太因一样，长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夏绿蒂也有摧毁最大胆计划的能力，懂得“他们将在什么地方和我们周旋”。“只消一想到，我们曾见过和了解过多少人，就该承认，我们对他们、他们对我们是多么无足轻重。到那时候我们的心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当小说里的夏绿蒂说这些话时，我们也就听到了那毫无结果地在精神上折磨自己夏绿蒂·封·施太因的声音。

长篇小说结尾处，夏绿蒂站在死去的孩子身边，实在可以认为，她就是封·施太因夫人本人。当她让她爱着的那个大尉退职时，解释道：“我们不该为我们的不幸受到如此残酷的谴责，但我们也不配生活在一起。”这些话就好象诗人从他早年恋人给他的无数封信中借用来的。

诗人本人和他当年写《维特》时期不同，无论在个性方面，还是在心情方面，都和这部新长篇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毫无相似之处。《维特》通篇是独白，除开抒情诗，是歌德唯一由独白组成的作品。在他晚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亲和力》中，就象在他其它作品里一样，歌德不仅是作为核心人物，而且是作为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其中，也象他所有的作品一样，人物有的和他相似，有的迥异于他。每个人物似乎又都还有些多余的东西，不是从他那里，而是从其他人身上取来的。

歌德的那只一点也不“美”的大手，压根儿不是长在作品核心人物爱德华，而是长在爱德华的对立面，那位大尉身上。大尉正是用这只歌德式的手，描绘出建筑物的平面图，修花园

里的路，编帐目，造书架，作表格。最后他也正是用这只手控制住了自己的心灵，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去破坏自己心爱的女子以及自己朋友们的安宁。诗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时，就能够看到上尉的形象。但，这仅仅是日见衰老的歌德的形象。

而爱德华呢，比较年轻。他是青年时代的歌德，或者说是歌德的某些部分。“他的爱情浩阔无边。他一心渴望接近奥蒂莉，馈赠、许诺，表示他对她的无限崇拜。”用在爱德华身上的这些话，好象也适用于年轻的歌德。同时，也象歌德一样，爱德华问自己：“要是她爱我，——而我相信，我知道，会这样的，——那她为什么不表白出来呢？为什么不大胆地飞到我身边，投入我的怀抱呢？她理应如此，对于这一点，她可以做到。”他也象歌德那样，说：“……我要以她的名义给我自己写信，倾诉爱慕和信任；同时给她回信，而且要把那些信一页不漏地收藏起来。”在致友人的信中，歌德最终下了一个大胆的结论，来维护爱德华的行为，他说：“我认为，爱德华作为一个人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的爱情永不枯竭。”

只有这种感情，而不是任何其他感情，只有这种强烈的感情激流，才是长篇小说的主题。《维特》之后，歌德还没有一次这样坦露地描写这种强烈的感情。虽然这两部长篇小说写作风格完全相反，但在这一点上，二者却是相似的。

这是说明歌德重新变得年轻起来的第一个最明显的标志。他在六十岁的时候创作了一部讴歌他从二十五岁时候起就不曾再憧憬过的激情。他一生中那段奉献给研究、试验以及“地球精神”的时间拖得实在太久了。因此，他现在要报复那姗姗来迟的激情——那在他生命最后十年间要把他烧成灰烬的激情。

魔鬼又重新冒出来了，并且最初用的是一种最富于幻想色彩的面目。六十岁的歌德怀着愤激之情从自己从前的世界观中注意到很多东西："不幸的人！"爱德华在答复自己的朋友米特来尔的警告时，大声疾呼，"大家要他在非常残酷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中，还要装出一副最高尚的姿态，为的去博得周围人的赞扬；并且要他在临死时象古罗马斗士那样体面，以便赢得众人的一声喝采！"在这呼喊声中，难道不存在着一种对诗人和席勒在很久以前曾经一起宣扬过的那种绝对美的思想的愤怒的抗议吗？"崇高的激情就象不可救药的疾病……而能治愈疾病的药剂只是使疾病变得更加危险。所谓激情——这只不过是加强了的一种恶习和美德。"歌德就是这样来解释自己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的。无论是把这本书视为不道德的歌德同时代人，还是声称这本书是为婚姻辩护的后代人，我们都无法理解。不，这本书是写成于歌德周围出现许多婚姻分裂现象的那些年代。已经离婚的有：渐近老境的厄格洛芙斯太因伯爵夫人[1]和年老的波格维什夫人。卡罗莉娜·沃尔卓坚[2]、卡罗莉娜·史雷格尔[3]等，不知有多少人嚷着要离婚，当有人找歌德商量时，他对离婚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不错，歌德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正是和这个时期有关。"婚姻是文明的基础和顶峰。它使野蛮人的心灵变得柔和。"《亲和力》中有这样一段话。不过说这话的，只是小说的次要

---

① 厄格洛芙斯太因·瑞丽——（1792——1869）是曾经受到过歌德鼓励的女画家，为他画过肖像。

② 沃尔卓坚·卡罗莉娜（1763——1847）——席勒的弟妇，写过席勒的传记。

③ 史雷格尔·卡罗莉娜（1763——1809）——参加过浪漫主义运动，法国革命的拥护者。

角色——米特来尔，决不是男主人公及其对立面。是的，这段时期歌德无疑是否定婚姻制度的。

包容着整整一代人的生活，从《维特》问世到《亲和力》发表，这其间绵延着的那个时代，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长篇小说的内在主题。与《维特》相反，《亲和力》充满着智慧，这一点丝毫也不奇怪，就象长篇小说《维廉·迈斯特学习时代》的第二部一样。遗憾的是，很多东西，其中包括对歌德的一个最美的作品标题的解释显得有些迂腐了。真正使人大为惊奇的是建立在天命、意志的完全不自由和命运的概念基础上的这两部小说的神秘主义色彩。维特在临终前也能够给恋人写出奥蒂莉临终时写的那些话："我为什么不同自己和解哩，那个仇视我而又驾驭着我的魔鬼反正不会让我安静的。"

歌德确信某种情投意合的东西的存在，它不仅是由某些固定元素、也是由人们之间亲和力和相互吸引所决定的，我们的选择是不自由的，甚至一开始恐怕就是如此。爱情作为一种规律能够带着一股巨大的力量使相互爱着的一对恋人相互吸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个女人即使躺在她所不爱的人的怀里，也能使自己的孩子一开始就带上她所热爱着的人的一些特点。

"存在着一些命运本身顽固地使之存在的现象。就连智慧、美德、义务以及一切神圣的东西要阻拦命运的道路也是枉然的。那些命运觉得对、而我们认为不对的东西反正要出现。无论我们如何反抗，命运仍旧站在自己的位子上"。这些话甚至不是爱德华讲的，而是出自四个人中间最冷淡、也最清醒的夏绿蒂之口，正因为这样，我们有权把这些话当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后结论。

歌德是在耶拿冬日阴暗的、令人焦躁不安的夜晚构思出这部悲剧性的《亲和力》来的。经过半年，在一个十分愉快的夏季，在活跃的、充满世俗气氛的卡尔斯巴德终于把它写完。第一稿只用了七个星期，几乎象写《维特》一样快，甚至速度还要更加令人吃惊。因为，歌德这一回，不象往常那样关在房间里，而是在奇遇、旅行和交谈之中、在掌权的爵爷和迷人的女子的包围圈内、在喧嚣的上流社会生活里进行写作的。

这一年，他忽然陷进了妇女们的圈子里。在矿泉，按照歌德青年时代也不加仿效的那些年轻人的习惯，可以挑选和交换自己的夫人。歌德已经六十岁了，但心情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的。他的确成了女人们喜爱的对象。她们把玫瑰花、画赠送给他，崇拜他，勾引他。她们成了他的情人，或者成为他甜蜜的梦想。继米娜·赫茨丽帕之后，歌德的生活里出现一群女子。十八年来，他对自己的爱人一直保持着忠实，却在形式上的婚礼举行后的第一年破坏了它。

和别蒂娜·勃列塔诺① 的关系完全不象人们惯常所想象的那样。诗人在写作《维特》时期那样强烈而又短暂地爱过的那位马克西米利安娜的女儿突然来到了魏玛。在他迷恋米娜·赫茨丽帕的那些日子里，别蒂娜已经过了二十二岁。虽然她把自己称为“小女孩”，这个称呼却未必和她的年岁相称。她有着一种富于诗意的自我牺牲的意向，然而要把这种意向体现为行动，她却一点也做不到。别蒂娜总是那么做作，总是过度兴奋，肉感而没有一点炽烈的爱情。她总是装出一副潜心默首、

① 别蒂娜·勃列塔诺（1785——1859）——德国女作家，著有《歌德和一个小女孩的通信》。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杜撰的，其中小女孩就是女作家别蒂娜自己。

笃信上帝的样子，不断地在表演，却又缺乏演员的那种质朴天真。从天性上看，别蒂娜是造作的，但她总是在模仿孩子们的感情和习气。她有诗的才能，但毕竟还不是一位诗人。不过是虚伪的浪漫主义者的最后一付麻醉剂。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整整一百年当中，无数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模仿者紧紧地抓住她，而且只抓住她一个人。对于歌德的传记来说，就象对于他的生活一样，她没有任何一点意义。但是，她竟能想出办法出版《歌德和一个小女孩的通信》，并且把歌德的形象歪曲到歌德最恶毒的敌人都不敢望其项背的地步。她把歌德写成一个浪漫主义者、一个甜得使人发腻的人、一个崇尚词藻的作家。这样一来，就使歌德异常复杂和内向的个性正好带上一些它所不具备的特征。只是到了很久之后，许多研究家才成功地证实，她的《通信》中有一部分完全是杜撰的。这一来，就连那些仿佛是得自歌德母亲之口的有关歌德幼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叙述也变得大可怀疑了。

最初，歌德把别蒂娜寄给他的书信、礼物和解释，当作一种对他的打扰，耐心加以忍受。但是，当这位“小女孩”想要成为他的情人时，她就无论怎样也达不到目的了。通过最早的那些歇斯底里式的书信，歌德大概就猜透了她的企图。歌德在给不能容忍她的克利斯蒂安的信中写道：“依我看，比之维兰对你说的全部坏话来，这些话要对她更加不利。”的确，正象这位“小女孩”要求的那样，他对她说话时称“你”，有时他给她写道：“我可爱的小姑娘……我的小女友……你的这些信使我回想起我的过去，有一段时期我大概也象你一样愚蠢……实际上，我什么也不能给你，因为，你自己会创造一切、获取一切。”别蒂娜嫁给了浪漫主义作家阿希姆·封·阿尔尼姆之

后，又来找歌德了。为了想个办法把她从爱情的表白中引开，歌德就把天上的彗星指给她看。里美尔写道："于是，她在这时只得投降。彗星，象树枝，用它长长的尾巴，象驱赶惹人厌烦的苍蝇一样，把这位想坐在歌德膝上的、已经嫁人并且开始变老的小女孩赶走。"

最后别蒂娜当面凌辱歌德的妻子。她用最粗鲁的方式辱骂她，于是，歌德就不让她再来了。从此她也再不能给歌德写信了。她只得给自己找到一个所谓的新工作。她把歌德献给米娜·赫茨丽帕的十四行诗拿来改编成散文，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变成好象是歌德寄给她的信，不过她比较聪明，在歌德逝世后才把它们公布。而他呢，有一次在矿泉上和她邂逅相遇时，写道："我连阿尔尼姆①的作品都不想听。高兴的是，我总算躲开这个疯子了。"甚至当歌德老迈年高，那么喜爱渲染他的往事时，他还是把别蒂娜称为"一只令人厌恶的老牛虻"。

在这迷人的卡尔斯巴德之夏，歌德占有了好几个女子。日尔曼性格非常突出的少女茜尔维娅·戚格扎尔，面部表情高贵而又矜持，是歌德的一位"囡囡"，住在耶拿附近他的一个地主朋友家里，在她童年时期，他就认识她了。

他还和一位发育成熟的、皮肤黝黑的、纯血统的犹太美女玛丽安娜·梅耶尔邂逅相遇，这是他的老朋友厄伊别尔格的夫人，非常文气，气度高雅。他爱上了这两个女子，而成为他的情妇的是玛丽安娜。这一点，还有待于证实。

但他又立刻躲开玛丽安娜，逃到临近的法兰茨勃罗涅尔

---

① 阿尔尼姆（1781—1831）——德国浪漫派诗人。——编者

去。写信告诉妻子说，他在这里进行治疗，医治风湿病，——其实他把时间都用在和茜尔维娅的交往上了。她是他的星星，他写诗歌颂她。

一到傍晚他留下来和她在一起，两个人走进小树林，或者在郊外的花园里散步，他给她朗读自己的作品《塔索》中的片断。过了两星期，歌德才离开。

他象一个青年，在星光灿烂的夏日的夜晚，回到卡尔斯巴德和另一位女子幽会，但还没等玛丽安娜离开卡尔斯巴德，他又迷恋上另外一个女子，也是一位美人，叫冯·克娜别纳乌，是某位对他有好感的公爵夫人手下的女侍。他象对待其他人一样，给她朗读了他最近创作的一些小说的片断。这位女侍在离别时还给他寄来了一封信，玫瑰色的信封，里面写了些含情脉脉的话。而他呢，又向第四个女子——茜尔维娅的女友，波丽娜·哥帖尔献开了殷勤。

一年过去了，歌德对幽会、书信渐渐冷淡下来，他觉得玛丽安娜过于有礼貌，也再不去找那位女侍，只有茜尔维娅最年轻、最鲜艳，他怎么也忘不了。

在卡尔斯巴德，歌德过的是一种最漫不经心的生活。一连三个夏天他都是在这个疗养区度过的；在这里他一住就是四个月，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在魏玛，他躲避上流社会，讨厌访问其他德国宫廷。在意大利，他生活得默默无闻，平素的活动只局限于艺术家的圈子里。在前线，他也只是一名默不作声、从旁观察的军官。而现在，在旅行者中间，他找到了许多快乐、殷勤而又有文化教养的人。他住在这个疗养区，没有携带家小，只让秘书和仆役陪伴着自己。他职位很高，有时候写点

东西。而且写得很顺利。那存在于他身上的天才与魔鬼，前者领导着他，后者也没有给他以折磨。他在爱，我们也在；生活带给他以享乐。

耶拿战役和来比锡战役震撼了整个德国，但在这里，在永远这么快乐的奥地利，在有益于健康的矿泉疗养地，战争的回响在那些富裕的、总是那么无忧无虑的人们来说，却显得很微弱。稠人广众的矿泉疗养区，座落在维也纳附近，是被放逐的贵族、冒险家、军事供应投机商等麇集的场所。这儿不知道仇恨法国人是怎么一回事。“全世界都被战争和政治搞得鸡犬不宁，而这儿却是这样的安谧平静——我也无法向你描绘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宁静的国家里，在这些快乐的人们中间，有多么幸福”。

歌德在这儿和在家里不一样，不必那么节省。奥地利的货币不值钱，他花不了自己的一半的薪俸。因此，他就给妻子、儿子和魏玛的公主们买了许许多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什么餐具和茶具啦，各式各样的瓷器和波希米亚玻璃制品啦，等等。

不过，无论他如何关心妻子和儿子，他还是高兴他们离他那么远。有一次，他把克利斯蒂安叫到卡尔斯巴德。他非常感激盛情招待过他妻子的人，但，很快就和他们这一群人告别了。奥古斯特也来他这儿住过一次，但同样不太久。歌德总是象一个父亲，象一个宽容姑息的父亲那样对待他们母子，从来不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现在，他确实在怀念克利斯蒂安给予他的全部的爱。“你美化我的生活……所以我永远要悄悄地关心你，关心可爱的奥古斯特……尽情地享受命运带给我的快乐吧，也尽情地享受你自己赢得的快乐吧，要尽力保存住这些礼物。我和你始终相爱。”

她抓住歌德，就象抓住一块岩礁。有时她在信中给他提出一些令人感动的警告，这警告渗透着笑和泪，渗透着早年的欢乐和生活态度上的严肃："难道别蒂娜，还有那位厄伊别尔格夫人真的没有去卡尔斯巴德？这里传言，茜尔维娅和哥帖尔也去那里了。你要和她们干什么？真的，她们太过火了。你看着办吧，不要把我，你的老伴忘记掉了，我请求你，有时候也想着我。我仍然坚定不移地信任你。随便人家怎么说吧。本来也只有你一个人在想念我。"

在卡尔斯巴德，为了追求一种文明的社交活动，歌德多半接触的是贵族。从前他不喜欢贵族。只要回顾一下几十年来他对贵族的怀疑态度如何使他摈弃宫廷生活就够了。但，那一段时期的德国历史几乎完全是贵族们创造的。在卡尔斯巴德，歌德和施太因①、勃留赫尔②、梅特涅③、李赫诺夫斯基④、李赫坚斯太因⑤、以及科洛列多⑥都交谈过。一连好几个星期同荷兰前国王、以及住在他附近一间房里的拿破仑兄弟来往频繁。他还会见了主教和亲王们、西里西亚和波兰的伯爵们、英国的勋爵和侨民们。

---

① 施太因，亨利希·弗里德利希·卡尔（1757—1831）——德国国务活动家。1807——1808主持普鲁士政府工作，在德国摆脱拿破仑统治的斗争中起过主导作用。

② 勃留赫尔，洛勃哈尔德·列别米赫特（1742——1819）——普鲁士元帅，在大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

③ 梅特涅，克列梅斯·洛塔尔（1773——1859）——奥地利首相。

④ 李赫诺夫斯基，爱德华·马里（1789——1845）——奥地利作家。

⑤ 李赫坚斯太因，马尔丁·盖里赫·卡尔（1780——1857）——德国旅行家、动物学家、柏林大学教授。

⑥ 科洛列多，温采尔·约瑟夫（1738——1820）——反拿破仑战争的参加者，后为奥地利元帅。

稍后，他在特普利策①生活了四个星期，在那里甚至和奥地利的那位年轻、漂亮而又有病的皇后有过来往。

歌德和那些人物接触，就好象和当代历史进行辩论似的。在没有直接接触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时，他始终不能理解它们。为了要了解当代生活，他就应该直接去看看和听听控制这种生活的那些人。对当代生活的这种兴趣是他恢复青春的结果。“在这些日子里，我好象刚刚开始考虑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歌德如饥似渴地了解周围世界发生的一切，记下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情，作为目光敏锐的观察家，他善于捕捉时代的特征；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又长于从中提炼出情节来。这里有揶揄拿破仑的俏皮话，也有讥讽犹太人的趣闻；既有讲述盗窃波兰祖传珍品的故事，也有巴黎的淫词秽语。当时，德国作家的民族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歌德却扩大自己的题材范围，使其越来越国际化。

不过，就连歌德在贵族圈子里来往时，什么等级啊、爵位啊，对他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尽管他交游甚广，生活自由散漫。对自己的时间却掌握得很严。在卡尔斯巴德，他为了躲避一直想跟他来往的语文学家伏尔夫②，一上午就和一位没名气的农业经济专家泡在一起，从他那里懂得许多新东西。和一位宝石爱好者他曾一连散步了六个小时。在波西米亚，则象三十年前那样，和一些经济建设、学校教育和牲畜防疫等方面的行家进行交谈，从中获得许多知识。他替矿泉医院经理处计算出在瓶装矿泉水的瓶塞上能节省出多大一大笔钱。他还记下了那位

① 现为捷克境内一城市。

② 伏尔夫，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1759—1824）——德国大学者，以研究荷马而闻名。

从埃尔富特来的侍役在埃格尔的所见所闻，又记下了自己马车夫的那些一针见血的话。就象当年他当大学生的时候记下一个给他母亲送蛋来的农妇的表情一样。

魏玛，有时还包括耶拿，对他越来越生疏了。这几个月他是幸福的，不读任何德文书籍，不沾学问的一点边，不看报，不进戏院。“我简直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黄金时代和纯朴的天堂里。”

几年前有人把他当成一位作品让人感到陌生的作者，他觉得，这是一种侮辱，现在当听到有人把《浮士德》的献词当作纷乱而又可怕的当代生活的直接反映时，他却发笑。并且用“人们不经常去研究诗，对诗人就研究得更少”这种想法来宽慰自己。就好象，他很乐意和他周围的人们捉迷藏似的。

这几年，他总是在心情最愉快的时候写作。从前他也很少在冬天动笔。现在尽管过着最自由散漫的生活，但，这个夏天还是成了他的工作时间。史诗式的作品经常使他沉湎在自我之中。就连他在耶拿冬天里就构思成熟的长篇小说《亲和力》也笼罩着一种疗养地的轻松气氛。但，过了一年，当他在耶拿又想着手写这部业经构思好的作品时，工作进展得就非常慢，非常吃力，不如当初在卡尔斯巴德那么快、那么轻松了。小说的开头部分已经付印，这才迫使歌德付出极其巨大的劳动把它写完。

歌德在波西米亚的情绪，特别明显地反映在《新美卢集娜》、《可怕的打赌》、《五十岁的男人》和《晒黑了的姑娘》等一些短篇小说中，后来他把这些小说都收进了《漫游时代》。歌德不知疲倦地给人们朗读自己创作的新诗和小说，有时甚至是没有完成的，高兴地允许把自己当作宫廷和市民的诗人来看待。

他写拙劣的诗，是为了向奥地利国王陛下表示祝贺，他以奥地利皇后的名义写格调庄严的诗。与此同时，他还用心地研究波希米亚山脉的地质。

就连《颜色学》——它终于问世了，从专家们那里得到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悄悄的毁灭性的评价——也突然成了贵族集团的时髦东西。歌德决心固执己见，不顾所有行家们的反对，捍卫自己的著作，当他把这厚厚的两大卷论著递送给自己一些新相识的温和人士时，他们一个个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看到这一点，他不由得暗自高兴。但听完他的报告后，他们却坚定地说："一有机会一定仔细研究这些著作，并且一定要从中得出全部必要的结论！……"一位外交家甚至声称："歌德的报告是一篇绝顶出色的书面宣言。""某位哲学家用最最详细的方法向我说明，我已经把主体引入了物理学领域……但，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那位国务活动家，他利用自己的休假，不慌不忙地读完我的书……然后在内阁会议上，做了一个有关这本著作的报告。就象我听到的那样，他给专家先生们添的大量麻烦，使他十分开心。"这一切发生在多年来歌德在人们的仇视的嫉恨的重压下感到喘不过气来，只敢在自己用心保护的孤寂生活和安谧之中自由呼吸之后。

《潘多拉》的脱稿是他最高兴的事，使他获得了自我解放。

狄奥尼斯① 不仅第一次钻进他所塑造的一些形象身上，而且还第一次渗入他所运用的韵律之中。

新的东西我并不高兴，

① 狄奥尼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过多地是想与尘世适应。
他只为今天服务，
昨天考虑得很少。
不加选择地抓住一切时机，
能花的，都一古脑儿花掉。
我在苦恼。但教训和言语，
甚至加上榜样，对我全属徒劳！
你们涉世有多么不深，
看待一切带着孩子式的天真！
设若你们和过去比较和睦，
就能和现在融成一体。
大家都幸福，我也就高兴。

四十年前曾如此骄傲地谈论过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就这样走向自己的归宿。

这几年，歌德生活得很幸福，但一到冬天还是被迫回到只能使他失望的耶拿和魏玛去。歌德通晓生活的艺术。漫长的冬季他也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之火，不使它熄灭。他采用的第一个巧妙手段，就是越来越经常，越来越长久地与家庭分离。他们生活得非常和睦，但总是显得有所隔阂。他乐意克利斯蒂安去耶拿。她在那里有朋友，而他也非常高兴来和她捉迷藏。只要他和秘书离开耶拿回家，她只好在这时和自己的那位年青女伴离家去耶拿。这位女伴是他为了她的体面派到她那儿去并让她有所消遣的。这种迷藏一直继续到这位女伴同那位秘书结婚时为止。“这样一来，我们在星期二正赶上家里是空的。我们舒舒

服服安排在魏玛的时间，并且一切总是安排得很顺利。”

克利斯蒂安象往常一样善于持家，并且非常知恩。虽然现在她是枢密顾问官和大臣的夫人，但仍旧和以前一样，不辞辛劳地为一般普通人斡旋：为歌德在气忿中逮捕的录事辩护，做打短工的孩子的教母，歌德一出门，她就把银餐具收起来，只用锡餐具。她高兴自己不得不在宫廷里偶然间露露面。歌德常常逼她和人们交往，这是他的过错。他请她去拜访魏玛的夫人们，“哪怕十五分钟也好”。强迫她去访问法兰克福的几个人，并且在三十年内，给她下了唯一的一次命令：“这是我的愿望。你知道我不爱说话：我要求你去。”

周围人促使他们疏远，其程度要超过他们间性格上的差异。她不爱和他的朋友来往，他也更使她的朋友感到陌生。在情绪好的时候，他就拿她不安的心情开玩笑，给她写纤巧华美的诗：

星期四的阳台在把你引诱，
星期五的耶拿在向你招手。

她三十岁的时候，歌德有一种看她跳舞的嗜好；如今，她已经四十三岁了，并且发了福，这种嗜好于是便产生了喜剧性的效果。她还要学习跳舞，并且，为了去耶拿参加舞会，不得不在马车里颠簸上整整三个小时。克利斯蒂安把时间都化在大学生们和军官们身上；城里开始有人说，哪里有军队驻扎，歌德式的夫人们象鸢一样地飞向哪里。既然他们必需常在一起，她又沉溺于他们双方共同嗜好的酒中，这对歌德的情绪，影响就不会太好。

克里斯蒂安越是过这种狂热、不健康的生活，她对歌德所

需要的东西的兴趣就越来越小。歌德越来越经常、越来越顽强地提醒她去完成他非常仔细地委托她做的那些事；“并且不要做得太匆忙，以免导致误会。遗憾的是，这种事已经不止发生了一次。”他以“最坚定的态度请求”她经常把烤制好的菜肴和各种酒送往耶拿，并提醒她去整修花园、浇灌花草，因为克利斯蒂安很少动手干这些事了。

假如他们所走的路仍然不相交的话，那么他们相互之间的友情还是会继续下去的。婚后两年，公爵夫人终于允许歌德在假面舞会上把他的妻子介绍给她。仪式进行后一个小时，歌德夫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和自己的同伴坐到桌边去。“他们心花怒放，在桌边坐下，香槟酒喷到他们头上，瓶塞啪啪直响，夫人们都惊得尖叫起来，歌德却表情严厉、沉默不语地站在角落里。”

儿子长大了。他越大，歌德同他就越疏远。昔日的眷恋不能把他们联在一起。父亲对孩子仍然寄托着某种希望。在这个大学生身上，根本看不到什么天才；大概在歌德教克涅别尔儿子绘画时，脑子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想法，或许他回忆起，当年他是怎样努力去发展年轻的施太因和年轻的赫尔德尔身上的才能的。这位才智卓绝的人很骄傲地记下儿子的俏皮话，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奥古斯特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自己用手捉住了金色火花，后来把它扔到窗外去了。”但是当他要在奥古斯特身上寻找哪怕是星星点点天才的火花时，他见到的却是迟钝和黑暗；唯一使他高兴的，是他对小事过分认真的特点在第三代人身上表现出来了，诸如信件编号、制作放公文的夹子，等等。

总之，奥古斯特是一位爱虚荣的十七岁的小伙子，一会儿

冷漠无情，一会儿又吵又闹。父亲在他上大学的第一学期就对他吆喝：“不许睡觉！”但，和克利斯蒂安谈话时，他又颂扬自己的儿子。因此儿子也学会顺着杆子向上爬，爱穿豪华精美的坎肩，价钱昂贵的丝袜，还从父亲那里要来各式各样手枪和一把马刀，尽管他根本不是军官。母亲要去矿泉，父亲就要她物色一个忠实可靠的人，因为“我坚决请你不要把家扔给奥古斯特或者女仆们。这会给我带来很大的不快”。

终于他把儿子送到海得尔堡去学法律了，尽管他不知因为什么不高兴“儿子将来从事的不是父亲现在的职业”。不过，他又以这样思想来宽慰自己：比起颜色学来，青年时代他自己就更多研究的是法律，他给儿子的信是冷淡的，也是善意的，完全不带个人口气，常常显得十分枯燥；信中他从不谈个人，也从不签名。而是非常客气地对儿子进行教诲，毫无效果地向他解释，为什么要求他节俭，为什么希望他多花一点时间在写信上，目的是让他把信写得更清楚些，让人好辨认。

他不得不经常请朋友们原谅奥古斯特的鲁莽无礼。有时，在心情好的时候，他也希望“奥古斯特用第一流料子给自己作件常礼服和外套，这样就会使他在朋友们面前显得更体面些”。一开始，奥古斯特身上的那种自我摧毁还没有暴露出来，也许是父亲的目光太迟钝，没有看见那种威胁着要破坏他那些冷静而又实际的计划的危险性。奥古斯特会有一个巩固的地位！歌德向公爵呈上一份“忠心耿耿的请求，我将怀着真诚的感激接受对这一请求的仁慈的俯允，而对您的拒绝则将怀着喜悦和忠诚”。歌德请求公爵让奥古斯特早点工作，这样一来，奥古斯特就很快成为法庭的陪审员。从今以后，他将以“陪审员”的身份出现在他父亲的日记里。

过了一年，歌德又在向公爵为儿子谋求正式职位，“忠实于您的父亲和儿子，再次请求您殿下。他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证实自己对您的忠心，并且懂得珍惜和尊敬殿下仁慈的鼓励和极大的信赖。”德国最优秀的诗人、在自己岗位上惨淡经营了三十多年的大臣、公爵及其全家的朋友不得不用这种奴颜婢膝、低首下心的口吻写呈文。为了儿子，歌德似乎注定要打破自己孤寂生活的基本准则，牺牲自己的骄傲。

事态在这样地继续发展。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分歧在加深。歌德象瞒着外人一样，瞒着奥古斯特，不让他知道自己的创作和自己的本质。从来不让他接近自己的作品，很少让他接触书信，也从来不问他喜欢不喜欢它们。他关心儿子，如此而已。

仅仅在歌德的一个举动中某种程度地表现出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来。当儿子长大一点的时候，他把一些不曾发表的诗，转交他保存。其中大部分不是献给不同的人们的，就是专门叙述耸人听闻事件的。这似乎象征着歌德要把儿子变成自己的档案保管员和遗嘱执行人。

就这样，他为亲人们的利益，非常聪明地做了一切他能做到的事。当科塔利用自己的权力想再出版一本新的、篇幅不长的歌德诗集时，歌德提出抗议。在两人发生争执时，他给出版商写了一封明确而中肯的信。从前，他曾用这种方式使得公爵无法反驳他。在极其文雅的言辞中，歌德用一种最尊敬、信任的口吻威胁说，他要禁止出版他的自传，如果每卷文集不付给他二百个塔列尔的话。很明显，他极力要设法签订新合同。

歌德同意向玛盖姆剧院提供改修本《葛兹》，但有个条件：每演出三场，就把其中的最后一场作为“捧场戏”给歌德多付钱。歌德解释说，剧院给这么一点报酬，说实话，他还不想拿

起笔来修改剧本哩。“我这儿有许多酝酿成熟或者半成熟的作品的创作计划，这些作品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不过，这些也许永远是计划，就象《私生女》的结尾和那出描写卡尔·维廉基①时代的悲剧一样……现在我认为长篇小说要比一切都来得好，因为它可以补偿作者在剧院里的亏损。如果我慢慢地把各方面业已开始的工作放下，我就能完成剧院那位身居高位的行家约我写的《勃鲁特》②。”

歌德的母亲是耄耋之年才逝世的。他继承的是一个女装裁缝蓄集起来的家产。名义上这份财产共有五万马克。但眼下正进行战争，钱不值钱，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即便如此，这也是六十岁的歌德在已经不需要这笔钱的时候，从他祖先那里获得的、仅有的一笔渐渐不值钱的遗产。

克利斯蒂安越来越懒，对家务越来越漫不经心。而歌德在其创作之余则有着更多的空闲时间，他对管理家务很感兴趣。好几次在日记中提到暴风是怎样把花园里的璎珞柏丛折毁了的。旅行归来后，他带来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品，如能放一千只瓶塞的盒子。属于这一时期的随笔，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全世界小资产阶级历史的札记。“法国皇帝还没有来……我给你很多木犀草种，可是蝴蝶花种子不多，很稀少。请吩咐把石碑后面那块地上的杂草锄掉，把这些种子撒一点在上面。”

歌德又在家里呆了很长时间。他在绘画，不过只是为了解闷。他正给克涅别利画肖像。有时晚上他们俩一起坐在桌边。

---

① 卡尔·维廉基（742——814）——法兰克国王，800年起称帝。

② 勃鲁特——古罗马半传说性的英雄，相传曾推翻罗马最后的皇帝塔克文尼，成为罗马最初的两执政之一。 ——编者

歌德画着，并且羡慕那位朋友醉心于自己喜爱的工作——洗蜡烛台。奥古斯特也和他们坐在一起，在读他父亲四十年前读过的一本书——《侠客封·别尔里希格正传》。有时，席勒的遗孀也到他们这里来；他把自己的硬币拿给她的小男孩看。冬天，他和妻子打惠斯特牌①，并且有一次在日记中写道："各种事吞噬了时间。"这句格言是独一无二的，是八十年的历程中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格言！

他很少走近桌边，除非喝茶。然而，在他那早先难以接近的家里，现在却经常聚集着客人。冬天，一到吃午饭的时候，或者晚间，这里就成了一些不相干的朋友聚集会面的地方。要是有一些年轻的公爵夫人或者漂亮的演员来，他就特别高兴。老年是他一生中最容易与人接近的时期，他过着象他的长篇小说主人公维廉·迈斯特青年时代过的那种日子，——他交游的范围只局限于知名人士和演员。不过，有些老朋友离开人间了，因此，他也不想看见老熟人。他爱青春，特别是爱女子。

他早年在魏玛的朋友只剩下克涅别利一个了。席勒死后，他们变得更加亲近。他始终爱福伊特②。但是，福伊特总是显得太年轻些，再有，尽管他很仁慈，但毕竟首先还是一位官员。

夏绿蒂·封·施太因快七十岁了。她经常在家里招待歌德，并且还经常收到他的内容丰富的来信；但是，所涉及到的事，全都已经失去私人的性质。很显然，它们是为所有宫廷女侍从官的，因为老女友是诗人和宫廷之间方便的中间人。他也把自己的画寄给她，并且开玩笑地写道："很遗憾，他的全部老毛病构

---

① 惠斯特是一种四人成局牌戏。

② 福伊特，克里斯蒂安·戈特利普（1743——1819）——魏玛公国枢密顾问。

成这些画的本质，而他的全部新的美德画上却没有……”。他知道，她看了这些话后会笑的。有两次她感激地送他一朵花，仿佛是过去爱情的象征；同时每个人都明白，对方这时候想的是什么。夏绿蒂很不乐意和克利斯蒂安见面，但既然他已经“这样爱上这个小坏蛋，我可以让他去快乐一下”……这些话是决裂了已经二十年以后说的！她的仇恨是永恒的。

是歌德本人公开了自己对夏绿蒂的那种无法克制的怀疑态度；他在给克利斯蒂安的信中提到一位女友，说她很有趣，但，总是让人在气忿中竭力想躲开她。并且立刻解释说：“完全象在阿克尔万德大街上一样”，封·施太因就住在这条街上。

一位新朋友进入了歌德的心灵。这就是策里哲尔。迈耶尔实际上是他的绘画艺术上的顾问，如今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这个人殷勤、善良、沉默寡言。而现在和他一道出现的，又是另外一位顾问——音乐顾问。

歌德早就受着策里哲尔的音乐天才的吸引。但使歌德感到兴趣的，很大程度上，还是史雷格尔向他讲述过的策里哲尔本人。策里哲尔，一个以泥水匠为职业的人，一个没有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承担着声乐小组的领导工作。经过几年，这个小组变成了声乐学院。策里哲尔作为柏林城的军使，和法国人进行过谈判。他还发表过音乐方面的文章和撰写过自己导师的传记。虽然如此，他还是原先的泥水匠，除了有五十个学徒外，还要供应妻子和十一个孩子；其中包括妻子和前夫留下的儿子。然而，在他们最初相识的过程中，泥水匠策里哲尔就以这样高傲的口吻写信对歌德说：“您的《伊菲格尼》使我折服了，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相互发现了对方，也许从此我们就再也不能分开。”

接到信后，歌德立刻邀请策里哲尔来做客。访问长达五天，之后，策里哲尔就成了歌德的献身者和服务者。“我感激您，先生，我的心每时每刻都倾向于您，因为，我得到看见您的恩惠。”而歌德也完全认识策里哲尔的真正价值。“和这样卓越的人在一起度过几天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愉快。”歌德给策里哲尔写道：“您的风范中有着某种普罗米修斯的特点。对您，我只能惊奇，只能赞叹。祝您健康，亲爱的、迷人的太阳，继续燃烧、继续照亮我们吧。”当策里哲尔把妻子前夫儿子自杀一事告诉歌德时，歌德写信回答他说：“亲爱的朋友，您的来信是一次打击，它迫使我弯下了身子。因为，正当我沉湎于对生命的严肃思考之中的时刻，它打到我的身上……在黑色的死亡试金石上，您象最纯的金子一样，经受住了考验。”

策里哲尔成为歌德的使者。歌德思想通过宣传在柏林广泛流传，这一点首先归功于策里哲尔。

当然，不能说是策里哲尔激发了歌德对音乐的兴趣，但他确实在理解这方面的问题上对歌德有所帮助。从前歌德之所以找到并吸引了赫尔德尔、夏绿蒂、席勒、迈耶尔等人，是他自我教育的需要。现在他需要音乐，他就把策里哲尔吸引过来。

歌德仿效策里哲尔，在自己家里也成立了一个小合唱队。一连好几年冬天，每个星期四的晚上，歌唱家们在他家里排演，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在被邀人士面前演出。后来，歌德又把自己的小合唱队引进剧院。从前，他在安排紧张的戏剧演出时，的确象个指挥。现在，作为一个指挥，他又是一位剧作家：向歌唱家剖析歌词的内容和内在情绪，规定演唱速度，坚定不移地要求吐字清晰。有时歌德删去庸俗的旧歌词，给古老优美的曲调填上新词，《牧人怨》就是如此。他也创作了许多情绪

欢快的歌词。策里哲尔，有时候是别人专为了歌德的小合唱队，把这些歌词配上曲调，在他家里最早唱出名的是那首《Ergo bibamus》(《让我们唱吧》)，歌声中可以听到歌德那嘹亮的低音。歌德音乐会演出的节目，他那表现于对策里哲尔的央求之中的对古典以至宗教音乐的爱好，以及他对巴赫、亨德尔、海顿、格鲁克、莫扎特的偏爱，——这一切表现了歌德的音乐倾向性和他的音乐修养。住在矿泉疗养小镇时，歌德一连几小时地听一个弹风琴的人演奏巴赫一家的作品，并把巴赫的赋格曲同“题目那么简单而结果又那么富于诗意的数学题”加以比较。他早就（当时他只有十三岁）给自己《普罗泽尔平娜》① 配上格鲁克的乐曲。

歌德对莫扎特的理解特别深刻。正因为这样，他在魏玛介绍莫扎特的音乐，经常要求演奏他的作品。歌德在年事极高的时候，还经常拿莫扎特来和拉斐尔作比较，并且说，只要有象《唐·璜》的音乐，就可以把《浮士德》改编成歌剧。《唐·璜》是十分独特的，但，莫扎特的死，把可能出现任何类似的歌剧作品的希望都打消了。

当老歌德幻想给《浮士德》谱上类似《唐·璜》的音乐时，他想着的是和贝多芬相近似的莫扎特。但，命运弄人！当歌德和贝多芬相识时，歌德生活中的“魔鬼”时期已经过去。

在创作《浮士德初稿》时期，年轻的歌德为自己的诗和幻想，向往着的是另一位作曲家。他向往的只是贝多芬。那个时

① 普罗泽尔平娜是古罗马神话中的地府女神。

期，贝多芬和他很接近，好象是他的亲兄弟似的。甚至连对狂飙突进运动反响微弱的悲剧《哀格蒙特》，平民贝多芬也都怀着一股强烈的热情加以领会。瞧！四十岁的贝多芬终于第一次与六十岁的歌德相遇了，这时候的前者奔放不羁，完全浸沉在自己那种悲剧性的创作之中。

一见到贝多芬的面容，一听到那种贝多芬式的不幸的声音，歌德一生以来成功地从魔鬼那里夺回来的一切，立刻又处于受怀疑的地位。这次会见发生在歌德一生的中期，诗人仿佛对陌生的外来人可怕地叫喊着："走开，不要碰我的图纸！"贝多芬一出现，那歌德非常艰难地从中挣脱出来的混沌、那业经逝去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斗争，这一切的一切，又重新回来了。在歌德面前出现了他这些年来诅咒过的、他本人的青年时代。在他好不容易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攀登上生活的顶峰，在他好不容易走进上流社会、看到了光明的时刻，他遇见了一个巨大的魔鬼，后者了解他。然而，他感觉到自己已经穿上铠甲，可以反抗任何的诱惑者。要知道他是在自己最迷恋莫扎特的时期，遇到贝多芬的。因此，他在贝多芬的天才面前，又感到高兴又感到疏远。

一听说贝多芬已经给《哀格蒙特》谱上曲，歌德立刻声称要在魏玛上演它。他希望听到贝多芬本人演奏大钢琴，并且"衷心感谢您为了我所做的一切好事"。而在另一次演奏会上，他终于听到了这部乐曲。毫无疑问，这部乐曲是一位巨大的天才写成的。

一年过去了，在特普利策，在他每天都和被公爵们和美女们团团围住的皇后见面的那些日子里，在他"象老人一样谨慎、象青年一样活跃"的那些日子里，他和贝多芬相遇了。他

和他在一起度过了三、四天，把晚上的时间全用在他身上，和他一道出去，听他演奏。

瞧，他象一个变得年轻、漂亮、富有、获得自由并且统治着自己的魔鬼的生活的主人，坐在那间租来的小小陋室里。而和他在一起，坐在一架肮脏的旧式大钢琴旁边的是头发蓬松、面容苍白、疾病缠身、耳朵半聋的贝多芬；他的手指在琴键上象疾风一样飞掠而过。窗外是夏日的夜晚。蜡烛的火舌在晃动。“他的演奏令人惊叹，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比他更加凝神、刚毅、热忱的演员了。”

我们不知道贝多芬在这个晚上究竟演奏的是什么。肯定，不会是声乐乐曲，不是歌德填词的歌子。这之后不久，贝多芬式的力量就侵入了歌德的创作之中，歌德发现之后自己都感到大吃一惊。他知道自己对贝多芬为他的诗词谱写的歌曲的反映，是强烈的、凝聚的，并且掺杂着他还不能确定的某种成分。“贝多芬实现了真正的奇迹。”——歌德这样说道。在峭壁重迭的贝多芬山做客时，他是敬重这位陌生、忧郁的国王的。但只要贝多芬一把自己的那只顽固的脚伸进歌德的那个尽善尽美的王国里，这位年老的国王就害怕，仿佛这位外来人在这里要把一切都砸碎似的。

贝多芬的举止风度，很显然，给歌德留下了最大的反感。他在致策里哲尔的信中写道：“他的天才使我高兴，也使我惊讶。但是很遗憾，他完全是个野蛮人。他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丑恶的。当然，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是对的。然而，无论对自己，无论对别人，这一点不会把他变得更愉快一些。他聋得很厉害，这在毁坏他的个性。他原本就沉默寡言，病魔使他变得更加不爱说话”。这一切，贝多芬本人也明白：“这位伟人和我在

一起表现出多么大的忍耐啊！他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又补充说：“比起当诗人来，歌德更爱宫廷空气。”

和歌德绝裂后，别蒂娜就从贝多芬的印象中编造出他们共同散步的那一声名狼籍的传说。这个传说和流传着的歌德的假肖像完全合拍，招来了对歌德的那么多的恶意。诚然，只是在二十年后他们俩全都离开人间时，别蒂娜才敢发表自己的故事。但，德国读者高兴地认为“民主主义者”比“宫廷大臣”要好，并且整整一百年来，以“自由的”贝多芬来对抗“卑躬屈节的”歌德。只是到了后来，研究家们才从别蒂娜指出的日期中成功地证实，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全是杜撰的。

和歌德相识后过了十一年，贝多芬向德国各宫廷和麦采纳特们分头寄发了募捐单。他需要钱出版《庄严的弥撒曲》。在给歌德那张募捐单上，他还附上一段令人感动的谦虚话：“我写了很多东西，但是几乎什么也没挣到。现在我不是一个人。我已经是六岁孩子的父亲了，他是我去世兄弟的儿子。您的几句话，也许能使我得到幸福。”当老贝多芬的信寄到魏玛时，年迈体衰的歌德已经躺在床上面对着死神了。① 医生宣布他已经没有希望。就这样，命运本身堵塞了这位两耳失聪的贫穷天才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来源。当有人建议他给《浮士德》谱曲时，他把两只胳膊伸开，大声喊道：“瞧，这才是工作哩！有一些我马上就可以写出来！只是我早已开始另外三个东西了……只要我一完成它们，就一定给《浮士德》谱曲。”

还有一些非常复杂的关系纠缠到年老歌德的生活中去。例

---

① 按：贝多芬死于1827年，歌德则死于1832年。作者的这句话写得似觉比较含糊。——编者

如：和年青的浪漫主义者的关系，特别是和他们之中最大的代表亨利希·克莱斯特之间的关系。

歌德承认克莱斯特的才干，但是，否定他的倾向。当《希罗芬希坦的家庭》（克莱斯特取自古典情节的悲剧）一问世，歌德觉得由他复兴起来的整个希腊世界处在危险之中。他认为，克莱斯特的某些剧本，如喜剧《碎罐》，以其巨大的力量反映出现实生活。但，他的另外一些剧本中的神秘主义和色情的混合物却把歌德给吓跑了。

当竭力想赢得歌德好感的克莱斯特知道歌德的那些评论时，他当然要进行报复。就在那份他曾竭力吸引歌德为之撰稿的报纸上，克莱斯特以讽刺的俏皮话猛烈的抨击对方。然而，这还不够。克莱斯特还决定要和歌德决斗，原因是：歌德在魏玛演出了他的喜剧《碎罐》时，这个剧不但没有给观众和扮演主角的演员留下任何好的印象，反而出了丑。很晚歌德才承认："虽然我怀着一片真诚来对待他，但这位作家就象由大自然非常巧妙地加以制造、但又被不可救药的病所损害的肉体一样，总使我感到颤栗、总使我极其厌恶他。"从歌德的评论中也明显地可以看出：他所看到的病，不仅是克莱斯特一个人的，而且是所有德国浪漫主义者的。不过在和浪漫主义者决裂之前，歌德仍然做了极大的努力，来和他的敌手讲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歌德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追随浪漫主义，只是后来才离开它。不是的，歌德始终是一位伟大的反浪漫主义的人物。对所有"年青的人"，从史雷格尔到让·保尔，他总是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敌手。然而，最初他对待他们是友善的，甚至和史雷格尔、蒂克、让·保尔等人有过某种方式的联系。和察哈里亚·维特也接近过。

这位“怪人”用他那愉快的性欲冲动感染了整个温和的耶拿小团体，引起了歌德的关注。使歌德迷恋的是维特身上那种“恶魔般的”本性，他那牧神般的面孔充满了宗教狂热。似乎在那充满幻想色彩的远方，这张脸使他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有人告诉他说，“在宫廷喝晚茶的时候，这位小伙子还在谈论节欲的必要性，而夜里，却在魏玛最下流的地方厮混。”这使他开心。歌德把维特的剧本置于自己的庇护下。他甚至亲自精心排演这个使市民们颤抖的剧本。但，过了一些时候，维特从罗马来信说，奥蒂莉（《亲和力》中的女主人公）的自杀使他改信了天主教。歌德怀着善意的讥笑给他回了信，同时，象葛兹一样，用铁手吓唬他：“只是不要把自己的荆冠[①]上的刺扔在我的脚下。”往昔的那种强烈的情欲又回到歌德身上。他写道：“如果我有一个淫荡的儿子，我就认为他躺倒在妓院或者猪圈里，也比陷进该死的废料堆里要好，最近这些废物繁殖得多么快啊。”在描写神父的那首短诗里，歌德以讽刺的笔调描绘了“现代理想的天主教徒”。谈话中，他总是以蔑视的口吻评论他们。有一次，他坐在四轮马车里，大骂起他们来，甚至连这位枢密顾问官的马车夫也转过身子来。显然他是觉得，因为他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一定是把另外一个什么人的声音当成他主人的声音了。

歌德一生顽强地追求自我完善。在这些浪漫主义青年身上，他特别恼怒的是，他们对创作的轻率态度、目空一切、粗枝大叶、杂乱无章，以及他们那种极不自然的快乐——和他们截然相反，莫扎特才是真正快乐的，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

① 荆冠，蒙难，殉教的象征。

浪漫主义的气味。“请想一想吧，那种把自己的才能只用来表现自己的艺术，最后也只能适合于自己！……非常可恶的是，幽默在他们那里最后总是变成痛苦和恶劣的情绪……许多人对他们前进的目标都有认识；只有他们想游游逛逛地达到目的，而且走的是曲曲弯弯的小路。”

歌德反对自以为是的幻想家，他象一个竭力赋予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以精确的方式的战士那样，指责浪漫主义者的自命不凡、傲视一切和利己主义。他坚决反对把他视为他们的庇护者。他们在抨击他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对他顶礼膜拜时的那种强烈热情。歌德说：“我不生他们的气，但是我不准备好心肠地欺骗自己，更不想违背自己的信念促成别人实现对我说来格格不入的目的。”他经常赞叹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的智慧，但史雷格尔关于天主教信徒作用的演说，却使他非常生气。在歌德看来，史雷格尔的“呼吁”“简直象非凡的智慧和天才竭力想熄灭自身的明灯，借着黑暗的掩护，去玩弄荒唐可笑的把戏”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但歌德仍旧以宽容的观点来看当代青年的。在致雅可比的信中，歌德那种友善、明达、成熟、温和的思想表达得特别清晰：“因为孩子宁可在樱桃园里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动落在他们口中的小浆果，而不愿到百年后只有他们的孙子和曾孙才能得到某种满足和利益的小松林中去散步，难道你为这件事要生他们的气吗？”另外，他认为德国艺术必定会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现代艺术产生于合乎道德要求的美好的本质之中，也可以说这种本质是和肉欲要求针锋相对的；我并没有一点要责备你的意思，假如你不能看见他们是多么苦闷，或者更确切一点，他们是怎样分不清美好的东西和有诱惑力的东西的话。维

特的剧本以及那些让人想起假面舞会或者妓院的色情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且这些作品逐渐变得越来越坏。”

年轻的天才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们那样热切地渴望着象尊重预言者一样尊重他们。所有这些浪漫主义者们——艺术家、甚至学者——“都是半理想、半感性的怪人。在众人看来他们不是小丑，就是狂人。这也不足为怪，在这个令人失望的派系里，出现一些吓破了胆的人，他们明白，从业已造成的混乱之中，只有一条出路——如果不能升入梵天，那就去当婆罗门。”

在目前这种情绪状态下，歌德履行自己的职责，要比以前他怀着渴求知识和创造的宏愿，碰上萨克森公国的局限性而失败的时候容易得多。他如此长久地住在宫廷附近，就象古老贵族的一位代表，了解宫廷，就象了解某种必然的东西、了解自然规律一样，而且几乎已经不再作任何批评。的确，他已经不想建立魏玛国，过去的愤怒，他同样也感觉不到。

公爵和他越来越疏远。歌德在致公爵夫人的信中写道：“我很幸福，能在他的府邸，哪怕是一连几天，恭敬地祝贺这位卓越的君主，我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对于这位刚从战场中回来的年青时代的朋友，还能说出别的更加没有意义的话吗？

把他们彻底分开的，是卡尔·奥古斯特的第二个妻子——女演员雅赫曼。她在公爵身边的影响越来越大。她想把歌德排挤出剧院，把确定剧目、分配角色、演出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歌德决定和这个女人较量一下。魏玛宫廷剧院成为他的创造物和工具已经整二十年。当争执又起来的时候，歌德写道：

“长久地这样继续下去不行，但，当我还能采取随便某种措施时，我不会允许人家这样荒谬地愚弄自己。”最后公爵夫人出面干涉，歌德犯了错误，但他仍然是宫廷剧院的领导人。

他满六十岁了。回忆往事对他说来成为一种诱惑。也许，他回忆起那位年轻、热情、朝气蓬勃的公爵及其整个宫廷怎样用诗和剧本来庆贺这位刚满三十岁的严肃诗人？也许，他回忆起那位肚里怀着他的头生子的年轻的恋人，在怎样排遣这位过了四十岁的人的心情上的孤寂？也许，他回忆起那位兴趣广泛的五十岁的人在怎样从自己古老的花园里用望远镜对准月球？但也许，他在把自己每一个十年写的作品拿来进行比较？首先是《伊菲格尼》，接着是《罗马悲歌》，最后是叙事诗。现在，他快写完《亲和力》了。

一个八月的清晨，在花园里，歌德坐在老克涅别利和他美丽的妻子的身旁，在令人愉快的环境中，友谊温暖着他，职务、流言和宫廷都没有来对他有所打扰。忽然间，克利斯蒂安坐车来了。为了防止万一，随身还带着三位年青的女演员。她知道歌德满六十岁了，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很年轻。

这一天过后不久，歌德在自己的长篇小说里，埋下最后一根伏线。他害怕纸的积压，常常举行“火葬”，但，他现在正在找自己最老的日记。只要一冷得厉害，他就象冬天一样，坐在壁炉旁，开始编织“自己生活的故事”。他很快就清楚了，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巨大的创造性的任务。于是，着手研究大量的材料，就象当年准备创作维廉·迈斯特公爵的故事时那样。只不过现在他是把材料建筑在自己本人生活的基础上：他请求亲人把反映旧法兰克福的版画给他寄去；研究城市的历史；搜集他童年时代管理法兰克福的枢密官们的文章；找到他外祖父

——法兰克福市长使用过的大高脚杯、权杖和手套。动笔前，他必需亲眼看到这一切。他也请别蒂娜记录下他母亲给她讲的那些故事和笑话。然后，阅读十八世纪写的大量传记，最后，又重新阅读从青少年时代起，始终不渝地伴随着他的巨匠普鲁塔克① 的作品。

歌德是那样仔细地研究自己的材料，又是那样地摒弃虚荣心，后来取的那个名字——《诗与真》，还是另外一个作家的修正意见。当一个人注视着那些显得如此遥远的年代时，现实生活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他把这种变化称之为《诗》。实际上，歌德的忏悔，不仅仅对于他的传记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材料；作为第一手资料，它对于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说来，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歌德经常要谈到活着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要对实际情况稍加粉饰，或者干脆保持沉默。现在，全世界都迫不及待地希望知道《维特》产生的经过。但，歌德宁可让读者失望，完全略去了他在韦茨拉尔那段恋爱史。他不想引起丧偶的绿蒂·克斯特涅尔——居住在汉诺威的那位夫人多余的不安。所以，他只描写她最一般的特征，并且只用了一次这样迷人的说法："绿蒂——因为这就是她的称呼……"

弗里德里卡临终前总算来得及读完自己的生活史。但，当他描写到丽莉时，就再也不能沉默，或者说，再也不能掩饰自己的那种十分强烈的激情了，他中断了自己的叙述，而当他回过头再来叙述时，已经很晚了，丽莉已经逝世。关于母亲，他

---

① 普鲁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传记家、散文家。代表作《列传》共五十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另著有教育、道德、宗教等散文六十余篇，具有文学史料价值。

几乎什么也没有写。

对付他青年时代的那些男性朋友倒显得容易些。这些人大部分都已经死了，如别里什·扎尔茨曼、列茨、拉法笛尔、赫尔德尔等。他怀着深情描写雅可比。而那位很久以前被从魏玛撵出去、现在住在彼得堡、在俄国军队里供职、任五等文官的克林格尔突然从他那里收到一封温暖的信。

歌德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回忆他的所有这些老朋友，无论他和他们的分歧有多么大。对赫尔德尔和拉法笛尔的回忆，首先证明了这一点。它们象石碑和墓志铭一样紧贴在他那巨大的生命之树上。

然而，他又是怎样来描绘自己的呢？他可总是在形形色色的面具之下出场的啊！经常只展示其本质的某些方面。而现在，他应当给自己塑造一个完整的形象，一个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观察的、朴素而真实的塑像。然而，又该从哪里去借取描绘一幅真正的自画像的秘密艺术手法呢？歌德在着手创作《诗与真》这本书时，在自己日记里提到了这一点："从最高含义来讲，由于对生活持讽刺的观点，传记高出于生活之上。而根据迷信的看法，传记又要和生活竞争。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使理性和理智得到满足；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使感性和肉体得到满足。但，精神是一切的基础。每一个写忏悔录的人，都有陷入悲哀调子之中的危险。本来我们常常只说出自己的病痛和罪孽，但，从来不可能说出自己的美德。"在这个大纲里，既有生活的纲要，又有巧妙构思出来的艺术手法。歌德提醒我们，自传作品不应该太严肃；必需使其具有某种程度的轻快。因为借助于这种作品歌德想生平第一次给群众以影响。他写道："过去所有的作品，我都是为自己写的。这就是为什么我

能平心静气地等待上十二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直到这些作品被读者了解为止的原因。可是现在，当我写这个东西时，我要它不仅使我，而且使我们同乡，特别是朋友们，得到满足。”他缓慢地、逐步地、一年接着一年、一部分一部分地发表自己的这部作品。等到读者最后表现出不耐烦来的时候，歌德只不过尖刻地微笑着。除了《赫尔曼与窦绿苔》和《维特》之外，还没有一部他的作品，象《诗与真》那样迅速地受到欢迎。他在老迈年高的时刻，所赢得的荣誉，就是建立在这些回忆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回忆给他的许多作品铺平了道路，这些作品，只有在这部自传问世后，才被视为统一的整体。全世界都在等待《诗与真》，并且请求他继续写下去。

但，突然在描写了自己光辉灿烂的青春时代之后，歌德考虑到个人和宫廷的关系，跳过那最重要的时期——居留魏玛的第一个十年，而直接从这样一句话继续叙述下去：“至今还在受着束缚、还在胆怯着的大自然的产儿，终于获得自由，并带着新生的力量，开始呼吸。”换句话说，继充满着生活气息的第三章之后，他立刻口授人道主义气息更加浓厚，而热烈程度有所降低的那一部分，即“意大利之游”部分。

然而，当我们把歌德传记重新读上一遍、二遍、三遍之后——它所产生的愉快印象，比作者原来想象的要小得多。作家隐藏在讽刺手法后面，作出了什么样的生活结论呢？我们找到他的作品草稿，偶然发现这样几句话：“我的生活是纯粹的冒险，因为，我总是渴望着不仅发展大自然赋予我的东西，而且还获取大自然根本不向我提供的东西。在获取有可能获取的一切的意愿中，有多少真实的意图，也就有多少虚伪的偏见，因此，我常常只感到苦恼，体会不到真正的快乐。”在最光明美

好的时期，当歌德把目光投向在无数条错综复杂的生活道路上自己所作的规模宏大的漫游时，这样说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自传体小说中只是挂一漏万地叙述了这种漫游。

这些年，歌德完成并发表了第三部主要著作——《颜色学》。他是在四十岁的时候开始有意识地用枯燥无味的方法来写这本书的。现在，他六十岁了，幻想把自己作品变成长篇小说。但即令在早年故意用学究味很浓的笔调写出来的这部著作中具有教诲意义的那一部分，诗人式的热情也违反作者的意愿奔脱而出。抽象的表达，歌德觉得很难。他在具体描述自己的体会，阐明研究对象和自己的研究方法时，尽量写得十分简单，十分通俗。但是，有时候（比如说在序言的开头部分）仍可以听得出来《大自然颂》里使用过的韵律。"颜色是光的活动结果；是它和痛苦共同的活动结果。"于是，各种被单独描写出来的颜色，就象在盛大的节日游行中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歌德出色地论述了作为他对大自然信念基础的感官："眼睛的存在有赖于光。只有光才能使眼睛摆脱那种可有可无的、动物的次要器官的地位。因为眼睛是在光中间形成、以便吸收光的。"

《颜色学》的历史部分，完全是用时代精神写成的。然而，在歌德的笔下，这一部分变成某种普及性的科学故事。他本人把这一部分称之为"大赋格曲"，其中各民族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地发了出来。的确，这作品中更加靠后的一部分给人的印象是不均衡的。在这一部分中，歌德没有那样狂热的捍卫自己的基本思想，幻想在许多地方被摒弃，许多页里一般都不涉及颜色。作者在谈颜色学不同研究者的理论时，转而评论研究人员以及他们理论的形成原因，好象顺便提供一组雄伟庄严的

心理肖像。除此以外，这里播下的思想，涉及到完全不相同的事物。这儿既有对智慧和古代语言的议论，也有对古希腊、罗马诗人的语言的分析。歌德把长诗献给卢克莱茨。用神秘的言辞来谈论魔力。许多世纪以来颜色学的研究史中存在着空白点。到了这里，歌德就干脆写上“空白点”三个字。但正是在这里蕴含着他的各种不同的思想，就象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堆在一起似的。

歌德和自己所有的敌人激烈地论战了许多年。然而，当他完成自己篇幅最长的科学著作后，他对论战就失去了任何兴趣。“我还没有见过如此冷淡而又令人讨厌的恶意。”书的结尾处，谈论到他的敌手时，就说了这一些。人们能否承认它，这是将来的事情。歌德大声疾呼地说：“假如在三十年前，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去美洲，既听不见康德、也听不见所有其他人的声音，这本书难道还能写出来吗？”周围人和他的世界观的分歧，使他们不可能研究明白他的作品。“我不得不经常反复对自己说：我只能够和一个神谈论，各种自然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件事与所有其他人有什么关系？”他似乎也彻底抛弃席勒和耶拿教授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硬塞给他的逻辑学的残余。同时，他又不得不去熟悉一下黑格尔关于果实是对花朵的否定的观点。虽然歌德对年轻的黑格尔评价非常高，但他的耐心已经没有了。“企图借助恶劣的诡辩来消灭大自然永恒的现实……这一来也就歪曲了思想本身！”，他提出许多“自然界的问题”，写了一大堆有关自然界的形成和改造的设想。歌德认为，最重要的思想在于自然界、艺术和创作意志之间的相互联系。

歌德有关大自然见解的书信和谈话的一些片断，同雷奥

纳多[1]的日记越来越相似。歌德提出一个假设，根据这个假设，一切动植物也许都是从一种最原始的形态中发展起来的。他和化学家辩论，坚信“更多的天才彻底抛弃世界机械结构和原子结构概念的时刻一定会来临。一切现象都是动力和化学的结合的概念也将随之出现，因此，完全可以越来越深地渗透到自然界神妙的生存之中去。”

歌德也常常象雷奥纳多一样，通过偶然的发现，说出一些新颖、深刻的思想。

歌德的科学兴趣经常发生变化。难道不是他首先对数学和天文学是无形的科学这种看法持怀疑态度吗？他不能从远处抓住星星和数字，难道是因为他那五个神奇的感官无能为力吗？而现在，他对天文学的评价又过高，把它看成建立在绝对正确无误的基础上的，并且完全有把握能够跨越无限的唯一的一门科学。“被海洋和陆地分隔开来的天文学家，苦行僧中一些最容易接近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对方，并且象在不可摧毁的山岩之上那样，在自己的所发现的基础之上，建立自己的理论。”首先，他攻击牛顿，因为牛顿通过实验得出的结果，他那歌德式的眼睛没有看见。而现在，他又和康德年轻的信徒——叔本华争论同样的问题。歌德喊道：“怎么，世界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您看见了它？假如世界没看见您，您本人就不存在了吗？”

现在，歌德和他青年时代一样，仍然相信动物磁性的存在，相信它对人的心理作用，在《亲和力》中，他描写了这一点。歌德认为化学中的奇妙发现，不容置辩地证实了很奇异的

---

① 即达·芬奇。 ——编者

自然界的特性。歌德谦虚地说："自然界，这是一种不可计量的东西。那个想把自然界研究到底的人，就象企图解决方圆问题的人一样不着边际。"

歌德继续研究变态，提出生物机体发音的各个固定阶段。有一次，在白天，一个访问者来到他这里，在花园里遇见诗人。只见桌上放着个糖罐，里面有一条小蛇。六十岁的歌德把奶灌满鹅毛管，然后喂它奶喝。歌德说："这个头应该长成另一个样子，是那些不灵活的环节妨碍了它，大自然还欠着它的手和脚哩……不过，大自然总是欠着很多生物的债，尽管后来还是做了偿还。难道海里面动物的骨骼，不是在证明大自然在创造它们的同时，一心考虑着现在生活在陆地上的那些更加高级的动物形态吗？"

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傍晚，维兰的葬礼刚举行完，法尔克[①]马上来到歌德这里。他看出主人情绪不佳，看上去很伤心。歌德把谈话转到共同的话题上来。他谈到包罗万象、包括星星在内的宇宙的大联合。"把死亡的时刻称之为解放的时刻很恰当。因为，有威力的单子把自己过去的'臣民'从他们忠诚的职务中解放出来……但，按其本性来说，这些'臣民'是怎么也无法消灭的，即使在死亡时刻，也不停止自己的活动；这一瞬间，他们继续将其本性发展下去。"

专心致志于研究自然界的六十岁的歌德，仿佛找到了和谐——然而，对于这样自相矛盾的人来说，它究竟可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歌德向策里哲尔承认，在创作《维特》的时期，以及很久以后，他常常十分艰难地在船舶失事时脱险。然而，

---

① 法尔克，约翰·达尼艾（1768——1826）——德国作家，慈善家。1813年组织《穷友协会》，身后留下回忆录《同至亲好友交往中的歌德》(1832年出版）。

暴风雨一过，他又常常能顺利地游到岸边，在晨曦中晒干自己身上的衣服。所以，他根本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和谐。“当你看到世上所有的人，特别是青年是怎样在淫欲支配下，纵情狂欢，我们时代所固有的极大愚蠢又是如何在消灭人们身上的一切最崇高、最美好东西的时候，那么，残暴行为真的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人在疯狂时，就是这样残暴地抨击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的。我要能够写出比第一本更能使人毛骨悚然的新《维特》来，该多好呵！”

歌德在说出这些话后，认为自己已经平安无事地走到岸上，但是，他并不怀疑在第一个结局之后，接着会产生第二个完全是另外一种特殊类型的结局。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生活的主人，并且相信，在他最后终于完成的《颜色学》里，他把光和黑暗揉合在一起，黑夜似乎比白天更有力量。“但不管雾和乌云多么有力地把光遮掩起来，光总是甘心情愿地、均衡地从太阳那里向我们迸射出来……这种观察促使我……在诗、科学和艺术的主张里，坚信光明胜过黑暗，亲眼所见的胜过预感到的。透过对现象的外在的描写，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其内涵。”

这种安宁的感觉，在他那变得更加年轻也更加姣好的面孔上也有所反映。春天，他已经过了六十岁，第一个见到他的是诗人博德辛①。博德辛说：“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六十岁的人比他更加漂亮！瞧，这奥林匹斯的朱庇特式的前额、鼻子和眼睛，真是气宇轩昂。眼睛简直无法形容、无可比拟。线条是那么优美，黝黑的皮肤看上去也那么庄重，我实在看不够。当歌德津津有味地开始讲故事，起劲地做手势的时

① 博德辛（1789—1878）——旅行家、戏剧作品翻译家，曾经把莎士比亚的作品译成德文。

候，那对黑瞳仁顿时放大两倍以上，并且那样奇异地闪烁着，实在叫人不可思议；而当他勃然大怒时，眼睛里又充满闪电……歌德没有那样富态，但身体非常匀称……他一边说话，一边热情洋溢地挥舞着手，姿态优美，令人神往……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但又显得庄重、从容，既不快，又不慢，行动坐卧、举手投足，都象是个天生的国王！”

寇格尔根①是歌德三幅肖像画中画得最好的那幅画的作者，他的那幅画虽然不尽完美，却也表现出歌德面部的某些特点。在十一个给歌德作过画的画家当中，他要比其他人更能画出十年来那洋溢在作家面孔上的神采。

歌德在肉体和精神上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他所得到的和谐，是和他后半生发生的两件最重大的事件有着密切关连的。他结识了拿破仑和哈菲兹②。

命运就这样为他作了安排，这也是他那种人为地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结果，为数不多，可以在力量上和他一较短长的人，从来不和他接触。这样的事曾经在来比锡发生过，他在那儿既没有接触莱辛，也没有结识温克尔曼。伏尔泰离开瑞士时，歌德恰好刚到达那里。克罗卜史托克和他在一起统共只有几个小时，就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个人太考究，属于上流社会。赫尔德尔为了改变歌德对自己的正确概念，什么事都做了。维兰太容易识破了。至于席勒，情况就复杂了，他们的才干和天赋，他们的性格是那样格格不入，看来只有艺术上的合作，才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而在他同时代所

---

① 寇格尔根，弗兰茨·赫尔加尔德（1772—1820）——德国肖像画家、历史题材写生画家。

② 哈菲兹，沙苏提·乌哈穆德（1300—1389）——波斯伟大的抒情诗人。

有其他作家身上，歌德能找到的，不过是他本身的一小部分。总之，一般地说，当时不存在什么德国的艺术巨匠。康德没离开过位于德国东部的故乡，这地方对歌德一点吸引力也没有，对康德本人也是同样。此外，谢林①和黑格尔对于歌德说来显得太年轻了。他童年听过的莫扎特生得太早。贝多芬又出现得太迟了。

象歌德这样精力充沛者，敬仰的当然首先是那些行动着的人。他常常幻想看到一位只能出现在故事和传说中的人物，浪漫主义的性格对他说来仍然是格格不入。确实，也曾有过一种现象，使他发生兴趣，甚至心向神往，那就是九十年代巴黎的动乱，此外，还有那位受到歌德的朋友们的敬重并且以其智慧而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米拉波②。

但是，波拿巴将军一出现，歌德立刻就被征服了，就其个性和气质而言，他根本不愿去颂扬黩武式的功勋。甚至对凯撒的评论，作为一个统治者要比作为一个统帅更多。雄才大略和赫赫战功这两大特征，到底还是把他吸引到那位年轻的英雄身边去了。拿破仑执政伊始，歌德曾怀疑过，“如此辉煌而威严的景观能否支持下去”。但是，经过几年，当拿破仑的远征采取更大规模的时候，当这位形体矮小的人，在充满着崇拜和仇恨的趣事堆里，变成了一个伟大的魔鬼的时候，当古典式的热情、天真的侵略行为和漫无节制的行动自由诱导着这位三十岁的中尉、默默无闻的律师的儿子，去掌握世界最大的权力的

---

① 谢林，弗里德利希·威廉（1775——1854）——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之一。客观唯心主义者。

② 米拉波（1749——1791）——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杰出的演说家。

时候，歌德就把一切都抹去了。他既忘掉了这场巨变的君主主义基础，也忘掉了那个他亲自参加、旨在恢复波旁王朝权力的、多灾多难的运动。他宽恕自己这位新英雄，也宽恕革命。他认为拿破仑是用倒填日期来证明革命的正确。从奥斯特里茨开始，他把波拿巴叫做自己的皇帝。

歌德本人从来不渴望权力。但却喜爱权力。他对他当时那个最大的好出风头者的好感，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作为柏拉图的追随者，他觉得自己是这位曾参加过雅各宾党的皇帝的同类。歌德声称："拿破仑寻找过美德，但是没有找到，于是转向权力。"

为了不使歌德晚年的幸福暗淡下来，提贺把一切事情都做了。她不让他在其中当过大臣的那个国家在拿破仑的铁锤的打击下垮台。卡尔·奥古斯特作为普鲁士的将军和波拿巴的敌人，总共只成功地支持住几个星期。耶拿战役后不几个月，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从柏林传到了歌德那里，他写信告诉克涅别利："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不想去打听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全部细节我们也不想知道。但是，当目击者向我们叙述这位皇帝和他周围人的时候，我们相信，和他相似的人简直没有，大概永远也不会有。"信中还倾吐了歌德对古罗马的爱："我敬仰这种伟大的智慧，敬仰这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秩序。"

歌德是把拿破仑当作一种神秘现象加以认识的。这一点，他讲过不止一次，有一次还在自己的诗里加以证明。拿破仑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曾写过一首诗。另外一首写得还要早一些，在半宫廷的政治面具的掩盖下，他应卡尔斯巴德市民的请求，写了一些欢迎法国的玛丽亚·路易莎[1]的诗句。

---

① 奥地利公主，拿破仑的第二个妻子。

在评价拿破仑时，歌德首先指出他性格的两面性。“从一个方面来看，是一个富于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又是一个目光敏锐的现实主义者。”

歌德和拿破仑会面时，诗人已经过了六十岁，拿破仑刚刚四十。这次会面要在早五年发生，拿破仑会使肥胖的歌德失望；反之，要是这次会见晚五年发生，歌德会使肥胖的拿破仑扫兴。所以这次会面的时刻，对于双方都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一八〇八年九月底，拿破仑在进军西班牙之前，来埃尔富特一次。他已经当了三年皇帝了，还当上了约瑟芬[1]的丈夫，屹立在自己功业的顶峰。四个国王和三十四个公爵也都来埃尔富特，对这个出身微贱、好出风头的人表示恭顺。拿破仑内心里也很激动。他到达顶峰，这一点他清楚，他也预感到末日。还能用什么来解释与俄国结盟在他身上所引起的不安呢？“沙皇亚历山大当真也很爱我？为什么他还签署联盟条约呢？”——拿破仑向塔列兰[2]打听。后者是唯一和他才具相当的人物，因此拿破仑憎恨他，可是他却把这次谈话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拿破仑焦急不安地在室内来回走着。“您可知道，为什么谁都不愿和我的命运结盟呢？为什么大家都在拖延时间呢？因为我没有儿子，所以大家认为对付这一双眼睛，一切以沉得住气为好。这对全世界来说实在太坏了；这种事最后必需了结。”

沙皇去埃尔富特，顺路在魏玛逗留一下，和他一起去的还有卡尔·奥古斯特，他情绪非常好。沙皇是他大舅子，所以魏

---

① 约瑟芬（1763——1814）拿破仑头一个妻子，后来和他离了婚。

② 塔列兰，沙尔·毛里斯（1754——1838）——拿破仑、波旁王朝和路易·菲力浦等当政期间的外交大臣。

玛的统治地区现在是安全的。皇帝[1]巴结俄国沙皇。公爵在一大批侍从的陪同下，出现在埃尔富特。

只有歌德一人留在家里，尽管在这追求浮华的时代里，一切理应使他向往埃尔富特。也许他害怕现实本身所包含着的巨大失望。过了几天，就有人来请他了。不过，请帖是由他的君主发的，所以，他仍旧在拖延时间。只是克利斯蒂安那准确无误的嗅觉，最终迫使他去作这一次短暂的旅行。

歌德怀着一种奇特的情绪来到埃尔富特。只是在一个月前，他才中止了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消遣，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他过去曾经迷恋过的四个女子都走了。他孤单一人，非常苦闷。有消息说，魏玛到处一片混乱，象有战争似的，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不想回那里去了。开始去耶拿，并请求克利斯蒂安在中立地区同他见面。“我多么想看到你，告诉你，我爱你，爱得多么热烈！”接着他去城外的领地等待和茜尔维娅见面。

他刚要回魏玛，就传来了他母亲去世的消息。那几封写给在他母亲临终前关心过他母亲的一位朋友的平淡的感谢信、以及茜尔维娅报道自己的归来的情绪低沉的短简，是他悲伤的见证。过了几个星期，沙皇来了。接着是一连串的接见、君主们的启程、埃尔富特的召唤、致茜尔维娅的便函。歌德终于去见拿破仑了。

埃尔富特拥挤不堪，到处是外交官、军人和各个民族的代表……第二天晚茶后，他认识了外交大臣马雷[2]。又过了一天，大臣报告皇帝说，歌德在这里。立刻给他定了晋见的日

---

① 指拿破仑。

② 马雷，久格·贝尔纳尔（1763——1893）——拿破仑私人秘书，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后任外交大臣。

子。晚上，他观看法兰西剧院的演出。翌日，举行晨礼，回忆起他和总监德尔别尔格①一起住在这座小宫殿里的那些快乐的日子。拉纳元帅衷心地欢迎这位德国诗人，两年前，正是这位拉纳，来歌德家投宿，那时，两个法国步兵刚刚来袭击过，差点没把屋主打死。拉纳把几位法国将军介绍给歌德。塔列兰出其不意地在他们中间出现。歌德看着他，就觉得在他背后好象看见靡非斯特的影子。

歌德端详着塔列兰的肖像，说出这张脸给他留下的印象，已经是稍晚一些时间的事。可以理解，在这种安详的、不怕攻击的表情后面隐藏着一种东西，是它使这种表情即令在雨暴风狂时也得以保持；难以理解的是，他本人怎么能经受得住这些暴风雨的袭击，因为“塔列兰的观点是世界上一切东西之中最不可思议的……他既不象思想家那样把目光集中于自己内心里，也不象观察家那样把目光集中于前方。他那两只眼睛只盯住他自己。就连他整个模样儿所证明的也不是一种自爱自尊，而是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的完全缺乏兴趣。”

拿破仑给歌德留下什么印象呢？

“邀请我到办公室去谒见皇帝。这当口，请求通报自己的还有德律②，让他进去了。因此，我也就放弃进去的打算。后来又一次邀请了我，我这才走了进去。皇帝坐在一张大圆桌旁，正在进早餐；右边，离他稍远一点的是塔列兰，左边离他稍近一点的是德留……皇帝示意要我靠近一点。我停留在适当

① 德尔别尔格，伏尔夫冈·赫里贝尔特（1750——1806）——玛盖姆剧院经理。1882年在该剧院上演席勒的《强盗》。

② 德律，彼埃尔·安士旺（1767——1829）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距离上。他端详着我，并说‘Vous êtes un homme! ①’我向他鞠躬致敬。

“‘您多大岁数？’

“‘六十。’

“‘您的举止很优美。我知道，您是德国第一个剧作家。’”

歌德表示异议，提出席勒和莱辛这两个人。拿破仑只读过席勒《三十年战争史》，他不喜欢这部作品。歌德替席勒辩护。拿破仑打断他的话，问，在魏玛有没有院士-作家。歌德指出维兰是这类作家中最著名的。拿破仑要邀请他来埃尔富特。

德律说话了。他重复对歌德的颂扬，这些颂扬在柏林时就已经传到他们耳朵里，还提到歌德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作品，特别是伏尔泰的那部《穆罕默德》。

“我马上去问问”皇帝说，“可不可在这里演这个剧。您一定听到过这个作品的法文本，但剧本不好。”

于是他就详细地给皇帝解释，一个征服世界的人，不应该给自己国家的名人这样不好的评价。

后来，拿破仑把话题转到《维特》上。他把它读了七遍，甚至随身带着去埃及。皇帝提出许多歌德认为完全正确的意见，并且说：

“我不喜欢您的小说的结尾。”

“我不认为，陛下，您会喜欢小说有结尾。”

虚荣心是维特自杀的动机之一，皇帝觉得这不能说服人。

“这一点和维特的本性不一致，并且削弱了读者对爱情给

---

① 法语：您是真正的人。

予他的强烈印象的概念。您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歌德笑出声来（象他在自己的一些书信所写的那样），或许是面露微笑（象他在很很久之后才写的、格调非常舒缓的那部短篇小说里所描绘的那样），接着他说，尽管谁也没有向他提出过详细的意见，但他觉得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他承认，小说这一部分，也许真的与事实相矛盾。但是，他仍然原谅自己，认为自己所采用的特定的艺术手法产生了一般手法所产生不了的效果。

“看来，皇帝非常满意这些解释，又把话题转到戏剧上来，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象一个刑事法官那样聚精会神地注意着悲剧的发展，并且深深地感觉到法国戏剧脱离自然、脱离真实。他对命运的悲剧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产生于阴暗的时代。

“‘命运如今意味着什么?政治就是命运。’拿破仑说。”

接着他又转向德律，和他继续讨论有关军税的问题。歌德离开他们后，走上凉台，回头一瞧，发现贝尔蒂埃[1]和萨瓦里[2]。接着，那个高个子长发的元帅苏尔特走进来报告波兰战事。

最后“皇帝站起身来，面向着我，借着迂回运动把我和我所在的那个队列切断，背向着大家，压低嗓门，开始问我，结婚了没有，有没有孩子，末了，还问我喜欢不喜欢这里。

“‘很喜欢。并且希望这些日子能给我们的小国家带来益处。’

---

① 贝尔蒂埃，路易·亚历山大（1753——1815）——法国元帅。

② 萨瓦里，安·让·马里·昂内（1774——1833）——法国将军，警察大臣。

“‘你们人民现在幸福吗？’

“‘我希望是这样。’

“‘歌德先生，我们留在这里时，您应该和我们在一起，记下这次规模巨大的演出给你留下的印象。’

“‘古典式的文笔对于这个有用……’

“‘您的公爵邀请我来魏玛。他过去有段时间很坏，但后来改正了。’

“‘假如他真是很坏，陛下，惩罚似乎也太严厉。不过，也许我不应该议论这些事情？我们大家无论如何应该尊敬他。’”

皇帝第三次回到悲剧问题上。

“悲剧对于君主们和各民族，应当是一种教育。这才是作家才能所能达到的最伟大的目的。您应该写《凯撒之死》，把他塑造成一个最可尊敬的形象，比起伏尔泰创造的形象来，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这部作品应该成为您一生中的主要作品。您应该向全世界表明，凯撒是能够造福于人类的，如果给他时间来施展他的雄才大略的话。去巴黎吧！我请求您！”

接着又邀请歌德晚上去剧院。许多国家君主到时候都将出席。

“‘您认识大主教公爵吗？不认识？晚上您就会看见，他怎样在符腾堡国王肩上睡觉的。俄国沙皇您认识吗？您应当创作几首描写埃尔富特的诗献给他。’

“‘为的是将来不后悔，我从来不做这类事的。’

“‘对待路易十四，我国伟大的作家就完全不这样。’

“‘那是不言而喻的，陛下，不过我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们会不会后悔这件事呢？’”

歌德回答得很自然。

“看来，皇帝很满意，而且还把我的话翻译成他本国的语言，只是在语气方面比他自己表达得更为明确些……他听着，很少停住不动。不是若有所思地点头，就是说‘是的’‘好’……有时候还补问上一句：您说什么，monsieur Gott（上帝先生）①

“最后，我趁机会给高级侍从做了一个我是否可以离开的手势。他肯定地点了一下头，于是我就在这当儿告辞了。”

歌德和拿破仑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歌德对于这次会见长期保持沉默。他不回答公爵的详细询问，甚至六年后，仍然拒绝详细讲述这次会见。他害怕流言蜚语。那种最令人惊奇的事，歌德一点也没有记下来。只是过了十六年后，他才口授草稿，内容实在太不充实了。歌德对于涉及政治（只保存了二三句）的谈话、对拿破仑颂扬歌德的话以及最后他那得体的回答等，都保持缄默。有关这一切，我们只是间接地从他的书信中了解到的。这次谈话仰仗着封·缪勒②首相所写的回忆录而得到充实，有关他的这部回忆录是缪勒专门为塔列兰而写的，而塔列兰本人的回忆录则是对它的一个补充。

“您是真正的人！”

难道拿破仑会给予一位德国诗人以比建议他写主题与伏尔泰写过的相同的作品更大的荣誉吗？而且写得比伏尔泰还要好？这一点居然代替了对一个不文明的战败国应该向之学习的

---

① 这里是文字游戏。拿破仑把歌德拼读成德文的上帝。

② 缪勒，弗里德利希（1779——1849）——歌德的朋友，魏玛首相，曾参与拿破仑和平谈判。著有回忆录《歌德和冯·缪勒首相谈话录》（1898年出版）。

法国艺术流派的颂扬！是的，拿破仑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他反对法国戏剧的看法，觉得这种戏剧是虚伪的、不自然的。但是，这儿必需记住，说这话的根本不是法国人；歌德为什么会比法国人更容易理解这一半意大利血统的人，实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拿破仑终于请这个德国人去巴黎为他这个皇帝写剧。拿破仑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是对法国作家的一种污辱。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从这次专门为埃尔富特安排的上演剧目计划中，可以找到答案。拿破仑谈到悲剧的重要性，这根本不是一句空话。他详细地研究过戏剧，本人在青年时代也写过悲剧。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亲自仔细地挑选这几天要上演的剧目。剧本将迫使他那些当皇帝的客人们思考。因为，现在的命运就是政治！塔列兰好不容易给歌德在前排弄到一席座位。第一排全部座位是为国王们准备的。第二排则是为有继承权的亲王们。

歌德出席观看《米特里达特》① 的演出，他坚信拿破仑与英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在上演拉辛的《伊菲格尼》时，他听塔尔马② 朗诵由皇帝亲自指定的诗，诗中歌颂了只靠自己的努力而赢得的光荣。

《穆罕默德》演出时，剧中有个预言者的信徒提高嗓门说："谁给他加冕？谁把他变成国王？唯有胜利！"歌德看到大家的眼光一下子都集中向皇帝的包厢。当奥尔马一本正经地

---

① 《米特里达特》（1673）法国十七世纪剧作家拉辛描写庞廷国王米特里达特·埃夫巴托尔的一出悲剧。剧中强调，国家职责高于一切个人的感情。国王米特里达特仇恨罗马人，准备追赶他们，直捣其首都。从米特里达特对罗马人的仇恨中，歌德看出了直接相类似的仇恨——拿破仑对英国人的仇恨。

② 塔尔马，弗兰索瓦·约瑟夫（1763—1826）法国著名悲剧演员。

说，预言者想要用和平缔造者的名字来取代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名字："胜利者的道路没有吸引住他，谁缔造和平，他就打算归附谁。"——拿破仑坐在包厢里故作姿态，声言这就是他的志向。

这时候，歌德该会明白，世界的征服者是多么地崇敬他啊，既然拿破仑企图把他变成一个预言凯撒的伟大的人，可见，他也想让他来预言自身的伟大。

过了几天，拿破仑把自己的演员们都派往魏玛宫。在耶拿郊外，两年前正是在同一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战斗，而现在，从清晨开始就举行盛大的狩猎活动。晚上，在不久前挨过拿破仑炮弹的歌德主持的剧院里，由塔尔马及其班子，演出《凯撒之死》，接着，在宫内举行舞会。大家陪着皇帝在各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走来走去。他询问美人们的名字，同时让把歌德、维兰以及其他"院士"请到自己跟前来。

拿破仑恭维了维兰一番后，又转到悲剧上来了，他把悲剧当作人才荟萃的学校来赞美，接着话题转到塔西陀身上，拿破仑批评他，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统治者都当作罪人和暴君来加以描绘。"然而，我要使你们不耐烦了，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要谈论塔西陀。瞧，沙皇亚历山大舞跳得多漂亮啊。"

就在这时，七十五岁的维兰用极其典雅的法语说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来这里，但是我可知道，陛下，您此刻把我变成了一个最幸福的人。我觉得，我不是在看着两个帝国的统治者，而是在聆听文学家的讲话，因此，请允许我，陛下，以一个作家身份来讲话。"维兰的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从援引拉辛文句开始，以维护塔西陀的文体结束。这时，拿破仑开了口：

“您认识缪勒吗？”

“是的，陛下。”

“这么说，是他写信告诉您，说我反对塔西陀。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胜利者，维兰先生。我们还要谈这个问题。”

于是一场非常富于特色的谈话，在一位艺术家和一位篡位者之间展开了。

不过，我们在歌德的日记里，只见到了平平淡淡的几个词：“晨礼。在皇帝身边。午餐是在公爵那里吃的……遇见宫廷武官莫尔根史特尔”。他只对里美尔一个人说过：“皇帝会见我时说了一句奇妙的话——‘Vous êtes un homme’（您是真正的人）——这句话一下子传扬开去。大家认定我是个头号的偶象崇拜者，这样一来‘Ecce hom’（戴荆冠的耶稣画象）对于我就具有反面的意思。”于是在作为西方和东方统一象征的“民族作家”的胸前出现了法国荣誉团勋章和俄国的星章。

这些日子的影响，不仅对于歌德，而且对整个魏玛都很重要。大臣福伊特①写道：“拿破仑是我们的圣人。魏玛不需要军备了。”

耶拿的损失得到金钱的补偿。维兰用宫廷面具掩饰下的讽刺口吻称拿破仑为全世界最温和、最朴素的人。歌德热中于塔尔马，而被派到埃尔富特来抓间谍的帝国委员，却把《浮士德》翻译成法文。

歌德没有去巴黎。为什么呢？就连旅行计划仿佛也要占去他很多时间。他不止一次地打听，去巴黎有多大价值，那边是

---

① 福伊特，克里斯琴·高特里普（1743—1819）——魏玛枢密顾问官。

否能做好安排。而当一年后他接到巴黎的来信时，便用靡非斯特的口气说道："我们之间说定了，要让巨大的财富在那里积聚起来，不过，说实话，在那里形成的是一个格外虚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能从生活中得到的唯一乐趣，就是每个人可以具有某种意义，哪怕这意义是微不足道，哪怕这意义几近于零。"

因拿破仑的到来而掀起的短暂暴风雨还没有过去，歌德内心却又平静如水。皇帝离开魏玛后的那些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图书馆。《明娜·封·巴尔赫姆》①。给版画、素描……镶边。论重版书的文章。"同时，他还给卡尔斯巴德的女友寄去了温情脉脉的诗行。

世界的统治者拿破仑和歌德谈话两星期后，曾设想给歌德的生活找到新的、光辉灿烂的基地。而歌德呢，却坐在自己年轻的、淡黄色鬈发的女友身边，并且希望"今天、明天、后天，永远和她在一起……"可是，他的信里也有怨言——闲逸生活使他整整六个星期不能工作。歌德就以这些看来非常奇怪的话，使自己的目光躲开了陌生的银河系的太阳，并且悄悄地回到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中来。

难道他整个半生不正在奔向今天吗？难道他渴望的不正是这种极端的激情吗？在罗马、在那不勒斯，他沉浸在思考之中，站在人们奔向狂欢节的路边。对待生活，他常常是袖手旁观，而他本来知道，南方各国古往今来的诗人们，都是命运期望的客人。命运总是友好地接待他们。当他以青春的活力，在浮士德的面具掩饰下，渴望意志自由的时候；当他三次忧郁地从

① 《明娜·封·巴尔赫姆》（1767）系莱辛讽刺普罗士专制政权的喜剧。

圣哥达山俯视低洼地的时候；当他在塔兰托[①]从盘山道上刚一下来，感到自己又复活过来的时候；当他抱怨不象自由自在的英国人，出生在上流社会的喧哗之中的时候；当他，一个德国南方人，抱怨秋里吉亚严峻冬天的时候；当他羡慕唤醒民族的共鸣的伏尔泰和卢梭，塔索和阿里奥斯托[②]的时候；当他象维廉·麦斯特一样，只是为了生活在资产阶级的排挤之外，而跑到演员们那里去的时候；当他沉浸在古希腊罗马的世界中、渴望塑造光明诸神和蓝天下芸芸众生的时候，当席勒在第一封信里给他指出，如果他诞生在意大利，他将避免走许多弯路的时候，——在这一切之中，只隐藏着浮士德古老的愿望。可是，这个愿望形成了对美和热情、对空气和自由、对逃出德国的愿望等强烈的憧憬。

然而，整整八十年，歌德几乎没有背弃过德国。甚至连为时最长的一次南国之游，归来也比预定的时间要早。

歌德的一生，始终是新颖的；歌德的精神始终蒙上魔法师和巫医的面纱，这种精神的幽灵从青春岁月第一天开始便伴随着他，直至生命的终止。他，一个北方诗人，最爱南国的情节，然而，再也明显不过的北方特点，却是他主要作品本质上所具有的。经常地，并且不可避免地要扮演歌德伴侣的，不仅是浮士德，还有靡非斯特。南方高卢人的那种敏捷、冷淡、调皮、急忙抓住一切的挖苦精神，象南风一样，猛扑到德国诗人身上。

歌德热爱德国，然而，他仍旧想远离她。他想躲开德国，但，没有她他又无法生活。这就是他怀着比一切德国人更加严肃

---

① 塔兰托，意大利南部海港城市。

② 阿里奥斯托，洛多维哥（1474—1533）——意大利诗人。

但又更加眷恋之心批评德国的原因。当他那些德国同胞不理睬他时，他感到极度孤寂，也变得更加严肃、更加不满。当他看见他们非常迅速地和他疏远时，他怒不可遏。过去，他们也曾一度怀着那样喜悦的心情，欢迎他早期那些华丽纤巧的小册子。于是，当德国被征服时，歌德全部的理智深信，这是她理应得到的遭遇。

"德国军队在耶拿完蛋了，因为德国人缺乏理智……德国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每个单独的德国人是那么富于力量。合在一起则适得其反。德国人要象犹太人一样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发挥其固有的优秀品质，才能造福于所有其他民族……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种心思，这就是我们民族真心的座右铭……把已经获得的一切化为乌有的恶习在控制着他们。他们的要求不断提高，而他们借以为生的东西却不过尔尔。我就是靠各方面急急忙忙制作出来的劣品养胖的，我觉得德国人、甚至那些遭遇不幸的人，是可笑的。因为，德国人陷入绝望，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不尚空谈……德国大傻瓜还在哀号利己主义。要是上帝让德国人早就那么诚心诚意地关心自己和自己的亲人的话，那么，一切看来也许是另一种样子！……如果不着着实实去推搡一下德国人，要如愿以偿地使他们挪挪位置，那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些最艰苦的岁月里，在歌德那些不公开的信件和谈话中，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类似上述的话。这在歌德是有其特殊根据的。事实上，普鲁士跟他有何干系？被打败的又不是他的公国。被打败的只是普鲁士。公爵不顾歌德多年来的反对，参与了战争，而且差点儿没有断送掉自己的国家。被打败的毕竟只是柏林——歌德在文学上的对手们的集中地。当普鲁士国王来

魏玛时，他看来并不怀疑，歌德仍在国内。不，诗人按自己的性格，觉得柏林的居民是非常令人讨厌的。魏玛和爱森纳赫公国臣服于普鲁士，或者说，它们处于奥地利的霸权之下毕竟比被俄国征服好，这难道是他应当探求的问题吗？诚然，最好是由法国来统治。虽然，这时在德国中部生活也得冒很大风险。这儿有委员之类的头目坐镇，他处处能嗅出所谓叛逆，并且差一点没射死送密码函件的福伊特的儿子。

公爵受的是普鲁士军人的粗野教育，他的确在诅咒法国人。但是，当歌德的景仰者，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位委员法尔克埋怨卡尔·奥古斯特时，歌德就直接了当地当着他的面说："法国人想要什么呢？他们认为公爵给予受伤的、没有军饷的普鲁士军官的支持是阴谋……或者认为他给我们的英雄勃留赫尔的物质援助是阴谋？公爵只能这样，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就让他为此失掉他的国家和臣民吧。"

然而，当法国官员扮演指责者的时候，他就这样维护自己的公爵。而歌德在政治上的考虑却是另一回事。他聪明而高傲地给康德写信，明明考虑到下面这些话会出现在报纸上："从政治观点来看，我们从来不会成为重要的人物。我们的全部意义，在于发展艺术和科学，这一点和我们的政治状况是极不相称的。就整个德国情况来说，暂时不会变得更加清楚，德国境内的各国，尤其是小国，完全有理由希望不要理睬它们。"

歌德在变成德国思想家可怕的敌人这一方面，可以说和拿破仑是旗鼓相当的，这些思想家借助于自己的学问，想和波拿巴的大炮作斗争。"我们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培育出来的饱学之士，而他在这方面却孤陋寡闻，甚至一窍不通——以此做为固执而顽强地反抗敌人的理由，这是多么幼稚，多么俗气啊！须知

这是教授式的傲气，是手艺人、大老粗或别的什么家伙的傲气，它已经到了使染上这种傲气的人足以以此自毁的可笑程度。”歌德以更加客观的观点去看待现象，所以和群众的热情完全相矛盾。大多数人的意见对于他没有任何意义。他坚决拒绝仇恨敌人。对于他只存在着文明与野蛮。而他的教养大部分还有赖于法国。他似乎有着特殊的顽固性，深入到别国文学之中。就象他在十八世纪比别人先想到十九世纪一样；现在，在十九世纪初，他比别人先预料到二十世纪和国际状况有关的各个方面的主导思想。歌德带着预言家的决心，十分孤单地反对战争，反对民族主义。

歌德说，战争是一种病。这种病使身体的全部力量都被利用来滋养某种异己的和违反本性的东西。他相信，士兵“在判断事件方面，要比那些袖手旁观的庸俗夫子来得更理智、更有分寸”。

一切引导他反对各民族之间的隔绝分离，一切又引导他爱慕各民族的团结一致。耶拿战役结束后，歌德立刻就说：“我们的生活不是引导我们走向孤立、脱离各民族，相反，而是引导我们和他们进行一切大规模的交往。现在我们市民的生活，有别于古代各民族的生活。今天，我们的生活，自由大大增多，限制大大减少；我们已经摆脱了古时候人们生活的局限性。此外，国家已经不再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同时，我们也不必为了获得奖赏而屈从于国家的目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必为了获得奖赏而屈从于富裕贵族的目的。我们文明的全部发展，甚至基督教本身的发展，都引导我们去进行交际和合作，把我们引向谦让和一切社会美德。我们应当谦让，同时也要同本人的感情、感觉，甚至可能拥有的权力协调一致，只要

在我们身上还残留着野蛮的原始性”。

两个民族不和，
由于彼此冷落，
始终不敢承认，
意愿却是一个。

成功的只要是异邦，
就有人怒满胸膛，
出于野蛮的自负，
他们变得加倍疯狂。

这就是歌德为什么在自己作品中，首先是在自传中，把展示世代和时代的嬗替认为是首要的任务。歌德不知疲倦地号召科学和艺术的朋友们，“为了他们所期望的下一代，要保持神圣的热情，即使是热情的余烬”。

拿破仑灭亡的历史时刻来临了。决定性的一年开始了。五月的一个早晨，去波西米亚的歌德看见，开赴俄国的意大利兵团经过德国。大车、牲口、马具和铃铛，这一切使他想起南方，然而，这一切的前进方向，又在非常有力地向人们预示着东方。在路上的某个地方，他发现辎重队里有骆驼，好象永远那么耐心地驮着沉重的东西。离奇的命运曾把它从东方押送到西方，现在又反过来急急忙忙地把它赶向东方。歌德感觉到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正在来临。八月里，他在一封信中说道：“您会说什么呢，假如我不由自主地在这封信上签署的日期不是‘1812年，拿破仑胜利之日，于震耳欲聋的钟声和炮声之中’。”

十月里，他得知莫斯科大火与拿破仑失败的消息。他还那么相信他吗？不！对于他来说，拿破仑已经变成传说。他怎样完蛋，难道还不一样吗？

又过了两个月。拿破仑从东方跑回西方。他仍然认为，他的命运就是欧洲的命运。拿破仑在巴黎什么都想到了。他已经把一切都斟酌过，考虑过。在他逃跑时经过的各条路上已经备好了马匹、雪橇和马车。路途中，备用的马匹日以继夜地、不断地在等待着他。

夜。他留宿在一个驿站上。他的马车又换上了新马。

“我们在哪里？”

“在魏玛，陛下！”

他回想起，这里有一个人，有一次他曾把他称之为真正的人。埃尔富特一别，至今难道真的有四年了吗？

在魏玛停留期间，拿破仑打听过歌德。后来在埃尔富特又打听过他。两次他都命令他的亲信转达对歌德的问候。“歌德先生说什么了？”当拿破仑的激烈的反对者——卡尔·奥古斯特把这件事告诉完歌德之后，又幸灾乐祸地补充说：“正如你看到的一样，天堂与地狱都在向你频送秋波。”

德国的解放年来临。普鲁士崛起了。青年们唱着军歌，挥舞着军刀。在秋里吉亚，各党派和军团一片混乱。小公爵们不知怎么办才好。在德国中部，法国人和奥地利人之间，开始发生规模不大的武装冲突。

不言而喻，耶拿和魏玛，又成了战场。歌德十分怀疑地观看着兵力薄弱的普鲁士兵团，他们保卫着魏玛，并且“企图使我们相信：在他们护卫之下，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志愿兵不成体统，很难让人寄予任何信任”。

沿途，在德累斯登，歌德听到德国有希望了。台奥多尔·克尔纳尔[1]全副戎装迎接诗人，并向他致以军人的祝贺。和这位战士站在一起的，还有他的父亲和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2]歌德耳闻目睹，战士们一个个斗志昂扬。他热情地把双手伸给参加解放战争的诗人们，并说："好吧，抖落你们的铁链吧。不过，这根铁链太结实了，你们拉不断的！"——接着他走了，把同胞们留在惘然若失之中。

这个夏天，矿泉区空空荡荡！谁也不来打扰他，使得他可以继续写《诗与真》，并且准备《赫尔曼与窦绿苔》的大众版本。只有公爵到他这里来度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他秘密地告诉歌德，德国所有的君主们都想结盟反对拿破仑。古怪的念头控制着诗人。他不知道担心什么，也不知道希望什么。八月间，他回到了家乡。

然而，真的缔结了神圣同盟，并对法宣战。在路上，歌德和一个官员打赌说，德国人会输掉这场战争。但是，歌德在号召德国民族起来反对拿破仑的同时，象费希特一样，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认为费希特的学说将在拿破仑的事业和行为中得到证实"。

十月到来了。德国和全世界都感到战争即将爆发。歌德处在运动的最中心。他留在魏玛，冷静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在日记中指出："由于奥地利人临近，整夜不得安宁。法国急速退却。中国的情调……奥地利各侦察班……和马可波罗一起旅

---

① 克尔纳尔，台奥多尔（1791——1813）——德国诗人，反拿破仑解放战争的参加者，牺牲于战场。

② 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1769——1860）——德国作家，反拿破仑战争的积极参加者。

行……专心致志研究中国。我把这个重要的国家铭记在心。万一需要，比方说现在，就逃到她那里去。"于是，他着手研究中国的地质学。

就在那时，最后一批最年轻的补充人员进入魏玛。法国近卫军指挥特拉维尔将军——歌德认识他时，他还只是荷兰国王手下的副官——在诗人家里找到了最殷勤好客的避难所。

各民族的会战快要开始了。

当来比锡战役延续下去的时候，歌德接连三天在家里接待法国大使，观察在罗姆什台特挖掘出来的颅骨，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历史，阅读《吉尔·布拉斯》①，校对自传的清样，给一个不太出名作家的剧本写尾声。

十二月二十日来临了。拿破仑战败。歌德写道："清晨五点法国人在魏玛。尾声。在克列恩——罗姆什台特古墓遗址……什杜姆教授。写完尾声。"正在这时，奥地利逮捕了歌德的朋友，法国大使。也正是在这时候，开始传来法国大炮的轰鸣声。尾声是歌德在来比锡战役的日子里应魏玛剧院演员们的请求而写的，目的是给水平很一般的剧本《艾塞克斯伯爵》②随便增添一些光彩。歌德未必能知道，正是这一本《艾塞克斯》，从前鼓励了十六岁的武备中学学生拿破仑去创作他未来事业这部悲剧的序幕。但是，正当歌德这位诚挚的剧作家为了创作他所要写的诗，而在研究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的时候，每小时从附近的战场上，都有一批又一批新的急使跑回来，他们先是

---

① 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1735）是法国小说家勒萨日（1668——1747）的代表作。

② 《艾塞克斯伯爵》是法国剧作家托姆·科尔涅尔（1625——1709）的悲剧。

张惶失措，后来却对胜利越来越充满信心，——总之，在那四天里，拿破仑的命运，是歌德亲眼目睹的，一个就其地位而言必须祝贺战胜敌人的诗人和大臣，把自己打扮成英国女王的样子，从萨克森剧院的舞台上说出了下面的话：

一位永葆锐气的帝王，
永远不会动摇心慌，
通向王位之路艰险崎岖，
他无所畏惧，敢于面对死亡。
他把黄金的王冠戴上，
心中是那般轻松舒坦，
仿佛套在额际的月桂，
并没有沉甸甸的重量。
就这样……苦度光阴，
那秘而不宣的忍耐心，
教会他在沉寂中等待，
培育了他伟大的心灵。
伟大的胜利日终于来临，
你在人世间也终于再生。
你周围的敌人愤怒若狂，
他们威胁你要挑起战争，
不经战斗岂能让王位更替？
老百姓非常惊讶地看着你，
进步和新秩序使他们欢喜。
而那些伪善者却磨刀霍霍，
每个人都恨不得剥你的皮。

你何时决定投入他们怀里？——
他们爱的是权力，不是你！
这种人……你还没逮住他，
他早已经把你的鲜血喝尽。
无论这人是谁，时光终于来临——
再也没有幸福，世界失去光明。

这些诗句是在来比锡战役的日子里写成的。这些诗句根本不是英国崛起者命运的尾声，而是科西嘉人生活的尾声。

不过，只是在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才把这个尾声念给伊丽莎白女王听。近日来，在魏玛周围的战斗非常激烈。从艾台尔斯贝尔格传来的炮声、军团的脚步声、胜利的欢呼声，使城市在不停地战栗。每天夜里，警卫的篝火照亮着它。哥萨克、奥地利人、法国人时而进入城里，时而又逃出城外。魏玛又一次处在危险之中。只有歌德的宅邸受到保护。七年前，也是在这样的十月里，从巴黎来的常胜元帅们发给诗人一张护照。现在的胜利者——从维也纳来的骑兵，给他派来了卫队。七年前，正是在这些房间里，奥热罗元帅看到了他那高傲的、文质彬彬的微笑，两星期前他以这种微笑，向在他家借住的特拉维尔将军表示欢迎，现在科洛来多伯爵①在他的嘴唇上也看出了同样的微笑。而歌德只看到兵士们换了一批又一批，相互间用“Salve②！”来表示问候，他那寂静的住宅外台阶上的漂亮花砖已经被污泥复盖并且几乎被武士们的皮靴所磨损，而他只

① 科洛来多，文采尔·约瑟夫（1738——1822）——反拿破仑战争参加者，后来成为奥地利的元帅。

② 拉丁语：你好。

是冷漠地记下了“科洛来多离此。整个住宅进行了扫除”这两句话。

法国大使最后一次访问过后一个星期，歌德在家里接待第一次访问他的梅特涅。在他之后，还有李赫腾斯太因、文迪什格来茨①以及卡尔斯巴德的朋友们。后来还有洪堡特和加尔登贝尔格②。接着在宫殿里，歌德向沙皇弯下了腰。五年前，当沙皇参加舞会时，想把德国文人的注意力从塔西陀身上引诱开来的拿破仑，曾经指给歌德看过他。

但是，如果说歌德直到现在仍怀疑德国的胜利的话，那末他是怀疑这一胜利的持久性。开始他一般地说不相信拿破仑的退却。相信在埃尔富特一定还有一次战役。但是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于是他以善意的怀疑态度说：“时间一定会证明，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果来。但愿我的怀疑受到斥责……我们那些年轻的先生们兴高采烈地出征……只能给那些诚实的人们带来负担，就象他们曾给我们带来过负担一样。这种职业是非常诱惑人的：因为在这里供职，甚至被大家认为是最最热忱的爱国人士。”

然而，当他自己的那个没有一点军人气质的儿子，只是因为公爵已经是俄军将军而正率领德国军团渡来因河，也追随当时的风尚决定要参军的时候，歌德竭力劝阻，把他留在家里。他低首下心地给公爵写信，请求解除奥古斯特的军职，让他“恢复原职”。他那样过甚其词地伪装需要儿子，试图证实，

---

① 阿弗来德·文迪什格来茨公爵（1787——1862）——奥地利元帅，反拿破仑战争参加者，极端反动分子。1848年残酷镇压布拉格和维也纳革命起义。

② 加尔登贝尔格（1750——182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1810——1822年出任首相，曾代表普鲁士签订1814年和1815年的和平条约。

少了儿子，父亲就失去万不可少的帮助。歌德在信里写道："我的情况变得不能忍受了，所以我不得不说，我的生活没有他是不堪设想的。"很明显，他过于夸大了事情的真实情况，并且扮演了不能牺牲独子的老父亲的角色。

但是，那时他就打听出，儿子和手稿安全无恙，所以他又恢复到原来那种平稳的、缺乏任何奋发的热情的心境中去了。就这样，他写开了他的滑稽作品。

"我们，六十开外的人，唯一可干的事，也就是追逐女人，要不她们就完全绝望了……我最大的沽名钓誉的愿望，就是听到有人对我说：'You are the merriest undone man in Europe.'①"他坐上雪橇，"尽管其他人认为这是有失体面的。周围的人们表现实在荒唐，就象1806年他们假惺惺要求取消演出那一次一样。当时我曾狡猾地把演出拖延了十四天。可这一来，他们又逼迫我安排上演。我们长久以来总是悲悲戚戚，这已经够了……请注意《文学报》以下的地方，不过，请你不要对任何人提到这一点：'但愿我们男人们和妇女们不要认为德国的思维方式是基督教的，或者是骑士式的，反正都一样。前者对于它，永远是陌生的；后者——这一异己的后裔，也是永远和德意志民族的自由相互矛盾的'。"

歌德的情绪就是这样。一月里，当勃留赫尔渡过来因河后，他让自己的儿子了解了这种情绪：

你一生中错过多少东西！
无所事事却沉湎于梦呓，

① 英语：您是欧洲最快乐的人。

游山玩水，你步履疏懒，
谈情说爱，你言词吝惜。
我常说我什么也不希冀！
那又为何有如许多梦呓！
我最好踏上遥远的途程，
告别我这个易朽的躯体！

这些诗句是歌德最后一次长途旅行——波斯之行——的诗序。

阿拉伯诗歌第一批译稿在维也纳刚刚出版。无论怎么出人意料之外，但在拿破仑时代，这些诗的译文是最合时宜的——因为拿破仑震撼了所有的大陆。他迫使欧洲注意亚洲。在他的旗帜下，德国也出现了伊斯兰教徒。魏玛新教古典中学里，突然听到了有人诵咏可兰经的诗文。感到非常惊异的秋里吉亚人亲眼看着巴什基人作完礼拜，仪表庄重的阿訇扬扬得意地走过德国城市的一些狭窄的街道，剧院里则组织了同东方亲王们的隆重会面。

东方从前也对西方作家表示过尊敬。那些“晨光之国”的居民们令人忧郁的眼睛，带着一种沉默不语的惊讶的神色望着他的房子。他们把箭和弓赠送给他，而他就把这些箭和弓挂在壁炉上，“作为永远纪念的标志，以便上帝赐予我们亲爱的客人回国途中一路顺风”。各民族大会战之后不久，从西班牙回国的德国士兵，给歌德带来了阿拉伯诗集中的一页诗。他崇敬地看着这页神秘的诗文，最后还是寄给一位学者去研究、翻译。而他自己也很快进入了东方诗国。

他在这一方面并不陌生。青年时代他就写过戏剧《穆罕默

德》，后来又翻译了《雅歌》①，深入研究、经常阅读旧约。基弗尔特的杂志还发表过他翻译的颂歌。这是一首挂在麦加清真寺内的颂歌。他那《舞台上的序剧》的形式受益于《沙恭达罗》②，印度学说方面的知识受益于谢林和黑格尔，叙事诗《神与舞妓》则受益于印度的传说。他着手《吠陀》③的改写工作，寻求《基塔高维德》④的全译本；俄国贵族爱好者成立"亚洲协会"时，事先也收到歌德的建议。几年前他还研究过《一千零一夜》，差一点没在最近一系列事件的前夕，研究中国历史。经过这样一番学习、研究之后，歌德要去阿拉伯了。

如果这个陌生的国家不派出他无限敬仰的那位使节来迎接他这位爵爷，他所有这些知识又有什么用呢？再说这位使节曾一度是阿拉伯诸侯的体现，他的名字叫哈菲兹。

歌德的这次不是乘邮车进行的东方旅行，是他所有旅行中唯一没有给他带来失望的一次。青年时代，他在意大利生活过两年，那时候他醉心于严肃的劳动，非常吃力地润色业已创作出来的东西，可是一无所成。而现在，当他的生命经历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一连两年如愿以偿地在波斯和阿拉伯旅游，春华秋实，劳而有获，他没有白白辛苦。

歌德唱啊，唱啊，不停地唱，无论从前在似火的青春时代，也无论后来，在聚精会神的晚年时期，他从来也没有这样热情奔放地唱过。"我立刻到波斯诗人的社会中去，开始模仿他们的戏谑和傲慢。我选择了诗歌中心设拉子⑤作为自己逗留

---

① 《雅歌》是《圣经·旧约》中的歌集。

② 《沙恭达罗》是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创作的长篇史诗。

③ 《吠陀》——印度最古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

④ 《基塔高维德》——印度诗人贾亚德夫所写的抒情长诗。

⑤ 设拉子，伊朗法尔斯省会，诗人哈菲兹故乡。

的地方，并从这里，按照无数小公爵的惯例，跑遍了各个地区，但与他们相比，我根本不存在一点恶意……我决定留在铁木儿所征服的地域范围内，这样，我就不会遇到青年时代重游这些遥远地方时所遇到的障碍。我开始学习阿拉伯文，至少要掌握阿拉伯文的书法，以便复制护身符、阿伯拉克萨斯①和刊物上的原文。”

哈非兹是歌德所崇敬的人，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位诗人、学者和法官的命运相比较，这位在设拉子度过一段时间的哈非兹是怎样成为那里的托钵僧、苏非主义者②、神学教师的呢……他那盈溢着奇异想象的诗歌，同他的遭遇和名字是相矛盾的，因为哈非兹意味着“精通经文”，“精通可兰经”。这些诗只有在学生、酒徒和恋人之间享有盛名。真正阿拉伯的伟人是这位在人道主义的首都，在礼拜和幻想中，打发自己时光，度过自己一生的哈非兹。他哪里也不去，活动范围只限于自己宽敞的宅邸、咨议会和神学院。他编写着自己幸福而孤独的生活的奇异传说。另一个现在还活着、和他十分相象的诗人，在五百多年后出现了，也是在自己宽敞的宅邸里、在自己的部里和学院里度光阴。

于是有一天，完全不同于逝去的那个时代：这位后来者的任何一首信口吟出的哀歌，一下子便进入哈非兹和菲尔多西③在夏季里费了好几个星期才完成的哀歌组曲中，并且显得那么珠联璧合。他既象个醉汉，又象个青年，诗写得十分自由，既

---

① 阿伯拉克萨斯系波斯族系表示有神奇魔力的密语。

② 苏非主义是一种哲学上很神秘的宗教教义，后来变为统治阶级麻醉被压迫人民的工具。

③ 菲尔多西（941——1020）——波斯诗人。

按古风，又按新体，根本不考虑会写成什么样子，甚至连个标题都没有。

我自己是这般地任性，
陷进了乱麻似的迷津。
朋友哈菲兹，我们俩
竟落得如此同样的苦命……

只有谁生性更为乐天，
才能不受阴谋的牵连。
他虽然已经陷入圈套，
却能摆脱沉重的锁链。

他把正在写着的这些诗称为《警告》，后来又放在一旁。东方的护身符为自己找到一种西方的形式，落在纸上：

您自己留在帐篷里，
却让我一人跨上马鞍。
我疾驰在远方各国，——
只有星星挂在我的缠头上……

第二天，第三天，越写越多……简短的格言，温柔的歌，它们神不知，鬼不觉地飞来，他用苍劲有力的书法，把它们一首一首记录下来，几乎没有什么修改。东方的磁石引力有多大呵，大家都被折服了。

夏天来临了。周围人常常说，应该去威斯巴登[1]。歌德刚

---

① 威斯巴登，德国境内一城市。

上马车，白天就做起了创作之梦。四周，夏日的秋里吉亚，处处是令人觉得炙热的色彩，但，旅人却觉得自己是在阿拉伯。

到了这一天的傍晚，歌德写了七首诗。他把这些诗归功于哈菲兹。

旅行车已经过了秋里吉亚。歌德看见：部队在行军，全都开赴东方，因为巴黎早已陷落。但从人们的喧闹声和军事旗语中，歌德听出和看出了完全不同的其他声音：

> 作诗，是果敢的劳动，
> 你们责骂我实在不公！
> 善良的人们啊，你们跟我一样，
> 是在用沸腾的热血去建立战功。

这些歌洋溢着对人们的爱，对仇视人类的恨。路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诸如有人从自己的马车里好奇地看着他，有的乞丐在小饭馆里走近他的饭桌等等），他都立刻把它们变成简短的格言或诗。人们表露出来的善意，象甜睡婴儿呼吸一样的温馨。瞧这英俊的、淡黄鬈发的威斯巴登的侍役，瞧那位不知名的教授的儿子。在各个村庄，他看见哈菲兹的司酒官，他和他们一起颂扬来因河的葡萄酒，就好象这酒是在幼发拉底河畔酿造的。他把写满诗的稿纸收集在一起，并很快就给它们起了个名，叫《西东诗集》。

甚至连他的日记也充满生气。故乡（他从前常常周游全城，并且不断指责它），现在也使他感到非常亲切。回来后的第一个傍晚，他沿着法兰克福的街道信步漫游。早已变卖掉了的、他父母的古老住宅吸引住他。他从旁边路过，仿佛听到他父亲的那些钟，还在各个房间里响着：新主人仍然把这些钟安

置在原来的地方。他既有耐心，又有兴致地探望他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亲戚。

从前规避这位孤独而高傲的诗人的人，现在看到，他神采奕奕，非常温和。在威斯巴登散步时，连小学生都敢走近他。他们请求他写一篇祝贺他们老师的诗，而他立刻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法兰克福报》终于得悉，该城有名望的公民正在这里。报纸以少有的滑稽可笑的形式向读者透露："我们文学中最伟大、最年老、但仍然活着的英雄"来到了他们之中。

这些年来，歌德的名望越来越高，他也写出了一些非常好的作品。每部作品似乎都体现了他的改革精神。就象在歌德参加过的解放德国的活动中一样他充其量站在辛辣批评的立场上。从创作《维特》的时候开始，歌德的名字还从来没有这样广泛地深入人心。但，很显然，一个在这些年代里了解了自己的民族，现在需要精神领袖，并希望这个领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老人。而这个报纸如此可笑地加以报道的名字，对德国来说，竟成了最新的新闻：《维特》出现在四十年前，他年纪已经太老。《赫尔曼与窦绿台》的诗句，任何一个德国人也记不住，《葛兹》早就被遗忘。诗剧难以理解。《浮士德》不适合舞台上演，只是知识分子知道。《维廉·迈斯特》太妄诞，而《亲和力》对于青年来说，不道德，被列入禁书。

但《诗与真》，大家完全可以接受。这部田园诗式的、富于思考的作品永远是德国的。一个准备把魏玛大臣和作家当作奇遇中少有的探索者的民族，看到了记录着一个人顽强奋斗的片断，标记着伟大生命的严峻性格的片断。他谈到自己谦虚精神的不足，这甚至感动了群众。后来，他的许多诗，谱上了乐

曲，已经流传到人民中间。所以，现在一到需要他的时候，大家就会请求他，但却发现他的精神在阿拉伯。

有一天，歌德的一位法兰克福的老朋友坐车来威斯巴登。枢密顾问维列美尔是个身材高大、健壮、文雅的五十五岁的男子。他聪明、讲究实际、富于同情心，很幽默。维列美尔同歌德相识已经三十来年了。从前，当他还是一家老银行的年轻继承人的时候，他就按照歌德的要求，帮助了麦尔克。他本人在认真从事文学活动这一点上，和麦尔克很相似。维列美尔第二次丧偶时，还不到四十岁。他有几个孩子，早就离了职，并以家务和教育作为主题，来创作喜剧。他进入魏玛剧院委员会时间已很长，但他研究女演员毫无疑问比研究悲剧花的时间要多。好多年前他偶而发现一位小姑娘。这位小姑娘和她贫困的母亲来自林茨①的一个剧团。她们完全过着吉卜赛式的生活。十五岁的小演员唱歌、跳舞，表演小舞蹈，扮演嬉笑调皮的丫头角色。她还能在马上表演特技：从花中钻出，或者戴着小丑的面具从蛋里爬出，用自己那匀称的大腿引起年老的法兰克福银行老板们和青年诗人们的兴奋。有经验的女性鉴赏家，决定把这个女孩收养下来，并给她以教育。实际上，他是从她母亲那里买下她的。玛丽安娜·尤恩克是和维列美尔的女儿罗琴娜一起长大的。有她在，全家生趣盎然，他的义父也很愉快。玛丽安娜唱歌，作诗，弹吉他，编制花圈。她好同人接近，一年比一年可爱，后来变得越来越漂亮。姊姊出嫁了，她的恩人维列美尔渐渐变得老了起来。不言而喻，他开始竭力讨好她，取得她的爱，但不结婚。在这样的结合中，两人都幸福。渐渐地

① 林茨，奥地利境内的一城市。

他不再认为他是她的父亲了。他们一起去旅行，夏天住在城郊一处被参天大树围住的农舍里，充分享受生活的愉快。

现在玛丽安娜三十岁，象一朵盛开的鲜花，是个温柔、多情、性感很强的任性女子，是个聪明、可爱的奥地利人。她好象在逗弄人似的，和自己的朋友站在一起，并把手伸给歌德。

他刚奉承过威斯巴登的“女儿”，就和她一起坐车出去了，教她绘画，开导她。但是，当他们在一个葡萄园里散步时，她淘气的跳跳蹦蹦，他跟着她，绊了一下，跌倒了……

他满意地接受了维列美尔的邀请，到他法兰克福附近的领地赫尔贝缪尔去。多少年来，第一次在已经过了六十五岁的歌德面前出现一幢房子，使他能在那里可作几星期的客。在那里，他遇到另外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维列美尔的亲生女儿。歌德一下子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就在第一天，她写道：“多么好的人，多么富于感情，多么使我激动啊！……我原以为他是一个愚蠢的、很难接近的暴君，结果却发现他心地可爱，待人既和蔼，又可亲；我情不自禁地象爱孩子似的爱上了这个人，愿意一直信赖他……他的光临多么令人高兴，和他在一起又是多么愉快！他周身都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他容光焕发，但一点也不傲慢。他好象是装满美酒的容器。他今天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样！”

早晨，歌德很少露面。到中午，他才穿着燕尾服出来，经常进城。但晚上，当他穿上白色法兰绒常礼服时，周围人都觉得他变得和蔼可亲了。在花园里，他用自己漂亮的小折刀割下花朵，在漫长的九月的夜晚，他讲故事、朗诵、读书、聊天。他们坐在面向美因河的凉台上，一边喝酒、开玩笑，一边弹钢

琴、唱莫扎特的咏叹调。火光、船只一掠而过，歌德浮想联翩，脑海里浮现出无数的白天和黑夜，于是，他被不安的心情所驱使，似醒非醒而又狂热地一任自己的思绪掠过或飞出这座宅邸。因为从这里开始，有一条狭窄的小路，顺着河岸，一直延伸到奥芬巴赫市①，通到丽莉那里。赫尔贝缪尔笼罩着自己特有的自由气氛。但是，现在无论是他，也无论是其他人，谁都不激动。他现在举杯朗读《西东诗集》中的许多祝酒歌，那是他昨夜写的。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博阿赛莱②一面抄写，一面流着眼泪。

而玛丽安娜呢？她坐在靠近打开的窗户旁弹着钢琴，唱着歌德的歌；当她的歌声在花园上空和河上荡漾时，她的感觉如何？无论是书信，也无论是回忆——无论什么都没有证实这突然迸发的内心的欲望。它象喷泉似地急速地奔涌而出，继第一批没有对象的情歌之后，歌德又写了一些其他的情诗：

> 我心爱的人儿目光炯炯，
> 那奇异的光彩让人困窘。
> 可是我呀却知根知底，
> 我知道这目光的含义。

那么，维列美尔呢？他也知情吗？不错，研究女人的老行家立刻猜到他那位老情敌对他有危险。他看到，那种幸福，那种如此可靠地充实了自己晚年的幸福，那种他根本不曾想过要与之决裂的幸福眼看就有垮台的危险。他看到，玛丽安娜的心

---

① 奥芬巴赫，德国境内一城市。

② 博阿赛莱（1783——1854）——艺术史家和图画收藏家，歌德年轻的朋友。

灵处在怎样的危险状况之中。而他本人对新的猎奇再也不感兴趣了。歌德来了后过了九天，维列美尔使属于他多年的玛丽安娜成为他合法的妻子。主人这样急急忙忙地把自己喜爱的女子禁锢在身边，倒是从反面证明，歌德在其征服女性的历史上获得了一次最快也是他最不愿意获得的胜利。

但是，歌德根本不想破坏自己朋友的幸福。难道他不是从设拉子来的哈菲兹吗？为了颂扬卓莱卡①，难道就需要占有玛丽安娜吗？那些充满着愉快的苦恼的奥菲士②的诗，就是这样产生的。

你不是夜晚恶事的俘虏！
但情欲却使你十分痛苦。
从黑暗中重新升起来吧，
向着那光明汇合的绝顶。

展开双翅，打起精神，
前面并非艰难的远征，
但是已经离大火很近，
飞蛾哟，你将化为灰烬。

十一月的天气。他踏上了归途。在耶拿和魏玛，他尽可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愉快些。好多年来，他第一次去参加新年舞会。但随即又怀着强烈的激情，醉心于阿拉伯的幻想之中，忘却了自己所处的时代。

他给自己提出的口号，是学习哈菲兹。他多么了解他的逃

① 歌德在诗中把自己的意中人，维列美尔的玛丽安娜称为卓莱卡。
② 奥菲士，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及歌手。

遁，他的“嘎泽拉”[①]！他也逃避自己时代和现实生活。他觉得现实生活是堕落的。当欧洲各国和它们的大臣们长时间地在商讨如何恢复旧秩序时，那位可怕的矮子[②]却从自己的岛上逃掉了，于是，他们就向四下里拚命地猛扑过去。所以，有一天，在冬季里，歌德写出了下面的诗句：

南北东西，一片瓦砾，
王位霸业，一败涂地，
快到遥远的东方去吧，
那里还有古风的气息……
嫉妒者和诽谤者，滚开，
因为这里是诗人的瑶台，
因为那热情奔放的诗章，
已腾升到了天国的门槛，
它静悄悄地把门儿叩开，
正在领受那不朽的圣餐。

还在去年的夏天，他就描写过在铁木儿的假面具下孵出的拿破仑冬季远征的悲剧。歌德就这样逐渐地写出了“不满意的书”，通过犀利的诗歌，表达出自己对可怕时代的不满。

但是，冬天终于消逝了，天气又开始渐渐变暖。确实是这样，世界上充满着混乱，因为囚禁在厄尔巴岛[③]的人，又突然出现在巴黎，特别殷勤的议会在恐惧中一哄而散。歌德微笑

---

① 嘎泽拉是一种诗体格式，这种诗体句法严谨、用词精确，形象比喻丰富多彩。

② 指拿破仑。

③ 厄尔巴岛位于地中海，属意大利。

着。甚至连老近卫军也没有挡住他去波斯之路。确实如此，法兰克福离国境不远，可是，他还是在赫尔贝缪尔度过了这个夏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很显然，对他长期以来崇拜的拿破仑，他连想都没想。

一切都很快地见了分晓。所以，当歌德在七月返回威斯巴登时，林尼失败的消息也闪电般地传到这里。由于滑铁卢战役的结果，美因河欢欣雀跃。歌德简单地在日记里一笔带过，就算了事。但是，拿破仑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的心离这些天的事件太远了。他想出来的游戏达到高潮……他那些钟情的人们，都给自己起了个东方的名字。尤素福·哈吉姆、卓莱卡和哈菲兹——歌德本人和他喜欢的女子这样称呼他。但，这一切还处在秘密中。一切仿佛发生在梦里面一样，诗歌和格言就是从这种梦中落进这位人间诗人敞开的篮子里的。

同时，完全现实的船，却沿着来因河迅速地顺流而下。歌德同弗莱格尔·封·施太因相会了。他心目中的英雄被迷住了，而歌德对德国的事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本人很平静，他的心对于周围的人是敞开的，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

夏天到了。歌德不耐烦的情绪在增长。突然，在八月中的一个中午，他去往赫尔贝缪尔，并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半月。愉快的乡村生活开始了。他很少进城，可是从法兰克福不断有客人来看望他。他们的谈话是在有节奏的、淡淡的回忆中进行的。有一次，天已经很晚，公爵偕同夫人来到他这里。歌德在大门口欢迎他们，向他们深深鞠了一躬。玛丽安娜看见了这个场面，就戏弄他。有一个医生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叫“狂人协会”。只接纳最杰出的人入会。只要完成一件什么蠢事，就够条件。歌德坚决请求接受他入会，医生发给他一张庄严的证

明书。

歌德六十六岁生日那一天，早晨，从来因河传来的汽笛声吵醒了他。他有点不高兴。桌上放着摆成扇形的礼物和献词。绕着月桂枝的缠头巾，指明了他的诗产生的地点。那些怪人-医生用些文雅的模棱两可的话，对《诗与真》作了讽刺性的摹拟。而维列美尔为了祝愿歌德长寿，打开一瓶在地窖里放了六十六年的葡萄酒。

就这样，歌德在葡萄酒的故乡过了几个星期。

但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越来越顽强地使哈菲兹和卓莱卡相互吸引着。诗的激情变得越来越炽烈。九月初，他去城里一星期。离别前他和他喜爱的女子倾吐衷肠，要比他和她住在同一幢宅邸里要自然得多。在旅馆里安顿好之后，他拿出一张浅绿色的纸，模仿东方的花体字，写出了下面的诗句：

只有本人是个大贼子，
才能编出窃贼的故事。
我砸开我心扉上的铁锁，
让无瑕的激情飞出心窝。

令人回味的是，她怎样来回答呢？看来，她从前也常常写些可爱的诗？！翌日，他就接到她的回答。而且，在歌德献给女人几千首诗之后，他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他所喜爱的女子用诗来回答他。然而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位老手的敏锐目光一下子就可看出，一个晚上的爱情怎样把一个可爱的、有才气的年轻女子，造就成一个真正的天才：

有了你呀我才能得到幸福，

这意外的粗鲁我怎能发怒。
我要使窃贼躲过法庭审判，
我要妥善保管好件件赃物。
但是贼呀你拿什么做酬谢？
快整个儿把你的爱情奉献！
我不怕人家把我讽刺责骂，
对于你呀，我就是要抢劫。

这就是玛丽安娜用歌德的风格和气息唱出来的歌。他们的诗放在一起简直难以分辨。她的诗比之他所达到的成就来实在毫不逊色。歌德一天能把她变成一个诗人，这样看来，他支配她的权力够大了吧？

他感到他受到她的越来越强烈的吸引。这是一种艺术和欲望的奇妙的融合。很早以前，当他和美女科罗娜在一起时，也体验过这样的快感，但没有这回这么强烈。

他们俩刚刚再次见面，就被炽烈的感情包围住了。在弥漫着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气息的法兰克福的富裕绅士家里，东方的游戏变成了出乎意外的强烈激情。只有在社会生活那种文质彬彬的形式的遮掩下，他们才能成功地对丈夫和家人掩饰住自己的私情。

但是，他突然决定要终止这种感情。“莫非我要重蹈韦茨拉尔的覆辙？”他又一次无辜地感到不安，因为他侵犯了他所喜欢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时候了。现在还来得及。九月。月圆时。博阿赛莱恰好来到他这里住了几天，他记述了那个充满欢乐和嬉笑的夜晚：玛丽安娜唱着歌，维列美尔斟着酒，与会者拿这家的主人开心。

最后大家散场，各自睡觉去了。歌德想给博阿赛莱解释在月亮和蜡烛两种光源下产生出来的阴影的在颜色上的特性，他们拿着一枝蜡烛一起走上阳台。玛丽安娜在自己卧室内不能入眠；她一面在倾听，一面张望着窗外。突然，在这位生性快乐的女子心里，涌现出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激情——隐藏在她身上的情欲清醒过来了。第二天，天还未亮，她与歌德告别，递给他一张素描，他站着，身上洒满了月光，但为了看得更清楚，他还是点起了一支蜡烛。

看来，博阿赛莱并不知道歌德最后一天日记的内容，“事已败露……伪装被剥去。”他们分离了。歌德和自己年轻的朋友前往海德尔堡。① 留下的人们答应过一星期去看望他。也许这对相亲相爱的情侣是为了尊重自己朋友的家，才想出这个权宜之计，借口作一次旅行，并决定在一个两相情愿的地点再会？也许有了这种默契，她才放他走？显而易见，在离别的日子里，他们双方都是欲火中烧。

玛丽安娜急不可待地要去和他相会。她逼迫他丈夫提前走。维列美尔突然在博阿赛莱的桌旁出现。歌德跳起来扑进自己的房间，心慌意乱地说：“别吃饭了，夫人们在旅馆里等着哩。”维列美尔和博阿赛莱急急忙忙地去接玛丽安娜和罗琴娜。歌德也走出去迎候她们。

秋天。整整有三天时间可以由他们支配。她非常灵巧地把一张小纸条塞到他手里。这是她旅途中写的即兴之作。

啊，从哪里来的狂喜欢腾？

---

① 海得尔堡，德国境内一城市。

莫不是从东方吹来的风？
它那美丽羽翼的搧动，
治好了我心灵的伤痛。

在它的呼吸中回荡着
朋友的上千次忠告：
趁心中的烈火还未熄灭——
我要把热吻一千次迎接。

诗人握着诗稿，非常激动。后来，他就把这首诗以及玛丽安娜的另外四首诗全都收进自己的《西东诗集》。他改动了一节诗，其中一行经他一改显得更完美了，但另外三行却改得并不成功。爱情是无法控制的，它悄悄地滋长着，一旦爆发出来，便如脱缰之马，纵横驰骋，在这种爱情的冲击下，歌德惊喜得喘不过气来了。他们在一起度过三天。当这位老青年用阿拉伯文把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画在沙子上时，当他站在古堡的凉台上把成熟的栗子同自己的诗歌作比较时，当他用两片树叶做着“一和二”的秘密游戏时，他觉得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有希望实现的。他因这种东方游戏感到激动万分，甚至一边号淘大哭，一边说道：

我的明星啊，我面前可是你？
可是你的手？可是你的身体？
啊，这令人热血冷却的别离，
折磨人的痛苦为何这般凄厉！
你啊，是我一切希望的皇冠，

你啊，是我欢乐欣慰的归宿，——
我不愿再迎接光辉的太阳，
宁肯去回忆那黑暗的悲苦。

三天后，他离开了她。玛丽安娜和丈夫回到自己美丽的庄园。他答应在归途中顺路去看他们。离别的那一天，玛丽安娜写下了第二首杰出的诗——《致西风》。

但，他犹如上帝一般清楚，唯一明智的办法就是扑灭爱情的火焰。马车走了，相爱的女子隐藏在远方。他知道：这是永别。他们的这次见面是最后一次。

啊，你那温柔的圆脸，
怎能不叫我无比迷恋！
你那乌黑蓬松的卷发，
怎能不叫歌手拜倒足前。
只是我的心早已结冻，
谁来重新浇灌这花丛，
让埃得纳① 雪下的火焰，
喷向那雾濛濛的高空。

你探出高山一般的院墙，
晨光宛如你羞涩的流盼，
哈吉姆又一次感觉到了，
夏日的热情、春天的悲叹。

---

① 埃得纳火山位于意大利境内。

光禄卿① 再给我斟上一杯酒！
为了她，我今日要一醉方休！
如果我死在这里成了一把灰，
你就对她说："是烈火把我烧毁。"

这首诗仅仅只有唯一的一个词能揭示歌德秘密的游戏。他在诗中放入了一个人名——哈吉姆，其实，这就是被爱上的诗人的名字——歌德。

歌德好几天都感到精神焕发。他在款待路经海德尔堡的公爵时显得相当幽默，并答应在曼海姆② 赶上他和雅赫曼。歌德在旅途中和年轻的博阿赛莱交谈，一会儿纵谈建筑学，一会儿颂扬维列美尔把玛丽安娜从跳舞生涯中救了出来。他还回忆了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正是在这个海得尔堡，他接见过公爵派来的急使，只有那些有作为的人物——公爵、拿破仑等等，才能常常给他带来幸福。后来，话题转到他自己的作品《亲和力》上。

"满天星斗，闪闪烁烁，"博阿赛莱写道，"他讲了他如何对待奥蒂莉，如何爱她，而她又如何使他幸福。他的话充满着难以猜测的预感。后来，他还读了几首愉快的诗。当我们终于到达海得尔堡时，我们感到很兴奋，心里充满着预感，象做梦似的．但已是疲惫不堪了。

那时，歌德已感到自己的精力快枯竭了。他对博阿赛莱说："我要立遗嘱。"他害怕在路上病倒，并说要通知公爵，因为

① 古代掌管皇家膳食的官。
② 曼海姆，德国境内一城市。

失眠，他不去曼海姆了。他把自己的一些诗作交给博阿赛莱保存。

在马车里，歌德渐渐地清醒过来。“他相信，公爵和雅赫曼已经追不上他了，这才放下心来……”晚上，在旅店寒冷的房间里，他大声朗读着自己的东方诗。第二天，他在一个不显眼的小地方进午餐。“殷勤伺候我们的是一个很年轻的、面孔绯红的姑娘，她说不上漂亮，但眼睛却怪讨人喜欢的。我吻了她一下。深夜，我们来到符次堡[1]。”年轻人从这里往回赶，他猜不透歌德的心思。

在歌德决定写遗嘱的那天，他写了两封信。决意跟玛丽安娜断绝关系，但却没有决心告诉她他即将逃之夭夭。他先给维列美尔的亲生女儿罗琴娜写了封信，然后又给维列美尔本人写了一封。他给玛丽安娜寄去的是一封象他们早已约定好的密信。她在那些用阿拉伯诗编成的数字和标记内，阅读到了他永别的寄语。无论是自己的故乡，无论是赫尔贝缪尔，无论是朋友维列美尔，无论是玛丽安娜，歌德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

十月中旬，克利斯蒂安在他那宏敞的官邸欢迎丈夫。天很冷。大壁炉代替了太阳。慢慢地，他进入了素常那种充满创作构思的境界。

他不慌不忙地在编他的新诗集。这一切发生在哪里？在内卡河[2]还是在幼发拉底河畔[3]？手边有他最感亲切的作品，特别是她写的那些诗……需要和里美尔说好，为未来的书草拟一个出版纲要。

---

① 符次堡，德国境内一城市。

② 内卡河位于德国境内。

③ 幼发拉底河位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境内。

第十一章 引 退

《西东诗集》题记。——克利斯蒂安逝世。——更加关心剧院。——和公爵的冲突。——两次告退。——策里哲尔。——反对大多数。——对报刊的鄙视态度。——为了年轻的一代。——欧洲反动派。——奥古斯特结婚。——不幸的夫妇生活。——孙子。——封·施太因夫人。——克涅伯尔、迈耶尔、策里哲尔。——《卓莱卡诗集》。——《漫游时代》。——《年日记要》。——《艺术与古迹》。——书信和谈话。——艾克曼、里美尔、缪列尔首相。——德国的指导者。——在国外的荣誉。——《论一般自然史及其形态学》。——气象学。——《奥菲士原始语言》。——拜伦勋爵。——乌丽莉卡·封·列文卓夫。——重病。——婚姻计划。——玛丽亚·什马诺夫斯卡亚①。——弃绝。——

旅馆座落在河边，离耶拿只有几步之遥。一棵老罗汉松的树梢长到和旅馆二楼镶玻璃窗的阳台一般高。已经是二月了，虽然还是冬季，天已经变得很暖和。年轻时，歌德就比他的同

① 什马诺夫斯卡亚，玛丽亚（1789——1831）——波兰女作家。

乡更喜欢阳光。现在，这位老人沐浴在微弱的阳光下，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在独自散步时，他贪婪地观看着这家小旅馆。他在这家小旅馆的楼上做什么呢？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待在这里，是在幻想？还是在写作？

是的，他在写作。休息时，他偶尔抬起头来，目光投向展现在他眼前的峡谷和群山。“我住在自己的‘罗汉松丛中’，就好象住在葛塞姆地方[1]一样，感到快乐而安详，尽管在尼涅维亚和耶拿上空，布满了政治乌云。”通过桥拱，他看到河上放排的景象。放排人很灵巧、很自信，一举一动显得很有把握。木排一个接一个，全凭着老天爷的意志，有的顺流漂浮，有的则掉进旋涡之中……“说不定明天水位还要上涨，水一涨，木排也跟着升高，河水把木排冲出了许多哩，一直冲到那生意兴隆的木材中心去。大家知道，我一向不在看报上浪费时间，但我的眼前呈示出现时正在发生的一切事的征兆。他还记述了木材集市今天已在凯泽拿、查拉开始，尽管几百个未来的城市和乡村所需的木材还在水上漂浮。“宇宙的创造者将繁荣赐给他们，同时也赐给我们大家！在阁楼上，在查拉、在雨中、在风暴中……那位住在罗汉松树梢旁一个房间里的老头，就象巢里乌鸦一样，被吹打得不住地摇摆……”

真是一个看破红尘的旁观者，一个对一切泰然置之的弃世者！只有这种情绪可以解释迫使他住在这里，住在城外的怪念头。正象三十年前在卡斯特尔·加托尔福充分领略康帕尼亚[2]的晚夏风光一样。打那时以来，他从来还不曾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夏天他要迁移到魏玛公园边他那老花园别墅里去，在那里

---

[1] 葛塞姆地方属埃及，在圣经中提到过。

[2] 康帕尼亚，意大利境内一城市。

整理自己的诗稿。

是的，他没有写诗，他只是整理旧稿。缪斯又一次躲进阴影里。他已经过了六十七岁，只有在远处，才听得到他那最富于成果的年代的刚刚停息的回声。

因此，他关心的是把天才馈赠给他的一切礼物收集起来，编排在各本书中，并对它们作出注释。因为歌德不仅是一位哈非兹式的歌手，还是一位哈非兹式的学者。但他不能象哈非兹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在隆重的筵席上产生出来的诗歌交给学生们，让他们在他死后发表。歌德的东方诗只不过是一时的即兴之作，而他研究东方的兴趣却继续下来了。不错，他没有学阿拉伯那种难懂的语言，但他掌握了阿拉伯的优美书法。他一连几小时临摹神秘的阿拉伯花纹。津津有味地研究可兰经古老陈旧的版本。甚至连致公爵夫人的信也开始带有东方的风味。在《西东诗集》的注解中，歌德不单单是给诗作一些解释。首先，他告诉人们，用突击方式去把握一种文化，比有计划地深入到这种文化的个别领域中去要好。他在这方面作了详细的叙述。尽管在这部《西东诗集》出版后，仍然出现一些渊源于东方的诗，但歌德已经不再研究东方了。他“害怕它的诱惑力”。

年老的歌德已经失去克利斯蒂安，一个人住在塔涅豪斯特，在那里构思、口授。他孤孤单单，是个鳏夫。的确，最近十年来，他那舒适的宅第里总有许多不相干的人，所以，他越来越不想呆在家里。而现在，那唯一的一个经常能使他返回宅第的人已经不在人世。

就在歌德感到如此幸福、如此快乐的最近一年，克利斯蒂安重病缠身。过去，她血气太旺，人太胖，饮食毫无节制。所

以她的身体不堪一击也就是一件不奇怪的事。但，一段时间她曾经很快康复，尽力振作起精神。歌德写给她的一封封信，充满了亲切温柔的感情。她的情敌夏绿蒂来探望过她，弗里茨·封·施太因一到魏玛，也几乎没有离开过她的家。后者在宫廷里经常见到奥古斯特·封·歌德。在新建的宫殿里举行的舞会上，两位年轻人一起跳舞，但要做到相互了解，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在克利斯蒂安行将就木之时，奥古斯特给她带来了很大的愉快。新的宫廷礼服他穿着很合身！克利斯蒂安坐在窗边，看着歌德那位恶毒的仇人雅赫曼如何坐在四驾马车内驶过窗下。心里一阵阵嫉妒。但她很快就平静下来。这一年内歌德有五个月不在家，就是这一点使她发愁。她应该去卡尔斯巴德治疗。叫人高兴的是，孤寂中毕竟还有所安慰，因为歌德在信里说："我的幸福存在于你的身上，存在于你的爱情之中。"

五月里，歌德到达耶拿。克利斯蒂安写信告诉他，他们花园里的苹果树和郁金香开得非常鲜艳喜人。第二天，第二次突发的疾病又几乎把她摧垮了。歌德建议她放血，她没听。不久，又康复了，并且"觉得自己感觉良好，头既不昏，血压也不高……祝你健康，别忘了我"。但，不久又病倒了，而且很重。歌德急忙赶回家。这一回病倒的不光是她，还带着歌德和仆役。家里到处乱糟糟的。第二天，克利斯蒂安就溘然长逝。歌德躺在床上，没有力气起来。

后来，他稍微抬起身子，从自己卧室里向窗外望去。六月的阳光正和乌云搏斗。歌德拿出一张纸，写了一首悼念克利斯蒂安的诗。

两个星期后，他给一位朋友写道："我不会撒谎，也用不着伪装。我已经完全绝望。"但是，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

转眼间，克利斯蒂安去世已经半年，新的一年到来了。歌德把奥古斯特弄到自己主管的部门下供职。他扬言，他打算在剧院里开创出一个新时代。事实上，解雇、做报告、进行总结、实行新办法，措施一个接着一个。近十年来，歌德从未如此频繁地来到自己的剧院，从未在剧院里组织过这样长的会议，也从未象现在这样亲自过问上演剧目。

难道他没有发现，这种过多的活动会激怒他的敌人？难道他忘记了，主管歌剧的雅赫曼毕竟是公爵的第二夫人？可以设想，是一种外来的意志在推动他，就象在年轻时一样，命运用锤子敲他，迫使他更加深入地认清自己和周围的现实。"这一切事又套在我的脖子上了，就象好多年以前那样……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是我觉得必须保存这摇摇欲坠的机构……如果一直到圣约翰节，我仍能象这三个礼拜这样工作，我定能把各方面的事调理得井井有条的。说实在的，我的活动将会给我们剧院带来的好处，要比索洛恩① 的法律给雅典人带来的好处大得多。现在，儿子被调来帮助我。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够在非常微妙的情况下领导这项工作。而正是这种微妙的情况才能引起他的兴致"。

歌德就这样工作到三月。一件东西出其不意地闯进他那紧张繁忙的生活中，这是条狗……

---

① 索洛恩（约公元前638——559）——古代雅典的政治活动家和立法者。

一个巡回演出的喜剧演员顺道来到魏玛，要求允许他带着他那条受过训练的著名的狮子狗当众演出独幕传奇剧《狗奥勃里》①。歌德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这并不是因为他厌恶狗，而是认为必须保持舞台的尊严。歌德坚决把狗赶出了剧院，这种做法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惊奇。不过，这位巡回演出的演员直接找到了公爵。公爵表示愿意看一下狗的演出，并且转告剧院负责人歌德，请求他答应让这条狗粉墨登场。但歌德机智地以狗不得进入观众大厅为理由，又一次予以拒绝。公爵获悉了歌德的决定。四十年的友谊过程中，他还从来没有扮演过暴君的角色，这一回也一样，但歌德也很聪明，他也从来没有违悖过他的意愿。诚然，歌德曾经建议公爵进入菲尔斯滕布德，尽管公爵完全不想这样做；腓特烈二世逝世后，他又曾要求公爵退出和普鲁士的联盟，劝他不要担任普鲁士军团的指挥，尽管卡尔·奥古斯特很愿担任这一职务。但歌德总能使公爵从自身痛苦的经验中，体会到歌德是正确的。歌德在自己自由选定的国家岗位上，始终是一个被宠爱的仆人。他只是悄悄地对自己诉苦：自己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初来魏玛的十年中，歌德企图实现改造国家的巨大计划，在这之后，他一下子就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已经三十年了，他仅仅在文化领域内耕耘。因为他在这方面可以毫无限制地进行管理。他完全有权把耶拿大学和这个剧院称为自己的产儿。不言而喻，这个剧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德国首屈一指。

不过，他和剧院始终有磨擦。在席勒逝世以后，歌德对剧院几乎失去了兴趣。从那时起，宠臣宠姬的专权统治也开始

---

① 《狗奥勃里》是奥地利作家伊格纳茨·弗朗茨（1781——1862）的作品。

了。狗的出现，仅仅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危机爆发的导火线。但，正是在这个时刻，歌德在剧院里的地位已经巩固。让步意味着使对手高兴。公爵正是本着这种态度去对待这偶然发生的事件。

在哪里看到狗，对于公爵来说完全一样。演出最好能够安排在宫殿里。歌德只要牺牲一个晚上奉陪就行了，这样一来，他可以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过，危机的原因还要深刻得多。

双方一生中埋藏在内心里的对对方的怒火终于暴发出来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直朴的、短时间的好感，曾一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没过几年，他们终于明白，他们的性格大相径庭。当他们从梦中醒过来，在强烈的晨光中，终于看清了周围的人和事时，他们明白，他们都已经被宿命的铁链永远拴在一起。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与其说是甜蜜，毋宁说是惊恐，歌德和卡尔·奥古斯特并肩生活了整整五十年。他们很象一对这样的夫妻：一开始，爱情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后来却相互疏远了，而且几十年来，每人都各行其是，离对方越来越远。只是在老年，当习惯和环境、作品和共同的朋友使他们结合在一起时，他们才又一次和睦起来。公爵当然没考虑到要让歌德退休。从长远和实际的观点出发，所有的人也都主张歌德留任。

然而在四十年的友谊之后，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又一次证明，诗人和这位统治者的个性，从本质上说来是不相容的。

公爵很轻浮，他不顾自己大臣的两次否决，还是让狗登上了舞台。这是向朋友显示自己权力的可鄙的尝试。公爵觉得，

允许狗登上舞台，这就意味着他就战胜了歌德。

第二天，导演正式向歌德传达了公爵的旨谕。歌德说："你明天来吧，我们再谈谈。"

现在怎么办呢？跟公爵闹翻？当着公爵的面说出他歌德隐藏了四十年的实话？永远离开魏玛？或者对狗的演出保持沉默和表示屈服？在歌德面前，这种必须说出"行"还是"不行"的事情，已经是多少次了？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妻子"拴在一起还是永远离开？歌德总是犹豫不决，他解决难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逃避。现在，他觉得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年老后他行事比较审慎，这一回则相反，两小时内，就整理好行装，拿上手稿、画和仪器——总之，一切必备之物——逃到耶拿去了。

第二天导演来时，歌德已经不在。不过，公爵立刻收到了一纸声明：歌德要求允许他不出席观看狗的表演。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一座小府邸。封·施太因夫人和席勒夫人要求歌德答应请克涅别利出面调解，歌德的答复十分含糊。但，他到耶拿之后，根本没有去过那种安谧的隐居生活，也没有埋头创作。而是到处拜访，出席各种会议，千方百计地表现出自己仍然是一位文化大臣。

公爵气急败坏，他的伟大朋友和对手悄悄从他身边溜走了。现在，他觉得，只是让狮子狗登上宫廷剧院的舞台，只是让全体御前人员和人民看看这条狗，已经不足以泄忿了。公爵要让人们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对歌德的逃跑，他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所以，采取非常措施。在狗做完表演后的第二天，公爵解除了歌德剧院主席的职务，并且声称，他理解歌德的话是什么意思，这些话明确地证实歌德希望告退。公爵把自己的

决定通知了行政部门，因而也就使之具有了不可撤消的意味。

歌德给公爵写了一封信，这是他一生中最有头脑的一封信。乍一看，这封信象是谄媚逢迎，其实正好是他刚正不阿、气愤填膺的表现，信的措辞很机智。胜利者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就变成了失败者。

“殿下，”公爵的这位前大臣写道，“尽管这类事情在过去已屡见不鲜，不过，最仁慈的殿下不仅能屈尊玉成我的愿望，而且能先于别人想到我的愿望，这就意味着我保留这种愿望是不无权力的了……因此，请接受我的谢意，我感谢您对我的恩典以及我在任期间受到的宽宥；所以，我认为，您也会俯允我将来在我希望我尚有某种经验和知识的事务中发挥我的影响。”歌德的儿子也请求退职，因为“我和他留在耶拿是有益的……所以，我冒昧请求您允许我长期休假……永远忠于殿下的仆人沃·歌德”。

但是，他为什么不辞去魏玛枢密顾问官的职务呢？为什么不辞去大臣的职务呢？实际上这些设想是不值一驳的。歌德完全自由，他可以随便去德国的任何地方，甚至去世界的任何地方。他不可能不预见到，当整个国家知道歌德是因为一条狮子狗而离职时，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愤怒。这时，他若是离开魏玛，全国实际上就会站在他的一边。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留下呢？

因为在魏玛有最适合他活动的环境，因为作诗的年代又来了，因为他又重新感觉到需要进行实际活动，因为他已经过了六十八岁因而变得更加聪明，知道留下来也能稳操胜券。不，歌德毕竟不象那位他刚在《西东诗集》注释中叙述过其经历的

波斯诗人。那位诗人就是菲尔多西①，在他三十年的劳动中，君主给他的奖励太少了，他感觉到这是一种侮辱，因此，离别朝廷，含愤而死。

歌德默不作声地留了下来。但是，这仅仅是默不作声地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不少演员就象抗议似的离开了魏玛剧院，到耶拿去探望他。他们那种深切的同情证明了，“他们明白，在那种婆罗门式的毅力和耐心的保护下，三十年来他从一无所有到有所建树，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力量。而这种建树，虽然尚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它那样优美，我只是出于不得已才放弃它……艾德②的报告，虽说很有头脑，报告人也很谨慎，但却让我看到了一切将要在其中腐烂的泥潭。虽然在酸性溶液里我们能保存饮料，但是现在这饮料腐坏了——而且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霉菌扩散得很快，——已经很明显地浮到表面上来。”

嘲笑、高傲、痛苦、凌辱、幸灾乐祸，这一切，混杂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样的混合物啊！一颗被侮辱的心多么富于朝气地在颤动着啊！成熟的智慧又佯装得多么陈腐不堪！老歌德成了第一个起来反对自己公爵的大臣和叛逆者！瞧，夏天的夜晚他和演员们坐在那里喝酒。他们告诉辞职的主席新制度开始执行时的混乱现象。这种场面不知怎地跟他的生活很不相称。它使人想起了伦勃朗的命运。他仿佛是闯入这一场面的不速之客，说不定那位戴着星章的殿下明天就要接见他；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弃绝一切！他那位生活伴侣刚刚闭上了暗棕色的眼睛，老

---

① 菲尔多西（约934——1020）——塔吉克和波斯的经典作家，诗人，著名长诗《沙赫纳姆》的作者。 ——编者

② 疑即那位剧院导演。 ——编者

朋友又叛变了，把他从自己建立的事业中赶跑了。他和玛丽安娜离别还不到半年，现在因为一条狗又逃了出来。这些日子里，沙多夫从他的脸上揭下了石膏面模。不错，这一年他还为歌德的手做了一个模型。歌德的手与躯干不太相称。这只手一点也不美。据说，艺术家的手应当是纤弱的，但他的手一点也不。这只指骨粗大的结实的手，肉乎乎的，小得象女人的；和手指比较，手掌显得很宽大、刚劲，手指看上去却很灵巧。给人一种很会干活的印象；腕关节却又出奇地狭窄，无怪乎它的动作那样轻柔。告退——反映了七十岁的歌德的主要的思想情绪。这种情绪说明他患上了忧郁症。当这位老人打心里唱出青春时代的哀歌时，这种病症给人的印象更为强烈。

不知什么原因，歌德在此刻又陷入《维特》式的痛苦之中。他不明白，"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就感到世界是荒诞的，那么，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他怎么能够再忍受四十年？如果回想一下，每一个人心里都怀着某些愿望，只要一旦允许他发挥，他就有希望使这种愿望付绪实现，那么，这个谜是可以猜出一部分来的。愿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每天在愚弄我们。我们一天天衰老了，但却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为何会这样。不过，当我聚精会神地对这种愿望考察一番之后，我这才明白，它是我的一种天赋，也唯有它能帮助我摆脱与我完全不适应的境况，而我之所以陷入这种境况.仅仅是因为偶然的因素，或者说，我只是因为萎靡不振才走上了不正确的道路的。"

于是，歌德写信给自己最喜欢的评论家舒巴尔特① 说："在享受了许多年人人每天都想享受的生活之后，我应该放弃原来

① 舒巴尔特——语文学家，大学期间著有《对歌德的评价》。

的生活。我这里是指赞扬和成就！”在信的另一处，他又说道：“必须沉住气，然后才能迎向成功，而在最终浮出于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上时，假如不能靠近岸边，那就哪怕躲在救生圈里也好。”这些思想，在此刻歌德比较集中地进行创作的《漫游时代》里，以及比较晚的《西东诗集》里，都有所反映。

七十岁的老人仍然投身在不知疲倦的活动中，就好象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似的。他象从前一样，在那里建设、管理、分门别类、精益求精，但这种进取精神，与他最初当大臣那些年代的表现很相近，但与他全力从事文学创作的中年时期则有所不同。

堆在歌德身边的，只是自己的作品片断和草稿。进入老境之后，他又一次整整八年什么也不写。他对此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安。这棵老树只服从自然的规律，它还继续在生长着，甚至叫人觉得，停止生长对它来说倒仿佛是有益的。现在，歌德只是作为大臣和自然科学家在从事活动，而这一切，对于他作为诗人再一次觉醒过来，归根到底还是必需的。

这仅仅是从塔涅豪斯特来的足智多谋的老人现在生存的一种形式。笼罩着他的心灵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些情绪；老魔鬼要克服的障碍并不比年轻时少。在哈菲兹和卓莱卡时代，这位具有双重人格的、仍然在战斗的人，其发展的终点还没有显示出来。死，仅仅是达到了这个终点，但同样不能成为这种灵魂的归宿。严重对立着的激情又使歌德非常痛苦。很明显，要战胜这些感情，还得拖延很久。只有到了他内心不断进行的斗争有了最后的结局时，他才可能死。

从歌德和迈耶尔以及爱争论的语文学家沃尔夫① 一起消度

① 沃尔夫（1759——1824）——德国著名的语文学家。

夏夜的故事中，我们了解到他那狂暴的情绪：当时，他非常“残忍”地批评了这位永远爱争论的语文学家。“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喝了这么多的布尔固德酒，但我根本不指望因此打消我的一切看法。和我们在一起时常常显得很沉住气的迈耶尔，这一回也十分慌张了。”只要歌德家里一发生争吵，他通常会立刻大声制止：“安静！快安静！”有时人家都静下来了，他还继续大声喊着。原来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使自己能平静下来。

有一段自传性的文字，象许多其他精采的段落一样，扔在歌德六十卷集背后满是灰尘的角落里，谁也没有发现过。歌德在突然又开始孜孜不倦地工作的时候这样写道：“如果我们的理性知道它一定能制胜敌人，那它就是一股伟大的力量。然而我们的禀性却又不间断地在容纳一批又一批貌似正确的事物。每一个这样的产物都可以成为善和永存不变的理性的料想不到的敌人”。

他拿自己在耶拿的房间来和浮士德的工作室比较。里面同样也有许多纸张、仪器和模型。歌德，正象他自己所说的，被一种真正的疯狂控制住了。“最近五个月，我的整个生活转到了纸上。一看到这无数堆我不断整理装订的手稿，你或许会感到惊叹的。”

下述两种情况给了歌德的工作以新的推动力。一，维也纳会议宣布魏玛是大公国，领土扩大了差不多两倍。二，歌德亲密的合作者——福伊特逝世了。歌德按原先的职务仅仅是文化大臣，但他的责任范围却扩大了四倍。作为老一代的朝官，他履行着内阁首相的职务。尽管一如既往，他主管的只是科学和文化方面的事宜，但他的手里集中着国家的大量财产。那又有

什么关系呢，只不过耽搁一些时间罢了，他仍旧会实现他原来那些计划的！他好不容易才盼到了这一天，他可以展开他那久久被缚的翅膀了！图书馆、收藏的钱币和画稿，魏玛艺术学院、耶拿七个自然科学研究室、耶拿植物园、医校、天文台、化学系，以及另一个图书馆等，所有这些机构都完全由歌德管辖。在他的领导下，改建了天文台，新建了兽医学校，又克服了巨大障碍、给图书馆建造了一幢新楼。在这里，歌德显示出自己管理财务的杰出才干。这也不奇怪，从前他担任过一段时期的财政大臣。

事情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他确实是在组织一个类似科学院的机构，让所有学院的代表都成为其中的成员。一季度一次，他把科学研究人员召集在一起开会，和十位教授进行饶有趣味的通信：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他一如既往，对无论什么事情都表示关注，比如，给图书馆的一个部门画了一张栅栏门的草画，指出栅栏的那些部分在魏玛制作，用什么木头，在什么部件上包青铜等等。但没过多久，他又绝望、伤心起来了。他不得不躲避开那些引起磨擦的事，不得不谢绝事事打头阵，不得不和各种派系作斗争，不得不抛弃原来的设想。“生活变得越来越荒诞。往往要把精力花在那些刻不容缓的事情上，花在力量单薄的部门。”

到了六十五岁，公爵好不容易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公国的大公。他想任命歌德为大学的监护人，但歌德拒绝了。他不肯合併实际上能卓有成效地独自工作的系科。歌德是鉴别人才的行家，尤其是鉴别学者的行家，他打算保持系科的自治权。他预言，当他去世时，一定会有人把这些系科合併起来，由他开创的事业将会毁灭。他拒绝了大公的任命，但没有使用“年迈

力衰”、“力不从心”之类的遁词。日记中，他说出了自己拒绝的真正原因：“完成这些事是可能的，但要拥有充分的权力。”这又一次说明，歌德对立宪政体是持否定态度的。

新的时代来临了，他不抱任何幻想地观察着正在发生的事。对新的政体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态度。公国的领土扩大了两倍，但他对此也无动于衷。他站在由他亲自筹划、建筑起来的新宫殿的大厅里。这里聚集着向大公宣誓的各阶层人士的代表。歌德是站在王位右侧的第一个人，他这位朋友和统治者好不容易才成为国王陛下。

他想尽可能站得直一点，但无情的岁月已经使他的背变驼了。绣金的礼服上，拿破仑和俄国沙皇赏赐的勋章金光闪闪。他打量着贵族和以代表身份第一次应召到这里来的市民。在这个大厅里，没有一个人象歌德那样冷漠。

代表们艳羡地注视着自己这位德高望重的首相，这些面孔对他说来是多么陌生啊！这里使他喜欢的人有多么少！在他浩如烟海的书信中，很少提到国家的领土扩张，虽然他为这个国家已经服务了四十个年头。在给几位朋友描写这刚刚举行过的隆重庆典时，他显得郁郁寡欢。当雅科布·格里姆建议歌德和新的国家领导者结成一种类似精神上的联盟时，歌德非常坦率地说，他在这个圈子里永远只是一个不能久驻的匆匆过客。不过，在重新誊写的信件中，这句话删去了，就好象怕张扬出去招惹是非似的。

歌德觉得自己十分孤独，这并不是没有具体理由的。他是新宪法的反对者。看来大公在德国统治者之中，是唯一履行维也纳会议义务的一个君主，他给自己的国家制定了这部宪法。卡尔·奥古斯特对枢密院进行了改组，并授予市民和农民

以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力。

歌德是这些措施的坚决反对者。的确，在艺术问题上，他一向表现得很诚恳、很谦虚，很多事情，总是跟赫尔德尔、席勒、克涅别尔、维兰等人商量。但，在枢密院里，一涉及到他已经仔细推敲和权衡过的实际问题时，他们就总是迟疑不决，又是审查，又是商榷，甚至还拖延……他竭力克制自己，才忍受住了这种繁琐手续，从他的书信中，可以听到许多叹息，甚至是诅咒声。

歌德从来就认为，政治应当为艺术服务。可是现在，他得坐在枢密院里去讨论他在文化方面的建议，还得在阿巴里达的市民代表和科洛别格的农民代表面前诚惶诚恐，深怕他们不批准购置一批古希腊罗马仿制品的款项。歌德继续写道："在群氓中，只有偏见才能把人们扭合在一起，只有情欲才能使他们激动，这一点经常使最高尚的目的遭到歪曲和践踏。话虽如此，但一切总会有个最美好的结果，即使不是在现在，那么也一定在将来；即使不会那么顺当，但终究会这样的。"歌德在这里表达出来的思想是十分清楚的。不错，他象二十五年前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站在自相矛盾的立场上。他作为国务活动家和实践家，却又是个浪漫主义者。他只承认寡头政体。他生来是治人者，而不是治于人者，他对自己的特权一点也不让。不错，他的治理方式颇象独裁的腓特烈二世。他正是这样来管理剧院的，在剧院里，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他又毕竟是一位预见未来的思想家，看到了新的地平线，在这地平线上，民主的轮廓正清楚地显现出来。歌德把自己生活中的变动，把那种振幅甚大的节律——从自由到拘谨的节律，搬到了他周围的世界中。在他身上出现的不合逻辑、自相矛盾的一切，都是

他性格两极分化的后果。只有抓住歌德的本质，只有了解他企图保全现存的一切并发展他仿佛在远方看到的东西，才能了解歌德晚年所采取的反动和自由并存的立场。

七十三岁时，歌德说："我不幸站在反对立场上，我认为号召起来造反和革命，总比一味指责现实生活，并在这个昏暗的圈子里没完没了地徘徊要好。在生活中，我从来没有站在反对群众强大潮流的立场上，或者说，站在反对统治原则的立场上，但是，我总认为，象蜗牛一样蜷缩在自己的硬壳内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了。……我们大家都被说成是不满和苦恼的特殊工具……于是我们最后都陷入绝望，在周围寻找自己倒霉的原因，而不去找出我们自己之所以缺乏理智的原因。"

经常使歌德痛苦的自相矛盾的动机和意见，迫使他在晚年采取了一种复杂的政治立场。只看表面，要了解这一立场是不太容易的。

根据新宪法，卡尔·奥古斯特给予自己的国家以出版自由。然而在整个落后的萨克森，一切依然如故，照旧对书刊实行专制管理和检查。小小的"自由国家"当然还会引起那些有批判精神的人士的非议。这些人士都附和首都的批评家，即使没有他们，在首都的诗人和教授中，这种批评家已为数甚多。小小的耶拿，立刻有五种新杂志问世，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攻击新宪法。批评家们坚信，宪法对于国外而言，是一种危险的试验，而对于魏玛本身而言，则是一种令人可笑的自由。大公怒气冲冲。他从内心里完全相信自己的宪法，扬言要逮捕编辑出版那份最左倾的新杂志的教授。这份杂志在大公决心不给予优惠待遇的情况下，两个月就停刊了。

歌德建议的做法恰恰相反：杂志停刊，宽恕出版者。四十

年的生涯中，他本人也经常和这种不明事理、不知分寸的报刊杂志发生过冲突。他鄙视这种报刊杂志。但是，他觉得，学者本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甚至认为连训斥都超过了可以容忍的范围！不，只有明智、有力的专政才能摧毁出版中的无政府状态。今天报纸、刊物进攻当权的大公，明天就会蓄意诋毁他的家庭。“这难道不是十分清楚吗？难道可以说不制止这些刊物的攻击是因为希腊皇帝曾经说过，惩罚针对自己个人的攻击有失身分？……要鼓起更大的勇气，截去一条腿总比死于坏疽要好。”

正在这时候，好象历史发出的征兆似的，很早就丢失了的《普罗米修斯》的原本突然被发现了。五十年前，不知是歌德把这个原本献给了棱茨，还是——这也有可能——他擅自拿走了？棱茨死后，有人在他的稿纸堆里发现了这个原本，就把它还给了歌德。老人象靡非斯特那样微笑着。

他觉得其中有一个片断写得尖锐而新颖，很合乎时宜，颇有点无裤党① 的味道。简直是奇迹，这不驯服的火怎能在诗的灰烬里阴燃了半个世纪呢？如果“现在它波及到可燃的材料上，定会引起一场毁灭性的大火的”。歌德吩咐正在复制《普罗米修斯》新副本的策里哲尔，要他关心自己，别一头扎在这本书的刊印事宜中。老人不喜欢喧哗。所以，他虽然也写些针对左右两个营垒的讽刺诗，却又把它们束之高阁，不让它们传出去。

代替允诺的自由而在全国确立下来的秩序，使青年学生们

① 无裤党来自法文的Sana—culottes，原意是“没有短裤的”，即不穿贵族和资产阶级所穿的短裤，而穿长裤的贫民。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贵族把革命群众讥称为无裤党，后来，这个词便用来泛指革命家。

感到失望。对德国在君主制的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的所谓保护下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充满了不可遏止的憎恨。而这一切，是歌德早就预见到的。

一八一七年，耶拿大学生号召全德国的弟兄们于十月最后一天在华特布格①纪念路德。歌德对这一点提出异议，马上就有人来羞辱他："哈！他支持反动派！！！"大公却完全赞同那帮教授们。率领五百名德国青年去路德山庆祝德国的自由日。集合在华特布格的青年发表演说，对自由的敌人表现出不可遏止的强烈憎恨；他们架起篝火，焚烧反动分子的罪恶作品。魏玛及其政府被宣布为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加尔迭别尔格甚至还亲自陪同奥地利大使大驾亲临。法国和俄国的统治者也害怕德国有头脑的人物奋起斗争，威胁他们的统治，已经准备采取高压手段惩罚魏玛。事态的发展，变成了一场国家危机。尽管卡尔·奥古斯特摆出仅仅只有"庸夫俗子"在反对他的架势，但魏玛皇朝已处在危险之中。

在和朋友们谈到大公时，歌德的措词非常尖刻，他非常沉痛地经受着这场危机，极力避免在社交场合出头露面。

但他又立即出来保护青年。华特布格的篝火也在他衰老的心灵中燃烧起来。这场篝火还烧掉了歌德的敌人科策布②的全部政治著作。不久前，这个沙皇的奸细住在魏玛，离歌德家没几步路。这一来华特布格的篝火便使老诗人感到非常愉快。他甚至作诗歌颂过它。

---

① 华特布格，秋里吉亚的一个山堡，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起人马丁·路德（1483——1546）曾在这里住过。1817年是他反对教皇出售赎罪券《九十五条论纲》（1517）的三百周年。

② 科策布（1761——1819）德国剧作家和小说家，沙皇政府的奸细、特务，被西方革命大学生打死。

是的，他对举行庆典曾提出警告！他预见到了它的后果！但是，当组织法庭来镇压青年时，他就站出来保护青年们的思想了。歌德非常信赖地给他的儿子写道："青年固然有其缺点，但没有什么比青春更加美好的了。但愿老人们不这般愚蠢才好！要知道，是他们破坏了青年人的游戏。"但，他继续扮演着不可接近的大臣的角色。当华特布格纪念会主要发言人之一来找他时，他虽然接见了对方，却保持着沉默，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不过，那位大学生刚一离开，歌德就承认，他是竭力在抑制自己——他真想扑过去拥抱他，并对他说："亲爱的孩子，不要再当这样的傻瓜了！"歌德非常激动地回忆起那位青年炯炯有神的眼睛；不过，他得镇静，"得装做和自己喜欢的那些闹事者没有任何关系"。难道这一切不正使我们想起席勒的剧作吗？有那么一位号称明哲之士的受人爱戴的父亲，他为了让理智占上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冷漠的上等人……。"我完全同意他们（保皇党）保持现存制度和防止革命的愿望。但我不同意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他们求助于愚昧和黑暗，而我则求助于理智和光明。"

围绕着华特布格纪念会而掀起的喧噪导致了反动势力的加强。两年后，科策布被杀。造成了极坏的后果，虽然歌德私下说，科策布之死，是他那极端无耻的欺骗和罪恶行径应得的惩罚。谋杀事件引起了可怕的镇压，歌德已经无力防止这种镇压。正是从那天起，对一切进步人士的残酷迫害开始了。每个自由派大学生和教授都受到威胁。激进的出版者被开除出耶拿大学，杂志被查封。已经太迟了！德国和俄国宣布：造反的耶拿大学不受法律保护。歌德内心深处为每一个自己喜欢的孩子的遭遇在战栗。但他自己也处在神圣同盟的监视之中，因为耶

拿被公认是造反精神的策源地。情况还不止于此，敌对阵营的青年捣乱分子也在攻击歌德，称他为“大公的奴才”。歌德默不作声，和这两个阵营都断绝了来往。现在，他真可谓孑然一身了。

他独自待在自己的宅邸里，听天由命。克利斯蒂安故去了。以前，她给他的生活带来过不安，使他经常离开家；现在，没有了克利斯蒂安，不安并未减少。歌德又一次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入不敷出。

克利斯蒂安去世一年后，歌德亲自给儿子挑选对象，让他成亲。但是喜欢这女子的与其说是儿子，倒不如说是父亲。奥古斯特快三十岁了。新制度实施后，他被任命为法庭总顾问，在他父亲主管的部门里任职。奥古斯特出落成了一个美男子，眼睛象父亲，温和的长圆脸象母亲，个头却比他俩高得多。父亲常常强迫他锻炼身体。奥古斯特的体格象古希腊石雕那样匀称，灵魂却处在一种十分不安的状态；无论是工作，还是嗜好，都不能使他平静下来。话又说回来，他也没有什么嗜好，这就是歌德竭力要把儿子从杂乱无章、娇生惯养、忧郁苦闷的生活中领出来并改变他的生活，让他结婚的原因。但，歌德错了，这样一来，儿子已无所期待，这只能迫使他和媳妇分开，有时甚至抛撇对方。

奥古斯特的媳妇奥蒂莉·封·巴格维什出身于德国北方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是一位早已离婚的女从侍官的女儿。初次见到她的人都觉得她可爱、迷人。面孔苍白、清秀的奥蒂莉是个弱不禁风、天资聪慧的女子，但是，对爱情上的风流韵事永无止境的贪求使她感到十分苦恼。其实，只有在宫廷的庇护下，她才能那么放纵。奥蒂莉过门后，就进入了歌德朋友们的

那个亲密的小圈子。她和歌德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对于她来说，年轻人的爱情比起老年人的交际场合来，并不那么显得重要。她需要的是这座大官邸，是这种巨大的荣誉，但这一切充其量也只是她满足自己一切意愿的背景和环境而已。歌德一生的最后十五年是在和奥蒂莉朝夕相处中度过的。她是他这个家的女主人。不过，这位年轻的、有时显得很迷人的、经常病恹恹的女人，总是非常任性。她很少给歌德的生活带来什么欢乐。她只是一个“囡囡”，从前他周围也有许多这样的人，可她比起她们来更加自私。

歌德正在青年中寻找自己的信徒。但奥古斯特和奥蒂莉都不是，他们充其量只是两个听众。《浮士德》首次在柏林上演时，奥古斯特也出席了，关于这次演出，他的叙述显得十分幼稚，毫无特色。科策布的剧本更能使这对年轻夫妇激动。老人温和地记述了他的孩子们昨天从剧院回来时的情景：他们脸上带着那样幸福的表情，在剧院里他们非常激动，“热泪盈眶”。奥蒂莉的感情特别细腻，但她身上没有歌德一直在寻求的那种女性的听觉，歌德平生只有一次在夏绿蒂·封·施太因身上发现了这种女性的听觉。奥蒂莉没有自我牺牲的美德，也没有专心致志、热爱周围世界的精神。在歌德家里，她非常乐意收集歌德第一次出版的著作，把他的宅邸装点得象宫廷一样，而在柏林，在各个封建小王朝那里，她很乐于充当歌德“王朝”的代表。

但就连这些任务，也只有在她情绪好的时候才能完成。各种奇怪的欲念时常迫使她鄙视交际场所，尽管她没有它不能生活下去。为了一位漂亮的崇拜者，特别当对方是一位英国人时，她可以置家规于不顾，连父亲、丈夫和孩子都可以牺牲掉。从前

魏玛曾不公正地指责过无力自卫的克利斯蒂安犯过类似的过失，而奥蒂莉却在合法外衣的掩护下，充分地享受着这些过失带来的快乐。

但是，她与克利斯蒂安不同，她做事很少为歌德着想。老人给儿子娶了媳妇后，本想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他既可以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又可以在社交场所出出进进。然而，事实却常常与他的愿望相反。

婚后不久，奥古斯特的生活很不顺利，夫妻之间经常发生纠纷，结婚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吵嘴经常是在歌德在场的情况下爆发的。和这对青年夫妇在一起，他很少感到愉快过。他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孤独了。"好心的迈耶尔身体欠安，我的儿子很忙，里美尔也一样……弗洛莱·乌丽里卡（奥蒂莉的妹妹）去柏林了，我的儿媳妇经常来往于自己的那个小圈子。在这个信奉基督教的社会里，孤零零的只有我一个人。"七十二岁的老人这样写道。在这悄声的抱怨中，他显得多么克制！

这位年轻女人让歌德家里住满了她自己的亲属。奥蒂莉的妹妹和母亲在这里整整住了几个月。家中是一派宫廷气氛——轻松的会见，轻浮的打扮，围绕着文学的无聊的废话……歌德的态度和二十年前一样，当时克利斯蒂安把自己所有的亲属都搬到歌德非常讲究的官邸里来。和儿媳妇的生活相比，那些人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并不显得更加陌生。他又回到耶拿去了，在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月，有时甚至达半年之久。象很久以前一样，他居住在两间很狭窄的房间里，在这个"塔涅豪斯特"内度过了整整一个春天，而那幢他在其中进行创作、放满他的收藏品的房子，这一对年轻人则已经把它变成一个社交中心。只要老先生一离家，年轻人立刻就把他忘掉了。因此，歌德不得

不絮絮叨叨地把自己的需要告诉儿子，提醒他必须把东西送到耶拿去。有一天，他终于打发自己的仆役坐马车去魏玛，这才给他派去了他的女厨师。在这次重大转变实现后，歌德终于享有了只有他的孩子们才享有的方便。但是，他有时仍然没有机会接见他那些外国学者，因为从魏玛没有寄来他要求的东西，所以他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请求"增添他在耶拿的全部必需品。

甚至在他自己的住宅里，接见贵宾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不得不派自己的秘书先往魏玛办"外交"："如果我的孩子们乐意会见我的访问者，那我将非常高兴。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在耶拿生病，奥蒂莉却扔下他一个人，自己走了。于是他胆怯地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其实，我非常希望奥蒂莉留下的恰恰是今天。我的小毛病似乎快好了，但还不能说完全痊愈，明显的一点就是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甚至当他给他们送礼物时，这对轻浮的年轻夫妇还要给他找麻烦。比如说，他从耶拿给奥蒂莉寄去甜瓜，坚决要求她把瓜子寄回来，"如果可能的话，就把上一次的甜瓜子给寄来。园丁们非常珍视这样好的种子。你对我的这种热心的效劳，可能在来年给你带来好处的，我告诉你，我可以把收到的二十五公斤乐谱送给你作为交换种子的礼物。"歌德的朋友们也给她寄去了礼物，但他不得不为她忘记致谢而在朋友们面前表示歉意。当这两位年轻人去柏林时，歌德就请求策里哲尔考虑儿子和儿媳应该拜访谁。他两次问她的脚的尺寸，以便从波西米亚给她捎来丝袜。他真正感谢他们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给他养了两个孙子。

这些年，歌德变成有好多孙子的祖父了。整个德国都在求

他，借着某种很远的关系人们恳请参加他自己孩子的洗礼。不过，当要求他允许新生婴儿叫沃尔夫冈时，他总是象莎士比亚那样，要求给婴儿起维廉这个名字。现在，他成了真正的祖父了。歌德二十岁时就喜欢孩子，简直找不到比他更喜欢孩子的人了。七十岁后，他更加依恋孩子了。和孙子们在一起玩时，他既象一个小孩子，又象一位圣人。

“我正忙着教育我的孙子。这种教育包括我允许他做他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一切，并且在他回到父母身边之前，我希望一直用这个方法教育他……我用盲目的、爷爷式的溺爱来爱他……我认为世界上谁也没有他那么可爱，而且只要有他一个人在场，我那无人居住的屋子，甚至连花园在内都显得满满荡荡的。果子快熟了，仿佛都只是给他准备下的；我看着他吃得那么津津有味，就模模糊糊地回想起我自己小时候也喜欢吃这种果子，于是又产生想品尝品尝的愿望。他最喜欢的玩具就是钥匙，老是不停地把钥匙望锁孔里插。”

在第一个孙儿受洗时，歌德甚至写了一首别开生面的摇篮曲：

你来唱支歌，飞鸟和花丛，
你来唱支歌，野兽和小虫。
进屋把你瞧，可你不睡觉，
玩玩小石头，看你中不中?!。

歌德孩子们的生活非常讲究；他们把他挣来的一切全都挥霍掉了。象很久以前不得不注意和操心家庭开支一样，他现在只得亲自管理账目。看来歌德留在耶拿更为有利，因为他儿子奥古斯特眼下在宫廷里值班，“奥蒂莉则在城里那些贵族人家

吃饭，这一来，家中管钱财的人可以稍稍休息一下了”。

老年时的歌德越来越拘泥于细节，好象他父亲在他身上复活了似的。

他越来越细心地把自己的稿子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组；这简直变成了他的一种嗜好。他有条不紊地将资料分配给他的助手们，将来他们应该把这些资料当作他的遗产公诸于世。另外，他还不断地向各级机关提出请求，要求建造新房时不要和他的花园连接在一起，至于目前正在造的新房，只允许邻居在屋顶上开一个小天窗。尽管他这样四处张罗，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所有的要求，只能把自己花园的围墙加高。

歌德就这样细心地管理着日常事务，尽管他什么都口授，但给自己出版商的账目一般都自己动手来写。他把法兰克福的遗产转移到魏玛；为了不向这个自由城交纳税款，他放弃了法兰克福市民的身份。其实他现在不仅能获得高稿酬，而且还能拿双薪。当魏玛刚一获得大公国的称号时，歌德就送上一份七页的呈文，大言不惭地要求给他增加薪俸，同时还把自己的荣誉作为自己提薪要求的理论根据。歌德写道，他多年来不得不把外国作为对象进行有效的活动。现在魏玛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都享有科学和艺术堡垒的名声。早就有这样的习惯，凡涉及到科学和艺术方面的问题，一般都来魏玛请教。赫尔德尔、席勒、维兰和其他一些伟人都已相继去世，一切任务势必要落在他歌德一人身上。“成百上千的人都给我写信，我应接不暇的日子还没有过去。所以必需这样，——如果我的这些请求得不到满足，那我就客客气气地拒绝答复这所有的信件。注意到上述情况，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具有社会声誉的人物是不无根据的……”

大公决定发给歌德三千塔列尔年金，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歌德要钱是为了收藏珍品，为了过舒适的生活，但首先还是为自己的孩子，为的是他想在家里进行的社交活动。整整一冬，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客人在他家里聚会，每星期二，社会各界人士全都来到这里。在《维廉·麦斯特漫游时代》里对“叔叔”生活的描绘，不言而喻，是歌德自己待人接物、处世哲学的反映。“叔叔喜欢一会儿把朋友请到家里来，一会儿又叫他们远远地离开自己，——这要看他的情绪。他无论去哪里，都要带着行军灶，脑子里梦想着自己的新发明：让旅馆客人用膳时，每人都有一个单独的小桌”。

现在歌德喜欢待在社交界。而一旦认为有必要，他又会离开它。当所有的客人——奥古斯特和奥蒂莉迎接他们——到齐之后，歌德才出场正式接见。他举止过分拘礼，穿着燕尾服，打扮成一个大臣的样子，只有等接见的礼节完毕后，他才根据客人们的个人需要，进行比较亲切的交谈。

他通常取站立的姿势，把手背在后面。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他的自信。接见来访者时，他不和他们握手，告别时，也只是和他喜欢的人握手。但，那些以其事业或作品博得他尊敬的人物，他接见他们时却非常热情。警察顾问是和歌德常交往的一个人，他看到歌德在接见前来向他表示敬意的两位教授时那样彬彬有礼，简直觉得奇怪！有一回，一位年轻的学者突然走进他那魏玛的官邸，歌德经常和他交换信件，讨论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他一来，歌德立刻把他领进自己的办公室。两个人站在桌旁，在描绘和测量着什么。后来，仆役送来面包，歌德就把面包掰成两半，和客人分着吃。

每一位登上这宽敞的楼梯进入这个房间的人，都有一种敬畏的感觉。不过，也有不少人，他们原先非常害怕他，一见到他后，却开始渐渐变得自然和有信心了。还有的人，他们事先决定要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现在却正好相反，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不管怎么说，大家确实都有点怕他。

他在人们心里引起的各种感觉，也证明他是一个矛盾的人。

七十岁那年，歌德写道："我有点古怪，这既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不幸。我给周围人的东西，总是比他们希望的要多，即便少些，也很少有与他们的愿望不相称的情况。"这就是他的老朋友常常既高兴又痛苦，既痛苦又高兴的症结所在。是的，有时候，歌德的心看上去好象是玻璃做的，那样明亮、纯净、晶莹。有时候在歌德身上，跳动着的是一颗最富于性的火热的心，甚至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刻也是如此。歌德"当然，只有具备特殊感觉的人，才可能成为最冷静、最的人。他不得不穿上坚硬的铠甲，为的是保护自己免受不男行为的伤害，但这副铠甲也渐渐成为他的负担。"

读了《诗与真》后，上了年岁的夏绿蒂·封·施太因给自己的儿子写了一封信："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就不可能对读者那么襟怀坦白。"但是，仍然只有她找到了评价歌德的最准确的词句："我想把您称为献身者。"象过去一样，他又给她写献诗。总之，他越来越关心自己最后的老朋友——克涅别尔、迈耶尔和策里哲尔。儿童音乐家和少年哲学家也能进入这一最亲近的小圈子里，不过，那只是暂时的。这年冬天，白天象往年一样显得短暂而又光线微弱，歌德痛苦而绝望地坐在自己家里，策里哲尔刚发现的十二岁的弗里克斯·门德尔松跑上

他那宽敞的楼梯。英俊的小男孩坐在钢琴旁，歌德听他演奏令人惊叹的即兴乐曲，越听越爱听。诗人亲热地抚摸着孩子，把他称为自己的用音乐赶跑了凶恶幽灵的大卫① 。

虽然叔本华那种厌恶人类、自以为是的精神使老人歌德非常震惊，但他还是立刻嘉奖了他。很久以前，还在叔本华没有写出他的主要作品《世界是意志和表象》，完全是个少年的时候，歌德就看出了他的天赋来。

后来他说，叔本华是个莫名其妙的人，要了解他非常困难。他曾试图以自己的颜色学来引起他的兴趣。而当叔本华的《视觉和颜色的实验》超出歌德的理论范围时，歌德苦恼地写道：

> 当学生不急于来到老师身边，
> 诸神看到了老师所受的熬煎。

歌德和叔本华的世界观大相径庭。收到叔本华的著作后，歌德一连几天用心阅读，他赞扬他那行文的流畅和风格的清新，并给作者惶恐不安的姐姐写了一封亲切的便函。给叔本华本人，却什么也没有写。

歌德十分了解叔本华的性格，他在叔本华的纪念册上所写的那首诗，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 要想受到别人尊敬，
> 必须学会尊敬别人！

叔本华无论对歌德怎样不满，还是明了这句格言的英明。

---

① 大卫——古以色列王国国王（前十一至前十世纪）。相传《圣经·诗篇》中的许多诗歌是他所写。

他对歌德非常敬重，那本纪念册上的题词全让他给撕掉了，只留下歌德给他题诗的那一页，直到他与世长辞。

叔本华的姐姐阿杰拉伊达是歌德家里的常客。她会剪影，属于歌德喜欢的“囡囡”之列。

他对女性已经没有要求，一旦没有妇女在场，他还是觉得是一种缺憾。他的感情已经不带性欲色彩。只有年轻伯爵夫人厄格洛芙施太因的拜访还会使他感到激动。象所有年轻的姑娘和奥蒂莉一样，伯爵夫人会写诗；还会画画。歌德显然是有意地夸大了她的天才，他当众赞誉过她。

只有卓莱卡的形象仍然在遥远的地方闪烁。歌德对任何一个妇女还从来没有象对她那样，长久地保持着温馨的回忆。他给卓莱卡夫妇写信。他们以东方的不拘礼节的方式，交流思想、互送礼物，显得分外朴实，分外亲切。

一开始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们是在十月分别的，翌年六月，克利斯蒂安去世，他起初非常犹豫——一会儿告诉海得尔堡的朋友，说他要去他们那里；一会儿又写信说他不去了。最后，他约定好与策里哲尔会面，然后一起去巴登。很明显，他想绕过法兰克福。而他的心也许仍然会把他带往海别缪尔的玛丽安娜身边。也可能，他会把玛丽安娜吸引到巴登来。歌德还是没有下定离开魏玛的决心。如果象命运暗示的那样行动，那会怎么样呢？要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去世。

旅行的第一天——迈耶尔陪同他——马车断了轴，翻了车，旅游者全都摔在地上。歌德安然无恙，迈耶尔的额头稍稍碰伤了一点；于是，两人又回到魏玛。歌德把刚刚发生的事当作一种预兆。“这种事故该是神的启示吧；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但，爱情的魔力又把他变成了哈菲兹。甚

至在书信的风格中宿命论的观点也跃然纸上。

马车断轴，看来是命中注定的，意味着要他和卓莱卡分离。就这样，玛丽安娜和歌德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一段时期里，歌德无心创作。他所有的文学工作，仅仅是继续或者完成早已开了头的作品。他写得很多，但，除开诗以外，他没有创作出能与过去四部主要作品相比拟的任何东西。这一点，他本人也意识到了。在酝酿《西东诗集》的汹涌澎湃的浪潮过去之后，抒情诗式的平静随之而来。所以，只能偶尔从他那里听到雄壮有力的诗歌——《五月》、《半夜》及其它。诗中出现了许多韵律感很强的谚语。通过这些谚语，歌德表达出老人的智慧。

有天晚上，歌德和奥蒂莉两人坐着闲聊，他给她讲故事："这样的故事，我这里可多哩。她想自己读一读这个故事，于是我只得承认，这个故事只存在于我的幻想之中……从那时起，我几乎再也没想到这个故事……事情已经过了一年，今天我来得太早，感到很寂寞，于是就从皮包里取出十张稿纸和细长的维也纳铅笔，开始写作……"不言而喻，接下去他是要进行口授，于是，这个故事就变成了一个短篇小说，他把它合併到十二年前在幸福的卡尔斯巴德之夏迅速写成的一些小说之中。《维廉·麦斯特漫游时代》初稿的骨架，就是这样偶然而轻松地产生出来了。当他发表这部长篇小说时，已经满七十二岁，而他写完《学习时代》时才四十七岁。他给这两部小说都加上了副标题：第一部是《召唤者》，第二部是《放弃者》。

《漫游时代》只有第一卷的情节和总的情绪是最近酝酿成熟的。余下的，甚至包括写得非常出色的《逃出埃及》，都是歌德在二十年前就构思好了的。作品开头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就

已清楚表明了作者的基本原则：不是象征现实，而是把象征变成现实。这是歌德全部创作特别具有表征意义的一种方法。甚至在五十年前，当其他人把现实诗化时，歌德却是根据麦尔克的准确定义，从现实中吸取诗意，正如四十年前当公爵漫无节制地把日常生活变成纯粹冒险时，歌德却力图把惊险的奇遇变成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一样。

长篇小说《漫游时代》第一卷在智慧上远比《学习时代》显得深邃，但就形象的表现力而论，歌德这后一部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前一部书相媲美。甚至连那过于详细和墨守成规的小说结构也带有老年的特征。这不仅是这部长篇小说的特点，也是歌德当时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在《我的生活》那几个章节里，在《意大利游记》头半部和《出征法国记》里，已经找不到这部传记开头那几部分中所特有的那种丰富多采、婀娜多采。这一部分的缺点在于没有描写时代，而另一部分描写的则是歌德在六十岁时体验到的第二次青春，他也还有足够的精力来表现自己的青春，现在他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已经不再有那种不可羁绊的热情。无可奈何中，他只得抓住那些文件，仿佛这是他意大利之游或探访前线的证据。收入《诗与真》中作为新篇章的旅行随笔，歌德几乎没有修改，保持了原来的面目。但他从收信人那里征集来的信件，特别是致夏绿蒂·封·施太因的信件，一怒之下已经被他弄得残缺不齐、面目全非。他把信裁成纸条，凡涉及私事的地方全都涂掉，用红铅笔勾销了所有那些他早已“作完”的事实。也许是由于这些缘故吧，歌德晚期的作品使读者大失所望。我们觉得，简单记述后三十年生活的《年日记要》，是老人一堆兴味索然的东西。他照例把十分珍贵的自白蒙上一层寂寞的乌云，一切内心感受

只字未提，对于自己的作品也只是一带而过。但是，他却把自己一生所会见的公爵的名字，一个个地说了出来。无论是克利斯蒂安或是赫尔德尔去世的事，也无论是公爵免去他剧院总监职务的事，他都没有提及，但却没完没了地在那里悲叹公爵夫人折断了的一只手。

歌德怎么也写不完这部自传，他谦虚地告诉朋友："当然，只是到了老年，我们才明白，我们在青年时代是和什么发生的冲突。不，我们从来什么也不可能学会。"

歌德的创作才能凝滞了，活跃起来的是他那评论才能。《艺术与古迹》杂志，简直成了他发表美学见解的养老院式的园地。一生中的最后十年，他出版了几乎是由他一个人包写的全部六卷杂志。杂志内容无所不包，有欧洲各国当代文学的状况，有几乎涉及到各个年代的造型艺术，有铸币、玉雕，有歌谣、语言、传记，也有法律和政治。歌德一般是从阅读过的东西里吸取知识。但他往往能非常迅速地从报导转向个人综合，因而对书和杂志的评述也就变成了他的美学观点的汇编。

当前的新艺术时常使他生气。他断然反对带有浪漫气息的绘画和诗歌，特别是"拿萨雷"派① 的绘画。迈耶尔遵照歌德的嘱托，起草了《新德国宗教爱国艺术》宣言。这个宣言是以勇敢的歌德精神写成的，旨在反对天主教艺术并狠狠地鞭笞了那些浪漫主义青年。歌德决不想在十九世纪再去忍受中世纪习气。不错，他在收集古老的版画，重新研究科隆② 的大教堂，但他的心和这种艺术相距很远。

---

① "拿萨雷"——十九世纪德国一个画派，主张革新宗教画和重复十五世纪意大利画家的结构、素描和色彩。

② 德国城市名。 ——编者

只有巴赫一个人的明快的节奏，使歌德赞叹不置。在谈到他内心中感到特别亲切的希腊人时，歌德用了一句波斯的谚语："这个民族能从成千上万朵玫瑰花中提炼出一小瓶玫瑰油。"

歌德默默地伫立在提齐安[1]晚期的一批画幅前。他把提齐安的画和自己的讽刺作品相比较。歌德觉得，提齐安晚年是在用象征手法来描绘他从前加以具体描绘的东西，这已不是写真，而是写意。歌德的这一评定，也适用于他自己。

老人怀着新的强烈的激情，急不可待地着手研究古希腊罗马世界及其文化。艾尔吉勋爵[2]刚运回伦敦的安息国[3]的檐壁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象一位缺乏耐性的小伙子那样，急急忙忙地为国家博物馆订购了马头的仿制品，"深怕错过机会或没有识货的英雄。"

这一时期的歌德作品中，必需提到的是他的书信。这类书信老歌德每年要口授三百封左右。

不过，老歌德的形象在交谈中要比在其他一切场合展现得更加清晰，正如他在《学习时代》里所说的那样，因为交谈中"含有任何一本书所不能包括的，只可能从各本书中精选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他只允许自己向朋友们和助手们透露这些东西。这一来，在任何一种描写中可能出现的只是一种歪曲了的形象，而只有从同形形色色人物交谈的总和中，才能出现一个完美的歌德。这样的交谈者共有六个人。

---

① 提齐安（约1477—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② 艾尔吉（1766—1841）——英国伯爵，拜伦在其《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曾怀着愤激的心情提到他。

③ 安息国（公元前250—226）——位于伊朗山地的东北部。

这六人中，总督顾问法尔克似乎最不可靠。此人出奇地聪明，善于巧妙地把歌德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思想混为一谈。艾克曼、忠实的博阿赛莱和司阍索来等人的转述则比较准确，他们的感觉敏锐、细腻，但也只能传达偶尔得到的印象。艾克曼的转述大部分与事实相符，是可信的，却又显得枯燥无味，并且总是叙述他和歌德交谈时他本人的那些冗长回答。艾克曼文笔呆板，他的《谈话录》在语言上是失败的，似乎是故意在模仿古典主义的风格，《谈话录》的第三部分是他于歌德逝世十六年后在索来的法文札记基础上写成的。这一部分不仅文笔拙劣，很多地方还很不忠实。

除了这些得宠的交谈者外，最突出的要数历史学家罗杰恩了，他善于谈论那些重大的问题。此外，有本事在脑海中记住一切事情的人，只有里美尔和封·缪列尔大臣，他们很了解歌德的思想，善于在回忆中恢复谈话者——歌德的本来面目。

里美尔印象中的歌德是个厌世者，而缪列尔印象中的歌德却是个怀疑主义者。但，在他们的描述中，更容易看到的是歌德给自己戴上的假面具。

在大臣缪列尔面前，歌德无所不谈。缪列尔一死，也就把歌德向他作的自白带进棺材里去了。歌德生活的最隐秘的细节，只有迈耶尔和策里哲尔知道。歌德完全信赖他们，知道他们将永远守口如瓶。

恰好在这时期，歌德成了德国的一代宗师。他已经活到了这么大的年龄，在青年人看来，简直成了一种历史陈迹。对于青年们，他本人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他很少反对他们敌视他的倾向，还写了一些跟浪漫主义者辩论的讽刺诗，却并不发表，同时也不允许自己的信徒写文章反对他的对手。

对于新近出现的作家，正如歌德所担保的那样，他既不否定，也不赞同。“如果那些聪明的青年人的概念跟我们的相接近，他们也在谈论我们感觉到的东西，那是很好的。”

偶尔间也有这种情况，一个青年诗人以自己的情感和诗歌、外貌和观点，一下子博得了老诗人的欢心。有时候，他也会喜欢上那些今天还默默无闻、但却有教养的青年写的诗。有一次，当大学生亨利希·海涅来到他那里，并声称他正在写浮士德时，歌德立刻打发他走了。告别时，老人只说了一句话：“您在魏玛再也没有别的事了吧？”其实，他总是憎恶标题诗。

不过，歌德对待外国作家要温和得多。他允许他们甚至成为浪漫主义者。在奥列什列格尔用丹麦文写作时，歌德保护他，而一旦他用同样的风格开始用德文写作时，歌德就马上抛开了他。

德国的浪漫主义同天主教和反动派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这个联盟因而也变得越来越危险。国外的浪漫主义观点是另一码事，因为它跟歌德并无干系。在许多文章中，他甚至建议读者注意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诗歌，赞赏并翻译孟佐尼①的作品。希腊大学生向他介绍了自己国家的新诗歌，他广泛地宣传这些诗。希腊大学生也把他的《伊菲格尼》翻译成了新希腊文。

歌德在国外很有声誉，这是他反对敌人的武器。在巴黎和伦敦都出版了一些献给他的书，他从中选译了一些文章和片断，刊登在自己的杂志上。他想“向朋友们表明，不仅仅是呆板的群众（他们企图让我相信我的民族是呆板的）由于缺乏理

① 孟佐尼（1785——1873）——意大利作家。

智而喜欢我的作品”。事实正是这样，歌德在国外的荣誉提高了他在国内的名声。诚然，他有些作品仍然不能在读者中流传，所以，当人们高度评价他的旧作，而对他的新作不予理睬时，他还象从前那样，感到受了委屈。

在剧院里，他也赢得了更多的爱好者。在柏林拉齐维尔①亲王的蒙比茹宫里，演出了《浮士德》的片断。

古稀之年，他再一次赢得了声誉。大家甚至视他为民族的智慧。“人们利用我们的晚年的创作，好象它们是巫书似的，他们求救于它们，哪知道，正是他们无情地把我们从前的那些书付之一炬，真是罪过呀！”事实上，现在真有些来自最边远地区的人向他请教一些十分古怪的问题，求他出主意，问他结婚好不好，如何经商，等等。一些公爵、旅行者、学者和科学艺术爱好者，给他寄来各种矿石和铸币。他收到了勘察加半岛的紫金；某位收藏家还给这位语言通寄来了一套宗教用具。

七十大寿那天，他是独自在驶向卡尔斯巴德的马车上度过的。不过，他所经过的城市都积极地向他表示敬意。他们举行庆祝会，铸造歌德纪念章，并把他选为各个团体、协会的名誉会员。但是，这些天里，他所收到的最好礼物仍然要算他那八十五的姨母——他母亲的妹妹写给他的那封信。姨母祝愿自己的侄儿活到她的年龄，看报不戴眼镜，每天散步三小时，总之，自我感觉跟她完全一样。

在法兰克福，大家同样热烈聚会，并决定趁他在世时给他

---

① 拉齐维尔（1775——1833）——公爵，音乐爱好者，曾给《浮士德》谱写过乐谱。

立一座纪念碑。专门成立的委员会向歌德提出请求，说是已经委托雕塑家丹尼开尔为他塑像，问他是否同意？歌德对这一点表示漠不关心。他请求允许他不去雕塑家那里，而只是把他的石膏面模寄去，就算了事。但是，当最著名的拉希本人专程来到耶拿为他塑像时，他就抛弃了这种虚伪的谦虚。他所不喜欢的只是建造纪念碑的地点显得有点潮湿，而且离市中心较远。歌德建议把他的半身像立在图书馆大厅里，和其他永垂不朽的著名人物并列在一起。他甚至写了一篇题为《谈谈为歌德在故乡立纪念碑》的文章。这篇文章貌似客观，其实却是自命不凡、自吹自播。

歌德晚年，在他周围那一片陌生的喧嚣声中，他听到了一个朋友的声音。这个声音他已经有五十年时间没有听到了。奥古斯塔·史托尔别格伯爵夫人仍然没有忘记歌德，悠长的岁月里尽管她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仍然珍藏着无价之宝——他那全部的日记和书信，这是年轻的歌德怀着一颗痛苦、破碎的心灵从法兰克福寄给她的。当时，和丽莉的相爱使得歌德一会儿升入天堂，一会儿落进地狱。从史托尔别格伯爵成为天主教徒并宣布与歌德脱离关系时起，奥古斯塔就变成了热心的海恩胡蒂分子。她写的那封宣传鼓动信，整整花去了九天时间。他好久没拿定主意给她复信。原来她的一位哥哥在收到他的详细解释后，曾经觉得受了委屈。过了几个月，当歌德大病初愈后，仍然把信寄出去了。现在，他正给他很早以前曾经爱过，而现在很想帮助他的这位贵族妇女写信。自尊心和内心自由并未掩盖住歌德在字里行间的温柔和恭顺。

“……我一生对自己、对朋友都是诚实的，在人世间的一切事业中，我总是力求攀上顶峰，您和您的朋友们何尝不是如

此！当阳光还在照耀我们的时刻，让我们今后也这样行动吧！如果这样，我们将会为自己的未来感到平静。在我们天父的王国里，有的是欢乐的地方；假如在这里，在人间，他还能赐给我们如许多快乐的地方，这当然就意味着他在天堂里也会关怀着我们的。也许到那时，我们在人间未能实现的一切都会如愿以偿：我们将看到，我们相互之间会爱得更加热烈。请怀着平静的忠心记住我吧。”

歌德对奥古斯塔很温和，但并未屈从于她的规劝。从前他曾经这样说过，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多神教者；作为一个学者，他是泛神论者。这样说绝不是偶然的。现在，他年事已高，时时处处都显出他是个彻底的泛神论者。

歌德坚决跟一切热中宗教的人划清界线。不，他不承认任何教派，也不相信任何奇迹！歌德完全象靡非斯特一样，他那最敏锐的嗅觉能警诫一切神秘对他的诱力；他始终停留在可以触摸的王国里。“我不是为此而生的，”歌德给一位自然科学家写信拒绝读他磁学论著时，故意夸大自己的感性色彩。“当我的眼睛闭上，大脑就不再控制我，这时我体验到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进入完全自然的梦境。要是我回忆起我曾一度是赋予自然界奇迹以那么多宗教意义的拉法捷尔的朋友，我本人会感到惊异的，我怎么没曾陷入诱惑之中呢？我曾经很象一个在小河边来回走动却根本不曾想到要洗一洗澡的人。所以，很明显，我的情绪和大自然很合拍，否则这些情绪不会一直坚持到老年……但是如果还要和一种连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东西发生冲突，那么对待它实在不必太认真了。诗人凭着自己的谦虚精神，必需承认，他所处的情况很象白日作梦，许多东西也好象是从梦中产生出来的。”

任何宗教的和神秘的定理都让科学家歌德感到无法接受。任何人都无法把他从自然界引诱到超感觉的世界中去。即使在老年，歌德也无论如何不出卖为他打开宇宙的眼睛和智慧。

他已年逾七旬。现在，他退出生活，囿居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进行创作，在魏玛和耶拿打发自己的时光。获得智慧和安宁后他继续研究、写作。一个从未见过的现象立刻使他感到震惊……拜伦金光闪闪的身影掠过欧洲。古老的欧洲经过多么漫长的时代才第一次看到一位艺术家，他的生活比他的创作更光辉夺目，虽然 他 的 创 作也并不逊色于他的生命。这是充满自我摧残、享受和痛苦的生活，它那吞噬一切的欢乐的火焰，把自身烧成了灰烬。这生活恰似歌德在拜伦诞生前借浮士德之口说出来的那两句话的体现：

我耽于享受，一面扑灭情欲，
一面用享受把情欲滋养哺育。

拜伦（他只活了三十五岁）的天才好久没有获得艺术的体现，没有找到与它相符合的题材。拜伦诗作的精神是呐喊。他并非无故地抱怨拿破仑抢走他的荣誉。拜伦是英国的一位勋爵和贵族。他英俊、勇敢、很有教养。不幸的婚姻使他蒙受了耻辱，因此他不得不离开祖国。拜伦所属的英国上流社会非常迷恋他的诗歌，但对他本人却采取排斥态度。整整十年他在南欧到处流浪，没有定居之处。他是意大利最漂亮最显贵的妇女们的情人，也是伟大艺术家和最杰出人物的朋友。

拜伦那些豪放而忧郁的诗歌使他名扬天下。但这位用诗来反对整个上流社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无所作为、优柔寡断的

人。在他身上仿佛有一股自我摧毁的自然力。

歌德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和拜伦大相径庭。他的艺术同行谁也不能跟他分庭抗礼。与他相比，他们都显得无足轻重。他们全都很快地败倒在他面前。

可是到了晚年，歌德遇到了与自己旗鼓相当的艺术家。

起初，拜伦的个性的确要比他的诗歌更能吸引歌德的注意。但后者也并非很快就了解他的个性的。"拜伦忧郁的热情和他对自身的疯狂仇恨使我很反感。虽然我渴望接近他那伟大的个性，但是他诗歌的特性吓得我完全离开了他的缪斯……"为什么拜伦会给歌德留下这样的印象？原来歌德舍不得把"伟大的"这个形容词用在同时代人身上，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他只对拿破仑用过这个形容词。歌德从未和拜伦谈过话，也从未见过他。因此，他怎么也感受不到拜伦个性的魔力，至于拜伦的功勋，他也没把它看在眼中。起初，拜伦的诗歌与其说是折服了歌德，还不如说是刺激了歌德。

拜伦的天才和豪放、他那生活的疯狂节拍、强烈的感情外加上悲观忧郁，把歌德吸引住了，其实这些感情从前也曾经激动过歌德本人。这位英国诗人因为没有公职，在冒险、旅行、爱情中消磨自己的生命，而歌德也曾经热中于这种生活。不过，这位德国诗人的一生是按另一种方式度过的。在这方面有过错的仅仅是德国诗人现实生活的局限性——父辈的暮气、法兰克福律师阶层的目光短浅、富裕的银行老板之家对他的爱情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花园别墅里的阴暗角落和通道以及本国报刊的一管之见等。

回首自己的青春时代，歌德看到，异邦年轻诗人的感情，并未超越他本人昔日的感情。不过，在涉及到生活表面的各个

方面，诸如爵位、财产、女人、决斗、突变、旅游等等，不言而喻，歌德是不能和他平分秋色的。歌德赞赏这位闪闪发光的人物的绝对自由。

但歌德也清楚地看到了拜伦的不足之处——他内心充溢着浮夸和不实在的东西。他看到，拜伦不断地用个人的热情来刺激和振奋自己，他是一位天生的自我摧残的天才。“拜伦生活和创作的风格妨碍着对他进行公正的评论。他本人常常意识到什么东西在折磨着他自己……未必能找到一个人，他会不怜悯拜伦那难以忍受的痛苦，而拜伦却遥遥无期地沉湎在这种痛苦之中，经常回到这种痛苦之中。”歌德甚至在赞叹众所周知的《浮士德》异种——拜伦的悲剧《曼弗莱德》时，也尖锐地批评了这个剧本。“归根结底，使我们厌倦的是他那无限绝望的忧郁的热情。”在同朋友谈话时，歌德曾郑重说过，六个月之后，他大概要写一篇文章批评拜伦。

可是突然间，谁也没曾料到，歌德满腔热情地赞扬起拜伦来了。拜伦那富于幻想的生活的传闻也传到歌德那里。他在赞扬拜伦的同时也顺便赞扬了他的诗歌。恰好在这时，拜伦给他写了献词。歌德感到十分愉快。他真的写文章来评论拜伦，评论他那“罕见的生活和创作”了，他说，“在上几个世纪里，我们未必能找到一个人的生活和创作象他那样不同寻常、那样超群出众”。歌德用那样惊叹的语气评价了《该隐》和《唐·璜》，说这是“天才横溢的作品，创作这些作品的诗人还不知道有什么作品能与之相匹敌。”

在私人交谈中，歌德的评价比较清醒。他发现《唐·璜》比拜伦以前所有的作品更宏伟、更丰富，但不断的重复也使人腻烦。“祝拜伦成为一个写生画家吧！他的画如同黄金一样贵

重。”

歌德从朋友的叙述中得知，拜伦要把悲剧《萨达纳巴勒斯》题献给他。悲剧出版了，但没有献词。不过，歌德还是费劲地找到了这部悲剧，用石印把它印了出来，分送到朋友们手里。在拜伦下一部作品问世时，确实附有献词了。歌德激动得不知怎样感谢才好。

其实，拜伦的生命正向巨大的高峰飞腾。他准备和几个朋友渡过海洋，到艾拉多斯①去，把自己的财产、热情、天才和意志都献给希腊摆脱土耳其压迫的伟大解放事业。当时拜伦三十五岁，而歌德已经七十岁了。他完全意识到拜伦献身的事业——是他个人所不能实现的伟大的事业！终于，他认为拜伦是一位英雄。他当然并不怀疑，这位英国诗人两年来一直想进行这次旅行，他的动机是崇高的，探奇冒险的渴望在折磨着他，他疲倦了，厌烦了，他要去干番不平凡的事业，他已经预感到："是时候了！"因为他生活的第五幕已经开始。如果歌德怀疑这一切呢？——不，他不想怀疑。

突然间，歌德从热拉亚收到准备渡海的拜伦给他带来的谦恭的便函。拜伦向他推荐自己的那位捎信的朋友。老诗人感到非常激动。他急忙向拜伦寄去了自己的问候。在渡海前的最后一刹那，拜伦收到了歌德的问候信，于是急忙回了一封信。他给歌德写了一个简单的有关自己生活和行动的报告。拜伦感谢歌德给他寄来的诗《转告我的朋友》。只消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明拜伦当时的激动心情：他把歌德的话当作吉祥的征兆，并希望归途中能够来探望他。

---

① 古希腊人把自己国家称为艾拉多斯。

使歌德深受感动的是，拜伦在临渡海前还能抽出时间给他写了整整一页信。“我将把它当作结盟的贵重证明一样，保存在我最重要的文件之中。”拜伦渡海而去了。

整整一年，拜伦杳无音讯……

不久后，歌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恐怕拜伦挺不到老年……”但“拜伦”这一场戏对歌德的创作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夏季里有一天，在马里耶巴德，歌德打开拜伦的信，这封感人肺腑的信好象是临终时的“告别”。

歌德情绪非常好。他正在恋爱。对象十九岁，歌德本人则已经七十四岁高龄。

这已经是第三年了。一到马里耶巴德，歌德就在列文卓夫太太家租下一间房。十五年前，在卡尔斯巴德，歌德曾对这位太太献过殷勤。他记得，他曾把她和潘多拉作过比较。当时她刚跟丈夫离婚，带着三个孩子；最大的四岁。从那以后她又一次嫁人，又一次丧偶。现在她是奥地利一个伯爵的女友；伯爵是天主教徒，不能和她结婚，在马里耶巴德，伯爵造了一幢有利可图的房子，出租住房。经济上的事务由伯爵女友的母亲——德国北方出生的一位女贵族操持。所有人住在这里只是为了挣钱。

歌德住在列文卓夫家感到很好。他已经不向她家的第二代献殷勤了，但向第三代献殷勤自己又显得太老。封·列文卓夫太太的闺女现在都长大了。他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夏天，大闺女乌丽莉卡刚满十七岁。他和她一道玩耍、解闷、也教给她一点知识，让她阅读一部长篇小说新写的章节。“从前写的那些章

节里有些什么？”乌丽莉卡问。他就和她一起坐到长椅上，给她讲述《维廉·迈斯特漫游时代》。她还无法读到这本尚未出版的书。

第二年，他就爱上了她。在这之前的几星期，他给魏玛写信说：“我生活得很糟，谁我也不爱，谁也不爱我。”

在歌德爱慕的女子之中，乌丽莉卡是最无姿色的。但对于他来说，她代表着青春、舞蹈和魅力。在少女的形象诱惑着老人的时候，他正好遇到了少女——乌丽莉卡·列文卓夫。

在歌德看来，她的确是迷人的。她的鬈发完全象克利斯蒂安或玛丽安娜，是褐色的。眼睛淡蓝色。温柔、苗条，象含苞待放的花蕾。她还不参于自己家庭里的肮脏勾当。就这样，乌丽莉卡成了歌德的“囡囡”，并以自己的这一绰号感到自豪。要知道这样颂扬她的是一位善良的父亲，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的确，她现在还读不懂他的书，但总有一天她会读懂的，这些书当然会很有意思。

没有一点迹象说明乌丽莉卡被魔力般的欲望吸引住，也没有一点暗示说明她探察过诸神居住的老人心灵。

歌德知道这一切。他甚至不想在诗里塑造乌丽莉卡诗意葱茏的形象。她仅仅象悦耳的声音在他诗里穿过。

他甚至没把充满这悦耳声音的诗献给她。回魏玛后，他写给她的那些信是最审慎的。“我的亲爱的，您那封美好的信使我非常愉快。即便没有这封信，爱您的父亲也会永远记住自己美丽而忠实的女儿。现在，您那动人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显得更加活泼、更加清晰、更加鲜艳！特别当您非常想我的时候，当您想对我说出您非常想我的时候，……”他请求转告她那可爱的妈妈，他喜欢回忆她就象回忆遥远时代的一颗明星。“所

以，我的亲爱的，我多么希望您能象闺女那样今后常常想着我。忠于您的约·沃·封·歌德。”

二月里，歌德患了重病。冷得直打颤，体温持续上升，眼睛疼痛。整整八昼夜，他是坐在沙发椅上度过的。两个医生认为他没有希望了。“你们把全部本事拿出来，你们仍然救不了我！……死神把我包围住了，她在各个角落里窥伺着我……我要死了……”后来，他恢复了知觉，开始给小孙儿唱歌，了解有谁来访过。第十天上，他发怒了，因为医生们不给他矿泉水喝。他认为矿泉水有治病的效能。“假如我应当死，我要按自己的方式死！”歌德怒吼着，逼着他们给他矿泉水喝。第二天他变得更好了。他骂身边的人，说他们已经四天没有代他记日记！几天后他谈起他的病，就象谈起一件往事一样。但，他根本不谈他的才略，也不谈退职。不，他浑身充溢着生活的愿望、力量和苦恼。全身心地沉浸在各种兴趣之中。

当然，他之所以能摆脱这场重病，跟喝矿泉水并无关系。他想活下去。他最后一次渴望恢复青春。

六月。歌德又一次来到马里耶巴德朋友家里。他觉得自己比从前更年轻、更健康、更有精力了。但他的神经非常不健全。音乐使他哭泣。甚至军乐声也使他受到感动。炎热的夏天来临了。随着温度的升高，爱情也在他内心中滋长着，他的心变得越来越焦灼。姑娘好象也醒悟过来，她不再给歌德写情书，四面八方都有人盯着他，他不得不非常谨慎。尽管这样，他向乌丽莉卡献殷勤的消息仍然落到奥地利侦探的报告之中，并且传到梅特涅那里。过去歌德常常以隐私相告的策里哲尔坚信，姑娘对他也是以爱相酬的。

无论如何，上流社会的一切常规是要遵守的，歌德不只是

和乌丽莉卡在一起，而且还和她的几个妹妹在一起。他把自己的水晶拿给她们看，送巧克力糖给她们吃，欣赏她们跳舞。大家常常到半夜才回家。

八月到了。歌德不得不暂时和乌丽莉卡告别。这家人都到卡尔斯巴德去了。稍晚一点，歌德也到达那里。

详细的日记透露了这风流韵事的细节。“遇见这群姊妹。追上她们的马车真高兴……在房间的凉台上和在房间里的一瞬。有灯光的前室……思量过去的一切，思量最近大概会发生的一切……平静的夜。恬静的睡眠。”

在献给姑娘的短诗里，含有强烈的情欲，尽管他竭力把它隐藏在快乐之中。

“要实现一切。”——结婚。

十五年前，他追逐乌丽莉卡的母亲。当时他还不到六十岁，是个精力充沛的男子汉，漂亮、健壮，平易近人，作为生活的主人，一群美女围着他转。也许他当时想和端丽的、二十岁出头的茜尔维娅·戚格扎尔结婚，但，当时那种不自由的命运阻挡着他。现在，不消说，已经为时太晚。而也正是现在，他自由了，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命运之神又好象故意在为难他，他周围的空气充满了诱人的爱情。卡尔·奥古斯特在这里，李赫特别尔赫斯基公爵和维也纳的许多伯爵也在这里，他们全都和美女同居。荷兰前任皇帝身体不佳，但他也仿效他们。正如十五年前一样，歌德周围又是一个美女世界，真可称得上莺声燕语，一片生气。

姗姗来迟的欢乐、幻想的幸福，在激动着歌德。但是，他不能忘记他有儿子、儿媳、荣誉、声望。难道在他内心生活丰满、外部事件贫乏的漫长人生道路的最后旅程中，他突然要迈

出这空前的、出人意料的一步吗？难道德高望重的老人歌德要在魏玛爱说俏皮话的人的眼皮下、要在全体德国青年的眼皮下、要在全世界的眼皮下，突然创造出一件闻所未闻的奇迹——娶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作妻子吗？但是，假如六十年来他的心灵和周围世界的矛盾不能最终摆脱，那么，他还要这荣誉、这含辛茹苦的战斗生活干什么呢？难道另一个诗人——拜伦勋爵不允许自己有充分的自由吗？难道不是这些不加节制的欲求为他征服了整个欧洲吗？伴随着朋友的喜悦和敌人的诽谤的拜伦的形象，在希腊英勇的战斗中矗立起来了，这是歌德在诗里歌颂的形象，是他不知疲倦地讲述和打听的形象，——拜伦的形象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促使歌德采取最后的决定。

歌德在收到奥蒂莉的信的同时，也收到了拜伦在里伏诺离岸时写的几行字。歌德正是在这时给儿媳妇写信。他小心翼翼的告诉她："在这时候，我收到拜伦勋爵的信。但是要回信就得涉及到完全不同的其他问题。过几天我在这里的故事就要结束……暂时很满意……我还想说的一切，只好等到我自己动笔来解释——大概又是深更半夜了……你记住，我们将得悉许多重要的事情，当一切都过去时，你就会明白，我略加品尝后就喝干的一大杯甜酒是多么苦涩。你本人将感到，正是在此时此刻和拜伦告别，对于我来说，这意义多么深远而巨大。我觉得，在假面舞会中，我突然了解到在我的生活中应当起关键作用的东西。但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的只能是带来欢乐和喜悦的具有魔力的青春，这个作用也许要大大超过它原来所希冀和理解的程度，从而使它感到非常惊讶。

"令我感到绝望的是，和那些所谓优秀的、爱说俏皮话的人物处在一起，我常常很不自在。为了充实我们的小团体，再

有三、四个人，我们也感到不够……要是结果和我的希望和理想一样，那才好哩。爱你的真正的父亲歌德。”

这封好象是从《亲和力》里抄来的信，看上去充满着隐秘的思考、探索和请求。字里行间，闪耀着对青春的过高的评价和对老朽的明显的厌弃。歌德仍然象当年那个苦闷孤独的青年人一样，在求爱。

大家渐渐走散了。漂亮的衣服、帽子和行李正在消失。歌德担心，他那别墅的凉台也快要完全空了。正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一位女子，她很快就开始在他心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她的年龄三十岁开外，完全象玛丽安娜·维列美尔当年和他初次相识时一样。她也是个演员，不过要比玛丽安娜漂亮得多。简直象科罗娜或者丽莉一样地美。一个了解女人的内行是这样来描绘她的：优美、活泼、体格匀称、富于幻想、同时又非常自然，她那双明眸顾盼生辉，面部表情令人心醉，又同时带着几分稚气。

和波兰美人玛丽亚·什马诺夫斯卡亚认识后，歌德领着她一起在雨中散步。玛丽亚是一个大家庭中的妻子和母亲。她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孩子，还要照顾兄弟姊妹。只是在音乐中她才能表露她那高尚的幻想和淡淡的哀愁。她的演奏，她的遭遇，给爱慕她的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歌德把她当作崇拜对象，开始迷恋于她，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命运本身给他送来了新的崇高的爱。和这位波兰女钢琴家一起来的还有她那可爱的迷人的妹妹，后来还有一位德国女歌手。乌丽莉卡消失了，在他手里只留下她的一只手套，就象在浮士德身边只留下海伦的衣服和面纱一样。歌德——这位新维特，溶化在音乐和眼泪之中了。

他看这位波兰美女多久也看不够。他听她弹旧式大钢琴多久也听不够。在他的诗里，新的拜伦式的情感越来越浓烈。

有一天，他上山去了。对当地的岩石起源发生了兴趣。他的朋友在这里的几处断口发现页岩的形状很特殊，认为整个高原都是由这种页岩构成的。但歌德推翻了这种过于仓促的结论。他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太不可靠："就好象，假如一个姑娘在第一天吻了我，又在第三天吻了我，我就可以据此断言，她在第二天没有吻过任何一个外人一样。"就在这时，他象年轻的小伙子一样跳了起来，跑去观察断口和山峦；这边敲敲、那边听听，就象在敲击它那古老的心脏。

最后，歌德来到卡尔斯巴德找列文卓夫一家。生日前夕，他站在大厅里细心观看跳舞的姑娘们。"终于有一位波兰女士邀请了我。我和她一起跳波洛涅兹舞①，而在暂时交换舞伴时，我几乎和所有最年轻漂亮的姑娘握了手。"明天是歌德七十四岁寿辰。他喝完列文卓夫三姊妹敬给他的一杯酒，然后在酒杯上刻上一组花体字。这一天在耶拿的广场上，大学生们组织政治游行来庆祝他的生日。九月。眼看就要告别这家人了。必需作出决定。

当时，歌德常把自己的机密告诉大公。卡尔·奥古斯特则到了老年，也经常向歌德请教。后者成了听取他的忏悔和调解他的无数爱情纠葛的人。大公很乐意接受歌德的委托，也许，他还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心情。要知道，在自己多情的青春时期，他常常感到自己受着诗人无声的责备！

魏玛-萨克森大公请冯·列文卓夫把大女儿嫁给他的首相、

---

① 波洛涅兹舞是波兰一种旧式的隆重交际舞。

枢密顾问封·歌德，但被拒绝了。是谁拒绝的呢？是母亲还是女儿？

乌丽莉卡·封·列文卓夫在年老时证实，她一直把歌德当作一位慈祥的父亲来对待。她知道，他是个有家庭的人，他不需要女主人。所以她没有接受他求婚的念头。但所有这一切是在事情发生后过了六十年或七十年才说出来的。她的忏悔也许只是杜撰。她所以不出嫁，说不定是因为她看清楚了面前还有一段漫长的无落无着的生活。不过，在另一次，这位老太太肯定说，当时，只要她母亲同意，她当然会接受歌德的求婚。第二次忏悔似乎更真实。歌德的诗和策里哲尔的日记都证实，乌丽莉卡不仅听从了布法剧[1]中一位弱小老头的哀求，而且也领略到了一个青年热烈的亲吻。

母亲请求大公无论如何也要慢一点把拒绝的事告诉那位枢密顾问；于是，歌德带着不明确的回答，离开了。但，他刚一和姑娘告别，强烈的激情就摧毁了一切障碍，暴露了出来。在路上，在旅行的马车里，歌德写出了他晚年最著名的诗《马里耶巴德哀歌》。他对待这首诗永远那么深情，就象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对待晚生的婴儿一样。这首诗收入他的《爱欲三部曲》之中。

歌德认为，他这首哀歌是在拜伦的影响下写成的。在这首诗的题词中，他借用了自己《塔索》中的一句话："在一个人痛苦得说不出话来的地方，上帝让我诉述我怎样在受苦。"

期望重新相会的日子会带来啥？

---

① 布法是意大利喜剧性的歌剧。

莫非是那至今还在盛开着的鲜花？
花里是天堂还是地狱？是乐还是苦？
但磅礴于你那心灵之中的唯有幸福。
何须怀疑，她正倚在天国大门之前，
你炽热的爱情——便是天上的花园。
…………

离别的时刻，截断那欢乐的波涛，
你最后一次把心上人亲吻、拥抱。
你走着——延宕着——跑出天堂，
恰似被那天国的六翼天使赶跑。
你瞅着那黑暗的路——满眼忧伤，
回头一看——天国之门已经锁上。
…………

世界毁灭了？还是那高傲的悬崖？
在晨曦中再不把金色的光芒散发？
为何大地迷茫一片，露珠不再闪烁？
为何不见那绕过田野和森林的小河？
为何在笼罩人世的蓝色苍穹之下，
再没有那五彩缤纷的以太的光华？
…………

是她，在天国的大门口把我迎接，
又沿着那莹莹玉阶引我步入圣殿；
又是她，用告别的热吻送我启程，

然后又追上我，赐给我最后一吻。
她那婀娜多姿的形象，瞬息万变，
象烈火一样深深地印入我的心田……

这时，在魏玛传出消息：歌德要结婚了。他一到家，便开始了一场可怕的争吵。这样残酷的场面，歌德还从未经历过。首先起来反对他的是他的亲生儿子，尽管他各方面——生活、福利、地位——都有赖于这位父亲。奥古斯特狂怒的原因，在于父亲想使他失去家中的优越地位和部分遗产。歌德的那位当大臣的朋友是这场吵架的目击者，他写道："儿子愚蠢的毫无怜悯之心的怀疑、愚昧的鼠目寸光、对乌丽莉卡的无比仇恨，不言而喻，是不会让他平静地、小心地度过这场危机的……儿子在各方面都显得非常凶狠。"夏绿蒂·席勒也这么说。奥蒂莉真的病倒了，变得沉默不语，她妹妹在歌德家里料理家务，就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她还唆使奥古斯特攻击歌德。歌德不在家时，奥古斯特又是酗酒，又是威胁要移居到柏林去。当然，老人不是为统治这些人而生的。他竭力要结束这些传言，尽量坚决地表示要反对仓促的婚姻。然而他却秘密地向古玩商订购了象征幸福和成功的纪念章，其中还有一个大纪念章的图案是描绘结婚礼典的。知道这件事的只有笔录他的口授的那位文书。歌德甚至没向那位大臣说出全部真相。

"曾经和我交谈过的斯太尔夫人非常正确地指出：'您需要引诱。'我心情非常愉快，整整三个月一直很幸福……现在我要一冬天躲在自己的窝里，尽可能在里面艰苦地熬日子！……多么荒谬啊，这个冬天柔丽（厄格洛芙施太因）不在这里。她并不怀疑她使我失去的东西有那么多！她原来不知道我多么爱

她。对于您嘛，我可以说实话，尽管在这一点我和你是对手……请相信，安静的时刻老梅尔林[1]总是在自己的洞穴里回忆着不在身边的人。”

歌德赞美乡村生活——在那里生活自由。他象这样一位园丁，只有当一个外人要求采一束花时，他才发觉他的花有多么美丽！同时，他也一下子就回想起那位非常漂亮的波兰女人。她象空气一样柔软无形，声音永远使人感动。听她演奏，真希望钢琴声永远不要停止。他从信箱中取出什马诺夫斯卡亚的信。从她的笔迹中可以判断出她的性格。他满怀激情、非常动人地读着自己献给女钢琴家的诗，后来又向那位大臣承认，在自己的家里，他受到很大委屈，他斥责奥蒂莉，最后才向那些大臣讲述了自己恋爱史。“我的恋人还将给我招来很多麻烦，但我全能应付过去。伊弗拉德[2]用这个情节真可以写出非常出色的小玩艺来：一个过分溺爱年轻侄女的年老的叔叔……”

歌德极力想分散自己的那些痛苦的想法。他在家里布置了一个沙龙。每天晚上都准备接待客人。只要愿意，他们谁都可以在这里读书、闲扯、弹唱。他本人则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会儿出门到朋友那里去，一会儿又回到自己家里来……

歌德出现在来客之中，给他们看自己过去画的风景画。可是他说，现在他已经不会画这样的画了。话题转到拜伦身上。他象过去一样，对对方很赞赏：“我认为只有拜伦才能跟我并驾齐驱。”同时，他还赞扬了波斯人，他们公认只有七个诗人是伟大的。“顺便说说，原来在未经承认的人中间还有些超过我本人的精灵鬼。”

---

① 梅尔林，中世纪圆桌侠客传说中的魔法师、预言者。

② 伊弗拉德（1759——1814）——德国著名的演员、导演和戏剧家。

秋天到了。他仍然惊慌失措、犹豫不决，精神上感到非常孤独。正在这时，什马诺夫斯卡亚突然来了。她出人意料地和她妹妹一起来了。穿着一件镶白花边的褐色衣服，帽子上插着玫瑰花。她在歌德家里住了几天，整天和他在一起玩。他请来朋友，为她举行音乐会。朋友们问："难道她还能弹得象古梅尔① 一样？"歌德回答说："请您注意，她还是位漂亮女子！"

什马诺夫斯卡亚的音乐会结束后，歌德又举行晚宴。不知是谁提议为回忆这次晚会而举杯。他坚决表示反对："我可不承认您所说的那种回忆。我们不可能让接触到的一切重大的、美好的、富有意义的东西从心灵深处浮现到表面上来。不可能。它们应当立即和我们内心所有的一切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我们所思念的昔日不会再存在，真正的思念总是有成效的。它会帮助我们去创造更新的东西。难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对于这一点还不相信吗？这位雍容典雅的人永远在我们心中，和我们在一起，您认为她离开了，可我永远把她珍藏在自己心里。"

第二天什马诺夫斯卡亚走了。歌德竭力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但他的眼神却流露着哀痛。他含泪拥抱了这位女演员和她的妹妹，久久地从敞开的大门里目送着她们。

什马诺夫斯卡亚刚走，歌德又病倒了，而且病势象年初那次一样重。但是谁也不来关心他。奥蒂莉走了。儿子气呼呼地绷着脸。乌丽莉卡·封·波格维什也不见了。策里哲尔却不期而至，他带着害怕的神色看到自己的老朋友孤孤单单，被人扔下不管，于是下了决心，歌德的病一天不好，他就一天不走。"我看到了什么呢？一个被青年时代的爱情和全部痛苦所刺痛

① 古梅尔（1778——1837）——德国钢琴家和作曲家。

了的人！”歌德把自己的恋爱经过十分详细地告诉了策里哲尔，讲了好长时间。策里哲尔好几次用他那宏亮的嗓音给他朗诵了《马里耶巴德哀歌》。老人用漂亮的书法把这首诗重抄了一次，存放在卡尔斯巴德的锦杯里。它永远在他身边，就象一剂能治好百病的良药。两个老人就这样坐在房间里，互相朗诵着爱情的诗篇。

歌德仍然抱着希望，仍然在等待着乌丽莉卡。不过他已经安静下来了。怎么来处理家庭给他施加的压力和儿子猖狂的威胁呢？又怎么来去开导姑娘和姑娘的母亲，让她们不再犹豫不决呢？……有一个情况迫使他采取了最后的决定：他自己觉得，他心灵的大河渐渐变浅了。要知道，得到乌丽莉卡，歌德就得到了女人、青春、生活！他心头还存有一线暗淡的光明，他对未来无疑还寄托着希望。在一首三月写的、献给《维特》出版五十周年的诗里，这一点有力地显示出来了。现在这本书出了新版，也就是纪念版。

你——走了，我却任凭命运颠摇，
你撇开人世，失却的东西却很少。

…………

我已注定了要跟命运作殊死抗争，
这是别人的意志，还是决定于我自身？……

…………

看周围一派光明，那陌生的欢乐，

又重新掠过了我黑夜沉沉的心窝？

…………

瞧这就是幸福！它使你欣喜若狂，
那女性的美色，实在是势不可挡！

…………

究竟是晚是早——他全知道，
被束缚的飞行真是寂寞无聊，
相会是光明，离别是痛苦，
重新相会使生活充满幸福。
欢悦稍纵即逝，年年月月，
总是遥遥无期的分隔离别。
…………

你眼里闪烁着温柔的泪花，
这离愁别绪是多么的可怕。
你抛却我们既悲哀又高兴，
你死去我们大家却热泪淋淋。
那叫人难于理解的命运啊，
又把我们领向激情的迷津。

…………

主呀，快告诉祈求安慰的受苦人，

他们内心烦恼和苦闷的底蕴。

…………

毫无疑问，写这首诗的人弃绝了最后获得真正幸福的机会。不久后，列文卓夫一家给他写信，建议夏天再相会，他拒绝了。从今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第十二章　凤凰涅槃

德高望重的人。——艾克曼。——我们的事业打破家庭的安宁。——奥古斯特变成酒鬼。——克涅伯尔、梅耶尔、策里哲尔——大公和大公夫人。——冷峻的权势人物。——家庭勋章。——客人们。——誉满全球。——玛丽安娜。——席勒的颅骨。——巨大的劳动。——《温和的赠辞》，——《浮士德》第二部。——莎士比亚。——社会观点。——魔鬼的瞬息。——对立性。——信念。——气象学和植物学。——大公逝世。——献给卓莱卡的诗。——热情。——大公夫人逝世。——讽刺。——儿子逝世。——最后的孤独。——《诗与真》的最后一部。——危机。——《浮士德》的结尾。——奥蒂莉的天地。——最后一次生日。——科学。——最后几周。——最后一个早晨。

晨曦穿过绿色的小百叶窗，射进狭窄的小房间。老人睁开眼。他虽然醒了，却还没完全清醒过来。他睡的时间很短，没有梦见什么。随后，考虑开现在该做什么。很快起了床，穿上白法兰绒睡衣，打开小窗和护窗板。已经是六月天了，但还感到有点凉意。现在才凌晨四点。老人转过身来，眼睛望着窗户玻璃，从玻璃里看到了自己的容貌。这容貌是他生活的见

证。

老人的嘴唇深深地瘪陷下去，嘴唇里面已经看不到牙齿，嘴唇上方竖着一个大鼻子，给人的印象是：温顺之中透出几丝悲哀。从前那富于弹性的面颊和脖子变得瘦削了。干瘪的脸皮包着突出的颧骨。只是前额还和从前一样显得很宽大，满头雪白的银丝，一双威严的黑眼睛闪闪发光。八十年来，这对眼睛一直是歌德思想和生活的媒介。这双不知疲倦的眼睛如饥似渴地观察着周围世界，在漂浮的云彩里，在沉睡的岩石中，在植物的叶纹上，在史前动物的颚骨里，在光线的折射中，在爱慕的姑娘的眼神内，揭示出“神灵般的东西”来。

老人感到一阵阵发冷。于是，拖着沙沙发响的碎步，走进隔壁房间，习惯地向大壁炉走去，好象它还在炽燃着。有两扇照明窗的办公室和卧室一样，没有装饰品，除开床和脸盆外，只有一把大圈椅，但是，他几乎从未用过这些东西。那种大办公桌也是空空的，只有“终身的忠仆”——笔和墨汁在这里等候他。桌子四周放着几把硬木椅子，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书架上放着一排排简装书籍，门上挂着声学图表。沿着四周墙边还可看到一些不大的仪器。房间里笼罩着一种不安的气氛。无论是椅子，也无论是沙发，都无意邀请主人休息。这里的一切都在敦促着主人进行聚精会神的创作。

简朴的办公室里，有一夹子白纸放在大火炉子旁。歌德走进办公室，打开夹子，重新读完昨天写的东西后，便继续写作。他在写《浮士德》中《瓦普几司之夜》这场戏。这些东西他只是简短地起了个草稿，细节留待以后再展开。他字迹清晰，一行一行非常均匀地连成一个整体。老人和他作品的形象整整进行了两小时的对话。有时他在房间里踱着缓慢的步子，走到

窗前，看着洒满露水的花园；那最早传到他房间来的是鸟叫声和马蹄声。他重新合上夹子，不再写下去。

整个官邸渐渐苏醒过来。仆役弗里德利希走了进来，默默地向主人鞠躬、请安，给他送上美味的早点。柏林、巴黎、米兰……的报纸来了。老人没有翻阅，却一下子抓住了几封信。信里写了些什么呢？一位青年人又要他谈谈对自己诗的看法；一家杂志不惜重金，请他撰稿；一个女画家想给他画肖像；有人因为他在《漫游时代》里刊印了《新美卢集娜》而感谢他。还有那策里哲尔苍劲有力的笔迹。有趣的是，这位孜孜不倦的可爱的朋友今天又将讲述什么故事呢？

他一边看着信，一边嘲笑柏林宫廷和贵族社会的流言蜚语。教授们读了最近一期的《艺术与古迹》后，气多么大啊！小鬼沃尔弗赫溜进房间，跑过来搂着爷爷。他一下子拉开专放他个人东西的那个书桌抽屉：里面放着他所有的玩具。他很快把玩具摆好；老人满意地看到，第三代人继承了他爱好整洁的特点。沃尔弗赫很聪明，他把自己的玩具放得又整齐、又对称，完全象一百年前他的法兰克福的祖先一样。小鬼很会讨爷爷的欢心，爷爷终于把偶尔锁在橱里的几颗樱桃给了他。小鬼马上就跑开了。从远处可以听到他如何一边笑，一边和没报告就进办公室来的秘书堂先生打招呼。这时，仆人弗里德利希正在帮老主人穿衣服。秘书进来时，他已经穿好了褐色的常礼服和长筒靴子。

弗里德利希稍微整理了一下房间，便坐在靠背笔直的硬木椅上，在桌子上摊开纸张。歌德坐在对面，手放在靠垫上，开始用他那令人惊异的温柔的低音口授诗歌。他刚口授完诗的初稿，就站起身来，把手背在腰上，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并没

有停止口授，一口气，就述说出昨天的日记，然后是定购鹅肝的订单，接着是一篇评论自己作品法译本的文章（摘自载于巴黎各刊物的评论），以及一份分析、评论新希腊诗歌的纲要。

口授进行着的时候，来了一位客人。他唯一的引荐材料就是注明他远方住址的一张名片。仆役等着回话，歌德好象在估量手上的这张名片要占去他多少时间，也许通过它会得到一些新东西。“接见。”——歌德作出了决定。他下了楼梯，走进一间宽敞，明亮，但又略显低矮的客厅里。穿过直通大客厅的甬道，向他迎面走来一位腼腆的青年人。

老人鼓足劲，挺直腰，手背在身后，一动不动地站在大厅中央。青年人走上前去，慌慌张张地不知嘟哝了些什么。老人并不想帮助他，相反，他在聚精会神地思考着，如果需要的话，怎样用一个词对他的诗歌作出评价？怎样把这位素不相识的人的脸、眼、身体、举止、衣着和言语都摄取过来？仿佛他要逼出来访者的秘密，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好……这是歌德创作欲念高度集中的一瞬……。

最后，他古板地点了点头，给客人指指椅子，然后坐下。被主人的沉默和冷淡弄得惊惶失措的客人，想说几句恭维话。于是，从歌德那未曾开腔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嗯”，这一声“嗯”把客人吓得噤若寒蝉。这时，歌德也不寒暄，就开始问起他在远方城市和在国外的情况。客人渐渐活跃起来。他确实知道得很多，讲述了好多有趣的事。老人凑得更近，提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来访者因而也变得越来越自然。他很满意自己能引起歌德的兴趣。然而，当主人站起来，把手放在他肩上，请他在两点钟来吃午饭时，他却怔住了。主人还想从他那里打听许多事情。

不一会儿，歌德回到办公室，在室内走了走，并不要求把记录好的东西读一遍，就从中断的那句话开始，继续口授下去。

过了两小时，他下楼，步入餐厅。奥蒂莉向他走过来。他吻了一下她的前额，亲切询问她的头怎么样了，他摸了摸孙子的鬈发，又把手伸给儿子。儿子立刻兴致勃勃地把最近城里的传闻大声告诉他。歌德一声不响、很有耐心地听着。奥蒂莉想扭转话题。奥古斯特给了她一个冷眼。这一切歌德都觉察到了，但他沉默不语。然后，他问奥蒂莉的妹妹乌丽里卡生活得可好？乌丽里卡耸了耸肩，表示不解。正在这时，早晨的来访者走了进来。歌德把他介绍给在场的人。大家坐在桌边．于是歌德又接着早晨所谈的问题继续问客人。幸亏这位青年对自己国家的地理情况还知道一点，为了防备万一还给这位伟大人物带来了一些那里的岩石。当他取出这些石头时，歌德一下就看出这些石头很稀罕。青年人完全博得了老人的欢心。主人特别优待他，亲自给他斟酒。奥古斯特心不在焉地提出了一起问题．当这位青年正纳闷是否要离开原来的话题去回答他时，歌德彬彬有礼、但毫不迟疑地叫他言归正传。

午餐味美而丰盛。每人的餐具前都有一瓶红酒。歌德吃得很多，他亲自切开一只难割的油炸野禽，喝完了他餐具前的一瓶红酒。好象给大家作示范似的，谁也不邀请，独自大吃大喝。最后，他悄悄告诉奥蒂莉，来了一批朝鲜蓟①．表现好的人有赏。接着吩咐把玛丽安娜今天托人从法兰克福捎来的花篮递过来。他拿着带刺的蓟，开始把叶子一片一片撕下来，接

---

① 多年生草本植物，茎有刺，叶子羽状，花紫红色，瘦果椭圆形。中医入药，有止血作用。也叫蓟。

着一声不响地观察其结构。来访者想："现在他该开始谈植物的变态了。"但是歌德又一声不吭地放下朝鲜蓟。

午餐结束了。歌德吩咐人把一个厚纸夹取来，接着，他给客人看了几份古穆里达岭的地质图。这里就是出产客人带来的岩石的地方。艾克曼博士来了，家里的人都径自走散了。下午四点，歌德非常和蔼地送别了客人。客人悄悄地向奥蒂莉提出的一般要求也已经得到满足：在他走之前给他一小张歌德诗作的石印拓稿以代替歌德的墨迹。

驶来一辆马车。家里人谁都不想给老主人拼凑沙龙，所以他今天只邀请艾克曼和自己在一起。过了不一会儿，艾克曼就在歌德左边坐下，披肝沥胆，亲切交谈。然后，他们一起去别里维德尔。歌德头戴普通的蓝呢帽。他把浅灰色的外套放在膝盖上，开始讲述旧时代、公爵和赫尔德尔。大家都很高兴，六月的太阳，照得他们十分惬意，此外，他们知道，今天的谈话，到晚上就会由忠实的学生记录下来。所以，得格外谨慎，少讲艾克曼难以领会的深奥东西，也不讲后代人不该知道的事。

他们回来了。歌德穿过几个房间走进后花园。他那多愁善感的眼睛经常发炎，得用硬帽簷保护着，免遭阳光的刺激。艾克曼好象给他描述过如何射箭？歌德现在吩咐把长期挂着未用的巴什基尔里亚弓箭拿来。青年诗人、歌德的追随者灵巧地拉紧弓弦，接着，箭嗖的一声，射向很高很远的地方去了。八十岁的歌德生平第一次拿弓箭。他转身对着落日，拉紧弓弦。但是，老人的臂力毕竟太弱了，箭只射出几英尺远。莫非年老的射手羡慕年轻人结实的肌肉？不，他一点也不羡慕。他走进锦葵丛生的林荫小道，锦葵的鲜艳色彩使他心旷神怡。迈耶尔走进花园，他象往常一样沉默寡言。歌德和他一起坐在长椅上，

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之中。他询问了为最近的展览会挑选的画幅。然后，一声不响地和对方坐在一起；两个老人都非常了解对方。已经不需要再交谈了。

晚上六点，歌德又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口授一封专讲气象学的长信，指出新出现的那些想法是混沌的痴想。这封信是用文艺作品的形式写成的。里美尔来了。时间过得真快！难道今天又是星期三？他给歌德带来一卷歌德和策里哲尔的书信集。这本书信集里美尔仔细审阅过。现在他们在讨论，还要作些什么修改，突出什么。歌德突然想出如何把他和科塔的争执调解好的主意。他草拟了一封给博阿赛莱的信，这封信才只有一个基本意图，详细内容他要到明天才扩充。博阿赛莱是歌德在德国南方的代表。他把一切跟科塔都谈妥了。歌德把类似的事委托给他在柏林的代表策里哲尔，因为一个纪念章的事，歌德曾请他和拉乌希① 谈判。

走廊的门哗啦一声，传来了小孩的声音。两个孙子一边喊着一边跑来给爷爷请晚安。他们贴在爷爷身上和他亲热。那位大臣也随后进来了，和他一起闯入歌德家里的还有上流社会的生活气息。大臣对一切都进行辛辣的讽刺，几乎在各方面都和歌德针锋相对。迈耶尔比较狭隘，他沉默寡言，但其智慧却和大臣不相上下。他常常站在大臣一边。三个人争论得十分热烈，恰如两军对垒。歌德直言不讳地挖苦人，语句非常刺耳。他一开始回忆往事、谈论对人物、对现象、对作品的看法，然后，扼要地综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也谈到了自己的错误、自己的敌人和自己的荣誉。

---

① 拉乌希（1777——1857）——雕塑家。

大臣终于走了。歌德穿上睡衣。他还要和里美尔商量一些事情。谈话延续下去。仆役拿来蜡烛。歌德吩咐为客人准备晚餐，直接端到办公桌上来。他本人很少吃晚饭，今天却喝了两杯酒，就算是陪客人共进晚餐了。每隔十分钟他拿着剪子剪一下烛花。从来不许别人来清理他的蜡烛。

剩下歌德一个人时，他阅读着不久前才出版的涅布尔① 的《罗马的故事》。传来一阵嘈杂声，他哆嗦了一下。仔细听了一会儿。声音从楼上传来，是儿子喝醉酒回家，和奥蒂莉在吵嘴。歌德站起来，打开窗户，在天空找寻猎户星座，计算着什么时候火星接近金星。然后，他叫弗里德利希帮他脱下衣服。他一点也不疲倦。便拿起一张纸，写了起来：

> 夜里，当慈善的神灵，
> 飞下来盘旋在你床顶；
> 月光如水，星光粼粼，
> 在你的周围荡起涟漪，
> 你恰似应召进入天堂，
> 灵魂飘逸，离开了肉体。

夜。歌德进入卧室，躺到床上，吹灭蜡烛，接着思考明天清晨怎样续写《瓦普几司之夜》里泰勒斯② 的独白。

歌德最后八年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老人在两个小房间里工作，在讲究的大厅里接见来访者，和他们交谈。无论是宫

---

① 涅布尔（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

② 泰勒斯——古希腊七大贤者之一，哲学家、水成论者。从《浮士德》第二部定稿本看，他的独白最早出现在《比纳渥斯河上游》，而《瓦普几司之夜》一场中并没他的独白。

廷，无论是社交界，也无论是剧院，他现在都不涉足。很少离开魏玛，即便离开，时间也不长，从来不超出秋里吉亚的范围。有时，他允许自己作短暂的旅行。即便在这种时候，他也往往是走下马车，坐在路旁的石头上，从皮制的旧套子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镀金的小茶碗，然后斟满酒，送到嘴边。

歌德的一生，命中注定要在某些人组成的狭小圈子里度过，但这些人是否能给诗人以温存的抚爱呢？歌德是否最后取得了他最初追求的、中途曾短暂地驾驭住的东西呢？

他盖的这所房子变得阴暗了。楼上住着他那游手好闲的独子，而和独子生活在一起的是个陌生的、敌对的女人。这个女人以自己强烈的情欲在恋爱的猎奇中、在上流社会里找寻安慰。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子！……她不承认任何控制自己的力量，也不愿干任何家务。在父亲和儿子、儿媳之间还有两个小男孩，后来还有一个小女孩，他们在生活着、成长着。孩子们几乎任何教育也得不到，也看不到值得学习的榜样，他们不知道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当他是个二十岁的青年时，他在父亲家里的生活是忧郁的。现在他是个七十五岁的老人了，生活又渐渐地变得忧郁起来。他总是一心在想着婚姻、孩子、安宁和爱情……现在，他只好尽力不去想他个人家庭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以讥讽的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人，尽量想使他们离自己远一点。当他的儿子儿媳——他俩通常不在一起——离开家时，老人打心里感到高兴。

“奥蒂莉正在柏林寻欢作乐，并且一直要玩到她感到精疲力竭，不得不休息一会的时候为止……她总是来去匆匆，不这样她就变得无法想象。她永远使自己处在激动和紧张的状态之中……漫无节制地定制专门为盛大场面戴用的帽子。”奥蒂莉

挥霍无度，使得精打细算的老人感到非常不安。她根本不会理家，每件小事都由老人亲自操持。最后，歌德不得不把克利斯蒂安年轻的侄儿伏尔毕乌斯叫到自己身边，把他培养成一个管家之类的人物，以便自己从家务中解脱出来。

不过在精神上，他不得不支持儿媳。有一天，奥蒂莉为了解闷，打算出一份以魏玛上流社会为对象的私人杂志。但，她得有名人指点。歌德八十年的生涯，都消耗在遏止自己内心狂暴的紊乱上，而在垂暮之年，他又不得不为儿媳的那个取名为《哈奥斯[①]》的杂志撰稿。这是不是意味着，歌德的生活甚至对于自己的孩子们来说，都不会成为榜样和借鉴了呢？

从前，年轻、活泼的克利斯蒂安娜把自己的亲戚都安置在歌德官邸后面的一些房间里，现在奥蒂莉和她的亲属却占领了整个官邸。歌德最亲密的朋友策里哲尔到这里来做客，但在全部三十个房间里却找不到他的安身之地，只好到临近的客栈去投宿。可奥蒂莉的妹妹却能在歌德家住上一冬。两位太太象寻欢作乐的旋风似的来回奔跑，把有关魏玛上流社会和剧院的皮相之见告诉歌德。后来，奥蒂莉从马上摔下来，把脸和胸部都摔破了。她的妹妹跳舞时也不幸滑倒，脑子受了震荡，从此心理失常多年，亲戚们不知是担忧她的生命，还是暗地里希望她死。

老人有时向那位大臣诉苦，说他在家里得不到任何一点安宁，还把详细情况都告诉了他。大臣一字不漏地把这一切都写在日记里。老人有时也采取从前的做法：当家务实在干扰他的时候，他就逃跑，哪怕逃到那座花园里的小房子里去也好，他

① 古希腊神话中天地开辟前的混沌世界。

宁肯住在那里和大学生们来往。但，该他操心的事情还是很多，例如：在便条上提醒不要忘记给他的小棕榈浇水。同时，他还得要求许多东西——图画、地图、文件，等等。

他在这里感到很舒适，尽管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漫游时代》的写作进度出人意料地加快起来。他开始回忆过去，回忆他在花园里栽树苗的时代。过去的一切栩栩如生地浮现出来。现在，他不得不抬起头来仰望他五十年前栽种的树木的树梢了。他观看树木的神态有点心不在焉，仿佛是在顾影自怜。暗暗地、激动地承认：

> 古老的柳树在梦中徘徊，
> 它梦见了庄严的古代；
> 公爵的屋顶烈火熊熊，
> 榆树的树影轻轻晃动。

这多么象隐士生活！在这样的时刻，歌德深切感到，他全部的不幸在于：他把自己的一生禁锢在小城市里，在这里，他既不能生活在上流社会，又不能隐遁，只能孤独地活着。要过孤独的生活，就必需忍受新的损失；要生活在上流社会，就必需更加屈从。所以，他又一次羡慕拜伦，悔恨他没有机会享受拜伦那种独立不羁的自由。不过，他觉得卡尔莱尔①的生活也值得仿效，因为卡尔莱尔总是一个人在苏格兰的深山里生活、创作。歌德认为，卡尔莱尔和自己的妻子在僻静的乡村所过的生活要远比他的生活来得“完美和亲善”。现在，他年事已高，却落得无人爱怜。他的孩子们很少关心他，但他也未必给

---

① 卡尔莱尔（1795——1881）——英国（苏格兰）作家、评论家。

予他们以更多的关怀。

不错，还有两个孙儿，这是这位相信血缘关系的老人的唯一的安慰。难道连他们也没有继承他一点什么？没有一个人教育他们。他本人只是溺爱他们。他爱最小的孙女儿，她非常漂亮；但是，对歌德世家的诅咒在她身上应验了，她年纪轻轻地就夭折了。在她娇弱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未必是歌德家族的血。奥蒂莉的信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老人讥讽地微笑着，温和地对一个朋友说，这孩子“使他想起了许多国内外的友人”。

瓦尔德尔弹钢琴，常在上流社会出头露面，很散漫。从小沃尔夫的眼里，歌德看出未来诗人的天赋。沃尔夫喜欢有条不紊。“不过，如果他是英国的世袭贵族，他一定会过着激情奔放的生活。可是，他受的只是普通教育……以外，他善于彬彬有礼地迫使我在临睡觉前同他玩一局沙尔特或道尔里。”沃尔夫打扰着爷爷，常常爬在他身上；假如客人要赶走他，他就大声叫喊；不过，这也没什么，他自己会去睡觉的，只不过时间晚一点罢了，爷爷还来得及休息。爷爷只是笑，允许孙子压在自己身上，缠着自己，他带着富于讽刺意味的忍耐对客人说：“瞧瞧，溺爱总会惹出不少麻烦。”家庭教师抱怨早晨没法使这两个男孩起床。老人说：“您就说，爷爷要他们听话。”过了几天，家庭教师又来了。“怎么样，您同他们说了没有？”“说了，阁下，但作用不大。”歌德说了一声“嗯！”谈话就结束了。

但，不管歌德如何从惶恐不安中极力恢复平静，最可怕的震动又在等待着他。

奥古斯特的死，实在说，原因在于他父亲。“宽恕这孩子实在太可怕！”——浮士德当着帕里斯[①]的面曾喊出过这句话，歌德有时也许也会这样想。歌德暗自说：“我儿子的不幸在于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绝对的无上命令。”他还可能说：“我儿子的不幸在于我从来没有给他指出这个无上命令。”——他只把奥古斯特造就成自己的副官。其实，正是奥古斯特从歌德那里继承来的性格特征，导致了他的死亡。“不，宁肯让人们说歌德的儿子是个大傻瓜，但愿他们别说他硬装成年轻的歌德！”奥古斯特既不愿听人们谈论艺术，自己也从不涉及这个题目，他情愿让大家把他看成一个野人。他明白，他的生活从一开始起就不正确，到头来一切只能是徒劳的，他巴不得人们忘掉他。从父母那里他继承了喝酒的嗜好，后来渐渐地变成了一个酒鬼。

喝醉了他就说下流话，发酒疯。不过，他的房间里却充满着歌德式的学究味。同样，他小心翼翼地保管所有的文稿、图画、铸币以及他特别感兴趣的各种岩石。在社交场合他雍容大方，很得体，具有宫廷气派。甚至在发酒疯时，他也竭力表现出骑士风度；这时候，他就象一个幽灵。他的过分讲究的礼节看上去和他父亲很相似。

但是，只要谈起他父亲，他就立刻制止谈话人，故意表现得很粗鲁，开始象炒爆豆似的说开那些柏林的下流故事。他从来不谈论歌德的作品，公开表示偏爱席勒的著作。这位精神病患者更喜欢让自己去做各种荒唐事；在他那些非常富于人生乐趣的书信里，在他十分愉快的谈话中，绝望和压抑不住的寻死的情绪，不时会流露出来。

① 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特洛伊王子。

他恨他的父亲。父亲为什么不让他自由呢？奥古斯特也悄悄地写诗，但文笔拙劣，充满着神秘的预兆：

我至死非常厌恶
没有独立行动的自由。
一旦获得自由，我就开始勇敢地
沿着死亡的深渊滑走。
我破碎了的心粘合不在一起，
它再也不跳动，既然它已停息……
所以，倘若要计算出日期，
只有当我还没有停止呼吸。
我要摆脱一切羁绊，
为了把美好未来顾盼。

难道这里还没有说出要逃跑的决心？不过，他还是留了下来。

除了自己的诗以外，奥古斯特断然把自己内心的一切感受都非常信赖地告诉父亲。奥古斯特的朋友霍尔特[①]要离开魏玛。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他委托奥古斯特照顾一下自己的爱人。半夜里，奥古斯特突然敲客店的门，问霍尔特，他是否要对他的父亲也绝对保守这个秘密。霍尔特说：“是的！”奥古斯特听到肯定的答复后，拥抱了一下朋友就往回走。但刚走到大门口，他又转过身来，“您以为我喝醉了？我从来没有醉过，我只是装成喝醉的样子。您对我完全不了解。您以为我简直是个不务正业的毫无价值的酒鬼。但是，要知道，这里面有多么深

① 霍尔特（1798——1880）——德国诗人、戏剧家和浪漫主义者。

啊！您可往里面扔石头，不过您要等好久，石头才能沉底。”

这段话中狂暴的语句和颇有气势的深刻的表达方式，难道不正是他父亲歌德的风范吗？

为了证明自己的情绪完全正常，奥古斯特就以孩子般的兴趣崇拜起拿破仑来。他房间四壁挂满了这位皇帝的像，以及他的马、武器和帽子的图案。奥古斯特用的每样东西，——图章、香水瓶——全都是拿破仑式的。霍尔特上演了一个剧，其中有一个旧帝国近卫军士兵变成了一个乞丐，奥古斯特就发疯似地走出包厢，并且好多年躲避与朋友来往。当父亲把拿破仑授予的法国荣誉团勋章送给他时，他简直欣喜若狂。

歌德几乎从来不抱怨儿子固执的脾气，他总是默默地隐忍着。但是，他知道奥古斯特有什么危险。所以，当歌德过了八十一岁，最后准许奥古斯特去意大利时，他完全清楚他的儿子是会寻死的。

老人独自坐在自己狭窄的房间里，从无底的记忆的深井中，把回忆之水一桶一桶地提上来。洪堡特兄弟，语文学家沃尔夫[①]有时也上他这里来。但，他一般只接见远方国家的来访者。他们带来了各种知识领域内的消息和情况，却已经唤不起歌德的创作欲望来。家里几乎每天都有他最知己的朋友——里美尔、艾克曼、聪明的医生福赫尔、非常雅致的司阁索来、沉默寡言的老人迈耶尔以及那位大臣，不言而喻，后者是来访者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歌德把自己的思想告诉了他们，这些思想将成为后代人的财富，却不是同时代人的财富。老人尽管生活在这个狭窄的小圈子内，但他想的也许是广大的社会，在这样的

---

① 沃尔夫，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1759——1824）——德国伟大的语文学家。

社会里，老伏尔泰或者古代的提香[1]能经常来往，每天都能获得新的青春的力量。

此刻，他没有穿常礼服，和里美尔、缪列尔坐在一起。他们告诉他，厄格洛芙施太因伯爵夫人来了。不对，他是要她晚上来的。“现在，当朋友在我这里，我和他们正谈论深奥的问题的时候，不能接见她。”

他把许许多多无法补偿的宝贵时间，浪费在同艾克曼的谈话上。他和那位大臣经常见面，是因为有些事的收尾还牵连着歌德。不过，在四十年的友谊之后，事实上大公让歌德离休了，尽管在形式上还为他保留着职务和权力。

歌德真正的知音是克涅别利、迈耶尔和策里哲尔。

七十九岁生日那天，歌德最后一次在耶拿坐在克涅别利家的桌旁。八十三岁的克涅别利一声不响、一拐一瘸、勉强地迎着他走去，拥抱他。但是，他们再也不能进行机智锐敏的争论了。他们默默坐着，相互间都很高兴。也许，他们在回忆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自魏玛的上校——初次跑上诗人顶楼的那些黄昏（至今已有五十多年了）。

也可能，此刻在克涅别利脑海中萦绕着的完全是另外的问题？

大公和大公夫人也过了七十岁了。长期无所事事之后，在卡尔·奥古斯特身上又出现了青年时代的求知欲望和热情。好象多年疏远之后又重新和好的夫妇似的，他和歌德又结合在一起了。无论是战争和军队，也无论是政治和治国，他们早就不再争论了。歌德实际上是退休了，卡尔·奥古斯特也随俗浮

---

① 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派画家。

沉。把他们拴在一起的主要是对自然科学的爱好。如果说在青年时代，歌德开始以有关王权和星夜，然后以有关新兵和道路建设，再往后以有关教授们和导演们等方面的信件使大公发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歌德就给他描述地温、轮船、蚜虫的起源。至于自己作品，他和过去一样，对大公只字不提。大公因而也就不了解他的创作。

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友好。大公身边有一把歌德围墙门的私人钥匙。他可以不打招呼随时进入歌德的家，但一进歌德的家门，就要作出最大的牺牲——熄灭自己的烟斗。有外人在场时，为了不显示自己是“圣上”，大公总是称他为“您”。在卡尔·奥古斯特七十大寿那天，七十六岁的歌德从清晨六点钟就等候着他。躲在门帘后面，为的是第一个祝贺大公。晚上，歌德设家宴祝贺大公的生日。大公走过来，紧紧握住他的手，感动得歌德轻轻说：“至死在一起。”但大公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带着笑容看着他说：“啊，一晃又是十八年了，伊尔麦纳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已经完全更新了的朝廷对老人越表示尊敬，老人就越变得拘泥。因为他在朝廷里已经不承担任何职务，也不再管任何事，除非宫廷马厩部门恳请这位宫廷老诗人给刚出生的马驹起个名字，除非宫廷大臣管理委员会怀着深深的敬意冒昧地向这位大人询问一下，他是否还记得五十四年前总督顾问借东西一事是否确凿。

歌德家门口要是一铺上贵重的地毯，魏玛人都知道：大公夫人准去拜访他家。如果大公夫人向歌德祝贺生日，他就以宫廷的礼节向她致答词：“大公夫人殿下，您那最体谅下情的御笔赐语使我受宠若惊，直至今日我无法找到表达我诚挚谢意的

词语。”要是大公家中生了小孩，歌德肯定会说：“这消息使他沉浸在一个凡人所能享受到的最大幸福之中。”

说实在的，歌德已经避开了所有的私人交往，他也再不会沉浸在激情之中。现在，唯一能把他吸引住的是知识。不错，漂亮的女子仍然会迫使他成为情人。至于其他的来访者，他只是用一般的话来敷衍一下：“怎么，您喜欢魏玛吗？一座多么文明的城市，是不是？我们在这方面多少尽了绵薄之力。”

如果他要对客人表示关注，那他就会事先把藏画的夹子、文物的仿制品、铸币、剪贴等放在桌子上。拜伦写给他的信，按东方的习俗，用绸子包起来，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拿出来展览。

如果访问者给他带来什么礼物，他就以古希腊罗马的好客姿态来接见他，两只手紧紧握住年轻人的手，感谢他们给他送来有趣的书籍、漂亮的版画。要是他喜欢某个学者或艺术家，他一定会邀请他每天来进午餐。如果是旅行者，就会请求把他的故事从上回中止的地方继续讲下去。

如果客人使歌德特别感兴趣，他就会把自己家里的画家派到客店去，给客人画肖像，作为自己的收藏品。他甚至铸造了私人的三级勋章：金质、银质和铜质的歌德纪念章。在卡尔·奥古斯特寿辰前夕，歌德为大公举行饮宴。他的官邸对所有的人开放，每个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进去，酒和甜食是他们受到的款待。

歌德每天都彬彬有礼地接待客人。奥蒂莉和奥古斯特迎接他们。他本人只是在客人集合起来时才出来。他身穿燕尾服、佩戴着星章，卷发梳得整整齐齐，竭力使自己站得象蜡烛一样笔直。他一会儿转向这位客人，一会儿又注意另一位来访者，显得非常慈祥，俨然是一副帝王的气派。只要他一出场，客人们说话就放低了声音，并且焦急地等着他离开，他走后，大

家才重新感到自由。当歌德还是个孩子和学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这种可笑而古怪的拘泥只不过是遮羞的手段，而在他年老之后，又成了他掩饰自己怀疑主义和轻视别人的幌子。但，他的举止既迷惑了许多同时代人，也迷惑了后代。

有一天，俄国有一对伯爵兄弟来拜访歌德。在歌德的来访者中，很少有人能象他们那样遍游各国，见多识广。其中一位还得过勋章，是个学识渊博的旅行家，也是个骄奢淫佚的富翁和艺术爱好者。他给我们描绘了这座官邸某些不同寻常的方面，以及只是在私人小圈子里流行着的魏玛上流社会的傲慢和装腔作势的风气。在盛大的招待会上，与会者都象看希奇古怪的鸟似的，看着这位生活在克里米亚自己的大庄园里、却又尊敬歌德作品的俄国贵族，向他提了一些有关农奴制方面的很不得体的问题。歌德听着，沉默不语，很明显，他是拿自己客人的尴尬来为自己解闷。而这位俄国人突然决定改变一下这种被动的局面。他直接转向歌德，开始故意提高嗓门，当着交际场上那些惊诧不置的客人的面，向他提出一些涉及他作品及其意义的平淡无味的问题。一个与会的学者代表歌德作了详尽的回答。俄国人非常激动地请他说法语，但这位教授声称歌德的思想只能用德语才能表达清楚。这时俄国人挖苦地回答说：是呀，他同意拜伦的看法，没有一个地方对歌德的理解象德国那样糟糕。这时，歌德才出面制止住这场正在朝危险方向转化的争论，邀请大家入席。他仍然正襟危坐，沉默不语，但对俄国人却悄悄地传送着友好的目光。很显然，他一点也不生他的气。第二天早晨，歌德邀请这位俄国人一起散步。

他们俩刚一上马车，歌德就不知不觉地说："昨天您的发言有些是非常出色的。和您进一步认识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象

伏尔泰一样，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颂扬我的人们推崇、重视。”然后，歌德开始谈论荣誉的虚幻，他的全部作品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比所有德国人更了解他的拜伦。遗憾的是，他未能更详细地了解有关拜伦的意见。俄国人当然明白歌德要从他那里打听什么。是的，这位伯爵在威尼斯确实经常在风月场中遇到过拜伦。所以，他谈了许多有关拜伦的隐秘细情。歌德听得非常仔细。不过，这位俄国人，很显然，没有把那位英国诗人对歌德本人的全部评价告诉他。因为拜伦——这位俄国人已经给我们叙述过——很幽默、诙谐，但却不无揶揄地批评过歌德的虚伪，有一次甚至把歌德说成是一只老狐狸，没有爬出自己的洞穴就十分合乎美德地在那里布道。拜伦认为《维特》和《亲和力》是连靡非斯特都想象不出来的对婚姻的一种侮辱。所有这些辛辣话，这位俄国人当然瞒住了歌德，没有说出来。他只是对他说了些拜伦赞扬他作品的话。歌德听得很认真。他告诉这位俄国人，他们所交流的思想有许多是《浮士德》第二部的内容，而这部作品被德国人确认为歌德全部创作中最枯燥乏味的东西。

歌德的荣誉如今显得多大啊！其实是荣誉找上歌德的。从二十五岁起，他还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世界荣誉。年轻的法兰西在魏玛创造了奇迹。法国人随身带来歌德作品的法文译本，向歌德表达了他们的喜悦心情。卡尔莱尔为了取得苏格兰大学的教授职称，也在自己的申请书上附上了歌德的介绍信。年轻的柏辽兹[1]把自己谱写的《浮士德》[2]献给歌德，并且把信中的称呼

---

① 柏辽兹（1803——1869）——法国作曲家、指挥家、音乐评论家。

② 这里指的是传奇剧《浮士德的沉浮》。

语“先生”擦掉，换成“阁下”。地质学家把他们找到的矿石命名为“歌德矿”①。一位德国的公爵把他自己得到的一尊古希腊雕象复制品赠给歌德；另一位公爵则赠之以刚刚发掘出来的朱庇特，还有一位公爵送给他的是自己祖先屋内曾经用过的一座古钟。

魏玛举行狂欢，庆祝诗人定居该城五十周年，把该城公民身份永远赏赐给歌德的后代，证书授给了歌德七岁的小孙子。小孙子向市长鞠躬致谢。缺乏才气的诗文和空洞无物的贺词象雪崩似的压在这位被庆贺人的身上。耶拿大学向他朗诵了贺拉斯② 庄严的颂诗。

各大学都开设了研究歌德的课程，并把按时期研究、分析他的创作的书籍赠送给他。歌德微笑着，用纯靡非斯特的方式来回答各书的作者：“归根结底，人们是 让 我 本 人反对我自己，为的是让加和减的得数不等于零。”

但荣誉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很清楚，荣誉是建筑在十分可疑的基础上的。

画家们也使他苦恼，他不喜欢他们画的肖像。

从巴黎来了一位叫达维德·阿日尔斯基③ 的法国人。歌德对待他象对待法国大使一样。他让这位法国人给他画像。

一年后，出现了用大理石雕刻的歌德的巨大头像。全世界是在赞美这件作品的独创性呢，还是相反，在否定它？！歌德微笑着，但沉默不语。光是创作这一石雕的小样，就够歌德麻

---

① 即针铁矿。

②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 8）——古罗马诗人。

③ 达维德（1789——1856）——法国雕塑家。

烦的了……

版画家施维特赫波特[1]想给歌德画肖像，这已是歌德生前最后几月内的事。当歌德给画家解释暂时拒绝的原因时，画家凝神注视着他。一跑回家，便凭着记忆画了一张素描，接着把它带给奥蒂莉。奥蒂莉拿给歌德看，老人赞不绝口。他终于同意让施维特赫波特经常来给他画像，如果他愿意的话。甚至在临终前几天，他仍然问到这位雕刻师。很明显，他想要传给后代的就是这幅画像。

法兰克福曾想给歌德建一座纪念碑。他本人甚至也参与了规划。现在已经很清楚，不会再建了，于是歌德就写了一首傲慢的讽刺性的《温和的赠辞》：

> 我给各地提出的问题称得上时髦：
> “你们为我建造纪念碑算什么高招？”
> 就好象在我歌德的著作里，
> 没有雕刻出自己的面貌。

是的，他要为自己高高竖起一座纪念碑！这是歌德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欲望。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表现出巨大的热情。无论如何要把自己的作品，象他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当作一个伟大的整体来完成，并且永远保护它不受任何侵犯！

好象事情已涉及到拯救其刚刚创造出来的一切，歌德以急不可待和神经过敏的疯狂热情，着手编纂他最后的内容最全的作品集。

---

① 施维特赫波特（1785——1877）——德国画家、魏玛宫廷雕刻师。

他还组织了一个以里美尔和艾克曼为首的六人小组来帮助自己，在他们之间进行了分工，检查（从语法和评论的角度）所有编入六十卷集内的文章，并决定立即停止日常的刊物编辑工作，全力以赴地完成这一任务。他在当大臣时也曾经这样工作过。现在他又这样工作了整整四年。

魔鬼的意志真正控制住了歌德。已经创作出来的、但还没有按已确定的形式编辑出来的全部作品，他想亲自编辑完。他打算把自己几百部不同内容的作品收集在一起，编成一部新的、统一的作品，这就是他要完成的一切显然完成不了的原因所在。《维廉·迈斯特漫游时代》便是一个例证。无怪乎他揶揄地说这部长篇小说的问世，应归功于排字工人。

不言而喻，这里还牵涉着其他原因。一种类似狭隘的急功近利的想法激励着歌德去防备有人将来不负责任地刊印他那耗费了巨大劳动代价的作品。此外，他想要为自己家的繁荣昌盛奠定基础。儿子终于站在老人背后了，他催促老人，想在父亲闭眼之前就确保财产的继承权。

歌德向所有掌权的人呼吁。向他认识的国王、公爵、大使、大臣，总之，向权贵们请求发给他保护证书，保证其两代后裔拥有唯一继承他的稿费的特权。歌德许多的信都充满了“不胜感激”之类的言词。他请求丹麦国王把他的特权扩大到施勒斯维希[1]；要求荷兰国王把他的特权扩大到卢森堡。他很策略地研究怎样来扩大他帝国城镇的特权的问题。尽管他一年前拒绝了法兰克福市民的身份，但他十分恭敬地向自己的故乡提出有关上述特权的申请。他写信向联邦议会呼吁，说这是“对全

---

① 德国地区名。 ——编者

德国文学有意义的事情”。总之，当看到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文件时，的确完全可以认为，这简直是在签订一个旨在在整个德国恢复统一的国家条约。

的确，“特权”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新发明。并且除了歌德及其强有力的社会联系外，当时任何人也做不到这一点。当殷切期望着的证件由于种种交涉的结果从维也纳发来时，歌德本人也按捺不住万分激动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奇迹——一张“陛下亲笔签字盖印的羊皮纸……”的确，这也许是文学史上可以引证的最最令人惊异的文件！

亲属们因为歌德掌握着魔术般的钥匙，就更加坚决地催促他去完成这一伟大的创举。为争取得到出版权，和他进行谈判的不仅仅有科塔，许多大出版社都愿出大价钱。歌德借口大家想要为他树纪念碑，请求全民族支持他的努力，“以便用我的创作来为我自己建立一座永久的纪念碑。”

老人怀着空前的热情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这一劳动上。现在，他专心致志，把自己的余生只当作是实现这一意愿的工具和途径。在有关评论自己青年时代的问题上，歌德曾持怀疑态度，后来转入严肃的讥讽立场，现在，他的自传又采用了新的说法。

“我从来不知道还有比我更自信的人。我从不考虑我要获得什么；我觉得我已经获得了一切。在我的头上已经升起了光环，我觉得似乎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可，我毕竟是一个凡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和大家完全相同的人。我和疯子的区别仅仅在于：我想通过劳动来证明我并没有费力就得到的一切是公道的，我得到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建树了什么功勋。我仿佛给周围的人以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原因之一，是我看错

了自己，原因之二，是我把一切做得过于认真。但无论我怎么行动，我总是处在孤独之中。

“诚然，我意识到我所追求的目的是多么伟大、崇高。但我从来不能弄清楚我所从事的活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明白我缺少的是什么，多余的是什么。所以我从来没有中止修身——无论是表面的，还是内心的。可是，周围的一切还是依然如故。我总是认真地、热情地、坚定地追求每一个目标。我经常顺利地克服在我面前的一切障碍；我也经常遭到失败，因为我怎么也无法学会屈从或规避这些障碍。我的一生就是在事业和享乐中、在痛苦和倔强中、在爱情和满意中、在仇视和不满意周围人之中走过来的。但愿在这段叙述中，那些命运跟我相同的人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一切感情都渐渐成为往事，对女人的感情也在消逝。“我总是能够顺利地了解女人的个性。她们从来都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要好。”

离别二十年后，他又遇见了米拉·赫茨丽帕，并且发表了从前用她的名字组成的十四行诗。乌莉丽卡他忘记了。他是否知道绿蒂·盖斯特涅尔已经死了？

夏绿蒂·封·施太因是八十四岁那年去世的。她的出殡队伍经过歌德的官邸。他那天在读维克多·雨果的作品。晚上，一位女友参加夏绿蒂葬礼后顺路来到他家，歌德泪如雨下。不过，他立刻生气地忍住了。只有玛丽安娜仍然留在他的记忆中，自从和她离别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

他几乎从来不谈死在他前面的朋友们。不过，他回忆赫尔德尔要比回忆其他朋友更经常。有时候，艾克曼爱谈论起拉法捷尔、麦尔克、雅科比以及歌德爱慕的女子们来，就象谈个人

的经历一样，他能背诵《诗与真》。上述歌德青年时代的朋友在这本书中都涉及到了。当老人坐在大火炉旁回忆起同时代人的面容时，觉得都是一个模样，这确实使他感到有点可怕。

他对席勒的兴趣持续了很久。伟大的文献——共同创作的佐证，把他俩永远连结在一起。歌德正在校订这一文献——《通信集》，而且可以明显地看出：席勒在信中表现的思想要比歌德的显得丰富。原来，他现在完全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比较和评价这些信件的。这时候人们决定把席勒的遗骸从埋葬他的悲凉的公墓里移出来。有人把席勒的颅骨交给歌德，请他辨认。结果怎么样呢？他认出来了，甚至还写了一首颂歌来纪念它：

我是多么迷恋自然的形态，
那铭刻着神奇思想的颅盖！
我从中看见了波涛滚滚的大海，

激浪里涌出的奇思多么灿斓。
神圣的血管——先知的乩坛！
我是否值得你这般另眼相看？

从坟墓的监禁中得来这珍宝，
我欢呼雀跃——转身奔跑——
奔向无比光明和自由的城邦。

我要把你称作最幸福的人士，
自由之神在你面前慷慨陈词，

她将要如何把你的遗骸冶炼，
并将你再生的灵魂好好保全。

他不仅写了一首有关席勒的漂亮的诗。还参加了殓尸工作，把席勒分散的尸骨合成一个整体。又画了一幅小教堂的草图，要在大公家族的大墓穴旁造出这座小教堂来，并决定自己也要在这里和席勒一起安息。在致友人的信中，歌德写下了遗嘱，遗嘱的结尾是："干吧，只要你们一息尚存！"

魏玛剧院使他想起席勒。歌德去世前七年，他惨淡经营整整二十年的剧院被烧得精光。他离开剧院已经好多年了。因此，他就嫉妒戏剧和表演艺术，在《漫游时代》里他甚至宣布要查禁这些东西。

然而，烧毁他的剧院的大火仍然使老人惶恐不安。他看到他长期以来呕心沥血创建的事业如何毁于一旦。当有人把烧毁了一半的作品从灰烬中拣出来给他时，他体验到一种奇怪的焦灼心情。

他知道这是导演用的那份《塔索》。他非常吃力地看清了几句诗：

由表及里，我整个儿变了样，
摆脱了我全部的酸辛苦难。
因为你，我得到自由，象天神一般！

歌德怀着非同寻常的感觉，回忆着意大利之行；他觉得这是他的生活的顶峰。

"只要一回忆这次旅行，我就觉得自己回到了罗马！不，我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他是否明白，问题根本不在罗马，

而在于他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沉浸在自由之中？他已经过了八十岁。还在自己花园里栽下了许多相思树，它们使他想起意大利的桔林……

不过，老歌德在评价自己的青年时代时，也评价了自己一生的真正价值。他对自己的一生既持批判态度，又认为是命中注定。他的一生是以巨大的热情为开端的，这热情一直吸引着他这位孜孜不倦的劳动者。他向往促进人们和民族团结的东西。轮船和越来越迅速的通讯工具使他欣喜若狂。在《漫游时代》里，他甚至描述了当时刚刚发明的电报机的十分完备的模型。在《漫游时代》里，大多数“朝圣者”都到美洲去，年轻而又天真的一代美国人当时对这些“朝圣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 比起旧大陆来，美洲！
> 你使人们呼吸得更自由。
> 没有古堡，没有钟楼——
> 没有那制人的紧箍咒。
>
> …………
>
> 要充分利用当今的时期！
> 孩子们都碰上了好运气——
> 让他们的旅游记里再没有
> 骑士、墓穴和海盗的踪迹。

是的，歌德在向十九世纪致敬，正如他感觉到的，十九世纪克服了浪漫主义精神，转向积极创造的精神。

但是，当歌德向前 向二十世纪瞻望时，他预料到了．这是新的社会思潮发展的世纪。他事先就坚决警告自己的同时代人离开威胁他们的危险。十九世纪随身带来的将是数字、金钱、速度、机器和机械化。他常常把这个世纪称为“突飞猛进的世纪”。不，他不想成为“行将到来的成熟而又冷漠的世纪”的青年。他斥责财富和速度、斥责这些吸引当代男女青年们的诱惑力和平庸鄙俗的精神支柱。“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成熟。这最大不幸的症结在于，我们在后一秒钟消毁前一秒钟创造的一切，这一切一天天在消失，而我们就这样漫不经心地生活着，满足于侥幸，创造不出任何永垂不朽的东西。要知道，连报纸也只局限于盘算一天的时间，无论谁做了什么、发明了什么、写了什么，甚至刚刚考虑了什么，这一切立刻就会变成公开的财产。我们的欢乐和悲痛，只是周围人的一种消遣。于是，就在这从东家到西家，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从这一洲到那一洲的急冲冲的奔忙中，时光飞逝而去！”

所以，他现在热中于研究过去。歌德给策里哲尔写道：“让我们尽可能保持我们出生时的思维方式吧。大概我和你以及为数不多的人是那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最后一批代表。”他对当前耸人听闻的事件越来越无动于衷。

一天早晨，魏玛传来了巴黎七月革命的消息。大家惶恐不安。索来[①]朝着歌德跑去。歌德也失常地急忙迎了上去。

“您对这个伟大事件有什么看法？伏尔甘[②]醒过来了，一

---

① 索来（1795—1865）——瑞典生人，魏玛大公继承者的教师，歌德家的朋友。

② 伏尔甘——罗马神话中的火神，即希腊神话中的赫非斯托斯。

——编者

切被大火包围住了，关着门谈判的时代过去了！”

“可怕！”索来提高声音说。“不过，在那样的内阁里能盼到什么！”

“内阁？”歌德反问。“我是说关于原始生物的大辩论终于接近尾声了！难道您没听说十九日寇夫叶[①]和热弗罗阿·圣·伊列尔[②]在巴黎科学院的互相反对已经公开化了吗？”

歌德把一生的最后八年献给了一部宏伟的著作，这是一个作家辛勤的劳动成果。现在，他感到自己仅仅是个作家。歌德这部巨著的一大部分是由书信组成的。这些书信兴趣广泛，涉及到一切知识领域。

晚年，歌德阅读了司各特、孟佐尼[③]和维克多·雨果的原著，研究了声学，平均每天看一本八开本的书。同时，他还来得及写文章论塞尔维亚的诗，阐明自己的作品究竟在什么地方批评过维特罗维[④]的壁饰，争论阿济诺[⑤]头像的真伪，庞贝壁画和莹窟文化[⑥]壁画在艺术风格上的区别。他解答了波西米亚的罗马古堡是用什么性质的石头建造的，并且很高兴“自己有关牙买加的知识又增添了异彩”，因为这个岛上有一个居民曾访问过他。此外，他还撰写文章论述菱和芒果的种子、雅加达地

---

① 寇夫叶（1769——1832）——法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巴黎科学院成员。

② 热弗罗阿（1772——1844）——动物学家、进化论者，反对寇夫叶形态不变说。

③ 孟佐尼（1785——1873）意大利作家，意大利浪漫主义领导人。

④ 维特罗维（约公元前一世纪后半期）——古罗马建筑师。

⑤ 阿济诺——古罗马美男子。

⑥ 黑海沿岸青铜时代的文化，因陵下穴的形式而得名，穴中有纪元前两千年前半期的坟墓，墓中有青铜器、刀、平底陶器。——编者

区的植物和墨西哥的矿场、赫尔果兰[1] 的花岗岩和袋鼠的内脏。但这些问题，不言而喻，不是歌德创作的基本内容。

诗歌、《维廉·迈斯特漫游时代》和《浮士德》第二部，这才是八十岁的诗人建立的三大纪念碑。

新的几百首《温和的赠辞》是歌德晚年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以格言的形式表达出诗人成熟的智慧。这里很少遇到抒情的诗行。象《满月上升》这样的诗，也许只是偶然的奇作。这时，八十岁的老人就好象又回到了自己诗歌的发源地。

不过，《浮士德》第二部中有许多段落应该算作抒情诗。诸如：女园丁们、女神、尼丽德的合唱或尤佛里昂之歌，林克乌斯赞美曲的开头和结尾，等等。

但是，在《漫游时代》最后几部分，明显地流露出强烈而奇怪的欲望。诚然，其中也体现出社会和教育方面的预见。智慧的雨露浇灌着长篇小说的情节，不过，这部小说时而显得冗长、时而显得凌乱、已引不起读者兴趣：在故事结构中插入独立的短篇小说，而短篇小说里的人物又转入长篇小说的基本结构中，和主要人物混杂地拥挤在一起；故事情节时而展开，时而又不知去向；有时凭空冒出了一个场面，但又没有收尾。当歌德坦率地指出，他是在把这形形色色的章节当作一群惯坏了的孩子，和他们闹着玩，细心地教育他们时，说不定他本人还不知道，他的话是多么公正。

但是，出版商迫不及待地在盼望着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后几部分，以便在最后把它收进他的文集之中。我们能读到的《漫游

---

① 岛名。 ——编者

时代》最有价值的几部分，应归功于这位出版商。因为，记录人根据口授用潦草的笔体记下来的文稿只能编成两卷，根本不象事先预计的那样，能编三卷，而当时已经连一秒钟也不再允许拖延了，于是歌德就委托艾克曼拿他未经动用的储备——散文草稿——来补充长篇小说。这样一来，小说中就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章节，诸如：《朝圣者的沉思》、《阿尔希 夫·马 卡里》，等等。这就是说，长篇小说变形的过错根本不在于创作动力的衰竭。

歌德简直把《漫游时代》当成了存放他以前书信和文章全部思想的巨大仓库。这就是作者破坏长篇小说故事情节的原因：他带着要向某些人的意见进行报复的私人恩怨，要么突然出其不意地让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如此这般，就仿佛他们早就读过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学习时代》似的，要么在某一个章节里我们会突然遇到这样的开头："在一堆还要我们校阅的手稿中，我们偶尔发现一个诙谐的故事，于是我们就原封不动地把它搬到这里来了。因为我们的境况变得越来越严峻，往后我们不可能再把时间分给一切偶然的事件。"可是突然一切又嘎然而止——面对这样短小精彩的一个章节，我们不由自主地要问：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否是一首诗呢？然而就在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别有深意的括号，括号里是赫然的两个大字："待续！"

在《浮士德》第一部结尾处，歌德本人也在这样的括号面前吃惊了。

说真的，《迈斯特》的内容在他的脑海里酝酿的时间和《浮士德》一样长。但歌德觉得：长篇小说充其量只是一种游戏，唯有悲剧才是他一生的象征。所以，歌德把自己最后的全部力量放在了几乎六十年前就已经诞生的这部史诗般的悲剧上。

不容置疑，他知道只有这部悲剧能成为他的主要创作。他渴望续完《浮士德·第一部》的断片，却又在草稿面前却感到害怕。三十年前，在席勒的影响下，他企图把这个断片续完，然而刚迈出第一步，就立刻停下来了。而现在，他甚至不想再重新拾起它来。好象他的天才在盼望一种外来的冲力，好把一群因循守旧的老家伙引入运动之中。就在这时传来了拜伦溘然长逝的消息……。

歌德内心里出现了许多非常矛盾的感觉。他无论谈论谁（除开谈论席勒），从来没有象谈论拿破仑和拜伦那么频繁。

关于他们的作品、事业，他谈得很少。对他来说，他们两人作为一种现象显得更为重要。他更加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命运。早在拜伦牺牲之前，歌德就认为，希腊之行，在拜伦看来是英勇豪迈的举动，其中又孕育着绝望。因此，获悉拜伦牺牲的消息，歌德并不感到吃惊。他觉得，对于拜伦及其诗歌来说，他死得正是时候。

不管拜伦是活着，还是死去，他的形象一直使歌德不得安宁。歌德对这位英国诗人的心灵了解得太透彻了，他很清楚地看到，拜伦完全有可能去过另一种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他所选定的道路决定了他不能过这种生活。

几个月过去了。拜伦的形象带上新的光轮，呈现在歌德的面前，他已经没有缺点了。歌德觉得，拜伦仍然活着，在他身上体现出“新的李古尔格① 或索劳② ”的形象。歌德把激情奔放的诗献给他。不久，歌德又重新评论导致诗人牺牲的独立不羁的豪放性格。老人如饥似渴地用英语阅读能弄到手的一切有

① 李古尔格（公元前六世纪下半期）——斯巴达克的立法者。

② 索劳（公元前约638——559）——古代雅典的政治活动家和立法者。

关希腊斗争和拜伦牺牲的材料。

一年过去了。二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歌德不停地在谈论拜伦。又过了几天，歌德——他现在七十五岁了——解开《浮士德》手稿的夹子。他最后一次将它束之高阁，是在五十一岁的时候。

在希腊牺牲的拜伦，在希腊女人海伦身上复活了；海伦这个形象，还是歌德在三十年前构思的。当时，他把几百行诗都献给了她。现在，海伦又浮现在他的记忆里，而在这一刹那间，和她一起出现的还有浮士德。歌德曾经承认，他为海伦想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但，"时代给我带来的是拜伦勋爵和米索朗吉亚。于是我毫无遗憾地抛弃了自己的计划，此外，拜伦勋爵不属于古希腊，不属于浪漫主义，他完全是现实中的人。我所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人。他整个儿地，连同他那对生活的不满足和战士的尚武志向，完全适合于我。"

有一位访问过歌德的人确信，老诗人谈论拜伦，几乎跟父亲谈论儿子一样。他的确把拜伦变成了自己的儿子，并把他体现在浮士德和海伦生的儿子身上。歌德能达到塑造欧福良①这一闪闪发光的形象的高峰，应归功于拜伦。

轻易的成功，
非我所求索：
唯有斗争中，
才能得欢乐。

---

① 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与海伦所生之子，生有一对翅膀，后被宙斯用雷电击死。歌德在《浮士德》中把他写成浮士德与海伦所生的儿子，并在相当程度上用它来体现拜伦的形象。 ——编者

象拜伦一样，欧福良翱翔于凡尘之上。

我要愈升愈高，

我要愈望愈远……

也象拜伦一样，欧福良摔伤后，不久就死去了。

歌德坚信，《浮士德》囊括着人类的全部历史——从特洛伊毁灭到攻克米索朗吉亚。“如果我能完成这部作品，那是难于置信的。”歌德这样说虽然是开玩笑，但悲观的预感没有离开过诗人，因而，他未能写完他一生的主要作品。现在，在重新着手写作这一悲剧时，他首先写早已起草好的悲剧的结尾，接着写至今仍只是幕间剧形式的海伦的故事。后来，他把《海伦》当作独立的作品单独发表。拿这部作品同他花园别墅旁的大树作比较——原来他栽这些树要比构思《浮士德》晚，这些树顺利地长大了，带给他以庇荫。毫无疑问，海伦的形象——其实在木偶戏和有关浮士德博士的民间传说里就有她——是歌德作品中最早的形象之一。他早已构思好要以悲剧的结局作为浮士德和靡非斯特之间争论的结果。

《海伦》的故事是意外的收获。它是那样地鼓舞着没有被读者的关心宠坏了的诗人，促使他去着手创作整个悲剧。所写的场次时而是新的，时而又是旧的，不言而喻，进展是缓慢的。按照自己的习惯，歌德把写好的一切都装订成册，而在写好的各部分之间夹进一些空白纸，这样一来，他就比较清楚地看到还需要补充什么。

歌德生平第一次在写作时忘记了窗外的寒暑。他不停地在创作第四幕和第一幕，抱怨自己年过八十，精力衰竭，不象五十年前那样，甚至也不如写《西东诗集》的时候了。“现在我

只有在睡上一夜的觉，恢复了精力，并且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日常事来干扰我的注意力的情况下，才能在一清早工作。但就连在这个时候，我的工作效率也不高！最好的情况下能写出一页，通常只能写出象巴掌大小的一点东西。没有创作情绪时就更少了！”三十年前，有一次，当歌德考虑写《塔索》时，他曾幻想把自己关进一个古堡里去。要是那样的话，他三个月就能完成《浮士德》！

然而《浮士德·第二部》所具有的力量要超过歌德青年时代所写的剧本之后的全部创作。他本人也意识到这部作品不同寻常，并且常常把《浮士德》结尾的几场称为歌剧。《浮士德》的结局，作为歌德的美学宣言，对于后代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在这个结局里，作家寻求的是他一生中努力以求、但最终还是未能找到的戏剧形式。

说歌德初期是个剧作家，后来是个史诗作者，晚年是个抒情诗人，这是不确切的。《西东诗集》和《浮士德》第二部表明，为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站在原先的立场上，诗人转了一个多么大的弯子！须知歌德几十年来一直鄙视剧院，并且不让上演自己的剧本。可是，一过了七十岁，他就扬言，在魏玛哪怕留下几个好演员也好，他要在两星期内既要口授完一个喜剧，又要口授完一个悲剧，因为“剧本在纸上什么也不是。作家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手里影响观众的武器，并且应该直接为演员们去写他们将要扮演的全部角色”。这正是歌德没有做到的。看来，甚至当问题涉及到唯一的例外《伊菲格尼》时，我们也不能深信不疑地说，歌德塑造自己女主人公的形象时，是在遇到美女科罗娜之前，或者是在遇到她之后。

歌德生活的悲剧性转变早就发生了，这种转变也说明了他

的美学观点。只是现在，他才明白可以怎样扩大和利用自己青春时期的财富，并充分地去享受它。不过，这已经太晚了。他也明白了使他长期以来这样疲惫不堪的愤怒、痛苦和烦闷不仅从作为人、而且也从作为诗人的他那里偷走了一去不复返的瞬息。是的，只有在战局已定时，他才开始明白应该如何去进行战斗。

只是到现在，在自己行程的终点，歌德才倾向于并非刻意雕琢的素朴的创作，从前他是竭力摆脱这种创作的，取代这一点的是明确性和理性、是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教养。他一直久久地在为光明和人生的乐趣、为不无做作的诗意的情绪而斗争。为了迎合自己的学说，他常常过分自觉地驾驭自己的诗歌创作。只是到现在，在年事极高的时候，歌德才高度评价由于瞬息的激情而创作出来的并非雕琢的诗歌。他在《浮士德》和《塔索》里抛开了一切思想探索。他要求作品仅仅充满感情因素，并且他觉得，他在《浮士德》第二部里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在评论自己这部悲剧的特点时说："越有自己的特色，越使理性难于接近的诗歌创作就越好。"

上述主张，以及对拜伦诗歌的爱好和渴望听到象莫扎特谱写的《唐·璜》那样的《浮士德》，这一切都证明晚年歌德的美学离绝对的和谐是多么遥远！甚至他对自然的看法（须知歌德总是把自己的美学建立在和他的自然科学理论不断联系的基础之上的）现在离和谐也很远。

"不，我并不完全认为天赋在其各种表现中是美的。天赋的欲望往往是好的，但表露欲望的条件并不总是有助于欲望的充分显露。"莫扎特和拉斐尔在遥远的地方追求崇高的目的，他们是围绕别的太阳旋转的星星，但他们已经不是歌德仿效的

榜样。

歌德在六十多年前创作了《葛兹》，接着他就转向创作在风格上有所模仿的、崇高的戏剧作品，从那时候起，他没有什么是受恩于莎士比亚的，但现在，莎士比亚却渐渐变成了他唯一的老师。歌德很赞赏莎士比亚能把握住各个方面的眼力。

对于歌德来说，显然希腊诸神仍然不可动摇地站在原先的高处，但是他早就不打算模仿他们和继续他们的史诗了。他赞美希腊，就象赞美他从波西米亚带来的那只编织的篮子。这种有两个提耳的平底浅盆形的篮子，是专门用来放面包和水果的。歌德把这种篮子称为“古希腊罗马式的”，因为篮子看上去十分合情合理，“既朴素又雅致”，可以说“尽善尽美是它的本质”。

在我们最后一次深入到歌德内心难以理解的复杂状态之中，观察一位接近生活终点的人的精神面貌时，没有发现其中的和谐。暮年的歌德离他中年时代富于人生乐趣的稳健相去甚远，当时他创作了《西东诗集》。他的志趣不在于席勒时期的那种矫揉造作，他也无意于迷恋那些并非崇高的行动意向，他仅仅只追求最近的具体目标。热恋的青年渴望自己内心充溢着的不定形的激情具有一种形式，而歌德跟这种愿望也不投缘。不，暮年的歌德作为一个观察者，并不热情奔放、朝气蓬勃、闲逸安宁；作为一个智者，他也并不豁达大度！他现在孤孤单单，就连宙斯和阿波罗，也不是他亲近的形象。他仅仅想要创作，想要写东西。然而不，情况并非如此，他也想行动，当然仅仅是就某种普遍意义而言。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费心地用间接的方法，才能看出歌德内心里正反两种力量冲突的有机联系。

第一种力量，即行动的力量。浮士德在他心里沉睡了整整二十年。但是，在第二部开头，当他被精灵们叫醒时，他跳起来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生命啊，你又象欢腾的奔泉喷涌而出。"这是歌德晚年生活开始的第一句话。其实，他一生都精力充沛。当他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这种精力更加外露；接近四十时，就带上一点观望的色彩；到了五十，兴趣显得很广泛；过了六十，他埋头于诗歌创作。但，只是到现在，当他接近生命的终点时，他的艺术创作力量才显得如此旺盛。

仅此一部《浮士德》，就使他内心里多少想要得到体现的形象和思想真的体现出来了啊！八十岁的老人完全有理由羡慕卡尔莱尔周围的安宁，因为它能使卡尔莱尔集中精力。歌德把自己几乎静止不动的生活当作真正的"巫婆起义"来描写。他以青春炽烈的热情渴望完成自己的这部作品，因为他是个老人，并且每天都感觉到死亡在接近他。他的创作热情最后一次升华，不仅表现在他的新作品上，而且也表现在他的创作主张中，他谦逊而自豪地把这些主张告诉了友人。

"每天清晨，黎明之神就吩咐我们要做完要求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且还要求我们做好准备，去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造物主和大自然允许我活了这么多年，我唯有以青春的活力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想表明，为了不辜负赐予我的幸福，我将竭尽全力把所有的日日夜夜都献给信念和事业。白天和黑夜，这绝非空洞的字眼，因为在命运赋予我的有生之年里，我彻夜不眠地打发走许多黑夜，我把这不眠之夜献给了各种思维，并作出明天我应该做些什么的决定……所以，也许在又一次赐予我的这些日子里，我要比过去我来不及做完许多事情的年代做得更多、更自觉，因为我们有权相信和想象，明天，又一个明

天，无穷的明天确实在等待我们。”

有一次，歌德打开自己孙子的纪念册，读着一句感伤主义的格言：生命由笑声、欢乐、叹息和痛苦的时刻组成。于是，他拿起笔给小孙子写了一首诗：

钟摆嘀嗒不停息，
分分秒秒何其急；
昼夜转眼付逝川——
寸阴何止值寸金。

老人就这样渴求有效益的工作。他指责自己“两大不足”——迟钝和性急。但是，他在其他一些书信里，总有这样的结束语：“忙得精神失常。”最后，他在寻找评价他整整五十年来的活动的表达形式。他终于渐渐地明白了，应该尽可能把科学和生活结合起来。“生活的最伟大的艺术同时既存在于科学之中，也存在于人世间——这便是善于把问题变成假设。唯有这时，我们才能坚决地去证实一切。”在这些话里，老人对自己工作所下的定义是多么明确有力啊！好象他把这些话都刻在花岗岩上似的。

是的，只有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歌德才充分发现和确定自己是一个作家。他以一个实干家的姿态进入生活和影响生活的那种伟大尝试，到头来确实是毫无结果，而他作为一个研究家在揭示自然界未经考察过的领域方面，却有着很高的造诣。但，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很少再重复这种尝试。席勒时期使他非常感兴趣的美学理论和美学实践，也同样没有得到显著的结果。现在他摆脱了一切。他的写字台上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他最珍爱的作品，只有那部还有待于加工润色方能脱稿的作

品，而在这一成熟的作品中，感情的因素占有特殊的地位。

> 整个大海笼罩着熊熊的烈焰，
> 赞美爱罗斯啊：他是生活的本源。

《浮士德》第二部中赛伦们在大声合唱着。他那青年时代激情奔放的词句，最后一次雷鸣般响彻在这歌声里。

暮年的歌德勇敢、坚定、而又平静地注视着爱情之神爱罗斯，没有一点想离开他的意思。因为现在所有的一切，甚至连爱罗斯都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一切都该显示出自己无限强大的力量。

爱情只是作为一种健康情感的自然因素出现在老歌德的作品中。歌德曾经说过，为了保障社会秩序而不得不加以保护的婚姻，就其实质而言是违反自然的。他嘲笑不论什么样的“神圣家庭”都喜欢的人。他对自己最后一稿的《葛兹》不满，因为其中已经不保留充当引诱力量的阿德尔赫德的强烈情欲。他迫使浮士德赞美健康女子的身体。而在最后那些首《温和的赠辞》里，歌德用了那么多露骨的字眼，以致在出版时不得不用省略号来代替。

但，在最后几年，歌德已经不想写爱情了，情场老手要与爱情一刀两断。他怕自己“青春的热情不足”。事实确乎如此，新浮士德和他的爱人海伦的相会使我们觉得很冷淡。不过，当歌德把爱情转到基本哲学观点中去的时候，他却编制了一种令人莫明其妙的爱情细微差别的等级表。

现在歌德向往健身之道，力避疾病缠身，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工作能力。对工作有促进作用的一切，他都欢迎；而对工作有妨碍的一切，他都抛弃。

这就是他为什么既不愿意谈论不幸，也不愿意见到不幸的缘故。老剧院失火了。他竭力避开所有的人，他忍受不了他们那种无用的叹息，并立即动手设计新剧院的平面图。有人把从马上摔下来的奥蒂莉送回了家，在她摔破的脸未痊愈之前，歌德一次也未曾看望她。有人向他叙述他的一个知音两条腿摔折了，他就提高声音说："不，不要对我毁坏他的形象！在我的想象里，他完好无恙！"一位老演员临终前，歌德把他的儿子叫来，走到他跟前，说道："我失去一个老伙伴，你失去一位好父亲。就说这些！"歌德同他握了握手，就走开了。策里哲尔失去妻子的前夫之子后，现在又失去了亲子。面对着这种不幸，歌德竭力不谈这方面的事，以便减轻这位父亲的悲痛。

暮年，歌德的政治观点完全定型了。

从前，在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时候，他主张管理国家的自由政体；稍后，他采取双重态度，既保护革命又反对革命；再往后，他成了民主政治的敌人。所以，一听到有人反对威灵吞[①]专政，八十岁的老人就并非偶然地出来保护这位拿破仑和印度的征服者。同时，他还明确地给自己的立场下了一个定义："最高当权者总是对的，应该恭顺地服从他。"他预言希腊起义者的领袖卡波基斯特里亚[②]必将失败，因为一个政治家服从于军队的指挥者，在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只有"手持宝剑，领导军队，才能满怀信心地统治和颁布各种法令，民众才能臣服于你"。歌德这种信念是在拿破仑粉碎了君主王朝的

① 威灵吞（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

② 卡波基斯特里亚（1776——1831）——希腊国务活动家，从1800年起为伊奥尼亚群岛共和国立法委员会的秘书，1827年4月当选为希腊共和国的总统。他曾在俄国服务，1815——1822年间任俄国副外交大臣。

偏见之后形成的，这以前，诗人仍然处在这种偏见的支配之下。

但最重要的是，在歌德的同时代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象这位深思熟虑的老人那样，如此有力地预感到了二十世纪的思潮。在政治上，他把自己的一切希望最终寄托在建立各国内部的社会合作上，寄托在联合这些国家结成世界同盟上。此外，歌德还有第二个伟大愿望，那就是创立一种世界性的文学。他相信，“思想感情的自由交流，在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富强方面，实不逊于交换产品。”

歌德在指出各族人民联合的途径时，不仅谈到了今天大家所谈论的问题，而且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还使用了今天的语言。

他把消灭种族仇恨——“文明最低阶段的标记”——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首要条件。他本人早已达到消灭这类仇恨的阶段。“达到这一阶段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排除了民族偏见，把其他民族的幸福与不幸当成自己民族的幸福与不幸来看待”。歌德在《漫游时代》的结尾描述理想省时，就制定了应该成为各民族大联合基础的社会共同生活的规章。

老歌德不仅在政治观点上，而且在社会观点上，要比他所处的时代先进了一百年。在维廉·迈斯特的幻想国里充满着绝对的信仰自由。至于财产，歌德主张社会公有化。不过，在涉及到必不可少的措施时，歌德有意不明白地说出来。可是，我们仍然可以读到这样的词句：“如果社会认为，私有财产是神圣的，那么对财产的主人而言，它便加倍的神圣了。习惯、少年时代的印象、对前辈的尊敬、跟邻里的不和，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原因，把一个私有者变成一个因循守旧和反对任何变革的人。因此，类似的情况延续越久，就越难普遍采取某些措施，去剥夺个人的那种对众人确乎有利的东西。可是，反过来

说，这些措施将出乎意料地表明，它们对失去私有财产的人确实是有利的。”里美尔是绝对正确的，他说，仅仅由于伪善的欺骗才能成功地伪造《漫游时代》，把它变成某种讽刺性的摹拟作品，变成神父的道德说教。

但是，无论在哪部作品里，歌德的社会观点也没象在《浮士德》第二部里这样，表现得如此有力。这部作品的内容，歌德曾一度把它确定为“现实生活的享受和美”。《浮士德》第二部是他创作中最富于幻想的一部作品。偶尔让人觉得，老人——他断言自己的思想从未象创作悲剧时那样明确——被自己塑造的众精灵吸引住了。令人惊诧的是，他本人准备对自己喊出的那些话，正是靡非斯特在宫廷演出时对满腔热情的浮士德喊出的那些话：“是你自己在表演愚蠢幽灵的把戏！”除开《潘多拉》中几个场面以外，歌德还在什么地方创造过《瓦普几司之夜》中那样汹涌澎湃的世界呢？他创造了希奇古怪的大海，以及各种神仙和精灵，诸如：格列普斯①、司芬克斯、西连斯②、宁芙③、福尔基亚斯④，等等。

歌德从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中汲取了自己富于创造性的想象。这里甚至还有在玻璃烧瓶里用化学方法制造的人坐着海豚去旅行。所有这些东西都在生活着、活动着、交谈着，并且都有鲜明的个性。

当守塔人林克乌斯因迷恋于海伦的美，忘记宣告她的来

---

① 格列普斯——希腊神话中狮身鹰头怪物。

② 西连斯——希腊神话中半女半鸟怪物，常以其歌声诱惑水手，然后将其杀死。

——编者

③ 宁芙——希腊神话中山林水泽女神。

④ 福尔基亚斯——希腊神话中的丑怪，他们共三人，但共用一目一齿。

到，因而被带上脚镣手铐，拖到女王眼前时，我们好象处在一个奇异的新境界里。在这里，歌德的第二成熟时期来临了，久未显露的力量苏醒了，这力量把年事已高的诗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更加高的发展阶段。

而古希腊罗马的精灵们非常精彩的庆祝会，毕竟只是对知识和科学、上帝和艺术，以及宇宙本身的一种犀利的讽刺。波塞冬① 明确地表达出了这一讽刺。当他听到急于要找他的人们怎样在敲门时，就说："他们都想和上帝比一比，然而再没有势均力敌的腾升的力量。"

不过歌德还是成功地通过明快的讽刺形式，既在这几场中，又在帝国宫廷一场中，深刻地表达出自己的怀疑心情。往后这样的情况就消失了。讽刺渐渐变成刻薄的挖苦。更加犀利的讽刺，体现在他的短《赠辞》里。这些赠辞强烈地表现了诗人对其所有敌人——蠢人、伪君子、市侩——的痛恨。

浮士德的情绪越来越悲观。他的怀疑情绪，象歌德的情绪一样，越来越强烈。有时，歌德的一个双行诗段所表达的全部内容，不是胡闹、就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总之，是虚无。

在回顾青年时代时，歌德发现，人的生活类似于一种战略，我们只有当战争结束时，才能开始弄清楚这个战略是否正确。歌德（他已经过八十岁了）说："余生对于我们是无所谓的，现在我们并不去注意它。一切随它的便，我们反正象印度哲学家一样，以无为主义来终结自己的一生。"而老人要想变成靡非斯特，还差一步。他在致丧子的策里哲尔的信中写道："活得久就意味着感受多。我们放荡不羁的不幸生活的副歌也

① 波塞冬——希腊神话中的海神。

是这样表现的。它没完没了地重复，刺激我们，迫使我们回到严肃的愿望上去。有时我觉得，最亲近我的那些人就象一连串的秘密字母。生活的烈焰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全部吞没掉了，而灰烬随风吹散。”

不过，当他还是一个来比锡大学生时，幻想和怀疑就在他身上扎下了根。两者始终斗争着，谁也战胜不了谁。歌德对待自己也持怀疑态度。当有人称他为“宗师”时，他表示异议：不，只能称他为“自然和艺术的忠诚而热心的学生”。

不过，他仍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个人的意义，特别是在现在，当他把自己的创作当作一个统一整体来认识的时候，他就想给自己的创作以一个统一的形式。“我要尽可能利用我的余生，去创造出任谁也不可能创造出来的东西”。

但是，在歌德生活道路的最后阶段里，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热情和他的非同一般的全部激情。他那颗没有衰老的心仍然充满着愤怒、烦躁、执拗和魔鬼般的愿望。在他激情的合唱中，听不到的仅仅是爱的声音。现在，威风凛凛、干劲十足的老人满腔热情地在捍卫自己创作的意义。

他那极端迂腐的习气甚至也在消失。就好象他又回到青年时代一样，顺手操起一张包装纸或海报，他就可以在上面写评论、诗、以及《浮士德》第二部的草稿。

他的朋友——那位大臣，非常希望见到歌德永远是乐观的和明哲的。然而适得其反，他遇到的歌德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急躁的、怒气冲天的、否定一切的人。在这种青年人一般倔强的情绪支配下，歌德在包装纸上写了以下的诗行：

我孤零零，可是我自信

我不会和庸夫、俗子同行。
也许，我的道路不可靠，
但它毕竟是我的阳关道。

他变得更暴躁，更爱发火了。非常害怕冬季最短的一天，还是在十二月十七日那天，他就高兴起来，因为过不了几天，太阳又开始接近地球。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完全依赖天气。他害怕生病就象害怕人世间最大的灾难。

他现在比以往更容易激怒。不过，这情景只有最知己的朋友才能看到。当科塔延迟出版他的文集时，年老体迈的歌德就给他的经纪人博阿赛莱写了一封很生气的信，后来烧掉了。歌德的一位头脑冷静的朋友和学生和他一起度过一个晚上之后，写下了这样的话："恶语伤人：巴黎、德法派系的纠纷、公爵们的怪念头、损坏审美感、愚蠢、法国的神父、鼓励德国异端的热情，等等、等等，无一不是他的攻击对象。"这位朋友承认，他觉得好象到了博洛盖①。这样激动的时刻越来越繁烦。

平稳的音乐使他生气。"我需要强烈的激奋精神的声音。有人说，后来成了暴君的拿破仑喜欢温柔的音乐，而我因为不是暴君，所以喜欢生动、活泼、喧闹的音乐。人往往想成为不是他实际上的那种样子。"有一次，歌德在会见一个他不堪忍受的造谣惑众之徒后说："他要激怒我，那也没有什么，我们需要激动，这是最主要的，至于激动我们的是爱还是仇恨，那是无所谓的。激动是不可少的，没有它就不可能和忧郁作斗争……谁要

① 博洛盖——加尔茨山脉的主峰，据民间迷信说法，妖魔鬼怪集中到这里举行妖妇狂欢夜会，与其情夫魔鬼们贪欢淫乐。《浮士德》的《瓦普几司之夜》的背景就是博洛盖。

跟我打交道，谁就得象容忍其他人的弱点和怪念头一样，忍受我的粗暴无礼。迈耶尔老头聪明，很聪明，他不离弃我，也不表示异议，这不好。当然，他内心里比我骂得还凶；可是，他觉得我是个弱者。倒好象是他名满天下。妙哉乎！妙哉！”

可以这样认为：这些话不是八十岁的歌德说的，而是渴望刺激的三十岁的拜伦说的。但，不对，这位充满可怕和悲观情绪的、老迈年高的歌德在写诗体悲剧时，酷似一个青年。

歌德从前一般在两个对立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强烈矛盾，现在的确已经显得比较缓和了。他迫使浮士德和靡非斯特进行的他个人内心的对话往往不多，在第二部只有过两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胜利者的总是靡非斯特。特别是他按歌德的委托，相当出色地阐明了浮士德完全不懂得火山起源的理论。歌德根本不是始终充满决心，把浮士德直接派到天堂去。在一份草稿上，靡非斯特这样说道：

我们还会在世上相逢
这位自我满足的笨伯
也还会落入我的网中。

在更早的一个稿本中，甚至这样写道：“混乱的结局通向地狱。”是呀，歌德与生俱来的对立性始终在威胁和破坏他统一的愿望。

“我从来不和周围人的下意识作斗争。我觉得这是一种傲慢，也许是我过早懂得了礼貌……我总被染上一层类似蓝天的温柔色调；但我无论如何也想成为红色的，哪怕是丢了脑袋也在所不惜……我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不太过分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这种方式叫做自我教育。而教育始终

是炼狱，凡经过的人都必不可少地要受到它的铁栅栏的刺激。不过，凡是从事自我教育的人、凡是被囚禁在炼狱中经过磨炼的人，其实际结果是获得解放……在民族的和历史的现象中，我勉强地学会了伟大的技能——寻找我从事活动所必需的东西……大家始终认为我是幸福的宠儿……其实，我的一切都是通过工作和劳动而获得的，而且我可以说，在我这七十五年的生涯中，未必享受过哪怕一个月闲适的日子。我不停地把石头推上山去，它滚落下来，我不得不又一次把它搬上去。”

在听到老歌德这些主张之后，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决定把个人的生命倾注到某一和谐的艺术作品中去的人。

从前，年青的歌德曾经和自己的诸神较量过。那时他迫使浮士德、魔术家和关在狭窄小屋里的孪生兄弟透过他周围的黑暗和云雾大声喊出：

把我化为灰烬，在你面前我也不低头弯腰，

我和你势均力敌，热情的精灵，你可知道！

但是现在，经过多少年之后，当老歌德拿起变黄的纸，当他迫使酣睡之后的浮士德在绚丽灿斓的阳光下苏醒过来，浮士德不胜感激地对着他憩息着的大地叹息：

今夜，你睡得多么安详甜蜜，

你的呼吸，使得我心醉神迷；

我心中涌起一种超凡的心愿，

振翅奋飞，腾升到生活之巅。

诸神的愿望已经不再折磨他的内心。当他想仰视升起的太阳，被高山遮掩的太阳立即让他的双目感到刺痛。于是他把视

线转向大地，看着闪烁着霓虹的瀑布。

大地再现了我们的整个生活：
你俯视它时一定会心领神会，
生活啊，有如那彩虹的光辉。

现在浮士德也象歌德本人一样，充满了平静的退避的思想。在比较重要的地方，浮士德的看法就是歌德本人思想的反映。

在他们两个人身上，都表现出一种鼓足最后的干劲去完成自己创作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他为现实生活而斗争的精神，正是他生命历程的中期按浮士德方式来鄙视美好的一瞬、创作与靡非斯特争论这一场景时的精神。只是现在，到了暮年，后悔才第一次悄悄地接近歌德，就象忧虑接近浮士德一样。也只是现在，他才想回到往昔，从中得到充分的享受。

老歌德说："在我生活的黄金时代，朋友们，譬如说麦尔克吧，最近几年在法兰克福常对我说，我的生活比我说的要好，而说的又比写的要好，写的又比发表的要好。我素来对昙花一现的瞬息就具有轻蔑之感，这些话充其量只是加强了我的轻蔑。"

那么，陷入矛盾境地的歌德（因为他竭力想从瞬息中获得可以获得的一切，但又鄙视瞬息）在那里无限地延缓解决浮士德和靡非斯特之间的争论，是否使人感到奇怪呢？悲剧的所有各场他已经写完，就是怎么也作不出完善的决定来，因为这不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这就正象一个读者到最后也不知道浮士德一生完成了什么一样，歌德在自己一生的最后一年也不知道这一点。

《浮士德》的结尾迫使很多人作出老歌德皈依宗教的判断，这是毫无根据的。他直到生命停止前都和基督的教义格格不入。他象从前一样，讥讽、攻击基督的教义，只不过没有青年时代那般激忿而已。“今天在我们之中，有谁是理解基督的基督徒？大概就我一个，即便你们认为我是个多神教徒。”老歌德把基督称为具有非凡个性的人，但即使对这一点他也还认为远非定论。那位大臣没有决心把歌德有关新教规的话记在自己隐秘的日记里。他只作了个小记：“尖锐地攻击基督教的神秘剧，特别是攻讦玛丽亚无罪过的受孕，她母亲安娜怀上她好象也是无罪的。”恰好在这时，歌德的第一首诗《下地狱的基督》偶然地落到了他自己手里，他哈哈大笑地说，这是上天堂去的最好的通行证，而且望着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断然说道，大家都乐意看十字架。因为任何人在这里都可以看到比他本人的遭遇更坏的人。歌德尖酸刻薄地给一首最新的宗教诗起了个外号：“医院诗”。他给至爱亲朋写信时，不说把他们托付给神的仁慈，而直言不讳地写道：“这样，我就把你们托付给合乎道义的世界秩序！祝愿天上和地下善良的精灵们和你们在一起”；“我把你们托付给所有善意待人的魔鬼们！”

圣经对歌德来说，仅仅是一本历史书。在《漫游时代》所描绘的“理想省”里，大家对三大宗教——多神教、哲学、基督教——同样地尊重，这些宗教综合在一起形成真正的宗教。而这种对三大宗教的尊重又转变成崇高的品质——对自己本人的尊重。

注意到类似的思想、耶拿的神学家当然不能仿效其他大学的作法。在歌德纪念日时，他们只是授予他荣誉博士的称号，

这种祝贺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外交手腕，而且，他们还不知道那首远非温顺的“成为后代人财产的赠辞”：

谁有才华和学识，
谁便是诚笃之士；
但那没有才学的笨伯，
却把信仰诉诸祭祀。

让我们再重复一下：虽然《浮士德》的结尾迫使许多人作出老歌德皈依宗教的判断，但是无论在歌德，也无论在他的浮士德那里，都不可能找到一点良心受折磨，或祈求神宽恕一切的迹象。歌德根本没有考虑过让浮士德象但丁飞向神秘主义的蔷薇那样，飞升入天堂。那么怎么来结束浮士德的一生呢？歌德直到他完成这部悲剧时也不知道。在这之前好几年，歌德甚至认为，靡非斯特也会得到上帝的宽恕的。

歌德十分清楚地声明，《浮士德》的结尾可能是“天主教”式的，但那仅仅是形式而已。他常常又把这一部分称为酒神节式的。

歌德晚年涉及到道德的思想，和福音书怎么也不合拍。他本人说，他的道德是“纯系人道主义的”，这是最合乎希腊悲剧主题的道德，特别是人同权力和法规发生冲突的主题的道德。“正是在这里，一切合乎道德要求的东西，是当作人道主义本质的主要部分表现出来的……但这根本不是第一次出现的本质，也不是最好的本质……那么什么才是美德呢？如果不是人在任何情况下固有的那种美德，又是什么呢？”

老人在不得不和朋友们谈论道德常规时，就用这些含糊不清的话来搪塞。但，他自己的本性就反对这些常规。在同本

人不断进行的巨大斗争中，歌德把自己的智慧和天赋都献给了自己那漫长的生命，当然，他会把道德概念看成完全空虚的东西。所以他回避这些概念，经受住了年岁使人遭受到的巨大考验。当人们感到死亡接近时，一般来说，为了防备万一，他有时也会承认，即便是局部地承认人所公认的说法；但歌德甚至到了暮年，还是满怀信心地出来反对这一切。人们在他那里说起良心问题时，这位勇气十足的老人提高声音问道："为什么必须要有良心？谁要求良心？"他说，早期的罗马共和国，连一个犯罪的人也没有，这太苦闷、太枯燥了，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想生活在这个国家里。

歌德的信仰既不是基督教，也不是道德。他的信仰是科学。歌德说："最最重要的是要明白，所有事物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不需要在现象之外寻找什么。现象本身就是科学。"

"人们借以探索宇宙的思维、知觉、感受、信念等，在这里可以被称之为触手；这些东西应当永远相互配合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自然科学家歌德在着手研究自然时说："在自然界中有容易了解的领域，也有不容易了解的领域。需要懂得这一点，而且对此还要持尊重的态度……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可能一生为他所不容易了解的一切而苦恼。不过，十分聪明的人往往只抓住容易了解的领域，从各方面去研究它，巩固自己的知识，并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深入到不容易了解的领域中去。然而，就是在那时，他也必须承认，在自然界中，永远存在着某种不可解的东西，了解它是超越人的能力的。"

虽然歌德有意这样详细地解释自己的思想，我们还是看

到．歌德本人的研究思想所经历的正是人所未知的小径，他深入考察了现象的本质。所以他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他生前还未出现的象征主义的敌人。歌德指着朱诺[1] 的头说："我是个造型艺术家，我想了解世界和世界上的人。可是现在正走来一帮青年，他们撒开云幕，时而向我指出只能勉强看到的远处的现象，时而向我指出近在咫尺的现象，这些现象酷似中国的影子戏，鬼知道是些什么东西！"歌德是神秘主义的敌人、是任何教派的敌人。他警告避开固定不变的直观，避开还未被识破的现象以及对这些现象的思考。"让那些相信来世的人悄悄地高兴吧，但是他没有任何根据去想象将来究竟怎么样……那围绕永生的思想的一片喧嚣，是享有特权的阶层，尤其是无所事事的妇女们所掀起的。"

老人生气地、有时讥讽地拒绝深入到不可解的现象中去。不过他尽力挽救可以挽救的东西，在研究目标上，当他承认未经考察的东西的确是存在时，他表现出一个战士的全部意志力，但我们不能不把这种东西缩小到几乎什么也不存在的范围之内。

晚年，歌德深入到天文学中去，并且对于整个宇宙的问题考虑得很多。他对策里哲尔说："我很幸福，到了晚年，脑子里出现这样一些思想，要观察它们无异于要重新开始度过自己的一生。"考虑死这个问题时，他显得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永恒。他说："深信我们会永远继续存在的结论，来自对我活动的本身的了解。因为我如果不知疲倦地活动到最后一息，那

---

[1] 在罗马神话中，初为月亮女神及妇女的保卫者，后来衍变为朱庇特的妻子，天地女神。

么，当现今的形式已经不能担负起我精神的重担的时候，自然一定会给我指出存在的新形式。但愿永恒不会拒绝我们出现在类似我们已经历过的新的活动形式之中。如果它还是按照父辈的方式赐予我们以对我们所追求和创造的一切的真实和美好的东西的回忆的话，那么我们毫无疑问会很快地抓住宇宙齿轮的锯齿。”瞧，老歌德描写超感觉世界多么富于感性的色调啊！

同时，命运正在给他带来新的损失。大公在从柏林回来的途中死去了。歌德几乎不谈死者。又过了两年，他并没有让死神收买去他的记忆。仍然把大公当作活人来评论。他说：“他可能要开始研究我的思想和我的崇高愿望。但是只要魔鬼一离开他，他身上便只剩下一个人性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并且觉得自己很下流……其实，暴君的特征在他身上比其他任何人身上要多，但是他允许一切随波逐流，只要不触犯他的私人利益……”

老人又一次离开自己的官邸。他要去多尔布格。他一个人出去，这是最后一次了。但，尽管他从家庭、从城市逃跑出来很幸福，在这里他也并没有象隐士似的生活。象从前一样，孩子们、朋友们、客人们都可以接近他。深居简出时，他为自己订购了葡萄酒、书籍、图画、透光镜和棱镜。随身带着秘书和仆役。和大自然接近又引起了他研究自然的兴趣。法国自然科学家的著作，就其倾向而论，和他个人的作品很接近，它们迫使他回想起植物的变态。为此，他对植物学研究了多年。多尔布格宫座落在葡萄园之中。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歌德写文章论述了葡萄栽培的新方法。

黎明前，他走近高大的窗户，观察金星如何急急忙忙地躲

避太阳。有时，在晚夏的黄昏，他顺着宫殿前面的林荫小道散步，一阵风在锦葵和玫瑰丛上掠过，他凝望着还没有躲藏到地平线下去的太阳。那时，他对譬喻的爱好以新的力量驾驭着他，他领会到静谧的群山那种泰然自若的壮美，把它当作是他最后一次单独生活的表征。又过了几天，他终于打算给新的君主写一封信。四十五年前，他曾庆贺过他的诞生，后来又帮助教育他。老大臣的贺信是用诗写成的。

他俯瞰山谷里的古堡和树林，房屋和庄稼；他觉得，他看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在不断地新陈代谢。“我看见村庄里的房子，房子之间，小畦毗连，大树参天，原野上河水弯弯曲曲地流动着；勤劳的农夫刈割长得很密的草。蓄水池、磨坊、小桥星罗棋布，道路纵横交错，时而蜿蜒盘山而上，时而曲折顺坡而下。从细心耕耘过的小丘到林木丛生的险峻悬崖，这中间，伸展开一方方梯田，梯田由于庄稼成熟程度不同而显得五彩缤纷……一切如同五十年前一样，只不过生活到处显得更加幸福。”老人就这样从一个林区给新大公写了一封信。五十年前，他作为开发林区的参加者，和老大公一起在这个林区住过。

和从前完全一样，他在森林中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抒情诗人：

> 内心的隐痛找到了语言——
> 而天堂却越来越遥远——
> 快来吧，昔日的女友，
> 我要拨动诗琴的金弦。

写出这些行诗后，他还写了四首诗。这是歌德转向描绘大自然的最佳之作，是他最后的抒情诗。他也偶尔给《西东诗集》

作些补充。但在这些补充的诗作里再也听不到清澈纯洁的韵律。歌德又回到了他那无韵诗的青年时代。

总之，他现在使自己的生活只依附于两大任务：工作和节约时间。他对报纸已经不感兴趣，也很少接待客人；他不读书，甚至连个人的著作也不屑一顾；他拒绝观看《浮士德》第一部的演出，尽管这次演出是纪念他的；另外，他几乎不和家里人一起进出。当七月革命在德国引起反响，耶拿处于骚动之中时，歌德对这些事件抱着揶揄和冷漠的态度。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上。文集的最后一卷终于出版了，在歌德面前又展现出一条通向新的劳动的道路。他必须要集中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生命力！……

老大公夫人露意莎逝世了……半个世纪以来，歌德始终对她怀着特别尊重的感情。现在他和朋友坐在一起，喝了很多酒，竭力扯着嗓门大声说话，想压低出殡时的钟声。歌德给他们讲述《瓦普几司之夜》的情节。出乎意料，《瓦普几司之夜》一天天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有人向他转达了年轻的大公夫人的敬意和同情。

歌德说："……只要白天还照亮我们，就请高昂头颅；只要我们还能创作，就决不投降！"

他从自己狭窄的房间里出来得越少，他所沉溺于其中的回忆的范围就越来越广。

他用思考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一生，评论经常支配他命运的魔鬼的力量和本质。"这个本质不是最好的，因为它好象很不合理；这个本质不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没有理智；这个本质不是严酷的，因为它豁达大度；这个本质不是温和的，因为其中常常显露幸灾乐祸的蛛丝马迹；它类乎一种偶然现象，因为

它不会引起任何后果……它好象把最无必要的成分加诸于我们的生活……只有在不可想象的境遇中，它自己才中意自己……我企图摆脱这种可怕的本质，按照习惯躲避在某种形象之后。”充满着这种情绪的歌德着手研究贝多芬。现在贝多芬的音乐很合他的口味。

门德尔松来魏玛了。歌德躲在角落里，听他演奏贝多芬C大调奏鸣曲头几节。他叹息道：“原来这么宏伟啊！真强烈！不可思议！房子要是砌在它上面都会倒塌的！”他久久地回忆着这首奏鸣曲。然而，在歌德的晚年，决不是这种情绪占优势。在歌德临终前三个月，他的朋友缪列尔大臣说，歌德喜爱的生活方式是讥讽。

暮年，歌德还经历了最后一次考验。

奥古斯特终于走了。他好不容易熬到四十岁，父亲才放走他。歌德本人也明白，无论什么样的监督已经挽救不了儿子。放走儿子时，他直言不讳地对朋友们说，他认为儿子是个毫无希望的人。

奥古斯特旅行的最终目的地是罗马。他是在艾克曼陪同下到达这里的。在奥古斯特出生前好几年，被整整十年官途弄得疲惫不堪的歌德也到过这南国之乡。他到这里来寻求自由和知识。现在他的儿子到这里来却是为了彻底毁灭自己已被毁坏的生命。从奥古斯特给他父亲的信件判断，他在旅行期间很有理智，只追求人道主义的目的，而实际上，他向父亲隐瞒了自己的忧郁消沉和酗酒行为。在日记里，奥古斯特尽量写些表面的东西，对于重要的事，象他父亲晚年的日记一样，则是小心翼翼，一字不提。做父亲的居然连儿子有重病都不知道，这简直是一大奇闻！难道他只知道儿子在米兰为他购买收藏的纪念章

吗？但更可悲的是，实际上做父亲的什么都知道，只不过保持沉默而已。和儿子通信时，他总是装着只知道他儿子很幸福的样子，甚至还把奥古斯特去佛罗伦萨时很“协调的”情绪，来和自己从前去这个城市时的“塔索的”情绪作对比。父亲从遥远的地方小心翼翼地事先告诉儿子，答应他要求寄给他的任何款项，以便使他放心。在热那亚，艾克曼和奥古斯特吵了一架后就走了。只剩下奥古斯特一个人的时候，他折断了自己的肩胛骨，后来又得了一种什么神秘的皮肤病。

奥古斯特给父亲的最后几封信流露出兴奋过度的奇异的精神状态。临终前十二天，他给父亲写道：“在四十年的生活中，我第一次体验了独立自主的感觉，此外，在异国的人们之中……有人企图用赌博、姑娘、女人来引诱我。但是我对这三种引诱很反感。所以我回来时将很干净，尽管花的钱要比别人多一些。”酒鬼临死前的那封信充满了秘密的暗示和半吞半吐的话语。歌德家的气氛庄严而又不带官场味儿，儿子写这封信时明显地考虑到这一点。几乎就在儿子临死前，他给儿子寄去一封介绍信，让他带着去找在发掘地点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这封信的结尾很不吉利：“这样一来，我的儿子现在不仅有了人间最好的介绍信，而且也有了阴间最好的介绍信。”

十月底，歌德唯一的孩子奥古斯特“由于脑溢血，被死神闪电般地领去了”。解剖尸体时，发现他的肝脏是典型的“爱酗酒的人的肝脏”，大得可怕……他死在罗马，死在他父亲认是他本人的生活是从那里开始的城市。老乡们把他埋葬在策斯特亚的匹拉米达①附近，从前幻想在这里找到自己安息之地的

① 古罗马时代的墓碑。

歌德，在一幅凄凉的画中描绘过这个地方。但是在奥古斯特的故乡却没有亲人来送别，谁也不哀悼他。

过了十二天，父亲还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他怀着和蔼和关切的心情给他回了最后一封信。文集终于出版了。“你回来时，工作正好结束，那时我们俩可以进行一次总结，然后开始一个新的纪元。但愿善良的精灵们赐予我们智慧和力量来开创这个新纪元。”但是，信已经不需要再誊写清楚了。第二天，参加奥古斯特葬礼的汉诺威大使把这个消息带到魏玛。大使是凯斯特涅尔先生，绿蒂·布弗的儿子。歌德没等吞吞吐吐给他转达这一消息的朋友们说完，就说了一句希腊古话：“我知道，我生了个死儿子！……”

《浮士德》的创作完全停顿下来了。歌德固执地保持着沉默。不，他决不屈服于丧子的痛苦！奥古斯特的陪同者艾克曼回来了。歌德拥抱他。关于儿子的事，他只字未提，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不提这件事……。

歌德给策里哲尔写信说：“你到死都要等待着考验。我的好友，你受的考验还不够，我也是如此；命运深信，好象我们不是由神经、静脉，以及其他器官构成的，而是由铁丝编织成的……即便如此，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次考验中最最令人惊奇的、最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一个人还要十分吃力地去挑起这副重担。只有一个伟大的概念——义务——能够使得我们站稳脚跟。我要竭力保持身体的平衡，其余的困难都会平稳过去的。肉体与精神皆不可少，所以，知道给自己的愿望预先规定好必由之路的人，用不着久久地犹豫……总之，越过坟墓，前进……”

歌德表现得很勇敢.好象不幸只能给他增添力量!等《诗与真》最后一部分脱稿整整等了十年。现在，歌德在两周内就口授完毕。书中偶尔迸发出以前从未有过的热情。歌德完全进入了被描绘的时代。他给朋友们讲述了这个时代，给他们引证了献给丽莉的诗。好象他现在仍然对她充满着强烈的情感。

老人孤孤单单，没有儿子。没有情意相投的人，在那里翻阅那些陈旧日记。他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笑声和喜悦持续到半夜。”这句话转写进了他的书，他好象继续痛苦地站在地狱的大门口，叙述着五十五年前炽热的罗曼史。老人作品的各个时期，都有压抑的隐痛艰难地喷涌出来，他带着这种痛苦为他心爱的姑娘献出了自己的点滴心意。

歌德把全书口授完毕后，就病倒了。他的肺血管破裂。医生给他放血。没过几天，老人就复原了。他要充分利用抢救过来的生命。他给策里哲尔写信说：“我请求你再坚持一会儿！”

但是，他现在又要挑起家长职责的重担。奥蒂莉一点用处也没有，一切都要他重新安排。他要重新写遗嘱，他考虑遗嘱要规定不允许奥蒂莉改嫁。

家庭里的情况渐渐好转，奥蒂莉与老人也和睦起来，谁也不再吵嘴了。但是，歌德坚决地要过问一切。在日记中，一切家务记载从未中断：“伏尔毕乌斯辞退了女厨师，付给她的工钱也不多……从这种重负中解放出来后，我就可以干些更加重要的工作了。”可是过了两天：“我重新安排好了家务，兴致勃勃地开始干我的主要事业。”

完成《浮士德》，这就是他的“主要事业”。

现在是二月。歌德已经过了八十二岁。在这部“生活的作

品”里，有决定意义的情节仍然显得不够：其中解决争论的办法仍然没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浮士德？胜利还是失败？在第四幕里，在第五幕的前半幕里，一点也看不出来。歌德最后一次对着自己叹息道：“总之，越过坟墓，前进！”他主持家务，保护自己创作的权力和作品的命运。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他拖延多年的最后决定，而没有这个最后决定，这部主要创作将永远是个片断。看起来，这位年迈的统治者还在拖延签字画押的时间。

正在这时，最后的创作激情出乎意料地从歌德身上迸发出来了。他感觉整整三十年从未有过象现在这样旺盛的创作精力。他决心要在自己生日前结束《浮士德》的创作。这是他最后一次生日。歌德象女巫曼多一样叹息道：“谁追求作不到的事情，我就爱谁！”

今天，他把完成《浮士德》称为“主要事业”。歌德生前最后一年，象浮士德一样勇敢地生活在否定之中。原来，从前他俩都没有所谓的“主要事业”，这一点孕育在他们的天性之中。现在，第一次在最后的时刻，他们一切意念都仅仅集中在一点上。此刻，无论是歌德还是浮士德，好象真的要去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

最后几年，歌德特别热切地关注着最新的科技成果，如水利工程。他不仅对拿破仑的计划了如指掌，而且对查理大帝①的设想相当熟悉。他们两人都曾幻想开凿一条运河，把来因河和多瑙河连接起来。歌德的一个朋友绘声绘色地讲述在不来梅建设一个新港，在容易受水灾侵害的沃土地带，如威悉河流

① 查理大帝（742——814）——法兰克国王，800年起称帝。

域，兴修水坝，这引起了歌德的兴趣。老人坐着，周围是地图和港湾、堤岸、水坝等的平面图。使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洪堡特给他讲的巴拿马运河计划。这样，一下子就看到三条运河——来因、巴拿马、苏伊士——的出现！歌德说："为了这些伟大的工程，真的，再活五十年也不多！"这时候，开凿伟大工程的思想逐渐地和他完成《浮士德》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了。原来他手边没有任何准备好的提纲。第四幕的草稿中却出现了两句非常出色的话："浮士德非常羡慕向海要地的海边居民。他想加入他们的行列。"

首先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几乎不了解海洋的歌德恰恰选中了海洋，以便在跟海洋的斗争中来充分发挥浮士德英勇的、创造性的作用。

> 你盲目的元素的疯狂恣肆，
> 曾把我引进了惊恐和呆滞。
> 但我要策励我无畏的精神，
> 在这里斗争！到胜利为止！

最后一个夏天，歌德每天早晨都在口授悲剧最有意义的一幕。他在舞台说明中写道："高龄的浮士德沉思地在花园里散步。"塑造百岁老人浮士德形象的歌德本人，也已经过了八十二岁了。很显然，他一定得变成传奇式的人物，才能感觉到他自己的面貌同其白发苍苍的主人公的面貌相吻合。六十年前，他就在这位主人公身上准确地看到了自己的肖像。但是，心灵深处，他依然故我，仍然在那里抑制住没有希望的企求。

四十年前在罗马时，情况恰好就是这样，当时，歌德借浮士德的嘴，揭示了他个人内心的拘谨和绝望："我耽于享受，

--一面扑灭情欲，一面用享受把情欲哺育。”

但老歌德不仅仅在浮士德身上表现出自己来，也许在守塔人林克乌斯——他站在塔楼上，观察黑夜，唱着对生活充满无限感激之情的歌曲——的身上，他更加有力地表现了自己的那种急不可待的情绪：

福哉我呼我眼，
凡汝之所曾见，
毕竟无物不美，
不问天上人间。

老歌德驼着背，站在狭小卧室的窗户边，就好象站在广袤无垠的天地中，站在温暖的日光下，看着锦葵丛生的花园。就好象他那还在燃烧着的心，需要一个无比宁静的时刻，是呀，一个无比宁静的时刻，然后他本人也将成为塔楼看守。

诗人正在竭尽全力准备作最后一次宏伟壮观的飞腾：

我还未冲出重围走入自由之域。
……
自然呀，在你面前愿是个堂堂男子，
要成一个人，才有努力的价值。

于是正在这时刻，忧愁女神悄悄地接近了他。噢，莫非他从来就不知道她？不！浮士德象普罗米修斯一样，高傲地回答她的威胁：

我只匆匆地把世界跑了一遭，
凡是快乐我都抓着它的头毛，

不能满意的，我就把它丢掉，
从我脱手的，我就让它脱逃。
我只是贪图，只是求其实现，
这之后又再贪图，用尽威权，
使我的生涯如象风暴一般；
起初是规模宏大而又蛮干；
如今已渐多考虑不走极端。
这个人寰在我是详细知道，
要想超脱它，谁也无法办到。

即使妖魔现形，他也不改故道，
再朝前走会遇到幸福与艰难，
总之，他对于这眼前总是不满。

这个世界！这里，比任何一个地方要大。浮士德最后一句话也是老歌德的话。根据最深刻的规律，他们应当使魔鬼在这场大辩论中服输。但是，他们仍然没有体验到满足。最后一瞬间，他们俩不安地大喊大叫的原因就在这里。歌德内心的一切感情，其本身就说明了他把胜利让给了魔鬼。然而，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随意取消辩论。当靡非斯特的女使者、迷人的忧愁女神企图吓唬浮士德，老歌德也和浮士德一起大声回答她：

你给我走开！

不祥的幽魂！你们不肯方便，
把我们人类播弄了整千百遍；

连平淡的时日你们也把它搞翻，
弄成苦恼的混沌，尘网纠缠。

发怒的忧愁女神向浮士德吹了一口气，于是他的眼睛就瞎了……失明，可能是歌德使自己的孪生兄弟遭受的最沉重的考验。但是，就是瞎了眼，浮士德仍然毫不动摇。浮士德在内心的阳光照耀下，又重新工作起来了；并且，当浮士德失明的双目看不见靡非斯特吩咐狐猴们给他挖掘坟墓时，他完全象歌德一样，甚至在生命最后一息，仍然一心扑在工作上。他渴望吸干沼泽，他准备坚持和自然、和危险作斗争，永远使人感到有力量。有先见之明的老人不仅用精神之眼看着这场新的斗争，而且还迫使自己双目失明的主人公观看自己面前的目标。他在证实自己的基本信念，这个信念还在创作这部悲剧开始时就形成了，当时他说："事业开始了。"现在他改变了说法："事业结束了！"

这就是为什么浮士德在刹那间的享受中会发出这样的赞叹：

我要呼唤这样的刹那……
"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我在地上的日子会有痕迹遗留，
它将不致永远成为乌有。——
我在这样宏福的预感之中，
在将这最高的一刹那享受。

根据所有的法律，例如法学家们所说的法律，浮士德在这场辩论中输给了靡非斯特。然而根据心灵的法律，他则赢了靡

非斯特。

就让没达到完美境界的作品结束吧！

"主要事业完成了，最后一次誊写得很干净，装订得很好。"

全书结尾几场早在几年前就写好了，但是歌德仍然没把手中的浮士德放走。"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荒诞，无法理解。我早就相信，为了熬好这锅希奇古怪的热汤而付出的这样虔诚而长久的劳动，其结果是不好的、无人问津的。"于是他把手稿捆好，盖上自己带有金星的印章。

生活旅程他还不可能走完。难道现在不是六月初吗？难道他不能比预定的日期早几个星期达到目的吗？他还有时间。于是他着手对业已准备好的作品作补充。然而，"我还来不及满足别人及时向我提出来的一种要求，把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我给很多很多的建筑物打下了地基，要建成它们需要很大的精力和材料。"

但他的精力不足了。尽管他仍然有工作的习惯，最后这个夏天把他最后一点精力全都耗尽了。他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对待自己的生活，仅仅象对待赠品一样。"总之，现在我工作或者不工作，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

他和家里人终于生活在一个和睦的世界里了。奥蒂莉越老、也变得越严肃了、她理解了她所担负的某些职责。老人对她和蔼、听她讲舞会上的废话、详细地讨论她写的字谜。甚至她的《哈奥斯》也让他发生兴趣。他还跟从前一样，操心厨房、伙食和其他家务。

孩子们也慢慢长大了。阿尔玛长得漂亮，可是任性。瓦尔德尔爱上了一个女歌手，并且还写咏叹调。伏尔夫在创作悲剧

和喜剧，收藏海报，博览群书。老人不厌其烦地教会孩子们怎样放杂志，怎样使抽屉保持整洁。他不阻拦他们去剧院。所以他们就象父亲当时在他们这个年龄一样，经常去剧院里看戏。老人甚至强迫自己听孩子们大声朗读科策布的剧本。孩子们和他坐在马车里，在那里比赛“演戏”，爷爷微笑着，看着“他们怎样在扮演真正的诗人们！只不过当这一个孩子热情高涨时，那一个却在那里打哈欠；而轮到那一个时，这一个又在吹口哨”。而在孩子生日时，歌德却“沉浸在对大自然进行严肃的观察之中，和蔼可亲地沉默着”。

有时他还给收藏家们寄去一些甲虫和蝴蝶，交换罕见的岩石。他还在继续供职。为了用什么样的字体排印奖状，他经常和耶拿矿物学会的秘书交换郑重其事的信件。歌德不喜欢在信的开头写上“某院长”这样的词。另外，他仍然在推荐、补贴和援助画家们。只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在写信时，调子显得那么低沉，而在每封信的结尾都写上：“祝愿善良的人们，特别是我们的至爱亲朋，安宁和愉快。我仍健在，并在前进！”

最后一次过生日时，歌德同孙子们一起去伊尔明纳乌。他想“在下一代人参与的情况下尊敬地去向昔日的精灵们致敬”。在魏玛，歌德好象真的已经死了似的，大家开始在修建歌德半身像的底座，并且还竞相发言；然而这时候，歌德本人却在看高大的菩提树的树冠，这些树是他从前栽在这里的，在这个地方，他“既感到有很多好的东西，也觉得有很多坏的东西，只有广泛的活动才能使这一切势均力敌。可是这里仍然出现许多东西，现在还看不出其后果对我们有何影响”。

孙子们还在那里看烧炭工人、樵夫和吹玻璃工人怎样干活儿。歌德却吃力地爬上小丘向猎人的小屋走去。那个窗龛在哪

里？啊，你瞧，五十多年前写的诗还留在墙上哩！

黑夜，祟山峻岭在沉睡……

歌德在那里默默地站了几分钟，又顺着小丘走了下来。

现在，世界各国科学在飞速发展、蒸蒸日上，有时候也有人会对他发泄愤怒，揶揄嘲笑，大家还象从前那样，故意不提他的《颜色学》。巴黎科学家们从历史观点来看他的论著使他非常高兴。他企图再一次详细地解释霓虹的起源。在一封长信中，他建议一位科学家按他的新方法去做光的分解试验。

在秋里吉亚山洞里找到的动植物和象牙化石，仍然按原先的样子放在他的桌子上。“要是再进一步陷入过去的时代里，真的，简直可以使人发疯。”现在，他还在研究骨学，可是他对植物发展仍有新的见解。热弗罗阿·圣·伊列尔和寇夫叶之间的辩论又一次证实了他有关植物变态的基本观点的正确性。于是他又要写这方面的论著了。每天晚上，他和奥蒂莉一起读普鲁塔克的作品。不胜惊讶地关注着有关英国铺筑第一条铁路的消息。

荣誉已经轻轻地在敲他的门。他含着微笑听到，在博姆别耶有一家人家的地板是用有名的马赛克① 镶嵌艺术铺砌成的，大家就把这座房子称为卡萨·狄·歌德。但这种荣誉并没有使他感到震惊。“其他人想把我的生活看成一种很纯的东西，然而我越老，越发现我的生活里有许多缺陷。”歌德临终前几个星期，话题涉及到了他的创作，他对自己的创作下了这样一个评

---

① 马赛克，是一种镶嵌艺术，用各种石块、木块、瓷砖或金属块镶嵌成的艺术图案。

语：“老实说，如果我具有看见和听清周围世界的一切、然后再传达给别人的天才和爱好的话，那么我的作品不仅归功于自己，还要归功于成千上万的现象和人们，他（它）们给了我以创作的素材。在他们当中，有头脑清醒的人和糊涂人，有聪明人和蠢人，有孩子、青年和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把自己的智慧告诉我，而我只不过是汲取这些智慧和收割他人为我种的庄稼而已……为了把一切进行到底，最重要的是要有巨大的决心、才干和顽强精神。米拉波是绝对正确的，他总是利用周围人们的力量……我的创作是用歌德这个姓氏的集体创造物。”

他象原先不满于瞬息间的东西那样，注视着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有一天，他打算拆开《浮士德》手稿上郑重封好的火漆印封。想“进一步发展匆忙收尾的作品的主要情节”。

一月中旬。歌德在翻阅《浮士德》，有些章节他给奥蒂莉朗读了好几天。接着很快用火漆封住了，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动。

去世之前，二月的一天，天气很暖和，他来到自己的旧花园里，一个人在那里过了好几个小时。

迈耶尔仍然常来，仍然沉默寡言。策里哲尔最后一次来做客。“谈话涉及到过去、现在和未来，十分有意思。”两位老朋友紧跟在他之后去世了——迈耶尔在他死后的七个星期，策里哲尔在他死后的七个月。

只有一个女人的名字还传到他耳边来。临终前一个半月里，他拿出玛丽安娜的信，用火漆封好。“这些书信使我回忆起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为避免意外”，他把信还给了她，并要求她保证：“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不要拆开它们。”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忆玛丽安娜，卓莱卡的形象就又浮现出来了，于是他写出以下的诗句：

诗行啊，我的诗行！
快打开那幸福之窗，
以真挚火热的激情，
迎向那闪烁的目光，
迎向那纤柔的细指，
迎向那高耸的胸膛，
愿你们作为幸福时刻的见证，
永远永远地依偎在她身旁！

这是歌德给女子们的最后一首爱情诗……

三月来临。他在等待着春天，审视自己创作的主要方面、主题和情节。不，这些东西不需要注释。

我们语言的不完善使他很生气，因为我们“常常不能分析和表达我们身边发生的事：不论是我们看到的、谈到的、观察到的、思考到的、回忆到的、幻想到的，还是我们所相信的”。他斥责地方民族主义的诗歌，因为“诗人应该象俯瞰整个世界的鹰，在各国的上空自由翱翔，至于现在是在普鲁士，还是在萨克森向兔子扑去，对他来说完全是一回事”。歌德嘲笑糊涂人用马克贝特爵士夫人对丈夫的爱情来解释她的罪过。“时代本身罪过成堆，骇人听闻，并且还公开暴露于外。”他给耶拿天文学家们写信说，两年后要出现大彗星，现在就需要开始作好“恭迎”它的准备工作。他认为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运行，是对人类极其重大的贡献，比全部圣经更重要。后来他鉴定出一个稀有的古生物化石是由蕨类进化到仙人掌的过渡形态。三月中旬歌德突然开门见山地给维廉·洪堡特写了一封信：

“古人说，野兽是靠其器官来训练的。我要补充说，人何

尝不是如此。但是人有他的长处。人也能训练其本身的器官……人要是越快地知道地球上存在着手艺和艺术，知道它们能帮助人有规律地去发展其天赋的性能，他就越幸福……您是否设想过，一个应该写出总谱来的天才音乐家，其自觉的成分和不自觉的成分，它们的相互关系就跟经线与纬线一样。训练、学习、思考、成功、失败、奖励、阻挠再加上思维器官，人们通过这一切，不自觉地为了自由的活动而把非天赋的东西和天赋的东西结合起来了，由此而产生的统一性使世人感到非常惊讶……自从我十分清醒地构思出《浮士德》以来，——当时我还年轻，已经过了六十多年了。——巨大的困难随即开始，因为我自觉地按个人意愿再创作的一切，实际上应该是从自由、积极的本性中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的。如果在这样漫长的一生中，经过充分活动和思考之后，我不能成功地完成这件事，那就太不好了。

"当今世界，促进骚动事件的混乱的哲学占统治地位。但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我脑子里与众不同的东西更抓紧、更充分地表达出来……。

"请原谅这封过迟的信。即使我隐居在离大家很远的地方，也还是很难找到时间来认真地思考一下生活的全部秘密。约·伏·冯·歌德，1832年3月17日，于魏玛。"

这是歌德最后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他读的最后几本书是普鲁塔赫和巴尔扎克的作品。还有少数来访者到他那里要求接见；于是他在某个青年的纪念册上写下了最后一首诗；一首刚毅的、有预见性的、却又渗透着怀疑主义的诗。

得到这首诗的青年是从前钟情过歌德的别蒂娜的儿子，马克西米安娜·勃列塔诺的孙子。诗人在创作《维特》时曾经对

马克西米安娜产生过强烈的感情，结果她的丈夫不让歌德进他家的门；这个青年还是索菲亚·拉劳什的曾孙，后者曾给歌德写过一些非常理智的信。

青年人走了以后，歌德家的大门对外人关上了。三月十五日，老人坐马车散步时着了凉，三月二十日他觉得很难受。

他的医生说："恐惧与不安迫使老人六神无主，他不断地从床上起来坐到沙发椅上，又从沙发椅子上站起来躺到床上去。胸部越来越疼痛；他开始呻吟，后来又大声呼喊。他的脸变了形，变成了土灰色，呆板、忧郁的眼睛塌陷得很深，显露出临终前那种非常可怕的神情。"

但医生很快止住了他的疼痛。老人在沙发椅上入睡了。第二天，他感到轻快多了。第三天早晨，他要求把一本谈论七月革命的书递给他。但他只不过翻了一下。还喝了一点酒。

他叫来口授记录员，仆役扶着他从沙发椅上站起来。

"今天几号？"

"廿二号，阁下。"

"这么说，春天已经开始了，我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九点钟。他又坐在床边的沙发椅上入睡了。显然，他在做梦，一直在梦中说着什么。

"您看，多么漂亮的女子的头，多么黑的鬈发，在深暗的底色衬托下又显得多么雍容典雅！打开百叶窗，让阳光进来。"他说道。

早晨十点钟，他要求给他点酒。

"过来，娃娃，把小手伸给我。"他低声地说，看着奥蒂莉。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说话。

但他的思想仍然没有入睡。他半睡不醒地躺着，开始在空中写起来，直到他的手慢慢地放下来为止。在场的人都这么觉得，好象他刚好写出一个字母“B”。

上午，正是在他出生的时刻，他把身子往沙发椅背上一倚，溘然长逝了。

歌德生平大事年表

1749年8月28日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诞生。

1756年　七年战争开始。

1759年　法军进入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城防司令托兰住宿在歌德父母的家里。

1763年　歌德悄悄地从家里跑出去，漫游全城，了解当地的习俗、寺院和古迹。与帽店女工甘泪卿相遇。

1764年　少年歌德强制自己与第一个恋人——甘泪卿离别。

1765年　去来比锡。进入大学法律系学习。从画家埃席尔学画。

1766年　上申柯普的小酒饭馆。爱上凯特卿·申柯普。同家庭教师别里什建立友谊，向他献颂诗。

1766——1767年　抒情诗集《阿涅塔》和田园诗剧《恋人的脾气》问世。创作喜剧《共谋罪犯们》（草稿）。

1768年　和凯特卿·申柯普断绝关系。后因病回家。

1768——1769年　身体逐渐康复。研究自然哲学和神秘论，对化学和化学试验产生浓厚兴趣。出版了《新诗集》，其中有二十首诗，由勃莱科伯夫谱成歌曲。

1770年　去斯特拉斯堡。

1770——1771年　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律系学习。听医学和外科的课。去捷杰葛伊姆旅行。与弗里德里卡·勃里奥相遇。结识赫尔德尔。

1771年　对民歌发生兴趣，收集老农民的诗歌。获得法律硕士学位。撰写论文《论德国的建筑》和献给弗里德里卡的诗。构思《浮士德》。和弗里德里卡告别。回法兰克福，成为律师协会成员。在纪念莎士比亚庆祝会上的发言。和麦尔克相识。创作《葛兹·冯·伯利兴根》，参加“狂飙运动”。

1772年 给麦尔克主编的杂志撰稿。到帝国最高法庭所在地韦茨拉尔去旅行。爱上夏绿蒂·布弗。回法兰克福。

1773年 创作诗剧《普罗米修斯》(片断)和《穆罕默德》、滑稽剧和短剧、《葛兹·冯·伯利兴根》第二稿等。

1774年 长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与年轻的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相会。

1775年 向丽莉·舍涅曼求婚。和奥古斯特·史托尔别尔格通信。创作滑稽歌剧。应邀去魏玛。创作《浮士德初稿》。移居魏玛,和夏绿蒂·封·施太因结交。

1776年 任魏玛公国枢密顾问。研究地质学和矿物学。移居公爵赐予的花园别墅。

1777年 游哈茨山,登布罗肯峰。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维廉·迈斯特学习时代》。发表抒情诗。

1779年 任军事委员会和修筑公路的领导人。创作《伊菲格尼在陶洛斯》,并亲自扮演该剧中奥列斯特这一角色。

1782年 被赐予贵族身分。移居市内官邸,,创作叙事诗《魔王》。

1784年 发现人的颌间骨。

1785年 研究植物学。题名为《维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学习时代》的第一稿脱稿。

1786年 秘访意大利。

1787年 悲剧《哀格蒙特》脱稿。漫游意大利。对绘画发生兴趣。歌德的原始植物和植物界形态变化学说。

1788年 回魏玛,拒绝任职。与克利斯蒂安·伏尔毕乌斯相遇。发表《罗马悲歌》。与席勒相识。

1789年 儿子奥古斯特诞生。完成《托夸多·塔索》。

1790年 出版《浮士德》(片断)和《植物的蜕变》。赴威尼斯旅行。创作《威尼斯格言诗》。深入研究自然科学:光学、植物学和解剖学。担任文化大臣一职。

1791年 担任宫廷剧院委员会主席。写作《颜色学》。创作讽刺剧《大廓夫塔》。撰写论述光学的文章。

1792年 向法国进军。去往卡尔·奥古斯特军营。参加瓦尔弥战役。对新

时代的诞生作出评价。

1793年　创作讽刺剧《市民将军》。赴美茵兹城旅行。

1794年　再次与席勒相遇，开始建立友谊。发表讽刺长诗《列纳狐》。

1796年　歌德和席勒合写讽刺短诗《温和的赠辞》。完成长篇小说《维廉·迈斯特学习时代》。创作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

1798年　歌德开始出版杂志《普罗庇累恩》。

1800年　创作《海伦》。

1803年　担任耶拿大学图书馆和自然科学系的领导人。与斯太尔夫人相遇。

1805年　歌德患病，席勒去世。

1806年　悲剧《浮士德》第一部完成。魏玛出现法国占领军。克斯斯蒂安扮演歌德拯救者的角色。结婚典礼。

1807年　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维廉·迈斯特漫游时代》。继续写作《颜色学》。

1808年　与拿破仑相会。

1809年　长篇小说《亲和力》脱稿。开始写自传《诗与真》。

1812年　《诗与真》第一、二卷完成。与贝多芬相识。

1813年　撰写《说不完的莎士比亚》①。

1814年　《诗与真》第三卷脱稿。与玛丽安娜维列美尔相识。创作《西东诗集》。

1815年　魏玛公国成为大公国，歌德获大臣官衔。

1816年　妻子克利斯蒂安去世。

1817年　辞去剧院委员会主席职务。儿子结婚。《意大利游记》脱稿。

1819年　《西东诗集》完成。

1821年　长篇小说《维廉·迈斯特漫游时代》第一卷问世。

1823年　去马里耶巴德旅行。爱上乌丽莉卡·列文卓夫。与玛丽亚·什马诺夫斯卡亚相识。

1824年　海涅来歌德家做客。

---

① 这篇文章的第一、二段写于1813年，1815年于《有教养者阶层的晨刊》中刊出；第三段写于1816年，1826年于《艺术与古典时代》中刊出。

1825年　《气候学心得》出版。继续创作《浮士德》。

1827年　长篇小说《维廉·迈斯特漫游时代》第二卷完成。夏绿蒂·封·施太因去世。

1828年　卡尔·奥古斯特大公去世。

1830年　儿子奥古斯特在意大利去世。《浮士德》第二部完成。

1832年3月22日　歌德于当日上午逝世。

翻 译 分 工

一——二章　　翁本泽

二——九章　　甘　木

十——十二章　仝茂莱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歌德传
作者=（德）艾米尔·路德维希
页数=632
SS号=10737058
DX号=
出版日期=1982年09月第1版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